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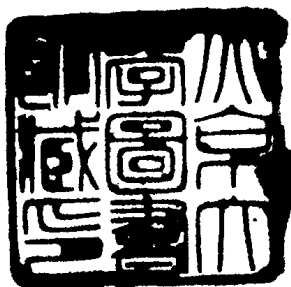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四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6/10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五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五四冊目次

## 子部·雜家類

豐暇觀頤四卷

不著撰者

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一

槐下新編雅說集二十卷(原缺卷二十)

〔清〕魏裔介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二七

希賢錄十卷

〔清〕魏裔介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雲間胡元成等刻本

二七〇

嗜退菴語存內編十卷

〔清〕嚴有穀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嚴我斯等刻本

四五七

勝飲編十八卷

〔清〕郎廷極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緒間南海伍氏刻粵雅堂叢書本

六一三

經世名言十二卷

〔清〕蘇弘祖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六年刻本

六八〇



# 豐暇觀頤四卷

不著撰者

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豐暇觀頤

四卷》提要

##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軻姓氏偏不祥士生當世。將憑何物以自泚耶。要  
之人間大榮華固不輕消受人間最落寞尤鮮克承  
當忍痛正不易何言忍瘵處貧賤更難匪但處富貴  
也兩者閱歷迥殊而趨操則一昔惟武侯澹泊寧靜  
二語足以槩之第時俗脂韋耽逐溺莫返當華要而  
漏盡不休老布衣而熱中未歇同是為著利祿養  
終此生驅使得失場中靡有底止孰從蒼黃世界酣  
醉寢魂賑同疾雷閃電一時震驚遂得少許抖擻灑  
脫處否也歎歎噫嘻寂寞之濱人所一以花開花落

幸：春前後看花應幾人但見枝：映流水不知片  
片墮行塵昔人言之矣荒臺燬畔腸斷黃鸝回首繁  
華祇供一夢誰知人間春事闌珊別有素心晨夕獨  
向西山聊一笑白雲芳艸自知心又何須柑傳羅帕  
會列紅粧方稱得意濃時也指點今昔盛筵不再平  
田楚州到處行窩聊弄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  
家管人又言之矣歌鍾方散風雨當自對茲鋒銷息  
暝之一會壯夫訝為不偶而靜者深長獨思賈生以  
之吊屈楊子孫之反騷奇趣無太遠庭總不禁其沉

冤牢愁之深結又何怪魏其田蚡輩迭起驕語賓客  
然且填門無能掉臂及之尚論迄斯不禁披襟緩帶  
頓解煩渴孺子可語不至乘熱吹火三：兩：同步  
趨也兼葭秋水不為春忙嘉與斯世斯人糠粃一切  
言對今古不稱閉戶抱膝之雅尚乎意此非一二厄  
言可得解嘲謝責也蓋當商鑒士品約有三種言念  
沉淪孤憤僅堪俯仰嘯懷騷士也其有廁身通顯不  
辭弄吟風月艷士也然而憤排不聊滓畔因茲隕獲  
樂極生悲鐘鼎未免誤人試與達者大觀等之蟲臂

鼠肝何足撓吾靜定人間忙裏居諸齊聽聞中消受  
雅列通流亦名逸士此未易免及也追數因緣每  
從騷得艷亦或從豔趨逸不經磊塊場中忙迫幾番  
誰人肯使心死今忽嘻笑怒啼無非學人鞭影可惜  
當場錯過箇中領略無多拈花微笑鈍根並堪回首  
何至尊奉慧種得知身心享用便不枉却吾生一班  
陪奉面孔從茲盡情抹煞香山有云賓客歡娛僮僕  
飽始知官職為他人得如前賢實做自家事者有幾  
人也斯無論榮華過眼成空信知落窠招揀不易將

聖暇觀願叙

三

半壁寒窗一編殘易儘可優游晚歲何須尋水問山  
把臂聯盟方云林下佳勝哉士不讀書體驗老鍊世  
故未易近道莫向禪棒玄機上理會去也兩牕有感  
漫識數語

辛卯初冬八日息廬主人新有喪耦之感筆於  
鳳里閣中



三叙

夫人豈不在乎自勝哉昔人謂王公貴人思振纓上之塵於泉石而不得則畫寒林雪竹黃蘆睡鴨於團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翫蓋其中有甚不得已者已迨夫汨：禁辱之場日與銖銖利害相磨憂此時行求蓬累如脫桎梏長塗倦暑憇樹而嘆曰清涼境不必美蔭也又人情大抵然也未知所以自勝之道而我態時情安頓無所欲求浩然舒懷於天地間也可可得哉茲無他利欲為之驅而多才為之累也何如世

聖殿觀願叙

二

緣澹泊清淨自甘庶幾蹇蹄願息弱翰念棟一朝棄捐萬念頓灰迴視平昔寧弗惘然若有遺也哉秋潦縮源泉見身世之攪釋而性命之真遇古道遙自淨之士僅從寂寞中見之匪然者朝輦之會馳驅冠履市街之間徵逐錢刀當其酣養於貴富耽溺於聲色致恒甘而不苦思多利而少幽於以晤言雅尚玄對微情必無繇也雖余性成鈍拙百不一理驟置之閒冷終日沈濯當亦有竅啟時假而日涸塵垢其無緣於晤覲也已噫懷此中抱殆非一日山乎蔽眉面而

不見水乎淤滯寒濁而不得理清明秀澌之氣何日

遇之昨歲信宿鄧尉席席山橋側待月湖山一望寒風颯：吹袂春來杖履華山道上坐鳥道石畔倚松聽濤澗响溜：如注山水之幻得所未曾所恨一再徘徊終非几席間物今茲趣跡園間遂講葺築之業插槿作籬編茅為亭主人辛歲徜徉其間其為得意可勝言耶有城南一區水土空靚林樹蕭森可以受風月可以展懷抱俗子命駕所不到予過而問焉聊卜數椽簡出深居此間靜院明窗人事都盡盟焚晨

聖殿觀願叙

二

諷神爽清越差勝純灰三斛湔滌胸中荦棘時乎天朗氣調消搖行散臨池觀魚披林聽鳥坐起無時惟適之安值雨後晴和量時數節點檢山童一二藝蔬蒔苓取興自怡晨夕不厭其間故人過從杯酒淋漓摘笋烹而佐烹仗棋枰以遣日無不一時流暢恒復閱景開庭揜關獨處俯仰自足澹然無求於焉安疎拙而養淳澌保太和而舒天真如身入華胥國遊遑復念有人間世稔知北海客滿四筵幼安繩穿一榻趣各自領不相効也每常忖量近况良足自嘲亦復

自慰何來性僻耽句商略不遑何異當季應制問津  
吟唔弗輟無端關情林園澆錫手營寧減生平艱難  
稼穡胼胝勿辭唯茲二務依然忙過日子所不同者  
昔時閑處生涯神躁氣憊今者閑中作課體舒志適  
拮据不殊中懷迥別豈非本領捐而心計絕故得陽  
春一曲留在人間耶尚憐息影林間不過頭陀行住  
大非行腳伎倆若復不為無益之事真何以悅有涯  
之生當著幾兩殺人間誹譽姑亦甃管不到第藉以  
遣老忘稅掃除一切平時積懷蕭騷一朝冰解凍釋

堂暇觀願叙

三

若日問襟懷不經點滓即寢夢為之貼適此中怡悅  
獨享不足為外人道亂曩聞桃花源口人家誠蓄綺  
轂珠璣不關米薪蔬菓此地風景畧似之又得開城  
環遶佛廬勝絕畫梵隨清風以徐度夜漏傍夢迴而  
頻催何但籬落牀頭竝佐吾家勝事憑性天之幽寂  
攬視聽之多娛外適內和燕處其間清受之福快饗  
無比昔人有云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  
如斯何至鬱：牢愁辜負春花秋月終老未得開口  
一笑豈真出門多阻無如自生障礙何有等勞心聲

酒娛樂暮年以稱愉快究未於自家身心上理會一  
番徒然馳快馬逐曩日識者窺其外腴中槁朝笑暮  
號終是煙花隊裡俊客不比泉石窟中幽人靜脩之  
士曾不以彼易此自維生來多歷懊惱何緣決定抽  
脫證悟及斯蓋一時襟抱所托向子平之五嶽林處  
士之孤山居然不遠籬下方信遇善境界得心輕安  
從茲養疴耽疾一區自領閉門閑適學為老圃若將  
終焉無憾：者諦思往日吾誤我矣

癸巳新夏懶散道人買山城南別業嗣中秋既

堂暇觀願叙

四

望偶簡前編附識於晚回書院



豐暇觀願卷一

醉醒逸叟偶聞

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曠變不可無諸史廣求各理不可無諸子遊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不可無諸雜紀錄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雜紀雜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藪此吳草廬語黃山谷書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歸觀世故皆在吾術內古人所謂膽

豐暇觀願

卷一

一

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故之毀譽愛憎動此勝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根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人特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續其聲貌又安能美七尺之軀哉

又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當古人之糟粕而知

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目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

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處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神

豐暇觀願

卷一

二

各其言至約其體至備而為之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無不盡也至于後世諸史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得赫然傾動天下之耳目而一時偷奪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耶

陶歇菴集古之學者其術簡其該統博其所就精求之有本會之有歸如場師種樹根莖尺寸而枝幹葉實其焉夫學以為道而已道般為事事載為文六經

古人之事也其始特若後世詔教牋疏之章樂語塗歌之響方輿職官之志掌故儀注之文編年大政之記太筮稽疑之書朝家所載俚俗所傳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願以爲其精實微渺寓是也所言卽所用所用卽所明施之成務而卽謂之道語之成文而卽命之經道德政事文章之塗常出於一取之有要故不煩爲之有方故一成而後世無以尚焉三代而降道喪術乖而漢諸儒猶授受一經以敷言持議斷獄決疑於時政治醇固文章爾雅尤名近古如故國舊

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衣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術也道又下衰於是朴學專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畫爲二轍况暇語道德政事之同異乎明興一以經術設科而帖括排偶所詣彌下弘正間脩詞家蔚起吐棄故爛更命古學於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爲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庀材皆元本六籍金陵眉山雖名爲文章士而精計勗構其動過於老宿以故其所著醞涵浩博往往可誦近之君子其爲經義羔雉而已爲古業剽攘而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

遜唐宋當治經旣不服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於六經閭市集潦積薄流淺佻悅而鄙儉蓋經術藝文之道至此而交受其敝

湯睡菴集古之君子未有無具而空言者也或身所跋履手所擘畫徐理之以紀成事或意識所到器具所懷於乾坤界壤間別有領畧而猝不得試進而筆之於書藏之名山以俟知已徐理之以紀成事者如禹貢周官管氏乘馬地員等篇千萬年胸圖宛然在目前人之功業後人之文章也藏之名山著述者皆

託焉申韓荀賈治安兵事鹽鐵諸說長言短言采而行之倬然見効前人之文章後人之功業也平生未有獨得獨領之趣至嚮津而必吐亦未有獨翔獨濬之奇可鼓掌以疾書而掉筆弄舌接應人於誦生諛死之間如今贊銘贈記之爲焉者豪傑之士必有所不屑

東坡歐公集序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規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



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劉隋司馬溫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鑒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儉身厲行爲君子之歸以至山巔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厭飫隨取隨足兩公之文真不媿蘇劉序言也

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游戲筆端或奇士冷人蒐羅寓外紀述見聞無所迴忌覃研理道務極幽深其善

者足以備經解之異同存史官之討覈總之有補於世無害於時乃若私懷不逞假手鉛槧如周秦行紀東軒筆錄之類同於武夫之刃譏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下萬世公論具在亦亡益焉

陸儼山集予觀唐之盛莫過於貞觀開元其時文章則燕許沈宋字畫則歐虞褚薛皆溫潤藻麗有太平氣象天寶以後多事之日則杜工部顏魯公出焉其辭翰非不雄偉俊拔也而流離死亡之禍具見弘治末士大夫之賢者皆喜習顏書學杜詩予每以爲非

佳兆孝皇賓天逆瑾亂政辛未壬申之間霸州盜起攻城破縣殺戮甚慘至煩兩路用兵而川蜀之盜尤烈竭天下之力僅能克之於是魯公之忠節工部之詩史亦畧彷彿觀矣嗚呼學術可不慎哉

黃魯直詩詞名重一時法雲師嘗謂曰詩多作無害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逾禮越禁爲罪惡之由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自是不作詞曲

自漢以後九流浸微隋唐之間又尚辭章不復聞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命者亦不知何等爲儒術矣況其次者哉百家壅底正塗之弊雖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教興雜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爲其所誤鮮矣則爲患又甚於漢蓋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此二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况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

存之以爲世戒云

程朱之學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奪志史文成誦  
至於書札皆以爲玩物喪志朱子則不然天文歷律  
度數無不究悉仍好爲文工於詩工於筆札如楚詞  
韓文亦皆注釋至五行陰陽風水之術亦皆通曉雖  
參同契陰符經之類亦注之亦好奇矣視程子得無  
異乎然通天地人之謂儒朱子有焉

劉晦菴告諸吉士學問有三事第一是尋繹理義以  
銷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却是

豐暇觀願

卷一

七

文章

唐荆川東莫中江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則  
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迹與自來成敗理亂之  
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  
枝葉相輔皆爲有益之書但若可以資文詞者則其  
爲說固已末矣况好文字與好詩亦正在胸中流出  
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資藉此零星簿子也雖古之  
以詩文名家者其說亦不過如此况識其大者乎向  
見子良舟中所携書多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清脩自

潔如子良篤志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  
所用至於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束閣而不暇也

觀歷代諸史苟有一長皆足垂世行後不必勦業若  
循吏若儒林若文苑若孝友若篤行若隱逸雖匹夫  
之微有一於此足矣不藉富貴不假勢力自勉而已  
豈不簡易而可行哉

兩航雜錄文章士人之冠冕也學問士人之器具也  
節義士人之門牆也才術士人之僮隸也德行士人  
之棟宇也心地士人之基址也先君子嘗以此教不

豐暇觀願

卷一

八

肖而諄諄然令其厚養心地又曰用人以觀察心地  
爲正以駕御才術爲權

歷朝諸史各有儒林文苑二傳儒林以紀經術文苑  
以畜藝文輕重本自較然然古今烜赫之士恒得之  
文苑至儒林所列類有不能舉名氏者蓋務華賤實  
今古共然政猶唐世用人進士顯列明經下僚耳則  
實學胡以弗棄而黽文胡以弗盛也

華藻見於外者謂之文古今積於中者謂之學苟見  
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文學所以在德

行政事之下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于是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功令也詳於取而畧於教不遇開祿利之途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簾金孰知古者爲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爲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與於禮義庶幾

豐暇觀願

卷一

九

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林和靖云古之孝弟力田行著於州閭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愷悌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世無道澤皆緣正學不明士習非古厥原在小學之

廢乎小學廢而詩禮之習孝弟之範蔑有聞焉辟序以文義入家庭以進取先而士無古人之學矣作室固基詒謀曷遠

錢龍門南遷志曰當年象山與晦庵諸先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之旨其言刺砭心髓座間有聽之泣下者今其講章鐫於鸞湖書院石碑惓惓明其心性而痛恨科舉之說夫科舉者今士子所指爲依傍聖賢之塗徑而先賢指以爲小人喻利之極乃知古今人不相及遠矣科舉重而得失之心急得失急而道義

豐暇觀願

卷一

十一

之防輕以至滅廉毀簡吮癰砥痔弑父與君無不爲矣此所以成其爲小人而我輩曉暮棲魂寢食結想自以爲語語孔孟者竟成一副喻利之精神而止有識者安得不聞之而泣下哉

王制亂名改作言僞學非者殺不亦過乎夫植粲之詩乃弱魏也嵇阮之放乃蹙晉也藩將之守乃判唐也王安石之新法經義南渡儒士之爭勝乃亡宋也是故先王以五倫爲本三德爲教六藝爲用事周於彝常民安於樂利臣習其諳練而有刑以辟邪表大

哉治乎王制非雙言矣

文人才子類多不達譬猶女有美色類多漂泊豈與  
角去齒物不兩大故耶非唯天理如斯而其人例不  
自愛重其達者或失之諛佞甚至於喪節其窮者或  
失之怨憾甚至於狂放所謂失之諛佞者如班固馬  
融之附竇梁是也甚至於喪節如阮籍范雲之爲勸  
進表是也所謂失之怨憾者若屈原之離騷楊惲之  
種豆詩是也甚至於狂放若范曄謝靈運輩是也彼  
無其德而徒有其才得免世禍幸矣况復望其達乎

豐暇觀願

卷一

工

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  
衛莊姜班婕妤何嘗不丹華而靡曼顏清臣文信公  
何嘗不麗藻而英辭貞淫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  
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淫溺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休  
甫之寫弄塵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章

唐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脩書以張說爲  
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欲奏罷之惜費也  
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  
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

徵宋太宗平列國所得裸將之士頗多無地處之於  
是設館脩三大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書者冊府元  
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別脩廣記五百  
卷亦皆優爲供給蓋將以馳驅一時之人才使之樂  
而忘老其本意初不爲書籍也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  
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  
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可以  
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

豐暇觀願

卷一

上

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今之號爲好學者耽科第爲第一義矣立言以傳後  
者百無一焉至於脩身行己則絕不爲意矣可謂倒  
置之甚然三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貴偶然耳俟之  
可也不必惡而逃之死後之文章較之功名差爲久  
遠不可不留意也至於講明義理孜孜爲善卽不必  
談道講學獨不可使衾影無媿人稱長者乎若輕佻  
反覆甘於文人無行之爲又何足道  
大抵富貴之家教子弟讀書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

聖賢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窮達性有昏明不可責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廢學蓋子弟知書自有所謂無用之用者存焉史傳載故事文集妙詞章與夫陰陽卜筮方技小說亦有可喜之談篇卷浩博非歲月可竟子弟朝夕於其間自有資益不暇他務又必有朋舊業儒者相與往還何至飽食終日無所用而與小人爲非也

錫林子曰祖士言深好奕碁云聊用忘憂耳王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今

晉未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小長王都遊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紀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循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嗚呼吾嘗有感於茲言今悠悠之徒一登仕籍卽傲然自足見人著作轉相嗤笑動以蕭雍州恭爲言恭見梁元帝居藩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每語人曰下官歷觀人世多

有不好權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

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若臨清風對明月登山涉水肆意酣歌夫未能聞道輒著述求名誠爲可笑然與潦倒杯酒沉惑楸枰浪度一生者亦自有間昔李琰之每休偃之暇閉門讀書不交人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誦此語不覺神鬯

魏文帝典論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

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文王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貪賤則憊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管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游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偶譚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事只此語也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老而不

爲疲也亦只爲精神不在嗜好上分去耳

富公才業賢望如此然其心好學善爲文章又樂與人論議經旨及古今興亡治亂雖逐日亦各有工課夜坐一書室中或至二三更方歸寢此蓋往年曾倅鄆州佐王曾相而曾乃如此所爲富公亦常服其勉勵耳此實士君子規矩其身而不敢自懈

黃山谷答王秀才來瞻眉宇有學問之氣切揣量之但從師取友之功少讀書未及根本耳深恨固帶然後枝葉茂導源去塞然後川流長浮圖書云無有一

豐暇觀願

卷一

注一

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此佳語也不加功而談命猶不盤井而俟泉也

蛟峯方逢辰未第時率羣士易登雲扁請丘公崇爲之記丘公記畧曰丹漆金碧輝煌炳麗十手爭指十目爭視文則文矣實安在乎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空拳可以冒白刃乎日月却從閒裡過功名豈向懶中來此十四字座右銘也若文不副實非特爲諸君羞抑可爲是扁羞終篇千餘言可謂法語而方公欣然受之明年舉鄉薦第一人庚戌狀元及第噫勉之以

利祿其取効已如此況以功名道德乎

湯睡庵集文者人之生氣也今文之有舉業猶唐之有詩上懸之爲制下羣而赴之數百年衆異所共攻之物鍾氣莫盛焉唐前後冊詩者代不乏矣窮工極變抉宇宙之殊靈宜無唐若今之爲詩若古文者亦既琅琅要以竅無不開而才無不竭最工以變必舉業焉歸也夫惟氣有獨鍾而攻之者衆故其肥瘠脩短濃淡疏數之狀譬之人貌不可以取同觀者第從其神氣索焉而賢不肖貴賤壽夭之槩於是乎畢得

豐暇觀願

卷一

去一

而無遁襄陽之詩於唐獨步然其自爲山人逸客讀者知之邈之寒島之瘦質之鬼其不得志久遠於時可必也而其盛而爲燕許諸公語雖不必至氣格別矣且詩之途寬而難跡舉業之旨約而易尋寬而難跡者耳目見聞動可採也人得以其聰明力量滿意爲之約而可尋者我態時情無所復用而壹受成於聖之諦王之制故詩久而愈入老而逾工而舉業一道得者不待年辭其詔今輒有沉頓枯削之憂故其氣尤爲難完然而唐之善詩者不必遇卽遇也所傳



寄試之詩不必善至於舉業收士盡善而不遇者益亦寡矣豈非彼之滿意發竊於獨此之受成合諱於聖聖情相炤彼我合融亦神氣之爲也耶

張東白先生言見士大夫凡三變初見士大夫多講政事遂有好政事再見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及今見士大夫多講命爲之微笑范文正有言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多言命運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其論則正大矣

豐暇觀願

卷一

七

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日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灑落之趣是直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卽相淮陰一出卽將果蓋世雄才皆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之能讀書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御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謂明義理別白是非則須學術酬酢事機區分利害必用世法文學政事孔門已分爲二朝繁治劇固非沉涵章句者所能辦臨機制變尤非牽制文義者所能爲

君子處世貴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試用多無所濟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

豐暇觀願

卷一

八

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

當官之法曰清曰慎曰勤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

鶴林玉露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鎗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敝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柱棒撐敝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於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因嘆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豐暇觀願

卷一

九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事者須用馮宜樞秤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

處事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務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正

明道雜誌平生見人多矣惟見蘇循州不會忙范丞相不曾疑蘇公雖事變紛紜至前而舉止安徐若素行處置范公見事便洞達情實各有部分未嘗疑惑此皆過人者

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

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真實寧耐一一從首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

一味不耐煩是平壘大病益自用應酬雖極鄙獷能從此處尋出一團精細光景纔是學問工夫若趨避事避人自圖安靜真暴棄之尤所當痛改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未喻

豐暇觀願

卷一

十

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李若谷教六鵬生云清動和緩門人曰清廉勤奉和同則閒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曰天下甚事不是忙後壞了轉機圭教一門生云穩審着大事將做小事做小事將做大事看胡援教人心中稍疑事便不要做承叔言觀人題壁便可知其文章

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大抵做官須是自家常閑吏胥常忙不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無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

立都自無事只如省部有時行下文字儘有好處只是後來付之吏胥之手都沒收煞

沈麟士之履取予任人戴至德之牒笑歸老嫗此細行而可以觀其量也陳平之解衣刺船賈誼之詭詞懼羗此危地而可以觀其智也張乖崖之下馬山呼而撓轉以行韓忠獻之抱帝入簾而就位以哭此過變而可以觀其才也景毅聞李膺之難而自表免歸朱震痛陳蕃之亡而棄官收葬此臨難而可以觀其義也

仕而不得行志或諉之時不可爲者往往依違衆中曰無奈時何然時亦人所爲也如荆公新法一時奉行者迎合詭譎隨波成已甚間有不樂居職欲投劾去者堯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子盡心之時冕美叔爲常平使者東坡貽書曰此職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假以寬大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二公之言若此彼徒潔一去者於已分得矣如時弊之不可採荷

簿書法本非粗事道亦不能俗入大人經世之實

際鍊性之借資也王右軍所謂通識隨處行藏桓宣武云我不爲此那得坐談二人豈是俗人世亦有何者能俗之以此知風雅世務遠人不分爲二也

事無大小悉當留心丙吉邊吏姓名陶穀江南圖會尹鐸銅柱棘垣士行竹頭木屑李廸之方寸小冊楚材之遺書大黃曹瑋識元吳於馬市允則寄望樓於浮屠錢唐可濯黜虜可用拔粟縣中量線江上先人之智任事之忠皆從腹懷中養其一旦之用悠悠而任憤憤以決君子恥之矣

今人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忽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若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今學爲英雄之學務爲踈弛豪縱全不點簡身心須是事事從身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缺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

漢武從不移步處識霍博陸從不轉盼處識金日磾

竟以托孤寄命許二人蓋當大任處大變者必有一  
段凝靜鎮重的氣象方能以暇應卒以靜制動如淝  
水之戰謝安石以賭茶制勝淝淵之役寇萊公以酣  
寢成功皆用是道若王坦之倒執手板殷深源之竟  
達空函夫先自亂已又安能定天下之亂哉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  
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  
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  
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駭賓

豐暇觀願

卷一

三

王舉兵之機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  
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  
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  
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荆公詩云漢業存  
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  
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  
故銷弼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  
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擅擬高祖入關及項羽

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  
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叫四老人出來做  
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著邵康節之學亦與子  
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  
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始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  
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  
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  
離披是也

老吏開將畧曰老將譬之老於操舟者把舵穩轉帆

豐暇觀願

卷一

四

活甚者出沒若神矣若但以觀望首縮爲老成則失  
之矣

東園友聞叢余遊學金陵日與同門二三輩謁見起  
巖王先生起巖曰新學切當以禮義廉恥四者存心  
涵養得熟家業不患不成功名不患不至學問不患  
不精上而天子下而庶人何莫不本於四者乎余旦  
旦而思之四者根於心內有所主則揖讓進退合其  
節動用制作得其宜取予得其當剛介有所守矣內  
無所主則傲縱自肆講張貪暴不可勝言矣驗諸行

事觀諸人品於是言而益信

古之君子其立身行已苟一節孤高足以洗濯汚習  
其他嘉言善行雖不盡傳可以無遺憾焉其立言也  
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卽其平生著書滿架將焉用  
之是故稱楊伯起者以其辭暮夜之金也薄楊子雲  
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

世之人不肯學魯男子而輕附柳下惠所以不脩邊  
幅馴至喪其名檢彼出於不自量猶可恕也言清行  
濁假義假仁至於居之不疑若有正名請討者出寧

豐取觀願

卷一

五

能免於六師之伐哉

人能當下擘斷并精神歸一路何堅不破何遠不到  
弗然者終日騎牆將從俗且畏名義將從理復牽情  
緣自相撓攘何以令此中灑灑造古人佳處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  
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論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役  
與王師爲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復以  
所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  
持身必守行誼

人有不善未嘗不知然常自知之而自爲之如子雲  
之美新阮籍之勸進范質之下拜爲救死計耳猶可  
原也至於周本賀徐知誥篡位歸引藥而死然與其  
死於既賀之後孰若死於未賀之前林希草子瞻謫  
詞退謂人曰一生名節壞矣然與其草之而壞名孰  
若不草而全節總之繫戀觀觀隱忍不決故明知而  
明犯之固可遲迴顧戀作于古罪人哉

耐煩二字此千古至人秘傳藥方也耐煩引子辨認  
親切方得神効夫所謂引子者視人所志如何耳如

豐取觀願

卷一

五

志躋名卿應仕須服此方昔人所謂喫得三斗醋喫  
得三斗薑是已如志學仙佛長生住世須服此方道  
釋家所謂調火候除火性是已如志希賢聖則亦是  
此方吾儒家所謂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嗟嗟奇  
方易得真引難求茂叔能耐煩於趙使君之不禮嶺  
表荒崖之出入而不耐煩殺人以媚人程伯子能耐  
煩於鎮寧守之忌刻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  
心至於諸邑競綵華潔供帳以悅內使之意則不耐  
煩効之此其於引子辨之爲精而不執方者也是故

引得其引則雖周公之吐握孔子之會計亦是服此藥耳引失其引則鄧綰耐煩甘笑罵師德耐煩請相門服此藥而益重其麻木癡頑之病則由辨之不早也

洪容齋論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淺深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傳導之爲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義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果融禽廢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築宋

豐暇觀願

卷一

七

褚淵王儉奕世達官身爲帝甥主壻所以從吏減劉惟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王回任侯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洎喬琳張均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爲之丞弼而甄濟崔臯劉海賓阮秀實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其止天冠地履乎

國家尊名節獎恬退雖十時未見其效然當患難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者止一顏真卿明皇初不識其

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退中得來也故樊恬退者乃所以勵名節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泰而賤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經不以泰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泰而壞也制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制宋自南渡後宰相得政最久且專者二一以威權劫制天下士誅竄愈多而士氣愈振無異東漢之李一以爵祿養天下士容受愈廣而士氣愈衰無異西漢之李紹興易相之後一時人材彬彬輩出天下猶

豐暇觀願

卷一

八

可爲不至舉一世之人團樣如綿悉人籠絡駕御之中委靡成風如燈銷膏浸微浸滅精神氣焰索然無餘也於此時欲振起之以致勵精之治可乎

李林甫只以一計前後陷數人人皆不悟使李適之不貪富貴之謀嚴挺之不起大用之念虛絢不憚交廣之遠則林甫雖狡亦安用其計而三人者在其術中竟以取敗悲夫

爲大臣者處盛滿之極則意念難持爲小臣者見勢盛之張則立脚難定人能不以寵利居成功如諸葛

汾陽終無傾覆之理能不以災涼爲向背如汲黯宋  
璟豈有米山之慮哉勛如博陸而竟以凶終才若元  
柳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之難也

有濟世才者自宜韜斂若聲名一出不幸而爲亂臣  
賊子所劫或不幸而爲權奸佞倖所推旣損名譽復  
掣事機所以易之無利無譽莊生之才與不才真明  
哲之三窟也

蔡京柄國欲引用名士以收人心召楊龜山爲著作  
郎面對卽奏熙豐紛更黨錮之禍力攻蔡京請黜安

豐暇觀願

卷一

元

石配享王蔡餘黨忌之黜去可見正人君子爲小人  
所引用而不入於小人之牢籠當今士大夫一受小  
人之收拔終身感恩知己者相去不逕庭哉  
劉東山誨陸儼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  
立朝矣只如朋友若兩三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  
多則晚年受累又趙德莊誨趙忠定曰今日於上前  
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  
獲其所守者多矣古人造就後進每如此

魏相爲揚州刺史普丙吉之言期於大用爲霽威嚴

程方進爲京兆尹時常之說恐犯迂貴戚少弛威  
嚴二君可謂爲外物所移矣晉王宏爲汲郡守有朱  
績石鑿上其政術武帝褒詔賜穀遷衛尉河南尹大  
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贖罪免官此爲褒詔賜穀  
所怪也故人莫若自信之爲貴也

章雪崖平江隱君子也有時常高聲云世紛如何汨  
沒得自家可以見其胸中之所存也

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爲儉以求合  
於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綰甚重之夫大

豐暇觀願

卷一

辛

丈夫不將不迎不詭不隨每事自斷於心足矣若依  
阿附會以取憐於世者非婦人則佞客也徐節孝嘗  
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  
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  
之正

陸儼山曰岳季方近世奇偉不羈之士其言曰賢者  
自處淡然與物無競其功名事業必因事會而見未  
嘗汲汲以求之不我用焉雖終老於耕釣不悔也夷  
考其平生正未能然耳豈其閱世後所見如此信乎



可以不處悲難也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正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為其服者勸破學者所當戒也

臨海金一所仙居應客庵二人道義相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客庵還我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

豐暇觀願

卷一

七

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一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間切已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局黎所謂墻角君看短檠陳後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李商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

前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濶袖裹風烟如今各樣新粧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居世之末流待朋友不可不恕所謂交情二字只可於作秀才及退居林下時以之責人若仕宦得失之際責友得官此亦理勢之常一一責而怨之非惟待人不能其刻而居心亦苦矣士大夫若臣朋友之間處之未盡善大半生於不讀書其有淵源咄咄之意亦勸之讀書而已

豐暇觀願

卷一

五

徐孟章有言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若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謗議交作矣初張溫少以才俊有盛名薦同郡暨豔為選部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百僚數奏三署貶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污穢者皆以為軍吏多揚人暗昧之失以顯其謫陸瑀與書曰今王室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汝穎月旦之評恐未易行也豔不聽於是悲憤盈路言豔及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坐

自殺溫斥還本郡以卒始溫方盛用事虞俊歎曰張  
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未  
幾果敗

司馬溫公保身說云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  
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  
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  
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賊百人物激濁揚清  
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  
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

豐暇觀願

卷一

書

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  
可及也

西漢書贊畧有云世稱張湯陷嚴助石顯諸相之察  
其行迹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  
陷之恨哉嘗披詳本傳此謂嚴助賈捐之也助事武  
帝爲中大夫在左右與大臣辨論因使淮南與王相  
結而還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王反  
事與助相連上欲勿誅而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  
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

治助遂棄市元帝時捐之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  
門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  
顯以故不得官後希復見捐之乃與長安令楊興共  
議爲奏更相延薦欲以興爲京兆尹捐之爲尚書令  
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今顯推治而捐之  
坐棄市興減死兒鉗爲城旦因究觀人事不必當鈞  
軸凡居待問之列不以才之能否行之淑慝已涉危  
疑之地矣雖存誠守正猶有忌刻而誣謗者焉而况  
嚴賈或過貪重賂結諸侯而無嫌或交締僞情恃抗

豐暇觀願

卷一

書

言之有力所云招權利者蓋謂此也死皆其所抑亦  
信然是知禍福之來先宜自考履祥不富但委天命  
觀黃山谷先生貶死宜州未嘗不嗟悼感嘆以謂富  
時小人深文巧詆君子之不幸甚矣然反思之蓋亦  
山谷好戲侮傲忽人之所致何也山谷嘗與趙挺之  
同脩書每自庖丁誦食品挺之輒曰來日喫蒸餅山  
谷竊笑之明日會食挺之輒曰來日喫蒸餅山  
首云未女委魏鬼次當山谷應聲曰來力勅整正與  
來自喫蒸餅同聲衆聞之闌堂大笑挺之赧然厥後

挺之當國山谷以貶過荊州爲太守寫承天寺碑刻  
適二漕使至太守具牒請二使往觀寫碑山谷低頭  
書丹不一顧二使寫畢二使請願附名於碑尾山谷  
不答雖然而起二使慚甚遂募碑刻還至挺之中以  
幸災謗國貶死宜州觀此二事山谷不自覺而不知  
在人實難忍豈非以戲侮傲忽之所致哉是知士君  
子當以戲傲爲戒

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  
性命覆鹽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弗與已矣

豐暇觀願

卷一

五

而以惡言辱之爲不仁矣晉王脩齡貧乏陶範以一  
船米遺之却曰王脩齡雖饑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  
陶胡奴不受已矣而以不屑詬之爲已甚矣故凡處  
人已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  
不可

高子業詩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忌有  
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太潔耶  
故楊誠齋有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蔡  
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世所恕朱元晦是也

寺壁一詩漫誇李白與劉伶荷鋤騎鯨神令名肯許  
二公偏喜酒只緣世事不宜醒夫不宜醒者君子處  
世之微權也而常醒醒者君子處身之大法也屈原  
自謂獨醒矣然量之未宏自投汨羅陷於賢智之過  
雖曰忠清潔白千載一人而善道猶未也二翁蓋能  
有見于不宜醒矣然亦能常醒醒否耶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淵  
明日安能爲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  
去歐陽公方與客披襟酣飲次忽外白有客公遽着

豐暇觀願

卷一

五

帽見之坐客曰何不呼入來公曰此俗人也不可以  
吾輩禮待之世多怪二公之賢而用處相反如此應  
知淵明不肯束帶見鄉里小兒所謂眼不着砂歐公  
必着帽見俗人乃是泥亦有刺

吾輩學問未至於寧靜堅固不免爲一時意氣激發  
世俗動搖激發則易疎動搖則易歉二者交併人始  
有言或據迹而不察其心或吹聲而遂疑其影於是  
乎猜譏繼之謂之已甚則可未有無因而至前也諒  
溪遇清獻明道謂介甫沉深不耀和易可親此正用

世之軌範世之遺情嫌者果能如二賢否乎

漢之黨起於甘陵一部唐之黨起於牛李二人宋之黨起於程蘇門下士蓋皆操上人之心以求快一時之氣而不知其弊之流至於壞士風傷國體也苟能順事恕施隨感而應如武公之公平魏公之寬厚明道之和氣了翁之責已則何隙之可乘何嫌之足避而黨何緣而起耶

漢武誅殺大臣石慶以醇謹免東京黨綱被禍黃郭以恬寂自全晉之藩鎮迭相屠夷劉弘長者不及

登載觀願

卷一

七

於難大武稔暴放殺枝蔓高允純德卒保令終夷恪之剛躁也何鄧之輕俊也彌孔之傲脫也潘陸之乾沒也三謝之狂肆也崔沈之險競也如蚊之嗜血不撲不休如蛾之赴火不燎不止夫豈盡天數哉錢王故事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虛多遜罷為兵部尚書一日普召臣兄惟雍到中書語曰朝廷知虛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爲元帥故也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詞意盛盛冀在必致惟雍歸而白之且曰侍中之言未必不是上肯先臣曰上

英明大臣有過行卽自行何假吾狀惟潘懼普與僚吏等又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先臣知不可已乃曰汝將案帳來吾與審視之乃盡取當時所與大臣近密財物之數籍俟惟潘等退命取火悉焚之既而召語曰我受主人非常之恩是以入朝之初上所顧遇者皆以金幣爲之土物耳且非有他求爲故也况侍中之下皆有之何獨虛相豈有見人之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爲此案籍已焚禍福吾自當之惟潘等惕息而退後果知是事非太宗意

登載觀願

卷一

天

竇儀開寶中爲學士時趙忠獻專政帝一日召儀語普所爲多不法儀盛言普公忠亮直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飲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米崖吾門可保矣既召虛多遜多遜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多遜遂作相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

近世有一士夫得人私書奏而詰之兩敗俱傷爲公論所薄因考唐長慶元年錢徽知貢舉段文昌李紳嘗有所屬榜出皆不得與文昌構之於上徽遂貶官

或勸奏其私書報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素人私書非士君子所爲取而焚之觀徽此舉何等心事荆公行新法所遣使皆新進迎合見事風生溫公以書貽之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益指呂惠卿也而荆公不悟錢氏私誌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爲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於公屢微諷而不之恤翻以爲怨

豐取觀願

卷一

元

後脩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於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子孫毋勸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

王劇爲鳳閣舍人王勔爲荊州刺史王助爲監察御史皆王勃兄弟文中子之孫也當武后之朝以劉思禮謀反株連皆至族誅勔助出妄引若劇掌銓選進用由思禮未必不與其謀宜其及也大賢之後文雅之族一旦橫罹楚毒至於赤族其非高陽之世可知矣近時一二名家子弟妄交俠邪輕扞文罔嗟乎殆

哉以此言之子安之溺海未爲不幸也

陳後山有一帖與山谷云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生亦能復相從如前否備盡謫居意味讀之慨然但謂仕者相陵意尤可憐仕本同類豈其初心一爲人作鷹犬亦何所不至舒亶李定輩果何人耶又柳子厚與蕭思謙書云飾知求仕者更言

豐取觀願

卷一

早

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其言益可憐矣嗟乎人之禍福雖所自取而世態所從來非一日矣趙山爲守則易尉爲尉則陵守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

崔湜在中宗時本桓彥範推引已反附武三思殺彥範及坐譙王獄當死賴劉幽求張說獲免已作相卽陷幽求嶺表又與太平公主謀逐張說蓋猜毒詭險其天性云弟液兄蒞竝因文翰居要官每自比東晉

王謝曰吾一門仕宦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排要路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是以趨進不已卒敗魏書高聰性傾巧反覆險鄙趙脩之變於上也聰深附脩爲脩父作碑文又爲脩作表陳時事便宜教以自安之術及脩死聰慮危及每見人語及脩則必詛詆之而曲事高肇以自免已見茹皓寵聰又媚附皓稱皓才識明敏非趙脩之儔因之啓請田宅及皓見戮輒復對人言恨其死之晚也

李燮拜議郎廉方自守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

豐暇觀願

卷一

聖

郭令有同年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之而陰以告冀冀殺之未幾邵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尸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洛陽燹時爲河南尹塗遇邵使卒投其車溝中皆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諸貴賣交貪官埋母遂表其狀邵竟廢銅終身通鑑宋文帝十七年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往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上忽召景仁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五

年臥疾而人莫能知其爲人深險可見宋文與此等

人謀國安得不虧君臣之義賊兄弟之恩乎

蔡元慶對答喜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盛章尹京典藩以慘毒聞殺人如刈草管然婦婢聲欲語先笑未嘗正視人或置人死地時亦柔懦不異平日此尤可怪也

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

豐暇觀願

卷一

聖

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成此蘇頌論權臣文極明快雖然不已誨淫乎

禮義廉恥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護人短不周人急非仁義也

李文靖賢相也與張齊賢稍不協齊賢竟以被酒失儀罷相時人語曰李相太醒張相太醉

語言閒健可積德妻子輩亦是涉世不必渡蟻好生不必出門多阻

窮通得喪遇之者猶寒暑旦暮之欬也而喜朝惡夕去寒即溫者又人情之常也然則翟公之客何妨於去就而屑屑焉書門以絕之也不已置米炭於胸中乎

張子韶云人經患難固是不幸然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而可治終身之疾者未為不幸雖然彼閱歷懲創困心衡慮得之瞑眩者之為幸如柳子厚永

豐暇觀願

卷一

星一

州諸作此正發於瞑眩之後惜服之稍遲耳乃若不勝摧挫折抑而隕獲改常困而失其正者此又藥力不足以勝之為不幸矣故患難一也顧所以處之者何如爾

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傷哉丈夫之豫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休於死生願於妻孥罕不同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嘗見三教平心論一冊其所譏誚者程張

而下皆不免於排韓尤力次及歐而甚右柳者其法之論皆不足深辯獨謂處州孔子廟碑不屋而墮以為退之不知經義自是公論又謂上書媚于頤貶潮陽後勸憲宗封禪作毛仙翁序禱黃陵廟數字雖出於仇讎忿怨之深文然君子之處患難安可以一事不謹而為異端之人所指目耶取以志戒

廖子晦為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古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架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決定

豐暇觀願

卷一

星一

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備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會講學後問李于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後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報使作者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規矩作事無人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



學之際講之素情見之素定其夫退還其死  
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刀錦視之如糞  
席之安矣況於一陟黜予奪之間者哉

馬融徵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采真草奏李  
固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傳謂居宇  
器服多存侈飾前施絳帳後列女樂然則喪身失節  
其基於此乎馬援謂梁松實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  
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  
幾不免然則士至於貴滿而不可復賤則凡可以全

聖取觀願

卷一

聖一

軀保祿者無不爲也

卻正論姜維曰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衣服  
取供與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  
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欲貪勵濁抑情自割也直謂  
如是爲足不在多求

富兒固求宦傾貲汙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  
所無而卒致於喪其所有也各展其貪心而安分守  
節則何奔祿敗家之有

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漢卿與元稹牛

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  
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  
害者處世如是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於進  
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  
餘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  
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輟去再除同州刺  
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  
年方大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  
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譏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

聖取觀願

卷一

聖一

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余狐  
楚李珣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水炭低昂未嘗有  
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然猶有微恨似未能全  
忘聲色杯酒之類賞物太深若猶有待而後遣者故  
小蠻樊素每見於歌詠至甘露寺家之禍乃有當君  
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得非爲王涯發  
乎覽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况冤親相  
尋殺戮何已樂天不惟能外世故固自以爲深得於  
佛氏猶不能曠然一洗電掃水釋於無所有之地習

氣難除至是要之若飄瓦之擊虛舟之觸莊周以爲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張季鷹因秋風起思吳中蓴菜鱸魚遂命駕歸觀其語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志者求退良難吾本志山林無望於時故託言以去而或者乃謂之曰子徒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不知翰方逃名當世何暇計身後名耶如東漢孔文舉荀文若楊德祖禰正平四人者皆一時聰明才智之士不幸生非其時值操梟雄皆殞身滅名論者謂四人炫名

豐暇觀願

卷一

聖

誇進所獲乃若東晉謝安孟嘉之值桓溫何異於操而卒能自全者安之高臥會稽曠懷達識嘉之放志山亦夷猶於默然處順不希世營合此其所以身名兩全也

安石烟霞骨也當其栖隱東山與王右軍支遁游處辭吏部郎作書絕范尚書爲叔夜以後一人朝廷嚴以禁錮已得遂其隱情自謂當於茲焉老矣及出秉轡軸從容而待後鼎之奸宴衍而清斷流之寇功愈高益烟霞志韻愈切臻於築土以像故隱管墅列館

栽花種竹蓋未嘗一日忘東山也昔孫仲益記湖山謂王公大人思振纓上之塵於泉石而不得則畫寒林雪竹黃蘆睡鴨於團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玩土山之擬幾於效愚公故事蓋又甚矣其後避道子國寶之讒出鎮廣陵築新城造汎鳧之裝欲經畧粗定取道還東蓋亦未嘗一日忘東山也孰知白鷄兆夢金鼓罷鳴而東山之臥竟齋志沒矣嗟乎居不賞之地挾震主之威而狐兒鼠子從中賜之不置若非望重氣平心跡明白則上蔡之犬華亭之鶴其事且不可

豐暇觀願

卷一

哭

知欲求如陶元亮之優游晚節乘誰而去也安可得哉信乎出易處難而隱禍之未易享也

豪傑樂爲世用而聖賢急於濟物周視世壞無之可以推諉一日在事一日殫心腐思未忍燕然寢以食也且天下突至沓生之事叢於賢智不叢於愚不肖范蠡之五湖張良之黃石千百年稱善脫手自完者矣回想當年鳥喙蛇雞之側踟躕驚悚絕食寢身求爲且晚無用人不可猝得豪人望士能實以其身承養安勝之味者有幾哉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於中者不能道

人苦不自足耳往時父兄子弟拄杖入市不東家卽西里酣嬉做脫行者避路當少年厭鄉井志遊俠拂衣草屨出門左瀟右湘諸公貴人下客飛觴共賦縱觀遠賞猶鬱鬱不自得高者談邊下者覓舉已得舉復不樂視庸夫高等同官爭寵科舉外復大有事或

豐取觀願

卷一

兒

從是遠引閉門息跡而諸賢論薦當路雖直疑廢生不起名山絕境俗駕交橫或問王事携妓女世未嘗一日無客客未嘗一日不遊然飛揚跋扈者常有不見知已辭君北去之意一者變衰而野人獲之以爲疑犬羊羈之以爲肉語有禁步有誅粹然不知有生之樂於此時而方行求蓬累如脫桎梏茫洋乎塵垢而嗟嗟乎喬松仰傲子誰不願此吾欲復與子飛蒼走黃左旋右抽狂歌痛哭若無人者其將能乎其之齊之魯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之不可而飄然跨海

騷龜殼而食蛤蜊者乎其深根固蒂一龍一橘之不足以逃死則黯然而卒歸之數乎長途倦暑憇樹而歎曰清涼境不必美蔭也昔者不自知其可樂也而今也知之矣

貴富壽考文章功業之類物之美者人爭取之矣夫美物必有神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之數也人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力爭之且暮之間於數者偶取一焉而沉頓歲年剗刻筋智指已耗矣逮及其餘故欲嘗易足而取於天者嘗寡開敏賢智之士僥姿

豐取觀願

卷一

辛一

才廣方畧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爲美者則高才先之矣且世間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貴富所自有矣官廬服輿飲食聲色之奉宜有以過人就非天之寵與旣已飽此又侵彼焉生人之情易有已乎與者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贏而留鬼神以餘所得滋多其損也滋甚夫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兼取也博物多材美詞華剽剽今古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蘇子瞻云楊雄好以艱深之詞文

淺近之說夫楊氏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卽子瞻亦當引心自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未免爲人所窺謂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剗斯亦多取之報也夫意有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還造物而詒後人也

王租戒子姪云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不處何也惡不由吾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

豐暇觀願

卷一

至一

來之吉凶未有干名專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觀稷所以戒其子弟者如此而世俗見子弟多取名利以爲能榮其家而人又從而榮之者是未知此理也

昔人云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以有涯之身馳無涯之念其何異於夸父逐日愚公移山也昔顏靖侯戒子姪仕宦不可過二千石邵曼容居官不肯過六百石皆爲有見人生於學問事業有餘於功名富貴不足不多取精用物於天地則量不盈而適可

解因思莊子逍遙榆枋之說其亦智哉顏氏家訓倦倦以少欲知足爲戒又云婚姻勿貪勢家勿貪富家心竊服之無論婚姻卽子孫福澤亦不可強圖但苟無絕文種不必科名苟無損善業不必富厚上無求多於天下無求備於人何用不戚何往不適

唐畢相誠其舅尚爲太湖縣伍伯誠諷令解役除官竟不承命誠亦不奪其志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續會宰蜀州唐與縣郎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泊迭乘蜀政爲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

豐暇觀願

卷一

至一

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宰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雖強假軍職除授檢校官竟不捨縣役亦卑舅之次也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唯郡卒以小船載冰送過潮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欲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睡卷序稿先輩文有所謂五可軒記者其言曰家居山林有田數畦可以避勞可以養疾可以治生可以讀書可以省費而所以自爲可者皆僅託於有所未盡之辭知足斯足知止斯止知言哉君子之爲脩也薄取世庸誼道故夫賤貧之吾安而子臣弟友之吾勉僅無失其爲可則已寧有軼越哉朕以爲不足而爭所有餘無論涉物卽取道而已遠夫言不必玄筭言其可言而止矣事不必魁壘行其可行而止矣人生高不論科名卑不論一命達不論軒冕窮不論

布衣但令居身無玷鄉里效慕窮賤亦尊若使毀棄隄防寡廉鮮恥通顯亦辱斯理昭然而人不悟可嘆也然士人不能簡身大都爲衣食所累未遇則思溫飽既遇則趨繁華竟不能實其身爲無瑕之玉所以呂正獻公嘗引古人詩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人能不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自隄防則置身潔白而與聖賢同歸矣

天下惟道德爲不毀世間獨真實能長存知道德以外皆必毀之物雖營營其何爲夫果聰明權智之用

不得與真實爭存則亦不如其已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

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官尤甚天下事只要消平不要激作王敏求嘗書每事必爲人求方便之道

吾儒說立達禪宗說度一切皆賴些子煖氣流行字宙間若直恁冷將去恐釋氏亦無此公案蘇玉局白香山非彼法中人乎今讀二公集其一副愛世心腸何等緊切以冷爲學非所聞也

王丞相欲進擬辛幼安除一帥周益公堅不肯王問益公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

所教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德宗刻薄猜忌固其天資然尤暴者於他君者亦由  
鄉侯家傳及陸宣公奏議之所致耳此飾非拒諫所  
由生也故臣之諫君是疎不使人聞創業不使人知  
非徒明哲保身而已亦無使彰於後世也

湯伯紀自傲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校好人一點  
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  
倪元鎮寄松江府判官張德常詩後題云陰陽冥陽  
宜少留意閒居尚可爲之况身有職任而值饑者易

聖殿觀願

卷一

五

爲食乎仙官分置洞官亦如世間局任者矣吾德常  
兄固知之也此皆盛德之言

王辰玉讀陰陽卷後云余居京邸陳仲醇每書來未  
嘗不津津與言陰陽也曰人生而爲造物盡也椰子  
天說備矣但彼不知夫陷吻可補而漫歸之自功自  
稱使人視其身如蚍蜉蟻闢而屋漏且無知也則亦  
何所不至哉蓋其說弊於習者曰善尚不可爲况惡  
耶夫營營者能無爲乎不能無爲則可爲獨有善耳  
莊子亦第云爲善無近名蓋爲名則或路刻以博名

閉距以守名甚且欺人名以自尊其名故造化忌之  
爲其厚飾於陽薄飾於陰也余心善其說數舉示人  
而仲醇復郵書相敦勉中函新刻百紙按之幾兩事  
耳一爲葛繁事一爲黃兼濟事以爲欲方便人先方  
便己道乃可繼故止拈此二則耳余因歎仲醇之爲  
善其志勤其術約也雖然剝菴一僕歲計可饗千軍  
一人日行一善歲計將有三百六十人受其益者增  
而行之豈有量哉姑置陰果勿論卽士君子孳孳鷄  
鳴日不素飽無憾而後卽安其亦可矣

聖殿觀願

卷一

五

田汝成夷堅志敘曰治亂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  
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亂其運則善惡倒植人亂其  
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治之於是乎爵於朝戮於  
市播於大誥而鑄於刑書人亂則天治之於是乎異  
於無形呵於無聲錫奪其貨基而延縮其壽殄是惟  
天人交輔以持世故彝倫所以常存而乾坤賴以不  
毀也人之爲治也顯而易見天之爲治也幽而難明  
畧其易見而求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由作也又言  
夫人之分量有限而嗜望無涯苦海愛河比比沉溺

不贊之以天刑而喻之以反賦則觀觀者何觀焉抑  
有云吉士未必以是勵行而凶人庶幾少有悛心也  
世人之爲善而不爲惡有得之性生者有得之學問  
者有不負本心者有願畏名義者乃若下愚窮凶之  
人善根既不得之性生脩持又不知學問內之不難  
於負本心外之不復知畏名義第告以上帝可畏鬼  
神難欺或庶幾恐懼而少戢爾申生之得請於帝呂  
雉之遇蒼狗觀腋也司馬懿之凌遠爲祟也桓溫之  
遇先帝形見也當此之時雖彊如黃育猛如狼虎未

豐暇觀願

卷一

一

有不震懾而悔罪者先此之敢於烹然荼毒而無忌  
則無鬼神之說誤之也幽厲桀紂秦始漢武天元子  
葉隋煬之爲帝王商臣豎牛田蚡梁冀董卓曹操之  
爲權臣張角盧循祿山朱泚之爲盜賊殺人無算罪  
惡滔天彼其必不知有鬼神故也使其知有鬼神豈  
不可懼哉世之君子尚思及善惡報應而恐懼脩省  
日有孳孳則大幸也

豐暇觀願卷一 終

豐暇觀願卷二

醉醒逸叟偶聞

許魯齋退居蘇門與姚樞賓默同遊慨然以道自任  
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  
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鄉  
人一時風俗丕變儒者成物之效也嘗謂士大夫進  
而在位當以政教率天下退而里居當以禮教率鄉  
人卽在上者有以任之在下者從而助之未爲非美  
也乃今風會日流俗尚日澆敘位於朝無尊卑之分

豐暇觀願

卷二

一

徵年於鄉無長幼之節卽在上之人不能以紀綱法  
度力挽頽波況在下者乎

熙寧中洛陽以道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  
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  
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  
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開於天下後生皆知畏廉  
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爲守  
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



立表揭爲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住往往以名坊曲元參政絳所居名衆繡坊富秘監殿所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家產芝草名芝草坊范侍御師道所居名茅冠坊盧龍圖乘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祿所居有園池號樂園名樂園坊臨水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爲名德壽亭以德壽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此風惟吳邦見之溫公熙寧三年辭樞密副使不拜四年自永興路安撫使遷京西路又辭不赴請西京留臺開局許之優

豐暇觀願

卷二

二

游多暇訪求河南境內佳山水處凡目之所觀足之所歷窮極幽勝之趣十數年間勦於登覽於是乃與楚政叔通議王安之朝議耆老六七人時相與會於城中之名園古寺命之曰真率會文潞公時以太尉守洛求欲附名於其間溫公爲其貴顯弗納也一日潞公伺其爲會戒中廚具饌直往造焉溫公笑而延之戲曰俗却此會矣相與歡飲夜分而散亦一時之盛事也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

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

陳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有所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王烈以義行稱善教誘鄉里諸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有望廬而反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有盜牛者事發曰罪責甘心乞勿使王彥方知烈聞之遺布一端以激其心後父老遺劒於路有一人守之乃前盜牛者因稱所居爲君子鄉

豐暇觀願

卷二

三

家聲之賸隴西以爲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爲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者觀民風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凡人好尚不正則邪無兩立之勢如詩禮琴書耕作樹藝勉善戒惡景慕正人喜談大道此好尚之正者博奕鬪訟遊手傳餐懷私立黨忌嫉正人迷惑異教此好尚之不正者風俗興廢實由於此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嘗及

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箱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

張鏡與顏延之隣居顏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默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呼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豪族崔謐者休假還鄉將赴弔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繞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薰灼

豐嚴觀願 卷二

四

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君子所貴動容貌斯遠暴慢故可則也江左張氏之脩儀範曳步仰首盡詳緩之致其與孫善折腰妖態亦復何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王儉以風流宰相自擬乃其解散幘斜插簪無亦梁冀折上巾之類耶荀子曰亂世之徵其容婦此江左之所謂風儀也君子恥之

靜有威躁無威對孺子宜勿失吾老成對閨閣宜勿

失吾剛介

劉之道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襪而漢世重名如裴度李愬之謂而蔡人知禮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章楊二君李翱所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馬永卿也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

豐嚴觀願 卷二

五

灑掃荀爽調李膺因爲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每觀先輩友朋規切之益白沙先生在太學布政使周某時與同遊所藏古人墨跡愛踰拱壁先生因借閱經旬不還周數取先生笑曰得非所謂玩物喪志耶周遂有所警發章叔山最推服羅文毅嘗曰吾輩但可脩政立事耳如樊正者真能正君善俗也及文毅行鄉約過嚴貽書諍之舒梓溪在翰林嘗謝胞恩馳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國策將奏其作威黃才伯

謂曰曾記定性書乎人於怒時遽忘其怒國蒙謝曰  
吾子賢過是也卽焚其章王湛講學同志及陽明遺  
喪甘泉往弔之深譚其每事於禮不合康對山與呂  
涇野友也康氣豪任達聲伎自隨呂則跬步必以尺  
緩而兩情相得無厭每飲將進歌伎康顧呂先罷去  
仲木故德涵所薦士或遜謝不欲獨異德涵曰鄉邦  
屬目吾兩人耳吾旣脫禮法之樊矣復欲予濁其中  
耶然則耳目何則焉關中人士兩賢之

彭雲田嘗曰君子捉筆撰文字凡足非毀譽之間不

豐暇觀願

卷二

六

宜草草悉不其然終當墮騰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  
禪詔孔仲文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巖墓碑  
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涯悔  
作玄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  
得已而然乎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矣敘  
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劉謙其流芳  
也南宋錡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  
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稱  
主父偃學縱橫諸儒排擠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  
大夫以爲媿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  
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資中一王褒也資縣之士曰吾王子淵也資陽之士  
曰吾王諫議也兩邑皆社而稷之磐石一趙達也內  
江之士曰吾趙莊叔也資縣之士曰吾趙狀元也資  
陽之士曰吾趙棲雲也三邑皆尸而祝之洪雅利州  
之祀田表聖綿州灌川之志蘇易簡亦然不見秦檜

豐暇觀願

卷二

七

史彌遠乎子孫貴顯諸牒分別有問之曰子素太師  
後乎子史丞相裔乎必踴然不悅拂然怒矣嗚呼善  
善不止及其子孫又淑其鄉人惡惡不止其身又病  
其子孫名教之嚴如此可不勉於善哉

考人品要在五倫上看此處得則小過不足疵此處  
失則衆長不足錄

敏濟務寬容衆智謀身三者備矣義不足而卒大棄  
之其孔光乎胡廣乎華歆乎褚淵焉道乎嘻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

定位自古已然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悖哉張雅陽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爲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東步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闕戎土也失君君臣之訓矣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鄭伯克段於鄆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氏以爲投機乎晉樂書將弑厲公召上句韓厥二人皆辭太宗臨湖

豐暇觀願

卷二

八

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人之有身必本於祖宗父母爲子孫者於祖宗則立祠堂設神主脩墳墓祭享以時務極誠敬而不敢忘于父母則左右奉養承顏順志不陷於不義大則致其顯榮次則不失甘旨又次不貽羞辱孝敬既立則百行自此而生

南齊易程令顧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戰亡遺骸不反而冒玄晏樂如常有司請加以清議又僕射劉朗之坐不贍給兄子竟綱終身付之鄉論此兩人者

一以清議黜一以鄉論罷古人重月旦乃爾

光武中興今主也而廢郭后及太子彊頗爲後世口實方正學題嚴陵圖有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見幾故向桐江釣烟水

呂夷簡有總髻交王至清以屢試不第隱遯山壑後以子簿畿縣薄游京師呂折簡召之不赴會仁宗詔廢郭后呂實贊之至清寓書夷簡曰僕初與坦夫讀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爲此卦入證語乃今天子第有取於威如之吉使天下夫

豐暇觀願

卷二

九

婦之主不得終始其義坦夫獨不可以反身之說諫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證於尼父一言也僕今知讀書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終我身也雖然坦夫自今永保祿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愛能從人主所愛處有動力焉亦必不愛爵祿以愛其人於衆人之外也此一牘也先爲相業信後爲相位賀惟坦夫兩受之夷簡得書大怒併其子還焉柳仲郢重氣義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鉄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樞官知蘇

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孤絢等相頗不悅仲  
郢與絢書自明云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  
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  
燕嘗誠增痛惻絢深感歎等與從質正員官

白中書方居邸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國器之許  
於播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祗奉僚友  
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閭名士數  
人勉日同過其第時秋暮陰沉涉旬霖瀝賀拔慈員  
外求官未遂將欲出京薄游與白公同年登第廐駒

豐暇觀願

卷二

十

乾門告別關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適對之賀拔慈  
遂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公覽書歎曰丈夫處  
世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以僥倖取容未足爲發身  
之道豈家蓄美饌止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  
日閉關不納縱使便無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遠令  
僕者命賀拔慈迴車遂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賢  
聯騎而至關者具陳賀拔慈從容無不悅愕而去翌  
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賓  
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棄

之飲數杯遂闕抵接既負吹噓之際甘從遺斥之  
罪相國稱賞逾時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肯達所  
以激勸澆薄

古人重問疾弔喪會葬之禮忠厚之風也宋南渡以  
後重新婚生子壽且落成有慶賀焉其侈靡之風耶  
男子之錢財不用之濟貧乏而用之奉權貴者多矣  
婦女之錢財不用之結親友而用之媚鬼神者多矣  
然患難困厄權貴不能扶也疾病死亡鬼神不能救  
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豐暇觀願

卷二

十一

往見里中士大夫有富於財者未有不結社飲酒以  
一日之樂糜小民終歲之費也未有不窮奢治具集  
水陸之珍強客屬厭而客謝不能不止也未有不盛  
飾山池臺館魚鳥花竹聲容耳目之玩而費累千金  
不惜也未有不以其鼠壤棄餘委諸無用而明以資  
盜陰以損福也諸如此類費何可勝計儻稍裁百分  
一以起人溝壑之中而遂能施仁義以行德化無用  
爲有用亦何憚不爲此乃若環邑居民雖稱不腆然  
其間有力者不嘗有結社橫錢隨會講經爲奸人籠

取乎不甞有脩祠建塔鑄佛塑神望南海走東岱跋涉道路足重膺不惜乎不甞有齋僧飯道建醮設壇爲遊食供換構而自謂脩因果積福田乎夫此數者皆無益之事而奸人誑惑之輒竭慮恐後此何以說也

有一長者言曰正嘉以前南都風尚最爲醇厚薦紳以文章政事行誼氣節爲常求田問舍之事少而營聲利奇伎樂者百不一二見之逢掖以咕嗶帖括授徒下帷爲常投贊于名之事少而挾倡優耽博奕交

豐暇觀願

卷二

主

關士大夫陳說是非者百不一二見之軍民以營生務本畏官長守樸陋爲常后飾帝服之事少而買官鬻爵服舍亡等幾與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見之婦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漿工織紉爲常珠翠綺羅之事少而擬飾倡伎交結娼媼出入施施無異男子者百不一二見之

經鋤堂雜志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夏商之書公旦之典禮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

也煥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吾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高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我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沒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吾嘗讀延篤傳有契於心每三復焉當是時達如陳蕃李固窮如范滂輩皆不能免獨篤優游里閭以壽終蓋知幾早退逃名隱去之故也

豐暇觀願

卷二

主

古者七十而致仕謝國寧也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也國事既謝家事既傳則無事可也唯脩身治性一事老當愈篤既無家事國事以分其心則當一意於脩身治性古之好學者死而後已未嘗以老而怠老而縱也

崔瑗座右銘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謏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在涅貴不緇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彊行行鄙夫志

悠悠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  
久久自芬芳

張德遠座右銘夫血氣不可以勝人勝人者理也剛  
不可屈物屈物者柔也懷疑於人人未必疑而已先  
疑矣逆詐於人人未必詐而已先詐矣揚人之善人  
將揚其善抑人之惡人將抑其惡待我以不誠而我  
應之以誠則彼自愧犯我以非禮而我服之以理則  
彼自服我以容人則易人以容我則難望人太深則  
生怨察物太明則取憎

豐暇觀願

卷二

吉

曹江薛方伯君確講學厲行以清白稱其居鄉左戒  
云毋通要路書以務養節則俯仰不賣毋預塵紛事  
以務養寂則內外不擾毋殉末俗態以務養高則志  
行不差毋受非禮餽以務養廉則彼已不失毋妄結  
賓貨以務養交則戚黨不棄而善聚集毋苟出言語  
以務養德則靜躁不爽而口過息毋逐慾嗜好以務  
養神則天倪不伐而和氣全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  
則機心不熾而真性得毋譏諷世短以務養福則不  
恃人以見直而鬼黃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誠則不

恕已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妬嫉僞能以務養才則不  
設筭以誣善而有獎藉之功毋歆羨汰靡以務養膏  
則不競侈以蠹俗而有由禮之漸

豫章張相公云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硤  
確以沽名毋借公道以遂私情毋私小惠以傷大體  
憑怒徒足損已文過豈能欺人處作更當以閒遇急  
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忘毀譽可以清心正直  
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

豐暇觀願

卷二

吉

分中喜怒無溢於法外毋偏信爲所賣毋偏向爲所  
欺毋恃健而過勞毋乘倦而遷就莫臨機而失好事  
莫徇世而務多營念纔興而停氣以思之慾初萌而  
猛省以遏之

楊青石係竹泉先生子曾受學於胡廬山王南巖兩  
公以講學脩行爲已務以講明忠孝興起教化爲事  
其籍有喜老歌云生不可益死不可免脩身俟之天  
高地遠爲惡日憂爲善最樂釋憂取樂心平意滿行  
險則危居易則安捨危就安行休路坦人不可知已

可自量反已度人務按其常時不可違勢不能強審時揣勢務按其方智有所知有所不知智所不知不起妄思力有所及有所不及力所不及不敢妄期妄思路必迷妄期禍相隨飛細若蚊蠅走細若蟲蝨爲害亦非大見者痛欲滅忽言與偶動小過或類此倘若貽衆惡豈不自就死臨深履薄冰高牆堅閉門不能爲人利求不爲人害外窄內常寬身小心常大試觀天所生何物不可愛事事皆知恥人人不欲害各有所得必有所失我無所得更何所失利有所益必

豐暇觀願

卷二

六

有所損我無外益內不受損力有時強亦有時弱我既不強更有何弱遇若有榮亦必有辱我不見榮安見其辱靜者不勞動者不逸不逸付之不管不勞任我一懶我愚天下智我否天下賢疎者不敢親近者不忍遠量窄性頗急拂意一咆哮豈敢加僮僕徒爲自焦燥妻老不厭貌子愚不厭教日日不皺眉處處開口笑酒若或至醉醒必有所悔飲亦不至醉醒亦無所悔醺鷄不出甕壺公別有天生一生不離家目底過天涯死雖不可知生順則死安虛空好光景打破

是一拳贈海空上人偈莫憂貧富只明生死爾不要負人任從人員爾勿求人知只求天知不求合人只求合理來的卽是緣去的緣卽止說明譬若燈明其光難照一里行明譬若日月浮雲遮得幾許千言便惹千般一默更無一起莫與衆生見過不必辯明人已無言無思無爲有禪有佛有理肯依吾言用功接引佛來度爾有格言云勿以敬慎爲憚勿以小爲屈勿以懲忿爲辱勿以室怒爲拘凡讀書作文須以人情世故體貼之則入理方深凡處身涉世須以聖

豐暇觀願

卷二

七

賢義理抽繹之則行事方安梨園不肯去節儉人家意若褻侮其家正爲是家惜福所謂無羶不招蠅也便辟不屑就清脩之士心在鄙慢其人反令是人無損所謂去穢不生臭也一家之中惟僮僕最不可離亦惟僮僕最不易御大約有道焉責玩不責畏責疎不責密責詐不責愚責情不責拙至僮僕逃亡最爲惱人亦最爲勞攘大約有道焉解籠之雀任其南北解網之魚任其上下又有家訓云吾輩與其大而僞無寧小而真士君子不輕聽則聞根重不輕視則瞻



賜重不輕動則身範重不輕行則排殿重不輕爲則  
事業重不輕謀則經畫重天下之物重者貴輕者賤  
蒼蠅不過無腥之門諸侯不投忠信之耳盜賊不入  
無財之家淫佚不交清苦之士

張洪陽學士曰家聚拂意莫生煩惱障否安食身健  
莫生淫慾障否丘園清淡莫生營殖念否道侶離索  
莫生昏惰念否懷居意重莫生田舍念否炎涼相迫  
莫生水火念否朝市事閒莫生光榮念否聲力加遺  
莫生構憾念否促矜肘見莫生遮蓋念否有一於此

豐觀願

卷二

大

皆足以損性靈而壞堅貞不可不察也

申闕老百字銘慾寡精神爽思多血氣衰少杯不亂  
性息氣免傷財貴是勤中得富從儉裏來溫柔終益  
已強暴必招災善處真君子刁唆是禍胎暗中休使  
箭牽裡放些呆養性須修善妙心莫喫齋衙門休出  
入鄉黨要和諧安分身無辱閑非口莫開世人依此  
勸災退禍重來

玄帝垂訓尼太在難濟患難之中善用一言而解釋  
上資祖考下蔭子孫推本與扶人都是一般手陷人

與讚人都是一般口寧使扶人手莫關陷人口若能  
依此言前程永固久

骨肉貧賤雖有過而不疎他人富顯縱無嫌而莫厚  
婚喪凍餒量力陰周病老艱危推誠急助理枯骨祭  
孤魂憐饑寒乞于憫殘廢蒼生或舍歌羅檀賽繫足  
倒懸或魚鳥掛網羅穿腮反翼彼顧盼而哀鳴求救  
我施財而贖命放生既隨物而廣施利益更達人而  
晉勸淨因

孫若英方便說等方便等方便人生刻刻當爲善爲

豐觀願

卷二

九

善無如利濟人仁心一片先須辨若言條件百千般  
畧說端倪君自辨等方便無遲慢彼在昏衢我指迷  
彼落深坑我引岸彼着驚惶我鎮安彼遇冤讐我解  
散彼處危途我急扶彼爲美事我相贊彼既來求我  
敢推彼事雖難我莫憚富貴當施力與財貧人亦各  
留心願十二時中好事多出言動步皆思算佛氏慈  
悲急度人神仙不作自了漢仁者常存立達心三教  
從來同一貫尋方便便隨方事務圓成機得濟若留  
缺陷未爲良如有意急須尋當前錯過空生悔善巧

無窮出自心等方便等方便休言倦倦時有語重相勸天公報應甚分明畢竟使人還自便

陶翰林云取人時饒得一分神明自懽說人時留得一句夢寐自安

唐相國孫公偃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話於親友曰凡人許已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爲之後誦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座而所僕輩紛語毆拽仆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覩謂客

聖賢觀願

卷二

子

白若以怒心達彼卽方寸自撓矣唐末朝達羅穀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古之人恥獨爲君子夫舉世濁而已獨清君子有中  
立不倚而寧違衆者故曰獨復以從道也安能不爲  
君子以阿世乎所謂獨爲君子者臨深以爲高巧爲  
長而形人短是以恥之也斯人也難以免安可爲君  
子若子與人爲善善誘而不念其舊使不仁者格此  
之謂不獨爲君子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

如已在患難時常望人脈救有排擠者恨之必深則  
當無事時可爲人盡力視人患難却不救或爲下石  
之語此豈是恕已當憂病人來憐惜存問必感之有  
禮數疎濶者必不悅若人有憂病已却懶慢不知矜  
管此豈是恕已當卑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  
候不出心上必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卹人依前  
慢他此豈是恕已有纖過東掄西藏惟恐人知他人  
有過却對衆公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已失中心不能  
堪或面發赤強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此豈

聖賢觀願

卷二

至一

是恕緩急人所時有已或遭值不如意就是公法有  
礙常一心望人屈法伸情縱然法難輕屈如當事的  
有和美之言心便感激欲爲之死可見人當有急難  
然法上難假借也不可無美善的言語溫藉他此方  
是恕凡百事體皆以此意推而行之大率已所願欲  
者卽當體人欲如其願欲已所憎惡者卽當體人毋  
犯其憎惡故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恕乎至於  
已所守廉潔却不責人以刻甚已所行忠厚却不望  
人以過泰此又是盛德事加於恕一等矣

靜觀已之情理有順有不順而欲人之情理皆順者非也又觀人之體候有和有不和而欲已之體候常和者亦非也反照對治是方便法

夏閑老謹言行語人生宜守口話言當自考多知多是非少曾少煩惱布德反為警施恩成不好相逢但寒溫萬事皆默了不必揚人惡切莫誇已善行人口似碑好歹悉皆見祿厚恐禍生言深慮交淺何如藏舌鋒彼此無忤怨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

豐暇觀願

卷二

三

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拾短而棄長論已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無與言衷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及風聞譚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譚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譚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徐幹中論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

身常靜退緣知上心不傾邪畏好還苟文康詩也人有能味其言以養其志必無意外之慮矣

與其有求於人易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

范忠宣公嘗曰唯儉可以助廉旨哉言乎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聚財殖貨者只緣不儉故爾如官室之美也妻妾之奉也僕隸之多也飲食衣服賓客交游之費也雖欲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窮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

豐暇觀願

卷二

三

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為清白士不亦可乎  
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已不是萬善之門刻若根關若門心和氣平解脫冤憎可以存身可以親親可以庇子孫  
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  
邵康節遺訓曰汝固當為善亦須量力以為之若不

量事不當爲也有詩曰量力動時無悔吝隨宜樂處省營爲若求驕驥方乘馬只恐終身無馬騎又嘗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

文中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夫不善接君子止有過不善接小人必有禍

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遙人行之稍易無怨亦無親始是平等法行之甚難

夫用人者主人之才爲人用者必非主人也長者常

豐暇觀願

卷二

一

能誘人誘於人者必少年兒也難動者精奇易動者蚩蚩之民也目中誰當語此

天地有春必有秋潮水有來必有去大英雄作事有放必有收此還是受造化鑑鑄處秦皇大索博浪客十日後須有住時漢武求神仙伐匈奴亦每自悔改伍子胥覆楚鞭屍而仍聽申包胥復楚若一味放而不收便是世間癡漢後來作何結局

世間不如意者動輒煩惱而煩惱徒增其病於事了無所益達者看破但有料理更不添此一重纏縛

崑山谷云人生歲末十疋日餅兩杯而終歲蕭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婦孺緣渠僕隴地自有衣食不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救也今覺稍終日者正爲百草蔓春兩耳青山白雲江河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忘自身之至親替他事之至重徇不急之多欲踐不測之長途非智眼觀焉能洞見

伐天和以成就世事譬猶割肉歸俎利血染裳然究竟成就亦歸虛幻徒自伐其天和而已語有之寧可

豐暇觀願

卷二

一

疎慵乖物讓真將性命當人情

廚中只擺脫一懸字便十分裏淨十分自在人生最

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

斷緣者斷塵俗事也素事則形不勞無爲則心自足

恬簡自安塵累日遠經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動

或顯德露能或求人挾已成遺問慶弔以事往還或

假情隱逸以希容望或酒食結朋以圖後報此皆巧

造心機以干時利既非順道更妨養壽凡此之類悉

今屏去

莊子內篇齊物論注云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  
天均今詳大意人好橫議分別道家所忌當息其言  
奈何所見各異稟於自然固難一揆責之也因思辯  
是與非唯有蒞官爲政分曲直之訟事國治家成規  
論之道如此則明是非可矣若或真學之流閑談之  
際未能頓絕商確評品斯亦有妨道行者也自今力  
戒此事爲日省之一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  
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邵子詩夏去休言

豐暇觀願

卷二

美

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  
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虎頭三絕癡居一焉得斯趣者人天大受用處也碗  
大一片赤縣神州縱生塞滿原屬假合若復件件認  
真爭競何已故直須以癡趣破之過則驕不及則愚  
是各有不受用處若夫妬愛貪嗔還以認真受諸苦  
惱母爲鵝嚇母爲螳怒不望癡福且違癡禍  
僧廓然能詩愛其兩句云百年休問幾時好萬事不  
勞明日看取其學道休歇擺落自在如此

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  
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東車嘗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  
不遇處之無事矣

人能居室如寄使僕如假起處如在塗飲食如受乞  
卽無病矣

達生勝於尊生逃世淺於涉世

子瞻云子美詩王侯與螻蟻同盡歸丘墟願聞第一  
義迴向心地初知其文字外別有事在然子美亦偶

豐暇觀願

卷二

宅

及此耳要非本色必也其摩詰乎觀魏居士書胡居  
士三詩可謂妙絕如卽病卽實相趨空定狂走無有  
一法真無有一法垢又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又  
何津不鼓掉何路不摧轉非其見地超然安能鑒空  
道此  
焦弱侯筆乘文子有言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  
者可與言道矣余立朝幾十年會時事莽莽日懷憂  
慮相知者謂余無職守何必乃爾然余方竊祿於朝  
萬分不能解歸來巖栖採蕨興味蕭然乃若弛於負

擔者但謂樂其身治則深有愧焉宋人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當以其言自警

范忠文公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南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論者曰

豐暇觀願

卷二

天

歸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甚多矣章蔡用事追貶元祐諸君子殆盡而獨不及公益徵明哲云歐陽氏曰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簾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及親友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談笑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天順初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子孫賢孝田

園號郭春山諸子集諸佃僕數百人擇秋擊鼓唱狀公與陳夫人各乘肩輿循觀於阡陌午憩庄所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終日形諸賦詠鄉邑以爲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跨門坐觀徐論諸子孫曰初來里先生不欲吾同事於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耶

劉野亭自製墓誌其畧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伯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繼又

豐暇觀願

卷二

元

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論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諡贈勿干名筆爲諫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日所深恥者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答曰諛詞巧說不啻鬻學卑謹諸態不啻操演東郭云卽公斃購於園林其能

贈筆於朝著耶

顧東江居家時不甚與士大夫來往雖同年如宋大參愷張寧科宏至亦不數相見獨喜與顧味茶曦戚龍淵韶張一桂見諸布衣游處而與顧尤厚顧一老儒善詩東江於士夫中獨重周北野佩其所常會飲者有張鴻臚東園乃莊簡任子劉南村先世以琴供奉人呼爲劉彈琴者陳約菴以舉人家至州守居常苦節諸人皆薄宦清貧無位勢或者東江之所重又在此而不在彼也築一傍秋亭中多隙地可以蒔蔬東江日處其中課僮僕鋤灌嘗見其農桑輯要一書

塗抹刪改細書於行間及額上皆滿其書房中以藥瓢貯各色菓子懸之椽棟間無下數十種夫以待郎家居絕足不與外事閉門閑適學爲老圃若將終身焉東江之風流大節亦過於尋常萬萬矣

濠上父老嘗言里有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賦以大訴張謝兩尚書憫焉曰無令吾里有貧而訴者官聞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甚厚操豚蹄菓酒爲謝私謀於家人曰三豚蹄菓酒耳而謝兩尚書令先一受者則災難更辦矣南張尚書以介絕交際盡先以

往遂往莊簡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有貧而歸者奈何言報也邑甚峻已往謝莊懿公鑒公曰爲邑賦絲不平公言之耳不宜當爾謝然而愧我既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哉吾當受出金一兩酬之至今里中謂兩尚書一潔而有守一和而善卹人也楊誠齋司漕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子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短椽土堵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

命書工圖之而去

兩尚書莊簡公悅莊懿公鑒宅在東門外龜蛇廟左孫文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大清庵右顧文僖公清宅在西門外超果寺前當時與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中皆以轉售他姓矣惟四公久存至此昔東海張公世居草蕩既任官其家買宅於陶行橋公聞而甚悔之曰子孫必敗於此公六子五廢產獨一子三世傳而賢書不絕雖不盡如公料要知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鄉村先輩之先見真不可及也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意厚以費  
易隣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隣忍棄之  
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直成化間三原王公恕去官  
抵家見子姪易左右隣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某某  
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乎乃召之各  
遷居焉給以原券不問價二公之賢此其所輕爲然  
令世之怙勢侵奪閭里者聞之當愧死矣

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  
占業葉南巖家居宦橐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

豐暇觀願

卷二

三

欲以伯叔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  
破戒耶因詔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逸計  
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  
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  
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  
子孫獨免

縉紳喜治第宅亦是一般當其壯年歷仕或執掌王  
事或家計未立行樂之光景皆已蹉跎過盡及其官  
罷年衰囊橐滿盈然後窮極土木廣侈華麗以明得

志曾幾何時而湓先朝露矣每讀及此可爲永鑒  
精神之家婢妾多足以漁色而不足以養壽命之源  
僕隸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宅多足  
以示侈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  
武侯之觀婦荊公之棄驢蕭相國之不治垣屋質諸  
前哲無非軌儀百爾君子何莫山斯

李文節燕居錄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  
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嘆人情之  
薄惡竊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歿則人思彼寂寞

豐暇觀願

卷二

三

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說人  
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時侍位挾勢欺凌使奪人無  
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  
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餌以希慕  
長生然於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化者所靳惟以膏  
處泰廉取而薄享以迂執其餘可也昔白香山忠州  
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不  
兩立若此



昔人有言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  
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造物亦太  
不均矣計公言謂王子濤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  
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所不得其所靳者故人  
之享福不可太過貪得不可太甚也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時年已八十  
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  
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  
中恰好即止神宗以爲名言

豐暇觀願

卷二

五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  
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  
大畧可觀亦可謂詩史者焉觀白公年十八時謂少  
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疆壽考至年七十有五  
而後不祿既有婢侍不能無耗蝕氣血故壽夭雖係  
所稟然方寸泰然不及汲於榮利是亦養壽一端今  
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驚於外所以罕終天年觀白  
公之詩率多寬適有以驗其壽云

林英年七十致仕氣貌不衰或謂便衛致此英壯但

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計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靜  
然不留胸中

張全山官學職年八十有六有少客陳泰嚴談其爲  
人甚可法官雖小若以爲貴家雖貧若以爲富年老  
生一子且幼若以爲衆且壯也欣然無憂戚之色且  
不形之議論真實做自家事宜其壽也

老年縣歷浸多洞見時情物態求與已意合者歛密  
交談不可得也不平之事不願聞知而不可避忽爾  
自悟而開懷焉譬如行多露之徑者孰不需衣入鮑

豐暇觀願

卷二

五

魚之肆者豈免聞臭事之常者復何怪哉

世人有二類例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放逸老  
而無成古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而無  
益低眉向世人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  
老而彌苦古詩云可憐八九十齒落雙眸昏朝露食  
名利夕陽憂子孫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  
況深妙之事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  
爲率十歲爲兒童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濕之節調乳

哺衣食之宜以類式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  
強志健問津名利之羈絆馬厲兵以取戰勝如驥子  
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  
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  
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習術用盡西山  
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  
刀而藏却盤作蒲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  
夕陽叩山條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嫌其名  
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

豐取觀願

卷二

天

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不勝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  
朱計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拙曰豈皆焉老而  
諱死耶因爲南華長老作大死庵記遂識其語  
時可以解老而猶苦筋骨以周旋勢可以就閒而喜  
混風塵以出沒此古今人之大愚

士大夫晚年不問家事自適其適非其胸中龍機脫  
世界未易及此嘗讀陸賈李遷哲二傳深喜其得趣  
老之趣陸賈爲太中大夫而歸家好時出橐中裝分  
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常帶百金寶劍乘安車駟馬從

歌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之  
費極則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  
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遇再遇數擊鮮毋久潤汝爲  
也李遷哲爲刺史歸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  
緣漢十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  
重僕侍婢閹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  
酒恣醺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籍以審  
之二公臨老能自享如此是非高見耶其有斷斷焉  
計較口腹疲精竭力爲子孫作活至老死而不知休

豐取觀願

卷二

毛

者人之賢愚相去幾何哉  
語有之六十不造屋七十不製衣居與衣身所切也  
古之人猶量時計享不肯役心於無用况非所常用  
而肯役役於美觀眩聽已乎故君子汰浮華簡精實  
稽其所享而後致力焉若冗功利物豈不加念豈爲  
物役哉

耆壽之人形氣雖衰心亦自壯等閒喜怒性氣不定  
若中氣不順因而飲食便成疾患緣老人衰倦無所  
用心只令元坐無伴自成滯悶但以其平生偏嗜之

彼時爲尋求自然用心於物上日自看承耽玩自以爲樂雖有勞倦吝煎性氣自然減可

長日偶有寄情此心便不放閒至於士大夫罷官歸來已自忙慣尤閒不過必須以文史爲活計不爾情欲百出矣故高者放浪山水次者沉酣聲伎最下則馳騁營建汨沒貨殖究竟爲純袴爲市井而已矣世間極閒適事如臨流靜覽飲酒奕碁皆須覓伴尋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覩面古人其精微者

聖賢觀願

卷二

天

可以芥葉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無過於此

閒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親史如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其樂與達者無異

避暑錄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盡敗今歲出曝之閒兩旬繞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

讀之不免至日夕得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

色如渾醴不減玉友僕夫爲作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一佳事况有此隙忽看歐文忠詩有一生勤苦詩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於此乎鄭湛有言如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之時寄北門韓魏公詩也

讀書字學嘯旨山居清暇不可不習

朱晦庵示同志云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

聖賢觀願

卷二

元

是記故事時節讀書之暇閒中靜坐收飲身心頗覺得力問起觀書遇有會心處時有喟然耳

楊升庵云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招罪用是勇念書壁云老境病廢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盃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逕惟持麗公空詒所有四字庶餘年盡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援援應酬何異於塵勞仕路縱使莠文志書家傳人誦盡爲我製何補於真我何益於靈臺哉

蘇東坡與兄子明書曰吾兄弟俱老夫當以時自娛  
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  
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  
類皆足供吾家樂事也

古者士大夫閒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履徜徉於  
水聲林影之中尋幽弔古以暢冲襟如杜少陵之於  
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或有禪客與  
之爐薰隱几散慮忘情如坡仙之於佛印涪翁之於  
黃龍參寥是也幸而生於多賢之邦又有天壽平格

豐暇觀願

卷二

早

之老爲衣冠真率之會如睢陽香山洛社耆英諸會  
是也

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下祿之  
以爲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井堂公功名富貴無  
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貴乎故老言  
韓持國爲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旦以  
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遇即  
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  
會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

年安知此吾老夫未知復有春若待可與飲者而  
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

楊鐵崖云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峯三泖間殆且二十  
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峯張句曲周易變錢  
思復爲倡和友桃葉柳枝瘦花翠羽爲歌飲伎弟池  
臺花月主者乏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  
韓松江鍾海鹽聲伎高懸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  
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春水宅赴吳越間好  
事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蕩漾湖光鳥翠望之呼

豐暇觀願

卷二

早

鐵龍仙伯願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小海生  
賀公爲江山風月福人且貌公老像以八字字之又  
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衡不  
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担擔

朱白民有言省事自便以安晚節春花秋月但宜自  
在賞心不須共少年生活

陸文裕徜徉自肆時命小車御野服執麈尾挾書冊  
從一童蒼頭出遊遇山水佳處則暫礪箕踞劃臥長  
嘯人佛菴情舍徘徊忘還對山翁野老聽流禪伯斑

荆偶坐談座外事性嗜茶所至携茶灶拾墮薪汲水  
煮茗與劇則浩歌倦則偃息其放懷自適如此  
唐書載陸餘慶與趙正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  
之問畢御名郭榮徵司馬子微釋懷一爲方外十友  
正固裴微名迹不甚顯審言之間輩皆一時文士傑  
出子微超然物外懷一又佛氏人固患交游多則多  
事然亦何可盡絕誠使有審言之間之徒賦詩論文  
子微談方外之事懷一論釋氏之說朝夕相與從容  
於無事之境其樂豈可既乎史言方武后中宗時士

多暴貴驟顯其禍敗誅死亦不旋踵獨餘慶官太子  
詹事雖不甚顯訖無咎悔觀其所處若此世間憂患  
其孰能累之餘慶有子孫爲中書令蕭嵩所知嵩罷  
宰相後來者使陰求其短琬乃曰與人交過且不可  
言而況無有乎蓋琬猶有餘慶風烈

門訊新話僧慧洪勉範嘗言東坡言語文字理作通  
曉蓋從嚴若中來然嘗恨窺幻夢如隔霧見月雖老  
而死者聖達所不免譬之晝則有夜而東坡欲白日  
仙去竟以病而歿蓋徐師川亦云予以爲不然坡公

胸次豁藏萬象洞視八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易其  
樂者爾常好寫字書竹談笑之餘猶復留意養生蓋  
游戲爲之與道不妨也公詩云平生萬事足所欠唯  
一死此豈死生夢幻所能障礙乎覺範之言良亦未  
是然予笑覺範亦自是有癖常好作詩陳瑩中以書  
病戒之曰比丘以寂滅爲事五十三善知識中惟法  
雲等五人可名比丘彼於行住坐臥所爲所念永與  
世隔公既不忘僧事直欲追侶先覺則於世間文字  
不宜貪著太深書數千言然覺範爲之不責惟古之

達者無物非真無不可以寓其意者養生作詩比之  
古人結習難離取富一戲亦復何害哉  
懷素千字文六一居士跋語所謂後人棄百事而以  
學書爲事業至終老窮年疲敝精神不以爲苦者是  
真可笑也意大是不滿素師蓋公方在兩府刺促西  
馳掌故故無暇究八法也它日出鎮頴許間有詩云  
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更敢作此敗語  
否耶藉令素師不辦此行運茶毗禿顙後草木腐矣  
六一何自知之

黃魯直書初安作草後初安始喜作草携筆東西家動輒龍蛇滿壁草聖之聲欲滿江西來求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數騎聚散未嘗一事積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

郝臨川經論書法鍾王變篆隸也顏變魯王用篆也蘇變顏柳用隸也故古文則學先秦篆則學李斯隸則學鍾繇楷則學鍾王顏蘇行與草則學張芝索靖

豐暇觀願

卷二

四

二王張旭然讀書多造道深老練世故遺落塵累絕去凡俗簡然物外下筆自適高人一等矣此又以道進技書法之原也

張彥遠論夫識書人多識畫自古蓄聚寶玩之未固亦多矣則有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閱玩而不能裝璜裝璜而殊亡詮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余自弱年鳩集遺失鑒玩裝璜書夜精勤每獲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茸綴竟日寶玩可致者必貨敝衣減糲食妻子饑僕切切嗤笑或曰終日爲無益

之書竟何補哉既而嘆曰若復不爲無益之事則安能悅有涯之生每清晨開景竹牕松軒身外之累且無長物唯書與畫猶未忘情與夫熬熬汲汲名利交戰於胸中不亦猶賢乎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恣五欲實可愧恥每以得作才鬼猶勝頑仙此陶隱居之志也

李易安序金石錄謂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與元龜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又謂蕭繹江陵陷沒不情國亡而毀裂書畫楊

豐暇觀願

卷二

五

廣江都傾滅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嗜生死不能忘之與又謂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謂足道女子有識如此

竊孟熙云至正兵焚後吾家圖書一空從祖兄炳文家遺書尚有存者其官板荀子七帙累欲惠予以其口許而非手授終不忍取後爲他人所匿及觀張賓護却盧家卽痛賣其家藏王內史借船帖黃太史不受宋元壽之子吉長所惠閩右相校書圖仁者處心古今一轍

范陽張子偉少不婚宦居京口得故司景純之廢園  
結茅齋居焉暇蒞飲水嘯傲長松脩竹之下十有餘  
年一日聞江東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泥  
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幾年而後返所過雖鬼穴鳥  
道人迹所不及必皆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  
名曰山水漫遊記

謝太傅雅意江海王右軍願遊蜀都登汶嶺峩嶴皆  
以不遂其志爲恨夫山川名勝處無競之地造物者  
何嘗限人然猶難果若此坡老云乃知山水遊放之

豐暇觀願

卷二

異

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

文潞公出鎮長安日買文元知許昌游公曲水園留  
詩云天桃穠李艷芳辰丞相園林異水濱虎節麟符  
拋不得却將佳景付游人公得詩甚喜乃作書并封  
園券與文元曰可便作園中主人也

避暑錄吾居雖畧備然材植不甚堅壯度不過可支  
三十年卽一易人生不能無役閑中種木亦是一適  
三十年後使居者視吾室敝則伐而新之可不外求  
而足冬春之間當與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課擇僕之

僥而愿者兩人俱得吾不爲無事矣然此居竟何有  
吾年六十猶以植良材爲後計柳子厚詩云晚學  
壽張樊敬侯植漆南園待成器使子厚在寧免一笑  
耶

有野趣而不知樂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嘗者  
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人貴人是也  
古之名賢獨淵明奇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園籬落  
之間東坡好種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不可得  
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斃然擲而去之若果性

豐暇觀願

卷二

異

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曝林間諦看花開花落便與  
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何異

人生看花情景和暢窮極耳目百年之中能有幾時  
得勝花者未必有勝地得勝地者未必有勝時得勝  
時者未必有勝情得勝情者未必有勝友雕欄畫棟  
委巷村屋非地也妾風苦雨炎晝晦夜非時也宦情  
生計愁懷病體非情也高官富室村伎俗人非友也  
具花情然後擇花友惜花友然後謀花地定花地然  
後候花時庶幾歲一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淳熙

東臯志所謂李嵩者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無一歲不預焉可謂厚幸矣然猶有恨也彼蹉跎於壯年而徒閨閣於末景也

文路公洛陽居第素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美地數畝爲園日挾家童數輩肩輿與賓客姻親共遊無虛時既罷遣婢取管簫十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時公年已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日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祁公謝政不造宅假官舍迴車院居之積十年薨於

豐暇觀願

卷二

哭

其中耆老有指廢屋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餅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聲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志也一等貴人奢儉所享雖各適其性然亦必自有賦之者如潞公出入將相窮極奉養而能安於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祁公則尤人之所難然此但以俗人論耳稍知道者則何有於是潞公必不以其約自矜祁公必不以其廉自異晉人記有比王逸少蘭亭於金谷而逸少喜者彼自道其所知恐未嘗夢見逸少

也

唐裴晉公湖園宏遠勝於天下司馬溫公獨樂園卑小不過十數椽然當其成名遂快然自適則晉公未始有餘而溫公未始不足也况以晉公之勳業當時文人已有破盡千家作一池之誚而溫公之園亦儼然與洛中諸名園並列而無慙色乃知傳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可以自適而止矣不必更求贏餘也

陸文定公曰余自謝病歸閒結廬城外開斗室於艮

豐暇觀願

卷二

哭

隅廣不踰尋中設坐具名木上座者至則踟躕燕息其上偕一二禪客談空宗之旨坐久忘勞冥心數息得靜中三昧爲小休歇嘗至本一禪院法堂與隱南禪師云每常靜坐中覺胸中自有一種快活對人道不得今士大夫以紛華盛麗爲樂吾看來樂得不甚爽利

王辰主上父嘗竊觀古今以來未有人而無所寄其情者惟太上忘情爲能泯絕無寄然無寄之寄亦寄也惟父親自歸田以來毫無所寄猶謂今日非另換



一副肺腸另開一篇局面易憂以樂不可而樂又非  
人之所能進也進以樂而不能受則愈悲悲則不可  
復進矣其道非自尋樂不可自尋樂者於無味中求  
味於無情中求情而已古人之樂多端有好靜坐者  
有好園林者有好聲伎者有好讀書著述者裁以老  
人之所宜靜坐宜鍊心不宜鍊氣宜偶行不宜竟日  
鑒鍊心則穩而有益偶行則逸而不勞如晁文元之  
晏坐有時自謂真樂者可法也園林則宜專不宜雜  
宜任人不宜自任蓋專則精神聚任人則功罪明如

張功甫之分地藝植無日不賞花者可法也聲伎則  
宜密坐不宜開筵宜短奏不宜竟日如韓持國之手  
執紅牙臥而節曲自謂忘暑者可法也至於讀書則  
宜從容不宜疾讀宜節次不宜斷章蓋從容則緩而  
有味節次則引而愈長著述宜筆記不宜抽思宜警  
世不宜應世蓋筆記則近約而不繁警世則實而有  
用此則宋元歸田諸老無入無之風流談論揜映來  
機絕非強冷人五車四部一字不堪存者也此數者  
皆情之所甚便勢之所宜辨或擇其注之所近則有

順治之方或矯其性之所偏則有克己之法惟加之  
急而已蓋老人自治之法與少年不同大抵熟處要  
生生處要熟真處要認假處要認真人不可一日  
無朋友在老人尤不可無蓋人至於老骨肉自然零  
落朋友者所以濟骨肉之窮也種種諸樂各自有友  
儻發飽臥非友不節更長日永非友不消今一日見  
一人則一日不樂一處見一人則一處不安視之如  
毒猛而不可撓遇也亦遇矣年來閱世漸久覺得相  
人之法與相文同大都不論品格高卑氣韻雅俗惟

得春夏氣者多吉得秋冬氣者多凶今吾父子潔淨  
收藏已是秋氣若更粧點出凄風苦雨迷霧嚴霜之  
景純是一團肅殺發生長養之氣何自而來若只視  
天下遂無一物可喜無一事可做無一處可住無一  
人可交則生趣窮矣就使從此疾病不于至百歲千  
歲而閱世已久其憂愈長可惜父親以蓋世之聰明  
高世之名壽諸人所不能謝之官絕人所不能絕之  
慾而竟其受用歸宿雖世人忙勾當村快活皆不如  
也求日儘長回頭未晚不若就此十二時中儘身心

處處有着落飲食起居調停得不饑不飽不忙不閒使日有日事夜有夜事卽此是真靜功真道學只苦不加意耳男棄官歸舍少年三不朽之癡念俱付東流只有承懽養志一事而今悶悶無懽可承無志可養對泣不可強笑不情相守無益相離不忍種種轉結麗於胸臆間不酸卽痛過此以往男亦自謀之不暇矣伏幸豁然悟脫亟思所以延和氣娛永日者至望至望

美服厚味非寡欲之宜草木食非養老之具得其

豐暇觀願

卷二

聖

中者何樂如之

人惟此不仰造化不藉萬物故其道可以久存今之達者亦知耳目鼻口之爲寄矣而反尊事其所寄亟亟然醉醺飽鮮微絲選肉箕踞而號披猖而行以是爲快意當前者是形神兩敗之道也就使快意果當前而常苦情盤景遠汲汲有馳快馬逐曷日之心則其鼓缶也必不懽夫人精神化於物爲萬化於官爲五攝於心爲一聚則氣與聚散則氣與散杜遠而盡樞勞而完物理固有然者夫百歲何足云壽然亦何

必外腹中稿朝笑暮號楚楚如蜉蝣之羽而後稱得意乎

東坡公云日者王實王寧見訪實韓持國少傅之姪也因問持國安否實寧背曰自致政尤好懽嘗自謂人曰吾已癯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爲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實寧曰諾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

豐暇觀願

卷二

聖

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等只是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曰何也曰惟五更可以勿當自家事日出之後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辛豐何用蚤起舉家之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爲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勿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

計也

羅近溪語人曰某幼時與族兄訪一親長此老頗饒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對某兄弟嘆氣歸途謂族兄此翁無不如意者而數數嘆氣何也兄試謂我仕宦至宰相臨終時有氣嘆否族兄曰誠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須爭不嘆氣事爲之

偶讀真歇禪師偈云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坐涅槃堂門無過客應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

聖觀願

卷二

五

煎總不妨讀罷洒然頓覺鼻孔通利眼花盡散從今發願誓學安閒但求自度

世人以病爲苦而先德云病者衆生之良藥夫藥與病反奈何以病爲藥蓋有形之身不能無病此理勢所必然而無病之時嬉怡放逸謹覺之者唯病苦過身始知四大非實人命無常則悔悟之二機而脩進之一助也

坐右箴云染愛染情勞神勞形有一於此必致俱生將則欽心愈則廣營養茲凡民終墮無明四生銘云

勿以癩生敗趣向勿以尊生墮色相勿以貪生廣祈禱勿以憂生作煩惱皆病中自課實學也

張莊簡養生要語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以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熱生物變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之時尤損人耳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於道思過半矣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謹之畏之靜久自愈

聖觀願

卷二

五

士大夫小小疾患不可輕用艾火鍼熨此一法雖古人有之但士夫有疾不能靜養多接見賓客酬應世務心火不寧嗜慾多熾不能已病反致增疾止須倍加顧養不以外物繫心止聲色以清耳目戒淫泆以養性情苟非深痼之病未有不已者也

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幸疾未必死而爲庸醫所殺者誠有之矣未有不可爲之疾而醫可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人傷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當生者越

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於庸醫好  
奇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安樂無事之時  
以自養其天年也

王荆公有言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今深山荒  
谷之民茹草食藿不知藥物爲何事而強壯壽考不  
聞疾病惟富貴膏粱之家子弟婦人起居無節食息  
不調而輒恃參朮之功遠求貴售若不可須臾離者  
卒之病殤天札相繼不絕亦何益之有哉

胡安定先生設教一富人子從之少有康疾安定令

聖賢觀願

卷二

五

讀素問一過其人悽然不敢恣疾漸瘥范公與韓魏  
公書云今人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  
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耶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  
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平也和自此養疾自  
此去矣

今之醫者每分氣血痰三證而藥餌奏功不知人身  
只有一氣痰亦血也猶之涕淚液汗皆血之隨寓而  
成者皆氣之所爲也氣滯則血滯痰聚病斯作矣故  
染黃毒內傷微賤之外感氣受傷也誠使氣和而順

精神自增何病之有醫家分邪氣正氣分水火其實  
有順逆無邪正有升降無水火故病必起於氣逆氣  
之順逆存乎神

夫喜怒哀思悲恐驚七者皆發於情者也情卽神識  
有知不定無跡可尋觸境乃發滯而難通藥石無知  
焉能銷其妄執縱通其已滯之氣活其已傷之血其  
默默綿綿之意物而不化者能保無將來復結之病  
乎祇宜以識遺識以理遣情此卽心病還將心藥醫  
之謂也如是庶可使滯者通結者化情與境離不爲

聖賢觀願

卷二

五

所轉當處寂然心君奉定其何七情之爲累哉  
保命君書授許長史曰衰年體羸常爲風寒所乘當  
深願養晏此無事上味玄光栖宇擇津體寂志遠心  
研內觀屏彼萬累蕩濯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若憂  
累多端人事未省難復懸壺洞空存心滄泊纏綿亦  
弗能達也

建宜有壽緩之病有道人曰古人已死身不壞今人  
未死身先壞信知古人之死數幾盡而所養固在至  
於百千之歲尚有容悅如生者今人貪利祿則損其

心窮奢欲則喪其本數未盡而軀已腐矣

佛眼禪師住舒州龍門嘗題語於延壽壁間曰佛計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達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此入堂不強支吾便求禱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藏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又尊宿云須知有不病者故明書示以告後來觀其

豐暇觀願

卷二

无

規詠風巾塵履者豈特令退思苦本而已抑欲使遵乍可有戒而死之訓其明切精審可謂藥石之言矣嗚呼是太醫王其佛眼之謂乎

無常迅速雖老少無別然年少人猶處未定之天妄冀長壽若老年人則定然光景無多矣須把身世事處分了當從他無常朝到暮到撒手便行無所繫累此晚境大要緊處不可忽不可忽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彈晝覺之

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飽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皇皇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僞僞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三時重囚桎梏何以異哉

陶元亮平生好談歸盡蕭統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

豐暇觀願

卷二

无

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答神釋本趣畧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

易繫云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學道底人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究竟只今只今脫灑末後脫灑只今自由末後自由亘古亘今歷代聖師脫胎神化應變無窮者良由從前淘汰得潔淨末後所以輕

舉若復有人於平常一一境界覷得破打得做不爲物眩不被緣牽則未後一一境界眩他不得一一情緣牽他不住只如今做底工夫便是未後大事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與太虛同體者爲主宰人在世間有閒忙有順逆有毀譽得喪諸境若一點靈明時時做主閒時不至落空忙時不至逐物閒忙境上此心一得來卽是生死境上一得來的樣子順逆得喪諸境亦然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人生世間如電光石火雖至百年只如倏忽大限到

豐嚴觀願

卷二

卒

來定知不免古云誰人肯向死前休若信得此及見在世情嗜慾好醜順逆種種未了之心便須全體放下精神打并歸一只從省力處做惟求日減不求日增省力處便是得力處古人之學原是坦坦蕩蕩纔有拘攣束縛謂之天刑清夜瞑目炯然深思只今便化一切塵緣能全體放得下否若有絲毫繫還未可死在須全放下放爲任生任死一點靈明通乎晝夜萬劫常存與太虛同體恰然委順一塵不動方爲超生死一日亦可百年亦

可非執著生死以形骸生死爲去來也

王元美云余讀國覺經所稱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未嘗不恍然自失至云四行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立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則又未嘗不灑然悟也余自求髮而來所身受榮辱憂喜悲樂亡慮數十百矣日憧憧焉役余而受之若以爲真際者抑何謬盍失計耶不得已而強受之而假名之得已而不得已而又強執之嗚呼余之暴余深矣不卽不離無縛無脫此是吾人善證第

豐嚴觀願

卷二

在

一義我愛既絕萬境俱空不願作佛何況生天亦庶幾矣世有家業已辦者於歲盡之日安坐而觀貧人之役役於衣食也名曰看忙世有科名已辦者於大比之日安坐而觀士人之役役於進取也亦名曰看忙獨不曰世有惑彼智成所作已辦者安坐而觀六道衆生之役役於輪迴生死也非所謂看忙乎噫舉世在忙中誰爲看忙者古人云老僧自有安閒法此安閒法可易言哉雖然世人以閒看忙有矜已心無憐彼

心菩薩看忙起大慈悲心普覺羣迷冀彼同得解脫  
則二心迥異所以爲凡聖小大之別

聖觀願卷二

終

聖觀願

卷二

空

聖觀願卷三

醉醒逸叟偶題

李相助家能守先法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  
共費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  
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  
事其規模大抵出於學士宗諤所制也

顏詡帝孫公其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不慕  
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多循先業迨宋  
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

聖觀願

卷三

千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  
暮巡指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冲猶  
亦爲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臺榭開軒四  
敞則碧蘿叢遠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詡聞  
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章報博奕論著  
於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  
掠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下詗評之詡償以已婚其  
訟遂止

別籍異財律有禁矣而世俗競尚分析使子弟之不

以者得以恣行頗僻而無所檢而才者亦不得施政  
於家兄弟叔侄幾爲路人而男女賊獲互相攻擊其  
不胥而爲禽獸者鮮矣同居之益有三一日睦親同  
堂聚首朝夕無間情義自密二日保業家門雲集氣  
魄雄壯每事參酌動無悔尤戶役公訟統於一人百  
務簡省三曰防奸單夫隻妻分門立戶良人遠遊家  
無應付外人易生窺伺婦女亦易放恣若一門共聚  
男子持家彼此顧盼奸宄自息

華子魚遇子弟甚整問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

豐暇觀願

卷三

二

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穆之軌若以  
開有家之訓律之則嗚嗚焉吉嚶嚶焉吝華氏乃可  
則也家人有嚴君焉而家道正易之有遠矣

梭山陸先生家制云人既不爱家愛身愛子孫然鮮  
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言其畧一家之  
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弟謙遜重仁  
義而輕名利夫然安寧和睦可得而享也今則不然  
所謂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  
名利也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

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微倖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  
豈不惑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  
足爲門戶之光耶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  
喜兄敬豫輒與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爲端

呂中公公著當李文靖公秉政時自書簡中投應舉  
家狀徹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  
異也既去問書簡家知是呂延平乃始驚歎

四明王遂初先生戒子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

豐暇觀願

卷三

三

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  
處世必審進退其身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  
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  
也

孫樞密固人物方重氣貌絕古以至誠厚德名天下  
熙寧間數有鯁論而終不自暴於外其子朴嘗爲人  
道其家庭之言曰爲人當以聖賢爲師則從容出於  
道德若急於名譽老死亦安一節不足學故秉政於  
元豐元祐間皆未嘗不爲士大夫所推尊而訖不見



爲世駭俗之事

元次山父延祖爲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  
通饒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振薪以爲有生之役  
外此吾不思也然安祿山反延祖召次山等戒之曰  
而遭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屬名節無近羞辱  
則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亦不必皆出一道但問義  
所安否如何故次山出舉進士制科慨然以當世爲  
急隨其所爲皆有以表見豈延祖亦固知次山可語  
是耶

豐暇觀願 卷三

四一

爲人祖父者莫不思利其後世然果能利之者鮮矣  
今之爲後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  
陌邸肆跨坊曲果麥盈囷倉金帛充篋筭慷慨然求  
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爲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  
盡也然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齊其家自於數  
十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於時歲之間奢靡  
遊蕩以欺之歸之所以利後世者適足以長子孫之  
惡而爲深淵也頃嘗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  
家甚富而尤吝膏十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

病甚困絕子孫開藏室取其財憤怒遂其子孫相

與爭匿其財遂至鬪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許於  
府庭以爭嫁資爲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  
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多藏以遺子孫真愚之甚昔者  
聖人遺子孫以德以禮賢人遺子孫以廉以儉其爲  
利豈不大哉  
懷梅丁公家訓非勤儉難免饑寒非學問難希令善  
非心地難邀福社非積慶難延門祚  
大司寇方崖趙公乃祖廣德守次山公訓家甚嚴方

豐暇觀願 卷三

五一

崖髫年夜讀懷炭少許欲爲烘足之用乃祖見之叱  
曰汝少年讀書當習勤苦乃爾不能耐寒耶如霜天  
雪夜朝臣待漏亦不免於苦寒耳人生未老而享既  
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此  
二語真格言也  
蘇頌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  
讀書患無燈燭嘗於馬廐竈中吹火照書誦焉世之  
人子不得於親則必有怨懟之心焉固而自廢業者  
多矣蘇公竟以好學成名官至宰相

張仝初鄉金堂四廩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嚮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濬而長求福者濃而短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資務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求脩救荒恤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譙會聚寶翫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清

而謂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膏而大惜身者糞而細士之端重者與豪少年較輕逸其情不勝也然使少年之偶與老成之重度德而程功則愚者知其不及膏立於四達之衢見有若曲躬卑視行道若避人者矣有問則啓齒微笑若不能措語詢之則曰某善人也否則曰某封公或賢大夫之投老者也其或衣冠裝裝舉體意氣見人如不屑者詢之則曰某俠少也

古語曰某貴人子或俊秀之穎發者也居一二年四三年紀而恰者降爲寒素俊爽之氣化爲秋葉而曲躬卑視者則施行焉矣抑不然而子弟之雍容門第之風景終無改於故嗟乎此豈獨人事也哉當少年盛氣時意不可一世見鄉里之姝持寸守者意甚輕之中年以來飽歷世故追思曩日所懷可觀非一吾輩嘗輕談天下事以爲無不可爲而其後百不一得彼雖無其事而初未嘗言是我之預言行者不如彼也吾輩浮慕意氣時有矯激輕去其棄及至啼號

滿室萬不可已未免千人彼雖無割剗之德而亦無拙言辭之恥是吾之守一介者不如彼也吾好名狗人長戚戚而不足彼安於無名杜門自守一枕席而自餘是吾之長自得者不如彼也彼所謂端重自守者皆人情也而吾輩拂情以爲逸不惟無效而且於道日遠惡得無慚昔北齊之士喜爲輕逸而顏侍郢家訓獨惓惓以忠厚誨其子弟厥後自東宮學士屢傳至魯國公又下至魯國之五世孫皆聯圭拉笏書名史冊此端重之報也

世稱佳子弟如芝蘭玉樹本謝家語也思見封胡羯末輩固當風流可愛往往不可與以世務然倉卒歟百萬騎臨淮聲震都下名臣宿將安在丞相獨遺堦庭三少年禦之上流老桓至有左袵之嘆亦疑其不更事甚三子乃冒然而起談笑麾之如下將出匣遇物必割未必芝蘭玉樹浮脆美觀比也古人家庭閒見絕與紙上傳習形似者不同春秋戰國名卿大夫非公族則世家其從容應對出入戰陣以爲常後來君臣多亡命共事崛起麤俗無復禮樂儒者又聚儉

豐暇觀願

卷三

八

獨懷才疎庸薄受任輒敗他時曹魏父子稍稍賦詩簪槩問則共相怪其文采將畧天分不可及蓋氏棄族混之餘草間無美物久矣科目興類起徒步致富貴然再世則不可復賤衣冠文雅化及草從高貴伶持自喜下者輕挾不還其家世何如昔人而區區求如江左風氣亦不可得矣抑安石在東山時亦子弟爾觀其獨詣諸將自託與切度動履履問小物家法政爾人言王謝子弟自別者尚未知王謝子弟惡識古人

方正學先生曰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資產則不踰於中家以言乎爵祿則未有位乎朝著然而不愧於人見推於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恒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瀛府君之純厚慈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教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

豐暇觀願

卷三

九

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遇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於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遇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奈何而不慎乎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於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其替之益速嗚呼古之聖賢所以資其國家而公之蓋如此孫

叔放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是越之間有瘞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放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蕭何爲相國買田宅必居窮僻爲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我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何之意放之意也周公大聖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自放已不能法周公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尚何及焉雖然此放之所以爲放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擅銅陵藏金穴據壑斷以自利者厚取於人

身死而財懸吾知斯人之不爲也

泉之東門外有官山週數里爲貧家葬瓦棺處葬如恭布無著脚地然而科第標木森立其間往往有之此豈當時重堪輿邀地脉者耶良由祖父無產可營於德無損子孫恐藉雖少惟知讀書自立故耳又聞之巨室至十餘年未葬其親者以爲難得善地既葬而子孫日見式微此豈當時不重堪輿不邀地脉者耶亦由祖父居積豐饒陰下谷種子孫多財益過不復好修外慕相仍故耳故能盡天理則地脉可邀泉

山之樛作善之報也

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於後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徐世勣爲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於初而使敬業發憤僞周以倡誅武之謀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於其子子不能獻之於其父耶熙豐間王氏變法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呂公守正舊交佐之而子弟背焉噫是是非非非是是非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耶安得稽卜一家世濟忠誠者乎

唐盧懷慎清素有守爲時名相懷慎少子奕死於祿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奕子杞佞邪誤國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禪不同如此君子惜奕之後有杞而又喜杞之後有元輔也故元輔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士大夫有病其父祖之辱勉自脩飭以贖其過正君子世論之所深于此周王命蔡仲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而沈勁所以盡死節以刷沈充負國之恥者蓋知此也張曠之於樓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

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無咎

呂衡州溫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至大官家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後嗣徵文學之荒墜

鄧高密首翊漢光郭汾陽再恢唐祚動名富貴相當也顧高密子十三人各執一藝以自食其力汾陽子二十有四皆驕縱侈肆而不知檢其末也追高密之

豐暇觀願

卷三

三

美奕世顯榮悼汾陽之衰古槐疎冷何大相懸哉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譬猶責人以信然後報之以誠夫盡已之當爲乃君子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備於人也

小學之教不立害且子不孝弟不悌切不讓而爲父兄者殆不能安於子弟使子弟爲父兄時而又不以教則其不安於子弟亦如彼父兄之不安於彼也然則小學之教乃父兄所爲自安之計而亦貽安於世

世之道也

僕射柳元公爲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太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教顏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崔能從同時領方鎮又與繼母舅薛萃同時爲觀察使與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以爵位減居下之敬

豐暇觀願

卷三

三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知故用藥必効雖名醫不逮

冢宰楊公二山有孝德甲戌春公爲吏侍每朝恭畢閉門謝絕拜謁便服侍母側盥漱卮盂搔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爲村裝繞母夫人負之背迤邐行花叢中孳孳香蔭歡娛竟日旋以養母乞歸母年一百四歲人間希有也左司徒溫一齋之撫兩浙其尊人宦

郎無與爲懽者於是公父子自晨昏輒奉手談數局對酌大觥者三仙仙如也吏民亟詫爲樂事前松江守閩君邦寧年近七十而有九旬之母夜則退就母榻寢臥其下候聲息爲安否未嘗之子舍無錫吳玉泉諸生時家貧假館爲養內無侍兒夜歸持一被臥父母側親厠踰拭欬吐等常七八起如是二十年餘先輩藻潭胡公故江西參政棄官歸養嘗於九月節日奉母泛觴爲懽賦詩有佳辰九月半老母八旬三之句傳者以爲樂事尚寶胡湛臺公初令樂清以

父春秋高留妻于侍養獨挾二職童隨隴南御史過家省父相對懽甚夜則抱父足而臥凡三日以父固命乃入私室爲御史乞終養父壽百歲而近踰于八旬三者而藻潭之內江湛臺之內遠皆以孝稱里閭私相翫慕之

嘉靖初都御史李璋以罪反原問謫雷州子諱舉進士陳情代戍朝論建之尚書王杲亦戍雷于世雍官按察使棄之來省戀戀未忍去一日杲與客奕夜五鼓遽卒遂扶櫬歸南御史馮南江抗疏指摘權貴下

獄論死子時行年十四上書乞以身代晝夜哭長安街攀諸貴人輿以訴又刺臂血書疏詣闕乞死肅皇帝憐之下令再議詔免死戍雷州三公皆寓居高要皆有賢子爲世所翫慕南江獨得釋歸穆皇帝奉遺詔卽其家拜大理寺丞時行中乙卯鄉試王鳳洲爲著父子忠孝傳而時行弟時可舉進士世廟威嚴臣下稍有抵觸或禁錮或編戍往往黃誠請籍以死人莫不憐而天固錫之以有子也

姚江胡中丞東臯先有八子已將產業均授之矣晚

年復生一子念無可授也則溺之水長子亘趨救之得免語其父曰吾願以產業分與之庚辰進士名旦者卽溺水子也噫世多有長忌少嫡忌庶相軋相戕者視此何如也

恭和羅晉用父景高貧而有節行至晉用尤貧而操執一如景高弱冠父喪女昆弟五人二猶在室而一廢疾孤姪方在幼晉用刻苦奉母嫁妹婚姪養其廢病者終身已則不娶或勸之曰母老弟妹多娶則不給也迨姪有子母強之妻乃娶

劉忠愍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  
玘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貽書戒之曰  
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家法如此  
忠愍既歿權貴人猶卿之不置將林危語傾其家公  
之伯兄理齋曰是不可坐待也卽日戒行李詣闕白  
其情且踵權貴門直以事告其人亦慚而止

聚陽鄭還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在青齊間值李師  
道叛命扶老親歸洛與其弟自昇肩輿晨暮奔趨兩  
肩皆瘡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中恣其所用齊

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筭輸付家人曰留待  
二十九郎所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  
其誼爲之矜節有堂弟善鬻栗投許昌軍爲健兒還  
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方鎮求補  
他職

吳文正公曰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  
所以孝其親者兩端而已葬之日送形而往於墓蓋  
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  
之後迎精而返於家蓋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

誌求之而如或見其存方其迎精而返於家也一句  
五祭而不爲數唯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  
也一歲四祭而不敢疏唯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  
主野有墓墓有塚禮之宜也

大宗而堂子孫水木本源之地謁必恭肅祭必誠敬  
如或苟且怠玩自非先人肖子禮成會俊敦親睦誼  
瞻卹講治生程教子勸善規過絕無齒及一切人過  
惡陰私

沈氏祠堂忌享引言記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

謂也故忌日不樂而鄉俗則更爲酒食以伸其哀慕  
而薦諸丘壟或卽於廟廊此喪之道也今之人類  
有行之者亦僅僅及考妣而已而自祖以上則畧之  
嗟夫由祖父以逮吾高曾而至吾僅可知之祖雖世  
代有疎密而一脉之相屬與罔極深恩無二也奈何  
於父母則知忌而自祖以上頓不能以一杯潤丘壟  
耶亦何忍疏別若是矣人情於其所親昵爲酒食相  
徵逐歲不知凡幾其諸事淫祠與非祭之鬼者又不  
知凡幾然不以憚煩也忌之祭歲僅一舉顧在可已

乎且其爲酒食相徵還與非祭之鬼也常不免奔走之勞不可窮之費忌之祭歲僅一舉豆觴魚菽耳孝子慈孫寧靳此一享之費而使吾宗筋一氣有若數飯而之嘆乎吾知其必不然誠慮有遠而忘之者忘生於不可知不可知則雖有其心而無可自盡於是

豐暇觀願

卷三

六一

先人忌日序列爲單附以生辰揭諸祠壁用惕示子孫勿忘而申著其義若此

浙東諸山郡多大姓故家柱礎碑碣往往有唐宋間物其人重本難徙貴族望謹烟煙家廟鮮飭系牒明備其長老率能抗舉宗法以訓定其子弟有先王遺風而時復有賢者生其間爲講求廢墜彌綸不遺以爲之倡故其俗久而不壞至渡江而西通都澤國冠紳之里或不能名其稱祖以上父子兄弟儉介而後見族屬棄遠轉徙如脫蓋聲利之相薄風會之相靡

每敝於奢麗之鄉而循幸存於麗固儉樸之地其勢然也蜀人思諸葛魯歸其子白居易懷栗里之蹟依依於其同姓嘉風俗之美樂其世有賢哲以收其族也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靜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篡

人之親疎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于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

豐暇觀願

卷三

九一

易然有親而若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閭閻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絕則交游之人若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爲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疎疎而不相恤也故爲之祭醴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懽欣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祗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



祭而酬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

陸務觀義莊記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疎之彌遠則益疎而至於忘之蓋以身爲親疎而不以先人爲親疎也視兄之子已或不若已之子已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爲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及推而上之至

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乎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爲士而不欲使之流爲工商降爲皂隸去爲浮屠老子之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是

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昔晏平仲敝車羸馬而彰君之賜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且遠者晏子可謂善睦族矣今人不明此義故有千金飾喪馬而同氣競鏹鉢一日食

萬錢而宗族不免於饑寒者何可勝道也

景定建康志言金陵有太保王祥墓當是導南渡以來時奉之後子孫七十許人六朝史皆有其傳此古今所未有固由太保兄弟盛德所貽然觀史言王氏世居禁中里馬糞巷門風寬恕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爲長者且門中唯劉真長王仲祖許玄度支道林諸人往來其能世濟其美久而彌昌有以也夫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玄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

重勅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間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詠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孝汝其師之

曹文清之子仲躬遠嘗從震澤王蘋信伯仲躬問親師友之道信伯云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間自有相激發處是善親師友者

朋友者五倫之一也古人之於師友皆恩深義重生死久要以巨卿伯元一言相許千里命駕伯悅角哀信誓爲期九原不爽蓋亦自重其信義非徒爲人已

也降及後世漸以棄薄然王陽結綬而貢禹彈冠禹錫聚官而子厚易播尚有休戚與共之意焉至今日而死友無論仰生友可托肝鬲者亦寥寥絕響矣友當親密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婦之倫粹然一出於正此交友第一義也夫何世交日薄友道埽地惟酒饌追隨有無罔濟穢言相譴衛數相勝於是規圓便利諂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昭以潘沐甘效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摯拂而取疎遠故隨事苟徇而覲親密乘其父子之

豐取觀願

卷三

三

匪賦卽導之以不慈不孝乘其兄弟之閤牆卽導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婦之反目卽導之以不琴瑟謬引古今眩亂是非指鹿爲馬野鳥爲鸞皆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恥者必浩然而去所友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族人鄰里親戚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日前快意此曹內既姦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既歿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

也大抵爲家長者必自老練又其智畧能駕御此曹故得其力至於子弟須賢明如其父兄則可無慮中材之人鮮不爲其鼓惑以致敗家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夜乃爲之祥正謂此曹若平昔延接淳厚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豐取觀願

卷三

三

諂博笑以傳報新聞爲樂裝飾成詞周知顧忌言出於親信之口尤易使人傾聽閨門燕私之語動而點壞名節若夫議論官府之短長雌黃交游之過失益足爲怨府殆非保身保家之道也王奉常誠子書自今以往杜門省費惡衣菲食我爲汝先汝爲我守子願蓋嘗誦之世祿之家才名滿天下猶諄諄以好事好客爲戒况乎產不及編戶名不出四境者哉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遏會不可數抑情

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然後故舊可保

男女議婚須及婦婦成童上下擬人品於其家法占性行於其父母兄弟凡屬刑殘亂逆勢要富豪世有惡疾者勿議需素衣冠量宜成約惟盡禮母徇俗母論財毋養幼婦毋贅女婿

晏元獻嘗屬范文正擇婦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阜張爲善皆可婦也富脩謹張疎俊晏即取富阜爲婿後改名即鄭公也爲善後更名方平

孫明復先生近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故相李文正

豐取觀願

卷三

五

公守交就見之嘆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謹事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奈何弟之女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固辭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婦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國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余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以盡婦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簡章王太僕既老以一子婿周一子婿丁二公皆孝

應又同里好也太僕既卒而丁幼母異析產紛紜丁

爲其婦諍之甚力周笑曰若知曩者約婚意耶絕之爲其子樹人耳不聞婦周使隙於丁婿丁使隙於周也丁大感悟惟如初而二子亦各受均產之益

晉書論其風俗淫僻婦女莊黻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紅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夫此閨中細務耳而以爲關係天下亂亡之由胡可忽也

順德龍津婦馮氏歐公池妻其夫嫡子也兩兄皆庶舅欲厚嫡子馮請曰嫡庶子爲父母服有差等乎舅

豐取觀願

卷三

五

曰無馮曰三子皆君舅所生服無差等財產其可異哉若是非妾所願亦非後人福也舅欣歎而從之龍頭婦徐氏其夫與惡少謀爲盜徐聞之一日飲食其夫夫辭醉飽徐曰隻鷄斗酒之不盡何苦舍生爲夫感悟而止事覺夫獨存兩婦事微細而關係門戶最重

妯娌異姓相聚一門計短較長量財評勢益以長舌婢婦交關其間最多嫌怨丈夫入其浸潤久而不察骨肉爲醫蓋婦人奸佞善譏往往借公義以行私忿

乘小隙以構深禍恃枕席以肆甘詞雖習者亦難猝悟鄭義門家法每至夜分令老僕於各巷大呼云丈夫勿聽婦人言婦人不許說家常事五更復如之此可爲訓

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爲口實近代則浦江鄭氏耳蓋由祖宗立法謹嚴子孫世世相承不敢踰越縱有長舌之婦敗羣之子無所容其惡也然人心不同一室之內豈無胡越况於屏婚悍婦驕兒稗子代不乏人問隙一聞仇讐漸起與其隱忍包涵中離外合

豐取觀願

卷三

美

不如分析各得其願使兄弟好合妯娌肅雍無害於義政不必慕古人之虛名而釀閭閻之實禍也嘗見巨室兄弟衆多先後定若日逐勃谿至於婢使奴隸各爲其主怨尤譟噪無所不至殆不能一日安其生者此雖女子小人之性亦宜分而強合有以致然也故必世世人人不畏婦而後可以同居如浦江者絕無而僅有者也

易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丈夫生而有四方

之志威令所施大者天下小者一官而近不行於室家爲一婦人所制不亦可羞哉昔晉惠帝爲賈后所制廢武悼楊太后於金墉絕膳而終囚愍懷太子於許昌尋殺之唐肅宗爲張后所制還上皇於西內以憂崩建寧王倓以忠孝受誅彼二君者貴爲天子制於悍妻上不能保其親下不能庇其子况於臣民自古及今以悍妻而乖離六親敗亂其家者可勝數哉故凡娶妻不可不慎擇也既娶而防之以禮不可不在其初也

豐取觀願

卷三

毛

易曰開有家悔亡夫家之不開禍亂且隨之雖悔無及也慶封盧蒲易內而亡族祁勝躬藏通室而殺身宋朝召而不保其子馮都寵而不保其宗若此類可勝道哉以是知大易之訓真可寶萬世也嘗觀史稱賢士大夫必曰內行脩又曰內行淳備而閉門之內若朝廷則縉紳之軌儀在焉彼帷箔之羞多自艷妻頑童始可弗戒與

浙西周寶侍中與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爲女道士或云寡而冠被自由獨焉大紹素以

家使聞知崔有顏色。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行。校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相國不得已。而容之。仙傳有徐仙姑居南岳。魏夫人壇羣僧調之。乃自顛仆。此乃脩道而靈官所衛也。末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峯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室。欲行強暴。尼憚死。矢志隱峯。取去禪衣。集眾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勅。暴橫典斜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

豐暇觀願

卷三

天

其父同沉於墓。願津崔氏女末山尼。以畏憚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尼以守戒而殞命。是知女子脩道亦似一旼障難。而况冶容誨淫者哉。嘗觀主人將與其僕史輩。必氣宇軒昂。仍忠勤不爲過。主人將替僕史輩。縱不偷惰。便一身老瘠。周世宗與宋藝祖方潛龍時。識者識其門下人。皆是節度使洛中士大夫家僕史。往往皆官樣。郭氏青衣捧劔。言願爲夷狄之鬼。恥作愚俗蒼頭。柳仲郢之婢不能事。責絹牙郎夫奴。婢有見解者。其學

識過主家百倍。而欲彈其使之得乎。

許魯齋在中書。命牙伶僮一僕。役特選。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却之。曰。止。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而愚駭之人來。遂用之。僮問其故。許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則馴善。人下等易訓。使若聰明。過我則吾反爲所使矣。張安世家童數伯人。皆有技業。虞仲治家富。殖以奴。婢無遊手可則。說霍家奴如馮子都者。宜其敗矣。夫奴婢無遊手。則不爲非。非徒以殖其業也。公卿之家。

豐暇觀願

卷三

天

猶爾兄士庶乎

老杜諫伯夷。幸秀伐木。則日以微寒。給酒一斛。遣信行。脩水筒。以浮瓜裂餅。答其恭謹。漏明告其子曰。報遣一力。助汝澆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聽言者內不可聽。婦人言外不可聽。左右言然。古今不乏賢婦人。未聞有賢左右也。近習譏口。較司晨之牝。更毒。曾見近世冠紳才名。自命者。藏獲下隸。戶外蜚語。若出無心。居亭閣之默。自喜以爲察。及陰事其

可憐憫

溫公延和登對言高居簡不宜在左右上曰附廟畢  
自當去光曰問闕小臣何與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  
置肘腋尤非宜居簡伎猾膽大不惟離間君臣恐令  
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不寧也上從之光曰凡左右  
之臣不須才智謹朴小心不爲過則可矣

士大夫子孫好讀書不好營利就是興隆之兆好營  
利不好讀書就是衰替之光更有恣情花酒者又有  
武斷鄉曲者則不肖之光殺身亡家恒必由之吁可

聖殿觀願 卷三

子

戒說

古人云學猶殖也不殖將落子弟六歲以上即使就  
學隨其資稟務加磨勵以就素業學成應試守義安  
命勿效飯手拔文納賄振第各雖偶獲心似穿窬若  
學通古今仕弗達時只務循理勤學亦能自樹其諸  
伎倆勿和閑漢孟軻言能不可不修而自修於外  
函匪匠之心術今之術莫不善於胥吏矣胥吏之術  
舞文挾詐動于憲典重則譴戍輕則鬼薪喪身辱先  
莫此爲甚次則包稅稅糧詭寄田畝皆干刑憲所當

深戒若中人以下只爲學究山人猶可廟跡儒流不

失故家風味顏氏家訓命子孫不得學醫以其莽術  
事人隨時俯仰無異市井至於商賈皆非雅道況其  
下者乎齊朝士夫有教子學琵琶伏事公卿者大爲  
時所訕笑凡音樂星命皆可戒絕勿令習之

子弟性資拙鈍莫將舉業久擔早令練達公私百務  
大都教子正是要渠作好人不是定要渠作好官農  
桑本務商賈末業書畫醫卜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  
業則富不暇爲非貧不至失節但皆不可不學以延

聖殿觀願 卷三

子

讀書種子

名利不如聞世人常語也然所謂聞者不徇利不求  
名澹然無營俯仰自足之謂也而聞之中可以進德  
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萬物之理所謂  
終日乾乾欲及時也今人以官室之美妻妾之奉口  
厭梁肉身薄純綺通宵歌舞之場半晝牀第之上以  
爲閒也而脩身行己好學齊家之事一切付之醉夢  
中此是天地間一蠢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士無中人之資而五禮三事以時舉行若有餘者惟

其儉爾食不兼味衣不重帛器無奇巧日以聖賢法  
言懿行潤飾吾身而世俗之浮艷一無所染焉人不  
讀書則識陋量小紛華靡麗舉亂其中終日營營飾  
人耳目不惟志趣日卑而家道亦索矣子孫但多讀  
書廣識見而崇儉素以視身斯保家之主也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  
謝過可喜正可懼爾今有方值豐亨便生驕溢喜延  
慶賞過飾婚喪使樂聲容沸騰傾動僕器服食珍麗  
整齊勝絕鄉邦光映門戶蓋是謂已失無德富貴謂

聖賢觀願

卷三

聖

之不祥宜亟懼思何暇誇侈其他凡屬逞衒成此類  
耳子孫有是真惡消息亟加飲抑差援敗傾又若約  
而爲泰時誦舉龐則且夕覆亡之道也

朱或可談舒王吳夫人有潔疾其意不獨恐汚已亦  
恐汚人長女之出省之於江寧夫人欣然裂綺殺製  
衣將贈其甥皆珍異也忽有貓臥衣笥中夫人卽叱  
起婢揭衣置浴室下終不肯與人竟腐敗無敢收者  
余大父至貧掛冠月俸折支得歷酒囊諸子幼時用  
爲歷衣先公痛念茲事既顯盡以月俸頒昆弟宗族

終身不自吝一錢諸父仰祿以活不治生事晚年遷  
諸族人失俸大有狼狽者余竊謂使舒王與大父易  
地吳夫人安得有此疾

人生所食者福智力生承世業卽享富足是之謂福  
至於身自營創高者智下者力智者心勞而身逸力  
者身勞而心逸然藉智力者雖勤苦而無後患若無  
智無力而專藉福福盡則一敗塗地世間事固終歸  
空人固各有命然可施智力處亦不當不理會又所  
求者在已與夫不知義命妄求者大異也非是空言

聖賢觀願

卷三

聖

乃真達理昔人非田育所生不衣食賦稅未輸不晏  
樂厲志畏法所當師也

今人家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  
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  
食相惠以逸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  
前之爲道前苦而長利後之爲道偷樂而後窮  
夫理有常有變然有變而常者有變而變者其在於  
物雀變爲蛤鷹變爲鳩此應氣而變變之常也若王  
初平之石變爲羊宋康王之泥馬變爲真馬則出於

應氣之外是物變之變矣至於人而變而丁丁變而更此應時而變變之常也若公牛哀之病而變虎崇伯繇之殛而變熊則出於應時之外是人變之變矣嘗細推人變又有不止此者較之物變有速有遲夫速者耳目易及人見而駭焉遲者歲遷世移變而不覺苟非逆觀其萌預杜其漸未有不從善入惡從成人壞者每見貧窮之家朝勝夕貶農畝婦桑積漸不已變為溫飽之家溫飽之家枕詩籍書且呻吟吟積漸不已變為文墨之家文墨之家鄉舉里選賓王貢

豐取觀願

卷三

五

國積漸不已變為簪纓之家簪纓之家登崇陟峻累俸利儼積漸不已變為富貴之家富貴之家縱耳娛目朝唱夜彈積漸不已變為歌舞之家歌舞之家塵金土珠浪費不貲積漸不已變為鬻貸之家鬻貸之家基產罄盡衣食不給積漸不已變為貧窮之家貧窮而奮則又變為溫飽為文墨為簪纓為富貴富貴而驕則又變為歌舞為鬻貸為貧窮若此者所謂歲遷時移溺其中者往往不覺求其逆觀預防百無一二嗟夫簪纓富貴非可妄冀若溫飽文墨為人子

者有勉而後之何則不察其漸低低然以歌舞易鬻貸與貧窮而猶不知自奮與語不云乎宗廟之犧為祿敵之勳人之變也何日之與有嗟思其變也思其漸也乃在乎人非蜚非虜請造化制我非愚則素

古今之士無立錫無蓋瓦者甚眾饑寒亂心有能安於恬素者亦是天分學力過人處學子與士大夫得做好人須是有以養其外以外養護內養夾持得秉養住便是聖賢地位三代時人人有田真是內養底本領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正處為士

豐取觀願

卷三

五

者無田失其恒心也蘇秦曰使我有洛陽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乃是說無恒產至此孔明告蜀先主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亦是說有田可以自給蘇老泉亦云洵有山田二頃非凶歲可以無饑有田者真可以養氣可以立身世有有田而喪氣殺身者此又不足道矣若無田而衣食行古之道如孟東野輩韓文公烏得不重拳拳夫欲學道者治生則往來輟轉而無暇行解不治生則衣食奔走朝不謀夕於道不已妨乎日不然治生





以資道也與物同求而不同食與物同得而不  
同積不貪無憂不積無失其於道也幾乎迹每同人  
心常異俗

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  
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  
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  
念之萌於中朝衣藿食黜好寡慾終身而不敢怠者  
誠知輕重之分也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  
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

豐暇觀願

卷三

五

以富貴利達易汗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况條  
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

富貴家兒蚤眠晏起朝不見辰晚不見夕蠅人生  
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強半付醉夢中以  
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蹙

舟有溺溺有墜寢有壓飲有醉食有飽行有疲其甚  
則皆可以致難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偶耶此權

德輿語

萬事不可意古入達以成聖哲安樂溫飽君子所畏

也自古及今能自以忠孝節義樹立兩間者無不從  
萬千奇苦中剝洗得來

少湖王先生嘗云艱難人好讀書蓋人惟艱難則無  
親朋之交矣無戶役之累矣無捱磨營利之擾矣此  
時不專心致志一意讀書將何爲乎且處艱難則必  
惕然以思仰何以事父母俯何以畜妻子終身何以  
結果雖欲不奮勵讀書胡可得也抑有進焉困衡日  
久則德性堅凝險阻備嘗則才識諳練古聖賢事業  
無不自艱難中得之先生斯言豈獨爲富貴利達資

豐暇觀願

卷三

五

哉

千金之子終日營營編氓之家一飽而衍所以膏粱之  
口食物凡物皆粗惡以糠粃之口食物凡物皆芳美  
故口常清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養福養味則常甘  
養福則常足

子瞻兄弟南還相遇梧蔭間市餅麤不可食黃門置  
筋而嘆子瞻已盡之矣二蘇之學力識見優劣皆於  
是卜之

周顒與何遜書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重者無



適性命性命於彼甚切滋味在我可輕故酒肉之事  
莫談酒肉之品莫多酒肉之友莫親酒肉之會莫接  
鄭樵食鑑四卷調養以救飲食三失一者腹已餒方  
進口正美即止用補胃脫所養冲和之氣以救飲食  
過度滿脹之失也二者喫軟煖食物加熟嚼細吞用  
補胃脫所受元陽之氣以救生冷硬食傷於腐熟之  
失也三者省魚肉美味服淳淡素食用補胃脫所賦  
廉祿之氣以救享用過豐越於常分之失也食養六  
要食品無務於清雜其要在於守常食制無務於濃

厥其要在於淳和食料無務於豐廉其要在於從儉  
食物無務於奇異其要在於守常食制無務於奢炙  
生鮮其要在於蒸烹如法食用無務於饜飫口腹其  
要在於饑飽處中

古云節飲食以養其身獨怪夫馳驅藥者藉精沉飲  
爲長夜之懽懽雄呼盧須傾百斗竟醉矣乃服葛根  
湯以解醒嗜滋味者恣意烹調羅肥甘於几席盤飧  
擺列不厭饌不休竟飽矣乃嘔苦茗以消悶夫任情  
醉飽又憑茶葛二物以消磨是何異於揖盜入門伏

兵勦殺真以吾腹爲戰場損傷腸胃多矣與其消解  
於後孰若適可於前故節之一字當味也

人之相祝頌必曰精調茵鼎蓋人生不遇寢食二事  
日不甘食夜不安寢則病矣今富貴之家以酒奪食  
以色妨寢則是二者皆失之且夫中酒之後繼之戕  
賊夜坐連旦日中而起宿醒未解又復飲酒其情已  
無聊不如強飲安眠者多矣況如是之人未有能中  
壽者此乃可憐何足羨乎

酒用於饋祀讎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前所飲藥酒

則周詩所戒况居官必有職業處家亦有應酬無故  
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舛謬哉君子制之有節  
焉惟賓饗則卜晝餘非燭後不舉醴

食色根於所性程殺謂之惡業二者事本麗鄰而關  
涉甚大迹似淺近而克治爲難衛曰飲食男女爲切  
要從古聖賢自這裡做工夫釋曰若不斷淫及與殺  
生出三界者無有是處云曰病從口入禍從色敗子  
若戒之命同天在究心三教而不透此關未有能得  
者也况殺生恣味好色喪其機元相因勢更助發縱

慈體慈思補肥甘多食氣昏憒爲魔祟迷則同迷能  
甘澹泊慈火不然常持淨戒危懼亦美悟則同悟矣  
晉元帝好酒王茂弘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斛從  
是遂斷王處仲膏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言之處  
仲曰吾乃不自覺此易耳開後閣驅諸婢數十人出  
任其所之蔡文忠飲量過人往往至醉太夫人以爲  
憂客爲詩諷之文忠憂然起謝自是非對客不飲杯  
竿之懼祗席之愛最未易消除然明英人掉頭便轉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

豐暇觀願

卷三

早

後一日盡厚禮之同列皆勸公且留之以爲暮年歡  
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爲  
樂也

劉器之曰余讀嶺表慨然永歎念惟先人遺體遠投  
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君實言北人處烟瘴惟絕  
嗜慾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乃掛父母像於臥  
側以自警自偃臥於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資亦甚  
矣嘗見他處載清獻悅一營拔命老兵往召之已復  
遣促至再徘徊燈下以待久之忽大聲曰趙仲不得

無禮遂令亟呼老兵老兵應聲而入公問汝何爲尚  
在此老兵曰知相公必悔故未往爾清獻厚賜之胡  
常菴上書力排和議乞斬檜等請領外後編管昭州  
移衛州飲湘潭胡氏屬意侍妓黎倩刺之者有十年  
浮海一身輕歸對黎酒却有情之句清菴之正氣剛  
腸老而彌篤未可輕議第此關難破賢者多不能免  
蘇典屬娶匹婦或以重宗祀爲解班定遠娶婦而去  
之則畏讒之故也文信公守贛姪侍滿前自起兵勤  
王盡屏去之自是烈丈夫之事火災熾然之時忽轉

豐暇觀願

卷三

望一

一念烟消熒滅此非易事昔人謂人生於情焉能無  
情其發不諱其去如脫正其可告天於夜而異夫飾  
節昭昭者也

酒語言剛制於酒豈獨酒哉凡嗜慾之好皆當剛制  
可也唯剛能制不剛者未嘗不爲情慾所勝安能制  
之象山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  
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  
口腹累人陽物多事至於滅身敗國亡家者豈少哉  
然得其機而制之不唯無害兼可證真不得其機而

原制之非唯無益亦足致狂夫機者何心未生時心將生時心正生時心生已時機乎機乎果在誰乎知此則口腹絕長蛇封豕之貪陽物無星火燒山之猛矣

唐沈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慙恨伺隙刺刃於詢果罹兇手殺歸秦而充祭亦無及也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姪其率擁官陳某之婦陳爲同列所戲恥而發怒伺便以蒺藜擊殺之馬氏有其位於今禁蒺藜

豐取觀願

卷三

聖一

蓋慾彭城之遭罹也姪爲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父得不鑒哉

恒物之情何有紀極俯仰千古驕奢淫蕩莫可殫數快意娛心須臾耳轉盼之間家亡國破宮殿灰燼鞠爲瓦礫歌舞零落佩兔來遊此不足論即以見在論之沈湎麴蘖耽溺聲色心荒意蕩神惑體疲何勝厭苦寡慾少嗜焚香齋居氣調而體舒神微而志朗豈不美哉嘗慨漢高唐文說大英雄王業既成志意驕汰皆不免溺於聲色繁華何況藉大文小而借於玄

風清德聲色是耽乎

萬金結遊俠千金買歌舞丹青映第宅從者塞衢路身爲他人役名聲落塵土他人一何傷富貴還自苦東方有一士敗垣半風雨不識絲與竹飛雀滿庭戶一節或不飽夜夢無驚寤此事古來多難與俗人語

文文山作

凡物以適爲得以足爲至故居約思奉得少爲足而履高危者多懼處豐亨者多憂富盈滿者招損物盛則棄陽壯則老是故樂生於不足而憂生於有餘也

豐取觀願

卷三

聖一

華嚴云世間之樂無非是苦衆魔境界愚人所貪諸佛所呵一切苦患因之而起忿志圖訟更相毀辱如是諸惡皆因貪著五欲所致觀諸世間貪少欲味受無量苦

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啖受錢貪求無厭楊楊快意矣畢竟徒資子孫酒色之費且貽子孫覆亡之禍或天天年或犯重辟皆以富故恣意妄爲爾生在散戒不在富也

今士宦之家皆積財巨萬猶營求不已夫人於樂受

之初其財帛金寶皆有分限如萬斛之舟只可容萬斛更加數斛則沉矣唐人小說中有掠剩使之語言人命中的財物皆有定數少過其數則天遣一使掠去之但通滿其命中之數而止夫士夫之意以爲人孰無事若財貨有餘則緩急有濟不知今世人亦有散財獲福之說夫散財何以獲福亦只是言人積財太多過其分限則冥中之神以橫事耗盡其財若適滿其數則事亦不至矣然與其先因事以儲財不若預疎財以禱事此皆先賢推教欲人之好義而疎財也

豐取觀願

卷三

四

夫讀書之人正欲明理今世士夫讀書萬卷而胸臆於此有至死而不悟者吁可歎哉

若不守護眼耳等門則貪欲生於飲食不知節量則貪欲生親近女色則貪欲生受諸樂則貪欲生以愚癡故貪欲生於不淨中生淨想故貪欲生與多欲人共同事故貪欲生懈怠不動脩善則貪欲得便於非行處行則爲貪所侵觀不淨等未能壞緣則貪欲得勢從久遠來常習貪欲故成貪便則易生又思量心弱隨運所轉不能制伏則貪欲生又於貪欲中得見

利味不見其過則貪欲生又此貪欲爲害甚深貪者則不顧戒不受教化不見衰患不觀罪福如狂如醉不知好醜亦如盲人不見福利若人能知一切無常則無貪欲若人能見世間皆苦苦因緣貪此貪則斷

世人只爲體面二字百事勉強身心爲之罷勞名行爲之破裂試問供張應付費從何來饒者既置靡餘乏者遂虧產業若作宦則竊帑殺肢閭閻居鄉則事居間恣意欺凌憐惜小體面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

豐取觀願

卷三

五

錯

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爲友愧殺鷄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惟不愧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人馮陵意氣塗飾耳目貪於家不貪於身貪於親不貪於賓謂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拔俗而其未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權利是外貪愛不能鑒戒而知止足則事有變衰之禍恩情是內貪愛不能覺了而求出離則身有生化的輪

以不貪之故獲善利者三不涉畏途不履危機一也  
量入自足身閑氣和資養生之道二也習靜悟空深  
知理性之法三也

人生苦樂二境而已莫不欲避苦趨樂而有不能遂  
者制於命也苟制於命則無奈何而有可以自樂享  
之而不自知與夫初無所苦而妄自生苦又有作顛  
倒見反以苦爲樂妄生羨慕之心而以不得爲苦者  
是自取之非命所制也非愚而何至於爲未來事預  
憂爲子孫計預憂爲不可着力事關憂是顛倒見非

豐暇觀願

卷三

聖

所當憂而自取之者也若乃慕官職之高而不知有  
履危機之憂慕聲色之樂而不知有伐性命之憂慕  
妄求之爲樂而不知有造罪業之憂亦顛倒見以苦  
爲樂而徒羨之也

黃山谷云人固與憂樂俱生者也於其中有簡擇取  
捨以至六鑒相攘日尋干戈古之學道深探其本以  
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

憂是愚人所有智者則無是故愚者其憂難除亦能  
深生熱鬧憂要以智斷

至親間時有可快快者但願純以慈悲善捨視之則  
冤憎氣消心安意樂白頭受福以庇孫曾

家人有過不宜暴揚不宜輕棄此事難言借他事隱  
說之今日不悟俟來日正警之如春風解凍和氣消  
冰纔是家庭的型範

子孫亦是衆生願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

梁太翁行實事父母奉不越羹湯而花晨月夕時安  
拜爲驛其投諸子書恣聽之外傳一無所督敎官之  
內雍如聞有不睦而家者慶語若子曰人生父子兄

豐暇觀願

卷三

聖

弟夫婦皆由風緣計其聚首直可數十年轉盼成幻  
何用此傷恩害義爲噫有道之言哉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  
中爲道夫人詬罵趙知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訊凡數  
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今日好雪

祖親如疎則親可常依也親急如緩則急可屢謀也  
爲患患者欲惱害人而返自害所有身口加惡於人  
自所得害過百千倍故知瞋爲大自滅損故智者欲  
令自利得免大苦大罪應當行忍

晁文元公曰夫人不能忍者則有惡事發作譬如暴風起清坐致覆沒能忍之者必得惡事消滅譬如沸湯沃雪不暫停留

王荊公曰莫大之禍起於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又詩云愚濁生瞋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無牽羈者即爲解脫除熱惱者便獲清涼雖未成靜定之功而且得逍遙之趣

聖賢觀願

卷三

哭

自今或值一切不如意事當即時而先覺屹然不動在我而已苟不能然於已何益

晉書謝鯉傳中多說鯉規諫王敦之事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鯉推理安常時進正言而敦不能用讀鯉傳愛此推理安常凡四字夫自古及今有無數之人無數之情無數之事是非曲直得失利害憂患苦樂種種不同理之常而大者也若以道斷但推而安之都爲夢幻如觀羣動終歸乎空不用鼓發於言下留滯於胸中此乃無礙法門之最也

唐圭峯密禪師有指示學人最後安心方法之法先有敘述之言云諸脩行人但將不認不取之智照於身心自然覺疾病時痛惱時或暫安樂時皆非垂意時喜事適情時所有種種念慮千般萬類皆如幻化影像皆是他緣靈靈一心如鏡之明未曾不照斯爲真我我既本無病健無死生誰能勞神而憂他妄緣乎已曾千萬億劫妄憂之竟何所益非惟無益仍展轉招於妄苦今但自保靈明免遭妄執所繫即捨此身起後身時無所慮也詳密公之言雖僧俗不同而

聖賢觀願

卷三

哭

終累一也乃至族之蕃衍因而緣亦增多固當如是但依此教誠以覺智斷之慎勿一向憂撓若能如此便是得親切法門也

慨然之念出於天性非素蘊蓄既遇既已不用存其久悔止可思其漸戒人有疾苦或多偶爾非因所作無如之何歷觀幻化之軀而有甚於已者推此二理足以自寬

古今以來載籍恆多何所不有或脩德而遭橫譴或積善而遇災害或施恩而酬以怨或守清而污以貪

或德厚而得小官或求全而得毀謗如此之類不可  
縷舉人以爲異不知是乃天下之大常也當此之際  
卽宜推理安常任運而過若不勝其私而汲汲以鳴  
其不平是亦小丈夫而已老子云不知常妄作凶  
山谷跋贈俞清老詩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  
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則似優  
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資亦辯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  
罵又似灌夫蓋寬饒以是忿慍欲視髮者浮圖人衣  
曰免與俗子浮沉予曰公宜少自寬俗子安能爲輕

豐暇觀願

卷三

手

重去而與視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  
魃爾與俗子爲伍方自此始

世網彌天跳一網旋入一網甚而跳之不得入網更  
深反不若安意網中作跳法最便宜也

世間會討便宜人已是世間會喫虧過者何也會討  
便宜的人伶俐玄通其於天下一切情形精微通脫  
無不照了然後熟審便宜所在而力就之如老聃馮  
道之徒胸中壘塊無所不抹煞故無所不便宜此豈  
落地便便宜也哉又曰故不如沒孔竅人饑食渴飲

夏爲冬綿胡亂酣酣醉隨地昏昏睡爲討便宜之尤  
者耶誠如茲言終其身榮養園牢不知喫虧便宜爲  
何物

華嚴經以事事無礙爲極則在日所談皆理也一涉  
世法頭頭是事那得些子道理看來世間畢竟沒有  
理只是事一件事是一箇活閻羅若事事無礙便十  
方大地處處無閻羅矣又有何法可脩何悟可頓耶  
然眼前與人作障不是事却是理沉淪百劫浮蕩苦  
海皆始於此

豐暇觀願

卷三

至

但勿認題太大望人太難稍加平易自成坦途過於  
裁抑又爲人所窺今世人從世情生又在世法中長  
養不能脫世態故恒也

昔賢有云不爲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蓋光明藏  
中孰非游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著於有差別境中  
而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坊酒肆徧歷道場鼓樂音  
聲皆談般若倘情知物隔境逐源移如鳥黏鷃動傷  
軀命又烏知所謂說法度人者哉

王世懋遠壬文小雅之詩云兄弟閱於牆外驚其偉



語曰百足之虫至死不仆是以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慈親匪特敦倫亦以保世也而昏庸敗類之夫往往  
競纖芥之利忘棠棣之情寧外侮之是甘而內讎之  
必構卒以兩敗俱傷爲世重傷夫雖刀得失聞聞語  
言非有不共戴天之仇傾貲破產填胸扼吭非有惟  
呼謔浪之娛四首頌景城旦鬼薪非有樓船管簫柔  
曼釀鮮之樂也然而貽辱若榮赴憂如樂之死而靡  
悔者何哉起於交游之弗慎而表壬之漬潤深也凡  
大家之產非訟弗破壬人之謀非訟弗售浸淫枝蔓

豐暇觀願

卷三

聖

何所不至兄弟特其甚耳愚請極言壬人之情狀爲  
世作鑒今吾子孫不達不若可乎大都膏粱之子事  
變未經盛氣思樂而游手無藉小技買權之人摩肩  
待陳於下其名不同曰門客曰食客曰狎客而出於  
壬表者十嘗七八我好色則以妖童艷姬牽合幫襯之術  
白之術進我好色則以妖童艷姬牽合幫襯之術  
進我好色則以擊節拊掌甘悅傳會之術進我好  
在游則以蹴踘狗馬朝歌夜行之術進我好賭賽  
則以六博棋奕呼盧擲采之術進我好玩好則以

奇技淫巧雕磨丹青之術進所謀必遂所欲必從其  
以當老成拂士黃髮莊嚴之顏色離合異趣已相倍  
從而亡算矣猶慮猜生於覺悟則時進小忠以固其  
心術窮於較量則時進小利以昏其智甚者內施於  
妻妾以爲內援外賄其童僕以爲外蔽根蒂既深膠  
漆不啻狂童之志固爲太康而壬人之心殊未蜀厥  
以爲事或得已則樂利之途易窮兵出無名則乾沒  
之資難啓身非構難則引進之門尚狹使其事可循  
環無端而身可居間獲利其必由訟乎於是構扇異

豐暇觀願

卷三

聖

同橫生是非親可使讐滅可令趨而主文賣律作奸  
積戾之夫始入廷爲上客矣出入公府增減文字非  
吏莫錄非交莫通而猾吏奸胥伍伯之儔皆得列於  
坐上矣故爲多端日候訟庭無論帑財箱帛有需必  
給而擊鮮飲醇犬豕飽飽之味日充盈於口腹矣至  
其交關纏綿之狀誇張虛憊之謀百籌難盡或增情  
於敵以撼我使應兵之費日加或輸情於敵以病我  
使彼此之隙而入我倦而思息則執敵以致我之復  
與敵厭而求和則激我以困敵於終訟勝則鼓掌而

運敗則拊膺而流涕錢帛恣其出人惟慙仗爲忠  
良固有懿親正士危言勸息而我更視爲外向搖首  
而莫之從矣逮夫形見勢誚智殫力窮覺而遠之則  
黨類蠅集而難驅怒而絕之則把持陰事而明禍展  
轉而計無所出則重賄縉紳以求直而彼卽是過付  
分抽之人空匱而勢不能支則鬻居棄產以償負而  
彼猶沽作中求謝之利家徒壁立身負纒縷妻子愁  
尤津膏罄絕而向之嗜食門下者盡已鳥獸散去而  
不可蹤覓間有一二稍知意氣之人或憐我貧窘而

豐暇觀願

卷三

書一

未離或引入富室而相報指天握手定爲石交而利  
吻惡少猶藉口雷陳以欺後來之游聞公子嗚呼與  
其絕交息游於貧窘乖離之後孰若早鑒而預遠是  
夫之爲安與其稱貧賤之交爲不二心之人孰若交  
端人正士終其身不至於貧且賤焉之爲得也  
守恒子警博訓大抵事近於戲則易染心涉乎刑則  
難逃是以博賭之事不計大小久暫皆足以廢業喪  
心招怨動氣甚者虧壽培節露恥揚羞又甚至敗家  
者有之亡身者有之嗟乎一念少差遂至於此止以

兵事言之誠禮義而尚兒戲去真誠以假機變當揚  
得失交戰營營怒目揚聲無儀多厭冒寒暑而莫知  
甘饑渴而不顧盡日終宵雖勞不怨耗神殫力自苦  
何辜且因多寡傷朋友之情競錙銖啓是非之釁備  
者惜業農者失時商者蕩資工者忘事耽身誤已未  
有若此之甚者也及其彼此息爭勝敗攸判得者不  
足以償勞失者愈有以啓悔割不忍之金強慨然之  
態久爲囊物頓付他人趙璧隋珠受之不德縱平日  
稱爲至契者欲假分文絕然變色雖報顏屈節以求

豐暇觀願

卷三

書一

之不可得也此時此際憂客可掬嘆氣頻吁內訟默  
思欲追無及人亦何苦而自取如此耶及其臨夜歸  
家吞聲飲跡含愁有僕垢面有妻子不爲歡母不爲  
語雖刺汁殘羹亦一吸而盡猶且多營處置之謀將  
作恢復之計夢魂顛倒博聘相從甚則悲憤迭興寢  
寐俱廢禍由此釀疾由此媒反而思之非不得已事  
也人亦何苦而自取如此耶及其或稱貸於人或沽  
典於已急急孜孜惟求再逞飲食所在若將不遑視  
得若取諸資也豈知處既敗之勢難挽扶木盈之本

無威氣弱心慙人皆可侮。猜紅覺六十無一從。千萬之所獲者。一旦失之而不足矣。屬望雖殷。徒爲空想之迹耳。人亦何苦而自戚如此耶。及其黃昏將近。急與方濃。雖其心欲言旋。奈何勢不由已。索爾求油。拋家寄宿。致懸父母之憂思。因爽親朋之信約。過尋無覓。童子倚門而迎。逐想難求。佳人守經以待。吾方逞雄心。爭博手。驚愕然自以爲樂也。身親不善。聚終一門。反已懷慚。細思無益。人亦何苦而自玷如此耶。及其屢試不利。與阻於囊空。志靡於稍短。袖手旁觀。眼

豐取觀願

卷三

美

紅心熱。欲棄之則意有所難捨。將復之則力有所不能。躊躇莫決。如醉若癡。家事人文。非惟不復措念。縱一勉強爲之。亦恍然若失矣。昏迷沉溺。戀戀不忘。俯首惡兒。形影相弔。人亦何苦而自溺如此耶。又有一等奸險小人。專一伺訪良善。乘其可入之機。附以知己之列。言動之。利誘之。酒食結之。作穿成籠。不至於迫入不已也。及其誓髮一把。釣餌一吞。始之所言。毫不能應。虛利雖無。實禍先至。且彼機械熟於久鍊。詭詐出乎多端。色有鉛沙。焉有脫注。雖慧黠者亦隨術

中。况以愚弱之身。而當彼無窮之計。其勝負不待封局了然可卜矣。卽運陶朱之金窟。輪荷頓之剡山。日亦不繼。况其他乎。人反不悟於斯。必欲與之相馳騁焉。嗚呼。是猶石投湍水。愈番則愈沉也。羊羈藩籬。彌近則彌困也。求其能濟事者。吾未之見也已。間或僥倖少得。人卽怨尤。弱者應恨之以心。強者直拒之以色。又有狂罔之徒。從而慙於親。告於友。訟於官司。體面大傷。廉節盡喪。較之微利。孰重孰輕。嗚呼。辱害相係。必至於斯。而猶不知悔。更將何待。耶。又嘗知夫

豐取觀願

卷三

美

色也。古稱五白。戲始牧猪。無金玉之質。無耆龜之尊。無耳目之見聞。其初蠢然一骨耳。切。嗟焉。朱墨焉。斯是矣。至於復叱之下。偏能順小人。欺君子。宛轉隱見之間。欲少假借。而一毫無所容其能。卒亦付之蠢然之骨耳。嗚呼。人靈萬物。乃皇皇焉。仰求於蠢然之骨。而又爲蠢然之骨所窘困。可哀也哉。故學術貴精。與人貴正。苟不能擇而與之一旦。悞入於內。恬不知愧。及對達尊長者。惟恐聞之。設或言及于此。亦拚面不敢贊一語。嗚呼。肆欲於朋淫之日。而曲文於君子之

前將與塞耳盜鈴。蒙頭蒙目者等耳。欲人之不聞。且見也。何可得哉。况乎此行。一聞百惡。皆卒納污引侮。莫不由斯。賢者不為禮。富者不為托。智者目為愚。儉者鄙為敗。父母稱為不肖。鄉黨指為不肖。小就蠅頭。致膺衆謗。競者未實。謗者滯加。嗚呼。親當不睦之名。以易難望之利。雖鄉人不為。而人竟甘冒可悲也。夫自取自溺者。既如此。可哀可悲者。又如彼。然而斯人之幾。且好者何哉。不曰仗此肥家。則曰冀此取樂。噫。隨哉言之過矣。天下之利。何事無之。明經足以干祿。

豐暇觀願

卷三

天

用武足以要封。需取足以盈資。桑麻足以廣積。皆事也。則皆利也。何獨喪名節以求之乎。吾恐家未必肥。而空虛瘠弱之弊。先速之矣。肥者果安在哉。天下之樂。何事無之。讀書可以開襟臆。彈琴可以怡性情。種花可以觀天機。養魚可以寄生意。皆事也。則皆樂也。何必冒汚辱以求之乎。吾恐樂未必取。而憂愁抑鬱之思。先逼之矣。樂者固如此哉。况其展轉相尋。間彼此兩朱。機杆脂膏。暗鑲於囊頭之手。田桑汗血。潛消於錄事之家。所謂鵲蚌相持。漁人得利。正謂此耳。豈

不鑒諸古人乎。忿心。生於博殺。致殘鴻雁之情。淫行。起於點簪。因造房幃之醜。擄蕭百萬。達者見譏。坑塹。二三宦途。有誚。家產之俱盡。桓溫幾喪。滿渠。礱石之無儲。劉毅將為浪蕩。至於投馬以絕呼。亡羊以從事。四緝以彰快。孤注以明窮。不可枚舉。而其為累一也。自古迄今。遺聲尚臭。由今迨後。取法貴芳。故其白衣。事省。黃口身閒。取此消遣。固無暇責矣。乃若言儒言貌。儒貌。服儒服。冠儒冠者。亦倡和成風。競相篤好。史籍詩書。束棄高架。雖家塵積垢。而心灰志奪。視如仇。

豐暇觀願

卷三

天

警。小而人事。禮文。因之盡廢。及其較拔揀選之時。風。簪。影之下。榮辱甚關。心手莫措。日之相與。以為樂者。果能代吾否耶。及今知改。則名可全。家可保。終為俊豪。苟遂昏迷。吾不知所稅駕矣。非此昭醒迷論。夫人之常情。非愛財則愛身也。非畏法則畏理也。非慮前則慮後也。非好名則好勝也。人之於財。或以毫釐而貿易無成。或以分文而童僕笞撻。或以假借而朋友分袂。或以不均而兄弟構訟。至於淫色。則傾囊棄。破家貲。而欣然為之。甚則同餓李。

丐盜賊而終身不悟也。謂之何哉。人之於身。或以墜馬而畏騎。或以危船而勒渡。或刺其皮膚而斃然怒。不可當。或小有疾病而戚然恐。不可越。至於淫色。則耗元氣。喪元精。而恬然安之。甚則染惡瘡。就弱疾。而甘心不悔也。謂之何哉。且無祿者。犯奸有罰。職役者。宿妓有禁。法之可畏也。明矣。今之人。縱死於舊院。刺死於南樓。為娼買而經官問革。緣淫奔而出。隴遭刑。夫以吾之一身。仰有父母。俯有妻子。上有君師。下有姻戚。其可為之事甚多。而乃以女色罹法。不亦可羞。

之甚耶。色荒之訓。書有之。治容之誨。易有之。理之當鑒也。明矣。今之人。正氣挂於邪氣。名節喪於妖媚。居鄉則見嗤於閭里。當官則見鄙於縉紳。夫以吾之一身。為後人樣範。為鄉黨儀刑。為光民標準。為庶官表率。其所係之責甚重。而乃以女色致累。何其不思之甚耶。祖之有孫。願其繩武。以顯吾門。庭父之有子。願其克肖。以分我憂慮。今或為色破家喪命。辱其祖父。而祖父以此志恨。至於病且沒者。居多。是使其身為不孝不慈之身。雖有他能。亦不足稱也已。光前之造。

顧如斯乎。妻之有夫。望其為我之依。而一醮不改。子之有父。望其為我之天。而百年永賴。今或為色損家蕩業。離異妻子。而妻子以此流落。至于見辱他人者。恒多。是使其身為無禮無義之身。雖有豪才。亦不足取也已。裕後之道。又如斯乎。死于戰陣者。以勇名。死于諫諍者。以直名。而死於色者。名之為敗子。為其破家也。名之為白蟻。為其壞屋也。稍有好名之心者。當有所擇。而不為矣。子之業。學者以文藝勝人。子之業。農者以本分勝人。其出於淫色者。或生為男。何忍使

其為優也。或生為女。何忍使其為妓也。稍有好勝之心者。當有所憚。而不為矣。或者以子美之四娘。安石之雲月。東坡之琴操。陶穀之弱蘭。為四公之樂。而不知此乃四公之累也。或者以相如之竊玉。韓壽之偷香。張敞之畫眉。沈約之瘦腰。為四公之豪。而不知此乃四公之失也。故與其為項羽之劍虞姬。孰若為雲長之斬貂蟬。與其為君瑞之謀崔鶯。孰若為睢陽之殺愛妾。與其為徐生之慕嬌紅。孰若為賈清高之撒烟花。明此於窮為清白之君子。明此於達為正直之

大夫明此於寒微可以立家明此於富足可以保業而俚言所謂腰間劍與色不迷人者是又閭閻之所素曉也余無庸贅矣

莫雲卿酣酒戒昔王無功著五斗先生傳而劉伯倫頌酒德盛言醉鄉之致於是張飲者赤幘晉諸名流入狗資豕鬪累至傷生滅德禍貽國家故樂令諫之夫名教中豈少立身榮名之地何至乃爾荆卿混迹屠沽灌夫蓋寬饒使酒罵坐彼皆有所為慕義輕生其殆狂者之儔亞乎而猶不免身嬰戮辱宗社墟夷

豐暇觀願

卷三

室一

千載而後使壯夫飲血死士吞聲假令諸君子能傾身為知己善謀慮終始則燕太子未必首犯狂秦之怒而田蚡驕貴奚必甘心魏其以觸天下之謗口哉片語發憤不能自制甚哉酒之流生禍也噫其誤矣夫不解於酒德而襲古人之迹故有傷生滅德之咎卽晉諸賢彼所為有託而逃其將以是辱身汚行而幾免於禍者當以為智而不以為狂也淵明先生之於酒也避世者也畢茂世胡毋輔諸君之於酒也避亂者也荆卿之於酒也藏名者也灌夫蓋寬饒之於

酒也憤世者也淳于生之於酒也玩世滑稽者也劉伯倫之於酒也傲世者也吾寧從樂令諸君子遊不欲附會荆卿蓋灌之徒而為滅德之士已矣

豐暇觀願卷三終

豐暇觀願

卷三

室一

醉醒逸叟偶聞

戴逵閑遊贊敎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  
不以籠樊服養榛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  
於廣漠棲之於江湖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成得  
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  
降及黃綺逮於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  
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  
音清其可以蕩玄瑩素率其浩然者舍是焉之攷雖

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閑乘桴而懷厲  
况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謝歌鳳遂巡盪八  
疵於玄流澄雲崖而願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  
迷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  
淑而自適者爾况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閑  
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  
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  
畢矣

蕭統陶淵明集序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攸

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始尤賢人遁世其故  
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

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  
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  
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哉  
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聯騎之榮侈袂  
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  
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水愚夫貪士競之  
若洩尾闕土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

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東  
海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鴦雖豈競鸛鳴之  
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寧喜之倫蘇  
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  
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  
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螫發之徒  
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  
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况  
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降鑒而謁帝

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秦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  
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  
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情  
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  
而傍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  
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  
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  
此乎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  
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路抑乃

豐取觀願

卷四

三

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  
教也

蘇子由管幼安贊云余自龍川以歸居穎已十有三  
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  
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  
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  
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  
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  
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

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穎川荀文若以智策輔  
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  
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越張子布忠  
良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  
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  
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  
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藏否聞  
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  
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

豐取觀願

卷四

四

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遂喪其德處亂而  
能全非勿安而謹與哉

天機之淺者以富貴功名爲第一天機之深者以制  
行理性爲第一各從其好而不相妨

學古入官自知名宦履履考詳自知禍福勿萌貪欲  
之心僕問姦人替者受其承迎誰惑也

晉書陸機陸雲傳後詞其畧有云銜美非所罕有常  
安翰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志不逮言  
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不知運鍾方否而奮力危



邦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從復宗絕祀良可悲夫噫老子云名與身孰親苟有務貪虛名而害身及族者所弗與也

人有善避大權利如避網羅檻穽而行坦夷道路者此名初脩安樂行也人能善避大嗜慾如避囹圄湯火而遊清涼園沼者此名初入禪定門也了達之士必信必果

梁劉蕙斐解官寓居於廬山東林寺人稱之爲離垢先生唐司空圖辭榮退隱於中條山王官谷自號曰

豐暇觀願

卷四

五

耐辱居士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李白張長史旭焦遂李適之也適之坐李林甫請求爲散職乃以太子少保罷政事命下與親戚故人歡飲賦詩曰還賢初能相舉聖且斯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蒂之意則子美詩所謂斯杯舉聖稱避賢者是也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卽貶死袁州而子美十載方以秋賦得官疑非相與周旋者蓋但記能飲者耳惟焦遂名跡不見他書

適之之去自爲得計而終不免於死乃知棄宰相之重而求一杯之樂有不能自謀者欲碌碌求爲焦遂其可得乎

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相能中常鬱鬱不樂舊中書省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凡數十處此裝晉公詩也其全篇云有意効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常懸照蒼蠅說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裴公之言

豐暇觀願

卷四

六

鶴及此豈坐李逢吉元稹故耶又有在太原題廳壁一絕句云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又春風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襟野之游豈易得哉

九江有琵琶亭卽白司馬淚濕青衫處也或曰樂天學道者然讀其詩於得失之際何介介也夫未免有情樂謝辱來其始何得無動益至徘徊東西林驛飛雲履仰看山俯聽泉築草堂鑿蓮花池則還請之感爲銷水點雪矣方士大夫封豕交爭磨礪不休嚴

其事者多爲嶺海萬里之行而樂天優游履道里宅  
中臥天竺石玩華亭鶴種折屐凌聽霓裳曲者數十  
年此其先幾之哲亦何可及而猶以得失介介議之  
過矣

楊文公孫禁林爲汝守張尚書詠移書云張老子今  
年七十矣氣血衰劣灑然沉昏入靜自守以真排邪  
忽視來緘不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氣  
薄多病應遂移疾之請盛年辭榮是名高格若志不  
及氣屑屑而弱者自古何限大年素養道氣宜終宴

豐暇觀劇

卷四

七

掃地莫致潤屋得若得時無害生民大年知張老子  
乎老子心無蘊蓄絕情絕思顧身世若脫屣豈能念  
他人乎大年自持不宜其語直氣勁如華崖之在目  
古來不得意於世緣因而自甘清淨以至於成仙得  
道者不可勝數其初俱非忘情世樂者也特世樂之  
路已窮不得不尋寂寞之樂蓋久之覺寂寞之樂遠  
出世樂之上然後悔向者馳求之非計此亦機緣奏  
合使然乃學道者之幸也

年老名利之心漸消思中年時馳逐殆類大人之觀

兒戲坐客之輕使人況於中有所得以道眼觀俗態  
乎

士處世視富貴利祿富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据几  
正坐噫鳴訶箠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  
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  
年壯盛晝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  
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  
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雖然前陳疑若可悅及  
委之以去了無顧戀遭橫逆機弄當如醉人之受罵

豐暇觀劇

卷四

八

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我之爲我者自若  
也何所加損哉

博浪一搥張子房不必論卽始皇大索十日卽止亦  
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日捕賊終始不出則秦大  
子與縣伯州尉何異豈足稱聖人之威哉盧仝茶歌  
飲到七枕自然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  
皇極危悍入却得此意故其威不喪

慶曆中韓范富執政日務興作時章郇公爲相張文  
定因往見之語以近自謂公頗務興作如何郇公不

答是數問之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躑作戲禁止不得  
向觸着牆自退耳方其舉步時勢難退也不幾三公  
悉能文定嘗曰事不可競古諺曰遲是疾疾是遲斯  
甚有理當其盛衰之際不勞力而成不勞慮而敗理  
之常也

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  
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  
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不  
合便喪十年所保若乃不往

豐暇觀願

卷四

九

權勢之門其利害入幕之客不能見而千里之外見  
之仁義之門其是非振衣之士不能定而百世之下  
定之

讀晉書宣紀仲達能知孟德於始事而竟為之用  
德能知仲達之終圖而卒遺之資英雄之可笑者如  
此

殘棋不用完自是達道人語晉楊濟書曰天下大器  
未可矜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  
易了也不事正作癡復為快耳故達人以不了了之

孔子欲隨三都三都不可隨便止猶著大義足矣此  
非癡兒所知也

堯元之之智也其料張說明矣救時之相定於生前  
千載以為公論何必求名於說說未必能軒輊之也  
其遺令云周毀金像而脩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利政  
一朝會戰齊滅周興此其言足以傳矣而何假於說  
之文也惡在其智

古人為學自孝弟日用賓客應對以至山川離合戰  
攻次第古今勝敗風雲變態日星度數閭里興廢燦

豐暇觀願

卷四

十

然如在其目其閒居廣覽必求高山曠野舒懷發憤  
至或求異代陳跡戰塲故壘荒丘亡國如太史公過  
大梁阮嗣宗登廣武昌黎祭田橫弔望諸君墓其躊  
躇彷彿收拾形勢想其胸次如劍千星奕布陣往往  
藉是以勝非必真有是境也不者腐儒俗士佔得  
出丘里生臨死盡滅沒誰紀歐公太平出守而欲求  
解鳳就禽之處東坡所至登臺有長楊五柞之感淮  
陰不終之恨無非取諸人者謂其所見畧同可謂其  
不病而呻吟亦可此則學之所以為有用也

胡明仲評詩曰亮當此之時勸元帥修成而歸現  
師惟忻秦凱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不留世  
代遷改向之成敗利鈍皆爲陳跡而青史所載赫赫  
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維  
反覆參攷使人懷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  
欺人孤兒寡婦孤嫗以取天下得奴猶羞而不取然  
猶夸夸華伯於彼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今古一心  
理無間斷 楊再思堯再思貴爲將相一善無聞而  
有兩足狐之號自無知者觀之必以謂賢於張柬之

豐暇觀願

卷四

土

崔元暉之徒矣彼其自處亦必曰白璧不可爲吾寧  
以儉合而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一身生死其  
間何翅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勉絕於  
爲善不與草木俱腐耳使束之元暉之徒無善可稱  
而又罹冤橫是誠再思之不若也故君子不較榮辱  
成敗於一日以千載自期而已矣 高駢被囚君子  
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  
直奇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  
往而不裕 李林甫身未及寒削指扶口爽諸庶人

以葬十九年所積停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流親  
黨披敗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飛烟浮塵不可拂  
玩未用援引前古典之同朝者裴耀卿張九齡嚴挺  
之盧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此患而國也終不監戒  
隨以族滅

百尺竿頭鼻鼻身足騰跟挂駭旁人漢陰有叟君知  
否抱瓮區區亦未貧此晏元獻詠上竿之詩也王荆  
公見而題其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計漢陰  
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瓮區區老此身二詩見諸石

豐暇觀願

卷四

土

林詩話倪文節經鋤堂雜志言荆公未用時天下以  
重名歸之一旦顯用壞盡名譽惡盡善類用盡心術  
新法一變馴至禍亂使其當時高臥不起安得有此  
不達者未必不爲禍也故李大方亦有詩云可憐一  
代經綸業不抵鍾山幾首詩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  
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  
梓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得謝寇準自承與被召野  
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

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於題朝吟  
嘆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  
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曉悟於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  
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底輸他林下客無  
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綰印千  
里輿棺此又更輸屬下老人一着也

居常妄想恨不見廣起闢兵黃育關力能施闢耕張  
許關法倕般闢巧秋壯闢突此數人者非幸而不遇  
其敵以獨擅其名蓋不幸而不得其偶以各盡其奇

豐暇觀願 卷四

三

也雖然此猶各有所試以成其名於後世是未爲不  
幸者故有不幸無所事事而不見其奇之所止者矣  
小宋好客會賓於廣厦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味  
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  
已二宿矣名曰不曉天大宋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  
內讀周易聞小宋點華燈擁歌妓醉飲論所親令前  
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  
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學內與鹽餠時否學士笑  
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某處同喫鹽餠是爲甚

沈文通喜吏事資亟斷以廢疾韓持國喜音樂出受  
聲以却暑范德孺喜琵琶需繁絃以就寢三人者必  
有待而後遣所養可親已又孫龍圖喜讀書晚年病  
日令二人更讀於旁差得之

旋行之牛主人憫而休之令散處於野此視之旋行  
如故見者爭相笑也夫不有功名遂身退而終不  
能自放者乎有云今世仕宦都不類優伶優伶舍其  
故我扮脚色於當場士大夫苟且當場但脩邊幅於

豐暇觀願 卷四

四

林下蓋優伶退而歌哭者耶

眉公見開錄國朝風氣淳朴有父兄之於子弟惟恐  
讀書見微者常熟人黃鉞嗜學而家無書日遊書肆  
中借觀之或竟日不歸國初法峻士不樂仕人文遜  
逸品下多方求賢甚急鉞父見鉞好學甚恐不免致  
愁之弗爲變乃令督耕葛澤陂田舍間鉞託市鹽酪  
一二日入城借書親知間沿道披閱至陂輒盡每以  
爲恨隱者楊濠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倚簪讀書就  
視之曰豎子學如此歲月讀幾何對曰我苦無書讀

其過目不忘也。余曰：我有書藏，其家種不下萬卷。豈子能從我遊乎？鉞喜從深，入自至其舍，乃令其子福與鉞同業三年，盡其書，縣間之研賢良，深怨鉞曰：「吾遭亂世家，被族放，携兒耕，遠郊以全餘生。以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勝非累吾兄耶？」鉞徐曰：「第無恐，乃說尹罷，獨遣鉞試入太學，後官至崇應，與蘇州守姚善俱死。建文之難，今子弟善於擊援，鉞刺父兄，喜見，削宇甚而有導之者矣。無論楊深不可得，卽鉞父亦不可得。」

豐暇觀願

卷四

五

三崖歐陽公居官，刻厲謹約，數以職守忤權倖。嘗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此某所以終身者也。」南華篇目有應帝王，應字特妙。古之至人，得其所性，恬淡自然而已。其於帝王來而加之，皆強起而應，不得已而受也。譬如今日良民耕鑿足樂，琴書自怡，出孝入弟，晚食晏起，一旦舉爲地方總甲之類，有一非強非不得已者乎？故古之人視帝王者，天之役也，果由務光皆避役也。舜禹不幸而承役耳，降及後世，糊

名易。有欲求饒，渴牛馬，不言勞瘁，知效一官，趾高氣揚，此譬如無賴小民，營求總甲地方而不知踐更之勞，鞭朴之辱。良民已望而却走矣。古人眼孔大，所以地少高，非帝王將相不足以滿其器。後人視以爲福，古人視爲唾餘也。一切不用，所以一切成歸後人。眼孔小，所以地步窄，卽丞簿令尉亦足以爲福也。一切欲之，所以一切不來，應之爲義妙矣哉。杜子美依劍南嚴武嚴武辟爲參謀，子美有遺悶詩云：「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桓公謂孟嘉云：「人不可

豐暇觀願

卷四

六

以無勢，我乃能駕御卿。若杜子美與孟嘉是皆有所不得已也。善乎陳仲微之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優士，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雄。潘去華云：「郭子玄註莊子有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流矣。」此言非深於體道者不能至。人寂而能感，大公順應亦只是識得寄字。識得是寄，則知寄有去來，而我本無去來，去有悲來有樂，而心本無悲樂。往見一人落魄無歸，每以飲爲樂，一罷酒則長嘆若病，又見

人自初好賭，金庫盡不得已謝大。博一日無博徒，數百方致之。之二者人知笑之，而不知此特其淺之乎。寄者若夫貴臣之溺志乎權位也，達官之銳情乎經畫也，才士之單思乎篇什也，終其身不知其爲寄也，靜焉思之，其寄彌深，其累彌大，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有異乎酣夫之於醴，孽博徒之於賭賽乎。余中年來似於寄之來去，頗知一二，但其下手處似與郭言先後稍異。即如官之榮辱，必先見得他人榮者與我，了無欣羨，一旦偶被之躬，於我若無

豐取觀願

卷四

七

干涉先有此心，一遇退辱便如故境，易處又如日用間游飲，懼合之事通覺得，倘然應迹，嚼來無味，便好塊然獨坐，無因蓋從不荒處下手，有已鼻不樂處自然得無也。曾爲醒樂翁賦詩云：定須美酒始足樂，但醒便到愁城邊。意正如此，要之理無二致，各於入頭有先後耳。

口於味，因耽於安佚性也。然山澤靜者不厭脫粟而嗽肥甘者必胃寒，出入衙署拜起之勞人也，何口體二性相妨如此乎。固好遊亦復惡饑，未有厚於四肢

而薄於口者，謂其下高臥，體前則遠矣。肥無儲粟三旬九食，其如口何哉。今考其終始一爲州祭酒，再參建威軍，三令彭澤，與世人奔走祿仕以充饒吻者等耳。觀其自薦之辭曰：聊欲絃歌爲三徑資，及得公田，亟命種秫以求一醉。由此觀之，淵明豈以藜藿爲清惡，肉食而逃之哉。疎粗之骨不堪拜起，備情之性不任簿書，雖欲不歸而貧貧而餒，不可得也。子瞻築牀歸去來辭爲哨過首句云：爲口折腰因酒，棄官口體交相累，可謂親切矣。譬如好色之人不幸

豐取觀願

卷四

六

稟受清貞一經，數疾欲無，獨厭亦不可得。蓋命之忌於色也，淵明解印而歸，尚可就杖屨，丘特鉢乞食不至，有性命之憂而長爲縣令，則韓退之所謂抑而行之必發狂疾，未有不喪身去命者也。然則淵明者，但可謂之審緩急，識重輕，見事透徹，去就將脫者爾。若蕭統觀鶴山諸公所稱殊爲過當。淵明達者亦不肯受此不近人情之譽也。

慈湖有言：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却自己。此於學人分上，直是淺淺事，鮮能克克，能不爲宅

子田田脂者方能不爲宇宙年龍世情焉繼無古  
無今浩然天地

貧賤不如富貴耶抑富貴不如貧賤耶人莫急於溫  
飽靡衣華飾固美矣然補破遮寒其爲溫則一也甘  
味盛饌亦佳矣然攝食充饑其爲飽則一也溫飽之  
餘何必羨富貴哉彼委積愈厚鞭算愈切鬻鬻愈白  
計慮愈深第宅田園器用服飾易嘗見其厭足爲子  
計又爲孫計惟恐其不克紹日間飲勝失期會夜眠  
不能甘寢貧賤者不如是之勞苦也肥甘沉湎乃致

豐暇觀願

卷四

无

疾之媒粉白黛綠皆喪身之具動由順境難禁推挫  
少不如意或飲氣嘔血而暴亡素處參養不耐風霜  
稍有感觸雖良藥有所不能療貧賤者不如是之脆  
弱也損人致富召感實多或有意外懷璧其罪水火  
盜賊刑禍戮辱其終必不能免官爵雖高山亦險  
殖臨烹戮載在史冊者不可枚數貧賤者不如是之  
驚危也富貴者勞苦貧賤者清閒富貴者脆弱貧賤  
者堅固富貴者驚危貧賤者安泰孰謂貧賤不如富  
貴耶吁富貴而傲忽貧賤惑之甚也貧賤而諂諛富

貴之尤甚也

近來始知省事之樂所謂省事者非獨人事田宅子  
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蓋有一分餘則  
有一分興作閑度小餘則造房治產大餘則爲子孫  
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拓欲倚田則欲膏欲沃又或謀  
之不可知之枯骨以幸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  
心爲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始以爲矯談今乃信之但看長安街夜半時  
古廟冷舖中乞兒丐僧窮如雷吼而白髭老貴人

豐暇觀願

卷四

无

擁錦下帷乞一合眼而不可得則少文之言驗矣  
人之所以爲累者因饑寒而累於衣食因牝牡而累  
於妻孥子孫因風雨而累於室廬若夫飛走之類有  
毛羽以禦寒無所藉衣雖有化壯而各營其子能自  
營則不復乳之矣非有妻孥子孫之累宿處巢居又  
無所藉於室廬然而不免於累者食而已鶴爲仙禽  
風格高潔而乃爲人供耳目之玩正坐啄遯腥耳至  
於龜以息吐納蟬呼吸風露非有藉於食者然有不  
免何哉龜以靈蟬以聲如使鶴不啄遯腥龜不堪卜



啼啼不鳴然後免乎

山生金石生玉反自割木生蟲反自食人生事還自賦夫好事者未嘗不中乎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墜各以所好反自為禍故曰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

鼻出息也而能聞臭舌藏津也而能知味物外至者感之自內內者不出則外者不入也故徇物則喪已嗜外者奪內忘外累而得天真者其監於此義乎

遺喧入靜者以飄因風動無源以絕聽不知耳座雖

豐暇觀願

卷四

三

淨心塵未盡蓋六月為塵若從耳根返源則何所往而非靜故曰風幡非動由心動故

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忘失本性而惟身之為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病疾之變攻之於內此辱得失之交擇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累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

東坡平日好蓄藥而喜釀酒或曰公無病而多蓄藥

不飲而專釀酒何勞已以為人也東坡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醉酒吾為之興適皆可以自為耳噫世人皆同調相和同病相憐坡公獨無病而憂人之病不飲而喜人之飲合異為同真有大公的氣象彼曹瞞多智而兼用智之術脩脩脂粉能詩而忌善詩之道術又於同已者而異之矣人昂何啻天淵聞人談論但且虛受悅服慎勿鋒起求勝詳究取捨在我而已

豐暇觀願

卷四

三

前人云不復知有我安知物為貴又云知身不是我煩惱更何侵

栢雲先生曰心隨境轉境逐心生若要心定世人愛的我不愛世人做的我不做紅塵萬緣勾引不動自然心清意靜陰陽不能陶鑄

所見有是有不是此世間妄眼無是無不是此出世真眼所知有有不可此世間妄心無可無不可此出世真心學出世法者眼界常不分別心界常得安和圓成實性上豁然無一物種種推盡皆為妄想

世緣當出不當入塵緣當離不當緝人我勝負心當退不當進若不爲所難爲忍所難忍只同尋常人一般知見一般度日何貴爲丈夫哉

諦觀人倫之衆受生各有涯分含識各有限量不可以一理責之勿復追思分別此幾於道

癩獫則蠅蚋聚聚芳馨則蜂蝶交侵故君子不作垢業亦不立芳名只是元氣渾然主角不露便是持身涉世一安樂窩也

疑陽四偈其一母執來去之勢而爲權母固得喪之

豐取觀願

卷四

五

位而爲寵毋戀聚散之緣而爲親毋認離合之身而爲我其二母厚養生以累蟲蛆毋恃積財以累盜賊毋陰行險以累鬼神毋巧取名以累造化

列子云孔子能磨心而用形意謂對接世務止用形迹而已其心則泊然不動也世間之法當如此貫休寄仇師詩云舉世遭心使吾師獨使心萬緣冥目盡一句不言深舉世之人被心所役而仇師獨能制伏其心也出世之法當如此

道人居塵涉世須心坎中自作一活計事到隨宜應

之既罷得片席便據以爲今大都與出作入息爲緣是安樂法

世間俗士爲名利纏縛嗜慾纏縛其身不得自在小乘人爲空纏縛法纏縛其心不得自在唯大乘人免此二纏縛謂之解脫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樂

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復陳矣人乃戀戀於已嚇之腐鼠不靈之芻狗何爲也天馬拋棧神鷹掣鷲英雄輕故鄉聖人無死地彼於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此謂真解脫

豐取觀願

卷四

五

天下惟聖賢能收拾精神以成無上之化其次英雄之士亦能韜精養重不疾不徐相峙而動又其次脩療之徒尤能閉精藏神無喜無怒以屏除世機故凡多視聽言動之在道義中者不免爲暴殄天物况言好行險者乎

俠客之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者英雄險而聖賢穩也若置身靜穩中卽見造化奈何不得况日前餘子哉

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今寧靜閒退之意勝

而飛揚燥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

不論世情學問煩惱歡喜退得一步卽爲穩實多少受用退之一字實安樂法門也功名能退而不入念否兒孫能退而不繫心否貪嗔癡綺能退而不作礙否能退世法卽道不能退道卽世法冷暖在心一反觀可知十二時中所得省身要法

吾人學問不得了脫只是一種世情關熱心放不下下者以功利馳騁爲關熱上者以事業揮霍爲關熱

豐取觀願

卷四

五

最上者以道術能通爲關熱譬之塵埃與金玉之屑好醜雖不同其爲明眼之累則一而已若非徹底懲創與冷落枯淡下來欲與至道相應不可得也

學道人宜向冷落中作活莫鑽入暖熱處去世間冷淡處使人少暖熱處使人多惹先訓云世間如夢人非不知但見暖熱又且去矣自古暖熱處悞却多少

人  
閑居冷淡門無賓債乃可省緣或者嘆閑居之冷淡至於無聊人之所見何相去之遠哉

無事不出門無言不出言是寡言寡言曰簡傲曰深中任彼自謗吾則知而故犯之

斷緣者斷與人交際之緣簡事者簡自己奉養之事外斷緣內簡事其於學道也易矣

法藏碎金味道逾深晚年自覺矛盾對敵舉世多然針芥相投會意難得伊余聯述非愛絕交

結交游識今人面覓傳記識古人心識今人多有損益識古人多有勸戒

此事只求安心便作官也好作農夫也好作僧兒市

豐取觀願

卷四

六

賈亦好凡事只平常去不必驚羣動衆纔有絲毫奇特心便是名根便是無忌憚之小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真實穩安無遮欄無委曲於名利場中作大自在人也

君子治心欲和治身欲和治家欲和治天下欲和心有喜怒哀樂愛惡欲少週則傷和非善獎理方寸不能和也身有陰陽寒暑飲食起居之變失節則傷和非善獎理血氣不能和也家有父子夫婦宗族長幼之情不順則傷和非善獎理閭門不能和也若夫獎

理陰陽以和天下亦自此推之耳然非窮而在下者之責也

法藏碎金從學道以來歷年浸久得箇休歇處得箇安樂處世間夢境之交爭胸中幻累之相縈吾皆洞見源底不用折盡之力而勝之矣

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子厚一日至書室叩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難以荒唐不經之說子厚大怒曰何故對吾亂道命左右撈下杖之其人哀鳴叩頭乃免而同時坡仙乃強人妄言以爲笑

豐暇觀願

卷四

七

樂以理論子厚似無害究竟子厚一生正經安在何如坡仙得游戲三昧也

楊朱曰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矜一時之毀譽焦苦其形神要數百年中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此語達矣而非所以輔教

諱觀人世身有病健勞逸心有憂喜苦樂事有吉凶成敗相參混然大槩如此若能推聖安常亦是達人之一法耳

古人言不涉於是非色不形於喜愠者此乃士行也

若無心不存於愛憎者此亦通行也公平之舉無怨親上下之交無詬責此偏行也

歐陽公論琴帖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於河南劉夙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琴也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在夷陵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擇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於塵土中聲利擾擾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何由有樂迺知在人不在器也

豐暇觀願

卷四

八

嗜慾之來薰心動魄如不可忍及所之既倦更似嚼蠟故久宦思困困酒思眠也惟學道者澹然相求久而不厭

白香山言久宦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倪文節公云頃年畜兩鶴既乏專人看顧朝放暮收不免關心又恐擾隣圖驚童兒羽翮再完一旦飛去自是逆省一事以是知有一物添一累也

道成是了當事。是了當時假如建一宅即備并  
不了直至拉然。即幾爲了當者一器即無玩不了  
直至霎時碎却幾爲了當做一官即周旋不了直至  
一筆勾却幾爲了當  
不必屏絕外物但不可與物構成滋味坑行雲者心  
無欣厭貪博奕者神躁體疲  
世路疲蕭翻思野趣縛松虬形不如殺生  
李梅亭心詞使身心平穩尚復何求眠食安寧便爲  
至足其他外物一付自然

豐暇觀願

卷四

元

東坡志林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  
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水末意謂是如  
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  
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  
進退則死敵起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楊凝式居洛日游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  
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指曰姑遊廣愛寺  
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爲之撫  
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者章申公極

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到許從之所至  
人皆樂施蓋揚出無心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  
也

劉松與袁紹于第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以避一  
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今人頗傳此故事遂謂面  
真能避暑者不過醉而沉惑不知有暑耳然亦何足  
爲適世多言貴賤惟居寒有間所以禦之有異至暑  
雖至貴無以異賤此語良是非特無異而已解熱趨  
事負擔徒行賤者之常未必爲甚苦而王公大人高

豐暇觀願

卷四

子

居深屋交扇環繞每以爲未足則無往而不病熱歐  
陽文忠嘗問杜祁公何以禦暑公曰惟靜坐可以避  
暑能爲祁公此見者幾人乎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  
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爲不可居常穎士適自郊居來  
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詰其故曰野人自知無脩  
簷大厦且起不畏車馬末冠之役胸中復無他念露  
簾然扇持三尺木床視木陰東揭則從東西揭則從  
西而已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周潤明告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

便忻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聲亦復靜然有喜  
常言五六月中北窓下臥避暑風至自謂羨皇上人  
此皆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繞屋  
樹扶蘇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  
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  
備書於手此其所以不可及者無三間屋夏月飽睡  
讀書藉木陰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爲至樂則知世  
間好事人所以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  
避暑錄別公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卜居鍾山謝公

豐暇觀願

卷四

五

敬有一壺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  
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晏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  
亦必踴躍中道而還未嘗已也予瞻在黃州及嶺表  
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  
不盡釋各隨其人高下談笑爲不復多吟詠有不  
能談者則強之皆盡懽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默然  
若有疾吾獨異此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志但畏客  
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痺乃起而嚴州去無三百  
步間教日繞能一柱一棚所據如別公之睡則有之

矣陶淵明云園日涉而成趣豈仁人志士所有各異  
非余類情者所及乎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  
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此  
豈無寒暑乎蓋不知爾余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跣  
終日遷徙求避暑計卒不得所欲而道塗之役正晝  
烈日未以厚袖挽車負簪馳騁不停竟亦無他但心  
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特風痺疾歸寓許昌  
天寧寺足不能行雖二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  
未嘗歇解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卽復踣政如故

豐暇觀願

卷四

五

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封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  
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  
不能累况如若人者乎  
又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  
極有味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奕者必能奕未有  
不知酒味而強飲未嘗學奕而自喜爲奕凡事皆然  
欲求簡靜安閒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  
能絕也吾少不幸溺於多聞而喜窮理每一事未曉  
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止於是世

聞事多得曲折中處恐流於多事始繇然大悔一切  
掃除願爲土木偶人苟一念暫起似有分別起滅卽  
力止之若觸洋刃若陷機穽數十年來此境稍熟覺  
心內心外真若無物所未能述去者唯此數百卷書  
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  
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雖欲求此  
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然吾特疑  
端爲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定林與客夜對偶作詩曰

豐暇觀願

卷四

三

殘生傷性老耽青年少東來復起于夜據稿悟同不  
寐偶然聞雨落揩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贈僧曰暮鼓  
朝鐘自擊推開門欹枕有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臥  
聽蕭蕭雪打墮人以山谷之言爲確論

出世有法此法難全全同聖賢接武差肩導之以仙  
而入於禪仙中之樂高蹈雲烟禪中之樂復超人天  
處世有法此法易致致養情氣舍和孕粹導之以醉  
而入於睡醉中之樂陶陶茂遂睡中之樂栩栩遊戲  
酌用隨宜消憂釋志

東坡曰予少官鳳翔行由求歸見壁間有詩曰人間  
無而仙凡元三杯醉世上沒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  
沒交涉具余器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故其  
海上作海眼有妙理賦曰嘗因既醉之適方識人心  
之正

酒是祿之美者詩爲樂之心也清聖之醇醇風雅之  
高格助道餘品何以勝此

體道自愛率有常準量飲美酒滌其煩處何須大醉  
間讀異書味其新意不求甚解服衰佚老務養天和

豐暇觀願

卷四

四

力竭外緣非吾所欲

蒙齊華談余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每  
夜寐過分數不能再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物  
頓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得名者時聞鼠嚙啣  
啣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爲嘆  
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  
爲得而余不得與也嘗有詩云城頭曉漏鳴丁丁窓  
間月落却未明衡陽歸雁過欲盡汝南荒鷄初一鳴  
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人生得意須幾

一睡猶足無餘情逮今四十年了無異者  
料非世間享福人平生大得志處不過如是  
晁文元公謝事燕居獨處道院戒家人無輒有請唯  
二膳以時而進其言曰辯不如訥語不如默動不如  
靜忙不如閒又云清勝於濁靜勝於動忘勝於思默  
勝於語性勝於情  
見外境而述者繼踵競進居怨府蹈畏途觸禍機情  
然不知見內境而悟者拂衣徇往躋壽域棲天真養  
太和條然自得高卑迴絕何啻霄壤

豐暇觀願

卷四

五

初學脩煉心地把從來私情眷戀圖謀計較前思後  
算坑人陷人底心一刀兩段着又把所著底酒色財  
氣是非人我攀緣愛念私心邪心利心慈心一一能  
盡外無所累則身輕快內無牽着則心輕快久久純  
然自無妄念  
逆計而憂憂而無益况未必爾即悟而斷不如去憂  
病境而怒怒而無益况多偶然即悟而斷不如去怒  
隨意立法出自然智

世人顛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空煩

惱何處安脚又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無有身而  
有何患如此則源涸流乾根危葉謝寧有無明復爲  
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議毀讚譽何憂何喜身  
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  
與劫奪何得何喪

禪源所云隨時隨處息業養神不拘晷刻之多少不  
擇處所之喧靜但能攝念安心皆是禪功分限

夫學道之人若能無事靜居清心調息雖云晏坐羸  
得養生故圓覺脩證之法有云遇善境界得心輕安

豐暇觀願

卷四

五

謂身心調暢輕利安和神爽氣清肢體柔潤有如種  
樹但今本根深固則枝葉自然茂盛也

人之心慮整之則熱惱將自洗落而漸入清涼之域  
忽而不能整則衆苦不召而至矣至則難遣曷若整  
之於未至用力少而收功多耶故曰諸天正樂脩羅  
方廣是皆心慮弗整被其所覆也覆則本心隱蔽非  
明而勇者心慮豈易整之哉

事有不可廢物有不可棄者須當虛襟以受之明目  
而當之勿以爲妨心生煩躁若因事煩躁者心病已



動何名安心

鍊心應事內先有主自在安和外應於事百發百中  
粉骨碎身惟心莫動至於何者為先何者為後俱是  
假物有甚定體只據目前緊處應將去平平穩穩不  
動不昧所謂常應常靜也

宗鏡錄曰無明不了觸處病生若有智慧無礙自在  
悉為伏事譬如大是燒法若觸燒痛謹慎不觸即是  
除病不可除火

情因事觸未能不動當使情之所動動如電光光即

豐取觀願

卷四

三

時滅動之所應應如谷響響即時絕動情應觸如斯  
而已

居常撥去外事外物不用計著務置身心於安穩之  
所其有浩浩茫茫不能前知者無必然之理不當虛  
勞過慮耳莫若歸乎大委順爾無可奈何之歌而已  
矣

王接雲云澄心定意是真功苦已饒人是真行又云  
先要識破這個內大假合是虛幻之物任教恣意凌  
持奈何不得這個虛空的這個便是先天主人

約已自脩立為條教所學無生之法或遇習氣欲爾

而生我當記之即時而止所學安住之法未果全然  
安住我當隨其緩急量力而住新新之智其理可謂  
而旋復忘失惜而求之再繫心緒我願不復追思又  
欲禮必速情常念彌縫其罅斯乃世間之法耳學出  
世法抑亦相妨自今宜無可無不可亦縱心浩然而  
已

養氣之學不可不講孟子賦趨動心之說所宜細玩  
養氣者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泰坐欲端而直聲欲

豐取觀願

卷四

三

低而和種種施為須端詳問奉當於動中習存應中  
習定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氣中行之久久自有聖賢  
前草氣象

古人云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又曰靜處煉氣關  
處煉神靜處做好不如閑處做更好心要養得虛靜  
直是死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至塵囂喧擾事  
物勿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得個真我莫迷迷了  
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番則心地平穩一番平居安  
閑無事間養心性正在境上校勘果然如何整靜中

之靜不是靜處動也。今久安閑乃為其靜。靜家脩止觀覺妄心。機動便止。止止而不住。則用吾之見解。照破之止。觀雖非二事實。有此二義。

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金。不為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粗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聲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死於理無益。却教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

豐嚴觀願

卷四

元

維摩經云。昆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亦有妻子。常脩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圓覺道場。脩證儀第十六云。一切眾生。為此無明起諸愛結。役使驅馳。身心破裂。無明若滅。三界都盡。以是因緣。名出世人。若有清信省事之人。明了家緣之繫縛。而誓願解釋。不必落髮。髮被儀制。已是在家出家者也。頓悟世情之迷執。而志趣超絕。不必具相好現。神異已是在世出世者也。

士大夫學道。與出家兒大不同。出家兒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已棄離。一瓶一鉢。日用應緣。處無許多障道底。冤家一心一意。體究此事而已。士大夫開眼合眼處。無非障道。冤親若是。倘有智慧者。只就裏許做工夫。淨名所謂塵勞之儔。為如來種。怕人壞世間相。而求實相。又設個喻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汚泥。乃生此華。若就裏許。打得透。其力勝出家兒二十倍。

豐嚴觀願

卷四

平

師曰。脩行人不在記念千經萬論。只要練心。只要解。慾無事。如枯木石頭。相似動靜境上。識得自已。始得。饒你念得千經萬論。多智多解。若不練心。遇逆順境。忽然心變。觸動靜。當他不遇。不會向自已心性上。下工夫。只是隨人脚跟轉。只向古人言句上。做活計。心隨境動。境逐心生。說時覺悟。對境還迷。嗟嗟。文人才子。夙有慧業。包羅萬古。剔抉三才。而悟性了道。願不如推魯質。木終日無言之夫。多記則損智。多言則損神。及至無常一字。都用不着。學道者所宜猛省。

每接士大夫多言塵事。然後存心體究此。雖誠實之言。只以塵勞為務。頭出頭沒。爛骨董地熬了。只喚作塵事。更待撥却塵緣。方可趣入其所謂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用而未嘗用。豈塵勞之外。別有此段大因緣耶。殊不知大寶案上。放大寶地。輝天焯地。不自省悟。承當更去外求轉益。辛勤豈為至要。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從朝起正却念靜。却心當塵緣中。一透一切諸緣。塵不肯是何待撥。剔即此便可超宗。越格於三界。

豐暇觀願

卷四

望

火宅中變化成清淨無為清涼大道場也。

士大夫要究竟此事。晝三夜三。孜孜矻矻。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覺。底時節。昔李文和都尉在富貴叢中。參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輪苑。張無盡參得禪時。作江西轉運使。只遇三大老。便是個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底樣子也。又何曾須要去妻孥休官罷職。咬菜根。苦形劣志。避喧求靜。然後入枯禪鬼窟。

裡作妄想。方得悟道。來歷居士有言。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

大休大歇之地。不在荒閒寂寞之消政。在功名事業熾然作用處。所以道百務紛紛。萬緣擾擾。着着有箇出身路。倘能於緣務紛擾中。熾然作用處。着得眼。出得身。譬如百鍊真金。顛撲不碎。得其全體。大用應變無窮。較之守荒閒寂寞。而局於一知半解者。天地相遠矣。古云幻緣即實相。煩惱即菩提。不因塵勞業識。何以顯佛祖之妙用。如趙清獻公張丞相范左丞前。

豐暇觀願

卷四

望

華往往於塵緣俗務中了辦大事。又何待致仕休官。向水邊林下。間居獨處。然後為參學哉。

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覺。一切所為。曾無疑問。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纔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裡。被見聞覺知得失。是非籠罩。半醉半醒。打疊不辨。約實而論。但於開闢闔處。管帶得行。如無一事。相似透頂透底。直下圓成了。無形相不廢功用。不妨作為語默。起倒。終不是別人稍覺。纖毫帶礙。悉是妄想。直教灑灑落落。如太虛空。如明鏡。

高臺如果日麗天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不從外得放  
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終打成一  
片何處離佛法外別有世法離世法外別有佛法  
是人知得世間有爲虛妄不實底道理及至對境遇  
緣募地撞在面前不隨他去則被伊穿却鼻孔定也  
蓋無始時來熟處太熟生處太生雖暫識得破終是  
道力不能勝他業力且那個是業力熟處是那個是  
道力生處是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度但看日用現行  
處一個昧與不昧耳昧却道力則被業力勝却處處

豐暇觀願

卷四

聖

染着以苦爲樂若有智慧丈夫見借道力爲器仗獲  
除業力業力既除道亦虛妄昔張拙秀才纔被尊宿  
罵着病源便解道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  
邪隨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  
人心常宅於太空而無諸妄之散亂則心清心清則  
夢清如此長惺惺漸至于去來無礙而了生死二六  
時中方寸常爲物欲所掠或理欲天人出入交戰則  
夢必不清一旦命盡魂魄相離神氣牽於業識迫於  
苦趣其淪墮也必矣故曰夜卜諸夢寐清心之藥在

龐居士不云乎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  
人未生時謂之不觀光明處冥冥之中無所作用雖  
有煩惱怵繫但成游魂苦爽何益於事莊子悲在治  
之金蓋惜其爲人之後空與草木同腐不若不生之  
爲安也有人於此不貴其生認四大爲逆旅形骸枯  
悴只說苦空坐待至死豈人之情也哉  
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爲我有乎然以  
身爲我之所有則可謂身爲我則未也夫耳目鼻口  
四肢百骸塊然器也而非性也視聽言動雖出於性

豐暇觀願

卷四

聖

然亦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用也此皆與器同盡  
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天長存不以少而盛不以  
老而衰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則  
真我也而人多執身爲我於是得失交乎前愛喜躁  
乎中困於其情迷於其身而所謂真我者茫乎不知  
爲何物豈不大可悲哉  
血肉之軀未嘗無病鳥獸亦血肉也巢居穴處飽而  
後已何以無病馬牛鷹鷄亦鳥獸也乃亦有病何也  
以鳥獸未嘗受人羈勒而馬牛鷹鷄則鬱鬱在人故

耳大人勞心勞力爲治人事人之所役使安得不爲諸疾之所侵觀君子見其始卽知其終善爲心王不爲形役病安從生

夫生民晨作夜寢早起賙食寒絮暑絺常忽而不爲之節何哉然則攝生不可不知也冬許晚絮春許徐褰早許飽夕許憺行立坐儼皆不得久此甚易行毋以吾胃熟生物煖冷物勿以吾氣贊喜怒且憂樂喜怒人所未嘗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守喜極氣散怒極氣傷而不下若使吾心爲郵侯憂樂喜

豐暇觀願

卷四

聖

怒而至不久舍毋令少宿則善矣若有留彼其以我

囊橐矣

世人飽食終日未必能動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遊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乘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杯酒解於藥沸或荒沉綠竹或耽淪綺紉或密弦以疲筋骨或博奕以棄工夫有身不脩動之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剖劑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沔之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之乎恣心盡欲奄忽終歿之徒惟

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

經有天人禮枯骨者偈云汝是前生我我今天眼開寶本隨念至王食自然來謝汝肯勤苦令我今快哉散花時再拜人世莫驚猜又有餓鬼鞭死屍首偈云因這臭皮囊波波切切忙只知貪快樂不肯暫迴光白業縹緲少黃泉歲月長直須痛棒打此恨忤難忘此言化俗則可以爲誠然則不可何則人神託於形骸之中所以用形骸者皆神也用之而善則爲天人用之不善則爲餓鬼其得其失皆在一心及其受報

豐暇觀願

卷四

異

而禮之鞭之亦何益

梅花道人畫骷髏一軸其上題云漏洩陽春爹娘撇販至今未休吐百種鄉談千般扭扭一生人我幾許機謀有限光陰無窮活計汲汲忙忙作馬牛何時了覺來枕上試聽更籌古今多少風流想蠅利蠅名誰到頭看昨日他非今朝我是三週拜相兩度封侯採菊籬邊種瓜圃內都只到邯山一土丘惺惺漢皮囊扯破便是骷髏

釋家有白骨觀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朽壞惟

存白骨與吾相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莊子云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故曰移心移神安住妙境栖心聖境皆是形神超脫之意

曾子易簣頃語吾知免夫免何事子張臨歿謂申詳曰吾今日其庶幾乎庶幾何道此吾衛末後一大公案鮮有得其解者圭峯老人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由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卽名教語豈有異耶人世悠悠

豐嚴觀願

卷四

聖

臘月三十日一着子大難措手三教聖人努力問道正恐夕間死未得耳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莊周亦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所謂善生不遇以惺悟心作有義事而已世之儒者多以談生死歸諸禪而世無石人誰有不屬於生死者宜聖朝聞之肯似難置不論耳

按經所說一切世間生死相續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以前一生善惡俱時頓現大抵卽吾平日心地境界地藏罪珠卽我之心珠閻羅業鑑卽我之心鑑且今

一昨不善曷嘗不往來於胸中乎故趙普一聞牌末火字之言自知必是秦王廷美王韶一聞刁十八打得過賢心下否之語至發背而卒也

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可得有分毫趣相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

豐嚴觀願

卷四

聖

世間塵勞之事如鈎鎖連環相續不斷得省便省爲無始時來習得熟若不力與之爭日久月深不知不覺入得頭深臘月三十日卒着手腳不辦要得臨命終時不顛錯便從如今作事處莫教顛錯如今作事處顛錯欲臨命終時不顛錯無有是處

悟理息妄之人不復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

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閒如水作水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托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常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但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托但朝暮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卽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

爲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卽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

探究此事要透生死豈是小緣應當猛利誠志信重始有少分相應多見衆問之士世智聰明只圖談資柄廣聲譽以爲高上趨向務以勝人但增益我見直到臘月三十日茫然謬亂殊不得纖毫力良由最初已無正因所以末後勞而無功是故古德教人參涅槃堂裏禪誠有旨也生死之際處之良不易惟大達

超證之士奮利根勇猛一徑截斷則無難然此段難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些小境界中轉得行打得徹不存解不立見凜然全體現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之時自然無怖畏只有清虛瑩徹無一法可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覓生了不可得豈有死也是故古德坐脫立亡行化倒脫能得勇健皆是平昔淘汰得潔淨香芬四十年得成一片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石霜勸人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永嘉云體卽無生了本無

連業業兢兢念茲在茲方得無礙自在既捨生之後得意生身隨自意趣後報悉以理遣不由業牽所謂透脫生死耶報緣未謝於人間世上有如許參涉交互應須處之綽綽然有餘裕始得人生各隨緣分不必厭喧求靜但令中虛外順雖在鬧市沸湯中亦恬然安穩縱有纖毫見刺則打不過也

此道斷非口耳所能受想度所能得常欲洗心退藏幾其悟入遂至息交杜口自放自訟稍稍知非日用稍覺清快學求自知而已儒釋皆津筏邊事到則舍

矣若其跡則自難強同即彼教大小亦自不同也灼知倫物卽性道不敢棄離亦不敢以此誤人

六經持世之書也佛氏出世者也老莊混世者也雖然其於以明道以治天下也天下有不能出世而能持世者無有哉有不能混世而能出世者無有哉且夫持世之具亦惟是君臣父子夫婦云爾仁義禮智信云爾亂賊之所必竊政聖人之所固爭昭昭乎揭日月而行鏗乎若建鼓而求亡子焉至於得時之飭行於分國之聞人不得時之筆舌顏頤於十二侯

豐嚴觀願

卷四

至

王三桓六卿之間而不少卷縮以今思之亦非人世之所得堪也危矣哉聖人之持世乎蓋孔子與老同時見而稱爲猶龍意若曰吾獨不能爲老氏之無爲蓋自傷也老之後其最著者爲莊至託於謬悠荒唐沈洋自恣而不辭嗚呼守雖守辱爲銘爲谷斯亦已至矣蘧陽之未易降而嬰兒之未易還也茫乎何之忽乎何適非陰非陽處乎天地之間夫陰陽者固人之所不能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生乎力護周爭每以爲世間必不可奈奈者今乃

知爲殃身禍天下之種子始嗒然自喪矣

真西山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常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則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

豐嚴觀願

卷四

至

我無忿嫉如默自存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爲人非浪語者

爲老氏之道者曰清淨爲釋氏之道者曰苦空由清淨而之於長生由苦空而之於頓悟二氏之能事也清淨矣卽未能長生而足以亡擾於事物苦空矣卽未能頓悟而足以亡亂於去來學二氏之能事也自後世之爲老氏者之曰支也而神舉之說長爲釋氏者之曰誕也而輪迴之證較彼其以匪神舉蔑由鼓天下之羨心匪輪迴蔑由作天下之畏心自秦漢以



迄後來宇宙之內雲合景從而二氏之本真妙矣  
黃山谷談禪極有透徹處如云不犯靈叟無不可爲  
若沉滯寂空不卽世諦則爲不廻心鈍羅漢殊無用  
處也又曰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  
憂畏淫怒無處著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爲害投子  
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規古人皆可親  
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  
王荆公與蔣山贊元禪師遊問祖師意旨師不荅公  
益扣之師曰公般若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

豐暇觀願

卷四

五

生來或得純熟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  
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  
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  
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  
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  
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及公貴震天下無月  
無耗師未嘗發視公罷政府舟至石頭入寺已二鼓  
師出迎一揖而退公結屋定林往來山中稍覺煩動  
卽造師相向默坐終日而去公弟平甫素豪縱見師

卽悚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師亦不荅平甫固請爲說  
師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  
棲之本必有本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原原於濫  
觴清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岌哉甚於岑棲浩然橫  
肆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丁寧之曰  
善自護持每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卽飲日如  
入定或不得請而去  
周渭濱無名沙門曰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餓虎如  
其不爾脩禪足以養志讀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

豐暇觀願

卷四

五

勞人耳有息心許擬周廟銘曰法界有如意寶人焉  
九域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故無多慮  
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  
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  
若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鐵  
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  
隔六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聲見色者盲一  
文一菟空中小鷄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統是  
爲愚弊捨棄淳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

臣勞役形必損斲邪徑終迷脩塗永泥莫貴才能是  
曰憊情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徒  
舒翰卷其用不恒內懷憊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  
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  
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勢進步逾劇端坐樹陰跡  
滅影沉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長死長絕不  
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重何  
劣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  
夫岱嶺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豐暇觀願

卷四

姜

釋氏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淫也意三貪瞋癡也而  
口業乃四妄言也綺語也兩舌也惡口也故人於口  
尤不可不謹人能謹守是戒不爲十惡是謂實行雖  
不談禪設教必謂之真能學佛者也

佛教說因果道教說自然說因果則有懲勸說自然  
則無懲勸夫萬事若皆謂自然撥無因果則陷人於  
不脩而虛生浪死多入惡趣之中也殊不知於其自  
然亦有因果試舉一端以明之人有樹藝之功則有  
采收之利自然之理也樹藝者豈非因乎采收者豈

非果乎

信正說作正觀志在超絕無爲之理者名爲達  
道信邪說作邪觀志在貪得增上有爲之事者名爲  
佞佛此二人心霄壤殊致

陽明子序朱子晚年定論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  
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  
詳然亦日就支離沙裂旋復湮毀吾嘗深求其故大  
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其蚤歲業舉溺志詞章  
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痛

豐暇觀願

卷四

姜

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  
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  
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  
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  
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  
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蹈荆  
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  
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語同  
志而問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

其務自搜剔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  
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  
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  
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  
艾至以爲自詭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  
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  
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  
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太相謬戾者而  
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

豐暇觀願

卷四

至

之論槩乎其未有開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  
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  
謬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  
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  
歲既悟之論竟日取以爲正學而不自知其已入  
於異端輒採錄而哀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  
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朱子諸論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  
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

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待流入世俗功利權  
謀裏去矣近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  
候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  
說不待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  
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  
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又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  
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  
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

豐暇觀願

卷四

至

此痛自檢勒惺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

又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  
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  
向裏工夫

又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  
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  
然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  
自悔耳

又居官無脩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

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道德脩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脩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方別奪得一頭猶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只得痛自警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

豐暇觀願

卷四

五

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

說之密如北漢之陳雙峯之饒則其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某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

豐暇觀願

卷四

卒

豐暇觀頤四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有序三首一稱懶散道人一稱見  
廬主人一稱醉醒逸叟而卷首復題醉醒逸叟偶  
閱字詳其詞氣當是一人一題已丑一題辛卯一  
題癸巳皆不著年號中引湯賓尹睡庵集考睡庵  
集序題萬厯庚戌則此書在是集之後已丑爲順  
治六年辛卯爲順治八年癸巳爲順治十一年是  
國朝人矣其曰豐暇蓋取謝靈運詩卧病豐暇豫之  
意皆雜引文集說部不分門目多放曠之言出入  
於佛老之間至於元帝垂訓之類亦登簡牘孰聞  
之而孰錄之乎

槐下新編雅說集二十卷

(原缺卷二十)

〔清〕魏裔介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雅說集十

九卷》提要

雅說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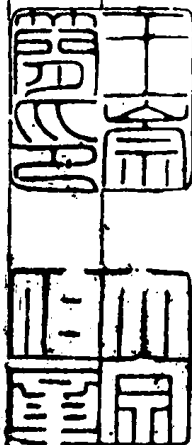
昔吳晉卿善讀史凡往事可師錄座右久之墻牖皆格言此誠能取法前修以自善者也若吾友魏石生先生則更有進者焉先生道氣冲灝每于退食之暇卽閉門讀書縱經憂史其意不欲以一時之榮藉易我千秋而且於近世著書之翼經合道者摭摭其菁華勒成一書題之曰雅說集梓以廣之人人屬予序之予授而卒業型儀音旨洒然

不啻獲奉諸君子于當前因歎  
先生不以獨善自域期廣兼善  
之風故日操三寸芒穎總握天  
人性命之權非徒顯其理將以  
啓天下之方悟者每一相對微  
今談昔輒引人勝地其嘉與人  
爲善之懷直欲以大冶洪爐共  
造于無過吾願讀是集者景行  
諸君子之徽音懿行於既往卽  
蹈履而未艾者必不惟言是文  
相與懋勉無負先生廣勵之意  
予以佐風紀之隄防聖賢之檢

桺亦猶麟鳳著瑞于聖朝軒鑑  
虞樽所以昭禧于國寶誠非自  
善者之所可及矣

康熙元年中秋都門友弟王崇

簡題



雅說集序

國鍾大臣其材岳岳其行濯濯其於世也掃町畦而蘊鋒鏑此以持世爲應世者也天鍾大人其學淵淵其志桓桓其於世也拓坊表而剴棘垣此以覺世爲應世者也兩者並出于是治世之體用始全卽其卑心熙載者秘不可得窺而發爲文詞章于綜覽靡非苞絡古今範爲聖印確有本原以流行於天下者策不佞以所見

雅說集卷序

二

貞菴魏先生得其人而天下之材始實而天下之學始明先生由庶常長諫垣其總鏡世運揚激風紀者早見於修身治世而默成於正志服物大都廓大車

雅說集卷序

三

之載崇包荒之德薦斐翼翼利於永貞而褒然物表者天下咸仰爲正人卽先生自言曰保衡之道未必施而必濟晉而必益大要佐主致治必先知法天道總以導迎元氣以成久道之化然元氣不可倖見惟此學問一事爲身法世法所從合循之以行則天下風俗日敦紀綱日肅民生吏治日進於精勤渾洽而稟天宗聖之作用固具見也予服膺先生久一日先生以所輯先正雅說見示皆自見其生平以並見諸先正名公之生平此其品與行與學無一不出之性功而以其餘者牖世進而合之先生風管所以爲上爲國爲下爲民又無不六



見於世是故是非一準于理彰輝一準  
于法張弛舉措一準於道此非第先生  
考經之書而卽先生經世之書也策深  
幸親承而面質之因追思先觀察於三  
十年前曾指示予曰吾人之學非以學  
吾所未能正以學吾所不學而能也不  
學而能則復性是懷之久久未有透入  
今讀先生雅說集而始會之因述此以  
質于先生以復先生委序之命

蘭陵龔策頓首謹書

讀雅說集

士人束髮受書父師之所教則誦法孔  
子之言比長應制公車功令之所懸則  
闡發孔子之言是孔子之言學人所奉  
爲成始成終者也孔子之言維何曰詩  
書執禮皆雅言也蓋舍性情政事倫紀  
之外無所謂言無所謂雅也昔陸子靜  
聚徒講學高語性命一士進曰先生且  
講孝弟子靜面赤徐曰孝弟如何言且  
此一士者書逸其名或餘干曹立之歟  
立之初從陸氏受學疑其忽下趨高子  
是詣南康從學朱子聞朱子語大悅之  
蓋朱子能言孔子之雅言者也許平仲  
退居單懷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

于是倡明孔子之道以教學者今讀其書平實切人薛文清稱為朱子之後一人蓋平仲能言朱子之雅言者也吾友石生先生有志聖賢之學所著約言簡而明淵而正吾每三復焉又取近人之所著作裒而集之曰雅說其中立詞繁簡不一所得淺深不同大槩皆雅言也

雅說集序

王

能言朱子許子之所言仲尼之徒也當茲浮屠之說盈耳而諸家小說淫詞艷本滿布書坊其為世道人心蠹者何極雅說之刻寧獨譚理之書與昔人有言大雅久不作非斯誰與歸吾于石生先生亦云然矣

退谷孫承澤書

雅說集總目錄二十種

制記內外篇	王弼注	十六張	閒居擇言	趙忠誠	十張
小心齋制記	顧涇陽	十七張	南牖日牋	王佐之	四張
忠節語錄	金伯玉	六張	歲寒居答問	孫鍾元	十五張
大中	張述玄	十張	述古自警	首集	十張
居學錄	曹厚庵	十四張	庸言	魏環	十六張
好善編身世言	成我存	十八張	野語	香本家	八張
荆園小語	申居盟	四張	芝在堂	劉千里	六張
知至編	韓聖秋	四張	雅說總目	王	一
管言	張華	七張	利言	吳玄	七張
中語	宋學道	五張	退居瑣言	王軒	六張
康熙辛酉夏日記					

雅說集總目錄序文

俱在外通共四十張

弇州劄記序

夫士人讀書萬卷能不爲古人所欺此固當以識勝也乃學者不失之粗則入於腐談心學而無得於大中之秘論用世而無見於經權之宜此輩正當束之高閣耳明之才德諸臣蓋蔚然可紀而以豪傑之才抱經濟之略者余尤推服弇州王氏使斯人也而當土木之變必能爲于忠愍捍禦之功際宸濠之亂必能扞王新建戡定之猷若効力邊陲馳驅南北亦必能爲威寧麓川之績也四大部稿如

弇州劄記序

陸海神臯足供數載游覽而劄記一篇尤是其生平得力處獨覽曠懷益有內聖外王之旨焉余特表而出之以廣讀書者之識寶此一帙如獲珍珠船卽不必復問四大部稿可也

魏齊介題

弇州劄記序

王弇州劄記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一

鄒南魏爵介石生

劉記內篇 刪王弼州原本

思無邪其詩之綱乎自強不息其易之綱乎毋不敬其禮之綱乎允執厥中其書之綱乎是咸有至力焉乾六龍皆聖人也聖人不能為時能因時耳

六龍皆聖人何以有憂有悔非德之不足位不當也聖人能易之賢者勉焉愚者蹶焉

在田之龍何以使天下文明哉夫子蓋深知之曰時

劉記內篇

卷之一

一

舍也明非時所能舍也自任確矣

伏羲之畫八卦也豈以為卜筮設哉後聖見理之與數合也因借卜筮以發之蓋即卜筮以明理也非舉理而歸之卜筮也

亢龍有悔其聖人閱世之言乎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其聖人處世之言乎老氏得易之偏用而深者也六陰之坤必生陽矣聖人名之曰復若失物而更歸也喜之也六陽之乾必生陰矣聖人名之曰姤若不期而遇也外之也是故日月之蝕雖常而必以為變

木德其至矣乎土厚載物金火之為用至矣然而其

體不仁也故於星歲為吉鎮次之長庚熒惑多凶

外性而修行者吾思進之外行而言性者吾彼之性

空乎不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不之於父子則之於

長幼夫婦朋友也孰謂空哉

征誅衰耶黃帝先之矣揖遜盛耶莽操後之矣是故

於道不於跡

大哉艮乎終萬物始萬物君子得之成身術者得之

延年

劉記內篇

卷之一

二

或曰六書心畫也有諸曰在觀而已以道觀六書義

文之精也以技觀六十四卦頤篇之端也

郊享之有配祖也是三才之道也顓頊嘗堯稷文幾

無愧矣德不足而強尊之其衰天乎毋乃僭日月星

辰矣

韶作而百獸率舞非因聲也和德之至也不然無師

曠之言哉

墓祭非古也雖然亦時可耳夫魂氣固無不之也因

其魄用其遺而誠格之不幾於易乎哉

祭之有尸也。其先王感假之微機乎。然而尸必賢匪  
賢匪誠匪誠匪萃。是故不可以行後世也。尸生近近  
生狎。狎生戲。至於戲而可無祭矣。今也主而不尸。淵  
乎其冥穆也。吾從今。

席地古禮也。今也嚴肉刑古政也。今也仁。

譏世卿謂其非德舉也。獨不曰世諸侯哉。諸侯非甚  
暴不易也。守若令者朝報殿而夕以更為能。久屬民  
乎哉。善矣。柳生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慈也。勢也。

二百四十年耳。而弑君三十六。王室四亂。天王數出。

御記內篇

卷之一

七

臣射王子蒸母其始也。逾千里而錯我七雄之旣也。  
歷數世而民鮮屬下死者。則封建為之也。

讀周禮曰。異哉。方千里而官人若此之衆也。盡地力  
不足以供采祿矣。民誰與養。

荀卿之危態臣也。甚於篡。孟獻之罪聚斂臣也。甚於  
盜。噫。其真有所警矣夫。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至哉易也。哲人先焉。愚者後焉。  
時至而悟。悟無及矣。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

後

北極天之樞乎。動處至神而聽於靜。靜處至微而能  
制動。亦淵矣。夫人曰膠膠乎。擾擾乎。反而求之。而極  
安在哉。

由外之以內。而內禍生焉。其為日乎。由內之以外。而  
外禍生焉。其惟舌乎。

之燕而越其轍。燕可至乎。知之燕之轍。晨進十而夕  
退百也。燕可至乎。吾北首矣。窮日夕矣。之水而迂也  
之路而徑也。則無虞至也。甚矣分門者之徒之謬也。

御記內篇

卷之一

八

春王正月夏時冠之。然歟曰否。否。正朔天下之首政  
也。春秋以止亂也。而身亂之其何以訓。

詩刪而風未易亡也。屈氏志而憫。校等情而宛。燕幾  
哉。雅頌則微。或曰唐山郊祀非歟曰。惡遠矣。

鄉黨聖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

誦母自欺章而不忍。然頗赤者非人哉。牛山之木章  
而不悚。然汗浹者非人哉。故聖賢之醒人也。甚於藥  
石。

晉叟殺人咎繇執之。非臣道也。竊父而逃。遵海濱而

處非若道也。語心則可。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至豈言也？夫子闕此二實而不輕發者，蓋預慮之矣。何慮？曰：慮有釋氏之即心即佛也，大慈大悲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靜亦靜，動亦靜也。

治安之於事也，原道之於理也。孟氏之後，無伍矣。

論語

卷之一

七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一

鄒南魏喬介石生纂

劉記外篇 刪王弼州原本

三王家天下，始乎然而堯舜之前有之矣。湯武征誅，始乎然而堯舜之前有之矣。

堯舜禹之禪受也，湯武之征誅也，伊尹之放君也，箕子微子之降敵也，周公之攝阼也，孔子之歛赴佛肸，公山弗狃也，唯聖人能為之。賢者則弗許也。比干之剖也，伯夷之餓也，賢者能為之。聖人則弗必也。

劉記外篇 卷之一

六

盤庚賢主也，雖然讀其文而知商治之衰與商質之所由滿矣。

文王之安於四也，臣道也。太公散宜生之以術啗紂也，亦臣道也。

謂周成王之不如漢文也，何也？曰：周公在矣，而成不聖。

謂太甲之賢於成王也，讀金縢藥乎惕矣。以周公之聖而幾不免，易曰：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者，僅無咎也。周宣王中興之令君也，而弗克終，何居？曰：激衰而後

圖治故也。其於中也未純。其於政也非學。

齊桓之霸也不以戰勝其猶有湯武之遺乎。霸至文而衰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莊之憐志也。秦穆之不主盟也。焉得五也。昆吾大彭豷韋幾然哉。

謂趙盾之不與謀吾弗知也。謂許止之僅不肯藥吾弗知也。

春秋之罪吳楚也不以夷故以王也。如秉體而翼周吾將從之矣。六雄之自主則梁惠始也。故梁惠者魁叛而浮夷者也。

御覽外篇

卷之一

十

三公子之好士也以自張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惡乎同。魏爲秦而疑信陵矣。趙爲秦而摧李牧矣。

唉

荆卿之笑下矣。雖然燕亡不由也。范雎之笑工矣。雖然秦王不由也。

乘迫爲合攻隙爲離其蘇張氏之揣摩乎。聽蘇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張氏之解從大國自解也。

淮陰之初說高也。高密之初說光武也。武鄉之初說昭烈也。若懸券而責之。又若合契焉。噫可謂才也已。

矣。

周法繁漢法簡繁則虛故易弱簡則實故久強。

官之繁設也財之繁取也用之繁出也上下之繁相待也。蓋至宋極矣。漢簡於唐唐簡於宋而明實酌之是以久而治也。

喪之日易月也。昉文帝乎。然而以詔天下也。非爲君也。故文無不君。而景有弗子。

景有三寃臣焉。大夫錯丞相亞夫臨江王榮嗚呼文德速矣。

御覽外篇

卷之一

君亮相禹稷契咎繇秦可唐虞也。政斯而行周官者莽耳。

漢武之雄也。其與慝俱茂乎。漢武之罪民也。而功後世。勤而南嶺而南吳會而南者則何啻億兆哉。千百祀而襲衣冠被教化者奚自也。

漢高疑神者也。漢文性仁者也。光武修賢者也。唐太宗師聖者也。宋藝似光武而文不足令主哉。漢景之儉也。宣之精也。明之文也。唐憲之銳也。武之斷也。其失刻宋仁之寬也。孝之至也。抑亦其次矣。

君哉元孝文字文武柴世完顏雍之賢而不與也曰  
偏曰閏曰促雖然功德懋矣

趙宋之有周也其何以異於隋堅乎操之篡漢也亦  
延之矣裕之篡晉也則復之矣操悖而不臣裕至再  
弑矣此其辱乎趙德乃長

漢高帝之功勝湯武矣桀紂斃痛其國人不能徧四  
裔也

有以蜀取天下者漢高帝也以吳取天下者明高帝  
也一則乘彼之未定而用之一則以我之定而用之

初記外篇

卷之一

九

憲廟有聖政二曲從禮官言錢皇后不附太廟一也  
追復景帝位號二也於乎不可復得矣

諸葛亡而蜀亡非徒亡蜀也又亡魏何也諸葛沒而  
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篡本成矣

宋藝祖之悖德誓也出於乘也太宗之悖德終也成  
於積也太宗之悖也其宋或齊駕之流乎宋法寬

人主無再元無封禪無上尊號其聖人之共訓乎后  
氏無臨朝外戚無與國政其聖人之義訓乎君不匹

幾翁主不移醺其聖人之禮訓乎噫雖三代何以加

焉

文其治者曠易唐太宗哉推刃同氣猶有諉曰剗膚  
也刺王姬之勝是亦不可以已乎

漢失之刻唐失之亂宋失之弱

有君德而好文多藝者唐文皇魏孝文也有君才而  
好文多藝者漢魏梁三武也無君德而好文多藝者  
漢靈隋煬宋徽也無君才而好文多藝者李煜也文  
藝爲累不爲益

項羽之不倖太公也符堅之不殺慕容垂也寧非天

初記外篇

卷之一

十

乎雖然有君德焉

堅之敗也大舉而不分晉得併力矣身在行無後拯  
矣鮮卑主而臣客失要害矣惜乎其不爲聰虎之及  
身也

晉之欲平中原也相會稽將褚裒殷浩宋之將義恭  
也梁之將宏也抑何異縱鬼而獵兔也危哉危哉

身霸有國而身失之者凡幾曰莽曰曜曰堅曰衍曰  
存勗身治而身亂之者凡幾曰秦始皇曰漢武曰唐僖

此其才不足耶一念之敬而才爲興實矣一念之怠



而才爲敗資矣。

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在全身。員勇勝智。蠡智勝勇。

項氏之坑秦也。僂嬰也。天其伸六國乎。雖然不可以訓。

班氏之傳循吏也。不及趙鞅。其猶得先王之意乎。

龍德而隱。管寧氏近之。鳳凰翔於千仞兮。黃憲氏近之。

東方朔阮籍其善處難者乎。既弗能避。又弗欲免。曷

劉記外篇

卷之一

七

不龍躍鴻燭哉。雖然。哲於文舉叔夜矣。故夷章莫如

巧藏巧藏莫如神藏。

甚矣官寺之不易勝也。陳寶不勝而家族袁紹勝之。

而國遂亡。訓注不勝而家族崔胤勝之。而國遂亡。故

夫創業之主之貴始也。

蔡邕氏之才節而不令終也。非一念之畏爲之乎。與

其死於狗卓也。毋寧死於拒卓也。

羊叔子有君子之德四焉。曰慈曰信曰廉曰讓。雖然

其爲晉謀鼎革之際也有中惡矣。

操也。裕也。幾於混矣。而功不就。或曰遲暮也。或曰遇敵埒也。皆非也。志在內不在外。

王魏之改事文皇也。微有說焉。有高祖在不純之乎。

臣也。王之先諂也不與難也。宋儒乃以順逆劣之而

優管氏。毋乃不可乎。

楊國忠之明安氏反幾矣。王叔文李訓崔胤之攻宦

官果矣。王安石之廢法大矣。韓侂冑之復讐正矣。公

其事私其心。卒致敗焉。

謂子儀武不如光弼也。賢之其以終乎。度之略不如

劉記外篇

卷之一

七

德裕也。賢之其以衷乎。合衷與終而楚人

李西平之難不難於復京城。難於介泚懷光之間而

孤軍不屈也。蓋見才節焉。

中興之臣。吾必推郭汾陽李西平。然至戡定之年。俱

且六十矣。使其早亡一邊鎮虞候而已爾。神策小將

而巳爾。甚哉才之未易識也。

讀唐史至五王之復唐也。曰大哉績乎。雖然有遺憾

矣。夫武氏者社稷首誅人也。唐臣不共天。故立宗室

陳泉聖繼厥宗。出中廢而王之。帝治而弗宗於廟也。

上也。卽帝中矣。居學於上陽。而族武弗使亂也。次也。名田翼皇嗣。吾故知其弗盡討也。

張睢陽之才也。而處於必不支也。文信公之忠也。而處於必不振也。噫。豈人爲之。

天之報方進以義也。報素以玄感也。報世勛以敬業也。巧矣。其若合契也。雖然。義也。敬業也。不良於人而良於事。

問宋臣曰。李文靖之遠。王沂公之公。韓文公之重。范文正公之廓。司馬文正公之篤。庶幾爾。

御記外篇

卷之一

七

安石非姦人也。然而誤國之罪重。程氏以舊而寬之。朱氏從而與之。蘇軾非純儒也。然而無失節。程氏以異而謗之。朱氏從而粹之。

啓外。驟自王黼童貫始也。耗中國靈帝心。則自蔡京始也。故自宣靖禍者。京爲首黼貫次之。

秦白起死無辜。收敵矣。用趙郭開而趙舉。金世宗死無岳飛敵矣。用宋秦檜而宋降。宋文之爲魏。僂。稽道濟也。齊緯之爲周。僂。律斛光也。唐莊之爲明宗。僂。郭崇韜也。噫。

南渡而後宋岌岌乎危於晉矣。然有人焉。綱浚鼎治。內飛世忠。錡玠治外。然而一檜足以勝之。是故賈似道之誤國可罪也。謂宋尚可以支元則非也。君子是以惡檜而恨高也。

問李綱張浚趙鼎忠乎。曰忠矣。然而綱之失懷。浚之失躁。鼎之失闇也。靖康之初不失汴也。綱也。其再失汴也。栗之任綱也。江左之得爲江左。鼎與浚也。江左之不得爲中原亦鼎浚也。浚氣強鼎氣弱。浚過多鼎過少。

御記外篇

卷之一

七

漢之後非漢後而稱漢以殘晉曰劉淵氏。唐之後非唐後而稱唐以滅梁者曰李存勗氏。宋之後非宋後而稱宋以亂元者曰韓林兒氏。亦巧矣。

張承業不完人也。然而完人矣。其不受晉爵也不從晉帝也。其在文若之上乎。

察罕之忠也。庶乎岳飛矣。武則同而功過之。擴廓之中沮也。失在太子。其終爲純臣也。遺教在父。察罕帖木兒而在。其明之憂哉。雖然。天之所廢誰能興之。田豐所行刺也。李羅再犯闕而元之腹心腐矣。

奇后太子再疑擴廓而元之四肢痺矣。故夫田豐字羅者元之賊。而明之勲臣也。奇后太子者元之戚而明之間臣也。

問大將軍曰。中山其全矣。常開平李岐陽傅頴公之勇。沐西平之靖。張定興之重。其庶幾哉。問大臣曰。不知也。毋已。于肅愍之任。王端毅之直。劉忠宣之篤乎。壬午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鈇司馬鉉。已已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司馬謙。其人才同也。忠同也。酷禍同也。

劉忠宣傳

卷之一

主

漢庶人之叛也。非楊文敏之贊上親征。國事幾失矣。其還師欲襲趙也。非楊文貞之力止。國恩幾失矣。雖然。吾猶以文貞之功大於文敏焉。

大臣者。吾必以王端毅爲巨擘焉。次則劉忠宣。孜孜爲國。知無不爲者。爲國知無不言者。王端毅也。孜孜爲國。知無不爲者。劉忠宣也。雖然。吾不難二公難時之容。二公者也。赫哉太祖之聖也。而臣不稱。蓋有將無相矣。李韓公一時之才也。而學不足。劉文成可以將相矣。而量不足。

王端毅之在銓也。其猶麟鳳乎。于肅愍之在樞也。庶幾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端。蛟龍天下望而知其蹤。

問新廷伯之功。曰。不在難而在速。精進則速。義平矣。又精進六師。樓而江。許可購下矣。此其所以傳也。

劉忠宣傳

卷之一

主

閒居擇言序

趙夢白先生幼應大星而生下筆爲文章妙天下其時際明運之盛與南樂魏懋忠長垣李于田通州李修吾江右鄒南皋諸公以道德節義互相砥礪一時海內望爲祥麟威鳳遂出趙郡者未嘗不過鄙上而聆其聲咳分其片札以爲榮逾華袞也迨其晚年起任總憲晉冢宰剖露良心連茹衆正適值逆璫擅權奸人比附楊左諸公殞命北司而群賢一網打盡先生遣戍代州卒以老死邊陲故先生

之進退關明運之盛衰非偶然也先生林居時未嘗一日廢書而擇言一帙亦其晚年所著中多獨見之語切實體認非欲依傍他人門戶以作講學面孔者余擇其言之要者錄出與天下共之以見心學者氣節之本先生之學可謂身體而力行之矣彼楊子作法言而失身於王莽馬融作忠經而比匪於梁冀平居竊仁義道德之緒論及利害休前而脂韋絜極之不暇茲其人爲何等也余生也晚而余母張太夫人係先生之甥也成童

時提携至鄙猶望見先生顏貌飄飄  
若神仙中人嗚呼先生豈徒文章氣  
節之士也哉

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二

鄧南魏裔介石生選

閒居擇言 魏裔介 穀公原本

余之作字以結構密緻爲俗故從疎莽入久之乃知  
用心又久之乃不能不用心以此悟主敬之功至於  
不能不敬則德進矣

一病能引諸病同一元氣也一善能生諸善同  
神也是以孟子每言擴克善端

悟一妙義若甘露之情心得一善文若彩霞之悅目

吾何有憂

冰執常骨不若臨風之快重裘禦冬不若負日之和

吾有何樂

知天地神人頃刻不離自然常存敬畏知祖孫父子

榮辱相關自然愛惜身名

獨立於萬物之上乃爲有志能屈於萬人之下乃爲

有養

解頤子之屬空者率心空以貧爲淺不知人心不  
空皆以此身耳貧而樂已忘其身有何不空大抵

學人務爲玄遠不求切已。卽如知之爲知之。不爲不知。是知也。以說本心之知。作不欺解者。較淺。然不欺絕難。如爲知縣者。肯曰吾不知不敢爲也。則一縣安矣。天下可以類推。究竟不欺卽是本心之知也。論語首章言學。不指所學何事。次章卽言孝弟爲仁。三章言巧言令色鮮仁。四章言三省以忠信爲先。爲學之事畧備矣。故五章遂言治國。

洋洋乎發育萬物仁也。峻極於天形容之詞耳。禮儀威儀卽是發育萬物之實。俱是言道之大小。可云人

開學學言

卷之二

二

於至小。禮儀行於親義。序別信而分爲吉凶。軍實。威儀乃其節文。非有二也。無威儀則無禮儀。無禮儀則無人倫。無人倫則發育息矣。安得分大小乎。本文明日優優大哉。人皆溺於費隱章之語。大語小不知其不同也。

天下之至可樂者。無如道。少有所得。斯足以自樂矣。處世而不免於憂者。不知道也。或知之而不能行也。行之而未有得也。故論語首言悅樂不愠。

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四語乃二

語也。縱欲卽極樂成災。卽生哀也。夫惟樂道者。其樂無極。有福而無災。

聖學之要。一敬盡之矣。大學中庸之慎獨敬之說也。敬於人之所知而忽於人之所不知。非敬也。慎獨乃謂之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慎獨之說也。此道甚易簡。人人所知而不能行。或云獨者。至尊對之稱何耶。

訓詁之儒。典而學遂不明。大都以讀書考索爲學。子好學便是手不釋卷。聖賢所言學。固亦有精義。

開學學言

卷之二

二

者。如博學之是也。以下有審問等耳。愚而不學之類。則兼考究躬行而言。蓋習其事者。乃真學也。

道者。生天地萬物者也。立於天地之先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從于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言非道之始也。天下所共由。謂之道。乃率性以後之事耳。夫子不輕言道。道固未可易言也。德者。天地萬物所得也。教化川流。天地之德也。在人爲五常行道。不得之解。未爲精盡也。自是宋人口語。

士之高明者。多逞而之。禪士之窮愁者。多逃而之。禪

吾道之中其有不足者乎。

勿曰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惟一心心之所發惟有言行。君子之能動天地。言行之外更有何術。學者知言行之重如此。雖欲苟而不能矣。一念之善。卽以爲根而培之一事之常。卽以爲式而推之。前賢誠難及其高雅卓絕者亦少。前言誠多美。其進出常見者亦少。古文誠多善。其趣高義妙者亦少。讀書宜於多中求少。則所造自深矣。

開卷第一 卷之二

用作爲之內。於此體會而修持之。天則自見。所謂本立而道生。下學而上達。以其切身謂之本。以其平常謂之下學。

道家言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惟修養能致之。學如修養。道如先天一氣。

存心令一念不妄起。惟有真心。出言令一字不輕發。惟吐真意。作文令一字不多下。惟明真理。宜以此自勉。

濟天下之大事者必至公至密。公而不密則有顯而

密而不公則有陰譴。

論語之文和平冲雅。如楚狂衰鳳之歌。莊子所載乃其全文而論語刪之。若迷陽迷陽等語。斷不可不入論語中。知此則知文體矣。

孟子道性善。性得於天不可爲力也。盡其心則能盡性矣。如盡惻隱之心則盡仁之類是也。性不可知也。盡性則能知性矣。知性則能知天之命。天命之謂性也。此學問之極功也。學者未能盡心以盡性。且存心以養性。此乃所以事天。存心養性須有堅定之志。天許不貳修身以俟之。此乃所以安身。命成其爲人也。非氣數之命也。

開卷第一 卷之二

或問雩而雨何也。荀卿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以此見荀卿學問涵養之疎甚矣。彼蓋以天之與人。不相涉也。則古帝王之言敬天皆爲虛語。而郊祀之禮皆爲虛文。而若無天云者爲確論矣。人之有天猶子之有父母也。父母之怒也。必致敬以回之。天之不雨亦其怒也。可付之不理而聽其自雨乎。嗟乎自古以來。廟善禍淫未有爽也。豈必天之有言而後爲有

天耶。人不畏天更何可畏。此紂所以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者也。而荀卿之論如此。無怪乎其謂性為焉。禮為化性而起為也。

溫故知新可以為師。人但謂知新之可為師。而不知故之外無新。但心體不明則不知耳。舍故而求新是。應說妄見也。世之學以莊列為新。其實非新也。或曰聞毀譽而不動心何如。曰非也。君子聞毀而省其有過。聞譽而慮其不符。

關子書

卷之二

六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吾黨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事。必得待位行政。則應居無仁者。隨事力行。乃是擴充惻隱耳。

勇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稿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講學語何以易此。有得于道而樂者。其魚之於水平。大之滄海也。其次四潰也。其次枝流也。富貴而已者。其污泥之醜乎。

一儒者言為學須將世間一種熱鬧世情痛自割捨。求徹底乾淨。夫既知熱鬧如何割捨。惟見的道理真。皆分定。吾身大視之便如蒼蠅逐臭矣。孔子曰苟志

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

天命之謂性。天命便是於穆不已之命。非命令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天生人而命之理具焉。如父母生子而精神具焉。何待命令也。

齊閭丘來盟於魯。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蔡。閔馬父笑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熹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日陷而入於蔡。何勝之甚也。

關子書

卷之二

七

夫溫恭有恪。即敬之說也。聖王猶不敢專稱。我之學者。別立名目。以自尊大。閔馬父聞之。能無笑耶。

行已有耻。對無耻而言也。狷者有所不為。對無所不為而言也。賢不肖之分。豈相遠哉。

利與害相反。乾以美利。利天下君道也。少道也。豈難言利哉。自世道衰而聖賢乃以利為成。大學又專以財為利。良可慨也。

德者物所同得以生也。非吾所獨得也。凡行之孤而無與為際者。不可謂德。德者中庸而已。人人可能。



者也。故無奇峭險絕之行。必有景附而響從者。惟德乃有隣。惟有隣乃可以觀德也。

每熟讀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聖人之道如彼其大也。君子之學如彼其大也。究竟惟能小心審過以保其身而已。明哲錄。小心而生者也。其言足與者言不有也。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卽天地之大也。非推本之萌也。爲物不貳。乃是推本何大小之分乎。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君子也。內省而疚。有惡於志者。可以爲君子。終日爲惡而不疚。無惡則近于禽獸矣。

問居擇言

卷之二

九

君子不能無非心之萌。而旋即去之。故曰進於聖賢。小人不能無良心之萌。而旋即昧之。故曰近於禽獸。

世之欲爲善者鮮矣。卽時勢不得爲。鬼神亦默相之。如得爲。則其福可知也。世之欲爲惡者多矣。卽時勢不得爲。鬼神亦陰責之。如得爲。則其禍可知也。

無所疑而知者。必非真知。無所苦而樂者。必非真樂。義以爲質。章聖人所論處事之道。始備。謂之曰質則

自不能必。若無禮孫則失之直遂而不可以爲義。此精義之學也。

食太飽則中輓。酒太多則內熱。是以君子忘大快意也。快意者。鬼神之所忌也。惟濟人利物爲可耳。吾之所不睹不聞者。天命也。戒慎恐懼畏天命也。無須臾而不畏。乃所以不離道也。是無分于隱見顯微者也。而培養之功。尤在于隱微之際。隱微者。獨也。是故君子慎之也。

兢兢業業。常如養病之時。則可以却病矣。兢兢業業。常如省過之時。則可以寡過矣。

問居擇言

卷之二

九

顏淵智隣殆庶。真知聖道在聲臭睹聞之外。故直從本體探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仰鑽之必有躋之者。前者而忽然在後。終屬恍惚。夫子知其如此。故以博文約禮誘之。則有所持循。故竭其才以仰鑽之。其高堅者。瞻之在前。如有所立。卓爾無復有所謂。忽然在後者矣。然至此。則功力無所復施。不能與之爲一也。惟優游以俟之而已。

盈天地間。皆斯人喜怒哀樂之用。而天地之休咎災

祥萬物之舒慘榮悴。皆喜怒哀樂之所感。人能事性而行之。則已發卽未發之中。故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達者言其庸也。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僅得其所以爲人。非高遠難行之事。故謂之中庸也。

小心齋劄記序

願涇陽先生講學於東林一時海內賢人君子翕然從之望若麟鳳言比芝蘭雖東漢之郭林宗李元禮不能過也涇陽先生官都下時與趙夢白魏懋權李修吾相友善歆江陵相之小意齋記序勢炎薰熾思濯之以清冷其由來正矣然由此塗徑遂分流及熹宗之朝僉壬得志群賢受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彼其之子以東林講學爲詬病此假借傾陷祖述故智要之先生講學以明道何負於世道人心亦何負

于國家也時移事變龍戰玄黃俱付  
滄桑而先生之書猶存閒中披閱喜  
其持議之正羽翼周程張朱而力闢  
陽明無善無惡諄諄不已有功于世  
甚大于此見先生之真能小心也即  
有一二言小疵烏足以掩先生之正  
大哉因擇其要者錄之使世之尚論  
先生者非獨氣節媲美東漢之英而理  
學發聖賢之蘊云

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三

郎南魏裔介崑林選

小心齋劄記 刪頤涇陽原本

惟知性然後可以言學。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語人心曰惟危。語道心曰惟微。又曰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語獨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語人之所異於

禽獸曰義希。讀其言想見聖賢滿腔子都是一箇

戰兢恐懼之心。

孔孟既沒吾道不絕如縷。至宋而始一光發。脉得一

小心齋劄記 卷之三

周元公結局得一朱晦翁。而二程及張邵羅李諸

先生復相與後。先主持於其間。天實命之以斯文

之寄。非偶然也。

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

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浸久分裂失

真。於是乎有禪而儒者。有霸而儒者。有史而儒者。

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韓呂

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謂元公之功不在禹

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

太極圖說元公之中庸也。通書元公之論語也。上下二千年間一人而已矣。

獨居時能無閒思雜慮否。應事時能無粗心浮氣否。接物時能無凡情俗念否。須是自家一一勘過。

心是箇極活的東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惟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以形容之。這裏須大入理會。在。試看孔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聖。還用七十年磨煉功夫。方纔敢道。個從心。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了四十年磨煉功夫。方纔敢道。個不動心。蓋事心之難如此。只有告子最來得易。却又差。

小心齋創記

卷之三

二

這個心極靈。是是非非瞞他不得些子。何但我瞞他不得些子。他也不肯爲我瞞却些子。閒居爲不覺。則見君子而歉然。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直是將五臟六腑一一呈出與人看。假饒無量惺惺。到這裏都使不着。語曰。心爲明師。又曰。心爲嚴師。旨哉。或問白沙先生靜中養出端倪。竊意這個物事。妙絕方所。何端倪之可言。曰。此處要善看。卓爾者。顏子

之端倪也。躍如者。孟子之端倪也。亦曾落方所。不性卽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爲性也。心卽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爲心也。皆喫緊爲人語。

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是個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只

小心齋創記

卷之三

三

是一個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個箇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陽明先生曰。慈湖不謂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此語慈湖聞之。亦須首肯。愚謂王泰州卽發明之慈湖也。

王塘南先生曰。學者以任情爲率性。以媚世爲與物同體。以破戒爲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爲孔顏樂地。以虛見爲超悟。以無所用恥爲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爲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嘆也。此數

語字字拿着禁處。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搥一掌血。論本體縱做到幽厲。蹻踞依然無改於初。故曰惟狂克念作聖。論功夫縱做到堯舜。周孔一毫放鬆不得。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楊子安侍郎好禪。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尹彥明。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用藥。彥明曰。固是只爲病。眼卽是病。每誦斯言。輒爲毛骨俱竦。

唐仁卿曰。凡事先求已過。聖功也。又曰。望重朝紳。不若信于寒微之友生。徒滿天下。不若闔門之內與。

小心齋記 卷之二

我同心。愚以爲此惟慎獨者能之。

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而已。

或問天下何以太平。曰。君相一心其上。其次閭閻一心亦須做得一半。

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此意最見得好。三千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於倍蓰。只一段心事。個個光明。提著權謀術數。便覺惺惺。自然不肯齒及他。非故擯而絕之也。

讀戰國策。眉頭鼻角。一俯一仰。無非機械。令人大慙。怪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只緣認陰陽五行爲家當。

聖人之言。高如天平如地。其間種種具備。處處圓通。是故見以爲主靜。無往而非主靜也者。見以爲主敬。無往而非主敬也者。見以爲窮理。無往而非窮理也者。見以爲致良知。無往而非致良知也者。見以爲修身爲本。無往而非修身爲本也者。只看人如何體取。若執一說以格諸說。則固而已矣。

小心齋記 卷之二

五

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真。混言空者。以似亂真。予皆不知也。

程伯子曰。東漢人才一變。可以至道。此語極公。讀禮樂征伐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全局。讀誰毀誰譽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斷案。

異教家往往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却不如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之未發。更爲親切。或疑程張氣質之說。未透性善。愚竊以爲氣質之說。

正顯性善耳。夫何故。人之生也。昏明強弱千萬。不齊。自未有氣質之說。人且以是不齊者爲性。聖曰性善。猶在離合之間。自既有氣質之說。然後知其所以不齊者。氣質也。非性也。卽欲諉不善於性。不可得已。故曰氣質之說。正顯性善。

程伊川先生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解最精。

朱子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

小心齋制記

卷之三

太

事者也。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最爲親切。若以意念爲心。照察爲知。未免落第二義矣。

河圖洛書太極居中。太極圖太極居上。太極無對中無對。上無對。這兩處恰好放着太極。真是天造地設。如何容得一毫人力安排。

千古聖學只是個不動心。佛氏也是個不動心。告子透得這個消息。過於楊墨遠矣。却被孟子一眼戳破。將他根本上病痛。一一指點出來。使後之學者。

得以曉然於幾微異同是非之辨。不至爲他說所惑。走差了路頭。故曰其功尤多也。

或問邇來談學家。往往揭一宗旨。子獨無之何也。子亟稱性善。莫便是宗旨否。曰。吾於此亦頗察之。有年矣。衆來衆去。委不如性善二字好。這裏衆得一分透。卽有一分得力。衆得二分透。卽有二分得力。衆得完完全全。便是聖人。曰。如何衆曰。此事選不得日子。揀不得方向。定不得格式。只要辨一副真精神。隨時隨地都是埋會處。孔子曰。吾無隱乎爾。法也。

小心齋制記

卷之三

七

只無隱二字。分明將性之全體拈出。教人一個參法也。孔子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俱是述而不作。只中庸二字。是特地拈出。畢竟中字。還是述。惟添個庸字。乃是作耳。由春秋以來二千餘年。諸子百家紛紛競起。都有一種可喜可愕處。能鼓舞人。搜求病根。只是無奈何許多聰明才辯。不肯庸乃知這一字。真是照見天下後世學術之弊。預爲點破。萬兩千觔。十分鄭重。不可草草看也。

乾之爲言健也。天道也。其在於人則誠者之事也。而曰終日乾乾夕惕若。是就本體上點功夫。亦分明畫出一個健字來。坤之爲言順也。地道也。其在於人則誠之者之事也。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是就功夫上點本體。亦分明畫出一個順字來。

朱子之釋格物。特未必是大學本指耳。其義却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之一原。

小心齋記

卷之二

八

語格則備舉程子九條之說。會而通之。至於呂謝諸家之說。亦一一爲之折衷焉。總而約之以四言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粗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於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同。須如此方收得盡耳。故惟大聖大賢不得拘以是法。其次未有不由之而入者也。議者獨執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竊恐以語末流之弊。誠然有之以語朱子過矣。

謹危惟微。惟精惟一。是從念慮事爲上格。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如此看來。卽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固微上徹下語也。

河圖洛書是爲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爲河圖洛書傳神的大學。是就人生以後說起的。中庸是就人生以上說起的。西銘是就既有天地說起的。太極圖說是就未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不相依倣。不相假借。不相凌越。各各自開一局。合看來。實是

小心齋記

卷之二

九

互相闡明。互相助發。互相攝持。恰好完却天地間一個公共的大勾當也。

周子有云。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愚以爲太極圖說正天地鬼神之奧也。朱子有云。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愚以爲小學又近思錄之階梯也。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爲不知其仁。及顏子問仁。却告之克己何也。曰。己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己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方且東支而西

吾方且西滅而東起。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卽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矣。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可同年而語也。

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爲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着刀。只寸鐵便能殺人。故曰。拚得性命方了得性命。

易言至日閉關。書言恭默思道。詩言不顯亦臨。記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至李延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

小心齋制記

卷之三

十

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又就中點出一個活機。此脫胎換骨語也。揆厥淵源。實自周子之玉靜來。近乃有駁之者。曰。旣未發。有何氣象。予謂曰。這是古來一個海上單方。君若信得過。便急急煉服。無論久近。定有靈效。如信不過。且好好珍藏。留待後人。莫得遽爾喚謫空。爲有識所笑也。

啓予足啓予手。信口道來。形色天性。全盤掣出。會得時。只此便了。更有何事。會不得自家身命。尚沒個下落。說恁戰戰兢兢。

伊川曰。性卽理也。此一語。極說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却亦有個來歷。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曰。衷曰。則。非理而何。但不如拈出理字。尤覺易曉了耳。朱子嘗言。自程張氣質之說出。而後諸子紛紛之說。息。予以爲未也。別氣質於性。則性明。涵氣質於性。則性晦。猶在人善看。惟性卽理也。之說出。而後諸子更無所置其喙耳。

吾於病中得兩神應方。陳惟濬卧病皮州。陽明謂之

小心齋制記

卷之三

十一

曰。病物亦難格。惟濬曰。然。陽明曰。常快活便是功夫。此如豁我以蘇苓。陳仲醇曰。天下惟聖賢爲能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此如固我以參朮。吾服之十年餘矣。大有奇效。蓋不特治病而已也。

或問近世好爲新說。卽一部四書。幾於另換一番面目。有來語者。子徃徃收之何也。曰。道理只論是非。不論同異。但于道理無碍。縱橫曲直。皆足以爲吾用。何須執一。曰。獨于無善無惡四字。辨之諄諄。何



也。曰：這是大頭腦所在。如何放過得？曰：陽明與錢王二公證無善無惡之說于天泉橋上。而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瞞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及至洪都鄒東廓歐陽南野諸門人來謁。請益陽明日軍旅匆匆。從何處說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之自悟。近被汝中拈出。第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陽明非無見者。何爲云爾。曰：此非予之

小心齋劄記

卷之二

主

所能知。竊嘗稍涉內典。纔開卷。便都是這個話頭。且無論西土二十八祖。東土六祖。暨五宗諸大善知識。卽聲聞影附之流。亦看作家常茶飯一般。乃今贊嘆張皇。一至於此。宜彼之藐視儒門也。

善與惡相爲貞勝。不並立者也。從上聖賢勤勤懇懇。發明性善。正欲壓倒一惡字。今也并欲壓倒一善字。壓倒一惡字。惡字不得出頭。壓倒一善字。善字亦不得出頭矣。惡之來也。其萌甚微。賴有善以密消之耳。惡之發也。其力甚猛。賴有善以顯制之耳。

誠使善不得出頭。其亦何所不可爲哉。昔宋范仲仁或譏其好名。純仁喟然嘆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竊謂無善無惡之說。則人又當避爲善之嫌矣。不知是句路而可也。

有欲低無欲高。有欲垢無欲淨。有欲軟無欲剛。有欲煩無欲簡。有欲忙無欲閒。有欲險無欲穩。有欲牽纏無欲撇脫。有欲疑滯無欲圓通。個中妙處難以言述。

早來思無欲二字最妙。無欲則虛。虛不窒矣。無欲則

小心齋劄記

卷之三

主

清清不濁矣。無欲則剛剛不屈矣。無欲則簡簡不勞矣。無欲則靜靜不擾矣。無欲則高高不俗矣。

無善無惡四字。止之收了一種高曠的人。下之收了一種機巧的人。惟存下中行收他不得。只是此種人最少。不比那二種人多。又有一種庸常的人。亦收他不着。只是沒用處。不比那二種人都有一段精神聳動得人。以故彼之勢日強日熾。此之勢日孤日微。不知將來何所底止耳。章文懿公曰：學術去程朱未久。又大壞。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知

言哉

或問子有惑于無善無惡之說也。易不云無咎無譽乎。禮不云無非無儀乎。曰無咎無譽坤道也。乾則否。無非無儀婦道也。丈夫則否。

問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何如。曰此專以氣質言耳。然而氣質非性也。以氣質爲性是旁論。非正論也。程子蓋嘗喻之于水。以爲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也。是則然矣。但借水喻性。須點出性字。方纔明白。試曰清固水之性也。濁

小心齋劄記

卷之三

古

亦不可不謂之水性也。其可乎。孟子亦嘗喻之于水。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誠按而爲之。說曰就下固水也。過顙在山。亦不可不謂之水也。是則然矣。試曰就下固水之性也。過顙在山。亦不可不謂之水之性也。其可乎。以此論之。安得指氣質爲性。

李見羅先生性善編。專爲陽明致良知之說。而作其兄卓矣。但致良知三字。何嘗不是。誠使人人肯致

良知。便人人是個聖賢。亦有何害于天下。惟是陽明以無善無惡爲性。則亦以無善無惡爲良知。此其合商量處也。見羅校勘到此。可謂洞見病根。至于反覆辨良知不可爲體態落第二義矣。

予謂伍容菴曰。陽明之言良知信之乎。曰信之。曰陽明之言無善無惡信之乎。曰不敢信也。予曰何容菴曰。心既無善。知安得良。卽其言亦自相悖矣。奚其信。

朱子曰。仁未嘗不覺而覺。不可以名仁。此語極精至。

小心齋劄記

卷之二

孟

羅文莊又曰。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且不可以名智。則益精矣。彼認覺爲性者。恐非究竟義也。

近來有一習氣。操觚者。但于左馬諸家。模擬得一言半語。便傲然自以爲古文。其視韓柳歐蘇。蔑如也。談道者。但於禪玄兩家。剽掠得一知半解。便傲然自以爲妙悟。其視周程張朱。蔑如也。嗟嗟。彼操觚者。無論也。乃談道者。亦然何哉。

邵文莊云。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薛方山先師質之曰。真士夫。卽真道學也。假道學。卽假士夫也。

誠然誠然而文莊之意遠矣。

近世率喜言無善無惡及就而詢其旨。則曰所謂無善非真無善也。只是不着于善耳。予竊以爲經言無方無體是恐着了方體也。言無聲無臭是恐着了聲臭也。言不識不知是恐着了識知也。何者。吾之心原自超出方體聲臭識知之外也。至於善卽是心之本色。說恁着不着。如明是目之本色。還說得個不着于明否。聰是耳之本色。還說得個不着于聰否。又如孝子悅在得親。不得則不可以爲子。

小心齋創記

卷之三

七

須千方百計求盡子道。還可說莫着于孝否。如忠臣悅在得君。有不得則不可以爲臣。須千方百計求盡臣道。還可說莫着于忠否。昔陽明遭寧藩之變。日夕念其祖母。岑與其父龍山公。不置。門人問曰。得無着相。陽明曰。此相如何不着。快哉斯言。足以破之矣。

孔子所以有功于天下萬世。是提出一個學字。其所以闡明這學。是點出一個好字。孟子所以有功于天下萬世。是提出一個性字。其所以闡明這性。是

點出一個善字。

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功夫只是小心二字。

小心齋創記

卷之三

七

南牖日牋序

暇日過能仁寺百貨駢闐書賈攤書  
石砌上中一卷塵蒙尤甚發而眎之  
武水王佐之南牖日牋也留置案頭  
每公退抽繹數條如入群玉之府如  
躋仙掌之峯廉洛關閩洞見原委西  
竺東王咸指偏弊嗟乎隆萬以來學  
者悠謬離岐也甚矣而此牋獨知其  
正博而約收之深而顯出之不拾人  
牙後唾曹娥雪所謂不以有限之陰  
供小技不以無本之學誤生平者豈  
虛語哉因嘆世儒依傍他人門戶徒

馳騫相引重爲名高而薦志沈遽之  
士不尚聞達乃能窺理道之奧窅如  
佐之先生者可謂豪傑之士也已名  
位不顯恐致淹沒余故表而出之世  
必有能知之者

魏裔介題

魏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四

鄧南魏裔介石生選

南牖日牋

刪王佐之原本

易

人肖形天地已屬後天坎爲腎艮爲膀胱震爲肝巽爲膽離爲心坤爲小腸兌爲肺乾爲大腸陰爲脾陽爲胃夫心亦離矣而獨能爲五行之主何也其在南也午之中也萬物之所趨五行之所聚而極至焉者也故艮其背止其所動靜不失其時其

南牖日牋

卷之四

一

道光明爲向明也是故君子之學明德而已矣樂中虛之位以復純陽之體紛紛之輪似屬恍惚潛龍勿用一句是五爻根基樂行憂違確乎不拔一生事業都在此中能唯能潛故不可拔

潛龍勿用乃六十四卦之初天地開闢之始天一生水時也邇世不見知而篤恭而天下平皆從此始見而文明躍而或之飛在天而不亢皆潛之發用也

書如日星森列詩如風露盪潤春秋如雪霜凜肅禮

樂如寒暑成歲易其猶天耳

私欲之動如火炎炎非剛猛之力不能制之故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義理之心其端甚微必優游漸漬真積力久乃成其善故曰異者入也入而後說之

易以虛待天下後世之實故其說變通而不拘濬易以定證天下之虛故其說謹嚴而不茫

周公之制作其精者在詩而周官則燦然治天下之法度也孔子之制作其精者在易而論語則燦然

南牖日牋

卷之四

二

學聖人之矩矱也

定性書引艮卦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蓋聖門一貫忠恕大本達道儒者大公順應動靜兼定之指悉脩于是

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經莫古于易秦焚典籍而易以卜筮存莫完于易書出于虞夏商周之史官詩多出子閭巷之小夫婦人春秋雖出于仲尼然本魯國之史禮皆繇出漢儒之綴緝易則伏羲畫之文王演之周公重之孔子贊之皆古之聖人莫粹

於易

書

觀堯典一書。可見古之帝王。全在虛心用人。所以德業在已。今之力識志意之士。都是執了。在已之見。所以德業不下於民。

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傳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俱是根本實學。與今學術不同。全在變化氣質。

詩

南唐書

卷之四

三

尹吉甫六月北伐。許大功業。而詩人稱之。不過曰。武吉甫萬邦爲憲。卽其來歸燕喜。所與共飲者。亦不過曰。候誰在矣。張仲孝友。可知古來大將之道。如是。今之取威制盛。而無其本者。皆小材也。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制外。乃亦以燕來詩。歌用之于內外耳。而謂之治者。文武之治。不在於慎防維之具。而在於通上下之情。仁之感也。

春秋

餘冬錄學春秋者。舍經從傳。昔人嘗摘其失。經無說

耳之言。傳多可喜之說。是學者之樂聞而易惑也。

而今世學者。乃說傳而捨經。又昔人所不及知者。

丘明雖未必及登孔席。如故記所云。與孔同乘。如

觀周史。自是去聖不遠。非後來公穀鄒夾四家爲

空言者。而世之尊是經。願與左氏立異。口說流行。

又出四家之外。何哉。以左氏與今說言之。其出入

人罪多矣。入人之罪。如季及鄆子。過於防左傳。在

謂使鄆子來朝。而今以爲令其自過。擇配其出人

罪如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傳謂蒯聵使嬖嬖

速殺南子不果而奔。而今以爲殺南子之事。遂

此三端。餘冬之論當矣。然而以正經大義斷之。不

論令自擇配殺南子與否。只遇與齊一字。已可知

其非理。若或詳於事實。而反昧大義。未免

會斯所失。又遠。非讀春秋之法也。讀春秋之法。以

知大義爲正。考核事故次之。

禮記

冠昏燕聘。其於天子諸侯以下之禮。雖未盡具。記者

猶能推聖人制禮之意。而發明之。使人之貴而不

敢苟而又不苦於所難皆漢儒功也。

天子之宗子祭天子。庶子降而爲諸侯。爲天子別子。繼天子別子爲諸侯之宗。而其始祖則天子祭之矣。故但祭諸侯爲始祖。而立五廟。諸侯庶子降而爲大夫。是爲諸侯別子。繼諸侯別子爲大夫之宗。其高祖則諸侯祀之矣。故但祭大夫爲始祖。而立三廟。始祖一。高曾祖一。禘一大夫庶子降而爲適士。是爲大夫別子。繼大夫別子爲適士之宗。其曾祖則大夫祀之矣。故但祭適士爲始祖。而立二廟。

南唐書

卷之四

五

始祖一。高祖禘一。適士之庶子降而爲官師。是爲適士別子。繼適士別子。是爲之官師之宗子。其祖則適士祀之矣。故但祭禘爲始祖。而立一廟。如今祠堂之制。中爲始祖。高曾祖父左右分爲昭穆。是故廟有七。有五有三。有二有一。而祭始祖及四代則無不得者。蓋不祭高曾與祖者。自始降子之法言之。非謂其分不得也。其不得立七廟三廟者。其分耳。

祭者接也。祭必有氣脉與所祭之人接續通流而無

間。故威格。祭天以冬至。祭地以夏至。祭祖禘以生辰忌日清明之類。亦謂其氣脉一路可流通耳。冬至而非其時。卽非所以事天。故古人重之。

晦翁讀禮傳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門人問答。蓋已及之。三年之喪。鄭玄注禮二十七月而訖。是也。晉王肅祥禫共月二十五而除。則失之矣。

喪服禮傳始於子夏。秦漢諸儒仿而記之。雖精簡不及如盡以掇拾附會少之則亦非吾所敢。朱子曰。

南唐書

卷之四

六

儀禮是禮根本。禮記是禮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什儀禮之書。又有他記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禮儀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之類。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又答應仁仲書曰。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編。盡是諸弊。恨不令韓文公見也。

禮爲忠信之薄。禮以強世。此寔異端之徒。好自恣睢。病禮之束縛而爲此言者。禮之於人猶酒之有麴。

藥也。厚於禮者爲君子。何得言忠信之薄。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有禮則安。何得言強世。

### 大學

格物之說。有以正物言者。紛紛不一。至謂格其知之。物意之物。心之物。云云。尤屬牽強。終不若考亭窮至事物之理。一言爲明暢。蓋物者對我之稱。凡吾身所接事事物物。治天下國家之節目條件。皆物也。格者格此者也。今或病朱說爲支離。夫使窮至物理。以資口耳。辨博則誠支離也。若窮至物理。以

南唐日報

卷之四

七

滋益吾之神。平辨。則吾心意之誠。妄邪正。此以修身齊治均平天下。則是格物者爲吾心意知而格。爲天下國家而格。爲明明德而格也。豈可謂之支離乎。

格物致知。始終條理者。知之事也。古人窮致此理。雖不外乎事事物物。而其用心於事物者。則專欲以明明德於天下。故物一。格而致知誠正。修齊治平。皆一以貫之。孟子謂智重於聖。猶巧重於力者。意蓋如此。

大學中庸條貫不同。慎獨則一。此是聖學第一關。

### 二論

學而時習之所學何事。朱子曰。效先覺之所爲。以明善而復其初。辨之弗明。弗措也。所辨何事。張南軒曰。學莫於先義利之辨。朝聞道。所聞者何。薛文清曰。卽知性知天之謂。主一無適。所主者何。王陽明曰。專主天理。非主一事也。此等訓詁。大有益於學問。安可以爲經旨之註脚。人心妄生情識。還作障累。如春蠶作繭。纏蔽其軀。是自作戕。他人莫得而

南唐日報

卷之四

八

害之。

孔子自十五志學。以志五十學易。七十不踰矩。修己一誨人。並只以一學字體當用功不盡。蓋學之爲道。至廣至微。吉凶悔吝變動不居。故君子乾乾警惕。隨在占筮。與時保之。而猶不敢以爲是。而今只以良知二字都盡。反却古人爲學成法。而以不學不慮。超出孔子用功之外。少涉思惟。便爲外道。一加印証。盡屬聲聞。斯亦難與之言矣。書有言之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學于古訓。乃有獲。柰何其聽之



弗聰也。

五十而知天命工夫全在立與不惑。到天命時亦大段着力不得。

孔子自志學以至從心曰不踰矩。大學論平天下曰絜矩。矩者公平濶大整齊方正圓滿具足之名也。中庸之言和洪範之論皇極具可以盡矩之義。或問一貫之指曰具見中庸首章。未發之中喜怒哀樂四者泯然無二無雜非一而何。發而爲中節之和以應接萬事萬物參贊化育通徹古今。此是一

南唐日錄

卷之四

九

以貫之忠近中。恕近和。中和是渾成體段。聖人忠恕是爲學工夫。賢人事故曰忠恕。遠道不遠不遠中和一貫之道也。大抵人道必自理性情始學聖人必自忠恕始。

令性情可以言道。能善養其性情者可以言學。聖人之一貫性情之自然也。學者之忠恕養性情之要訣也。

久先可矣。是全歸歸根處。釋氏則超度以歸爲妄。敬子足敬子手或卽易贊時以見全生全歸不獨在

身體髮膚之間。

博文約禮何以遽能欲罷不能。仰鑽瞻忽。是致力在夫子身上。博文約禮是用功在自己身上。日用常行自爲自得。無可罷時。

不是以博文歸之約禮。亦不是博文後復求所謂禮者約之。蓋顏子既見得此頭腦。直從禮上着力。故非禮勿視聽言動卽文卽禮。

形而上之道卽寓於形而下之器。天命之性卽寓於氣質之性。惟微之心亦卽是惟危之心。所復之禮

南唐日錄

卷之四

十

豈離於所克之已。譬之良金在礦。良玉在璞。雖不相雜亦不相離。

必世後仁如何作用。曰知吾身通體之仁。卽知必世之仁。漸摩涵養工夫無有窮時。

一念之妄動。一事之妄爲。一語之妄發。皆是過積而

不已。則其害甚大。故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也。無口

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知過易。改過難。改過易。不貳過難。惟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

下學上達。至淡至簡。豈人所可與知。唯自知之。惟天

知之。天知卽於自知中見之。天人二途中間更無別路。去人所以還天。人所不知者卽天知也。

原壤豈不知遜弟者其爲老氏之學。蓋亦玩慢自放。如臨喪而歌之類。不以遜弟累心耳。以杖叩脛。夫子亦大警覺之。而原壤不以動念。老氏之教固然。噫。孟子之闢楊墨。數百言不已。而夫子闢老學。止於一擊。固聖賢之氣象。其亦處時處人然爾。

與時偕行。與命流通。時中之謂矣。夫子棲棲又是造命一等。

南唐曰

卷之四

士

天命之性一而已。何謂相近。相近者就心而言也。三品之說皆于心上別之。人心中危故有三。

中庸

道問學是從德性路脉來。故曰道。

洋洋乎發育萬物是德。優優大哉是道。曰皆道也。尊德性而道問學。是求至德以凝之。其功夫全在道問學上。尊德性而道問學。則道問學皆德性也。溫故知新。敦厚崇禮。道問學實下手處。全在知行上。致極道盡皆道問學事也。

初學便言無聲臭如何。曰以此指明性體則是然。卽以此自悟自起。恐漸入寂寞無味。味在仁。故中庸未始提出無聲無臭來。

二孟

知言故養氣。集義故養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知言而外義矣。故孟子只以持志無暴氣言之。而勿求於心之不可者。自見。蓋勿求皆義外也。象山曰。起居飲食。適宜節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氣之功。心與氣皆得之矣。

南唐曰

卷之四

士

敬勝百邪。故敬卽是禮。無已可克。又曰能敬則內自直。直養無害。養自內也。必有事焉。勿忘勿助。是敬不是逐事。

人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善端之發。常是不足。而七情之不中節。過當處常多。故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微者廣而克之危者懲而窒之。此之謂學。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非獨人之爲學如此。自唐虞至三代。文字流傳。想亦不少。孔子始刪述其精要者爲六經。漢儒解經。汗漫動至千萬餘言。

宋儒始簡擇其句要為傳註此皆由傳而之約今人好言經約而譏務博可謂食其末而忘其本矣格物卽以致知誠意窮理卽以盡性至命博文卽以約禮道問學卽以尊德性燕而舉之聖人事也漸而修之學者事也岐而二之支離之談也偏而主其一局曲之見也

作之不已乃成君子久假不歸惡知非有孟子猶有屬望五霸之意故與堯舜湯武北肩說來

諸賢

南瀛目錄

卷之四

七

淵明詠貧詩曰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欲賜也好貨殖乃不見子心淵明似有所不足於賜者子貢晚年進德得聞性與天道幾於貧樂而富好禮則又非淵明所知矣蓋子貢知學而淵明知守也知學故終能不有其富知守故終不能忘其貧羨慕袁安黔婁阮公之事可見矣

顏子不改其樂鮮於侏以為樂道正叔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雖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之者道也謂顏子而樂道則不可謂

其所樂者非道不可也不求於道便更無用力處

伊和靖一日看大學有得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孟子處戰國不言兵其仁心大矣

孟子不動心與動心忍性同否曰動心忍性卽不動心命脈

天理有根人欲無根天理人欲只是一物只在此心真妄之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道性善本此

南瀛目錄

卷之四

七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為學最切要工夫

諸子

賀克恭謂莊周非孔子在三代時優須誅滅國孔子誅少正卯為其惑眾也若只直言所見三代亦須有之故君子不以言廢人

涇野謂孔門流之近則為家語流之遠則為孔叢子最是沙中揀金學者當慎辨之

晉漳州教授張時舉嘗取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誠

呂氏鄉約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爲一書。蓋管子此篇亦是叙述弟子職事。所謂以禮義廉耻化國者。於禮不甚干涉。故不入記。

諸儒

論晦翁莫說他事。只每日鷄鳴而起。孳孳爲善。此便不可及。

楊誠齋萬里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鎗而置之卧所。戒家不許市一物。恐相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此乃勇決之義。而於聖賢德性愛害。

南牖日成

卷之四

主

之心恐猶未然。

南軒疾革。定叟求教。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又語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可謂不私其身。幾到不動心地位。

晦翁學毛萇詩傳。緊要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則朝廷正。而王化成。其氣象大槩好。曰。康成可謂大儒。東漢風俗諸儒。槩好盧植也好。晦翁之取康成。其博而考究精也。晦翁初學亦從博洽考究得來。盧植師

事馬融雖云亦以專門。而不徒事於博洽考究。及處左豐董卓當危迫生死之關。不少動心。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庶幾乎不愧於斯論也。

呂涇野云。人之通病。最怕因循。故卒止爲鄉人。

晦翁謂人固有終身而自欺者。得此便知聖學命脈。東郭公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廢無存。可惜可惜。此雖戲言。人當自警。

胡敬齋曰。吾儒之一一於理。不爲利欲所雜。佛氏之

南牖日成

卷之四

主

一一於虛。不爲事物所雜。不爲事物所雜。吾儒不然。但佛老本爲世人雜於事物。而後利欲種種爲累。故遂於事物並棄薄之。懲羹吹壺之過也。

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是何異鷄鶩得腐鼠而嚇鵲也。

白沙先生以先覺自任三十年不講學也。曰。凡天地發生亦自有機有序。功利蔽鋼。舉業成癖。若曉曉然與天下士辨而諍之。則生意發洩已盡。更無滋味。故唯不講而相規以善。所以養得後來許多人。

物故古人言敬學以此。

朱文公云。心雖至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攝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一心。其論心與理極渾融完粹。說者病其一開一闔不能無弊。又謂理專在心而不在事。皆偏執好勝之見也。

朱子謂格物爲窮理。今儒者謂其爲倒做而爲之說。曰致吾之良知於萬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吾不知所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者。若以研

南唐目錄

卷之四

七

究得之。則與朱子之窮理何異。亦朝四暮三之詞耳。若以處置得之。則必待修齊治平俱備而後事事物物得其理。安可以爲致知前事其爲倒也。更甚。

窮理之言出於易。必合格物致知方盡其義。薛文清曰。格物是逐事逐物窮其理。致知則萬事萬物通其理。物格猶是物各一理在。知至則萬物合爲一理矣。至哉言乎。發程朱所未發。雖孔曾復起不能易矣。進學以知爲先。而行次之。此知字較淺。然古

聖賢教人爲學之定序。不能越此。涵養以敬爲

而知慧亦從此發。此知字較深。聖賢亦以此立教。與學問相輔而行。塗轍雖若有異。工夫實不相離。文清公所謂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是已。若乃言知卽行。言誠卽明。雖聖人全體。如此然其進學亦自有次序。涵養亦自有積累。非如後人之說。必暫然頓然。一了百當之爲快也。

朱儒以心性字比之。帝天其義甚精。帝卽天也。天之

南唐目錄

卷之四

六

主宰爲帝。心卽性也。性之主宰爲心。

或問朱子先知之術。先生曰。吾所知者。迺吉逆凶謀。受益滿招損。若明日雨後日晴。吾安能知耶。後堯夫疾時告橫渠曰。若天命已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此亦自悟術數之非。而進於道矣。明道不學康節術數。蓋天地間數誠有之。然理常可以兼數。數一定而不遷。理則可以斡旋。而移易之。故儒者貴理不貴數。

釋

佛以千百億化身未了一身吾儒只了一身却是千  
百億化身

佛如清淨隨處自在只是無根其言性命也乃亦無  
根之性命

佛不知吾儒能言吾病四百四種病宿食爲之根  
三迷人難苦色欲爲之根派轉生死道貪愛爲之  
根

佛家所嘗講者道夜半所傳者法法謂神通如六祖  
梅嶺放鉢之類此豈其所宜有此皆其從徒好事

南廬日展

卷之四

五

自爲之說如二祖截臂等事恐皆未然也

晦翁謂自漢以來尋川黃老東晉佛法漸盛太都祖  
老莊迫遠摩入中國然後一切掃蕩直指人心又

曰當時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工夫至唐六祖始教  
人存養所謂存養者也只是存養個無存工夫近

時所說金剛等經又有援儒而雜入之者蓋吾儒  
吾佛之惑將儒與佛俱失其本旨至惑初學其

此却所論也

則妙音寺僧跌坐而化佛氏到此自謂死生由我

此亦常事未事佛理原不在此白樂天曰吾學空  
門不學僊歸則須歸兜率天以此仙佛亦當有別  
元微之曰況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復舍此就此  
去留何所營前身爲過迹來世卽前程蛻骨龍不  
死蛻皮蟬自鳴與賈誼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  
異物又何足患此僊學之所本與而以妙處佛理  
何耶

佛之惺惺無善無惡吾儒之惺惺知善而知惡

天地間聲色臭味人有耳目口鼻以合之惟君子能

南廬日展

卷之四

六

繇順正以行其義小人則徇欲而忘真矣孟子以  
此爲性命便自有區處裁制之方禪家以此爲根  
塵一切憎厭而遠避之所以不及吾儒

儒者云寂而感虛而實吾之所與釋氏異也夫佛理  
亦不專言寂言虛默照守空彼固鄙之爲外道但

吾儒之正心誠意將以修齊治平彼之明心見性  
意在收攝入內視其身如焦葉山河大地如芥如

漚吾儒盡一心之量以爲天下國家彼則欲磨練  
盡天下國家有爲之迹而歸之心性其辨如此

習事自有生以來其害淺習心自慢劫以來其害深  
佛法必盡除事理二障其功比吾儒更細更苦但  
不可用以治天下國家世之闢為異端者但破其  
藩籬而已似未聞闢入其壺奧也

萬物終始造化自然之理神仙欲超而出之山河大  
地造化顯然之迹釋氏欲掃而空之彼非人則可  
以人而逆天其將能乎

### 道

晦翁曰老子終有仙意又曰老子之學寬嘗養鬼故

南廂日歲

卷之四

三

不耗散而水火交然今之言仙學者或又是因老  
子教外杜撰出來然古却有仙字或又是天地間  
自有此等清氣故寡慾而清修非為長年也為即  
欲矣若吾儒之清修養性雖有仙意不落仙途

世人見有呂純陽者然乎曰天地間自有一種清氣  
忽爾感非真存也出神脫胎以意使氣邪術耳

### 雜語外篇

古人擇將有道自老泉福將之說起而後人遂以為  
一定論是以國勢民命委之於氣數也夫識膽量三

者非真將乎有膽量則福不足言矣

處已之道曰三恭寬而辯御眾之道三曰恩威而信  
治國家如變棋棋局如舊江山如舊棋子自在在人  
自置之何如故用賢為急賢人國手也

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  
若小而為大常而為變則不唯來叢勝之失而且  
有多事之害

眾怒難犯凡當眾怒之事必有所致之者且當姑  
順其情以平其心然後斟酌事體輕重從而反正

南廂日歲

卷之四

三

之不至太甚如張益州之處叛卒是也

天下之財只有此數盛世以為裕衰世以為訕益盛  
世用得其所故裕衰世用不得其所則訕非財有  
消長也人材之盛衰亦然盛世賢人在位衰世賢  
人在野得所與不得所故耳常變者事無常無變  
者道權只是經即權即是道

不觀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鮮  
失矣

事貴斷制擺脫

近看得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

慮事周密。處心泰然。

學必以親民爲大頭腦。鄉黨自好。皆謂無此等輩。以之治天下國家。則難矣。故離天下國家無性。亦無學。

君子在高位。則雖不能無小人。而小人之道。自消。若身在高明。則雖不能無私欲。而私欲自除。高明者。高明之謂也。不知陽剛之體。日恐恐焉。懼私欲之勝。而以情強制之者。篤行之士耳。

南陽日牋

卷之四

七

眼前道路無窮。須是放得脚步寬闊。始有到達之處。往古來今。上下宇宙。事事物物。何限。至今存者。能有幾哉。此可見一事一物。不足爲吾累也。

人當以天下爲度。思有以鞭策人。不可爲人鞭策。思有以養人。不可爲人所養。思有以用才。不可爲才所用。

某令居官。處使一船戶一僧一婦人。後見三人之立其前也。而壽終焉。或以爲心歎矣。某督學按部。未祭而退。一鄉賢遂夢鄉賢之子孫來見。某縣令會

忙缺。祭邑厲而衛衙。乃復聞二鬼之呻吟。凡此數者。何也。曰。不論心歎與不歎。天地間有此理。卽有此理。卽有鬼神。鄉賢子孫理之所當存也。船戶三人者。理之所不當殺也。邑厲鬼之祭事。在守令理之所當盡者也。理不當故有責。分不盡故有尤。陰陽人鬼。愛惡所感。同此公共之氣。感應而已。固未足爲異也。

南陽日牋

卷之四

七

天下之事。非人做。更誰做。古今之學。非吾輩明。更誰明。已不能做。人必有能做之者。吾大其心。以用之耳。已不能明。人必有能明之者。吾虛其心。以受之耳。

學者無天下之志。卽是無爲己之志。人於死生進退。辭受。須是臨幾自辨。幾一過矣。後復無及。

有論事之才。有任事之才。有用人之才。有自用之才。君子寧任事而不徒論事。寧用人而不專自用。古之善記書者。是契。合來自記。今之能記書者。是強記。求求合。古之善讀書者。是食味養精。今之能讀



書者是積食生病

大段觀人寧取有瑕之玉。不取無瑕之石。周身黹點不見破敗。豈不見好識者望而視之莫掩矣。白沙先生曰。多病爲人未足羞。過身無病是吾憂。可自省也。

桂古山自言。近日收得淨軍三千入內。亦是一大事。湛甘泉不以爲然。古山云。吾固憐之。甘泉曰。固是惻隱之心。今年既收入三千。明年必有闕割三萬者。則此三萬何辜。可知一念之愛不必惠。須得全

南廂日牋

卷之四

圭

體兼照無漏故溥博淵泉

天地之氣無形而貫金石日月之光無質而透豐蔭。非誠精有本孰能之。尋丈之水能浮萬斛之舟。六尺之轡可調千里之馬。惟不自用如是。

事多非勞。事多而不安心則勞。家貧非苦。家貧而不安分則苦。

漢儒反經合道爲權。涇野謂其必有所受。此亦自其大者論之。如湯武之事是也。然權只是經反經以事。道則無可反者。

士人居官必須先正規模。定民志。如川之有防。農之有畔。然後民之所向而治功可期。如夫子之誅少正卯。子賤之去陽鱉是也。號令一新。旌旗變色。緩急輕重。伸縮踈我。不患教化之不行也。

上不好諛。下不好諂。則賢否明。上以道換。下以守法。則紀綱正。子弟從父兄。則家道正。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則風俗厚。

孤高之操與功名之人自是二路。今欲得位望以行其志于天下。而後以峻絕之節臨之。其勢必有所不能。惟和而不同爲立身行己之法。同寅協恭濟濟師師其氣象可想也。

南廂日牋

卷之四

圭

天下事變如官制田賦水利軍政邊防等項。未有不周知而能料理者。故廣詢博訪皆吾明卿之用。天地間不過動靜兩端。人靜極則思動。動極復喜靜。此是氣機之常。不足爲怪。但靜而能應。即不枯稿。動而能靜。即不紛擾。

人之君子天或以爲小人。今之君子後或以爲小人。通天人而無間。真聖人也。通今昔而無議。真賢者。

也得魚者。秦前執舊見而昧新知者。謂之陋。牧羊者鞭後遺人事而貴天命者。謂之愚。

天地設位。陰陽消息盈虛。皆以漸而極。故學以漸而熟。治以漸而成。日知其所亡。月無其所不能。善學也。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善治也。

珠藏澤媚。玉韞山輝。靜而無靜也。戶樞不蠹。流水不冰。動而無動也。可以養生。可以明道。

王者無外。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仁者無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南廂日牋

卷之四

七

耳受和。目受采。謙受益。虛受善。德受福。君子受大教。學宜務所以受之者。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非但欲處事待人之得其當。而心學亦不外是。蓋人之好惡。順理。心體自覺。泰然不爲所動。一有作意。不能中節。其受愛憎者。未必知感與慾而已之心。已自擾擾不安。是先爲所累矣。安能榮辱人乎。

觀川流則思道德之無窮。視日陰則知天行之不息。爲飛魚躍皆是真機。幽雲窓草。咸可怡悅。故必之。

逐欲者。萬物皆爲累。心之會道者。萬物皆爲適。人心正大。便是強毅光明。一有邪私。則不勝其柔屈。依附回互。隱伏之態。

講學以行誼爲先。不然是買空槓而還明珠。論治以綱常爲主。不然是棄周鼎而寶康瓠。

樹之植根深者。花實必繁。人之積德盛者。慶澤必遠。理在心亦在事。靜在內亦在外。循乎理而動。則廣酌泛應。皆靜也。昧乎理而處。則尸居稿坐。亦動也。登泰山者。中道力倦而暫憩。反顧其下。大壑窈然。冥

南廂日牋

卷之四

七

窮曰。吾所處高矣。仰而笑兀者。猶在上也。楚人遊燕百舍。重趺而不息。曰。吾所行遠矣。夜視北斗。猶在前也。人之學道。安可以小成而自安乎。

玉之美者。不雕其雕者。必有瑕疵者也。絲之精者。未染其染者。必有紕累者也。君子之實勝者。不務名。其以名譽炫暴者。必其中不足者也。

天爲民而立君。非爲君生民也。故君人者。先天下而布之利。乃可後天下而享之利。先天下而建之極。乃可後天下而保之極。

古之人臣爲國者不顧家非不顧家也其國寧固而  
家與之俱泰矣。爲君者不顧身非不顧身也。其君  
尊顯而身與之俱榮矣。故曰天下不安。無有安家。  
國家不安。無有安身。志士履險而得正。庸人求利  
而得害。此之謂也。

仁兼體用心。統性情。合之則爲道。偏執其一則爲業。  
端曲學。

聖人無欲。賢者窒欲。衆人縱欲。聖人知命。賢者俟命。  
衆人不受命。

南牖日牋 卷之四

輕諾者寡信。善談者少決。強辨者其識不深。外誇者  
其中必陋。

虛則敬。滿則覆。中則正。人之器量所受不同。多則哀。  
寡則益。平則福。天地所施亦因以異。

廿八治亂之臣而名之曰亂臣。憂亂之意不忘乎十  
月無陽之月而名之曰陽月。存陽之意不忘乎十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孔明名言也。膽  
欲大而心欲小。知欲圓而行欲方。孫思邈名言也。

以事處事。天下無難處之事。以人治人。天下皆順治

之人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刻核已甚。則下亦以  
不肖之心應之。故樞策繁用。非致遠之御。嚴察太  
過。亦非致理之術也。

君子遇事論是非。不論成敗。若必事求可功求成。不  
顧理之是非。其流爲叔孫通之希世。慶務公孫弘  
之曲學。阿世大節無足觀也。

游龍野鶴。天下之至逸也。龍以無欲于世。故神。

凡風水陰陽佛老之說。總屬異端。不爲所惑。便是真

南牖日牋 卷之四

幸

儒若冠婚追送燕饋之儀。無過一理。能酌其宜。定  
非俗子。

才盛者亢其志。名高者危其身。享厚者盈其量。是故  
君子才也思抑。名也思藏。享也思約。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  
可處。滿則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古之墓者。祖父也。今之墓者。子孫也。古之墓者。禮也。  
義也。法也。今之墓者。術也。利也。紅也。

不能勤耕苦讀。而望富貴于塚中之枯骨。不思繼志

益愈而懺罪過于化外之畸流。何如其智也。講學者。詆大儒而稽首于彌陀。仕宦者畏中官而甘心于鄉愿。可以爲仁乎。

甚矣富貴權寵之能動人也。王子明冠平仲皆偉然。一代人傑。然天書之謬。一以不能正其始。一以不能正其終。二公且然。其于王欽若。丁謂。尚奚責焉。言得其當。則言爲時雨。而聽者易入。行得其當。則行如流水。而受者無難。

天虛也。虛中必有實。大地是也。地實也。實中必有虛。

南廂日牋

卷之四

圭

故乘水而水不入。載水而水不漏。一氣之運。甚疾。地在天中。爲氣所逼。所以不沉。地依氣之說是天。依形之說難推。

山與水本末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張無垢曰。明用於內者。見己之過。明用于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

貪食以招損。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倂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

若儉而安性。

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鷓鴣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仁民固國之本。治已臨下之範。學古修身之資。事親行道之始。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小則危身。大則殘家。

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仁愛不離。則太王

南廂日牋

卷之四

圭

居邠而人隨之也。

天下有富貴者三。貴莫大於無罪。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

學道當如穿井。井愈深。土愈難出。若不堅心正行。得見泉源耶。

泛交不若寡交。多求不若慎守。

多識一字。是一寶。多靜一刻。是一藥。少見一物。是一禍。少剖一物。是一瑞。

累兵而誅讒賊。草莽有忠臣。書窟而對英賢。夢寐多

知已

憂則精氣孳飲。當事自無率。善樂則神識因。事自無躁。

人倫非立名之所。文業非自畫之地。道學非久假之器。得喪非認真之物。

酸病問市醫必死。稽疑問肆卜必錯。破敵問邊將必怯。學詩問詞客必野。

我怒時出我文而喜。是文者我妻妾也。我歿時得文而生。是文者我雲耳也。

南唐日牋

卷之四

七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

由外以之內而內禍生焉。其惟目乎。由內以之外而外禍生焉。其惟舌乎。

天與人同源而異流。天道有節。人情無節。天道以寒

承煥以煥承寒。適也。人情以喜益喜。以怒益怒。過

也。天道如車轂。往則自返。人情如奔駒。逸則不還。

古人云。情心不如省事。養身莫若寡慾。二語可謂

禪二鐵大總持門。終身誦之。立躋聖地。

一人所以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恭威之至也。一人所以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益和之至也。

不盡讀天下之書。不能相天下之士。

四香戒。不亂財。手香。不淫色。體香。不誑語。口香。不嫉害心香。

榮枯得喪。胸中不可着。口中不可道。目中不可有。如此則翟公之門。可以破網。王陽之冠。可以絕纓矣。

所貴進言者。不搏死虎。而搏活虎。不爭小失。而爭大體。

南唐日牋

卷之四

八

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有門戶之說。而後有門庭之寇。有朝堂之吳越。而後有邊左之戰場。

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

不疑人以不肖。

至道之用。審鄙細不可。古人之詞。寡深密不可。節俠之生。輕闖狠不可。通達之才。疎暴殄不可。才子之

氣高矜驕不可。廉吏之守嚴刻刺不可。

學者有朝聞夕死之志。而後可以希聖希天。有先憂後樂之志。而後可以致君澤民。

一動一靜而天理流行不息。萬起萬滅而道心虛湛有常。

### 象緯

今之分野占候所隸乃十萬里幅員之內。若出乎濛汜入乎嵎峨。其在幅員之外者四十餘萬里茫無涯際。如人之疾痛安否其五臟正氣中也。其餘皆

南牖日牋

卷之四

章

衛焉矣。

水火木金必有五土而後成。可知仁義禮智非信非誠無物也。誠則內外兼備。

問雙聲疊韻曰。此有成說矣。子正切得母。母回切得子。而且同祖。是謂雙聲。如睨睨二字。正切睨與掀。睨回切睨與掀。是也。子正切得子。母回切得母。而不同祖。是謂疊韻。如接葉二字。正切接精等接。同切業寅延業是也。蓋陰陽之數。生生不窮。固有自爲倡和。又相互爲倡和。皆本於聲色氣自然。是

故樂貴和也。有感無應。有應無感。有感應而非其。謂俱不足以成聲。

### 雜語內篇

學者每言無知。先生曰。知是此虛靈開天闢地。生生不死的物事。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到無聲無臭。無可言處。未至于此。豈可便說無知。恐不免於信心而妄用耳。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者無極。

變化氣質。不如致良知之直截。何如。曰。是當下頓悟。

南牖日牋

卷之四

章

之說也。人之生質各有偏重。如造形之器。亦有志至而氣未從者。譬之六月之水。安得一層而遽。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子亦且不敢如此。說故爲變化。直至七十不踰矩。

悠念如防火。防火莫如抽薪。空悠如止水。止水莫如清源。

數之終始如草榮枯。觀其萌芽知之。

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必能動人。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論語一書。未嘗有言人之惡者。蓋夫子一身元氣也。犀象龍蛇俱在化育之中。

所行有滯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其智益明。

忽悟天無際。方知道不窮。

絕去人欲。須知存理否。曰何者爲去。何者爲存。理欲

只是一念。夫何去絕得。只在 過與不及之間。

故中庸不說理欲。夫子亦不說去欲二字。只說非

禮。非禮者不中正之謂也。根也。慾慾者有心也。

此心操則存舍則亡。幾微之間。少有不存。私欲乘間

南齋田牘

卷之四

五

而入如水之蓄。停不流而污濁投之。聖賢終日終

身兢兢業業。不敢自逸。以此故也。堯舜聖以天下

大政更相禪代。亦不過曰耄期倦于勤。後唯不息

總朕師。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太公曰敬勝怠

者吉。怠勝敬者滅。罪大惡極。皆由此出。勤則天地

以立。萬物以生。怠則四極隨墜。人物淪喪。吾輩今

口因循之病。卽此類也。而乃以小視之。不知已爲

死症矣。

往者爲鬼。來者爲神。屈者爲鬼。伸者爲神。非知鬼神

者也。唯其忽然而往。忽然而來。忽然而屈。忽然而

伸。若有物焉。主宰于中以握其機。而實非天地聖

人之所能盡。乃鬼神也。是故君子之學。必致虛以

存乎神。

天地自依附。姑亦就形氣言之耳。要必有所主宰者

神理也。

人須是廓然自存。浩然獨往。

學必爲己。然後自知痛癢。學必克己。然後與人痛癢

相干。然而其致一也。

南齋田牘

卷之四

六

人之于道。猶魚之于水。本無間隔。非有見與不見也。

不見則塞見則二矣。故曰魚相忘於水。人相忘於

道術。

學問如抄藥方。終是無着實用處。

或曰操存如操練之操。有主在焉。或曰如操舵之操。

有機在焉。有主故主與卒通。有機故舵與舟通。而

內外相乘。動靜得矣。不然持志而暴氣。欲此心之

出入而以時也。弗可得矣。

至善無形何物可止。不動于欲。天則自如。止水無波。

是也。

人固宜有資質力量。仍須看其虛實藏露。

文字須從古人缺處補。須從自家滿處發。

不以軀殼起念。卽一念天下歸仁。

心無根根于天。天無根無極而太極其根也。

念從知轉則念止。知從念轉則知亡。

爲學若如發瘡子。雖有清時終未脫體。無自欺三字。

其倒倉藥也。

赤子初生。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屋各項。將來

南廂日戲

卷之四

七

及其既沒。亦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屋各項。

帶去中間。惟有此心此理。全生全歸。本然自來。可

以帶去者。却又爲美衣華屋各項弄壞。豈不是大

罪過。

此心靜定。須於志上考察。何如志是。卽眼下便是。志

不是。則雖靜定。猶氣定也。今所言靜定者。恐還是

面上。一遇風波。底下泥沙。依舊漾蕩。

若要了須。眼下便了。從前日月無追悔。準擬將來作

丈夫。可惕可省。

學以爲己。庸言庸行。用之不盡。何待遠求。

千古學問。付與千古豪傑。擔當頂天立地。豈因循愿

慙者能之。故吾人直是翱翔千仞。

去人欲以存天理。存天理以去人欲。將以何說爲當

日知克伐怨欲不行。不足爲仁。又知我欲仁斯仁

至之爲仁也。則存去者之功。始有下落矣。

達摩滅寂。有着脚。卽是無着脚。故其道不可行。夫子

棲棲依依。不着脚。是有着脚。故仁以滿天下。

春陽之氣。貫於一歲。則百嘉必遂。平旦之氣。通乎一

南廂日戲

卷之四

四

日。則百念必真。凡人之良心。多爲欲蔽。惟孝心最

真。孩提之童。負販之夫。緇髮之徒。自非庸於禽獸

者。未嘗泯滅也。惟此心爲易培養擴克。聖賢每每

提掇以示人。故曰至孝通神明。又曰事父母故事

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道心只在人心。應感間磨練。天理只在人事。變態中

體貼。故視聽言動。無非天則。行著習察。卽是聖學

灑掃應對。便可精義入神。下學人事。便可上達天

理。但要中有主宰。識破真妄。卽不至淪墮耳。



精神收斂則一身之元氣固倫理敦睦則一家之元氣固善人君子布列在廷則天下之元氣固

人之神寐則棲於心寤則舍於身君子心日相應心常絕外誘則目之神不馳日常習內觀則心之神不枯晝能省事則目靜而心之神愈活夜能安身則心泰而目之神愈光

明庶物察人倫者聖人也卽事以窮理因物以察則者賢人也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庸人也行不習者禽獸也

南唐日歲

卷之四

聖

天地間化機無一刻之停然有箇主宰故其體度不紊聖人之靜以立極學者之志以帥氣皆是也凡天載之神人心之理屬乎形而上者但有一而無二天之氣化人之氣質屬乎形而下者方有二陰陽寒暑善惡吉凶之類是也學也者所以反其異而復其初者也

精神一收斂便強明中心有主而作事皆妥適一放縱便昏情百事皆紛亂而心亦倥然不寧矣心如明鏡遇物能照照而不留心如種穀天機自生

生而不息學則所以刮磨而培養之也

知天地之化育聖人之心與天一知我者其天乎天之心與聖人一天下道理高則明卑則暗深則通淺則滯故仲尼有日月六經如江湖諸子百家之書不過蒨星之螢光坳水之芥舟而已

衆方競進吾獨守之以退衆方器譁吾獨處之以默中心恬然人以爲愚我以爲知外物不擾人以爲寂我以爲樂

一敬勝百邪一忍敵千灾

南唐日歲

卷之四

聖

一念之孝可以通神明一念之誠可以回造化一念之敬可以裕衆邪一念之誠可以來多福故曰貴真而不貴雜

識高則見遠氣大則聲宏養粹則色腴理直則氣壯心之善端生生不息能時時培養便是種德念念增累便是積德不待有功澤及物而後爲種爲積也

天地間千變萬化皆此心之妙用聖人教人爲學于言詞語只是要復其心之本體

知不知之介。善學者所以明其心。才不才之間。有道者所以保其身。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然必歷羊腸。抵京師。而後爲跼足地。故知止之止。去能得等級。尚多。聖人所以忘食忘憂而不能已也。

夜氣是真心。發露之初。如水源之初清。浩然之氣。是養成之後。如原泉之不舍。晝夜同一氣也。功積久。則自見耳。

氣體是形而下者。故居養可移。心體是形而上者。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要之吾心。澄定若水。澄了。

南唐書

卷之四

學

無窒碍。則窮通得失。視之如四時寒暑之變。更何加損可言。

一念之善。克而擴之。景星慶雲。一事之善。累而積之。太山喬岳。

學問二字不相離。未有不問而能成其學者也。古言好問清問。審問切問。不耻下問。問能若此。學在其中央。

精藏則太和自派。神守則天光自發。氣盛則聲實自宏。實此三言。終自不失。吾不知其爲道爲儒。

性字從心從生。便見性乃吾有生所賦受生之理。而具足于心者。慎字從心從真。便見慎獨是我真心之自知。而非繇外鑠者。故觀此二字。義則性惡善外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人之一身。偶爾痛癢。不知呼吸。不應必是血脈有阻碍處。醫家謂之不仁。其處斯世。凡我間精神不貫。志意不浮。必是爲私意所間隔。儒者亦謂之不仁。易同人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達一之。天地萬物之吉。其昉於此乎。

南唐書

卷之四

學

蓋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窮通得失。世儒者遂認之爲正法眼藏。夫傳聖人者。其學之功。則語孟皆剝談。千聖皆麗於非。惟其與家學亦異。教所不敢。

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志不驕人。面無德色。氣能自勝。面無懼色。量能容人。面無怒色。所務在內。面無愧色。故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佛氏無我相。無人相。便覺枯寂。儒者公已公人。何等圓活。真是毫釐千里。

視聽言動出入起居事事適宜不違天則念念謂其  
不作妄想便是實學

古言小道左道穢德喪德道與德尚爲虛位善惡俱  
有仁義始爲實名一於善矣老氏之教虛故重道  
德孔孟之教實故崇仁義

張巡曰未知人倫焉知天道文文山曰惟其義盡所  
以仁至此非倉卒之言蓋天理必在人倫中體察  
真心亦必在實字上要見學問之要實字爲第一  
公平昔見道深故其處死從容如此

南牖日展

卷之四

學

吾儒之俟命立命欲完其命之在天者道家修命則  
欲攘之以自私自利吾儒之知性盡性後欲盡人  
物之性泰贊天地之化育佛家之見性則一切掃  
而空之亦自私自利而已

讀書常務體驗觸事常務警省

人情松執故貪生畏死造化以日新爲德正須迭用  
生此

夢覺索夢夢不可得則至人與愚人同情覺索情情  
不可得則太上與吾輩同化夢還覺化情歸性雖

善談名理者其孰踰於斯

膏火自煎淨其膏而火自恬人生火傳也措意  
古有名言安心是實

山谷云古人有言我但惟求定水之能茂其枝葉者  
以其根定也水之能鑑萬物者以其塵定也故曰  
能定然後能應

吾輩平日辛勤刻苦爲子孫創業者死求皆用不着  
所可待以瞑目而釋然無憾者惟此修德行之  
事而已

南牖日展

卷之四

學

關尹子云賢愚心愈明則交不睦是非此愈明則  
不成此非獨施之朋友實家庭一藥爾

事到將完越要加勤加慎加寬

月照萬川在天者爲真在川者爲假理應萬事在心  
者爲實在事者爲妄此禪家之旨也天有日月不  
以照臨人物則化工毀矣心有義理不以酬應事  
物則天機息矣此吾儒之旨也

聖人主靜君子主敬人心萬起萬滅惟敬足以持之  
人身一瞬無陽氣動作卽死矣夜而必偃息者以

陰而補助陽之不及也。天地萬物一瞬無生機卽毀矣。寒而又掣斂摧折者。以殺而爲生生之端也。因觀隄防而悟人心道心之旨。水從隄中行則足以救禾。或橫潰四出則禾反受害矣。故知惟危惟微者同一心。滋禾害禾者同一水。

知道則自專。知言則自默。知機則自密。知命則自樂。四知者天下之真知也。常惺惺然可以醒覺愚之功。活潑潑地可以喻勿助之妙。

人心道心同一心也。血氣浩氣同一氣也。真知

南陽山房

卷之四

七

同一知也。華散則空自明。水消則冰自落。

道心動以人者卽人心。人心動以天者卽道心。知是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道心也。一爲納交要譽而發卽人心矣。又如學者之業舉干祿。人心也。當讀書時能如程子尊孔顏樂處。范文正以天下爲己任。則道心不外是矣。

月滿則虧。不能久盈。弓滿則發。不能久持。器滿則撲。不能久藏。水滿則必溢。釜滿則必裂。食滿則必病。處之亦有道乎。爲學者損而損之。莫若以謙爲天。

下國家者保而待之。莫若以懼。

道非此身無所附麗。此身非道塊然血氣之軀耳。視聽言貌思仁義禮智信。皆吾身所自有。五倫百行。齊治均平。皆吾身所當爲。故仁孝克盡。所謂之誠身。一修身而安人安百姓咸舉之道不遠人。反身則見。夫何遠之有。

南陽山房

卷之四

忠節語錄序

余幼爲諸生讀邸報見金伯玉所上  
疏侃侃然有浩然之氣心竊壯之既  
而國變聞其死皇城玉河內適

世祖皇帝愍念明末死難諸臣余有褒  
錄幽忠一疏蒙

忠節語錄序

俞旨允行余雖未識伯玉面不可以謂  
不知伯玉之心也讀其令弟所示語  
錄而後知先生之學爲有本先生之  
學心學也觀其錄中所載句句腳踏  
實地收歛退藏所謂闇然曰章者與  
先生與朱勉齋稱莫逆交而勉齋殉

難雲中皆由于講之有素故不以生

死動其心文山不云乎孔曰成仁孟

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仁義者

人之本心人之天性也臨事失其本

心違其天性而託聖賢之言以自文

人信之乎若先生者言願行行願言

忠節語錄序

無愧聖賢無愧已心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

魏裔介題

規下新編雅說集卷之五

鄧南魏尚介見林

忠節語錄

別金伯玉原本

與友人辨無善無惡書

違教二年餘昨得良晤且聆海益欣快不可言但匆  
匆中未能一罄所懷爲恨耳年翁所謂懷禪學之圓  
通而自文鄉愿逢世之學術者此語誠可謂切中  
今人之膏肓今之發洩雷之省者最近自謂其  
受病之源且考之古先聖哲自謂有一得者昨聊引

忠節語錄

卷之五

其端而未竟其旨故詳言以請蓋夫所謂受病之源  
者惟是龍溪無善無惡之一言使天下日淪于禽獸  
而不自覺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其未發也渾  
然在中純粹至善者也自其一無所倚純是天倪故  
曰無思無爲無聲無臭而從古聖賢自未敢曰無善  
也至於隨感而動順此則吉者順此性而善也逆此  
則凶者逆此性而不善也故大學止善中庸明善以  
合人之動靜內外指示以大本大原令其在在時時  
兢兢業業至于孟子因此一語費了無數精神正學

始賴之如中天之日至于濂溪誠上一章便提出至  
善二字明道言天理便曰知此便是明善即象山慈  
湖號爲吾儒極超脫者亦不敢有無善之一言誠其  
所見之真所慮之遠也自此言一出近世學者尙未  
窺六經四子之毫末便猖狂自肆糠粃詩書任情而  
行毫無顧忌

省言省笑省筆札省交遊省妄想所不可一刻省者  
居敬讀書耳

言動便要濟人利物靜中中正和平之意爲之根不

忠節語錄

卷之五

得自淪枯寂

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  
已惟進德修業爲然

兩年來讀程朱書少知其要在居敬致知四字但神  
明未徹疑此外更有作聖階梯反令胸中茫無所主  
近得高景逸先生集讀之乃知離此四字便不成學  
間從此岐見水釋因爲之說曰學倍程朱非是學修  
兼知敬乃真修急舉筆識之以定一生學術之所宗  
若再覓他功去禽獸無幾矣戒之慎之

吾儒之學以求仁爲宗。故孔子門人諄諄以問仁爲事。至明道出而曰學者須先識仁。千古學問正脉。昭如星日外此而他求皆妄也。

特謂勉齋留宿因與極論學問。勉齋曰近得六字盡人倫體天理。是矣。余心服斯言且信勉齋力行知要。今世學者莫有其比。

子在夜而陽生。晝之道始矣。午在晝而陰生。夜之道始矣。故曰陰陽無形。動靜互根。人能靜夜則生其機。于晝則息其養。亦通晝夜之大端乎。

忠節語錄

卷之五

大學之格物。卽中庸之明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

當私欲萌動擺脫不得時。正當緊驢用力提出良心。自作主宰。决不令爲邪穢所勝。方是工夫。若寧靜時說有工夫。至私欲來時又任其恣肆。便經三四十年的只是此等人中得甚用。

性體本不可以視聞求。知道者默契於日用飲食人情物理而已。所謂藏諸用也。自其日用飲食人情物理之各得其宜者。卽不視不聞之性體于斯在焉。

龍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讀大學至絜矩處乃信一部大學只忠恕二字貫之。蓋忠恕所以求仁也。豈止大學六經皆可以此二字貫之。曾子之告門人固誠實語也。

讀高子詳論儒佛之辨。因悟佛氏之空。吾儒之仁虛實之判。總在于此。忽然心地了然。實覺天地萬物與我一體。私欲不知從何而去。汗流背脊。開懷從前痼痺之極也。因書數語覺句句從胸中流出。與平日

忠節語錄

卷之五

不同

爲學喫緊處在嚴公私義利之辨。此格物之最當先者也。此處辨不明。雖云正心誠意不離掩著之小人。俾之治國平天下。便爲務財用之小人。生于其必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危哉危哉。不違農時二節。唐虞三代之教養斯民盡此矣。六府三事八政皆不能外此。更有經制也。秦漢以後號爲小康之世者。雖千變萬化不出此數言。

不見易不謂之間道。周程而後大儒皆然。然學者欲

求空虛幻妄。則一陰一陽之謂道者謂何。欲求之精  
柏煨燼。則神無方易無體者謂何。惟於庸言庸行中  
得夫無聲無臭之妙。則幾矣。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蓋欲息則息。無雜然不息者以  
擾其中也。一睡便着。卽此意。

聖門立教。惟語工夫。不言本體。故命與仁本體也。而  
子罕言之。卽告言知命而不言所鍾者。謂何。每語爲  
仁而不言仁。爲何象。終日乾乾。所爲然無餘者。止  
此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而已。豈謂無本體之可言哉。

忠節語錄

卷之五

五

意以工夫至而本體自呈。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非可以口耳悉也。故開卷提出大學一理。且曰之道  
謂外學無道也。

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  
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

淺之怕聲色貨利作祟深之又怕知解才情作祟。若  
默識此箇性體。澈澈淨淨。外物不能染。無思無爲。伎  
倆靡所施。收斂精神。歸于閑淡。便可到無聲無臭地。

位。

神理在天地間。無聲無臭。能運寒暑晝夜而不爲寒  
暑晝夜之所遷。其在于人。則性也。能處動靜死生而  
不爲動靜死生之所變。

原天之道。無動無靜者也。乘于氣而有晝夜焉。原人  
之性。亦無動無靜者也。乘于氣而有作息焉。夫無動  
無靜。非不動不靜也。動靜各止其所。而于其寂然不  
動之體。而無所移。故雖乘于氣。而刻刻盛大流行之  
氣。卽刻刻皆歸根復命之氣也。故知其無動靜。而任  
其自然者。聖人也。在靜而養其動之源。在動而察其

忠節語錄

卷之五

六

靜之幾者。賢人也。乃若衆人。則不然矣。性體本同乎  
天。而以形質有蔽之身。遭事物無窮之變。日向于動  
而不知有靜之理也。且在靜亦動。而無復有靜之時  
也。刻刻皆此氣之奔逸放恣。而不復知退藏於密。



歲寒居荅問序

余生燕趙之邦樂與賢豪長者遊每聞忠孝廉節激發震動可悲可喜之事輒數十年不去於懷又好逢人稱說或爲俗子庸人所厭聽聽延欠伸余猶津津擊節不置也憶公東過保

歲寒居荅問序

陽渡白溝望椒山先生墓噴涕如雨拜瞻祠下取駁石痛擊祠前鐵偶人趙文華嚴世蕃等行道之人錯愕莫解余與二三昆弟狂歌上馬竟去旣而仕京師則聞椒山同邑人孫鍾元先生於楊猶龍又得讀先生乙丙紀

事提携左右滄胥廊園二先生於顛

沛困危之中料虎頭埒虎鬚先生不顧先生異人哉先生之門人魏蓮陸又以先生歲寒居荅問賜教嗚呼余嘗惡人之言行不相願以名教自文其淺陋而其所行無幾微之克肖徒

歲寒居荅問序

二

以是爲世詬病若先生者行而後言之者也行之而後言言太極言定性言朱陸言良知何莫非忠孝廉節之續紛馥郁者乎先生講學百泉之上從之游者皆海內大賢其著書鴻富茲集卷帙雖少而雍容氣象如覩有

德者必有言非言也德也余于先生  
徵之矣若夫無言之旨見聞之知軻  
之死不得其傳而濂溪諸公傳之者  
余似有所悟於中他日願見先生一  
就正之陶淵明不云乎脂我名車策  
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歲寒居答問序

王

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六

邵南魏裔介石生選

歲寒居答問 刪孫鍾元原本

問學而時習之所時習者何事曰此學字是後來帝王聖賢滿不得分量離不得生活斷不得工夫試看下面章章句句是時習如為人便該孝弟不該巧令與人謀便該忠交朋友便該信受師傅便該習如治國便當敬信節愛那一件不是學那一件不是習不獨二論即學庸兩孟五經以暨諸儒諸錄諸傳不得學而時習之一句尼父自志學以至從心正是所謂學而時習之也此學不明終身混帳離日用眼前別索玄遠專以頌讀著述爲事何啻千里

歲寒居答問

卷之六

一

問心如何是放放如何去求曰放之路多端不止縱情聲色貨利蕩然於天理民彝之外者爲放即耽文藝貪功名皆放也心渾然在中無偏無倚一有喜怒哀樂其中節處心便放了求仍從此心查點其不中節處或從聲色一條路去或從貨利一條路去或爲猛省銳意廓清則放者漸漸復歸本位總之是去

人欲存天理。人欲去一分。天理自復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則心不放而得其正矣。求放心三字。是千古聖賢一了百當要訣。

問復禮禮字從前俱作天理理字是如何。曰禮雖理便不成禮矣。秩叙威儀俱有一段確然不易之理。洋溢貫徹於其中。其粲然可見處爲禮。其恬然相安處則理也。克去已私獨存天理。則位育清寧行坐飛躍隨事隨念總是一個元氣流行所謂仁也。禮雖理不得忠信之薄而僞生焉。是禮之流弊濫觴非夫子所

歲寒居答問

卷之六

上

云復禮之禮。夏禮殷禮周禮三代相因。夫子有志三代正欲以禮教治世。遂其老安少懷友信之願。人一日之間起居食息儘知有善可爲。然或於善之中一涉表暴。或有要譽惡聲之意。便是作僞。皆所謂已私也。顏子無伐無施正是克已。孔子毋意必固我無已私之可克也。其餘日月至焉當至之時與不違同一境界而至之前至之後又未免有已私隔斷此段功力非戒懼獨終無自慊之時。

從來儒者莫不究言生死。程伯淳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蓋畧言之。死之事卽是生也。更無別理。余謂此言道盡生死之秘。他人千萬言俱覺爲贅語。云父母全而生之。全而歸之。這個生死是天之所以與我者。毫無欠缺。我之所以合天者毫無虧損。以此生以此死。天地鬼神且不得與我分之爲二。總之一誠而已。誠之理悠久無疆。豈有銷歇。堯舜之心至今在。個個人心有仲尼。此通乎今古。晝夜而爲知者也。由知德者鮮。既不知道個生如何。知的這個死。堯舜湯文周孔不必說。試看曾子一生臨深履薄。戰戰兢兢。足之

歲寒居答問

卷之六

下

際始覺向之任重道遠者。于此方得息肩。故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今之求長生。究言生死者。大約貪癡之人恣情縱慾。惑而不能割。所謂生而壽夭者耳。又焉知死之道哉。人於子臣弟友間有多少不盡分處。猛自警省。盡所以事人之道。則知所以生之道。知生則知死矣。朝聞夕可。生順沒寧。此段快懷須是開修默証。一毫聰明識解俱用不着。

問風俗如何是好。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唐虞三代之風。且并忘其爲孝子悌弟之事。迨至知其爲

孝子爲悌弟而人爭敬慕。此是不孝不弟者多。特標孝子悌弟之名以立範。猶是風俗好處。

有人讀孟子余謂之曰。子須先識孟子然後好讀孟子。不動心三字是孟子一生大造詣大本領。出入千聖萬賢之中。壓他不倒。真正是一個聖賢豪傑百代殊絕人物。試思量不動心三字千難萬難。此官顯孟施舍一味用閑特壯世却有此等人。然非孟子所謂不動心也。乘禮而處奉法而行。當世窮道喪之會。憂危惕勵。驚懼多端。獨能使此心坦然寧謐。故曰難也。

歲寒居卷六

卷之六

四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言是與天下開通之脈絡。不知言無以知人。此是孔門家法。至養浩然之氣。則發前聖未發之蘊。直養無害。塞乎天地。是何等功用。然其歸着又在積義養襲而取忠能。操心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便與聖人同一無息。天道同一不已。舜禹湯文周孔夫豈有他道哉。程子曰。孟子學已到至處。知孟子方可與讀孟子。

問交友之道。曰。古人論行結交。流俗絕不講此。凡相與稱莫逆者。純以聲勢相高。酒食相悅。以詩文相倡。

和儒雅風流亦不能多見。至於孝弟忠信之人。禮義廉耻之事。絕未嘗過而問焉。此友之一倫。所以日晦于天下。泛言之。盡人皆友。實核之。舉世無友也。取友之道。原本在身。此身爲不孝不友多愆。多尤之身。而能取極孝友無愆無尤之士。千古未有。身分愈高。所取之友益寡。管仲獨許鮑叔。知我尼父。謂知我其天。其義自見。然此處却不是立崖岸。尊嘉矜容。四字要時時玩味。

歲寒居卷六

卷之六

五

問其居常有憤焉不平之意。極知毫無當也。但無此一憤。便無人氣。故常以言語得罪人。時以爲戒。未能即改。予曰。必不欲以言語得罪人。便是鄉愿一派。若以言語得罪爲無傷。古人訥言。訥言先行其言亦樂。然不敢輕出矣。大凡學士輕言。因乏近裏着已之功。昔與周忠介。夢洲友。憤世嫉俗。毫無避忌。予與伯順亦極服其心事之光明俊偉。然未嘗不惜其議論之過激。從古豪傑濟一事成一名。須備極堅忍。而招尤取禍者。率多放言輕舉。自負爲無疾無過之人。聖門諸賢如堂堂乎張也。子路行行如也。其精光氣魄。自

是不磨。然尼父每爲下疑正爲堂堂行行與吾聞然之體毫無干涉耳。

于聖萬賢不過要識一仁字。而吃緊工夫只在克己。夫子不獨告顏子。卽語仲弓是教他克其不敬不怨之已也。語司馬牛是教他克其躁言之已也。凡諸賢因病下藥皆是教之克已。

一友極稱某人某事善。或曰是于譽也。予曰但問某事果善與否。如避其名也。而不行善可乎。如避其名也。而行不善。毋乃不可乎。處廷陳謨曰。固違道以于

康樂居答問

卷之六

本

百姓之譽。以道而永終譽矣。不可者。

王思輿云。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觸之而不動矣。因憶放翁云。杜陵大欠修行力。小吏相欺尚動心。靜修云。誤人最是妻師德。何如春生未嚼前。此處正好添看。

學問不長進。只爲眼前看得沒趣味。故冷冷淡淡不肯下手做工夫。若真如饑而食渴而飲。自然住足不得。

問小人如何。亦曰儒亦曰中庸曰四書中所稱小人。

其規模本領皆與君子爭席。但心有公私耳。公則爲周。爲和。爲泰。私則爲比。爲同。爲驕。其外面皆是一般。真小人卽假君子。僞中行乃真鄉愿。欺慊唯其所造。非明眼人莫辨。

問容色辭氣何足爲君子所貴。曰莫看得容易。學修恂慄之後。乃有此赫誼之威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氣質偏駁涵養未到。驟而飾之以威儀。難矣。問間侃侃行行。皆自銘鑄中來。

題五修讀書處曰。尊樂謂之曰樂。不是一味愉快要

康樂居答問

卷之六

七

知俯仰無愧怍。便無入不自得。到的自得時。任他憂患哀戚憤怒。俱無沾滯。此是樂之本體。心齋樂學歌云。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最可味。不學從何處尋樂。

無瑕可攻。無非可刺。鄉愿所以亂德也。有過卽改。有善卽遷。豪傑所以證聖也。此全是真僞欺慊之分。陰陽理欲之介。學者辨之不可不早。

學者用功最吃緊處。只要不虛此當下一日。自子而亥時雖不多。然事物之應酬念慮之起滅亦至變矣。

果能寔寔省察有不處非道富貴之心。有不夫非道貧賤之心。常存而不放。則自朔而晦而春而冬。自少而壯而老。總此日之積也。一日用力而力足。正謂此當下之一日耳。夫子於回曰。三月不違。較之至誠無息。純亦不已。猶有差別。我等澄心靜觀。自子而亥。至者幾時。放者幾時。此處已有獨知戒慎之功。豈容他人着力。

嘗見輕是非人者。每多失人。且失言也。蓋人一生有有初鮮終者。有罔初克終者。元不可以一日之見定。

歲寒居客問

卷之六

八

彼終身之品。夫子視以觀。由察安何等詳慎。元晦一身。迺躬秉德。晚年猶深自悔。誤已誤人。論人者甚勿以已之喜怒爲是非。乃爲不失已。

中庸論配天配地。無疆初亦信不及。靜言思之。非博非厚。孰與載物。非高非明。孰與覆物。非悠久孰與成物。至誠參贊位育。元是實理實事。但誠而至純乎天而人不與。所謂言天道也。戒慎恐懼。擇善固執。形著動變。皆盡人以合天。所謂言人道也。故中庸爲傳道之書。子思得之曾子。傳之孟子。齊治均平。握握在

定靜安慮。集義配道。格功在勿助勿忘。周元公之太極。程伯淳之定性。其庶幾乎。虞廷十六字。數千年守而勿失。賴此數人以撐持之。莫謂無位無時。遂不與參贊之事也。

問戒慎恐懼之時。不知此心還得活潑潑地否。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之戒懼。中和致矣。性命流行。非活潑潑地乎。活潑從戒懼來。離戒懼。覓活潑。不得。非有二也。

歲寒居客問

卷之六

九

一友自叙其貧之苦。予曰。此居心之至寶。而涉世之坦途也。僕五十餘年。敬重此字。雖受他苦累。實受他成就。不敢怨且不敢忘。其人問。故予曰。貧家少送迎。此日間清福。安眠不怕盜賊。此夜間清福。卒有緩急。入山入水。聞警卽行省。得携帶。既無瞻顧。又免人覬覦。此患難時清福。至寡過於已。遠怨於人。不得罪名。教不得罪鬼神。古來聖賢一流人。皆從此一字磨鍊而出。君如信得及。只當下立清。額外之想。便是蔬食簞瓢。嫡派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予觀之不獨美。里演易

有憂患之心。所稱視民如傷。望道未見。翼翼小心。何時是已。見無傷之候。君子有終身之憂。文王之謂也。然惟抱終身之憂。方能上不愧王季。下不慙武王。乃所稱無憂耳。

問仁體一。悟便不復迷否。曰。此處正好用學。修工夫。三月不違。獨顏氏一人而已。日月之至。至之時。卽悟之時。學修不密。夾雜。攙和。仁體又被私欲隔斷。須戒慎恐懼。時時見有義可徙。時時見有過可改。憤樂相生。無刻歇手。方得徹底廓清。不墜迷霧。

廣寒居答問 卷之六

十

有謂學者。莫先於治生。謀道君子。何妨兼謀食。曰。要知謀道。只是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謀食。則欲富貴。而百計思就。惡貧賤。而百計思避。此中正千里耳。如何合併得來。治生亦學者所不廢。陽明此語。却說得活。

客問道在何處。曰。道在眼前。客曰。眼前何者是道。曰。任舉一物一事。莫非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果覺得無一物一事非道。時行物生。古今天地。皆呼吸於一氣之中。方是吾之全體。

譙會一人。最倨傲。有規之者。不受。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余曰。有心爲出入。便是踰大閑矣。古人每寬過誤。而重怙終。出入得慣了。寧直小德。子夏此語。是眼見得踰大閑。人多偶爲此。寄慨莫認得小德。可出入也。

問朱陸同異。曰。鵲湖之會。人皆咎其不同。余謂道一而已矣。不同宜求同。所謂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未至於同。萬不可強不同。以爲同。由求不同於游夏。游夏不同於顏閔。點曰。異乎。三子者之

廣寒居答問 卷之六

本

擇子曰。我則異於是。不同何病。皆足入道。使當日弟兄友朋之際。不求心之安。強爲說之同。是欺同也。先儒實地用工。各不徇情面。子靜之言曰。建安亦無朱陸翁言。曰。亦無陸子靜。晦翁之言曰。南渡以來八字。看脚裏實理。會惟某與子靜而已。見二賢克己之學。偶爾辯論。不合。正不足病也。

問晦翁陽明之學。曰。門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際。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沒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泯。詞章繁縟。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陽明之

功也。然陽明沒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

問明道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矣勿正之意同。紫門晚年方云乃今曉然無疑。此是如何。曰必有事焉而勿正。所謂君子深造之以道也。鳶飛魚躍則自得之而居安資深左右逢源是一是二。

問古人有生平絕不作忿怒之色者。此是如何。曰畢竟是器量寬洪。果大本領人。自不動聲色而事治仁者之勇亦不專在怒上。

友人問天下國家何以可均而中庸何以不可。可能曰

康寒居本問

卷之六

五

漢高祖唐太宗皆所謂均平天下之人。而以語于中庸之道能乎不能乎。才力知識能驅駕今古到得中庸上。偏私處用不着。故廓清四海易。廓清寸心難。唯聖者能之。夫子自不敢輕以許人。

有人苦家務之難者。余曰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全是孝友真切實際處。莫徒作米鹽凌雜細碎觀也。

問夫子論仁皆從已上着力。不假於外。獨語遲言變人何也。曰仁未嘗分已與人也。千聖萬賢爲仁只在

已上而已。却不遺人。試思愛者人矣。而用愛者誰乎。然愛人正未易言也。人有上知。有中人。有下愚。人有曰士我者。有衆人我者。有仇敵我者。此非真能克己私欲淨盡。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鮮有能用愛者。舉直錯枉。化枉爲直。正是善用其愛。知人亦是愛人中事。子夏問言解悟所謂篤信聖人。

一友問齊宣如何公然自謂好貨好色好勇好樂。豈非戾氣。孟子亦如何公然自謂皆無妨。且云足王。豈不失之諛乎。余曰汝看舉世有一人不好貨好色者。

康寒居本問

卷之六

六

否。有一人不好勇好樂者否。且晝之。皓亡夜氣之戕賊。夢魂之昏濁。皆此種種爲之祟。舉世好之舉世不肯承認。獨齊宣不作自欺欺人之語。此正天資朴寔足用爲善。孟子引之以致王。亦從人所真切同然處下手。試看居有積倉。行有餘糧。肉無怨女。外無曠夫。此是何等世界。可想王民熙皞景象。非孟子不能有此心眼。

問聖賢豪傑亦有做不去之時。曰聖賢無時不可做。聖賢窮達總不必問。豪傑卽有不能濟之事。然無不



可見之心。子云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此等莫看。得容易。張魏公身為將相師久無功。君厭之。民苦之。至殺曲端陷岳飛。此非小失也。而身後之文絕無遺議。儼然古之大臣。卻出大儒之手。未免是譽。陸子靜求放心。先立乎其大。正是孟子之傳。詆之者援人証。已必以為偽學。今不得出頭。此亦賢者之言。未免是毀。乃知史冊中網入毀譽者。不知凡幾。汝等有意讀史。先矢虛公。方可着眼處。已處人之道亦如是。

康案卷本問

卷之六

書

問東昌先生謂聖人性其心。釋氏心其性。是明精。心性為二。心與性果二乎。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原是一樁事。似不容判。然岐為二也。曰要看立言者之意。儒釋發源所事甚微。故屢為辨析。惟恐學人誤入。然其意卻活。觀其言曰。心統性情者也。此際存心養性。一而二。二而一。又不容毫釐之差。此豈判然。味為二者哉。執泥則到處成碍。活潑則通體皆靈。會得此旨。說一亦可。說二亦可。不會此旨。說二不可。說一亦不可。

大學自誠意時。便提出好惡二字。訓得平天下只是

個好民。好惡民惡而已。中間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皆以好惡發之。徹頭徹尾。無顯無微。總此一事。孟子論夜氣曰。好惡與人相近。箕子陳疇。以無作好。無作惡。為王道錫民之極。

友人問。良知有功夫否。曰。良知是本體。致知是功夫。良知即獨知也。獨知是本體。慎獨是功夫。慎獨二字。是聖賢立脚不於此處。沉機密察。掃蕩欲根。徒以氣魄擦當。知解領受。到底只成義襲作用。

康案卷本問

卷之六

書

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繼至敘道。統自任見。知當其時。同堂授受。何不推顏淵而竊以自負也。意若謂世代非遙。學切所願。亦猶之乎同堂耳。百千年後。而得元公。太極之秘義。一洙泗之微旨。殆所謂聞而知之者乎。

大中序

明之學術自萬曆以後日趨於詭異矣大約王龍谿李卓吾之流壞之也余生也晚猶及見高邑趙忠毅公讀其閒居擇言而後不惑於所趨順治壬辰癸巳間嘗晤東昌張蓬玄先生

大中序一

與之言學後出其所著大中言純疵相半如所謂釋氏以相爲假非相爲空諸空實相爲中是爲三觀中觀爲近之又云真誠皆空性命亦幻又云三十四歲爲吏部志定矣而未充之於氣四十二歲爲選郎四十八爲卿

二皆屬恍惚世情之見而其中語之近道者要自不可盡掩乃摘而抄之譬如澄沙得金棄瑕取瑜此一抄也謂爲蓬老他山之攻可謂爲蓬老別開生面也可

大中序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七

邵南魏裔介石生選

大中 刪張達玄原本

性者眞定無欲之體。純一至善者也。止乎至善之所。當止是爲盡性。止乎至善之所。自止是爲至命。

寂然不動者中也。喜怒哀樂之發未發皆終不發也。不發者體之靜。未發者境之靜。境靜見其體。境靜非體也。境靜爲體動者何物。

寂然不動。動靜如之。動而生陽。生陽爲感。靜而生陰。

大中

卷之七

生陰亦感。動靜不生是名不動。靜見其不動之體。動見其不動之用。用則通而常寂。未用則寂而常通。立於動靜之上。亦貫於動靜之中。堯也。安安禹也。安止孔也。安定。上下千古至今不動。

夫中也者。不親不聞。由是而不可知也。無聲無臭。化而不可爲也。飲於斯。食於斯。居於斯。起於斯。由之。燕將自化。非人力可及。

執中無權。猶之執一權者。吾心之易也。堯舜之揖讓而中。湯武之征誅而中。禹稷之纓冠而中。顏子之閉

戶而中。天下之至易者。天下之至不易者也。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此之謂也。

程門以觀中爲相傳指訣。非以目觀之也。以目觀中。何形象以心觀中。又是爲中所縛。勿助勿忘。是何境際。觀久自當識之。非言語所及也。

夫靜觀觀之於靜乎。曰於靜觀之動。又何事。外對賓客。內對妻子。總不見人。惟見汝止。艮背行庭。作何異觀。非偏於靜之謂也。

安汝止。惟幾惟康。惟幾也。然後可以通道。心之微。惟

大中

卷之七

二

康也。然後可以平人心之危。故定靜安慮能止。厥止止其所而不遷。聖人之所以定性也。止其所而遷。聖人之所以立命也。

天極不居於坎而居於艮。艮天地之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也。故日月之合璧。五星之連珠。皆於艮止之。次艮云。艮止云乎哉。

程子曰。艮止也。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

聖人七情皆空。寂然不起一念。此靜中之定境也。七

情皆真湛然不雜一念。此動中之靜境也。故靜則無  
而動則有。靜則虛而動則盈。時行時止。止於其所如  
靜則無喜無怒無哀無樂。動亦無喜無怒無哀無樂。  
動靜不惟其時。一以真心付之。此告子之不動心所  
以異於孟子也。故曰讀一部楞嚴不如讀一艮卦此  
之謂也。

萬籟皆空。青天獨湛。空者爲妄。湛者爲真。妄去真存。  
真何同妄。天有爲高。故常高。天有爲明。故常明。太虛  
太空皆指天無聲臭而言。非謂高明悠久純同虛妄。

太中

卷之七

三

也。  
易先天圖皆順其生化自然之性。非有所矯揉造作  
也。君子順其自然之性。是還之。是非還之。非賢還之。  
賢愚還之。愚。宛還之。宛。親還之。親。天命天討。一以天  
道行之。雖在後天之中。依然先天之上。如必無是無  
非。無賢無愚。無宛無親。是必無陰無陽。而後謂之道  
也。

程靖公問和靖讀大學何如。和靖獨長吟心廣體胖  
一語。此善讀大學者也。純公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令龜山反求歸送之門曰。吾道南矣。此善讀中庸者  
也。上蔡舉齊衰師冕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  
一以貫之。由洒掃進退。卽上達天道。一部論語盡於  
此。此善讀論語者也。人謂象山除先立乎大一語。別  
無伎倆。象山聞之曰。誠然。此善讀孟子者也。

薛德溫其今之許平仲乎。陳公甫其今之邵堯夫乎。  
王伯安其今之陸子安乎。胡叔心其今之尹彥明乎。  
生生之謂易。易有生天生地者。常流行於天地之中。  
則天地始賴以不已。易有生人生萬物者。常流行于

太中

卷之七

四

人物之中。則人物始賴以不已。夫天地人物形氣而  
下者也。生天生物。生人生物。形氣而上者也。形氣而  
下者。有聚有散。有屈有伸。有終有始。形氣而上者。無  
聚無散。無屈無伸。無終無始。故人有不離于形氣而  
不離于形氣者。則不與形氣俱亡。人無不離於形氣  
而不離于形氣者。則與形氣俱亡。君子常存其不與  
形氣俱亡者。斯已矣。何以語神語怪爲哉。

何道見曰。性卽理也。是謂理障。曰道心惟微。道障舜  
耶。以禮制心。禮障湯耶。順帝之則。則障文耶。從心所

欲不踰矩矩障孔耶。其心三月不違仁仁障顏耶。理義之悅我心。理義障孟耶。曰尾生孝已不亦障乎。曰尾生障信非信之障尾生也。孝已障孝非孝之障孝已也。理不可執執之而非子謂二子是耶非耶曰非也。曰既已非矣又誰障焉。

或問心即理也如之何。曰人心道心無以異乎。又問知即行也如之何。曰足之所不至而目至焉可謂足至之乎。曰然則有二與。曰心者氣之精華而理之窟也。知者心之神明而行之宰也。胡可岐而二。胡可混

大中

卷之七

五

而一。梁伯濟曰吾聖人言心釋亦言心。吾聖人言性釋亦言性。性與心有以異乎。曰同而異。伯濟曰何曰釋也。者心其性者也。聖也者性其心者也。是所謂同而異者也。曰何以謂之心其性性其心也。曰釋之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此之謂心其性也。聖之言貌曰恭恭作肅言曰從從作乂。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思曰睿。睿作聖。此之謂性其心也。程純公曰釋學本心聖學

本天此之謂也。

君子純乎天理自有之極而不雜以一毫人爲之私。是爲止善。自異教者流格之於無物止之于無善而聖學遂失其傳矣。

沈懋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有善之可名乎。曰天下未有善于中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有善之可名乎。曰天下未有善於穆者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有善之可名乎。曰天下未有善於靜者也。未有善於不容說者也。

大中

卷之七

六

金太阿曰不識不知文之空也。無體無方孔之空也。無聲無臭思之空也。果無善非有善也。曰不識不知空知識耶。空其則耶。無體無方空方體耶。空其神耶。無聲無臭空聲臭耶。空其天耶。將以兼愛易天下而曰我之兼愛異乎墨氏之兼愛其誰能信將以爲我易天下而曰我之爲我異乎楊氏之爲我其誰能信將以無善易天下而曰我之無善異乎告子之無善其誰能信。聖人復起不易斯語矣。至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性之動知善知惡爲良

知爲善去惡爲良能。其所以爲中乎。

無極與太極爲一而今二之。致知與格物爲一而今二之。誠哉是言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伏羲之格物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孔子之格物也。天地我之天地。鳥獸我之鳥獸。幽明我之幽明。終始我之終始。鬼神我之鬼神。而人不自識。則以爲此物也。彼

大中

卷之七

七

物也。而不知其皆我之物也。伏羲此物。孔子此物。我亦此物也。伏羲此格。孔子此格。我亦此格也。以此格彼。彼猶外也。以我格我。我亦有外歟。

夫人之在性中也。猶魚之在水中也。魚之在水中也。內與外皆水也。人之在性中也。內與外皆性也。

楊慈湖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孔子此言。實未嘗貴操而賤舍。孟子誤認其語。每每有存心之說。又有存神之說。失之矣。使果有所存。則何以爲神。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此子思聞孔

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云。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卽非道。慈湖歷詆前哲。不獨此二端。而此其尤甚。大傳有言。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然則孔子亦有誤歟。論語有言。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然則孔子亦不審歟。慈湖又言。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然則大易大學。亦皆不足信歟。孟子曰。吾爲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慈湖顯斥思孟陰薄孔子。而周海門顧者之坐學堂。

大中

卷之七

八

傳何哉

學陸者尊陸。學朱者尊朱。尊陸我也。尊朱亦我也。尊此心之大中而已矣。此心之所謂中。未必彼心之所謂中。尊孔孟之大中而已矣。孔孟之大中。卽千萬人之中。千萬世之中。建安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子靜。共遊於堯舜以來。相傳之大中而已矣。

有爲見成聖人之言者。曰。人皆堯舜也。曰。桀紂如之何。曰。赤子大人也。曰。小人非赤子乎。曰。何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也。曰。夫必爲焉而後可以爲堯舜也。曰。

曰何以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也。曰夫必不失而後可以爲大人也。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誠哉是言也。

周海門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二篇乃七篇宗旨蓋孟子受業子思子思作中庸以無聲無臭終篇故孟子亦以此無有乎爾終篇自古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於人故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嗟乎君子虛心平氣胸中不主一覓故

大中

卷之七

九

能讀聖賢之書試味終篇詞氣其謂時不過百年地不足百里今已無見而知之後豈有聞而知之者乎其謂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于人乎苟不論詞氣如何但望見無之一字輒援儒而入之則論語以三無終篇將無以爲君子無以立無以知人亦復虛無宗旨耶。

錢氏曰夫性一而已矣性至實而無聲無臭未嘗不虛性至虛而有物有則未嘗不實自性學不明異教滋弊篤行者諱言虛靈談空者掃除事理諱言虛靈

將等於不著察之百姓掃除事理甚爲無忌憚之小人流弊不同其不識性均也。

大中

卷之七

十

述古自警敘

韜穎胡中丞當流氛孔熾之時抱義  
不屈爲大兵嚮導攻取太原賀珍叛  
亂保守漢中大小數十戰功甚偉以  
是授節鉞壯哉丈夫之雄烈也韜穎  
嘗寓真定與大司馬蒼岩樂公唱和

述古自警敘

近體數十篇多悲歌慷慨之致後至  
燕臺居水南余亦數從之游以爲上  
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其本色耳旣而  
寄一編皆聖賢克己內治之學余然  
後嘆賢者之不可以一端測也昔李  
文達曾嘆留心理學者唯有薛敬軒

其在今日尤爲寥寥而中丞以倥偬  
戎馬間爲沉潛理性之事字字典型  
卽以俎豆尼山兩廡間可也中丞沒  
已數年是編久藏笥中余因命胥史  
檢錄稍加芟削期與內治者共勗之

魏裔介題

述古自警敘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八

鄒南魏喬介石生纂

述古自警

首集

心性悉是外修腐儒偏譚寂默  
骨肉皆以恩結庸人全諉天親  
動人多以吉凶言正理則不聽  
幹事都由本領感儻來則自迷  
天地不足人若求全

述古自警

卷之八

聖賢同人世惟適已

反身罪戾無窮何得言人之過  
同體陷溺不少豈甘適已之宜  
蓋棺而後論定勿言此智彼愚  
臨事而後才彰莫說我長爾短  
當官正好行仁休則不及  
在世須宜積善死則無從  
逸情好似頽波無隄防則瀾激不止  
血性真同野馬無轡勒則馳驟難收

接物愛敬爲本狎侮則離

遇事審處爲先徑率則蹶

猛虎亦媚馴已乖戾不協

鸞鳥猶解戢翼暴露無功

先緩而後急事無不濟

先勤而後怠功斷無成

朴厚常存

輕虛不久

必師古而後不謬

述古自警

卷之八

亦酌今而後不乖

神仙會于苦修豪華者不遇

性真現于困頓安樂者不存

事務皆由身造虛弱罔成

紛鉅皆由靜圖驚忙不濟

世路許多陷穽失足宜防

人情大類風雲認真有咎

逢盃必當戒慎流飲則狂

動怒須自消除騁性則過

得力及早交孚渙離無濟  
有益須當收拾去棄無功  
立身須要不倒再振爲難  
奔忙都爲有生一了則快  
心死方得神活一切坐忘  
體滅然後魂昌四大何有  
苦口須當聽察拒愼增驕  
諛諂一見卽離狎習便陷  
迫而後應當而後發動罔不臧言必有中

述古自警

卷之八

三

上體天意下察人情旣無乖忤自膺吉祥

困逆勉圖怡樂抑鬱生災

豐亨及早憂虞康荒多咎

見色須當遠避近則有汚

臨財須當熟審濫則有玷

### 次集

成就都是後天先天無力

疾病都是外感內傷有因

品地惟人自修勿恃師友

基業由我獨創勿靠祖先

聖賢勉強而登德業由已

庸愚順流而下暴棄非天

天意卽在人心好醜弗爽

人力卽是天意榮枯自然

毀譽皆當自反莫問世緣

趨避須當自裁何必占卜

得病只在一時不必積感

折福只在一事焉用多尤

述古自警

卷之八

四

不避災殃死滯同于草木

不明理義痴蠢猶如獸禽

事親從兄教子乃大亨途不必富貴

懷詐作奸好逸爲大厄運不在賤貧

多言多動者敗非人陷害於已

妄言妄動者災非天降禍於人

心好之人命好不必問天

精亡之人身亡何關服藥

立法不良害貽子孫

起意不善累至終身

時時當畏昊天虞其稍悖

步步宜防陷阱恐或自驅

感神須是正直祭饗徒襲繁文

動天只以精誠齋醮祇修故事

顛危量力拯扶切勿排陷

失時隨緣矜救切勿笑嗤

橫逆應之以和怒不濟事

危急處之如舊躁無成功

述古自警

卷之八

事

舉事必圖遠大瑣屑徒勞

與人必接高超等夷何益

物慾真是冰淵戒備當同乳虎

性道原來珍寶保護宜如卵雞

萬錯總是粗心時時把滑

百禍都因失道念念從繩

人情以爲田在在耕耨

天威以爲畏刻刻循修

福因善以加不求自得

禍隨惡而至雖避難逃

富勢凌衆才智愚聚必催驅

廉潔害人直勇傷人亦遭陰譴

趨利者天怒人與其害立至

被害者天憐人憫其利無窮

時哉不可失失不再來

勢到富有爲爲乃不負

度日當思後日

圖功亦應應功

述古自警

卷之八

事

世事了當無多循理爲本

性情順適有要盡已爲先

衰病皆緣氣弱調養長生

煩惱總由事多靜閒永世

世情全要招揀聽強附終不至

立身全要不苟恃權勢終有犯

無位不如有位乘時方便

做官不如做人隨宜種德

遇事須當問性昧則無功

乘閒須當讀書息則有悞

怨則處處謀傷須當顯釋

恩則時時思報切勿負忘

三集

人罵則羞人打則嘆我固如此

受財而喜聞譽而樂誰獨不然

循天理而行神欽鬼服

適已意而作疎遠親離

大聖大賢得力不過數事

述古自警

卷之八

巨奸巨惡受病只在初心

常如泥塑人此大福象

每存入井念此大善根

語難改而勿言

事莫贖者休做

有位之人一言聞于四海

有名之輩一事評于千秋

強不知以爲知撒謊可惡

應不能以爲能昧已堪羞

有自然之福而不知享是真癡子

有將至之禍而不知憂是大愚人

勿輕諾諾必爲累勿多事事必生勞

勿泛交交則難揮勿易言言則難改

仁敬孝慈信護身之符

溫良儉讓恭浮海之艦

冒風冒雨中暑中寒抑且成病

妄動妄言輕喜輕怒豈不爲災

人之爲善爲惡天不能必暫從汝便

述古自警

卷之八

天之降祥降殃人不能違終難汝寬

易書以下諸經乃度世弘規餘皆術數

堯舜以來群聖真格天懿範他悉矯誣

一事之疵神卽記之

一言之妄人則傳之

矢志終身貧窮有品有識

誓死不降賊敵可守可攻

生乃適然之遭偶逢厄運勿怨

死乃必然之事若遇大節更奇

位高大者顛危偏異尋常

財豐隆者破敗定陪身命

乞丐多濫費財物之人

短折必欺侮老成之輩

貌獻逢迎就裏必藏險毒

面受凌辱當下已結禍胎

馮挾相與外離合而心則違

褻狎相交初雖親而久必隙

有善不表揚甘受蔽賢之罪

述古自警

卷之八

九

遇惡不隱諱穩微刻薄之衷

泄邇忘遠弊端由罅隙而生

畜怨種仇亂兆乘幾微而起

順逆在我不在世速蹈芳型

禍福惟人不在天急修令德

謙卦六爻皆吉奉以周旋公平正大是謂神人

紀字終身可行稟爲蓄蔡詭昧機關乃趨鬼域

四集

執其兩端行以三思是處世法

以德報怨舍已從人庶盛德事

約樂人人都達須當守禮

窮通在在難必只宜聽人

大算不能違命安爾寢食思維

強力不能爭天何事晝夜奔競

有怒則氣動于鼻有思則心動于目有慾則精動于

腎急急銷除

氣動則榮衛不周心動則神明不安精動則丹田不

固時時調攝

述古自警

卷之八

十

非分之譽傍觀皆爲掩笑

非義之財存留必致退還

爲善宜先遲則無及

除惡勿遺少留有咎

坐則風雨寒暑不能侵坐則酒色財氣不能動坐則

是非毀譽不能入馳者反是

禮則視聽言動得其常禮則喜怒哀樂適其中禮則

遠邇古今合其宜欲者反是

予一人而碍一人無恩有怨

圖小利而忘大害得少失多

處世好似張弓緩則向外

積行猶如登岸墜則無疆

初聽逆耳之言必有遠識

不可告人之事卽是虧心

意南而南意北而北鴻鵠有翼以通于天表

擊尾則應擊中則應長蛇需首以顧其全體

聰明不斂跡惹禍招殃

仁義好標名引嫌取忌

述古自警

卷之八

七

豪傑勢可憐人到人憐時品地已失

聖賢道足扶天至天扶日志氣乃充

何爲萍水寇讐皆相靈動是有鼓舞

莫怪妻孥僕從盡是愚頑或少義風

恍惚百年何異蜉蝣一夕

挺舉一事真堪星日千秋

過耳之言勿出于口發人之隱薄福

拂意之事勿強乎人犯人之忌不祥

骨肉傷心甚于陌路

知交隙末毒于平人

求言勿吐恐人識我淺深

巧言勿聽防人亂我遠大

時見人長進修不患無略

常聞已過改圖庶幾有門

勿怨水旱不節天地病害求醫

勿怪盜賊頻生廟堂處置失策

勿怒彼奸惡布勢使不得爲奸

勿恐不善良立法使咸歸于善

述古自警

卷之八

七

毋怨惡疾不痊從前快活不少

毋怨貧窮不足向來暴殄原多

竿高百尺更有進步

棋逢絕處忽生巧着

勿怨暴橫無端前世冤家算帳

勿怨恩施莫報後來加倍酬還

幾務叢集先其急者圖之

禍害交加擇其輕者處之

謙已溫恭必多助而立業

凌人好勝終遭辱而亡家

取人一物諸物之失皆歸于身

言人一非諸非之揚皆叢于已

門面話頭只是應酬于頃刻

反常議論必藏險毒于笑譚

病勞衰死苦海難逃

貧困難災惡緣奚贖

寄人籬下隨他禁止令行臨深履薄

致已崇高方可施威布德朽鼠卵危

述古自警

卷之八

七

極大事處之若無

權貴人待之如一

百病從口而入百禍從口而出故願曰慎言語節飲

食

一世無兵斯安一日無兵斯危故萃曰陰戎器戒不

虞

自己擬聖擬賢人必因而精摘

暗室訟非訟過人或聽而曲原

餓死不奪人食凍死不奪人衣乃與節操

解衣以衣寒人推食以食飢人是慷慨

### 五集

諸毒入口立見傷亡

夙疾內儲終須舉發

外侮侵凌好似斧斤伐木

內變陡作真如螟螣傷禾

勿以身壯而臨風寒受其氣刻下病苦

勿以體健而多勞碌耗其力終見衰消

天無可怨人無可尤吾輩只當反己

述古自警

卷之八

七

善則思從惡則思改此身到處皆師

勿以我智而愚人芻蕘皆能益聖

勿以身貴而凌下婦御亦可匡君

勿以才智傲人賈傳骨瘞長沙

勿以勲勞慢主韓侯血染未央

有初鮮終虛花無果

有名無實假像不靈

富壽康寧反求諸已

疾憂貧弱勿怨乎天

禮敬有加人鬼暗中扶助

咒詛不改骨肉眼見離猜

兩強對陣可施勇力

兩賢決策方見奇謀

聽勘而爭犯法臺蟻蜂鬧網

莊部而思逞長吏狐鼠鬧龍

以下訕上取死

以邪害正無祿

死無哀泣足見乖張

述古自警

卷之八

歿有頌聲方知仁厚

不揣已而圖敵螳螂莫支

惟轉人而自驕驚絃立斷

志在勝人終無成德

悅不若已畢竟凡流

經年營繕是爲他人効勞

每事倡先終于自身惹怨

數提不靈是無知子

背施不報乃負心人

常生而不死常順而不逆天下無此等事

死地而能生凶地而能存古時有這樣人

貪色如蠶立見衰死

走利若鷺畢竟枯凶

精結則爲舍利氣結則爲飛仙神結則出陽神理

則爲正神

養精必先固氣養氣必先收心養神必先省事

必先正志

六集

述古自警

卷之八

少年須要立志波流者不濟

晚年須要進德潦倒者不成

中年須要明道功名者不真

終年須要適宜牽累者不暢

從容處事事必濟空淵不祥

暴戾臨人人必離吹毛取怨

酒色財氣人間快樂天道不容

貧惡死難人間困苦彼蒼記取

世情可靠亦可畏嗚呼朽索



犯法無主亦無嫌

天道只自然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大道本虛無不必成仙不必成佛

安富尊榮引人正道愚者強拘

舜禹文孔移天榜樣欠者息棄

一言之差終身難改勿言勿言

一事之差終身莫贖勿爲勿爲

多言損氣多事損神貴默貴簡

多動損福多合損命宜靜宜遠

述古自警

卷之八

七

智不惑仁不愛勇不懼聖人成德

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君子從政

遠暴慢正顏色遠鄙倍是謂貴道

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庶乎寡過

危難已在面前懼警何補

果報還需身後赴避難施

人心似目絲毛塵累難存

人性似潭百端投觸如舊

酒肉迷心死在而不覺

舒柔快事頗危立至而難防

成人而逆成丹真爲至寶

修之吉而悖之凶原係家珍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慎乎始念

明鎗易躲暗箭難防惕其後來

善氣親如兄弟

惡氣慘如戈兵

郭子儀韓魏公萬世爲臣之法

洪高帝唐太宗一時救世之君

述古自警

卷之八

魏準孤突英風赫赫如生

蹇叔伍員遠見淵淵不朽

淡泊寧靜千聖得力在此

勤慎和緩一生受用不過

伊尹周公須臾不離戒懼

濂溪明道滿腔都是惻隱

光讓天下而無德容

辭詠四克而無怒色

文幽美里而不愠

孔甘輒環而不怠

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入

三百六十五度度度勿虛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此身原壯健俗人自壞之

述古自警終

述古自警

卷之八

九

### 居學錄序

厚庵先生崛起荆黃之間而振鐸成  
均闡明學脉纂述五大儒語要海內  
宗之宦長安十餘載所居不蔽風雨  
繩床布被圖書蕭然未嘗妄交一人  
妄出一語蓋昭昭乎省察克治不欺  
暗室之學也受

居學錄序

一

世祖章皇帝之知最爲寵眷職任經筵  
盡心啓沃以堯舜唐虞之治塾其君  
然慎密不洩人亦無由知之居學錄  
一卷甲午以前筆也言皆醇正取先  
儒之所長而亦不攻訐其短今摘其

要者錄之俾學者知所依歸先生大雅飭躬方將伯仲魯齊草廬其所著述又寧止此而已哉

魏裔介題

居學錄序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九

鄒南魏裔介石生選

居學錄 刪習厚庵原本

五章問孟子言仁人心義人路何以後只說求放心請示本原下手切要處曰孟子指出人心正是本原切要處心統仁義禮智生氣流行初無間斷豈仁心外又有義心耶只爲私欲錮蔽本心放失一切講習討論省察克治不過只是求其放心此便是下手處學者先當立志然見識不開廣志終不立人須有海

居學錄

卷之九

濶天空氣象與天爲徒與聖賢爲徒一切名利自然看得些小何足以芥蒂於心既能立志必有承當然却須工夫有恒人之所不能恒者只爲私欲間斷而已志氣清明時亦能雜念不起一旦昏蔽便爲種種所動此無他私欲之根不斷也今於靜中窮理真見聲色令人聾盲金玉莫之能守从从自會純熟克己須從難處克最爲吃緊

人心嘗要收斂不可放肆程子云不收斂則不能發散不凝聚則不能直達如天地貞下起元亦必是冬

間收斂凝聚一番然後春夏能成生物之功如樹木  
花實太盛多不能久只是發洩盡了可不戒哉

釋氏云天上地下惟吾獨尊此竊吾儒良貴之語而  
巧變其說者也其曰圓妙明心寶明妙性亦是竊取  
吾儒性善得來今人見此等語便讓與禪家是自小  
其見也

人不知而不愠後人多作用世說不知此是學問邊  
事聖人學問原非獨私一己當人不知便有許多悲  
憫意思那得念頭去愠怒蓋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

居學錄

卷之九

二

體無時不是引誘扶掖長養曲成莫我知也夫是真  
實語當時諸人但知孔子是大聖却不知是下學此  
其所以大痛也有謂聖人不求知正小儒拘攣之見  
豈不厭不倦之本心

語諸友曰聖人言學必言誨以誨卽學也仁者天地  
萬物爲一體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若一膜  
自封便是自了漢成甚學問人見物類顛連尚起憫  
恤見同氣之迷溺而不動情者無惻隱之心者也無  
惻隱之心便是痿痺形骸如何自命得爲人學者須

知此意

發論問古今既同是修其天爵其立心不同者何在  
曰天爵乃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者古今人同此  
稟賦亦同此學問所異只在處心積慮之間此孟子  
吃緊爲人處也張南軒有云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  
義有所爲而爲之者謂之利此義利不是截然兩事  
凡兵農錢穀以爲分所當然者皆義也凡割股廬墓  
以爲名之所在者皆利也同一心而有誠僞之殊同  
一學而有爲已爲人之異此便是義利之辨君子小  
人之分朱子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二者之間不能  
以髮此之謂也

居學錄

卷之九

三

俞有斐問不仁者何以不可从處約樂曰仁是吾心  
之天理仁者知者得其本心不仁者失其本心故人  
品迥絕如此聖人論仁每於富貴貧賤上作證驗蓋  
境遇順逆皆生於心人無常心多爲境遇轉不能轉  
境遇倘識得本心原無加損則任窮通得喪皆如寒  
暑代謝晝夜循環自然無入而不自得此處正須用  
力

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可接於耳目以其壞心也。

發端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何以闢于好學曰卽此可見聖門爲學之要。顏子克己之功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平日存養省察者至矣。是以當怒則怒怒過卽忘故不遷不遷者心之常止也。如止水明鏡物來順應心體本自寂然何遷之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貳不貳者心之常一也。如太虛浮雲過之卽化心體本自瑩然何貳之有此非懲忿窒慾之功深遷善改過之力久。豈得如此可謂無關於好學乎。

居學錄

卷之九

史廷桂問中庸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到得父母其順便是高遠否。曰父母其順亦是卑邇蓋高遠卽在卑邇之中一部中庸卽是卑邇無所謂高遠也。試看走路刻刻是開腳向前登山步步是腳根踏實縱至悠悠長途高山頂自己當下反觀那裏有甚高遠自未到這地頭人視之則以爲高遠耳。會此則了矣。

王恪問誨女知之章曰此是直指良知本體兩爲字

卽指自心知的我卽知以爲知不知的我卽知以爲不知這一點知善知惡知是知非炯然不昧是卽女良知的本體。此夫子直指人心處。

大學誠意乃生死關毋自欺則立命要訣也。

夜氣不足以存之人一念清明卽與聖賢同體此心本無損傷學者知此當下卽是工夫持地可以證道固不論才識伎倆也。

人若不知本心卽枯念靜坐亦是人欲知得本心便酬酢萬變亦是天理。

居學錄

卷之九

事

懷聚曰平日聞人言道多涉玄妙今始知只在日用動靜之間也曰道之不明久矣天下豈有玄妙之道哉如此便墮道家恍恍忽忽渺渺冥冥之見矣率性之謂道道不遠於當人之身凡一切目視耳聽君臣父子卽是道故一部中庸都是言費然目能視而所以視者不可見耳能聽而所以聽者不可見心能行達道行九經而所以行者不可見此卽是隱非費外復有隱也至誠之肫肫淵淵浩浩此而已誠之者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亦此而已故夫婦之愚不

肯可以與知與能。而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卽此是庸德庸言。卽此是無聲無臭。昔有人謂良知未是究竟宗旨。尚有無聲無臭。在有夏廷美者。抗聲曰。良知豈有聲臭耶。知此則知本心矣。

程子云。性卽理也。張子云。心統性情。此不易之論。

爲今之計。爲立家塾。以訓族之良秀。置學田。以供族之誦讀。鼓舞振作。一變訓詁辭章之習。更得二三同志。董率勸戒。講習倡明。討論六經性理諸書。講行朱子家禮。呂氏鄉約。發明本心。力行孝弟。則師道立而

居學錄

卷之九

本

善人多。教化行而家道正矣。

朱懷衮問中曰。中無定體。如一室有一堂之中。一室有一室之中。程子所謂天然自有者是也。若執定道理格式。便是于莫執中矣。懷衮躍然曰。賢友既知中無定體。又須知得中有定體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豈不聞天之生人也。使之一本乎。蓋中是事物恰好處。非在事物在吾所以處置事物恰好處耳。

一友謂曾子之學。從事物積累到者。曰。吾子以曾子隨事精察。未知其體之一一語泥之也。聖門之學。未

有不由本而末者。人多以一貫之語。始爲證道。此甚不然。曾子一唯。正是平日見得如此。豈如禪家紅鑪點雪之說乎。論語謂參也魯。蓋他平時止有裏面篤實用功。不向外前事物上探索。故一敲旣徹。羣疑盡亡。正是本原上着到。而反以爲如此何耶。

未發之中。不可認以爲有。此時節人自有生已後。知識萌生。事物交接。刻刻是已發。那有未發時。朱子云。凡感之而通觸之。而怒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謂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

居學錄

卷之九

七

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蓋未發性體萬古不息。本無方所。形體之可名。而人以靜守幽閑。暫與休息。及玩弄光景者。當之呼亦誤矣。

性是仁義禮智盡性。是盡此仁義禮智。故朱子云。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一个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個空虛底物。裏面包得四者。皆是錯看了。又云。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

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此吾道與異教論性之別。

心能思慮思慮不可以爲心人有無思慮之時未有無心之時執想像尋索爲心何啻千里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善言心乎。

自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奉盈聖人之學終身戒慎恐懼者也。

學者身入仕途處聲華靡利之場苟非欄柄在我由

居學錄

卷之九

人

此喪已不難先儒謂如絮在風中又謂如油浸麪誠懼之也若透得此關便已是小欺處矣。

岑柱瀾碧甫問讀書之法曰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者萬世之常道也許魯齋云小學四書吾平日敬信之如神明薛文清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誦讀古人爲學之勤且正如此學者束書不觀問以大德大育伊洛淵源如墮煙霧所以人品不如古也雖然有要焉鄒志完云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太要在中庸一章其要在慎獨而已李果齋云吾於聖賢之道離

未能盡然於大本處有所見此心常覺泰然蓋語其

散殊則天文地理兵農錢穀莫非聖賢之實事然其

要歸則總在於此不然博而寡約亦歸於泛濫而已

碧甫因問傳註曰傳註至朱子最爲精密如中庸首

章註道不可離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

具于心蓋不知事物當然之理人必求之於冥幻妄

之間不知皆性之德而具于心則人又向事事物物

上去探索也此便是見道親切處下云無物不有無

時不然此理人尤不易見即如費隱章莫載莫破人

居學錄

卷之九

九

將語小都說入氣機杳冥恍惚上去不知中庸所謂莫破豈如異學所謂更析鄰虛塵哉蓋一事一物皆有天然之中一簞一豆皆有自然之義此理克舉宇宙良知本無大小故耳他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圖說之要言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西銘之大指也高景逸先生云前賢指示皆真切絕學無訛是晦翁誠知言哉

釋氏善爲人解粘去縛故後世高明之士多逃之其弊至於遺棄事物不合中正蓋由有只貴眼明不重

賤優之說也。豈不重可歎哉。

孟子生而楊墨炮。周程出而佛老衰。

薛文清之學以復性爲宗。胡敬齋之學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皆正學也。

無動無靜者性也。能動能靜者心也。意與情則專指動處言。

本性之善不與惡對。本性之靜不與動對。本性之真不與偽對。此理李延平已明也。

人之生一氣而已。心也者積氣之靈者也。惟其靈故

居學錄

卷之六

十

載得許多理。張子云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淵乎淵乎知道者也。

氣之神爲覓精之神爲鬼。心思之運動屬覓耳目之聰明屬鬼。

吳康齋云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四語蓋學脉也。

一部易經聖人教人以戒慎恐懼也。故於存亡安危之理三致意焉。

論中庸闡然的然之義。謂諸友曰學問未可騰口說。

急須打轉身上看。卽如我輩在此論學。一念爲庸德。

庸言。卽是闡然之君子。一念爲誇多鬬靡。卽是的然。

之小人。所爭只在幾微之間。人不從獨知處體勘入。微雖自命君子。恐有不覺落在小人區宇者。可不深

省耶。

唐豹嵐問性善二字。雖孟子立教如此。然人實有生而惡者。是如何。曰性卽理也。性是心中所具仁義禮

智之理。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此理純粹至善。豈復有惡。但二氣五行細組交感。其變不齊。固亦有

居學錄

卷之六

十

生而惡者。只是稟得惡氣來。非性惡也。試觀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雖下愚不肖亦皆有之。此可以知

性善矣。曰天地亦有不善之氣。豈人獨無之。曰天地有不善之氣。無不善之理。人有不善之氣。無不善之

性。知天則知人矣。又問格物工夫。說窮至事物之理。却有把握說。在心上用工。不免佞虛。了曰格物訓窮

理。先儒亦不草草。程子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此理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豈可墮在一偏。蓋盈天地間皆

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格物無間于動靜。



豈可以尋察一草一木爲格物而體當倫理性情爲非格物乎。聖賢之言徹上徹下未可詳外而畧內端內而遺外也。

鍾秀玉問大學致知中庸明善皆是入手第一工夫。曰中庸工夫在明善。大學工夫却在格物。格物者窮理也。窮其萬物皆脩之理也。窮其一物不容之理也。物格而後知天命。人心之極則矣。否則理有未窮。故知有不至而能隨事應物致吾心之良知乎哉。吳草廬曰格物夢覺之關。誠意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可謂闢千古之秘矣。

居學錄

卷之九

事

莫先子自述工夫爲詩文所妨。曰詩文何碍於道。卽古之作者。未有不於此道。少有所窺。昔人謂子美見道過於韓愈。如小白羣分命。與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此非學有本領未易及也。

天地之先生人之始其體也。無聲無臭。其用也不過不遺。四端萬善皆是表名動靜。云爲隨處各足。在凡愚而不滅。處神聖而不增。千聖之道卽在今時。百代之書未曾動着。只爲遺心逐物。遂至背本忘源。自非

上賢莫能近取。

佛氏之所謂空言其體而已。老氏之所謂虛名其物而已。甚者乃舉人世而幻化之。倫類而芻狗之。是析有無虛實而二之也可乎哉。

父母生我之身。無一形之不具。生我之心。無一理之不全。故五官百骸與四端萬善皆混然凝合于一氣之中者也。一形或失。是謂毀傷。一理或虧。是謂悖德。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視於無聲。聽於無形。無非防其隕越以求全歸耳。

居學錄

卷之九

事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夫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冠可毋謹乎。合二姓之好以事先人。繼後世。婚可毋謹乎。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喪可毋謹乎。豹獮皆知報本。祭可毋謹乎。

放念易起。畏心難生。故君子小人只於敬肆間辨之。曰休曰歇。異端之謬也。無時無刻。聖學之純也。聖如堯舜曰欽曰恭。異學則有逍遙之論。德若成湯

不遇不殖。窮儒則倡無碍之言。嗟乎。是直以聖賢之  
道爲戲也已。

胡文定訓子云。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  
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如禹之絕旨湯之不過。皆於此  
過人欲而存天理也。

古人之學。心境一如夢覺齊致。日間清明。夜間亦自  
凝聚。日間雜亂。夜間亦自紛飛。蓋晝夜卽死生之形  
夢寐乃居處之驗。古人言有教動。有法息。有養瞬。有  
存。只是知得此理耳。

居學錄

卷之九

七

禍福自己求之。非佛氏之因果報應也。吉祥之氣。自  
招吉祥。悔吝之機。自生悔吝。造化感應之實理如此。  
別名法術之學。不獨禍世。亦且禍身。擇術者慎之。

庸言序

丙戌南宮之役。晉士得舉者甚盛。而  
環極與余交最善。同館復同垣也。憶  
在諫垣時。部司之務多舛。而環極糾  
之。貂璫之焰欲起。而環極遏之。以是  
不悅者衆。排擠中傷其機甚巧。其情

庸言序

一

甚險然。環極澹然。不以縈其懷也。惟  
以老母爲念。凡藥餌起居之類。無日  
不手自經營。心爲怵惕。故卒以終養  
去。忠孝大節。一時推服爲第一流人。  
天下惜其用之未竟。然環極之年。則  
尚未艾也。在京邸與余居。過無日不

以學問相磨礪以名節相敦勉環極

既虛懷樂善余亦傾竭庶蘊余受環

極益多矣偶著庸言一帙皆就人情

積習處痛加針砭譬如有一病則予

以方病者果能虛心服之雖膏肓沉

痼可立起也余故摘而錄之以時自

庸言

二

檢點特爲朗鑑若環極之崇論鴻議

鑿鑿不朽則有國史誌之蘭臺石室

間余無庸贅

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雜說集卷之十

邱南魏裔介石生選

庸言 附魏環極原本

敬天說

按禮諸侯不祭天況其下焉者士大夫僭祭矣而又  
以焚紙錢爲敬大不敬也上帝赫赫明明爲萬靈宰  
禍善禍淫隨人自取斷無受人紙錢之理卽正人君  
子如楊震者暮夜却金尚畏天知假若天可邀求何  
畏天知乎夫朔望焚香者馨聞于天也焚楮帛者以  
表潔也鬱鬯牲醴以將誠也其不敢祭天者禮也不  
宜焚紙錢者理也每事必告天者畏之至而敬之失  
者也士大夫之事也

祀神說

開侯生而爲人拒曹瞞金如土然奸人媚態心竊鄙  
之今爲神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猶持一廛錢以備  
首肯下諒不取也取之者何曰忠臣也孝子也義士  
也彼不忠不孝不義者對廟貌且當羞死尚敢乞靈  
微福耶至於祀典諸神皆聰明正直者也。不受誨

豈可知矣。人亦求其爲神所取者而已。

### 陰陽說

災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寒燠失節風雨不時皆咎焉。魏子曰非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而退小人。變理之能事畢矣。丙吉問吳牛喘以察時序不如陳平所言卿士大夫各任其職爲是。故韓退之詩云勿憚吐握勤可歌風雨調。

### 鬼神說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庸言 卷之十 二  
盡見于形像夜見于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卽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監察之呵護之。上至于父母下至于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卽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 天時說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

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魏子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戊午興商以戊午亡非明驗乎。

### 勿欺說

士君子未有不學爲高賢大儒者也。然只要實實行去。曾子之曰省。孟子之反身。諸葛武侯之澹泊寧靜。趙清獻之焚香夜告。王陽明之致良知。袁了凡之記功過工夫。各有所得。予一言以蔽之曰勿欺。學者無論立朝居鄉。每日所作之事內可以告妻子。外可以告朋友。便是聖賢路上人。若干百事中有二事難以出口者。還是工夫未純。去聖賢路尚遠。

庸言

卷之十

三

### 陰德說

嘗見先君子座右書清江引詞一闕其詞曰陰德明明做不的。偶爾無心意。方便處處行。那管名和利。活潑潑一團真天理。

### 儉約說

儉美德也。余謂仕路諸君子崇尚尤急。數椽可以蔽風雨。不必廣廈大庭也。痴奴可以應門戶。不必舞女歌兒也。絕床可以安夢魂。不必花梨螺鈿也。竹椅可

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磁可以供飲食。不必成窰宜窰也。五簋可以叙間澗。不必包席優賜也。經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琴古畫也。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慎之哉。

### 讀書說

僕不能讀書。嘗見友人齋中書可充棟。輒自愧無可讀之書。遂購書若干卷藏之。既而思童年曾讀論語如學而時習章。迨至其爲人也。孝弟章。吾日三省吾身。章。賢賢易色。章。開卷便是。總不能行得一句。天下庸言

卷之十

南

更有何書可讀者。昔人云讀一尺不如行一寸。信夫。

### 祝壽文

清心寡慾。壽之骨也。濟人利物。壽之血脈也。節飲食。慎起居。壽之皮毛也。今人置數者不識。一遇誕辰。輒殺生置酒。親知滿堂。或進火棗交梨。冰桃雪藕之饌。或奏白鶴青牛丹鼎絳雲之曲。虛文無當。格套相關。絕不及身心性命一語。甚且壽翁而誇子孫之貴。壽子而表家世之尊。于骨于血。脉于皮毛。毫無裨益。彼窮鄉之人。姬妾少。滋味淡。嗜慾寡。心氣平。尚有問精

力之盛衰。而勸以保養休息者。獨士大夫不聞此厚也。

### 納賄說

以賄予人而禍隨之。每每中人不及覺。昔燕丹遣荆軻刺秦王。獻督亢圖以藏匕首。圖窮而匕首見。王乃拔劍斷軻左股。不死于軻者。幸有劍在也。不然危矣。彼世之甘心納賄而不顧者。曷以燕秦故事爲炯戒。

### 弔賀說

官遷則爲常。賀客之來十有八九。官死則爲變。弔客之來十無二三。殊不知喜慶之家。視客如蒸雲。多一人不見其多。哀戚之家。視客如晨星。少一人亦覺其少。故行賀于權要顯貴者。宜遲一日兩日而登門。行弔于貧窶單寒者。量捐一金二金以爲賻。此固賢者之所爲。未可爲俗人道也。

庸言

卷之十

五

### 誌銘說

爲人作墓誌銘甚難。不與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填事蹟則見者不信。甚至事蹟無可稱述。不得已而轉抄墓語及衆家刻本以應之。辟如傳神寫照。向死人之

「脫稿已不克肖。况寫路人形貌乎。吾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個好人。勿令作墓誌銘者執筆躊躇代爲遮蓋也。」

聖賢智愚吉凶禍福說

德可達天曰聖。道足濟世曰賢。通權達變曰智。菲薄從忠曰愚。萬念皆善曰吉。一念不善曰凶。達天悖理曰禍。居易俟命曰福。

富貴貧賤窮達天壽說

富莫富於常知足。貴莫貴於能脫俗。貧莫貧於無見

庸言

卷之十

木

識。賤莫賤於無骨力。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百歲榮華曰夭。萬世永賴曰壽。

鳥說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而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拔刃匿叢篁中。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光翠色盡殞矣。其靳惜之意。專致而通于神者如此。士君子自愛其名節。必有甚于羽與尾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字義說

士大夫書札中云。啟云。奏云。九頓首。及壽杯內。鐫千秋等字者。意義尊隆。用之於朋友兄弟之間。失體矣。習而不察。戒之。

樹虱說

樹之榮華凋落。虱之變化歸藏。晷晷不爽。理亦甚明。人之未三十而娶。未二十而嫁。未四十而仕。七十而不歸。遑時昧理。徃徃不如樹與虱矣。

外轉說

庸言

卷之十

七

聞外轉而輒不平者。予甚不解。以爲尋耶。京官徇私犯法。何嘗無辱。以爲勞耶。京官潔已奉公。何常不勞。以爲卑耶。每榜進士四百人。有才有學。淹在下位者。不知凡幾。自揣才學。果在四百人之上否。人卑而我尊。果無愧耶。噫。亦可一笑而平矣。

功名說

今人見科自仕路中人。勳言某某有功名矣。余不信。問客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于古人也。古人之功名。

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

### 誦經說

東粵一武弁遊寺中見衆僧各房誦經問住持曰何不向大殿同誦住持答曰代人誦經耳弁曰經可代誦耶住持曰可只要供給齋糧便了弁大喜曰好好我回家便供給兩箇秀才代我兒子讀書雖弁語偶

庸言

卷之十

八

不經意却大有悟頭

### 求福說

嘗見士君子見佛經道藏必盥手焚香口念阿彌方敢展視及見四書五經牀頭散亂篋內紛紜未有盥手焚香呼先聖先賢而後誦讀者何也總之求福之心太甚妄謂先聖先賢之書不若佛經道藏之靈應耳嗟乎今人若肯實體聖賢書行之字字是福勝佛經道藏矣

### 擇相說

錢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

### 詩說

古人之詩出於性情故所居之地所處之時所與之人所歷之境所行之事至今一展書卷瞭然者莫詩也若今人之詩亦曰性情故耳然而不真者頗多卽如極富而言貧極壯而言老極醒而言醉極巧而言

庸言

卷之十

九

拙失其真矣且功名之士故發泉石之資狂悖之徒飾爲忠孝之句尤不真之甚者也吾願學者當以真詩爲法

### 官說

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否與利除害幾何百姓安否何似輒問何時陞轉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官囊有無遷移者有誰照管淹滯者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卽爲薄待天下之人乃今人之通病也戒之

### 生辰說

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隣里門徒故友之祝門一公賦餽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兩全矣。

### 喪祭說

喪不祭而請僧設醮至謂超度地獄安知親必在地獄中乎此各地之惡俗也有志維風者幸勿忽焉。

### 庸醫說

庸言

卷之十

十

凡醫不明望聞問切之道不察寒煥溫涼之時不審強弱虛實之人不辨陰陽氣血之症不分老少新久之治不按君臣佐使之宜皆庸醫也其更庸者藉口通變不拘古方其古方在何門類作何加減實實不知而不得不任意妄用也夫古人立一方幾費心思幾經效驗而始刊于書中今人聰明豈能過之哉。

### 敗子說

敗家子有二種淫蕩賭博驕奢縱佚花費祖父之資產者敗其家門也此則愚頑不讀書之人爲之妨賢

病國罔上行私貪賂肥家害人利己辱沒祖父之名節者敗其家世也此則聰慧能讀書之人爲之不可不辨。

### 畏愛說

人之所畏者有三等畏天命者上也畏國法者次也畏冥報者又其次也總以畏清議爲下手工夫人之所愛者亦有三等愛人才者上也愛百姓者次也愛文章者又其次也要以愛名節爲切實本領。

### 憂樂說

庸言

卷之十

十

每日所言所行盡合於理理順則心安心安則可以對天可以對人何等清閑受用泰然而樂也故孔子曰君子坦蕩蕩每日所言所行不合於理理不順則心不安心不安則強欲瞞天強欲瞞人何等消阻閉藏戚然而憂也故孔子曰小人長戚戚。

### 心性命說

曰正心曰存心曰洗心去人欲盡之矣曰盡性曰率性曰養性循天理盡之矣曰知命曰俟命曰立命曰至命去人欲循天理死生不渝盡之矣世人辯論紛



紛旨余之大惑不解者也。

儒釋說

儒者以天地萬物爲體。不待去我而自無我。何其公也。大也。釋氏以耳目口鼻爲障。強欲去我而終有我。何其私也小也。

孔孟說

孔子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是孔子一生大本領大願力。看十五志學一章五十學易一章。若矣。吾衰一章。自少至壯至老。何嘗一時不習。卽一部論語又何

庸言

卷之十

十一

嘗一件不是時習之學。願學孔子者須學此。孟子開口便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大願力。看梁惠王一章。景丑氏一章。宋牼一章。王子墊一章。告君告臣告王子何嘗一處離了仁義。卽七篇孟子又何嘗一句不說仁義之言。願學孟子者須學此。

財說

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供神。不可以祭祖。不可以獻親。不可以貽子孫。不可以修祠堂。置墳墓。買書籍。惟濟

貧抹荒施藥埋骨修橋補路庶幾可耳。不然死後。姬妾携作改嫁資。亦得好好散去也。

六字箴

循理 守法 安命

循理箴

天之生人具有此理。違之則非順。之則是以。此合天以此求已易存者。心難任者意。

守法箴

曰寬曰嚴。秉自昭代理。雖無違法。或有悖守之守。

庸言

卷之十

十一

之勿詘。勿貸。勿謂誰知。勿謂何礙。

安命箴

理既明矣。法既平矣。毀矣成矣。辱矣榮矣。素其位而行矣。進可以仕而退可以耕矣。

聖人門 觀者自下而上。取君子上達意。

門闢正路三條 孔聖通行無礙。歸於中路。請看我輩走向那一路。

中行

中路 狂 左路 狷 右路

門闕內外二界 孔聖深悉。閭內境地。引入血入。請看我輩覺得閭內好。閭外好。

喻義 閭內 喻利 閭外

門內戒規三節 孔聖生平勿犯 請看我輩能守戒規否

老在得 終戒 壯在關 中戒 少在色 始戒

門內畏箴三則 孔聖兢兢業業念茲在茲 請看我輩能知小心否

畏天命 第一則 畏大人 第二則 畏聖言 第三則

門內賞罰二格 孔聖獨賞獨罰不假不聞 請看我輩受此賞罰否

懷德 賞 懷刑 罰

門內才品四種 孔聖樂以爲徒支持門戶 請看我輩可當一種麼

剛 第一種 毅 第二種 木 第三種 訥 第四種

門內課士三等 孔聖考定前列光大門戶 請看我輩得取何等

庸言 卷之十

行已有耻不辱君命 第一等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第二等 言必信行必果 第三等

門內黜士三等 孔聖深惡痛絕置之劣等 請看我輩得免何等

患得患失之鄙夫 下等 無忌憚之小人 又下等 德

之賊 此最下等 此最自上下取小人下達意

門內取士四科 孔聖設利得人最盛 請看我輩得中何科

德行 一科 言語 一科 政事 一科 文學 一科

叩門三法 孔聖望人叩門甚急甚切 請看我輩常肯一叩否

反三隅 以力叩 排法 以心叩 憤法

入門一步 孔聖待人入門如饑如渴 請看我輩因何不待其門而入

致知格物

聖人家 觀者自下而上取君子上達意

安宅 孔聖萬世常居 請看我輩今居何處

孝 基弟 址

門戶堂室 孔聖全有 請看我輩今有一一否

聖人室 君子 堂 善人 戶 有恒

設家四壁 孔聖修理完備 請看我輩可曾修理否

信 四壁 忠 三壁 行 二壁 文 一壁

庸言 卷之十

向上三階 孔聖層層而上 請看我輩能歷一二否

樂之 上層 好之 中層 知之 下層

自外達內四程 孔聖神明變通無往不 請看我輩到得幾程

權 四程 立 三程 適道 二程 共學 一程

自內達外四程 孔聖動履咸宜如走熟路 請看我輩走過幾程

禮動 四程 莊蒞 三程 仁守 二程 知及 一程

傳家四法 孔聖內外流傳家法不亂 請看我輩有此家法否

游藝 家外 依仁 家內 據德 家內 志道 家內

成家四事 孔聖繼往開來萬世家風與天終始 請看我輩家風若何

樂忘憂 憤忘食 誨不倦 學不厭

樞記作聖人門又作聖人家者何曰將以自  
也兼爲同志者勗也作也而非作也孔子曰誰  
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又曰升堂矣未入  
於室也自孔子作之也學孔子之道者當作如  
是也昔則聖之善論也極又何敢

好善編身世言序

成我存獨立之士也寓長安旅邸湫  
隘不堪而日手一編陶咏自樂所著  
書有成子薛書及率菴詩集皆非今  
人語也好善一編尤精微潔淨直可  
羽翼經傳身世言體大思深又有裨

好善編身世言序

於學問而不可闕者其友人嘗稱之  
曰頗常帶墨而口不掛金似也然成  
子窮而著書其書後世必有述之者  
過於子雲潛夫遠矣豈止輕富貴而  
樂文哉

魏喬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十一

鄒南魏喬介石

好善編 成我存原本刪



少壯到老周旋一我升粟日給辭財遠禍處貴如賤賤至斯可居富如貧貧至不墮提足千里駕百而至道路有限遲速一致心不可匿舌不可出堅中易外曲從其類譬彼梁燕近人而居信不相猜低飛自如如蜂入牖鮮不麾驅以其懷柔將獨我瘡至欲待物守之以迂鹿生于山命懸于厨金性不賣因于為劍

好善編

卷之十一

一

士德本厚險于為壑小人無義不可乘勢好究生心莫予之器受德者多報恩者寡食客滿堂國士在野騏驥匪遠不離其廐名士匪遠不離牀右人心貴新人面貴舊質慶勿先弔唁勿後殺物資生不如不養奪人而肥不如我瘦食不召寇讓不啓闔外身身存百年可守不救則怨如害者何不假則憾如攘者何有而不施謂之腐餘知而不舉謂之改初乘人瑕累惡小而倍拯人艱危善微而戴時如舟覆道念自生時如觀刑貪心自泯不見可親中有至真不見可愛

好善編

卷之十

二

中有至純計貴一世達人幾計富一世利物有幾後人室家前人逆旅如馳過隙而誰留處結交于人難尋一密締好萬端嫌生一日不末有名名成恐賤惟忤生害毒于路蠱老農安命力田忍飢達士曠觀守正不疑真仙入市不減煙霞真儒涉世不染浮華積絲成綢服之無尤不勞被溫惟躬之羞閉戶獨處居狀君子眾妄屏退心安而喜骷髏皓齒益人之體如火銷膏木拱以俟百姓畏律萬乘畏我我畏思群奉一理已烹之魚莫訟校人已坑之李莫訟將軍

惡不必報但恐傷心貴人屬死送挽盈庭貴人身死寂然閉靈好息不息欲息不得彼哭與鵲亦何可憶終日嫁禍有時反坐終日飛譏有時自詎季郇不下閭郇交耻驚炙羊羹怨之所起塑像棲神盡歸奉親造院居僧盡往救貧以布易鼠分衣一人以蔬易肉分食一人人人能此市無窮民隱几而臥不知鼠過百年以後何有于我見福不去如自作惡知惡不除若助之虐于我無怨如殃民何柳髮穉苗去少存多蘇秦舌敝止為一媿買臣脚破止為一妻世態炎涼

好善編

卷之十一

王

使人奔馳。達者守定。不爲俗移。大厦萬間。分身難居。良馬千駟。分身難騎。貪夫務多。謬爲己私。惟有家室。乃生別離。惟有崇高。乃生危疑。惟有恩愛。乃生怨悲。惟有門戶。乃生險巇。鳥號招凶。人知揮鳥。惡積致禍。不知改圖。自以爲智。愍此愚夫。念佛化齋。心不在佛。讀書千祿。意不在書。有才斂才。有用留用。禍衡狂死。器不足重。無病卽樂。無辱卽榮。但能退步。終身履平。慢我是恭。毀我是譽。虛已反觀。百愁俱去。歎孤不仁。暴寡不武。寧可嚼鐵。不可嚼腐。仲尼有毀。子產有誦。

好善編

卷之十一

四

斷無順孫。門有窮戚。其厚可知。口絕貪交。其薄無極。孝肥禮瘦。捨身救弟。凡民不知。自傷同體。伯道無嗣。棄子存姪。凡民不知。視如異室。脇肩廣廈。目無觀者。諂上之人。必凌其下。易母而乳。雖哭不哺。交淺言深。百無一遇。漂蟻莫訴。仁者矜度。濟困扶危。不必親故。三村之家。必有強梁。一闕之市。亦有猖狂。去其害馬。馬是以臧。買雀放生。捕雀益衆。因赦減囚。殺人愈開。拖犁傷墓。勝于絕路。寧可欺生。不可欺故。妻病在室。不能終宴。親老在堂。安能終宦。涕泣拜主。思我父母。

兒當安樂。親當貧窶。一夕恣淫。毀節終身。物各有耦。無侵賤貧。鬼病求藥。雖醫不活。不可強爲。枯魚噴沫。勾踐沼吳。子胥覆楚。鼠雖忘壁。壁不忘鼠。無物不毀。見可而死。到頭俱盡。忠孝得誅。得不曾加。故不患失。死無有愧。故不患疾。違心說理。夢而笑語。無功打坐。不能達曙。古之君子。定交杵臼。冷之君子。定交組紱。傲形于色。不如過謙。貨形于口。不如矯廉。莫爲己甚。要人能堪。莫謂可虐。要人能涵。困獸猶鬬。迫人智淺。留之以餘。聽其自殄。寧剖心肝。莫阻孤寒。見正不蔽。

好善編

卷之十一

五

鬼神所嘆。術士多詐。難瞞心腹。俗士多金。難換面目。朝歌暮哭。不知禍福。隨遇而安。亦飯亦沐。爲善無例。得濟則濟。麥舟義田。不因往制。多私少穀。兩可懷畏。君子小人。不容偏諱。惟士無價。隨時高下。可以薰沐。可以設罵。飾情交儔。寧與見戲。蚤起徇人。不如酣睡。爲儒不純。從而佞佛。聖人之徒。不遷異物。納人于邪。謂之皈依。左右調舌。謂之禪機。大道當節。去而捉影。曲學亂真。君子所屏。昌歎羊棗。不足飢飽。雖有菽粟。可以終老。富隣借帚。不言自有。貪人假借。閉門弗受。

好善編

卷之十一

本

吾將焉往。惟有道義。不入土壤。三顧不至。卧龍抱膝。四輩不趣。旅人終走。周不爲功。孔不爲名。在世言世。庶不虛生。南山北徙。東河西去。勢利無常。不可以據。冒爲穀府。多則致傷。家爲金穴。滿則取亡。嚙虞未學。見理則明。擇地而蹈。不忍戕生。衆畜夜呼。叫天無辜。以我蠢肉。饜彼靈軀。是水可冰。是火可燈。同此天性。何道不能。神于形寓。如水在注。細則流長。過用必涸。日朧月朦。子已成翁。乾坤爲戍。及瓜代終。昨夜飲酒。今朝醉否。轉盼陳迹。倏爾無有。魑魅魍魎。何從有像。因幻起妄。生于意想。夏不忘爐。冬不忘扇。以爲無用。或恐時變。毛嬙自負。不肯用賂。食人蔽羹。第王遲悞。鷦鷯覓食。東西南北。爲生勞生。多飛少息。千駟餓夫。懸若天淵。并舉相較。貴不敵賢。一息尚存。慮及鷄豚。瞑目復視。不舍舊褌。子飽父飢。不孝而慈。賤頭貴足。上下失宜。小兒望電。心移目眩。呼類往觀。倏忽不見。事非不真。苦無可驗。貴人說止。莫待自起。難進易退。所以全耻。群魚齧藻。共圍行潦。潛鱗遠逝。獨甘枯藁。蜀日越雪。多驚少閑。馬息車休。思我前哲。歎枕鄰天。

任老忘年。旁觀俯視。義唐未前。金寒人熱。衆情奔忙。推移玩世。無剛不折。何物不恭。黃白兩翁。弄人掌上。莫適所從。意氣傾人。同融喪真。迴身抱理。惟善爲親。

好善編終

好善編

卷之十一

身世言 明成我存原本

以作墓誌銘之心而樂道生人之善。則居心自不忘。刻以本房批試卷之意而汲引人才。則情必懇至。周到以患病尋醫之情而求良友。則交游自與得力。以累吏辨賍惟恐不少之心而用之平時臨牘。則取自不苟。以喜看小說惟恐燈盡之心而讀經史。則爲學自勤。以孤舟幾覆默祝求祐之心而用以安居省過。則爲善必力。以更衣易簪沐浴待驥之情而回想平生。則一日不可不樂。以受賄囑事代人說理之心而用。以別白曲直。則不患不公。以隱年讓坐諱量避酒。南禮北禮不遑之意而推賢遜能。則不至于自是而傲物。

學者最患是以聖賢自待而以俗士待人。苟能平心自觀。則眼前儕輩。那一個是做不得聖賢的。若遇此等當畧去族姓。渾却籍貫。但見得他是與我同生天地間一個異體兄弟。有便利讓些些。有乖忤恕得些些。可親者近他些。不可親者遠他些。就如同舟同路一般。雖秦越亦講講問問通句寒溫。如此便養的我一

團和氣。要在知大齊。不過百年。次亦不過三五年。那有閒工夫與人搬是非。上餓氣。如三更筵席上飲酒。不談心。却去罵坐喧鬧。待怒平思樂而已。鐘鳴漏盡矣。

子每見常人。沒後寂然無聞。爲之設身處地。可惜生前日日奔忙。不曾偷得片刻工夫。做幾件好事。說幾句好話。相與幾個好人。留與後來說說。若其有知亦應自悔。但其在世奔忙之日。絕想不到此。卽說之亦不聽也。哀哉。

身世言

卷之十一

九

居海上者。見似人者。而喜其爲人之難遇也。談道學于今日。寧信其真。莫疑其僞。存羊卽所以存禮耶。人苟向道言道。縱有不誠。必多顧惜。決無蹟然壞事之理。子每遇說好話人。遂以聖賢相待。蓋以此也。士會言于國。無隱情。視于神。無愧詞。吾每想其心地。不知如何乾淨耳。

道不明。固要講。若既見得到。且着實行去。不要徒費口舌。

學者須以聖賢爲期。縱到不得。也要想到。學者須以

小人爲戒。縱到不得。却也要慮到。

昔人用黑白豆以記善惡念之起。先儒以爲死法。然却是穩實工夫。

李通不挫于道州之謫。康侯不動于良輔之獄。當由其平素養定。若非養定。恐風吹草動。亦未免恐懼耳。福至不驚。以有成福之器。禍來不畏。以無得禍之理。存一恕心。天下無不可相與之人。持一嚴念。自己無一處可寬之地。

何以求放心。曰。常照管他。便是何以致良知。曰。常提

身世言

卷之十一

十

醒他便

英氣偉度。不可無。疾言遽色。不可有。

儉于取名。無忌。儉于取利。無怨。儉于取友。無損。儉于取樂。無憂。

有酒便醉。無錢不憂。此是詩中道語。

忠孝爲日用之常經。科第非終身之能事。

生平行事。罪少過多。惡少欲多。此是不敢自欺處。

一善可師。雖同時同地。便當以古人相待。

神不我棄。是用戒汝。舉心動念。如神與處。慙性剛制。



私須力拒慎于易亂持于易與上下四旁莫非神所  
有惡之生生于一苟主敬存誠恐于何有能破義  
利能奪守心不可薄顏不可厚常如夢寐庶免神咎  
有周程張朱之志而溺于曹劉鮑謝之業是謂因小  
而失大有韓范富歐之志而惑于老佛莊列之言是  
謂循虛而喪真

慎獨則七情齊明養性則四端觸發

一言取相三語取採仕非不速也而求之有道三世  
不遷十年不調遇非不蹇也而安之惟命

身世言

卷之十一

主

謀道爲重謀祿爲輕得學爲大得官爲小

麟雖不言衆知其爲麟鳳雖不言人知其爲鳳聖人  
不言則以仲尼爲陽虎賢人不言則以然明同所賤  
是知子與非好辨懼下夷于儕俗王充非好論恐混  
跡于庸流

嘗思晝夜之道不過九十六刻晝多則夜少夜多則  
晝少其長短盈縮總之不出九十六刻之數人生何  
獨不然故豐于名者或嗇于壽厚于德者或薄于任  
窮于身者或達于子孫饒于財者或乏于才智近山

之利者難于魚近水之利者艱于木若必欲求全則  
是夏日不長而冬日不短也有是理哉  
爲善不必福心安理順卽是福爲惡不必禍虧心  
理卽是禍

怕人說已窮不得不貪怕人說已怯不得不忿怕人  
說已拙不得不賁緣怕人說已賤不得不勢利得道  
者聾以待世人之嘲笑聽以察聖賢之義理

富貴聲名不可放在面上貧賤憂戚不可放在心上  
未能無欲且寡欲未能盡善且好善

身世言

卷之十一

主

是人分內事莫待他求而後得是已分內事莫待人  
言而後行

敝衣勿棄常想凍時粗食勿厭常想餓時貧乏勿忘  
常想冷時小官勿卑常想微時

今人有疥癬之疾非必害厥身也苟有能醫之者無  
論跛道癩僧狂巫穢乞挾持艸頭方藥未有不望之  
若企者及立身行已大病痛處雖有趙良之苦藥司  
馬君實之人參甘草可以砭世俗之沉疴而立起者  
不以卑賤見棄則以疎遠致疑矣此非昧於輕重之

甚者哉

但得賢良輻輳爲天下致太平。不必身登華要。但願天下蒼生飽食煖衣各得其所。不必爲子孫修田產。但願一飯兩粥怡怡環堵逍遙乎無愧怍之天。不必汲汲以求人知。

張氏以忍處九世。花樹韋氏以會處數世。鄭氏以義處十餘世。江州陳氏百口齊食。上黨仇氏四世同居。此等故事家庭間當時向子弟講也。

富不與仁遊。貴不與賢交。雖錦衣玉食無用耳。

身世言

卷之十一

事

詩書禮當因迹以求用。易春秋當外言而求意。

簿書會計筭得勞筭不得仕。詩書登臨筭得逸筭不得隱。

肘腋之地易爲癰。寅限之處易爲疽。左右之口易滋獎。蓋以當其會也。

嚴者當嚴于左右吏胥。而不當嚴于窮苦之赤子。寬者當寬于百姓。而不當寬于奸豪猾黠之徒。

虞仲翔曰。舉世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此過激之言也。天下未嘗無好人。舉世豈遂無知己。夫土炭何味。

尚或嗜之。臭木難堪。尚或逐之。豈有側身修行而遂無善者好之乎。若必欲借譽援引而後謂之知己。則卽此望知之心。便有可賤之實。此先儒所以不足于昌黎也。昔陳瑩中不知伯淳爲何人。淳夫異之。由今以思。亦何足異哉。蓋世同則多輕易之心。地近則有愛憎之意。居高則有後進之嫌。位均則有出類之忌。數接則若泛常之觀。交稀則有覲面之失。此莊子所以寢言伯牙所以不彈也。

古大臣之虛公者。無如文潞公。唐介一劾。不惟與之

身世言

卷之十一

古

同升其子。亦至集賢。李稷一侮。不惟使之入拜其父。亦且死感。若司馬君實非宋之純臣耶。其心欲罷新法。蔡確窺其意。順之則喜。蘇軾識其機。靜之則怒。以視潞公。不有間哉。

自古無以人君而行賂于臣下者。唐穆之貨韋處厚。宋真之貨王旦。所謂作法于貪。教猥升木者也。又何怪乎梁冀之金蛇。孟佗之葡萄酒哉。

彌盜莫如詰姦。撫民莫如糾墨。理訟莫如正俗。敬身莫先于尊師。尊師卽所以崇善。伊川瞑目而坐。

游揚特立不敢去。此學者所宜法。若呂步舒邢和叔則學者所當戒也。

李步行以賣菜備而能事其親。鮑文才以挑柴漢而能救其母。天下好事儘有。讀書人做官人行不來得。古人所以三耦式五耦下也。

有父母說不得有無。有兄弟分不得甘苦。

古人于少年詩文多刪削。寡存。此是學問長進處。予去歲聞子率菴詩集便覺多激昂少含蓄。今歲閱蘇書便覺書中多露圭角處。惜其已半示于都人士暨身世言

卷之十一

李

四方也。近讀石生先生約言云。工于詩者只可謂之詩人。工于文者只可謂之文人。若能磨練心性。則可謂之賢人。此言有功于學者不淺。予嘗與友人言曰。景差宋玉世人不敵比擬。自聖賢觀之。其于詞賦不過如圍棋國手。吳下好腔耳。何則。以其未聞道也。此朱子所以淺歐公而疵蘇氏與。

闡揚隱德表章遺忠。提挾苦心之士。存恤無告之人。有一于此。未有不降之祥者。

人生若有願善養的親。識隱趣的妻。愛文章的僕。耐

久處的友。不聞聲的隣。好曠達的主。亦可謂之大樂全福矣。

凡本身爲惡。不過十分惡。若助人爲惡。便是二十分惡。蓋自壞心術以壞人之心術。豈非又加一倍乎。本身爲善。不過十分善。若與人爲善。便是二十分善。蓋自全天理以全人之天理。豈非又加一倍乎。

讀魏石生先生約言錄云。俗人以富貴爲福。聖賢以忠孝爲福。予特書之座右。蓋以忠孝爲受享之事。最妙。此古人所以祗視兵革水視鼎鑊也。昨癸巳冬祭身世言

卷之十一

李

前朝殉難諸臣。予有詩以紀之。曰。諸君得意不堪言。又遂求仁又報恩。落落數星光子夜。樵樵幾羽叫天昏。朱殷已化三年碧。絳市難甦六月魂。一自興朝垂曠典。方知正氣在乾坤。以是知范李倪孟諸公。其爲福也大矣。況盛世之舉。夔常時之曾。閱哉。三代以後。但有政而無教。此古治之所以不復也。大抵小人能困君子。使之貧。不能使之貧而不樂。小人能陷君子。于患難顛沛。不能使之不自得。

余嘗謂小人無友其相助爲惡者皆其讐也。雖情好  
比鄰實以害之而不可謂爲友。君子無讐其謗毀背  
憎者皆其友也。雖傾側日甚實以成之而不可謂爲  
讐。

凡治家以剛爲主。交友以敬爲主。立身以誠爲主。接  
物以謙爲主。居心以平爲主。

尊其身所以敬其尊也。故伊尹武庚雖有救世之心  
先存自重之道。不然則王順長息之流也。

胸中無物。目中有入。口中無過。坐中有春。予用此以

身世言

卷之十一

十

變化氣質而未能也。

古人入虛如有人。今人見人如無人。哀哉。

書之所爲夜必思之。夜之所思晝必存之。

意在筆前故字佳。誠在言前故說信。慮在事前故處

當。威在兵前故戰勝。學在官前故仕優。

不聞逆耳之談。不交勝己之友。無小心以下人而驕

傲。無大心以容人而忌刻。此是近來通弊。

古人位益高而心益下。可見官進一步德亦進一步。

今人得意而驕。是官進一步德即退一步。古人不得

志則修身見于世。是官退一步德又進一步。今人戚  
戚于貧賤。是官退一步德又退一步。此其所以不相  
及哉。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  
而之他也。予于此不能不闕疑焉。夫天下無離德之  
道。既舍正道。又安有所謂至德哉。每讀聖賢書。正未  
敢輕放過也。

### 君子小人辨

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君子尊人貴我。

身世言

卷之六

六

小人惟我負人。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

君子論是非。小人計利害。君子直而淺。小人曲而深。

君子樂聞己之過。小人厭言人之善。君子常畏人。小

人常欲人畏。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飴。君

子之待途人也以心。小人之待妻子也以術。君子拙

於邀福。小人巧於避禍。君子之於小人也常疎。小人

之伺君子也常密。君子無小人之心。小人有君子之

面。君子有爲小人所用之時。小人斷無肯容君子之

日。君子易事而難悅。小人難事而易悅。君子損己而

利物。小人殺人以媚人。君子貴德而賤貨。小人重利而輕賢。君子意廣而才疎。小人根深而蒂固。君子有身後之名。小人曰生前之適。君子知足。小人無厭。君子拘而多滯。小人流而易通。君子剛而易折。小人柔而取容。君子貧賤而不戚。小人富貴而多憂。

### 古今人辨

古人立身。今人養身。古人救時。今人趨時。古人奇創。今人猥瑣。古人知人。今人昧人。古人好名。今人好利。古人重道。今人重勢。古人曠達。今人拘畏。古人近天。今人近鬼。古人兼濟。今人自完。古人無嫌。今人多忌。古人一節足傳。今人百年徒逝。

身世言

卷之六

五

初廉希憲秉政。高中書右丞。劉整以初附爲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希憲之弟希貢爲通報。希憲方讀書。畧不答。希貢出。整復免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致出愧赧無人色。頃之。朱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襪縷袖。見希憲諸兄弟皆抑榆之。希貢復

爲入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苦乞歸。明日希憲遂言於世祖。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王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我等不能無疑。希憲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嘖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況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

身世言

卷之六

五

儒術且將掃地矣。卽此一接見之頃。抑叛人於盛勢。扶吾儒於衰落。世道人心。關係匪淺。此真千古大臣識量。卽謂之爲天地立心可。爲萬世繼絕學可。古來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至若跣地桀驁之徒。苟拘之以業。餌之以官。何至計無復之。狂而思逞。黃巢若第。必不販私鹽。張榮有官。必不爲丐。能草書。檄焚若水。若仕。必不量江面。張元昊。吳得志於時。必不爲戛入之用。黃師宓得以自見其

才必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祥縮半通之綸。必不引交  
人以入寇。以至燒海艦之或人。叩馬之書生。要亦皆  
其淪落不偶者也。故廣搜人材。爲古今急務。

荆園小語序

申鳧盟困守菰蘆中。至長安與余晤。  
復與楊猶龍、魏環極諸子游。無蹊而  
走不異。而飛詩名。遂噪海內。一日過  
百泉之上。謁孫鍾元先生。先生告之  
曰：以子之才，胡不濂洛關閩而第浣  
花叟之尚也。申子瞿然曰：濂洛關閩  
與浣花而有二也。乎是語載鳧盟序。  
中余旣服鳧盟所見之高。而因嘆古  
之真詩人。未有不見道真見道。未有  
不能詩者。姬公勿論。已如淵明之詩。  
隻絕六朝。非見道而能之乎。考亭推

服陳伯玉杜少陵其所自爲古詩可  
以駕蘇李而上之世徒誦其天光雲  
影等句是何異坐井觀天也亮盟旣  
以詩鳴矣又著荆園小語致于余曰  
吾守先人教將以誠諸弟也夫才士  
每以踈馳泛駕而亮盟語按轡就閑  
浣花也而濂洛之洵如鍾元先生之  
言矣謂此語爲申子見道之作可也  
乃錄其集中十之三而付之梓

魏裔介題

荆園小語序

一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十二

鄒南魏裔介先生選

荆園小語 刪中亮盟原本

理之所非卽法之所禁法所不逮陰禍隨之故聖賢  
之經帝王之律鬼神之報應相爲表裏常看迪吉錄  
廣仁品諸書亦是道心一助

謀生是第一要事平生耻問生產貧而後謀往往敗  
名墮德百畝可畊力勤用膏可以淡然無求不則教  
授生徒或隱於醫卜至於逐什一權子母斯下策矣

荆園小語 卷之十二

此外無一而可

造作詞話及戲文小說之類詼諷時事此大關陰陽  
鬼神所不容凡有所傳聞當緘口勿言若驚爲新奇  
喜譚樂道不止有傷忠厚以訛傳訛或且疑爲我難  
矣

遇人輕我必是我無可重處置珠玉於糞土此妄人  
耳不足較若本是无礫安望什襲故君子必自反

古書自六經通鑑而外如左傳國策離騷莊子史記  
漢書陶杜王孟高岑諸詩韓柳歐蘇諸集終身讀之

不盡不必別求隱僻凡書之隱僻皆非其至者

愚人指仙佛募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俗或起祠造經鑄鐘施藥我既不信遠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恐愚衆黨護有時致辱

世傳作水滸傳者三世啞近時淫穢之書如金瓶梅等喪心敗德果報當不止此舛怪反節極贊此書謂其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反悅其似耶至家有幼學者尤不可不慎

服金石酷烈之藥必至損命唐之憲穆其著者卽坐

荆園小語

卷之十一

二

功服氣往往致疲損目人能清心寡慾無暴怒無過思自然血氣和平却疾多壽何爲自速其死哉

勾欄北里之遊不但有闢行止此輩不潔者十人而

九一染其毒往往毀傷面目或至喪生卽幸而無事

永絕生育人必憎嫌不與同坐共食可不慎哉

子弟考試不必預爲請托戰勝固自可喜不售亦堪

激發常有代爲作獎以求倖者導之以不肖欲其賢

焉難矣

有必不可已之事便須早作日捱一日未必後日之

能如今日也

卜居當在僻壤繁富之地人情必澆

物之不常見者皆妖吾見產芝及并蒂蓮者俱隨有內事不幸而有益當恐俱自侈勿矜爲瑞

天文術數之書律有明禁然習之本亦無益不精則可笑精則可危甚且不精而冒精之名致禍生意外者多矣

宋儒評駁古人自孔門而外無一得免於同輩則極力推獎近時李滄溟選詩古人中百不取一七子泛

荆園小語

卷之十一

三

濫之作所載累累至於題白雪樓者無不俱存究同伐異此自學人習氣然又有信耳厭目者遠人則慕之恨不一見同邑共學譏誚如不反總皆偏心所使聖賢必不爾

用過術士藝人以及梨園之屬量力酌給切不可札薦他所我之所苦豈可及人欲令此輩感德及不顧親知見怨可謂輕重失倫矣

風水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興隆之家必據勝地其初不必有所擇也常見人既富貴廣延地師移居遷葬



而家道反不如前蓋禍至則得吉壞衰至則入凶地  
人自修德以迂福耳堪輿之權烏能奪造化哉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其人生平必有惡而  
無善故不知世間復有作善一事也若夫造作傳會  
以誣善良鬼神必殛之

技藝中惟彈琴可理性情兼一人閉戶陶然已足至  
園基陸博必須兩人對局勝者色矜負者氣囁本欲  
博歡何苦反致忿忿若夫伴負以媚導顯設筭以賺  
財利則人品隨之矣

荆園小語

卷之十二

四

人有晚節不終者非是兩截蓋本色纔露耳故恭不  
誠則爲大機械和不誠則爲真鄉愿取友寧擇朴拙  
者

## 野語序

今人日向故紙作生涯求一語之悟  
不可得非不欲悟不可強也若悟得  
徹則頭頭是道然此語人人能言之  
究竟問其所悟者何物則嗒焉無以  
應若喬子文衣其真悟者也蓋自四  
明海上歸大有所得又勿承環一先  
生之教其學有本作野語數十則余  
擇其精者存之遠取近取不離當下  
直欲旁六合之外視禪家所云生死  
事大無常迅速者沾沾老嫗語耳噫  
非大解人烏足以及此 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 丁三

鄒南魏喬介石生選

野語 刪喬文承原本

五官

五官口其遜鼻。鼻讓耳耳其凡目乎。目無物著於舌則不能辨酸苦。鼻之於臭也尺寸尋丈皆能辨焉。百步之外鼻之技窮矣。耳能聞百里之雷不必能聽吳門之馬。故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若夫觀於無形聽於無聲上千古而下千秋人身之中有此神物。

野語

卷之十三

觀于

觀于寒暑生成陰陽變化天地之技盡於此矣。觀于動靜食息榮枯生死人之事盡於此矣。天地千古如斯有何奇異。人事大都如此何必煩惱。

有生

有生必有死。可笑那禪窩子愁了一生。

百虫

百虫至秋皆能自營一窟以畢其化。顛毛種種尚纏煙火曾一虫之不若矣。悲夫。

草木

草木之花單者多有子。千者多無子。造物之情可察見矣。今無子而置妾者則求美色不亦愚乎。

八卦

八卦五行者中國聖人之理也。何以言之。如曰離南坎北。謂中國居日之北故以離爲南耳。如居日南必以北爲離以南爲坎。天地之位既易。八卦五行之理難通。吉凶休咎又當別論。故謂八卦五行遂足以盡天地非通聖矣。

野語

卷之十三

五行

五行用萬物萬物無不受序於五行。人能用五行五行遂亦不能逃乎人之制。於此見人之不囿於物。

五行

五行四者皆成於地。惟火則待於人。想鑽燧以前止四行耳。人能生火火亦止爲人用。萬物皆無用火者。

貧賤

以貧賤之心處富貴。富貴不勝其樂。以富貴之心處貧賤。貧賤不勝其苦。總之富貴無可樂耳。

六畜

嘗悲六畜犬馬之類。居之蹄。鷄鶩有能飛之翼。天地如此其遼濶也。何處不可往。乃戀棧豆者。甘受其糲。簍爭糟糠者。終歸於刀俎。負其蹄翼其翼矣。更有秉絕靈之性。含極大之識者。稍知自重。不借帝王之威權。而成賢成聖。一不能振爭糟糠。豈有如鷄馬。倘亦畜哉。

禪慕

士大夫多有慕禪理者。祇因心縛富貴。其理以解脫野語

卷之十三

三

擱顛

百骸四肢足行手舞。無刻不動。悉繫於心。雖大動皆以為常。目擱肉顛動之最小者也。不乘於心而自動焉。輒以為妖。嗟乎。一飲一啄亦不可強。況其大焉者乎。今夫不受命而動者。皆擱顛耶。

都門

向在都門夜半過午門前。萬籟俱寂。猛想日中百億生靈。今歸何處。人世升沉如此而已。

日月

日月者平物之具耶。得失恩仇。興亡生死。能消他幾個升沉。鐵鑄金人。石刻華表。挨不過他千千圓缺。

前後

將從前穿破衣。吃過飯。已說與碧翁老子銷算明白。待我仔細清查。將已後應着棋。未飲酒。又吩咐造物小兒安排妥當。等我從容受用。

生纏死戀

得失原是倘來。看破了。既然不肯生纏死生也是大野語

卷之十三

四

事。參透了。却又何必死戀。

月落

月落萬川。萬川總是一月。性分萬人。萬人總是一性。川雖萬而月不分。人雖萬而性則一。如曰川中之月。是水影假合。地上之人。何常不是形氣假合。水影不是真月。人人皆知。形氣不是真性。人人皆昧。

聞栗

聞栗爆而悟雷聲。陰陽之理無處不通。從牛鐸而得黃鐘。太和之音無物不有。學人格切窮理。豈止一鐸。

一粟。

良馬

良馬到大陣上別有神力。將軍亦莫知其妙。奇筆刊與酣時另有文機。才子亦難得其解。

人情物理

於人情上察幾分以附聖賢之教。於物理上窮幾處以窺天地之心。

士女

女是美女笑固可佳。頰亦可愛。捧心益令人憐。士爲

聖語

卷之十三

五

往士榮固可仰。竊亦可欽。落鬼更使人服。

傲鳥

三代而上有聖人傲魚而爲丹。可以涉大川。余意傲鳥亦可排長空。千古而下定有其人。

夜氣

夜氣二字。是子與氏偶然拈出語。倘亦不知其妙絕千古。

禪家半截學問

禪家半截學問耳。何故。今禪家人門先以參話頭爲

主。就一言一物參起。此聖門格物之學也。參到悟處。卽知至之謂。纔過誠意關。謂得如意珠。纔到心正。便稱圓滿。纔到身修。則曰金剛不壞。丈六紫金矣。在吾儒正好精進。在禪家早已盡頭。吾故曰止得半截學問。

率性

賢人率天性。必知有天性而我率之。終多一我。愚人天性自率。終身率之而不知。若夫知之而能率。一如愚夫非聖人不能。

野語

卷之十三

木

性善

談性善者紛紛不得其旨。一日偶讀藥性賦。豁然而悟。蓋人皆以意知爲性。有意有知則有好惡。有好惡則有善惡。任說率說誠終隔一塵。蓋在人心血肉之內。無知識也。如大黃性寒。附子性熱。大黃附子焉知其性爲寒熱哉。而寒熱各分。卽人身中亦有寒熱之藥。如燒牙性熱。煨臍性寒。人亦焉知其牙與臍有寒熱之性哉。而寒熱各分。推是可例知矣。當曰臍性寒。牙性熱。心性善。

朝聞道

孔子只用七箇字。費了佛家八萬四千

審人

陽盡則死陰盡則生。人與物同盜陰陽而用之。則人與物皆可不死不生。於審花審果驗之矣。然而人亦可以審乎。古之納婢穴中。施工墮裏。經數百年猶生者。非審人之明驗歟。盜陰陽之氣而閉之也。凡爲長生之說者。其道不出於閉。

夜長

野語

卷之十三

七

唐子西云。日長如小年。先子云。夜長如小死。語則相襲。却是前人不曾道破。

杜鵑

吾家趙上極多杜鵑。過江後絕不一聞。杜鵑當是北鳥。天津橋上得無欺謬。

名士

名士非薄環海之謂。做幾篇假文字。弄幾件偽事功。使盲人謬許耳。食浪傳此一好名人耳。焉可稱士。所謂士必有一種不可磨滅之心胸。遂足千古。卽身名

不出丘壑。愈欽明德之光。已薄環海。仍如丘壑。君子而下有如其人。

學死

小虫以手捫之。則詐死。彼蓋以機智自全也。夫物能詐死。尚可欺人。人能詐死。獨不可以給造物乎。詐死妙矣。呂純陽云。未死學死。則不死。吾友高陶菴。摘學死二字。用以榜座。學死更妙。詐則尚假。學則漸真。余居海外。至愁絕時。則學死數刻。直捷了當。快不可言。覺菩提妙密。仍屬牽掛。

野語

卷之十三

八

著書

凡人不到著書處。不知胸中之無識。但落筆古人皆已道過。

知至編序

韓聖秋關中名士也常從文太青先生遊夫以太青先生之淵邃奧博當世莫能窺其學之所際而聖秋得聆其緒論則聖秋之所學可知也聖秋顧不以大方自居而以知至編見示

知至編序

一

於余余僭加芟削爲之序已見於全刻矣茲再加紬繹錄其數則乃知知至二字名篇固非俗學所得解也大

求之可異也王陽明疑朱子之說以格物爲誠意工夫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自以爲有合矣其於格物之實義終未昭晰而況於衆人乎篇中所云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進而求焉近之矣

知至編序

二

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十四

鄧南魏齋介石生選

知至編 刪韓聖秋原本

心一也。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阿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羅氏曰人字道字雖少別。而心只是一箇心。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

學士大夫往往多歸過於人主。而不知過在於士大夫之不學。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心

知至編 卷之十四

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學士大夫既不自知已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心。舜禹之心卽是已心。是心四海之所同。萬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無所不通。無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簡。於乎堯之所以爲堯。舜之所以爲舜。禹之所以爲禹。皋陶益之所以爲皋陶益。豈非以此心之存乎。戒慎恐懼。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蓋測曰陸氏言唐虞之際道在皋陶。

商唐之際道在箕子。孟子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狃之。

學之一字說發之。從伊尹覺字而來。故漢自虎通不學者覺也。

當時惟顏子博我約我。曾子吾省吾身。漆雕開吾斯未信。直透斯旨。他鮮有及者。後來孟子屢言自己求之。明道專言莫不在己。蓋其宗也。今有悟是者乎。非不言身言己。而欲真信己之外更無一物。修己之外更無一事。徹底無疑。良亦不易。夫學雖造到至聖地

知至編 卷之十四

位。不過悟得自己。聖賢惓惓之訓爲是而已。子路在孔門何其直也。觀其欲從三軍。欲從浮海。執轡問津。患難與共。可謂心服推尊之至矣。然而於南子之見則不悅。佛肸之往則不悅。謂迂謂何必。皆信心直告。必不苟隨人轉。是以夫子惓惓注念。或稱之或責之。或哂之。無非曲寓裁成。至於呼名而教至冉至三人知一貫之傳爲微密而不知晦女知之之爲傳心密旨與一貫無二也。

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軍必要坐作進退。

如法。操國柄必要轉運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個死寂如何謂之操。

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有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有惡雖賊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論也。

知至編

卷之十四

主

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恕不取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取與一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二。所爲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蓋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質地。雜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功。

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知是事更無事矣。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

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徧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綱紀宇宙者知也。致知者學也。

運動者曰氣。虛靈者曰神。皆僣而名之者也。不神則無物矣。誰其運動。學而未至無欲則思雜。雜則不清。雜則不神。

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

知至編

卷之十四

四

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況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戒之到極處也。



芝在堂語序

劉千里名士驥楚之廣濟人也。博學不倦。保定王念尼督學楚中。嘗延之以訓。多士甲午至都。於魏環極座中晤之。因爲紹介而相願。芝在堂語其生平所著也。余觀其人醇謹自守。無

芝在堂語序

世俗交結走虛名之態。而其所著書推尊周程識議。俱非泛泛者。是以樂爲稱述之。夫楚之學術不振久矣。袁中郎鍾伯敬譚友夏非不一代俊才也。而柔情艷語不肯擺脫。似非壯夫所爲。近有厚菴大雅復作盧爾唱唱

予和汝千里從而羽翼之以進德修業。勗勉後學。他日心得必更有進焉者。茲篇實爲嚆矢矣。

魏容介題

芝在堂語序

上

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十五

鄒南魏齋介石生選

芝在堂語 刪劉千里原本

戒嬉

為人莫容易。一念一事必期上無愧天地。中無辱父母。下無累子孫。是故自王侯逮於士庶。九流百氏。皆孜孜進德修業。未有閒時矣。小人閒居斯爲不善。蓋怠惰以成放逸。放逸以養邪機。流轉不覺。隄勒靡由。良可畏栗。

芝在堂語

卷之十五

一

自修何以先學。學者惺惺然常自覺其良知也。不學則良知碍塞。雖擾是非失明。是非失明於是可爲者不爲。不可爲者樂爲之。或向所爲者忽棄不顧。向所不爲視若浼者反馳驟競奔。甘入厠溷與蛆蚘伍而嚇人以旃厦也。顛倒極矣。

哲人之愚最樂自欺。夫自知有根性而情不肯學自欺也。自知有師友而傲不屑問自欺也。自知有子弟可教而伴不關意作止相任自欺也。欺人者患由外至。自欺者禍從内生。欺人者殺業斷其善根。自欺者

殺機剿其慧命。

不立崖壁與物多欣望之而不生忌嫉焉善也。然必中有定識卓邁成器。而又能降心平氣相接於寬仁忠讓斯爲淳德。克致厚福矣。若本無自樹立之志。而但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無庸此曉曉耿介爲自苦耳。勢必受轉於不肖愉人之途而鮮克時。嗟乎身入鮑魚。遂忘芝臭。故步已失。猶戀邯鄲。彼何人斯。

善身所以孝親。親沒而行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行不善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善且勿論。所謂不善豈

芝在堂語

卷之十五

二

必奸究暴虐越貨攘羊竊盜無賴哉。接倫類應一切啓口跬步食飲交遊。苟違義禮皆非立身。不立身則不揚名而所生吞矣。況於沉湎爲諸留連娼優俚畫作夜。識者觀之如逆梟之抱毒果。饑鬼之吞熱鐵。蓋善不善非分大小。即其舉念迷惑而觀之也。父母有知當何以爲心。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叱之。以盡習交不信人皆堯舜。孟子悚以不爲。二語勘盡病根矣。上之明心見性濟物利生。次之博學著述。次之舉業

名家皆人本分事而往往粗心躁氣。息多勤少。一遇  
十寒。以致罔效。則委而去之。人須自量何妄費。操勞  
耶。吁。灌溉未施。遽鋤美種。琢雕罔措。不信聰明。惑矣。  
因棄而移。棘棘於賤場。買燕石於好賈也。要皆盡與  
弗爲造之。

靈知在人。癢則搔。痛則護。其驗也。見一善人。聞一善  
事。卽眉宇奮發。翹跂忘餐。幸不卽而就之。如同羽化。  
焉。癢知搔也。見一惡人。聞一惡事。瞭然毛豎。汗流戰  
慄。抵膺如病。在其體。撥之弗手。含沙在水。射或及影。

芝在堂語

卷之十五

三

是痛知護也。究竟隱揚有道。然自其靈機不昧。觸感  
森然。真切有若此矣。此不然。認糊塗。隨俗。善者自善。  
我何樂。惡者自惡。我何免。土牛芻狗。策之不動。呼之  
不起。初以供人戲弄。終以受人踐踏耳。

夫所貴慎。修者寧必愁寂。槁落閉戶。絕世耶。平居信  
有作人關鍵。曰好學。曰利行。曰知耻。當其潛思克己。  
鑽仰日新。視無形。聽無聲矣。然調弦者忌促柱。行遠  
者無亟驅。事未卽獲。亦須從容舒暢。以俟之。夫意念  
純正。卽入乎繁聲雜色。魚龍曼延。蜺蜺跳斥。宣父迎

儼觀。蟠乎明道。伎飲乎總於天真。本覺無滯礙耳。斯  
爲最上者。言若中下之資。出入未純。全須謹畏。謹畏  
有得以涉嬉游。如履春水焉。豈得終日惘惘漫漫。而  
及有招搖則濡首屠沽。以醉夢爲樂國也。

不修省者。不知已過之叢。不知已過則視前哲往賢  
就業畏。應如處女之靜衿。纓疴夫之避風寒者。反覺  
多事。妄人且指爲迂濶。棄猶桎梏矣。易曰。君子以順  
德積小以高大。小者飲食起居威儀談笑之類也。與  
忠孝仁義經物傳道似非相及。而古之德業振世每  
積累於此。故識者不俟其成也。但於一言一動。輒豫  
卜之。夫世未有自身不克理而能勝天下之重任。建  
古今之巨鎮者矣。

芝在堂語

卷之十五

四

孟氏之後。斷奉濂溪明道二夫子爲大宗。蓋漢人修  
舉廢墜不暇及理。六朝以後。性學危矣。其神知明通  
身關天命。盡放爲高禪居士。機鋒錙錘平地。證聖不  
知視俎豆糟粕者爲何物。沿唐及宋。二夫子始以絕  
世之才。應運興道。乃領微搜妙。身挽歸之。讀太極易  
通遺書。可使長夜復旦。

注疏惟三禮詩春秋尤佳。辭義名物淹通旁觸耳稍涉道理粗批增嚴。宋人刪潤良是。乃詩葉小序是非何據。周禮無冬官何容盡顛倒之。廿二十年春秋而盡廢古三家也。永叔介甫并疑易傳。苟師此標愚則執已竄前儒以金椎堊者矣。戒之戒之。

左國下序事太史公千古矣。于鱗曰記述危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則此後將垂語乎。詳而不費簡而賅敘次實難。每事本末貫穿。出沒生動。人直奪其精神面目圖之矣。六朝緝穢宋元廷俗。至今安危定亂。

志在堂語

卷之十五

五

觀者撫卷奄奄無生氣。是誰過與。伶玄飛燕傳能以嫫嫫高古而後世正史反脊拖失之可慨。

韓之淮碑如詩書。柳之逸事如太史。卓絕當世矣。雖小文靡不古勁刻露者。柳州叙諸山水爲後學領袖無盡。而退之畫記逼真子瞻乃識其太真何也。子由戰馬連山之喻推拉元白見踰阿兄乎。

唐初無文乃詩律精整。王駱長篇駢麗敘事亦爾森然。至其盛時朝廟造塞諸作皆事實也。少陵鵬翅入海。神龍霧捲。攬一代盛衰治亂。渾脫流離頓挫自于。

觀舞劍道之。後人稍涉比偶筋骨不振。卽劍舞九淵二語終身誦之可也。

志在堂語

卷之十五

六

管言序

長安名利之場也鶴駕高軒情稱親  
密者不過寒溫熟語案牘常事曰王  
禹彈冠也雷陳膠漆也果王禹雷陳  
哉以詩文贊見者又往往誦述功業  
比擬太過曰季布之曹丘也韓荊州  
之李白也果曹丘李白哉若夫鄉人  
之至者往往求田問舍塞耳不聽猶  
刺刺強聒不已曰將以買山而隱也  
將爲五岳之游也果巢父尚平哉噫  
難言之矣余嘗內自省曰夫夫也以  
言飮我者夫夫也以不言飮我者吾

管言序

一

管言序

二

將以不言待天下人之言乎抑將以  
言正天下人之言乎人言之善吾盡  
知之乎吾言之不善吾自知之乎是  
未可知也一日紹興張子因故人陳  
子以見出書一卷曰管言讀之終篇  
知其詳於觀理深于涉世無一名利  
之言而有道者之言也實其數語足  
爲身心家國之益况重見叠出觸目  
琳琅珠玉乎夫張子以羈旅之士窮  
困無依寄食幕客而其言之沉潛合  
道如此則益可以愧夫名利之徒清  
其文而濁其質者也 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卷之十六

管言 刪張華辭原本

鄒南魏喬介石生選

富不徒富當思如何運用天地之財。貴不徒貴當思如何應副君民之望。貧不徒貧當思如何消受簞瓢之樂。賤不徒賤當思如何安頓畝畝之身。

吟風弄月是讀書之樂。放蕩者乃遂以花酒費之。種梅植李是怡情之物。齷齪者乃遂以子母權之。

人不安命是爲逆天。安命者後天而奉天時者也。人

管言

卷之十六

能立命是爲回天。立命者先天而天勿違者也。

遇貧窮則知平日之宜節財。遇疾病則知平日之宜寡慾。遇禍患則知平日之宜忍氣。遇誚責則知平日之宜慎言。

妖壽何常之有。仁者吾知其必壽。刻者吾知其必殒。貧富何常之有。儉者吾知其必富。奢者吾知其必貧。處順境而戒心益厲。則無富貴之淫。處逆境而樂意自存。則無貧賤之屈。

財宜施與。然以之望報則私。氣宜含忍。然以之匿怨

則險學宜宏博。然以之驕人則小。守宜廉潔。然以之絕物則乖。

小心爲人。纔是英雄。成就之好手。大膽做事。終爲粗浮敗壞之下梢。

積金不用。金亦痛其埋沒。將轉漬而之他。積書不讀。書亦恨其嫚藏。必終不爲我有。

見小材而大用之。猶試款段之馬而責以千里也。將必至於僨輶。用大才而不任之。猶繫騏驎之足而責以千里也。亦終歸於覆轍。

管言

卷之十六

二

讀感應篇亦未必遽信其說。果真然亦可以寒兇邪之膽。讀悟真篇亦未必遽能令人入道。然亦可以警酒色之徒。

毋忽近而防遠。苟失其道。則骨肉皆爲仇敵。故兄弟妻子亦能殺我之人。毋處異而失常。苟得其道。則禽獸皆可指揮。故虎犬蛇龍總是親人之物。

有君子在前。尤不可說己之長。恐有瑕疵。破其識破。有小人在前。尤不可說人之短。恐其傳送。致有風波。談穢行於妻妾之前。是導淫也。古人居家所以終日

三言而不及於雜亂。縱議語於會聚之頃。是啓爭也。古人處友。所以交相譏論。而不尚于恢諧。

方功名之根。須忍三分火性。求學問之博。無如數卷遺書。

切莫以早年失時。語云。勿謂今年不學。有來年。勿謂今日不學。有來日。此卽少壯不力。老大徒傷之警言。切莫以暮年惰氣。語云。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口訣。

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而之以之臨敵。則無濟。是花鎗。

管言

卷之十六

三

套棍也。善殺人者。止須寸鉄。故利七首。便足取明王之頭。千百卷藏書。章章盡覽。而之以之落筆。則不靈。是呆腹死腸也。善悟理者。止須數篇。故五千言。遂已成道德之祖。

事以急嘗我。勿卽救。以急也。從容以應之。則自無不理之事。人以逆嘗我。勿卽投。以逆也。平順以應之。則自無不化之人。

能問者。到底窮盡無遺。故徹始貫終。於天下之理。無有不晰。能學者。隨處不輕放過。故日積月累。於天下

之事。無有不能。

酒之醇者。藏之深。甕愈久。愈厚。以其封固牢密。不泄氣也。於此知靜存之妙。木之美者。處之深山。愈久愈堅。以其棲息遐遠。不炫材也。于此知養晦之功。

鄭人議其執政子產。容之不毀。鄉校非獨氣度之偉也。蓋其中實有躬自克責之意。朝士指于朝堂。蒙正容之不問姓名。非獨氣量之弘也。蓋其中實有相忘富貴之心。

晨如春暘。午如夏明。夕如秋昧。暮如冬幽。自早至夜。

常言

卷之十六

四

天地小寒暑也。寤如始甦。起如強艾。息如老疲。臥如僵仆。自醒至夢。人身小生死也。

土克水。而水復藏於土。故仇亦有扶我之誼。木生火。而水復焚於火。故子亦有仇母之情。

以郅都之公廉。而權貴側目。時人號曰蒼鷹。况于作威以營賄。而一味殘忍者。以荆公之清儉。而新法創行。後世議爲亂國。况於負利以肥家。而一意奢靡者。峩師德。唾面自乾。近於辱矣。然好報復人者。宜知此法。司馬徽逢人曰佳。近於媵矣。然好訾議人者。宜知

此法。

人不知生財之道則饑寒立至。人不知生身之道則疾病將來。

謙美德也。諂媚則非。儉美德也。鄙吝則非。強美德也。關狠則非。和美德也。流同則非。

讀天下有用之書。則道業日增。而智慧亦可日進。交天下有用之人。則學問相長。而緩急亦可相依。

公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此語遂令漢治幾於近古。得天下於小兒。失天下於小兒。此語亦知天道。

管言

卷之十六

五

果有好還。

與端士居。令人氣肅。與達士居。令人氣豁。與勇士居。令人氣決。與靜士居。令人氣沉。

利害不明者。怕他是要弄。擅人不可與同機密之事。

利害太明者。怕他是要便宜人。不可與同患難之事。

救人不必以貨財也。一句話便可救人。殺人不必要以刀劍也。一句話便可殺人。

若尚豪奢。則財用之需必將大竭。此身安得不貪。若尚奔競。則逢人之術必將愈工。此身安得不危。

做上官須要肯容下官說話。做下官須要肯向上官說話。

莽如早死。畢竟不是周公。劉崇起兵之先。梅福印已。知為篡賊。操縱不借。畢竟不是文王。橋玄推重之日。許邵即已識為奸雄。

處太平之日。有一二小人敗壞之。則將以速亂。林甫。楊釗。乘權蠱惑。致開元變為天寶。是也。處傾危之日。有一二君子挽回之。則將以復治。東之仁傑。屈身幹旋。致長安轉為神龍。是也。

管言

卷之十六

六

讀綏縈牘。父書詔除肉刑。孰謂嬖人之言不可以動天子。讀明堂鉞炙書。詔除笞背。孰謂小道之學不可以施大仁。

遲疑不斷。一身兩心。一敗也。浮露不密。未行先知。二敗也。忿戾不和。此抵彼觸。三敗也。躁急不馴。欲速反。四敗也。畏縮不前。驚心失氣。五敗也。

不耐煩幹不得事。不忍氣做不得人。

宰相不可無量。尤須有總裁天下之才。州縣不可無才。亦須有包容一方之量。



聖人三緘之銘作于黃帝乃知生而神靈者亦首奉  
懷言之經靈飛六甲之書受自伏羲乃知德合上下  
者亦不廢事神之道

以女代男自女媧始吾傷此時之天地亦屬純陰以  
臣代君自軒轅始吾疑此時之朝廷不無惡德

古有置敢諫之鼓者後世乃有拒諫之君古有立誹  
謗之木者後世乃有監謗之主

德被一國者為諸侯德被四海者為天子

人身之溫涼不時則多疾病醫工療之天地之寒暑

管言

卷之十六

七

不時則多凶荒宰相療之

仙佛終屬虛談故雷音閻苑人世何嘗見之功德方  
為實效故配享崇封聖賢恍猶在目

龍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十七

鄒南魏喬介石生選

刺言 述共玄淵原本

道無聖學無及言無至

求此一物而已學問之功至於無窮以用世也不盡  
人物之理不足以行其事不窮人物之事不足以

明其理

反之者其功不息性之者功亦無息行德天之道也  
德盛者可觀其才才大者必察其守

刺言

卷之十七

一

期遠大者以近微為基

生平議力視此頃刻頃刻不續則無終古矣頃刻不  
守則無生平矣責獲之勇至此忽靡良平之智至

此忽驟過乎此則其為智勇也大矣

七惴惴物而動者乘其候而節分具焉亦有備至未  
嬰物感忽然而動機非在我者也引以歸乎正源

斯之而不亂銷以還藏循其所止返于中君子所

以理乎情也

誠則不巴不巴則有物

舜無人心曷知惟危顏子依仁三月不能無遠孔子于此學者不能知也

血氣盛則克欲難養心者先治其氣

君子以神明事其心小人之事神也罔之

吾心中能知能覺之物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而何致知慎獨窒欲矯偏非爲已也爲天下也汲惶盡瘁危難艱貞非爲天下也爲已也

或問治天下之道告之曰敬仁誠明剛敬德之聚也慎獨致中和惟精惟一兢兢業業于萬幾也允執

利言

卷之十七

二

其中篤恭而天下平也仁也者一理中存渾渾肫肫生物之真宰孕焉道諸親親愛民澤物以求致乎其極誠者無妄以統德也至虛而無不實實故無漏虛故相動明者日月之體而光所自顯也其照高則遠其蔽近則大豐蔽蔽一處雲霧蔽一方晦蝕無光則天下黜行不欺其心則不蝕矣左右不欺其行則不晦矣外庭不借欺于左右則無雲霧矣民物不受欺于有位則無豐蔀矣明于事無餘察明于物無餘照明于自無餘暗其于天下也

臨之而已剛猶劓鐫焉物無得嘗之也攫于物而挾然動謂之勇矣勇者性之強剛者強之性強存乎性故曰剛中好邪遇之而退物欲遇之而銷決大疑定大亂執大權轉大運鬼神不能奪造化不能移剛德也

世運日趨如水就下人事逆而挽之若曲隄然紆迴相折緩其迅駛涓流者未嘗息也聖人憂之猶其身也精氣日洩焉凡與世相乘無或安乎其趨焉之于風也魚之于水養生者之于氣也逆之也

利言

卷之十七

三

聖人首出則世道古

文生于時時生于氣氣生于道其變也以相救故不相趨者失之轉者得之

心天君也君子之事乎此也致尊焉卑屑之慮勿以凌其體也偏曲之理勿以好其正也敬畏之至日簡以靜則大而光不即乎凡不違乎聖其道爲天下尊

學莫先于定志志一則萬念滙之欲猛猛則無間無間則私曲無自乘欲專專則不雜不雜則他岐莫

能驚汲皇求之若江河必東注納百川放乎海矣  
中無定志不爲物所播者鮮矣萬物芸芸或往或  
來不可據依終其身無成業也

詔默作止之間禮樂興焉養深者不自知淺者不及  
知

君子慎于言以著教也

百家之于道也譬之甕泉壁土何莫非水地之一體  
而彼家之聖人則取諸芒潤纖塵而河海大地具  
焉故百家語其全而鮮弗偏聖人言其偏而獨弗

剩言

卷之十七

四

全

天地萬物爲人而生者也故人皆得我之

大哉易乎始乎一終乎一庖羲畫之文王爻之周茂  
叔圖之皆繪事也繪者有所見而爲之後之學者  
見所繪而已矣

天下靡事不出于獨故獨有天下不可掩者其神乎  
見古人之時多則自與俗遠

陰陽剝復日月晦暝理不能違乎數日乾夕惕無間  
可息數不能違乎理

觀心可以止念念止則息深息深則氣靜氣靜則精  
藏精藏則神毓光而不朗通而不闕美在其中矣  
自一至十天地之道萬物之數盡乎此矣一而十十  
而一數也有不得不數者也強名也

陰陽互根易之所以作也

定生識識生膽膽生勇勇生能能坤德也故出于定  
口或終日不言心無一時無言起念而聲音具矣然  
于心聲乃希

人生于情其德曰仁未有無情而可以生者也

剩言

卷之十七

五

以天道語人道故理近而言淺以人道語天道故意  
遠而旨深論語者天言也而未嘗言天性言也而  
未嘗言性性相近也天何言哉未嘗言其所以爲  
爲天也性也惟其有之是以渾之子思于性天既  
見之矣故其言精切而有味

詩近于論語咏之也易近于中庸闢之也書近于史  
載之也

火之生土其精在坎坎居腎土居脾坎一居中生生  
不窮萬物之母曰土

作中庸以明禮也故終之以敬與恭

天地之生物以情人物之相生也莫不以情聖人之情深故若忘君子之情平則無所不用于情遠者其性戕不情者其生斷已

心得其陰百慮自息

政在養民書言之矣亦知養之道乎順天時盡地力殫農功而爲之制以儉之而後民得身養焉敦孝弟崇節義勵廉耻而以身先之而後民心養焉

養氣者必有事焉而非以氣養焉今之養氣者以氣

刺言

卷之十七

六

而不以直是正也而無所事吾未見養人者以人而養物者以物也

誠者脩萬物惟其無一物也不誠者自爲一物故無

物

已未誠則于物不相接故有已音以而物命斷焉誠則

不已而物自成于此矣夫木有實而卽有仁也不

已故也

中者意也無意之意也惺也寂也惺而寂寂而惺也其名曰獨孔子所謂一包乎天地萬物感而無不

通故曰貫守之者勿旁出一意也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大人之噓氣也火或得之而燃火或當之而滅其用之綿與猛異焉故也然亦有綿而足以滅猛而益以燃者吾以觀其候

凡人樂情至人樂性任情之樂其極必滅任性之樂不可極也

溺情之人欲其明性辭不爲苦循習久之不求性爲苦卽性之適故性者習而安焉之謂也

刺言

卷之十七

七

理之在心如水之在魚

樂之者信也

中語序

世之讀書潛修沒齒而不遇知己者  
豈少哉荆山之璞和氏識之豐城之  
劍張華寶之時而已永年去余邑不  
二百里李承蜩先生年八十餘時時  
相過從高談雄辯蓋猶見先輩典型  
焉承翁用世之才也既乃得讀中語  
中語者宋仁宇先生所著有見于性  
命而不禱于異端容城孫鍾元徵君  
敘之蓋萬曆庚子科舉人其身之歿  
也久矣展卷繹思何其言之近理也  
使余得把臂而相商酌必有水乳之

中語序

一

投相視莫逆者而與化俱逝前後不

相待徒愴想其對邵山而惆悵撫洛  
水以寤歌仰屋著書居然一奇士耳  
書寥寥數紙要在能窺聖賢之意何  
必等身盈篋乃稱宏博耶芟三而存  
其七大指可觀矣修道一篇錄之別

中語序

二

集中

康熙己未暮春栢鄉貞菴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十八

鄒南魏喬介石生選

中語 刪宋學道原本

虛者道之體實者道之用不虛不足以爲道而不實不可以顯道二者相資不可闕一不可爲析天惟虛故能覆萬物地惟實故能載萬物虛而不實無以生實而不虛無以成天虛而實故生地實而虛故成君子之學也亦然及其至也故與天地參矣聖人不作禮樂不脩君子無善德小人無善俗夫禮

中語

卷之十八

一

先聖王之所以度身心辨上下也夫樂先聖王之所以平性情和神人也故禮以理之樂以樂之禮以植之樂以恒之禮以先之樂以成之故人之從善也易不勞而成治其中古之至德耶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苟有任道者出焉禮樂其不可弗講也

人勿曰子智能自知其非者智斯炳矣人勿曰子勇能自勝其非者勇斯矯矣

武周三代遺才曰若董仲舒之尊儒諸葛亮之佐理王通之進取周茂叔之誠堯夫之通伯淳之冲可謂才爾已矣

或曰張華之博可謂才乎曰溺儒也惡足謂才君子明諸心證諸經核諸史稽諸子綜萬而攝一故能爲才長也

或問政要曰殘殺不事盜賊斯息賄賂不行邦家斯昌此之謂政之要也問將道曰師必以律謀必以廣斷必以智得衆必以仁肅法必以信賞先而罰

中語

卷之十八

二

後忠主而術輔戰守惟其時不罹厥咎反是者將之敗道也

火生於無性空則神煥矣水生於有氣運則精凝矣向仁背利則民不爭貴賤賤華則民興行存忠去詐則民不欺好正劍淫則民知敬

行無負於幽明則鬼神以爲徒矣

割肉而啖虎者斷愛以養精也執珠而降龍者秉照以制心也

不經界井田民不富矣不任考績治不威矣不脩

大學之法。士不屬矣。不羣道釋者流而人之化不洽矣。禮樂何由興乎。

教而不易簡。非教也。學而不易簡。非學也。

害生於利。殺生於榮。故君子慎利慎榮也。居樂思謙。見利思讓。

或曰。思有時而殘。親有時而滅。義有時而不仁。曰何

居。曰。周公誅管蔡以安社稷。社稷爲重。兄弟爲輕。

故殺兄而不恤此之謂義。有時而不仁也。曰管蔡

叔也。成王制生殺之命。盡宥諸曰。成王欲宥之而

中書

卷之十八

三

不得宥也。天子受命於祖宗。祖宗受命於天。叔逆

天。獲罪於祖宗。王惡得而宥諸。故誅叔之日。成王

憫。周公泣爲之改容而變食。常棣之作。不亦哀乎。

故誅管蔡者。非周公也。非成王也。天討而已矣。

范蠡之事。越也。避功。卒能保身。大夫種之事。越也。昧

幾。以及於死。兩人者。已事莫不聞。然良能師蠡。辟

殺信。弗鑒種夷族。孰謂智乎。

或曰。世競榮名。赫赫之勳。燁燁之稱。君子亦懷情否

乎。曰。否。閭閻德之門也。淵默道之宅也。榮名惡得

一而易諸。非名非實。競有所極。

復見天地之心者。生生之真機也。靜以待之。安以養之。元命凝矣。

良其至矣。乎性止則神。命止則天。性命止則道成。終

成始。天人之致一而已矣。故良者性命之源也。神

明之總也。聖人忘物爲能。順天善生。所以善死。彼

以徇物爲順天者。惡達於道乎。

道之不明。多言者亂其真也。道之不行。好異者迷其

實也。

中書

卷之十八

四

君子定性爲能通天下之感。一天下之遇。定性則無

我無人。弗渝其樂。無我者所以忘私欲也。無人者

所以絕陵援也。故窮達一體。死生同狀。與化推移

而莫究其極。其詣也淵乎。

天者非止穹覆之謂也。元命統焉。大道出焉。故聖人

所稱上天無聲無臭道也。釋氏所稱諸天有識有

區界也。

或曰。書稱堯在位七十載。試舜三載。乃命攝位。舜宅

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勤。使禹總師。敢問堯舜老

而不聽政德業何乘也。曰善哉問。聖人生以安世。老以安道。能得人而敷化也。勞於萬幾而百姓視福焉。佚於耄期而性命永膺焉。故大道無窮。聖神無息。

涉川有事。治天下之蠱也。高尚其事。治一身之蠱也。學不臻神化之極。聖人謂之半途而廢。道域巍巍。曠乎邈矣。

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書曰。允執厥中。定慮。踵息。盡性。至命。中焉止矣。陰陽升降。二物交結。而道生焉。虛。

中語

卷之十八

五

無變化。衆妙歸一。而道成焉。中其道之樞紐。至聖至神之與乎。

### 退居瑣言序

天下之善一也。而人每不能言之。能言之矣。而人或不能好之。無他。其心有所蔽。其氣有所蔽。而本性遂無以自見。此禹拜昌言。所以謂之大聖也。自孔孟垂訓。諄諄以擇善固執爲第

退居瑣言序

一

一義。而世之人。惟驚於聲色。逸樂。與匪僻之友。習里巷之談。近日蘇杭間。有一種小說。淫穢滿紙。怪僻不經。則翻閱之。至忘寢食。其爲人之蝥賊害莫大焉。余生平寡所嗜好。惟是一言之善。奉若拱璧。一帙之善。愛比連城。



故凡人之遺我以書者余未嘗不分  
 別而詳觀之如長安掃市之人莫其  
 有遺珠碎金也長垣王似軒年翁惠  
 其先人少司馬軒錄公退居瑣言一  
 冊余讀之知其造理既與涉世更深  
 大有裨於修身繕性也置之案頭把  
 玩不已因刪其三十五條存其四十  
 七條損賞刻之以公之於好善言者  
 其中一條云人有四累一負盛名二  
 居顯位三擁厚貲四露才學皆難稱  
 而造孽之事也余不禁俯首至地嗚  
 呼先生教我多矣

貞菴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十九

鄒南魏喬介貞菴選

退居瑣言

匹夫抱咫尺之義誓九死以不同氣伸萬物之上食  
 人慕通顯之榮捐四維而不恤毒流海宇之中  
 怨者如心之謂也人之心如我之心自不見人有不  
 是處我之心如聖賢之心自不見我有是處  
 杜禍之門安不靜不平不奇不難不禍之本忠不厚不  
 慈不和乖

退居瑣言

卷之十九

一

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  
 已作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  
 操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心  
 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情傲於其心者其言  
 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  
 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  
 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貳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  
 已過之功也  
 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焚久之必見豈能

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諱也。無其事不必隱也。無其事而辯之。是自誇也。有其事而辯之。是蓋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鬼神害盈而福謙。盈之途。非一奢也。僞也。巧也。皆盈也。謙之途。非一儉也。誠也。拙也。皆謙也。

君子行禮不變國俗。言不以古禮強變今俗也。若以非禮從俗。而謂之不變可乎。

文由於積學。福由於積德。不思積德而妄冀。不必有之福。不思積學而微俸。不能作之文。胡可得哉。

退居鎮言

卷之十九

二

人有四累。一負盛名。二居顯位。三擁厚貨。四露才學。皆難稱而造孽之事也。

不求福則無禍。不營利則無害。

聖賢之教人也。以詩書。朝廷之教人也。以法度。造物之教人也。以疾病。以憂患。

念念徇理。事事守理。人之本心發現。自與天命流通。見饑餓之人。則憫之。見悲痛之人。則憫之。見勞瘁之人。則憫之。然勞瘁為尤甚。蓋饑者得食。則腹飽。悲

人則憫之。然勞瘁為尤甚。蓋饑者得食。則腹飽。悲者日人則情定。勞瘁者何日是解脫之期。管管然

逐終身不息。彼亦人也。而至此也。可哀也。

一念未起。天地鬼神不及覺。所以慎之。又慎勿生他念。便是盡性之學。

人惟知過。可以進德。人惟知懼。可以避難。

一字之益。不忘。一飯之恩。必報。此君子之為己也。一言之拂。必怒。一事之錯。不宥。此小人之待人也。

念世嫉俗。久憚之。同流合污。人悅之。是耶非耶。

學識未有不由謙虛進者。德業未有不由困衡成者。無行所悔。最為難事。

退居鎮言

卷之十九

三

稠人廣坐之中。不可侈口縱論。逞己之長。非惟招妬。抑亦傷人。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隨答。則善矣。利人濟物。不形之言。方是君子。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捷。便當思其久而遠者。

動則害。靜乃無害。盈則損。虛乃無損。

動不如靜。語不如默。顯不如藏。記不如忘。取不如捨。主靜之學。心在身中則靜矣。

人生苦不足者三。時日也。精神也。物力也。三者常有餘。則不困矣。知止安分。則有餘矣。

無求以當富。無屈以當伸。無辱以當榮。無事以當仙。是非不入於耳。則心閑。安危不任其責。則身閑。聰明學問富貴。皆足以成事。皆足以累人。飽煖安逸。則生病。饑寒勞困。則身強。纔覺樂。則憂愁生。常懷憂。則吉祥至。仙源苦海。總是一境。人自分之耳。立朝有顯顯之名。易居鄉無赫赫之聲。難以天地之心爲心。乃能盡得自己心。以天下之事爲事。便可做得一人事。

退居鎮言

卷之十九

四

理學以主敬一說爲下手切要工夫。人能對妻子無情容。居暗室無懈志。則刑于之化。可被於家國矣。朝聞道夕死可矣。死不足爲死也。罔之生也幸而免。生不足爲生也。此之謂命。在我不在天。人情有不可測者。益純吾仁。益盡吾禮。益竭吾忠而已矣。仁者天地一元之理。備於我。一日克己復禮。則天地萬物之理盡於我。故曰天下歸仁。視聽言動只是修身二字。

天下歸仁。只爲萬物皆備于我。天地與我一原。一理。克己復禮。則我之禮得。即天下萬物之理得。我之性盡。即天地萬物之性盡。子思有得於此。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孟子性命宗旨。在萬物皆備於我一章。盡性要訣。在夔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二句。而其修身以俟工夫。在三自反章。

子曰。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又曰。和而不同。中立而不苟。又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可爲立朝事君者。

退居鎮言

卷之十九

五

法。

吾儒之學。多就長養處發揮。二氏之學。多從收斂處闡明。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善言者不能外也。

道家陽神陰神。無二神也。私淨則神陽。私未淨則神陰。故言修養者。以洗心爲第一義。

但求知去來。此知是障礙。

一念之惡。即滅生理。生理一滅。即非長生。

善屬陽。惡屬陰。生屬陽。死屬陰。吾若有善而無惡。自是而生。而無死。誰肯爲惡。但未明善。故明善所以。

誠身

是非毀譽皆修身之助。不足爲累。不足爲意。

字者皆謂富貴是福。貧賤便不是福。殊未盡福字精旨。蓋人心樂處是福也。貧賤富貴只是所遇如寒暑晝夜交代乎前。吾性原不以是有加損。故富貴不淫。是富貴者福。貧賤不沒。是貧賤者福。舜禹爲天子。有而不與。孔顏簞瓢蔬水。樂在其中。而富貴貧賤患難中庸。舉謂之自得。如此方是人各享其福。

卷之十九

雅說集十九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編是書。采雜記小品。凡十九種。一曰劄記。內外篇。二曰閒居擇言。三曰小心齋劄記。四曰南牖日箋。五曰忠節語錄。六曰歲寒居答問。七曰大中八曰述古自警。九曰居學錄。十曰庸言。十一曰好善編身。世言。十二曰荆園小語。十三曰野語。十四曰知至編。十五曰芝在堂語。十六曰管言。十七曰剩言。十八曰中語。十九曰退居瑣言。皆明季及

國初人作。亦裔介隨意摘錄。刻爲一集。

希賢錄十卷

〔清〕魏裔介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雲間胡元成等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希賢錄十

卷》提要

希賢錄自序

夫人有志於道則學爲聖  
人而已矣奚以賢爲哉雖  
然聖者聰明睿知有生知  
安行之美自皇古以來蓋  
可以屈指計而下此者必  
孜孜矻矻從事於知行之  
功以求不愧於天之所以  
與我者周濂溪先生曰士  
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觀此

言也似若等而三之究其所希者何物則亦不過此獨知至善之一念積之至於可久可大未始有二也而前言往行不能無助焉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朱子作小學分嘉言善行誠有功於後世也余資本樗朽知學之有益未嘗

敢輟歸里以來復輯希賢錄一書蓋隨其目之所見筆記之久而成帙其門之綱有五曰爲學曰惇倫曰致治曰教家曰涉世其爲學之目有五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慎曰遷改曰闢距其惇倫之目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致治之目有五曰宰

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  
曰武備教家之目有五曰  
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  
宦曰祭葬涉世之目有五  
曰頤養曰度量曰謙忍曰  
義命曰應接蓋修己治人  
窮理盡性至命之道已蘊  
括其大槩而無遺矣夫朝  
廷所以設庠序立師儒命  
司徒敷五教諄諄然惟恐

其不詳盡也父兄所以購  
經史延名俊夙興夜寐鰥  
鰥然惟恐其不周備也此  
意何爲也哉培養涵育陶  
鎔氣質俾學者就於賢人  
之歸而已矣若教之不得  
其要導之未協於宜其始  
也尋章摘句其旣也鹵莽  
滅裂卑者趨於富貴利達  
僻者入於異端邪說勿論

不能爲賢且求爲庸人而  
不可得已可不痛哉可不  
惜哉余之此書采古今嘉  
言善行而取其不偏不倚  
有倫有序者坐而言之起

目錄六

而可見之行事以爲模楷  
使有志之士潛心玩索敦  
勉不倦困之以考其全遂  
其養以之居家則爲善人  
君子以之筮仕則爲良吏

名臣進退咸宜而不蹈於  
凶悔吝之機故名之曰希  
賢蓋竊取周子通書考亭  
小學之意而敷衍之以備  
學人之採擇云爾

目錄七

康熙辛酉春日栢鄉後學  
魏裔介題於里居之博  
雅堂中





希賢錄目錄

嘉孚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 勲校輯

荔彤

卷之一

爲學門

總論

格致

嘉言

格致

善行

希賢錄

目錄

存省

嘉言

存省

善行

卷之二

爲學門

謹慎

嘉言

謹慎

善行

遷改

闢距

嘉言

闢距

善行

卷之三

敦倫門

總論

君臣

父子

嘉言

父子

善行

卷之四

敦倫門

夫婦

嘉言

希賢錄

目錄

夫婦

善行

兄弟

嘉言

兄弟

善行

朋友

嘉言

朋友

善行

卷之五

致治門

總論

宰相

嘉言

宰相 善行

卷之六

致治門

臺諫 嘉言

臺諫 善行

牧守 嘉言

牧守 善行

卷之七

致治門

希賢錄 目錄

教化 嘉言

教化 善行

武備 嘉言

武備 善行

卷之八

教家門

總論

勤儉 嘉言

勤儉 善行

卷之九

教家門

學問 嘉言

學問 善行

敦睦

仕宦 嘉言

仕宦 善行

祭葬 嘉言

祭葬 善行

希賢錄 目錄

卷之十

涉世門

總論

頤養 嘉言

頤養 善行

度量 嘉言

度量 善行

謙忍

義命 嘉言

義命 善行

應接 嘉言

應接 善行

希賢錄

目錄

五

希賢錄卷之一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 勦校輯

嘉孚

為學門

總論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廷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

希賢錄

卷之一 總論

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荆溪吳氏曰典謨中臯陶論九德當居第一禹議論次之夔論樂又次之益亦有告戒又次之其後伊尹言一德仲虺言建中傳說言學箕子言九疇周公言無逸召公言敬德此皆是道統之傳為後世所宗者也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則類聚而究切之無遺議矣孟子論道統亦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萊朱則仲虺也但孟子獨不拈出箕子豈以僅及見武王而不及見文王耶

羅一峯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于酒也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富貴也凡詩文之必于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夫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面不至求之而不得者若夫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于彼而不覺悟于此也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二

薛應旂曰天行健斯懸日月而不墜地行順斯振河海而不洩人行誠斯備萬物而不遺要之健本乎陽順本乎陰皆不外乎誠是故誠爲太極

陸封聲曰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捷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良知而于致處則畧坐入虛談名理界中

又曰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只于知崇上尋求而不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躐高遠長虛浮之習

安陽許勵齋曰古今必需之謂儒易六十四大象孔子耑其責于人事以輔天地所不及正聖人叅贊作用也

蔣楚珍曰後世象山陽明俱以顏子爲心學之宗陸一傳而爲慈湖至不起意而陸入于禪矣王一傳而爲龍谿至無善無惡而王又入於禪矣

又曰象山學顏子之學然四勿工夫何等精嚴切實若自聰自明自忠自孝則直任自然誤入墮體黜聰矣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三

葉廷秀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此康節之詩也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此明道之詩也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耳目口鼻之不相亂者此心也喜怒哀樂之不失節者此心也大學言正心孟子言盡心求放心而心學之旨盡矣關洛諸公紬繹心學之扁鑰發明性學之淵源惟以敬爲傳心之要明道之論心曰敬以直內伊川之論心曰閑邪存誠橫渠之論正心曰當以已心爲嚴師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規伯敏曰

紛紛枝葉費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呂與叔曰終日聖門無一事只輪顏子得心齋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又云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然則先賢之用心爲後學之楷模外此固無餘蘊矣羅一峯曰凡治已必先治心不治其心則一病去一病生矣持守此心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見大賓而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病根自除而病症不作矣此乃敬以存心之微論也安得有志心學者而證之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總論

四

爲學門

格致

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欽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又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于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格致

五

房玄齡問史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程伊川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于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詞詳其訓詁而不及道無用之糟粕耳

伊川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

又曰燭理明自然樂循理

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呂涇野先生極服此論先生常與某先生至一寺甚幽僻某日行到此寺方知此寺模樣可見行在知前先生曰若非知有此寺何由行到此寺知非在行前乎推其論亦曰行必由知而入知至方能行耳伊川易傳曰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知之在先守之在後聖賢見道分明自是如此龜山先生語羅仲素云某常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閑靜一之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格致

六

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其可悲也已

謝上蔡曰透得名利關正是小歇處須藉窮理工夫方可優入聖域

朱晦菴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

又曰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

又曰大學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

又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乎讀書又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又曰山谷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格致

七

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又曰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理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

又曰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精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又曰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後稍又約故必先覽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治亂存亡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

駁襍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

又曰科舉非是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讀聖賢書據我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

又曰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之爲學反是矣又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張敬夫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格致

人

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胡雲峯曰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

潘良貴曰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未必不反爲鏡累

鄭瑗云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諸國之語迂緩而不切于事情戰國之策變詐而不要諸義理馬遷駁而無緒班固局而不暢

呂叔簡先生呻吟語云或問孔子教人性非所先日聖人開口處都是性

又曰性無二着氣稟便襍

顧涇陽曰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太極圖說正天地鬼神之奧也

又曰朱子有云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愚以爲小學又近思錄之階梯也

又曰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功夫只是小心二字蔣楚珍曰無欲主靜自是聖門骨髓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格致

九

又曰讀書多能補贍者以見理明見事習也

又曰周家一代之學問不可及未繫翼而有象未筆削而有春秋數百年後竄生孔孟千古學脉孔孟傳之自文武周公以及成康累世緝熙學問五經精蘊皆周家學脉所在闡堯舜以來相傳之旨當時周家父子兄弟說話聚爲六經其云求諸野者周之禮樂詩書漬于野天子失官學在四裔者周之禮樂詩書漸於四裔於此益見周家之盛又世傳孟孫氏系出周公孟子系出孟孫則孔萬世周亦萬世也

又曰先儒學治易必自中庸始學治書必自大學始  
治春秋則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則自論語始實有  
配合之妙

又曰史考鏡得失占測往來然勿輕易作論斷以屈  
抑古人議易任難理易事難初易卒難治世易季世  
難獨爲易輔人難地親易勢疎難述古易作古難必  
權難易而後不埋沒古人高下也

又曰讀書自無百般病痛所以說義理養心

又曰輿圖阨塞兵馬錢糧戶口徵輸之類最爲經世

希賢錄

卷之十

爲學  
格致

十

實在工夫如居官讀書讀此爲急參考古今因革多  
少裒益融通變化其中有勢格時移人阻事窒之處  
定須博咨細究何以因時補救不可以任事曉事之  
責不在我而高度置之且搜求僻異讀無益以敝精  
神也

顧涇陽曰河圖洛書是爲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  
爲河圖洛書傳神的大學首篇是就人生以後說起  
的中庸首篇是就人生以上說起的西銘是就既有  
天地說起的太極圖是就未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

不相依倣不相假借各開一局合看來實互相助發  
恰好完卻天地間一個公共的大事件也

希賢錄

卷之十

爲學  
格致

十



爲學門

格致 善行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來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稽退齋語存云晉書云陶淵明不求甚解蓋以兩漢來訓詁盛行拘牽繁碎人溺於所聞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其汎覽流觀者不過周王傳山海圖而已游好在六經豈真不求甚解者哉

希賢錄

卷之十 爲學

三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宰相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張忠定公詠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敢悔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事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寇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寇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別顧寇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寇公歸取其傳讀

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胡翼之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

司馬溫公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于財利粉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寇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

希賢錄

卷之十 爲學

三

言不能出我書其誕我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躬親庶務不舍晝夜公初作通志成英宗因命續之公歷中外凡十九年而書成共二百九十四卷賜名曰資治通鑑人見其手稿兩屋無一字草書公之學主于誠此足見其一班每謂我此書惟王勝之嘗讀一遍餘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晦菴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

之旨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無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其于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詞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

真西山先生博學窮經踐履篤實當時立偽學之禁以錮善類德秀晚出獨以斯文爲已任講習躬行黨禁解而正學明

金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嘗謂司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格致

古

馬文正公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外紀以紀前事不本于經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尙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行于世

許衡少遭世亂逃難徂徠山讀書其中旣少定尋居蘇門與姚樞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言進學之序必當棄目前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

劉靜修初爲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卽曰我固謂當

有是也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曹公端篤尙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其父好善信佛及聞公言聖賢之道卽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呈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無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語甚精確又曰夫四書者孔曾思孟之書所以發六經之精義明千聖之心法也分之則論語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誠孟子曰仁義合之則帝王精一執中之旨而已矣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格致

古

薛公瑄幼穎悟十二作詩賦監試奇之稍長從魏范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于是致忘寢食嘗云爲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於心不安是以出處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至教人倦倦於復性亦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櫝而還珠也

王端毅恕年七十四自言垂老方理會學問精神才

德由此日進七十八致仕至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  
爲書一言一動揆諸矩度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學尙實踐而尤薦于孝友累  
官至禮部尙書俄改吏部尙書懇疏致仕人謂其辭  
吏部一節有鳳皇翔於千仞氣象所著困知記剖析  
性命之旨多先儒所未發

陳白沙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戶讀書徹夜不  
寢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  
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

希賢錄

卷之十

爲學  
格致

六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後成進士出高邑趙南星門  
常言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天啟初拜左都  
御史其學以知性爲主所著有高子遺書最爲醇正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官至工部尙書一力學問以  
尊程朱辟異端爲事常曰陽明爲善去惡一句雖非  
大學本旨然亦不至悞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  
脉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  
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有  
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日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

良無不良心之體耶

希賢錄

卷之十

爲學  
格致

七

爲學門

存省 嘉言

曰季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

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

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幾乎

濂溪先生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大

程子曰這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知此便是明

善

橫渠先生問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物

何如

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

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

以性爲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

意于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

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

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于其中又發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

又曰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

程子曰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五

一也

又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

又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

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八於禽獸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

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

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

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一物如鑑之明不蔽一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修身以正其外難矣

徐節孝先生教學者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楊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于其心害于其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存省

辛

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也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云鄒浩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慎獨而已但于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點檢不放過便見功力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

惟性與心亦然一而二二而一

又曰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緩了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尋

又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至物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于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存省

壬

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于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又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

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心者所以主于身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存省

主

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嘗感感而嘗寂此心

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又曰致知誠意是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此大學一篇樞紐乃生死路頭人所以異于禽獸處

又曰人只是一個心非是以一個心治一個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又曰只要此心嘗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又曰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存省

主

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

又曰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于自持及應事時敬于應事讀書時敬于讀書自然該貫

又告陳同父曰真正英雄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便一點使不着也

又曰存養之功亦不當在靜坐時須于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若存養之功而必專在于靜坐時而後可行也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

常變之頃抑亦不可以爲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之意文王純一不已之心也

又曰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爲忽然又要去做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卻又終不肯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蔽錮了此須自去體察最是一件大工夫

或問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耳無欲便樂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存身

語

又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卻自以爲不妨便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者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

又曰通書說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

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又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又曰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又曰性卽理也自孔子後惟伊川說這一句

又曰氣質之說始于張程極有功于聖門

答呂子約云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的分明自然不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存身

語

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

又答呂子約云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

答張敬夫曰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

答何叔景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視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毫山

門下相傳指訣

又曰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有爲己之心但于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又曰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妥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

黃勉齋曰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語敬勝怠勝之戒無非欲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存省

秉

以居敬集義而無毫厘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

已年來學者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於切問近思之意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不相背馳矣

真希元曰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敬而後能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朱子又叮嚀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謹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又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欲之流耳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末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爲理學之要與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存省

毛



又曰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參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葉夢得曰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爲煩爾

王達曰天地一陰陽也人身一陰陽也人身之陰陽不外乎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陰陽亦豈外乎人身之陰陽哉天地一人身也人身一天地也人身之動靜天地之動靜也分而言之動自動也靜自靜也合而言之動根于靜靜由乎動也一呼一吸人之一息也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未

而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行九十餘萬里人息與天行齊四體於是乎順百病于是乎消一有愆焉始爲衆病之所襲矣是故君子貴修身以俟天也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孰從而宰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天地之心也動靜之主也嗚呼善事天者當洗心而密察也薛文清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又曰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筆疇云純一不已天道也終日乾乾人道也以人事

天天卽人矣是故天道流行而不息故萬物生人心純一而不裸故萬事順天有生生不已之德人有生生不已之理同謂之仁有一毫之間不謂之天道有一念之裸則不謂之仁道嗚呼此君子所以貴於慎獨也與

又曰在天爲天命在人爲天性理一也在天爲陰陽在人爲形體氣一也合理與氣于是乎有心焉故曰虛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然者爲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甚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於是乎生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完

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卽道心矣行所不當行者則知覺梏於氣知覺梏於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夫精一之功哉

黃治云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

錢緒山德洪曰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如操舟然受命於舵非一定不移之謂操軍必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必將運轉天下如欲以死寂

操心豈曰能操

林次崖曰就人事言心無私欲中虛也心皆天理中實也

顧涇陽曰小心是箇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至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和靖之言敬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俱說的甚精總不出小心二字

又曰惟知性然後可以言學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高忠憲曰惡念易除褻念難除

劉念臺曰一誠立而萬善從之

耆賢錄

卷之一 爲學 存省

圭

易解云衆人之志不出于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賢爲神非有二志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蔣楚珍先生曰凡離於天之謂人遠於聖之謂人後屬於君與相之謂人人心安得不危如墮千仞崖如投猛火聚凡合于天之謂天道合于聖之謂聖道合

於君與相之謂君道相道道心安得不微爲無形至爲萬象先是微乃精微之微微卽至精精卽至一從古安與危爲對是微卽安安汝止是也亾與危爲類是危卽亾舍則亾是也中庸夫微知微精微顯微並不曾以式微希微之微註釋理道獨此萬世心傳以微爲小與危同義誠爲諸儒遺憾

又曰中昉於堯心昉於舜天昉於臯陶性原於湯敬仁誠一原於尹教與學原於說止原於文極原於武博約原於孔子養氣原於孟子

耆賢錄

卷之一 爲學 存省

圭

又云先儒謂論語二十篇無空虛隱僻之教言性卽言習言命卽言生死興廢言天卽言時物行生言仁卽言工夫效驗言學卽言請事條目豈不誠意而意不離物豈不正心而心不離境豈不窮理而理不離事豈不講學而學不離文豈不講道而道不離世豈不言天言性而性天不離文章

又曰易若有得以九卦五十四爻自履謙以至井濟盛衰往復綽綽有餘裕矣君子義以爲質節全是用也

許三禮曰大學明德之說確是仁敬孝慈信卽天命之性也兩氏何由亂之如但講虛靈不昧則竊之矣又如魯語執中之傳明是承天治人此中要上順天心須下合人情之道也兩氏何由而亂之如但講心學空空洞洞不偏不倚則竊之矣嗟哉有離君臣父子國人之明德哉有外寬信敏公之執中哉千城吾道者只扶明聖道其異端曲學不闢而自抑矣

申鳧盟云讀書聊以清心未可便云進德德在言行倫理上看予自覺近日舉動多有不是處我輩五六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存省

聖

十歲大德寧有踰閑者但小德出入便不是矣若時時省察此心還不肯放稍不省察便至出入省察不止是自知不是省察之下須繼以存養方是進德又言義利關頭最爲要緊

塾語云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

又曰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塵根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陽明年譜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擾不能強禁先生曰思慮亦強禁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無紛擾之念

曹月川云周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欲學者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端竊謂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存省

聖

陽明勸賊寄語楊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丈夫不世偉績也

野渭亦曰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人苟一念私偽則羣邪自集消剛爲柔塞智爲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汙禹鼎所鑄萃於一心豈必異形殊聲乃名魑魅耶陳幾亭曰聞道以無妄念爲候又曰誠者萬理充實

實有其理於心觸處洞然若止是不欺本心於事理  
或未照見何可言誠其功全由格物明善

嗜退菴語存云孟子言求放心邵康節雍曰心要能  
放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我能放之也眾人之心  
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濶流蕩  
者失其本心開濶者全其本心此宋儒羅景綸氏之  
論

王陽明日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  
易愈真切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存省

孟

爲學門

存省

范文正公嘗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自奉之費  
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  
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

趙公閱道平日所爲事夜必焚香以告天不可告者  
不敢爲也

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  
可對人者耳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存省

章

羅仲素初見楊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  
虛過一生矣李侗從之累年仲素令靜中看喜怒哀  
樂未發前氣象卽求所謂中者朱熹謂龜山倡道東  
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  
素一人而已

李愿中先生從羅仲素先生受業講誦之餘危坐終  
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  
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  
是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

謫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

周濂溪先生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向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穎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

程明道先生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存省

美

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程正叔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于聖人不止也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又言性出于天才出於氣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楊雄韓愈說性正

說著才等說發揮性善之說足以正諸儒之舛

朱元晦先生當父肅齋疾革時年甫十四令師事屏山劉公一日問平昔入道次第屏山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又以元晦二字字之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及華榮人晦於身神明內腴

又曰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言而思悲動而思蹟惴惴惟顏曾是畏古人教人真切如此朱子晚年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

希賢錄

卷之一

爲學  
存省

美

宋史云朱松與李侗爲同門友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詳見李延平文集

先生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雖學於延平而自得甚深

先生尤嚴學之爲弊嘗云學者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譚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

尹彥明惇初見伊川卽教以敬字請益曰主一是敬邪寬問如何是主一彥明言敬有甚形影收斂身心

便是王

胡文敬居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廟堂臨妻孥如對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密四方樂從之游至築室而居之居仁示以操存省察之要要以戒慎恐懼爲宗以共入於聖賢之域

蔡虛齋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爲應因以虛名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

書賢錄

卷之一

爲學

素

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

羅欽順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其學以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一分殊明理氣之合一性體至精故道心以爲微情用至變故人心以爲危統體一太極故曰理之一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

羅文恭

號念菴

玩內典得返聞旨信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人覩其顏貌驚服文恭恐自省曰嘻是將入禪那矣乃悔置前功篤志聖學力諫罷官後年踰

五十默坐半榻至靜爲王一切無有雜念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日是偶然不足道

劉念臺論高忠憲心如太虛本無生死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忠憲遺念臺書曰有一毫逃死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心亦害道叩先生于死生之際者當以此爲正

高忠憲攀龍五夜齋心忽思閑邪存誠句信的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存之卽是因改字存之

書賢錄

卷之一

爲學

素

希賢錄卷之二

嘉孚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 勦校輯

荔彤

爲學門

謹言 嘉言

文中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

朱子曰學不必窮高極遠只言行上檢點便實今人

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一

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歸

班固云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

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

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

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

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

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

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

深危言刺譏構怨疆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

悲夫

易言天道言其乾健之理春秋言災異而不著其

事應正以天道精微人君貴因變以修省不必強

爲之說也漢之眭弘夏侯勝之流雖未必盡出於

無據然紐合附會往往殺身故孟堅以爲學者大

戒

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

雖朋友不得而狎也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二

劉勰曰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泄

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封恐言之泄於左右也

司馬溫公保身說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

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

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

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

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

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旣明且

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卓乎不可

及也

華陽范氏曰子貢言而多中者億而已夫子常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不貴言也如是

又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也

劉安世問盡心行已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辭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

希賢錄

卷之二 論言

三

本廣涉世淺也

伊川先生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司馬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鈞鎗鎗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

亦爲廢鐘鼓矣

朱子曰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

又曰心氣和則言順理矣

王達曰平日之過多在好名是以名不成而艱危累及之何也識見之不炯也苟有識見則班馬文章不如顏子之筆瓢李杜才思不如原憲之華實東坡言百種巧辨均是綺語豈欺我哉

又曰以善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

希賢錄

卷之二 論言

四

子之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尙何用言譏之哉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忮心之重者也惟其忮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疾之忌之疾之之心蓄之於平日譏之激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已深構禍已稔身已家破不可已矣是故君子貴乎養心焉

筆疇云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誇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誇文章長於游歷者動輒



誇其所見山川之勝長于刑名者動輒誇其獄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

薛文清公曰心口如一爲忠信心口不如一非忠信也

又曰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

又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安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荷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

希賢錄

卷之二 雜學

五

又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建安丘氏曰口舌乃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能謹則殃禍立至

敖英曰多言傷煩也輕言傷易也妄言言不忠信也雜言言不及義也四者均言之病也而多言尤病根乎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佞以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

至呂刑之騰口世變不同而文字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賁詞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詞已賁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陳繼儒曰頤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其禍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又曰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閒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懸尊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

希賢錄

卷之二 雜學

六

又曰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

又曰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始漢武帝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但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詞且欲救董賈文之多也

贈言錄云凡一事而闕人終身雖實聞實見不可着目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閑談酒誑慎勿形言

又云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又云見人好學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

又云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他山石云今之操不律者掎擊古人吹毛索癥無所不至而弘獎今人動多溢美大臣則人人臯夔臺省則人人龍比將帥則人人劉岳布衣則人人巢許文士則人人班揚詩客則人人李杜投贈之微黃金爲政譽墓之作白骨含羞此爲口德之玷者不少

希賢錄

卷之二 謹言

七

爲學門

謹言 善行

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對爲屋自同傭人居三年滂等果罹党錮惟蟠超然免於議論

郭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武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謹言

八

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旣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

管寧與邴原王烈俱至遼東公孫度虛館以待寧等寧乃廬於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居多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寧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歸

司馬微有人倫鑒在荊州時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復談議時有以人物問德操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吞君之意德操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魏高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爲人論說惟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旣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雅乃止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九

高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交守官奉法勤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云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蘇文忠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戒之曰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托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知畏於口未畏於文猶抱石而挾溺也

嗜退菴語存云石守道介慶曆聖德詩君子策其必壞語出快心幾致覆家之禍富鄭公年八十書屏自

箴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其寒心於夏竦乎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溫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爲不仕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對溫公悅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常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十

爲學門

慎行

張忠定公云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盛待制名濤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嘗須置身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

杜祁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趨於僞

范忠宣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慎行

士

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道護錄云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摸不破誠

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

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設思以通之耳及其

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

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

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

范忠宣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

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心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又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魏了翁曰顧命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呂氏書說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死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慎行

士

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矣其天秩本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邇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待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厘有間卽非天命已冒進於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告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有用力于聖學者其可不請事

斯語乎

魏了翁曰大戴禮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李微之曰輕重倒置如此豈聖人之言乎愚謂威儀豈是易事凡掃灑應對進退容貌詞氣顏色皆威儀之事聖賢一生工夫臨終猶慮其不能盡者此語雖微有未瑩然謂輕重倒置則不然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蓋經禮三百當自曲禮三千而入曲禮卽威儀也

希賢錄

卷之工

爲學  
慎行

事

坐而已與家人言恆引古賢孝貞烈事爲訓

東平王蒼明帝詔問其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稱是腰腹蓋蒼美鬚髯腰帶圍八尺二寸故云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初爲左馮翊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

謂輕哉

楊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南宋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爲吏部尙書領驍衛將軍任總內外旣貴重權傾一朝廷之嘗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樽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做不可長其能久乎

希賢錄

卷之工

爲學  
慎行

事

宋歐陽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亦曾去學禪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便自見得

張橫渠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呂與叔大臨出橫渠門雖盛暑必衣冠儼然危坐

晦菴先生閑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每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

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祈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又曰伊川云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廢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爲淺露者之戒

陳瓘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飲滿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雞

希賢錄

卷之十一 爲學

五

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牀側自提就案

薛文清公瑄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予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眾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

彭惠安韶以儒爲宗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自處退然如無所有進修之功老

而不倦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抵家半載村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我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戒宿咎哉胡公居仁幼穎異有大志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末事用心於內其學以至忠信求放心主敬爲要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趨舍

希賢錄

卷之十一 爲學

六

倚立必俯行疾徐有常兩手常拱飲食不聞七箸聲羅文毅倫避惡如涅聞善若驚一時豪傑士皆信其志青天白日羅文恭洪先稱曰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語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

薛學正敷教以靜躁濃淡係人鬼分胎夫恭而安原不可學而成惟靜惟淡人以之生持是終身焉斷斷爲人不爲鬼

為學門

遷改

陸敬輿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林和靖云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之氣象范文宣每戒子弟云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希賢錄

卷之二 為學

七

張無垢日用明于內者見已之過用明于外者見人之過見已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已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已也此智愚所以分歟

榮陽呂公常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檢點絲毫不盡即不嫌于心矣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耶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執已是被入點被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朱子曰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

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個第二節工夫又引成隲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裡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希賢錄

卷之二 為學

八

陸務觀游曰為善是士人營事若有意邀福如市道然吾實耻之如曰某事十功某事百功千善得某福報萬善得某福報與天為市交易而退是可為最下人說法學道之人記過不言功

筆疇云悔吝二字人箴之者皆以為憂殊不知悔吝有功於人也大矣何則悔則痛懲其將然之過人能痛懲其過何災不可禳何患不可避吝則圖救其平日之過人能圖救其過何吉不可尚何凶不可轉惟知悔而不知愎知吝而不知救吾末如之何也先儒云悔自吝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趨吉二字可謂將

至其域聖人用力之時也

薛文清公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已爲有已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惟欲已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亾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以異若能克去有已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便與萬物爲一體矣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手

又曰氣質之偏自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塾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福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可謂十分果決這便是一箇最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陳繼儒曰田鼠化爲鴛雀入大海化爲蛤蟲魚且有

變化而人至老不變何哉故善用功者月異而歲不同時異而日不同

蔣楚珍曰氣質本於陰陽父母變化是再造鑪錘於此有驗是眞實讀書學問處也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自感悟到母牀前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驢子詈母乞今自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便成佳士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手

徐庶本名福少好任俠爲人報仇白聖突面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縛於市將殺之其黨算解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折節學問兵起南客荊州與諸葛諒友善

周處少孤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州里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有改行之志謂父老曰今歲豐樂否答曰三害未除曰何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虎沒水搏蛟入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曰欲自修改



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之不彰耶處遂改厲終爲忠臣孝子

陶侃在武昌與佐吏飲燕嘗有飲限或勸少進侃悽然曰昔年少時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個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裡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薛居正卒太宗親臨其喪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遷改

圭

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報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吳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和易遇逆境必加舍容久而渾然無復圭角之露

王編修思年少氣銳廣坐中切指人是非不少諱已悔曰柔克之訓自古戒之蘊內熱而復投剛劑能無在乎自是斂譚辨爲質訥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

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苦孔之卓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遷改

圭

爲學門

關距 嘉言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爲之序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算辨微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錄命曰長平坑卒未聞其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殊共命共胎而夭壽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重

不可前知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筮所致按禮諸侯大夫墓皆有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餘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筦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或問佛之理比孔子爲徑程伊川曰天下果有徑理

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佛之理雖徑游方之外非欲經理世務也惟仲尼曲成萬物而無疑

謝上蔡曰儒異於禪正在下學開口說何思何慮便入禪去矣

薛文清云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于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重

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

仙自古傳之蓋善養壽命或有至數百歲者若曰白日飛昇則幻矣故謝自然人之所共見昌黎公尙不取惟去思去愆久之又久清虛之氣死而不入則亦理之所有然豈易言哉

晦翁先生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辯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又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

時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已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

又曰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

又曰熹少時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畢竟禪學無是處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圭

鄭堯云軒轅崩葬著於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謚見於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妖亾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淮南王謀逆自刎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亾耳亶其然乎

今言云王虎谷爲祠部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與度牒王晉谿問曰兄謂此可塞異端乎若如兄策此輩欲得度必有精通玄典者出于其間令二氏之徒苟且爲衣食計尙不可遏塞與我儒爭勝

負若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虎谷嘆服

海剛峰曰聖賢之教欲人得其真心率真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真心自餒浩然鄉愿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愿最深其所謂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濟衆者乃鄉愿也

四本堂座右編曰太乙六壬奇門此三部書原本於易但我輩知之不可習習之損安靜心兒輩見之尤不當習習之生務外心

安陽許勵齋曰古今必需之爲儒仙之術小佛之說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圭

誕不宜竝列

又曰吾道甚大孔孟單辭片語皆足括二氏之精微去其偏

朱康流曰華嚴頌言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所現衆色形令入此法中又體性本不動無我無來去而能寤世間無邊悉調伏通乎動靜而不隔于止義深矣八十一卷不越斯義種種普現終屬影響非有進退得失確乎不易之理如艮六爻著明也艮大義所循者道所適者時所守者位所持者思耳

徐光啟曰燒神像於空中不如存神明於心內焚褚錢於冥漠不如修實德於身心

又曰天命之性無時不生後來之人自不借於上古之魂蓋人之魂與四生六生之魂靈蠢原殊孟子所謂犬牛之性不猶人性者也

又云釋氏云殺一禽獸必輪迴受報惜乎佛法之來乃在三代以後耳設當上巢下窟之世禁人茹毛飲血將必舉枵腹就斃而無遺種也

致堂胡氏曰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猶曰命乃在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手

天雖扁鵲何益今無益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待貶也然坐此致斃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教人延年不死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異端佛老之學或割除親愛或遺棄萬事灰心槁形於寂寞之濱若無欲者而望輕舉冀後果其欲莫大焉君子不可不慎也

高攀龍曰予遊武林寓居西湖見彼中人士半從異教心竊憂之問其所從皆曰蓮池問其教出所著書數種多抑儒揚釋之語此僧原廩於學宮一旦叛入

教已爲名教所不容而又搽戈反攻不知聖人之教何負於彼庠序之養育何負於彼而身自叛之又欲胥天下而叛之如此之亟也因摘取其言各剖破之

魏樂吾諱大成學術醇正嘗著弗佛云佛產西域自謂能徹性除生死其說之大旨在不生二字乃益吾儒無極二字而晦用之故謂有生卽有死惟無生方無死孰知世界全在生之一字儒譚所謂無極天地未生之先是先天也自太極動生陽靜生陰生生化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手

化萬彙萬品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舉由此出如胥遵無生之旨則天地萬物不幾于息乎究其說乃一偏之極自漢儒附會以來異師異說波演無窮信之者非愚蠢之輩卽貪鄙之夫寧通朝廷之賦削齒牙以齋僧人寧背父母之恩缺溫清而供木像至若龍天無爲等教則又悖謬支蔓之甚者也有化民成俗之責及學士大夫之家烏不嚴此禁乎

孫北海曰今士大夫不溺於浮屠邪說者尤難其人公高見卓識又豈近人所能及百世所宜取法

也

喬介曰先曾祖此論直攻慈嶺膏肓之病與韓退之諫佛骨表並峙天壤垂示不朽原作尙長今節而錄之學者有志聖人之道取其全篇而熟誦之可也

嗜退菴語存云郭景純知數而不知理適爲堪淫亂性之助孟觀孔熙先劉養心知象而不知應徒召喪身赤族之慘苟非至誠如神安用前知爲耶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關距

堯

爲學門

關距 善行

唐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并州長史李冲玄以俗言盛服過祠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狄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避止其役帝壯之已巡撫江南吳楚多淫祠仁傑一切毀撤計千七百所止畱夏禹吳太伯季扎伍員四祠

韓愈諫佛骨表云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亾相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關距

辛

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已

初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人率十戶僦一人往汲若飲疾者戒勿近葷血以是危老人率多疾而水斗三十千奸人益他汲以相欺誑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

爲嚴勸津捕絕之因上言昔吳有聖水齊有聖人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詔從之妖乃絕時憲宗方迎數百歲老人周息元于浙西德裕亦疏論其誕妄

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圭

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滌亂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

廉希憲立朝讜正世祖常令受帝師僧八思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乎希憲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李木魯獅爲祭酒時適迎僧師至京令朝臣郊迎大

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李木魯獅舉觴立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悚然上將召用王安石張方平言安石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必亂天下由是安石深怨之

唐子方與王荆公同爲叅政議論少合荆公好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子方曰道爲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志在安人而已豈可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圭

亦謂非純臣也公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

呂公著字晦叔邇英進讀上畱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曰堯舜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之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人安民爲念

劉恕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

公歷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者公怒形於色以爲邪言邪氣

希賢錄卷之三

嘉字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 勸校輯

荔彤

敦倫門

總論

董仲舒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義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燦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此人

希賢錄

卷之三

一

之所以貴也

蔡忠惠公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物也邇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祿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目心腹豈爲人歟乃亦若驚白鳥玄蓋物之木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長也惟忠與孝待勸而行詎至孝至忠乎夫忠孝者感天地動鬼神故有水魚寒筍之事反風起禾之應或飾名沽譽雖勸諸亦可捨諸則三五之世忠孝多由於性三

五之後忠孝多由於勸也勸之尙不能況不勸乎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陳氏述訓曰今之人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於五倫之道不講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爾明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踐履救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爲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爲行動腳便差蓋五倫之外更有何

希賢錄

卷之三

二

學問可言耶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韋齋先生朱子之父也每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是爲天下之大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于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常一日而

少怠

劉歙之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有從歙之學者歙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若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止可博聞強識不過爲士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

省心詮要曰內不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忠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朱子曰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

敦倫門

君臣

黃帝巾几銘云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躋于山而躋於堙

余按愼之一字持身之寶自天子至于庶人不可不三復斯銘

希賢錄

卷之三

四

晉平公問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揀也

晉平公問叔何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何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劑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疆之亦君之力也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



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譏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果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爲卿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寢覺而悅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竊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希賢錄

卷之三

敬論

五

失其官者與侵其官者兼罪則人盡其職矣

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人固不可不耳目之也耳目之無已則勞矣襄子

可謂能用賢亦可謂能任人

邵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

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韓魏公云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蒞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羽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希賢錄

卷之三

敬論

六

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

又曰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又曰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一個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不足言也

又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

者

鶴林齋錄云宋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補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

希賢錄

卷之三 教諭

七

元廉希憲病篤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干已謂旱變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

也可可何

金仁山曰二帝三王之微言懿行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苛法亂政後王所當戒

申

許魯齋衡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靜修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母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徵劉公至以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張忠定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

呂公著言於神宗曰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上深以爲然

江公望謂右司諫陳祐曰榻前一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祐他日爲上誦之上以爲名言

李康家誠曰昔侍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又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希賢錄

卷之三 教諭

八

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

孝皇召見劉忠宣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上曰何日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孜省營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

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曹武惠以功拜樞密使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呼名歸第惟閉閣晏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禁門矣雖霜雪不易如此者八年

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如是殆非明哲之所向公嘆曰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婉服

希賢錄

卷之三

教諭

九

司馬光除御史中丞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日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

丁文簡公爲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資格與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

晏公殊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有所咨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

其彙進示不洩其後悉閱其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彙類爲八十卷

元囂之康里乃不忽木之子博學能文善書嘗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得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願足矣

陸象山曰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慙惟是面對看詳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于獻計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恣意論駁當時寢罷編摩之

希賢錄

卷之三

教諭

十

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

于忠肅廉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先世室廬悉畀弟未五十不再娶止宿朝房窮年不歸第衣無累帛食無重味非公讌不置酒中官見公諸自奉太息以聞上爲輟上方服御以賜

彭惠安韶字鳳儀莆田人弘治時官至刑部尙書常上疏言事曰鑒往愼來所謂謹始謹而勿失所謂善終

又言誠恐行幸遊觀侈心萌而或入于聲色玩好俱  
佛奉道怠心起而不究於修齊治平

韓文字貫通弘治末年爲戶部尙書執法不撓武宗  
初宦官劉瑾等用事文率九卿劾奏之不克文遂落  
職瑾數欲殺之逮錦衣獄以公論譁乃止莊簡疑重  
歷官四十餘年歷事三朝詢諮遠猷根本葵憲世宗  
卽位賜璽書曰比權奸之竊柄痛朝政之紛更卿守  
正不阿抱忠自誓倡言叩闕山岳難搖甘禍忘家冰  
霜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九  
希賢錄 卷之三 教諭 士  
君臣

贈太傅謚忠定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  
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命中貴至兵部  
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公忠爲尙書劉公大夏  
爲車駕司郎中項使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劉先入檢  
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咎責都吏令復入  
檢如是者三日終莫能得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  
後項詰都吏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劉在旁微笑曰

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銀錢數十萬軍民死者亦  
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  
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尙足追究其  
有無哉項聳然降位再揖而謝之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弘治時爲戶部尙書寬通緩征  
減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免每委官監稅恆以  
節愛爲言課入多者與下考異時苛切得名而寬平  
貽譏者其風爲衰人謂宋李沆不用新進喜事王旦  
念竭民力經兼之也

希賢錄

卷之三 教諭

士

敦倫門

父子 嘉言

顧氏家訓曰人之愛子多不能均自古及今笑也久矣不知賢俊者固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爲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鑑也

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

希賢錄

卷之三 敦倫父子

圭

自警編云養弟子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虞嚴繩之以理則長無不肖之悔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鷄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鷄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爲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耳若世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僕

聞其言至今媿之

蘇轍曰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日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强也君之于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于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心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餽豈

希賢錄

卷之三 敦倫父子

圭

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于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嘆曰雖有悍子忿闕于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

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  
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  
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  
止也

歐陽修曰凡子之事親者盡其心焉耳心貴正正則  
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司馬光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  
君亦然

張載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補遺錄

卷之三

教諭

孝

呂大臨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  
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  
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  
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

程頤曰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  
氣乃至長而性美○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  
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有所未至便當以  
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當薰瞻使盈耳充  
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

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能  
不以私愛害其正理

張栻曰爲人父者當修身以率其子弟身修則將有  
不言而威不令而從者矣

朱熹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或問盡其道  
謂之孝弟熹曰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  
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  
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  
父母其斯之謂歟

補遺錄

卷之三

教諭

孝

胡宏曰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  
家訓曰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教子  
有五遵其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  
可

他山石云不孝習成有四一日私財財入吾手便爲  
吾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親  
財乏則覬覦求財不得則怨親甚則以單父隻子而  
爭財詭譎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  
知身誰之身我不挾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

誰爲者乎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美味錢財欲娛妻寵子佳會良辰欲擁妻抱子而寧親之念遂微也不思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念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樂然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卽妻能擁我生活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燕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流蕩嗜慾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蹊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不寐風雨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生之奉吁

希賢錄

卷之三 敦倫父子

七

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妬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父母之於衆子也豈得盡同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或兄弟而觭觔或姊妹而計較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蠱而家道睽積嗔喜而性情薄矣此四者人之常情人子不免其流遂至于大不孝吁可惕哉

敦倫門

父子 善行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咎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希賢錄

卷之三 敦倫父子

六

魯皐魚哭於道孔子行聞其聲甚悲孔子曰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孔子避車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對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數辟公府及舉賢良公車徵皆不

至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梁馮翊吉粉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粉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脇取其款實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粉曰爾求代父勅已相許審能死不且爾童騃若爲人所教亦聽悔異粉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王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

希賢錄

卷之三 教子

五

君足爲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粉曰父掛深劾必止刑書囚瞋目引領惟聽大戮無言復對時粉備加桎械法度愍之命更着小者粉不聽曰死罪之囚惟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于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父辱于死道固當然若粉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伏仁傑爲并州法曹參軍時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

山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

徐積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卽奔走闕市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太夫人飲食時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

富弼爲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朝命必欲起復詔再下力辭未又引事切責有云以相國而

希賢錄

卷之三 教子

五

守匹夫之節任天下而爲門內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弼起復同就道不得先還弼復抗章不就趙君錫性至孝母亾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于笏凡衾褥厚薄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甘旨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哲宗時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常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語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



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  
入幕元受力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  
母不以獻公矣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

州詩人陳彥廉好作怪體兼工繪事其母莊本閩人  
父思恭商于閩溺死海中莊誓不嫁携彥廉歸本州  
撫育遂成名士彥廉有才名交往多一時高流最與  
黃子久親暱彥廉居硤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  
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  
彥廉同往不得已偕至城郭黃乞與同看陳涕泣曰  
希賢錄

卷之三 敦倫  
父子

主

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以木石塞此何忍以  
怒眼相見子久亦爲之

希賢錄卷之四

嘉平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 勦校輯

嘉平

敦倫門

夫婦 嘉平

王吉曰夫婦人倫大綱

王通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司馬光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

希賢錄 卷之四 夫婦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

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朱子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

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閑之中祗席

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

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

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

于乾坤而中于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子南爲正始

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

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勿失耳亦此義也

真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贈言錄云娶妻爲生子計也生子爲承先計也人苟有子則先祀可奉矣如不幸而當中年前後遭斷絃之變則不必再婚何也家庭之禍多生于前子後母不見夫焚廬浚井之事乎世之人乃或以鐵心腸自

希賢錄

卷之四 夫婦

二

負曰枕上言何能惑人人自惑之耳吾嘗笑替嫂矣豈至如替嫂所爲耶而不知笑替嫂者卽替嫂也賢如殷高宗尹吉甫猶且以之殺孝已伯奇又何問乎其他哉是不可不思曾子之言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妻之于夫猶臣之于君也臣擅君權者凶妻預夫事者敗牝鷄司晨惟家之索有家者不可不三復其言

嫡妾間以分言小不可加大以情言新不可間舊故

小加大則不義新間舊則不仁夫使親戚鄉鄰以不義譏我不仁笑我我已無以自立于天地間矣况家庭禍亂之本卽出乎此州吁之弑由于莊姜之失位如意之醢釀於戚姬之過寵此前事之可鑒者也孫鍾元云賢婦令夫貴惡婦令夫賤

希賢錄

卷之四

夫婦

三

敦倫門

夫婦 善行

晉與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曰季使過與見之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柳下惠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寡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吁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希賢錄

卷之四 敦倫 夫婦

四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免于非乎

曾黔婁之妻當黔婁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黔婁之屍在牖下枕由席豪縷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生時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曾子不

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盡形死則手足不斂傷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先生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澹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希賢錄

卷之四 敦倫 夫婦

五

陳定字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妻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于是夫妻逃去爲人灌園

韓憑戰國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作青陵室何氏作鳥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曰高飛羅當奈何

漢王吉之子駿喪妻不復娶或問之曰德非曾參子

非華元亦何敢娶

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喪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漢宋弘建武初爲太尉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

希賢錄

卷之四 敦倫  
夫婦

六

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以弘先有妻難於斥言後弘被引見帝令王坐屏風後從容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恠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

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畊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袁隗妻是馬季長女少有才辯季長家世豐厚衰遣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嬾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非如鄙薄苟然而已隗默不能屈

希賢錄

卷之四 敦倫  
夫婦

七

魏管寧妻喪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違其本心哉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畊於前妻鋤於後

孔淳之與王敬弘竝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恠之答曰此固農夫田婦之

禮也

李渤字濟之嘗言列禦寇拒粟其妻怒是無婦也樂羊子拾遺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撫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梁鴻六人圖像而讚其行因以自警

唐岐陽公主憲宗之嫡女工部尚書杜悰配也杜本大族主卑委怡順奉上接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用家人禮嘗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必不肯窮約事我皆奏納之乃自買微賤可制者自是閉門寂然不希賢錄

卷之四 教諭

人

聞人聲惊惟讀書主職婦事後惊出刺澧州遣人迎王郡縣殺牛羊爲數百人供其主從者不過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開茸約所至不得食肉驛吏舁飲食候門外悉載以返京師講說以爲異事悰在澧三年未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間爲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疑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

婦人不能守節而出此年爲人所執耶卽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嘆泣開封府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咎其主人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女未納幣及登進士第女以病喪明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我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時庭式通判密州不復娶州守蘇軾問曰哀生于愛愛生于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平庭式曰吾知喪我妻而已吾若綠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希賢錄

卷之四 教諭

九

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軾深善其言

敦倫門

兄弟 嘉言

顏氏家訓曰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狎譬猶居室一穴卽塞一隙卽塗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不防風雨不備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婢之爲雀鼠妻妾之爲風雨甚哉

他山石云人有子無不愛而有兄弟如仇讐者其子

希賢錄

卷之四

敦倫兄弟

十

因父之意往往不禮於伯父叔父殊不知已兄弟卽父之諸子已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有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能禁其不做倣耶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于父亦其漸也故欲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子孝已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袁氏世範曰父之兄弟謂之叔伯父其妻謂之伯叔母服制減於父母一等蓋以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者亦以其奉承報效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故幼無父母

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于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于無所歸此先王制禮立法之意今人或不然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尙有因其無父母而兼併財產百端侵害者何以責猶子之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母如仇讐矣

希賢錄

卷之四

敦倫兄弟

主

敦倫門

兄弟 善行

列國宋穆公本宣公之弟宣公以其子與夷幼傳位於穆公及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君之子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命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賢錄

卷之四 敦倫兄弟

主

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王商字子威涿縣蠡吾人也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敬敦厚稱父堯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于是其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竝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

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于是郡中翕然稱之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阪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亡去

姜肱彭城人家世名族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嘗同被臥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

賢錄

卷之四 敦倫兄弟

主

別寢以系嗣當立乃遞往就室嘗與季江適野遇盜欲殺之兄弟爭死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賢人吾等不不良妾相侵犯乃兩釋之

謝弘微爲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兄曜歷御史中丞率弘微蔬食積時或勸之曰無益傷生豈所望于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感咽廢食獻欬不自勝

房景伯性淳和通知書史諸弟宗之如事族親嘗震疾弟景先躬侍湯藥衣不解帶形容毀瘁見者憐之景先亡景伯蔬食及期哀痛如親喪幼弟景遠亦終喪哭泣不入內寢鄉里語有義有禮房家兄弟魏獻文特除清河太守

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毋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毋薄乎

陽城字亢宗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

希賢錄

卷之四 敦倫

南

院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皆城易衣而出遇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與兄弟講論不輟

敦倫門

朋友 嘉言

王通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生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旣無令淑之資望諸君時以閒豫周旋誨接

希賢錄

卷之四 敦倫

幸

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我前其聞道也固先乎我我從而師之生乎我後其聞道也亦先乎我我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我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周敦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張載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呂大臨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范祖禹曰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已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程顥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理也

義也  
補遺錄 卷之四 教倫 朋友 未

又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近世淺薄以相歡狎溺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胡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朱晦菴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我誠取善所以益我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羣

澤之益自不能已者

問朋友交後知其不善奈何曰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母失其爲親故者母失其爲故也

黃幹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廢而見識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哉

許衡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磨琢磨有益於已者若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

餘冬序錄日記禮者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夫死亦可以許友特以親存不許爾隨武子忘其身不遺其友是身可忘友不可遺也左儒爭其友于君之前謂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友誼之重如此君子可不慎諸

陳繼儒曰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言

友  
丁南溪曰生平不交死友夫標榜門戶重而後有死

希賢錄

卷之四

敦倫  
朋友

太

敦倫門

朋友  
善行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天太顛容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其從者曰此嗇夫者公之故人也公奚而不舍以待後車乎文子曰不可吾嘗好音矣此人遺我以鳴琴吾嘗好佩矣此人遺我以玉環是嘗順我過以求容于我者也今恐其以我復求容于人也奚而可舍

希賢錄

卷之四

敦倫  
朋友

先

初李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故里燮年十二姊來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之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

年梁冀既誅燮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傷人姊戒燮曰我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人耶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後成韓億忠獻公與李叅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第授許州長社簿赴官自侍妻驢公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公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半遺公相持大哭別去後公

希賢錄

卷之四

敦倫  
朋友

主

亦登第皆至叅政

韓退之與人交死卽恤其孤畢婚嫁孟郊張籍是也胡翼之凶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寺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謝客公因南軒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紵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田畫與鄒浩善元符間畫監廣利門浩除言官浩諫

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二人流連三日臨別浩出涕畫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嘆曰君之贈我厚矣

衛卜商端木賜皆孔門弟子孔子嘗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

希賢錄

卷之四

敦倫  
朋友

主

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雷義與陳重結交最厚義舉茂才讓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後同舉孝廉同拜尙書郎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吳周瑜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行無其之

狄文惠官并州法曹同寮鄭崇質母老且疾使絕域惻然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請代行

尹師魯死韓魏公薦其子模爲屬教如子弟有過懸師魯像哭之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

胡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極其義既長辨晰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蠶以

希賢錄

卷之四 教諭朋友

圭

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我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會僞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我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勿以我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

年卒

宋景濂門方正學孝儒爲高弟子濂沒私居念及或見手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旣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于蜀王厚撫恤之墓在夔舟行必往祭慟哭移時王忠文濂之孫受業正學門文行重士林正學被刑狼藉莫敢收與鄭恂潛至聚寶門外求骸骨歸文皇念濂忠出之獄欲用之辭疾終身讀書青巖山歎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于編簡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

希賢錄

卷之四 教諭朋友

圭

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寒裳率爾休暢一日德操詣之值德公渡沔德操入其室呼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李固爲梁冀所害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北提章鉞右秉鈇鉞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

臨哭陳辭于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呼之日李杜  
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  
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  
乾履坤義之所重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惧亭長嘆  
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踴地厚不敢不踏耳目  
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

杜喬死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  
喬故掾陳雷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  
幘託爲夏門亭吏守尸巷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

希賢錄

卷之四 教倫

語

官從事執之以聞匡于是帶鉄鎖詣闕上書拜乞李  
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

吳祐舉孝廉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  
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時  
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  
嘗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  
東夏

何晏鄧颺夏侯玄欲求傳嘏交而嘏亦不許曰夏侯  
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

宴鄧颺有爲而躁外好利而內無闕驚多言而妬前  
多言多讐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人者皆敗德之  
人耳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耶後皆如此言

朱暉張堪同是南陽宛人張於太學見文季甚重之  
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文  
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擯問  
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  
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希賢錄

卷之四 教倫

重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  
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  
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  
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  
願以身代友人死賊曰我輩無義而殺有義不可遂  
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羊曇少爲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出  
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  
白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  
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任助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着葛帔練裙道逢  
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着廣絕交論譏其舊友到  
漑觀之抵之於地終身恨之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  
時尙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舅卿問寄此久何如舅  
卿曰兩月矣三麥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  
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  
家拜起侍立良久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舅卿爲三  
麥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  
希賢錄

卷之四 敦倫  
朋友

美

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南渡十將傳云岳忠武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  
斤弩八百石學射于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齋  
衣具酒肉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酌  
父知而義之

希賢錄卷之五

嘉孚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 勦校輯

荔彤

政治門

總論

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  
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定公  
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

希賢錄

卷之五 政治  
總論

一

乎顏淵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乃起趨駕請顏淵淵  
至定公曰何寡人謂東野畢之御子何以知其馬之  
將佚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巧於使人造父  
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  
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衡  
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  
而猶乃求馬無已是以知其佚也定公曰善可以少  
進與顏淵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  
佚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定公曰

善哉君子之智寡人之過也

漢元帝時貢禹爲諫大夫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珉木摩而不刺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後世爭爲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方今天下饑饉可立大自捐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總論

二

也

後世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皆由于人心不古制度不立奢侈無度君縱其欲而臣下效之耗斂積漸海內窮困天人胥怨寇盜紛起而國亡矣禹之此奏深得致治之源蓋有本之學也

東漢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李固對策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事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

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官垣室屋弗堊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酸餒不易也

讀尚書欽字知堯之德以敬爲本讀太公此言知堯之德以儉爲要惟敬故能儉後世人主奢侈無度其不能儉也由于不能敬耳敬則事事得理儉則天下不困

文中子曰改過不愆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鉅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總論

三

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于下臣諫于下則君從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于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

省心則能省事省事則能省官省官則官得其理而天下之民安省心二字有敬道焉

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煩爾庸人固能擾之奸人予智之人擾之爲甚

憲宗常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杜黃裳對曰王者

之道在修已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薄  
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  
程決事見嗔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  
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餐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  
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  
舜恭已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  
必利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

黃裳此言卽論語居敬行簡之指

太宗問治國之道在寬猛得中呂蒙正曰老子稱治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總論

四

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  
本更制度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

道固貴清淨然清淨中有法制法制中有根本  
不然恐有叢脞廢弛之患仲弓之言萬世不可易  
也非有真知確見未易更改此在明君賢相之斟酌耳

神宗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公奏曰今度支  
歲用不足欲救其弊陛下宜躬自儉刻身先天下無  
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紛更無益聚斂用則天

下殆矣

李忠公公當高宗卽位以右僕射召公赴闕行至太  
平州上疏曰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  
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優於天下至于興衰撥亂  
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  
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  
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

英哲恭儉叔業守成俱不可少

孝宗卽位召張公浚赴行在賜手書公遂就道至卽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總論

五

引見上改容賜坐降問公言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  
之學本于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  
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  
無有不當人心自歸

魏公以務學爲先得傳說告君之意

朱子曰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卹民而卹民之實  
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  
欲端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  
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



又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誡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

希賢錄

卷之五 總論

六

又曰四海至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于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又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

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又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太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

又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沒下稍

楊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希賢錄

卷之五 總論

七

黃孔昭曰國家用才猶農之積穀穀積于豐年乃可濟飢才儲於平時乃可濟用

陳幾亭曰易以變化爲用治身則先變氣質治天下則先變人才

林次崖曰夫天下之渙也嘗由於賦繁役重而民力竭刑苛法峻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蒼生無所告命而起怨嗟至於窮極則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矣

孫鍾元曰聖人之新天下也常以道與天下相厲而令其有蓄蠱焉

呂叔簡曰天下之存亡係兩字曰天命天命之去留係兩字曰人心

又曰養士用人國家存亡第一要緊事

塾言云周公曰勿遑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至哉言乎蓋人君者天下之表儀人君一日之耽樂雖若不至於大害然作于上即應于下上耽樂縱則下亦耽樂縱是其爲訓於民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訓宜其感應之機爲尤速也蓋之告舜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臯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樂逸欲亂之

希賢錄

卷之五 總論

八

源也

又曰書曰嘉言罔攸伏萬邦咸寧古之聖君賢臣皆樂聞善言以成善治四裔來王本於無怠無荒乃知人君一心之敬雖微而遠人者末也

致治明

宰相

嘉言

李固對策曰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唐太宗問近世爲治何以不及前古王珪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

希賢錄

卷之五 宰相

九

王珪此言確不可易乃天下治亂之所由分也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而已矣

朱子曰古之大臣以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

又曰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

又曰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

又曰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又曰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宰相

十

又曰激濁揚清是秉鈞當軸之事宰相御史大夫是也

筆疇云詩曰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夫總而言之皆松栢也然有可斷者焉有可度者焉有可尋者焉有可尺者焉而使之各稱其材者則工師之心而已是故宰相之用人何異于是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世無遺才矣若夫浮華輕薄之子大言不慚之人任以爲治非惟爲其人之災抑亦爲

國家之災

陸先生云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燮理輔元氣也繩愆弼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平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膺於宰相而寄耳目于臺諫心膺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何如耳

李東陽曰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知也是皆始于容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宰相

十一

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

又曰節用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如畜源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

讀書鏡云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王道蕩蕩何亂之有

陳省公曰自古有盛名之士一爲宰相遂失令聞者此何以故曰或以廉穢判若兩人或以恩怨橫遭兩舌故也然則宜何如斥苞苴則人服無私而位望自重避權勢則人不歸恩而怨讎亦輕

又曰大臣嘖笑所係不淺賓客探聽于外僕隸竊伺於內甚則子孫親族窺其議論之是非意旨之好惡以因緣爲奸者故藏垢納瑕特其一事若器宇深沉終身不見喜怒之色尤宰相所當鍊習也

蔣楚珍曰無私有識四字爲宰相提衡然仁且智兼之實難有識固以無私爲本也

又曰日講午朝之規不復不可以格君限田均役之制不行不可以字下

又曰古之大臣曰休休今之從政曰斗筲器量大小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主

古今判焉

嘗退菴語存云天下治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亂士有求於宰相

致治門

宰相 善行

高宗卽位興殿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名說以夢所見視郡臣百吏皆非也時說以貧不自給築於傳巖高宗形求得之遂立以爲相置諸左右命之朝夕納誨作說命三篇其詳具載商書以勉君於學爲第一義高宗嘉靖殷邦商道復興皆說輔相之功云

唐虞之世舜禹皋夔稷契皆相也然舜禹以大聖

人受禪皋夔稷契各司一職而未兼統庶務伊尹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主

放甲臣道之變局也故余稽相道以傳說爲首稱

云

太公望呂姓名尙字牙武王伐紂立爲師號尙父後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恆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尙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

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  
忘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  
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  
行之行可以爲子孫恆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  
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銘焉機鑑以至  
方各爲銘詳見大戴禮

世傳太公兵法以爲韜畧之祖其真僞不可知夫  
武王誅紂其誓軍旅也五步六步五伐七伐紀律  
嚴明必由於太公望烏知其敬勝義勝丹書之道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宰相

古

得黃帝顓頊之意歟黃帝顓頊之道卽堯舜之道  
也孟子列之於見知其以此乎

闔子文爲楚令尹四十年縉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  
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于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  
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獲或謂人生求  
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  
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相臣好黜其下孰不效之不求富則官箴澄肅而  
百度維貞楚國是以大治

季文子相宣成襄三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  
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  
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  
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簋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  
不敢人之父兄食簋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  
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  
以告孟獻子獻子囚它七日自是它之妾衣不過七  
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  
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宰相

古

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來曰  
身已貴而驕人者民亾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  
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  
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心益小祿  
已厚而慎不取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  
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  
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暗聾不能相通何國之  
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

并小流而成江海明王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漢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爲相國擇郡國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卽用爲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爲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焉爲相三年薨百姓歌之曰蕭何作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無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宰相

去

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

平之所學未必能如是也然其所言則得宰相之道矣後世論相職者當取法於此言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閣營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日欽賢館次日翹材館次日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余按公孫弘之爲相未盡善也然此一節有吐握之風余故取節而錄之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爲何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宰相

去

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悞悞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日不競不綽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趙魏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捨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

希賢錄

卷之五 致相

六

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日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待以仁義烈侯追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目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

帝欲發兵擊匈奴魏相上疏諫且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芥之忿于遠夷始孔

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其言而止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買誼黽錯董仲舒等所有奏請施行之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焉趙充國上屯田奏力勸上納之

魏相識兵畧重時令達乎哉宣帝中典與贊之力爲多

諸葛武侯亮字孔明相昭烈亮少與徐庶孔公威石廣元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爰

希賢錄

卷之五 致相

七

夜從容輒抱膝長嘯既見先王即陳大計後一一如其言亮治蜀懲劉璋暗弱之弊政尚嚴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王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成刑不肅蜀士人士帶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

恩恩竭則憊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咸之以法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  
節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嘗自言曰吾心如秤不能  
為人作輕重又嘗發教郡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  
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履闕損矣然人心苦不  
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  
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  
之慇懃有忠于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受先王遺詔輔  
後王再出師伐魏首表勸後王開張聖聽以光先帝  
遺德恢弘志士之氣親賢臣遠小人後表以漢賊不  
兩立王業不偏安請鞠躬盡力以討賊後儒比之伊  
訓說命云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手

耿生曰裴中立云秉事君之節有開國之才得立  
身之道優治人之術惟武侯能兼之信矣哉  
愚謂武侯才如管仲而持身則儉政若子產而用  
畧則奇其曰開誠心布公道尤相天下者之要職  
也杜子美詩曰仲伯之問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  
曹乃千古定論其自比管樂特謙詞耳時人烏足

以知之哉

謝太傅安字安石晉武帝時為相時朝廷多故公每  
鎮以和靜而德政既行威懷外著與王彪之共掌朝  
政每日朝廷大事眾所不能決以咨于公無不立決  
是時符秦將入寇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公  
以兄子立應詔却超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  
親立之才足以不負所舉已而果有淮淝之捷

房文昭公立齡名喬以字行隋室方亂公慨然有憂  
天下志尋歸太宗從征伐眾人競求珍玩公獨收人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手

物至幕府太宗即位公代長孫無忌為相時既任總  
百司處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  
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  
論者稱為良相焉

杜成公如晦字克明太宗即位與立齡共掌朝政至  
於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蓋房善建杜  
則善斷相須而成故唐稱賢相推房杜云

房杜在太宗時其謀議施為若無甚赫赫事乃論



唐相功者卒莫先焉何哉嘗考當時所與共事者皆盡一時之才則柳芳所謂持衆美效之君是矣魏文貞公徵字玄成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喜達知已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貞觀三年守秘書監叅預朝政帝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關之變

希賢集

卷之五 雜著

五

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上通帝曰善初帝卽位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封德彥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襍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帝從徵言其後四年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宜振耀威武惟魏徵勸朕偃武

修文中國既安四彙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渠長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彥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德威臣何力之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十六年秋九月以徵爲太子太師公慮土漸不克終因上疏言十思繼又陳十漸言皆切直十七年春正月卒帝自製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

希賢集

卷之五 雜著

五

唐中宗幽房陵欲立武三思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莫敢對狄公仁傑曰臣觀人心未厭唐德后怒令策出又一日后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后有疾公入問后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后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人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故目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卿一言從之則與

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且姑與母執親子與姪執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后感悟命褰簾使廬陵王出曰還爾太子公降拜哭於地頓首日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公嘗薦張柬之可爲相其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他姚元宗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云或曰桃李盡在公門矣公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公重之行冲數規諫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病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公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司馬李孝廉稱之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于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

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襲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單藉門不施箔令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于勤將有憺人乘間而起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

清節未足以盡相道也然必以清爲根本若懷慎者可以風矣

宋文貞公璟字廣平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量玄宗初姚崇請避位薦公自代上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在途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竟不與思勗交一語思勗素貴幸歸山于上上嗟嘆良久益重之公與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從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初貞觀故事諫史官隨宰相及三品官入奏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諸司皆于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對仗讀文故大臣不得端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是時其制久廢公力請復之

張九齡以張說薦起爲相時張守珪以斬可突功帝欲以爲侍中公曰宰相代天理物有具人然後授不

希賢錄

卷之五

宰相

宋

目爲廟社愛上不聽

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  
善挺之惡誠好倭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  
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  
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  
改容驚謝固呼小友

唐韓休骨鯁不阿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  
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帝時引鑑默不樂  
左右曰自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帝曰

吾雖瘖天下肥矣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  
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  
韓休爲社稷非爲朕也

李泌貞元間拜相上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  
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公曰陛下不以臣不才  
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  
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失辭矣適太子  
蕭妃之母有罪因欲廢太子而立舒王公反復切諫  
其語皆懇至而委曲上曰此朕家事卿何爲力爭如  
此對曰天子以四海臣今竊居相位四海之內一物  
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乎上曰爲  
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公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  
孝如初矣然還宮幸勿露此意恐左右欲對功舒王  
也明日上開延英殿獨召公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  
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

吾聞之耿生曰長源蓋誠所謂不食煙火食者耶  
其踪跡亦甚奇偉不羣矣少微氏謂公好談神仙  
詭誕爲世所輕此世俗之論也昔德宗欲增祠白

起公曰國將興聽於人又德宗憶衛士言嘗言有命公曰君相不言命卽此曷嘗爲不經語哉蓋子房之流也

陸贄旣爲相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問於上謂諸司所舉多有情弊不得實才上以密諭公公上奏其畧曰今日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日之臺省長官則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里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上又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宰相

宋

論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韓之類受亦無傷公奏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韓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溪壑成災矣上以裴延齡領度支公上書數其罪惡上不悅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楊綰亦唐之賢相但在位不久故未及之

吳元濟亂淮西諸軍討之久未有功上遣裴度宣慰

公上言淮西可取之狀且薦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尋有時曲之捷上以公爲知人上常語宰相云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王辯其所爲邪正耳公狀貌不踰中人而風采俊爽占對雄辯觀聽者爲之聳然逢時艱苦而能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爲中興宗臣名振四裔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蓋二十餘年云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宰相

宋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以崔群同平章事十四年冬十月罷爲湖南觀察使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數譖於帝遂罷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僦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進伺候累日有緣與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襪襪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李德裕性孤峭有經濟大畧武宗任之言聽計從王室幾中興其所居安邑第有起草院精思亭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也宣宗卽位黨人傾之貶崖州司戶叅軍尋卒貶所

附記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李

而不當辭祿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呂文穆公蒙正字聖功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各稱職者以此上嘗謂公曰卿諸子孰可用也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夷簡由是知於上時富鄭公方寸許歲其父言者公門客也以見之公見驚曰此兒他

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遇之甚厚公知人如此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之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

附記宋太平興國六年太宗享太廟合祭天地於圓丘先是秦再思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以問趙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彙制三年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李

定愚按趙則平心術人品不正此一事有可取故錄之

李文靖公沆字太初少好學器度宏遠真宗時拜相上嘗問治道所宜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公爲相王旦叅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厨食嘆曰吾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公曰少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死子必爲相一朝疆場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耳且未以爲然公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聞旦以爲細事

不足煩上聽公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公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欵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旦親見丁謂王欽若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附記公爲相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爲貴妃公對使者引炬焚其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議遂寢

帝賢錄

卷之五

聖

王文正公曾字孝先青州發解廷試皆第一楊億見其賦嘆曰王佐器也或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某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太子卽位是爲仁宗時帝年十三矣群臣議太后臨朝儀公請如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是時內侍雷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附之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公正色立朝時倚爲重尋因山陵事計去謂并誅允恭公論快焉范仲淹雖晏殊所薦實由公意嘗問公曰明

賜仕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公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嘆服其言又常語人口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捺腹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旣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錦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撫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人下太平至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人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

帝賢錄

卷之五

聖

王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聖世乎

附記公在樞府請薦武臣以備任使纂兵法以授諸將

日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同平章事務裁此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下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其所封還也其

助我多矣

河北自五代末算田縛呂夷簡曰王道本於農此何  
名哉因表除之初元昊拒命契丹重兵壓境上以伺  
釁議者請城洛陽爲遷都計公獨謂契丹畏壯侮怯  
易以威制洛邑山川狹隘以壯則不足以威則退縮  
遂請建都大名親征以伐虜謀或曰此爲虛聲爾不  
若增修東都城池以沮契丹之志公曰此子囊城郢  
計也使虜果南嚮則雖城固無益卒申前議既而契  
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仁宗令夷簡擇報聘者公薦  
富弼卒成和約范文正公屢攻公短坐落職歸饒州  
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公自大名復入相言  
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  
卽除龍圖閣直學士上以公爲長者天下亦多公不  
念舊惡文正面謝曰呂卿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  
公乃爾獎拔公曰夷簡豈敢舊事爲念耶其後仲淹  
知延州移書元昊元昊復書語極悖慢仲淹具奏其  
狀焚其書不以聞宋庠以爲可刺夷簡與杜公衍保  
全之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五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五

史臣曰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  
簡之力爲多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  
二邊以寧衛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又成郭后  
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少之然所黜士  
旋復收用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智術故當  
國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熹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  
矣而又惡忠賢異已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  
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  
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  
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于至公而補過  
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去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  
下之公議以貽禍國家者遠矣  
按夷簡救時之相也朱文公之論詳矣當西夏用  
兵契丹求地時勢亦甚危急公老成慎重不以攻  
戰爲先惟以拒守爲要用韓范而西方以寧薦富  
公而和議以定豈非安社稷之臣哉卽有權術之  
操縱未可以瑕而掩瑜也余悲宰執之臣樂攻取

以招擥疾賢良而永棄遺害子孫黎民故於公有取焉

韓忠獻公琦字稚圭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慶曆二年召公爲樞密使自請捍邊至五表不聽既至與范富同事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甚相善又常與范公議西事不合范公拂衣去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范公意亦解常言我三人如推車子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公務容小人善惡黑白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宰相

美

不大分故忌之者亦少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据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蠹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銅之于聖世乎公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時朝廷多故公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恐家無處所公嘆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一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輒不爲哉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

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公平日謂成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論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曾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公常言人保晚節難尤宜自力其咏重陽詩曰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云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宰相

美

先儒論宋朝人物第一或曰范或曰韓未始有定論也要之二公所造未可輕爲軒輊君子謂公如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洩雲雨藏匿寶怪皆其自然誠善喻云又魏公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若無公之于學其所得者深矣世且以相業歸公而不稱其知道焉有無所得于道而相業盡明如是者耶

魏公薦歐陽修於仁宗云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爲謫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謫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



也上從之

公自爲相卽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以公議用之士莫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裕享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入院差使授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法春秋存亡繼絕之義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勅以省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宋

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議者以謂近于三代之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權戚不以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公在政府嘗取班簿視監司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六丈只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皆公所陶成者張方平及富公皆公所賞許方未第卽以卿輔期

之時張載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公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卒爲大儒狄青幾度深遠以左氏春秋授之青卒爲名將云

范文正公才識迥絕一時然不獨才識蓋其學有大過人者觀其令張子厚讀中庸非有見於道而然耶其後程子表章大學中庸烏知其不由于范公之言歟爲諫官則直言爲大帥則持重爲宰相則振作公其全才哉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宋

附記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濶畧細故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議深文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嘗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富文忠公弼字彥國少薦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時出使契丹卒成和好熙寧初公入覲帝從容訪以治道公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

測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明年公再相帝問所先公曰阜安宇內爲先宰相曰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皆與之抗禮引坐語自是羣公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弼早有公輔之望遠使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計聞贈太尉謚文忠

帝賢錄

卷之五

致治

半

附記仁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帝憮然有間曰惟富弼耳素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太廷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於夢卜矣

神宗卽位召赴闕公既至未見有于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爭

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洪範春秋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

公爲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辭君子小人而進退之皆天子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帝賢錄

卷之五

致治

半

神宗崩司馬光入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公懼亟還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公謂開言路詔榜朝尋起公爲門下侍郎公首言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遂罷諸法皆復舊或謂公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及公爲相遼人聞之勅其邊吏等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

生事開邊隙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公曰死生由命也爲之益力及病折簡與公著以國事託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忘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

陸放翁作司馬溫公布被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

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

希賢錄

卷之五

宰相

聖

日儉不曰詐不能也熙寧初有朝士晏集俄有一人未至則王元澤也時荆公方有召命衆人問舍人不堅辭否澤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來有居處衆言居處固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鄰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弟法也

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於客位日訪及諸君若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

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卽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人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

呂正獻公公著字晦叔指宗立公自揚州被召上言人君卽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于學學有緝熙於光明日新又新以至於大治者學之力也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凡欲革而未革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民謹呼鼓舞稱便公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

希賢錄

卷之五

宰相

聖

遠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嘗書古人詩於屏有云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或咎其持心太恕今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公始與司馬光輔政共推本先帝之意若干事若諸青苗之害則日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負帶求利至十之七八國失拯拯之備而民之責償被咎

筆者衆責興利之弊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戒用兵之失則曰南安西師兵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滯則曰更新官制以覈正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啟寵四方貽譏後世於是二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教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砦贖亡民和西戎于是民謹呼鼓舞以爲便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宰相

雷

初溫公議凡役人皆不許僱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公聞其弊卽令一切聽僱募民情大悅

范純仁字堯夫後謚忠宣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常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其遺表中有云蓋嘗先天下而

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之道

趙鼎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于立國規模則當爲遠計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公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然深喜程頤之學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宰相

畢

康希憲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北土沙糖最難得家人求于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卻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安童年二十一爲右丞相世祖以其幼詔許衡爲右丞輔之衡自懷孟至京辭疾世祖不許安童親候其館事之甚恭嘗語同列曰君輩自謂不相上下蓋什百與千萬也

元拜任乃安童之孫也喜延儒士諮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孜孜不倦議政必以典故嘗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于學問有本施于事業此儒

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

明太祖嘗與陶安登南京城樓開焚屍之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恩及枯骨近世或有焚之而投骨於水者於心何忍上曰此王道之言也乃令天下鄣縣設義塚命所在官司擇寬濶地爲之敢有焚屍棄骸者坐以重律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成化十四年會試第一殿二甲授編修累官至少師與楊廷和同時爲相武宗將奉宣大廷和蔣冕等皆稱疾儲獨爭累日秦王惟焯請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宰相

策

潼關以西鳳翔以東河壩牧馬地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上意許之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公承命卽起草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以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母收聚姦人母多畜士馬母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也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上

自再武大將軍朱壽巡邊下內閣草制甚亟廷和稱疾獨促儲儲固不草召詰之且手劍立曰不草齒劍儲免冠伏地泣曰臣卽死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制他日覺而怒曰臣儲無禮臣各君臣罪不可赦上擲劍起世宗卽位奉迎勸進事定爲言官所刻歸立朝四十餘卒贈太師謚文康其罷相歸也乘蜺蜺游詠於山頂水涯紅顏白髮望若神仙清貧僅能足歲恬不植生產順逆得失無豫於中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鄉會試皆第一名廷對第三正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宰相

策

德爲吏部侍郎謝遷既去遂與焦芳同入閣未久羞與芳爲位三疏引歸旣歸翛然自遠於山水間吳中士大夫好向一無所入世宗卽位遣官存問整疏謝因請上講學親政常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于道茫然無聞爵廐公孤官居室閑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獬不能媼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于世自潔其躬跡其

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鑒爲人心平氣和言論簡易而誠信藹然表裏洞達自其少年長制舉之文海內稱之曰王唐瞿薛中歲作明理克己二箴晚作性善論整卒巡撫吳廷舉上言鑒高文清節守道見幾乞與褒恤贈太傅謚文恪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進士庶吉士授編修爲人卷斂沉默歷官三紀始進侍讀學士進掌院事上疏論諫補南京禮侍陞吏部尙書大學士忠在事以守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聖

成法遏蚤緣爲先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不許以省墓請許之抵家上疏乞休作野亭一區鑿池種樹徜徉其中忠入閤未久未大有所建明當世否風頽之目守正敦節一時隱然爲朝署之重許進論當代人物推忠與章懋雍泰以其脫然于名利也世宗初遣行人存問忠使孫入謝因陳正身致治之要在畏天法祖正心勤學而歸重于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官少傳兼太子太傅卒贈少保謚文肅何喬遠曰王鑒劉忠皆賢相也鑒通雅不失其正忠稜

稜岳岳有不可搖撼之象殆確論乎

劉健在內閣凡事以公平爲主正色率下處同鄉無所黨比僚案謁私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論事闕大體者累千百而不盡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詞賦間有之衆皆慕悅必得美除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奮興健獨教人看經窮理李東陽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寬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外示唯唯而已強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何景明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聖

少有文兼健同鄉人謂得選翰林無疑健獨嫌景明福薄也孝宗寢疾召御榻前執手歔歔令皇太子侍具言軍國重事命與東陽等悉心匡輔皆飲泣受命莫能仰視武宗卽位不親萬機中官用事健與東陽遷自劾復疏言政令十失未幾中官劉瑾與其黨八人者益見幸健與東陽遷連章請誅之戶部尙書韓文率九卿繼疏健從中反復諍八人良窘中官王岳范亨徐智入閣議且安置之南京健推案慟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陵土未乾雙倖若此他

日何面目見地下邪健以岳亨可與謀因密語明日  
諸公伏闕固爭公從中應之吏部尚書焦芳素以健  
不比已欲圖健位泄謀于瑾瑾等泣懇上前上震怒  
收岳亨而瑾遂爲司禮監健三人知事不可爲卽疏  
辭官上亦立聽之惟東陽被留未幾瑾矯旨列劉健  
等爲奸黨榜示天下復黜健爲民追奪其誥命瑾誅  
復原官世宗嗣位賜勅存問明年遣撫臣就第致束  
帛餽羊上尊年九十三卒贈太師謚文靖

孫承宗字凱陽高陽人爲閩部督師入而造膝咨謀

希賢錄

卷之五 致治

事

出而指授二三大帥以定興鹿善繼爲友禁餽遺絕  
宴會朝壑暮鹽布衣瘦馬出入亭障間延見老校退  
卒與相勞苦以勾稽將士察議營壘鼓勇敢拔跡跡  
錄寸長理小過二十年名將咸出其孰錄焉明崇禎  
帝嘗以漢武侯唐晉國擬之或於人言不竟其用後  
殉難而死

賀閭學逢聖崇禎時務絕黨比存大體密勿効忠不  
敢告人致政歸布衣草履不知爲仕籍人再召中書  
他應召者盛賓客擁輜重舳舻相望群邑延頸望風

伏謁道左僅僱弱輿一晏費數百金門生幕客招搖  
騰沓公刺一敝舟揚帆徑渡闕津吏競物色江夏相  
公舟不可得已知魚服去且久爭噴噴歎異

希賢錄卷之六

嘉字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 勳校輯

荔形

致治門

臺諫 嘉言

韋思謙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爲不任職丈夫當敢言地須要明日張胆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耶又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鵬鵬鷺鷥

希賢錄

卷之六 臺諫

一

豈衆禽之偶

杜莘老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足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

羅豫章曰士之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關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又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

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須也凡人愛君必愛國愛國

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

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諫哉

羅豫章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

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

惜

希賢錄

卷之六 臺諫

二

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

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

朱子曰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

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能辨別這是非如

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令聚天下

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爲

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

又曰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

宋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



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成帝禁中設晏飲之會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以班伯新起數自禮之因指畫問伯紉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紉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或號或謗大雅所以流

荀賢錄

卷之六 致治 臺諫

三

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諫言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旣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褒翟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情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華囊盛血遂不盼之今陛下婦女極天下之麗甘肥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致治門

臺諫 善行

汲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帝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爲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責育亦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荀賢錄

卷之六 致治 臺諫

四

薛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諍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闕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上卽日還其秋上醑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

從橋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對曰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廷斥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帝意解乃已及

帝賢錄

卷之六 政治

五

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光武臨朝或有情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每見湛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魏主丕欲徙冀州士卒十萬戶時旱蝗民饑群臣以爲不可丕意甚盛侍中辛毗求見丕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丕不從而入毗引其裾諫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爲寇故臣不敢不力爭丕乃徙其半丕常出射獵顧羣臣曰樂哉毗曰于陛下甚樂于羣臣甚苦丕默然

唐文德皇后葬昭陵太宗卽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太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太宗惘然遂毀觀

唐太宗欲修洛陽宮張元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隋時宮室皆令毀之曾未一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賜元素綵二百疋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爲不

帝賢錄

卷之六 政治

六

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唐肅宗卽位李輔國與張后謀遷太上皇于西內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泣然泣下然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陸贄等坐貶帝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陽城卽率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郾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邪贄等無罪帝大怒太子爲營救乃解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

慟哭於廷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疋侍御史溫造彈祐違勅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而卻其馬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唐文宗時拾遺魏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擢謩爲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于疑希賢錄

卷之六 政論

七

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詞以賞之

文宗於便殿中舉衫袖以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澣矣羣臣皆美帝之儉德公權獨無言帝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帝以公權爲諫議大夫

呂誨字獻可正惠公端之孫待對於崇政殿時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相遇朝路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

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

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禍矣溫公又論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希賢錄

卷之六 政論

八

後安石變法人始服獻可先見其彈荆公文有云外示朴野中懷險詐學師孔孟術慕管商等語

童貫權益張右正言陳禾上疏劾之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若臣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

劉元城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

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卻立伺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卻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毀上虎

陳忠肅公權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在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常及人私過嘗言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況以計爲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

張南軒先生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九

見上喜隨便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則臨事可以得仗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仗節死義乎

張敷華字公實福安人弘治十八年由南京刑部尚書召入爲左都御史禁貪酷戒奔競縉紳凜然畏之正德改元科道官艾洪等上疏劾劉瑾英國公張懋及諸大臣交章劾瑾上曰朕自處之敷華上疏力爭且言國家大事百臣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賈誼

有言天下大器置安則安置危則危臣願陛下審所置焉宋綬有言自古帝王未嘗不學臣願陛下學真德秀有言無逸則壽臣願陛下壽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臣願陛下究興隆之術陳子昂曰人不可使窮窮則奸宄生臣願陛下毋使民窮疏上不報其冬瑾傳令與楊守隨同罷瑾誅敷華已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明陳壽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弗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十

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官校擒拿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桎梏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污獄剛風由此折盡矣或又暮脫污獄朝立清班解下拘學便披冠帶使武夫捍卒指之曰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

明之弊政固多而此尤其大者天啟崇禎時尤爲

鵠張名爲緝訪事件士大夫受其陷害者多矣許顯純之掌北寺也楊漣左光斗黃尊素魏大中周順昌諸君子俱遭毒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何怪天怒人怨也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十

致治門

牧守

嘉言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張芸叟舜民云頃游京師嘗聽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于行義文史爲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官懿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懿陵荒遠褊小尙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

杜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諒者必譖已上不加察適取禍耳但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十

馬永卿問立身仕宦於元城先生先生曰奉少祿薄當量入以爲出復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以法令爲師有暇可看條貫又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僕初出場屋行已或犯法且爲吏所欺故有此言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威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休之不一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主

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東坡曰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若以青苗久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惠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賣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哭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勸而薄者先窳矣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雲通子言此

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伊川先生曰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朱子曰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

又曰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又曰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古

後聽其曲直之詞

又曰做守令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又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

先生又曰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官長處共理事如不至者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他來某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有可疑事便集衆較量斷去此非獨爲長官省

事而屬官亦各欲自効如簿尉等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曰凡事自有恰好處

又曰當官須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卽勾之未了須教了方不廢事

又曰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狠狠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敦守

圭

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呂東萊言凡事只須平心尋常把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

西山政訓一日律已以廉 凡名士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宅美莫能自贖故此以爲四事之首一日撫民以仁 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

非仁也一日存心以公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一日恤事以勤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廉仁公勤四者乃爲政之本而崇風教清獄犴平賦稅禁苛擾乃其條目揭之坐右務在力行

薛文清曰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敦守

圭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多矣

薛文清公曰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疎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簞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

類能審察疎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省心錄曰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爲素餐請以驅役之卒承奉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履冰凜然如臨淵有愧于方寸者多矣若使奉公治民之道不加之意其與竊人之財而爲盜者何異哉

陳繼儒曰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平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熟經術之論也

蔣楚珍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然必以仁爲本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收守

七

又曰凡守官守道皆守身也聖賢終身得力於守

又曰安民者何無求於民則民安矣察吏者何無求於吏則吏察矣

又曰守令爲相業所基漢廷所以稱美

宋人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

宋人趙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

他山石云居官無過廉勤廉分內事也物交事逼侵不自由素貧賤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有口體參

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廚饌以娛賓務結託則厚苞苴

以通好甚則男婚女嫁囊帛櫃金皆此是資雖欲廉

得乎故要莫如崇儉涖民之時無異處家之時用官

之財不啻用已之財斯可矣勤職當然也聰明有限

事機無窮竭一精神以防衆奸慝已非易事而耽延

衙杯恣情漁色賦詩品奕遂致獄訟經年是非易位

訟訴愈多事機愈夥方虞息肩之無期幸吏牘已備

浣首涉筆終歸苟道而已故要莫若清心鷄鳴聽政

務盡屏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某事當來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收守

八

某牒當報某賦當辦某繫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

母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

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

便賑貨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

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

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糴興工

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

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



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教民皆從之

市賢錄

卷之六 致治  
牧守

尤

致治門

牧守 善行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宣帝時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常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塚立祠歲時祀祭至今不絕

市賢錄

卷之六 致治  
牧守

手

漢武時以刑罰繩下俗吏爭嚴酷惟黃霸獨用寬和宣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治平召爲廷尉正遷潁川太守每下恩澤詔書他郡多廢閣霸爲擇良吏分部宣詔令使百姓咸知恩意又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以爲勸善防姦之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

宣帝時渤海歲飢多盜賊丞相舉龔遂詔可遂年七十矣帝問何以治渤海遂對曰海濱遼遠不需聖化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陛下赤子盜弄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聞對大悅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願假臣便宜無拘文法帝許焉遂至乃移書屬縣悉罷捕盜吏諸持田器者皆良民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單車至府一郡翕然盜賊立時解散于是開倉廩假貧民選良吏牧養焉齊俗多奢侈好末作遂乃率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不數年吏民富實獄訟止息帝褒之

帝實錄

卷之六

漢書

主

永平十三年袁安爲楚郡太守是時楚王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鞠人嘗稱曰

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于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

漢章帝時廉范爲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嚴使儲水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楊震守東萊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邑令懷金十斤遺公公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公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帝實錄

卷之六

漢書

主

漢桓帝時劉寵嘗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峇閭出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徇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劉寬字文饒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嘗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拜太中大夫

召信臣爲上蔡長歷零陵南陽太守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出入阡陌勸農稀有寧居行視水旱開墾數十處以廣灌溉歲增額至三萬頃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防分爭禁婚喪奢靡務儉約府縣吏

希賢錄

卷之六 政治牧守

重

子弟不力田者輒斥罷之治化大行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遷河南守治行第一元帝竟寧元年徵爲少府元始中詔祀百辟有益於民者蜀以文翁九江以信臣應詔遂立廟祀春秋

漢光武時杜詩爲南陽太守政治清平百姓便之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馮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太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

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叔魯二君

舊典傳車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賈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公之百城聞風自然震懼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鈞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口誣陷甚衆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山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

希賢錄

卷之六 政治牧守

重

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胡威之父子以清慎台世祖問威之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臣父帝曰何以勝汝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

吳隱之字處默介古有清操桓玄欲救嶺南之弊以隱之爲廣州刺史半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

貪泉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愈厲清操及罷郡見妻篋中有沉香一斤遂投石門水中後人謂之沉香浦亦曰投香浦

隋文帝時安定梁毘爲西寧州刺史在州十七年蠻酋以金來餽毘受置座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悉舉以還之於是諸蠻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

資鑑錄

卷之六

致治

五

金非可衣食之物不過通有無貿易耳而世之竭力以積之多方以藏之殺身亡族破家以營求之而猶不知悟也唐太宗所謂剖腹藏珠豈非切譬若梁毘之還金於蠻可謂善全其生者矣最可恨者有一清官則其親戚故舊左右便辟惑之曰如此羶地枉自不取及其禍至則向之進說者匿影潛踪覓之不可得而其所貪之貨賄徒爲鼠竊瓜分之地何益哉何益哉故論道義金不可取也論利害金尤不可取也辛酉秋書此以箴有位者

元結刺道州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杜子美甚稱美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常奏免稅租及和市襍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在不特空言而已

包拯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貽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知開封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閭羅包老

寇準知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惟揭鄉里姓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五

名縣門莫敢後者植雙栢於廷民比甘棠稱萊公栢李及嘗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以爲終身之恨張詠知益州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糧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富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東京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築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

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捐瘠者廩之出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俱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大塚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萬募而爲兵又萬餘人

歐陽公常語人曰治民如治病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但民稱便卽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牧守

五

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廢爲意所至民便旣去民思如楊青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如僧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識者以爲知言

趙抃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傍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浙東大饑熹卽日就道至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輳集又勸立社倉法豐歲俾民各量其力以入之歲歉則出而散之民民賴以無饑乃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嶽或曰此所以正人心也先生曰未說到如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坐諸公各言諸處淫巫蠱惑等事先生蹙額嗟嘆而已固舉江西有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牧守

五

玉隆萬壽宮太平興國宮每歲兩處朝拜不憚遠近奔趨失其本心一至于此曰某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此理豈有許多一日同登天自後又卻不見一箇登天之人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日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鈞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鱗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人者交接于道

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鱉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董安子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王安信乎曰信于令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粱

宛人卓茂恬淡樂道行已在清濁之間哀平間爲密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牧守

孝

令視民如子吏民親愛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諭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數年教化大行遷京都丞密人涕泣從之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卽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詔曰名冠

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旣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魯恭漢章帝建初初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  
牧守

孝

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蠱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傳彪代爲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傳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

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身行動則事無不理

元德秀字紫芝爲魯山令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賸資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瓊瑤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爲于薦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牧守

圭

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程顥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日月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人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五

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焚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范純仁知襄城民素不事蚕織鮮植桑者公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千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

希賢錄

卷之六 致治牧守

圭

希賢錄卷之七

嘉孚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 勦校輯

荔彤

致治門

教化 嘉言

賈誼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

又曰禮者禁於將然之時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教化

一

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

又曰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

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

民和親

司馬遷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

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

力

又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董仲舒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

具也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又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嘗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嘗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又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教化

二

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

又曰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



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又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止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路溫舒上漢宣帝疏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囚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希賢錄

卷之七

教化

三

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此仁聖之所以傷也

尚書陳寵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以濟群生全廣至德

未子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必不勝矣

又曰嘗欲作一科舉法以易詩書爲一類三禮爲一類春秋三傳爲一類每科舉後便曉示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經義須變其虛浮之格只直述大意

希賢錄

卷之七

教化

四

又曰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卽當扶接稟誘以就其器業

又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的樣子

真西山曰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於茲皆伐國之斧戕蠹民之螟螣也

續通鑑綱目發明曰治天下者褒忠臣所以勸民忠

褒孝子所以勸民孝褒義士所以勸民義褒節婦所以勸民節此皆爲國之善政風化之大開不可不講求之已

續通鑑綱目廣義曰取士莫要於明經爲治莫大乎正學舍正學而襍以他途殆恐學不得其正而士不得其純將何以爲致治之具耶

耶律楚材曰制器者必得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

元丞相脫脫問揭傒斯曰方今致治何先傒斯曰儲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教化

五

材爲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于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才廢事之患矣

永樂甲午十一月上諭行在學士廣待講榮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旨具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加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市華門外明年九月議成

上御殿受之羣臣表賀蓋未及一年而成可謂太速矣時文貞輔獻陵南京監國故不預

王端毅公恕嘗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虛齋清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於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教化

六

幾况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有異才耿定向曰在昔洪荒首單教化惟茲五品豈不易簡哉學人遠離近實談說玄眇謬矣乃不著不察貿貿焉終身由而不知抑又罔也夫放勳言勞來匡直而必歸之自得者有以夫

又曰余聞東郭先生云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夫溫以療直栗以療寬無虐以療剛無傲以療簡其對治醫案蓋如此唐虞之際師師

成風有以也三代以降魁桀不羣之士世多有之顧德性用事者何渺乎書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之謂耶

景泰四年給事中徐廷章上疏曰今教官多歲貢監生及山林儒士素無問學輒爲人師授經且句讀不

明問難則汗顏莫對宜用副榜舉人便耆退菴語存云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教化

七

致治門

教化 善行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張叔等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辦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其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教化

八

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其父無子以周官音義

授之并以其書付焉其後適帝氏生遲夫卒遲幼宗氏晝則樵采夜則教誨紡績無廢遲遂學成名立仕秦王符堅爲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缺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常遲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堅命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希賢錄

卷之七 教化

九

唐陽城德宗時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平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沉酣不率教者皆罷之躬講經籍由是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唐韓愈通六經百家學深探本原卓然對立成一家言憲宗時爲刑部侍郎嘗上佛骨表其畧曰佛本西域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又作原道篇推明聖人之道其言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說者謂其文與孟軻相表裏而左右六經云

田錫字表聖公自布衣已有意于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藉田禮及知睦州下車建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國子學印經籍給諸生

希賢錄

卷之七 教化

十

歐陽修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比以險怪知名者除去殆盡勸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嗜退菴存語云宋史稱仲淹好明經術時鮮信中庸特舉張橫渠倡道淑人不在濂洛後掌學睢陽孫秀才僕僕廢學戚然母老無能爲養補以學職月得三千供養於是授之春秋後十年泰山孫明復先生復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孫秀才

也狄武襄青初隸籍中 見知爲名將授以左氏春秋遂折節讀書自春秋戰國至秦漢用兵成敗貫通如指掌宋儒聖學開先如文正首宜從祀兩廡

安定胡先生在湖學時福唐劉葵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葵爲高弟凡綱紀於學者葵之力爲多熙寧三年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于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向土安石孰優葵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土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教化

主

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尙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端功學校始自蘇湖終於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正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胡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

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群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

五倫書云周敦頤爲南安軍司理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類非常人與語知其學爲知道也使其子顥頤受學焉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教化

主

程顥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在穎昌時楊時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顥喜甚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朱公掞初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楊時得明道之傳而歸及聞其卒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與游酢同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

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一尺矣

劉安世從學於司馬光問盡心行己之要光語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行之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剛直皆則象光年既老名望益重嘗曰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公于地下足矣

劉子翬太師幹之仲子高宗朝通判興化軍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相得每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教化

主

見講學外無襍言他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托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爲儒宗

朱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故熹之學既傳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從之終日儼然

先生一室討論墳典未嘗少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諸生問辨則脫然若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惛然常以爲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窮鄉晚出家畜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嘗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騁一世宋興有濂溪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教化

而

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有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馴致于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于天下其所以承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

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歲以自傲又筆之于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于此孝宗時除提點江西刑獄淳熙間召見有要之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可勿以言熹曰某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熹見浙東士習馳騁於外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功利大爲學者心術之害語門人曰今海內學術之弊有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江西謂陸子靜兄弟永康指陳同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教化

五

甫也○先生爲治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教化爲先中進士第三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後差發遣南康軍事懇切愛民如已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悉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閭里安靜數詣郡學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揀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禁僧尼之教俗爲大變

真德秀理宗時累遷至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嘗入對言三綱五常爲扶植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又言人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露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收維持此心又以大學衍義進且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以害敬帝皆嘉納初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當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迨德秀出獨慨然以斯文爲已任于聖人之經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教化

六

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復明於天下後世者多德秀之力也立朝謇謇講論切至元劉因才器超邁讀書不泥章句訓詁務明聖賢大學之道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皆有成就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宰相以其學行薦于朝屢徵不起世祖嘆曰古所謂不召之臣殆斯人之徒歟

元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是實默言於世祖曰三代所以曆數長久風俗淳樸者皆自設學

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  
示風化之本至是命銜爲之銜自設學家事悉委其  
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問諸子此章  
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  
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  
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爲教者  
當以寬容存心也

宋訥字仲敏滑人文淵閣大學士代李顯爲祭酒年  
逾七十矣猛省振飭嚴立學規寢食學廂不復家宿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  
教化

七

其明年初開科目取進士四百七十餘人國子生三  
居二上大悅稱訥善教

正統間太宗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願偕詣國子  
監聽講祭酒李忠文時勉命諸生各立講五經一章  
講罷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地皆就列坐惟本師  
與先生抗禮太師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  
太師少寬命諸生歌鹿鳴賓主雍雍抵暮散師道嚴  
於至貴天下知尊焉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修默

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督  
學南畿學者競爲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  
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教令讀小學暇則習  
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吳溥崇仁人爲司業在國學教人恆使矻力本源曰  
事口耳以取近利非士也每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  
所習爲之講說懇懇不倦而革其涉獵蹈襲之弊終  
日危坐人不見其怠容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  
教化

七

呂文簡以士氣跼踣道範師模嚴自表對貢游子弟  
稍不率卽繩之法或諷以敷教在寬公曰免非縱肆  
乃日刮月磨不責效于旦暮云爾然曰敬敷曷常不  
嚴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偷語惰容



致治門

武備 嘉言

荀卿曰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

又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  
武備

七

弱之本也上足卽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卽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

又曰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互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

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

欲熟而財用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于

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

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

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

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

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

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

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  
武備

七

功如幸敬謀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尤倉子曰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

後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拊髀嘆曰吾居兵間四十年太祖在太原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

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

唐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何謂三陣員半千對曰古以星宿孤虛爲天陣山川向背爲地陣編伍彌縫爲人陣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順天時是天陣也是食約費且戰且耕占地利地陣也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和是入陣也帝曰善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寧中張文定公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陞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  
武備

三

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塲帝欲偃武修文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尙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傳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構禍患于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

情由是羸老者俱多且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太敵不走自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養甲士一奈何腹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驕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  
武備

三

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張方平對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闕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命行間諜猜而審吏士用命賦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虞

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遠取幽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謙傳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厭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矣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監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儉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范忠宣公答邊帥書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武備

章

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仁宗朝胡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武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

進呈時議難之

呂公著奏曰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爲備之道莫先積穀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

徐節孝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常謂兵者實盛德大賢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亦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

韓魏公嘗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武備

章

旣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謂兵于民其弊至此後世旣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斂稅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道也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厚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

可今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于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龐鹵濶畧而能有成者又曰今日民困正緣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

續通鑑發明云說苑曰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乃服用是而觀則知有天下者文武之道可以並用而不可以相無者也宋世未嘗策武舉之士至神宗而始策之其庶幾不忘武事者矣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  
武備

軍

鶴林玉露云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者則不畏敵畏敵者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亾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

者則何以哉

補時賞宗子也當宋末時賞在軍中見同列盛輜重倚姬侍嘆曰軍行如春游其能濟乎

陳儒曰未用兵時全要虚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

以之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兵以殺人而聖賢

蔣廷珍曰古者不勤兵於遠不宿兵於遠不徵兵於遠分兵於遠分敵侮徵滋擾宿則疑勤則費又勤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  
武備

兵

不宿不宿宿不得不徵徵不得不分也

又曰兵者專門之學未經練習靠紙冊上陳言倉卒濟事不能也

或問陽明先生用兵有術否曰用兵何術但能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勝負之決不待臨陣而卜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

致治門

武備 善行

齊田穰苴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齊師數敗  
晏嬰薦穰苴爲將軍將兵并燕晉之師穰苴日願得  
君之寵臣國之所尊者以監軍乃可于是景公使莊  
賁往穰苴與賈約日旦日中會軍門穰苴先馳至  
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送之留飲日中賈  
不至穰苴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  
定夕時賈至穰苴日何後期爲賈謝日不佞大夫親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 武備

三

戚送之故爾穰苴日將受命則忘其家臨軍則忘其  
親援桴鼓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士卒暴露于境君  
不安席百姓之命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日  
軍法後期者云何對日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之士  
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復所侵之地  
周亞夫景帝時吳楚等七國反拜亞夫爲太尉將三  
十六將軍往擊之亞夫請于帝日楚兵剽悍難與爭  
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帝許之于是會  
兵滎陽吳攻梁梁請救亞夫引兵走昌邑堅壁以守

以便宜不往救而使騎兵弓高侯等絕其糧道吳兵  
乏食數挑戰終不出夜軍內驚自相攻擊擾亂至于  
帳下亞夫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令  
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  
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走乘勝盡虜  
之月餘越人斬吳王首以告凡相守三月而吳楚皆  
平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 武備

三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  
日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  
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  
之  
李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  
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  
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  
不擊刁斗以自衛幙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侯  
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  
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日李廣  
軍極簡易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

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

行軍之道自當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刃斗李廣雖簡易未可以爲法也廣之幾被害者屢矣太上公作傳未免左袒之若以程不識之正合之李廣之奇斯可與談兵也

帝詔武賢等與充國進擊先零時羗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其子卯使客諫曰誠令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

希賢錄

卷之七 武備

元

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綉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克國曰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二據虜肥饒以待其畔三使民不失農業四罷騎兵得省大費五令士卒循可漕漕穀示羗威武六以閒暇繕治郵亭充入金城七令虜窺風寒之地坐得必勝之道八無經阻

遠追死傷之害九不損威重虜難乘間十無驚動河南大開使至地變之憂十一治湟陁中道橋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二息繇後以戒不虞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帝下公卿議魏相任其計可必用帝嘉納之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軍隨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歎曰霍氏衰張

希賢錄

卷之七 武備

手

氏興矣

吳大司馬朱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終日欽欽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絕于人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朱伺晉人永嘉初西陽有寇警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畧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獨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

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初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陂閘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率衆十萬繇斜谷伐魏進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祿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希賢錄

卷之七 政治  
武備

五

魏欲廣田蓄穀於揚豫之間尙書郎鄧艾以爲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善之

謝玄武帝時秦主苻堅與陽平公苻融率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人寇帝遣玄等帥衆八萬拒之時

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卻使晉兵得渡以夾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青岡秦兵大敗自相枕籍而死者遍野塞川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堅中流矢單騎走

希賢錄

卷之七 政治  
武備

五

子儀以河中軍乏食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羞于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剝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居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核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旣不廩于官而府庫實乃日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拔兵爲諸道冠

獨孤及論休兵減租疏曰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

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  
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  
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紛麻民  
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茹毒飲痛窮而  
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  
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  
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  
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  
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阨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  
武備

書

要害之地俾置屯禦采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  
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待疑干改作  
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討吳元濟謀襲蔡州遣將馬少  
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元濟捉生虞侯丁士良與戰擒  
之士良元濟驍將也愬命釋其縛仍署爲捉生將士  
良言于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爲賊左臂有陳光洽  
爲謀主光洽勇而輕請爲公擒之則秀琳降遂擒光  
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厚待之與謀取蔡秀琳曰

非得李祐不可祐有勇畧今帥士卒剽麥張柴村愬  
召廂虞侯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擒之以歸復釋  
祐待以客禮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回曲守州  
城者特羸卒耳乘虛直抵其城元濟成擒矣愬然之  
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人爲前驅自將三千  
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行六十里夜至  
張柴邨盡殺其戍卒據其柵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  
兵又分兵以斷洞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  
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  
雪行七十里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鵲池愬令擊  
之以亂軍聲賊晏然無知者祐忠義先登州城壯士  
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乃開門納  
衆鷄鳴雪止愬入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  
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  
洞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  
遣其子持書諭重質重質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門  
壞執元濟檻送京師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  
武備

書

曹彬進圖金陵江南王使徐鉉來乞緩師鉉見宋主



反覆辨論不已宋王怒曰不須多言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而退彬遣人謂江南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爲之所江南王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彬卽稱愈城陷唐王煜出降彬振旅而還

彬前後帥師征討凡降四國王江南四川廣東湖

希賢錄

卷之七

武備

美

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冠諸子

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

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

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

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

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

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相

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

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范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謂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尹洙嘆曰公于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于度外乃區區過慎邪仲淹口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度外置乎琦遂舉兵全師而沒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呼馬首皆持故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嘆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狄青用兵王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常大敗計功最

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猶攻擊不已

希賢錄

卷之七

武備

美

往往大敗臨利而能戒乃公過人處

种世衡初至清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

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通貨贏其利未幾倉廩皆實

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

者輒與之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

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

比數年清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

兵運芻糧

金人攻汜水宗澤以五百騎授岳飛飛遂大敗金人

而還陞飛爲統制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  
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  
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是知  
名後坐越職言軍奪官歸詣張所所問之曰爾能敵  
幾何飛曰勇不足恃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  
致絞皆謀定也所嬰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其後卒  
爲名將○所問時事飛曰本朝都汴惟倚河北以爲  
固苟深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  
困一城一城受圍諸臣或撓或救則虜不敢犯而京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  
武備

七

師根本之地固矣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  
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  
可有童貫取燕雲而不知爭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今  
爲招撫計直有進取河北地以爲京師援爾○飛謂  
出軍以發糧爲患京西湖北平卽募民營田給以牛  
種假之口食分任官吏責其成功又爲屯田法使戍  
伍兵戰之暇盡力南畝行之二三年省漕運之半高  
宗嘗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和議成公上  
表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詞而益幣者進願定

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  
國誓心天地尙令稽首以稱藩○公與士卒最下者  
絕甘分少其馭軍以重蒐選謹訓練公賞罰明號令  
嚴紀律同甘苦爲要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曰仁信智  
勇嚴五者不可缺一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重  
罰

吳玠撫士卒同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人  
效死及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  
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座右日誦七書用兵本孫吳

希賢錄

卷之七

致治  
武備

七

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居常極檢約至推以予  
士則畧無少吝其歿也家無餘貲  
吳璘爲利州西路帥鎮興州已久上親御宸翰賜璘  
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自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  
篇陣圖大畧謂敵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  
彼之長敵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  
當集漢蕃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兵則有分隊分  
陣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  
弓強弩制其弓曰以遠克近以強勝弱其說甚備其

法循環用之可至于無窮至于陣法有圖無書焉

虞允文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兵號百萬自渦口渡淮陳康伯贊高宗親征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亮率大軍臨采石而以別兵爭瓜洲朝命李顯忠代王權允文至采石而顯忠未至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立召諸將勉以忠義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繡旗中建黃屋亮坐其上時敵兵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

希賢錄

卷之七

武備

无

其二竝東西岨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絕江而來直薄宋軍官軍海鱗船衝敵舟皆沉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以敵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復大戰焚其舟三萬乃遁去

孟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各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而色凜然

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諸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

希賢錄

卷之七

武備

罕

阿里海牙世祖時爲叅知政事與元帥阿朮劉整取襄陽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襄陽下則樊城可不攻而得旣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城中洶洶整欲立碎其城阿里海牙猶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語文煥俾降又折矢與之誓文煥感而出降

先是詞臣姚樞從征至曲失腦兒因夜宴爲太弟言宋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市不易肆明日太弟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吾能爲之樞卽上馬賀曰

聖人之心神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至是太弟以大理拒命繼屠其城樞復與劉秉忠張文謙力諫曰拒命高泰祥耳其民何罪太弟乃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于眾兵入大理人民安堵如無兵者

大將軍魏國公徐達言簡慮精與人無戲沉毅剛決令出不二其撫士不飽不食不營止不就幄傷病身問之與醫藥死者哭而櫓棺焉得壯士若謀輒結以恩意皆爲用明高帝取天下初下建康再戰友諒身

希賢錄

卷之七

武備

聖

在行其他什九皆其功也領大軍征討功成之後歸朝上符印垂橐還第平生無聲酒伎賸之好親禮儒生囊書自隨講說禮義胸胸如也太祖常曰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忠志無疵昭如星日惟大將軍史臣曰謀勇兼資雖勞不伐夙夜匪懈以功名終所謂君子伊望之流歟淮陰韓侯善戰功大而不善居烏足以方其軌迹也

胡大海長身鐵面兩目煜煜有功死難追封越國公嘗語人曰大海武人不曉讀書惟是三知以行六軍

知不殺人知不火舍知不畧婦女而已

徐有貞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爲徐笑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而後習之則已晚矣

嘉靖壬寅起故右都御史萬鏞爲副都御史勘處湖貴蜡爾苗情萬疏有曰蜡爾等山接連二省當其險絕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

希賢錄

卷之七

武備

聖

効乃減兵三萬大抵以勦之威行撫之恩專意防守不事征進

希賢錄卷之八

嘉孚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 勳校輯

荔彤

教家門

總論

顏氏家訓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品之人不教不知也當其方嬰稚之時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載可省笞

希賢錄

卷之八

教家  
總論

一

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無教而有愛者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誠翻笑應詞反獎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乃求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終必敗德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諺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信哉

又曰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習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入

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又曰梁全盛時遺遊子弟多無學術燠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第則催人對策公譙則假手賦詩爾時亦快士也亂離後朝市遷革銓衡無曩日親當路非疇昔黨被褐寒珠失皮露骨夢寐內訌何以自存

又訓曰凡人不能教子女者非欲其陷於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

希賢錄

卷之八

教家  
總論

二

爲喻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誠不得已也

溫公家範曰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爲先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櫬御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淑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後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伊川先生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

當有威嚴而夫子有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於已則人怨而不服

朱晦菴曰讀書爲起家之本勤儉爲治家之本和順爲齊家之本循理爲保家之本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籲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詈罵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

希賢錄

卷之人教家  
總論

三

街巷談說聲也謠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鷄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賈文元迥訓子姪曰古人厚重樸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

方蛟峰曰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爲聖賢貧莫貧於不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謂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宋稗類編云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

媿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蒙南鄉約曰家法嚴明風化所關惟分義不明闔門無度譏間日生而恩義睽矣人能正身修德以爲一家表儀父子必親兄弟必讓夫婦必和莊慈行于僕御防範嚴于內外勿事偏聽勿私寵惠教戒殷勤使一家皆得其所斯善矣

柳玘嘗戒其子弟曰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于他人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第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

希賢錄

卷之人教家  
總論

四

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知信少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又曰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要以耐藝牧畜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靜攝而無擾擾於前矣

鄭氏曰爲家長者當至誠待下母察察而明母昧昧而昏更須以量容人視一家如一身可也

賀逢聖相國云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錢不苟取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于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佈其始也

朱方伯訓子朱潮遠曰安貧讀書守禮修身爲上一箇謙字一生受用不盡兩箇勤儉字子孫享用不了好生認的定立的定便是天地間奇男子

希賢錄

卷之八 教家  
總論

五

教家門

勤儉 嘉言

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菓之食園場之所產雞豚之膳疇園之所生爰以棟

希賢錄

卷之八 教家  
勤儉

六

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無監井耳

鄭玄以書戒子益恩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家今頗多于昔勤力務時無卹飢寒菲飲食薄衣服尚可令吾寡過

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

又曰損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  
陵山陸先生家制云古之爲國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旣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又曰居家之病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尙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旣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怱然必失失人之情旣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

希賢錄

卷之八 教家 勤儉

七

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又曰人家耕種多出於佃人之力固當以佃人爲重東作之時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有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容子弟僕輩私有所擾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意親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借其力俯仰俱有所取資矣羅景綸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夫晝則

力作夜則頽然安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故淵明詩曰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天遊集曰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逸閒散旣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于此自小以讀書爲業除把筆攻文之外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則蹙蹙不自寧矣蓋懶惰之害也知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甕于齋外暮運齋內豈無

希賢錄

卷之八 致治 總論

八

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譚子曰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恣穀梁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

教家要畧曰人家造屋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爲美室



士節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  
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又曰今之學者農固非其所事然爲學以治生爲急  
而農也者治生之道也工商百技既不可爲則舍農  
更無資生策矣昔賢如伊尹耕於莘野孔明耕於南  
陽其餘或帶經而鋤或掛角而讀亦何害其爲士哉  
況古者士出于農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上而廟  
堂之經綸下而民生之利病無不豫講於平時也

座右編云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

希賢錄

卷之人 敦家

九

者只緣不儉宮室欲美妻妾欲奉僕隸欲多交游欲  
廣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  
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  
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爲清白士  
也不亦可乎

曹月川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厲的  
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  
活動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  
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

啻退菴語存云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  
儉於心可以明生死儉於德可以一動靜

王華子曰萬象皆能奪人之神惟儉足禦之

塾言云衣食之類本爲養生之具不可缺也故聖人  
爲治必開衣食之源以厚民生但衣食飽煖足矣若  
過求華麗之衣欲以是誇人在有道無足觀也必欲  
極口腹之欲養小以失大君子不爲也是則衣食取  
足者天理之公過爲華侈者人欲之私君子謹之

陸賈新語云舜棄黃金於巉巖之下禹捐珠玉於五

希賢錄

卷之人 敦家

十

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路絕琦瑋之情

譚景升曰有保一器畢生無壘者有掛一裘十年不  
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  
可以卽清淨之道

孫鍾元云范文正黃蘗賦武侯淡泊明志王曾志非  
溫飽纔足家數

教家門

勤儉 善行

陶公性檢厲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官用竹皆令錄厚頭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嘗曰民生在勤六禹聖人猶惜寸陰至于凡俗當惜分陰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

希賢錄

卷之八

教家  
勤儉

士

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勞手足胼胝文王肝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顏延之候其子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況出糞土之

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徐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誼譁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否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尙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

禮珪陳省妻楊元珍女也生二男娶婦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遣豐饒禮珪敕二婦曰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者使知苦難二婦拜受教遭亂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日

希賢錄

卷之八

教家  
勤儉

士

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親養牲釀酒年八十九卒王儉旣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過當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日毀之

毛玠爲吏部尙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尙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李文靖公治居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太監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公笑謂其弟維曰豈可

以此動吾念哉

陳諫議省華家法甚嚴竟叟取馬尚書女日執饋馬於朝路遇諫議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諫議答云未嘗使之執饋自是隨山妻下厨耳

寇萊公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公外舍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議之笑答曰彼詐我希賢錄

卷之八

教家  
勤儉

古

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楊綰少孤家素貧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三宅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唐王起數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耆年寒餒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樽節稍

豐則飢及狗彘稍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范希文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仲淹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忠宣公純仁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

希賢錄

卷之八

教家  
勤儉

古

廉惟恕可以成德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

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椽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詩云隨家所有自可

樂爲具更微誰笑貧

范太史公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淵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于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于物淡無所好唯于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

希賢錄

卷之八 勸儉

五

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綉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旋臻取易舍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蛇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東坡云吾借王叅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

露雖梁肉不能過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乃題其廬曰安蔬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訕公嘆曰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常如一日乎杜正獻公天性清儉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在官不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對客清談而已武美

布賢錄

卷之八 勸儉

六

其儉公曰各位爵祿服用皆國家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各位爵祿國家奪之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年逾八旬壽考終吉張九成初年貧寒衣食不備有送襲衣者卻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耻喪矣

宋張魏公在連作四德銘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

辛棄疾言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以稼名軒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選吳縣知縣歷官山西按察使風力無雙陞山東布政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既歸日居韋曲別業不涉城市族黨犯罪告有司勿庇旦夕焚香危坐或曳杖扶童休撻濯泉撫景自詠與田父羽流談稼穡奉身儉素貴賓至不過二肉

羅僑字維升吉水人好學著書童髦一致嘗謂入道必先寡欲平生自奉儉陋資至具常食而已

王弇州父抒初以御史使河東取道歸里所過遇撫

希賢錄

卷之八

勤儉

七

按先顧答拜之出酒食相款必精腆而品不過繁然亦不預下請刺也其後翰林科道過者無不置席具敬肅請矣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留飯葷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鷺必去其首尾而以鷄首尾益之日御史母食鷺例也其後則水陸畢陳留連卜夜至有用聲樂者矣子世貞舉進士初歲費將三百金同年中有費不能百金者其後遂過六七百金無不取貸于人蓋贊見大小座主會同年及鄉里官長酌酢公私宴醖賞勞座主

僕從與內閣吏部之輿人比舊往往數倍而裘馬之飾又不知省節若此將來何以教廉

許文穆國典萬曆己丑試同榜初謁文穆大言曰索賞賜者必多分毫不可與

左副院光斗號滄嶼舉鄉試謁本房陳公大綬勉自對卻紅束不受謂今日行事儉即異日居官清不就此跼定脚跟後難措手

于忠肅廉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先世室廬悉畀弟未五十不再娶止宿朝房窮年不歸第衣無累

希賢錄

卷之八

勤儉

八

帛食無重味非公譙不置酒

陳御史茂烈短衣弊席不辨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僉櫛

楊文忠公廷和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日此末事也謹言慎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

陶公介官南兵尙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卹國勤民動著聲績飯惟一蔬三竹筍相隨者數十年

張莊簡表率縉紳四十餘年見風靡日甚益崇節儉

示子孫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有隨有而設  
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  
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章文懿曰待客之  
禮當存古意

劉司業崧自貧入仕止一布被爲鼠傷始命更置仍  
補其殘以衣子曰使知物力不易他日始有對立  
宋端簡父鳳教公曰汝當勵清操無以家爲慮我一  
盂飯一裘一葛是外何有既貴迎就養同列製衣爲  
壽父力卻之終不受夫人荆布菜糲躬勤炊汲不異

希賢錄

卷之人

九

編戶

啗退菴語存云陶朱俱貴足殺身不知富適以殺子  
也趙方崖髫年夜讀懷炭煖足乃祖叱曰未老而享  
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受已貴之奉則終不貴  
霜天雪夜朝臣待漏猶不免苦寒汝穉齡密坐斗室  
乃不能耐耶

希賢錄卷之九

嘉孚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 勦校輯

荔彤

教家門

學問 嘉言

楊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鄭玄病困告其子曰吾焚焚一夫曾無同生相助汝  
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恭慎威儀以近有德顯

希賢錄

卷之九 學問

一

譽成於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  
生耳

顏氏家訓曰人生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稼穡商賈  
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沉思法術武  
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論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  
農商羞務工技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醉飽  
無事以此終年或四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爲  
足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雲霧公私  
燕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

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又曰積財千萬不如讀書世人不問賢愚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宜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

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畧識字

又云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呂氏童蒙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畧一字者

精賢錄

卷之九 學問

二

黃魯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勌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畧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執麻必不能爲粟也余觀縉紳之家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蕙藜入室母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譏諂面諛者且悉轉爲下石裹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又曰人家待賓客歲費動至什百不能以奉師友非善計也

又云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又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于胸中便覺面貌可憎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貪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愛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精賢錄

卷之九 學問

三

歐陽修修五代史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以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藏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添數倍議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襍說至于紀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者也被召撰唐書于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于一而後世禮樂

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其論著如此

司馬溫公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群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絕編迨能倍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終身不忘也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黃山谷云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希賢錄

卷之九 教學

四

西山先生問傳景仁以作文之法傳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韵書

荆溪吳氏曰大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篇題各義且不知况文乎

又云爲文大槩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

王陽明日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母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爲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

王心齋曰教子無他法但今日親君子涵育薰陶久自別

希賢錄

卷之九 教學

五

王元美云數年來甚推轂韓歐諸賢爲大雅之文歸子慕命子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下才不至墮落

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疆記之力而常廢于不勤此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于善忘嗟夫敗慧業者常



此二物也

陸游上執政書云某生無他長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近見逆決然譬于農夫之辨菽麥蓋亦端且久矣

其上孝宗劄子云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

希賢錄

卷之九

學問

六

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

陳晉公曰自來山人詞客與達官貴人出文視客動稱之曰此咸陽西京出詩視客客亦稱之曰此開元大曆夫孔子作春秋而游夏不能贊一辭柳下惠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其他如呂不韋置千金懸之國門而卒莫敢一人損益也嘻豈其書果不可以損益乎哉故詞賦家去盈氣遠譽人則可不然其不爲呂賈之書者幾希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

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伊川曰農夫祁寒暑雨耕耨播種吾得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用之介冑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安之念無功澤及人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大靈唯綴輯聖賢遺書庶幾有補爾此終身負慚于人者也

他山石云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晉公曰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

希賢錄

卷之九

學問

七

謂不然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又云臨川王義慶世說全學檀弓其妙妙在章法若專以微言冷語求何啻十里

劉忠肅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日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陳晉公曰余聞之師云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余謂真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自警編云養子弟知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于小慈自小律之以

嚴繩之以理則長無不肖之悔

贈言錄云文由於積學福由於積德不思積德而妄冀不必有之福不思積學而微幸不能作之文胡可得哉

孫北海先生云鄉里之中得一功業之士易得一道德之士難

希賢錄

卷之九 教家學問

八

教家門

學問 善行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次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于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唐徐堅撰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真可爲終身記耳

希賢錄

卷之九 教家學問

九

韋賢四子少子玄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有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尔身已切豈復關吾鬼惟知愛深松茂栢寧復知汝等毀譽

竇諫議爲人素長者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唯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家無衣帛之妾嘗于宅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

咸爲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報其遺德

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范文正公少與劉其同上長白山僧舍修學惟煮粟

希賢錄

卷之九

學問

十

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書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釐十數莖煎汁半盂入少鹽燂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宋丞相蒲宗孟其家多書建清風樓以貯之嘗作訓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司馬溫公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于韋布嘗爲人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有此從來惟見學士何涉案上惟止

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楊文忠公諱廷和字介夫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日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

葛稚川云余鈔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

希賢錄

卷之九

學問

士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車胤字武子太守王胡之裁見胤卽謂其父育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極溫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密于灰中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先以衣被蔽塞窓戶恐漏

大光爲家人所覺故內外呼爲聖小兒焉

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爲上莫以經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于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于此大興

金華蘇學正伯衡文定公後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不知故能覃精義理名物典故事爲之要發爲文詞俄頃數千言宋景濂舉以自代許文正讀書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

希賢錄

卷之九 教家學問

主

鄧潛谷元錫江西新城人嘉靖乙卯以易魁其曹卽謝公車不往曰吾斯未能信也覃思大道論皆經世鉅典如五經繹春秋通三禮編繹函史上下編明書潛學編與羅近谿比鄰同好共紹正宗

衛夫人曰學書者執筆爲先真書者一寸二分行草書立筆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籐作一放縱

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希賢錄

卷之九 教家學問

主

教家門

敦睦

馬援轉游隴漢間嘗謂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范文正公平生好施予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于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

希賢錄

卷之九 敦睦

古

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初公之未貴顯也常有志于是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領西師以至參大政於是勸有祿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舉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既歿之日身無以爲殮子無以爲衾惟以施貧活族之仁遺其後而已

王文正公曰與弟旭相友悌任以家事一無所問務以儉約率勵子弟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惧其可與寒士爭進耶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者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即與之邑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翊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翊之子樵樵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劉東山公作敦本堂歲學二祭以合族衆且爲家規督令耕讀且曰習勤忘勞吾困之所以益之也

希賢錄

卷之九 敦睦

圭

劉漫塘每月朔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于情意間隔今日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抵牾者彼此相見亦相忘于杯酒間庶有補裨耳今人只以酒食爲報施之禮凡相會時言不及義殊無古人睦族之意陸九韶九齡之弟也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

晨興家長率眾弟子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弟子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元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沒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頽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

希賢錄

卷之九

教家

七

者嗟慕謂有二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

郭雋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穆七世共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州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敬詣其家勞問之

汜毓字稚春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建毓七

世

江州陳崇數世未嘗分異崇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唐熙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衮衮子昉三世同居長幼凡七百日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

希賢錄

卷之九

教家

七

教家門

仕宦 嘉吉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

筆疇云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宰厥後身尸於朝宗滅于絳何邪不能處富貴也夫違謙越禮而欲長保其富貴得乎周公以王室至親居家宰之位至富貴也而不害于聖人豈非能處富貴者不以富貴而休其心哉君子未嘗有心于富貴也愈富貴而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教家

太

德愈修愈尊崇而德愈執非保其富貴尊崇也知富貴尊崇爲無情之物易爲孽也古人有言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嗚呼可畏也已可悲也已

蘇東坡曰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

座右編曰富貴不祥之器也古之君子不得已而受之是以兢兢以守之業業以保之者非畏富貴之去也懼禍患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遽易其志慮

榮惑其心身無所不爲矣殊不知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焉能保其富貴哉

又曰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車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類卽欲與膏粱家爭爲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主卽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剝間閭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于鄉黨居間請託估計佔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朝吾亦曰舉債多難以立身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教家

尤

納免于公差推擾自然快活若托故推辭延久不納使他人受比併之苦而我亦終不能免則何益矣至于厚賄吏書飛詭稅糧求以避重就輕而一旦敗露爲罪尤大縱能隱秘不露而冥冥之中鬼神譴責豈肯放過可不戒哉

讀書鏡云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冶金攻木崇飾車

服此工役之瘴盛揀妾姬以娛聲色此惟薄之瘴一  
有于此無問遠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  
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而神觀愈強是知地  
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仁瘴也慮  
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此可爲授官憚遠邇難者之  
戒

又云夫大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關士林瞻  
表故薦得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黃得百年  
名節方能傲風月之全身

希賢錄

卷之九

教家  
仕宦

辛

又云君子寧爲獨立鶴母爲兩端鼠寧昂昂若千里  
之駒毋泛泛若水中之鳧

袁氏世範云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亦變今不  
須廣論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止論其成  
敗興衰曷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見他人進退及有  
如意事則懷妒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  
同居及同鄉人最多犯此若能明知事勢無定則自  
慮之不暇何暇妒人笑人哉

褚記室云富貴千人造物所斬人至晚景得富貴者

未免置第宅售妓女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白樂  
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司空曙  
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  
使人悽然誠不足爲也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着一戈字下着一戈字真  
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平

教家類纂曰親族鄰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  
彼益此者富貴多用之以爲牙爪且得目前快意此  
輩內既奸巧外常柔順詈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  
希賢錄

卷之九

教家  
仕宦

辛

之不知他日所以鼓惑吾子弟而引誘爲非者皆此  
輩耳

張恭簡曰學達于政簿書非俗吏政成于學章句非  
腐儒

陸封聲曰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  
止於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失關一時  
之亨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懲故曰得失一  
時榮辱千載

又曰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爲富貴而處之不



以其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利而不專履盛滿而知止持盈守謙何怨府危機之有

又曰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士大夫之視勢分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真

又曰歐陽公之切于釋位歸田也至欲以得罪去東坡謂在他人或苟以藉口若公者發于至情如飢者之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進之難以乞身之難也

座右編四富家子弟不肖不過酒色賭蕩破家之事而已貴宦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親近羣小倚氣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圭

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多飾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爭訟僞作父祖之簡干賈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覓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不卹誤其父祖陷于刑辟也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

賀相國逢聖云餓死事小切不可錯動了念頭

陳省公曰金帛多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少不知其他知有爭而已金帛少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

眼淚多亦不知其他知有親而已

又曰山濤一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白樂天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二公功名心淡故能翱翔容與于去就愛憎之間

蔣楚珍曰少年士人入仕途便習世法如擡木彼邪此許如學巴歌一唱百和不過學爲鄉愿下則流爲市井自己性靈自己學問畢竟在四書本經

又曰船老則尾垂重不可行木亦多爲蟲所食故久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圭

泊旋弊也人垂暮而不知休好閒而不知自力夫亦可以借鏡矣

又曰宦途險惡觀面山川妬成樂敗猶爲常態五聚之場水土異性一日之內更變不齊書生孺子不察以爲直行胸臆與人無患不知虞我網我者之不必我讐我怨也褒譏第一宜斷諷詠亦勿示人得時人不可囑託干求失意人不可挺身從井灌實之失勢推尊牛李之因時奔走洛蜀荆溫何代無之所恃交人而不交事交事而不交私無私正已是萬世準繩

慎獨懷刑則一生人已把柄也

又曰圖進取戀功名豈有道所爲陰陽傾覆假勢乘權以是而稱正人作用吾不知也

又曰宦家子弟雖甚才賢必有一二隱癖畧舉大槩晚眠晏起喜動易忘造新聞慕遠物機祥忌諱之學諂笑脇肩之人味訪食單衣徵蘇樣自稱賞鑒托志風流樗蒲博奕不拒胥徒季女變童取充外室或好惡堅如磐石或愛憎變在須臾飲食無時坐起失度懶性既畏持籌入手復多尅減賺之則用若泥沙求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誡

之則慳如寒儉急疾健於駟馬委弛積甚丘山當斷不斷不疑過疑凡此雖通人亦病而宦門十得八九者父師爲之獎借族戚爲之薰漸事無碍手苦不入心反常人不以爲非濫費我不以爲過厄羸之軀恐其以拘束生病胎慈之子恐其以拂性成嫌也小荷自家大肩民社中嬰一癖衆詬謗汚人始以膏梁膏過不知福門相種十倍才賢纔一醒提便成令器塾言云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也世人不明諸此往往于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

財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

錐地以遺之他日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

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

悖逆之禍乎如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

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于先世之遺財乎然則

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沈氏衷言有云吾嘗茅茨而今大厦吾昔僅一夫之

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

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惟知止知足守禮守法以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誡

上培先德下啟後人卽神祇可延家聲不墜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強之鬻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逋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爪牙于通衢或逞報復于私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更借勢以助惡乃遂使獨孤寡寡忍氣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自矜謀畧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衆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悖入不免悖出多藏亦復

厚亾室雖廣而不得寧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累及妻孥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卻得乎失乎利乎害乎

他山石云錢癖者只爲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癡豪而滅門多少清白而發跡矧福祿有數多得不得不義之財留寬債與子孫償非福也至於立廟祀瞻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悖入必甚何如積德凝祥官久自富之爲綿遠哉

又云萬病之毒皆生于濃濃于聲色生虛怯症濃于貨利生貪饕病濃于功業生造作病濃于名譽生矯激病噫濃之爲毒甚矣吾以一味藥解此曰淡

希賢錄

卷之九

教家  
仕宦

五

教家門

仕宦  
善行

左傳晏子辭邑曰慶民之邑足欲故亾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亾無日矣

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勿爲勢家所奪

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楊太尉震字伯起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太常桓郁

希賢錄

卷之九

教家  
仕宦

五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故舊長者或勸開產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亦厚乎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漢楊秉震之子少傳父業累仕至太尉朝廷每有大政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自言曰我有三不

惑酒色財也

謝石奴請吳隱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大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投于湖亭之水

晉陶潛以親老家貧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文

漢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建武初爲廣陵太守代還嘗謂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毘不與往來其子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

晉羊祐與從弟琇書既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爲客

棺之墟以白衣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祁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

隋常世康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

徐修仁嘗戒子崧曰吾家世清廉嘗居貧素至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文

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

張季鷹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季鷹歸著首丘賦爲一時所賞翰少有雋才齊王冏辟爲東曹掾冏驕奢擅權中外失望翰因秋風起思江上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

志耳富貴何爲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

裴顏薦平陽韋忠于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間其故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憊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托我我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蹇裳而就之哉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旦披摺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耳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丰

張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累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嘆服位至中書令

司空圖字表聖諫議大夫昭宗時王室多故圖知不可爲遂隱於中條山王官谷作休休亭以自誌其說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曠三宜休又少也

情長也率老也迂三者皆非濟時用則又宜休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就得謝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窓朝夕吟哦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晚悟于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輪他林下客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三

無榮無辱自由身

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綰印千里輿棺此又更輪牖下老人一着也

宋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亾沒之後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珙刻石于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孫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干鄆一日置宴御詩廳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

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安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唐介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趙槩致仕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諍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三

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置座右以時省閱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閒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在世且無幾乃謀對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

樂耶

范忠文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南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

宋陳恭公判亮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卽日納節明日致仕

范鎮以論青苗不聽致仕元祐初首以詔起之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三

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鎮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宋進士鄭俠辭無仕就監門上書力言新法蔽民安石不報會亢旱民物嗷嗷乃以本門所見三路流離之民質妻鬻兒啼餓號凍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悉畫一圖發馬遞以進當事者以是罪之浩然而歸歸囊只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嘗語人曰無功于國無德于民華衣美食與盜何異范蜀公有子弟赴官乞書請見朝貴公不許曰仕宦

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公曰某惟求人不知識耳

呂公著字晦叔前山許公夷簡子也元豐初召公爲使相拈宗立復自揚州被召與司馬光同心輔政號稱賢相子希哲希純俱顯

孫好問曾孫本中四世孫祖謙祖儉俱以儒行名于世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言

蘇子瞻入翰林林希賀啟云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力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州林草創詞極其詆訾仕途人心難測不可以一言之投合而遂定交以一事之符契而遂傾吐也

趙韓王宅園謀畫倖於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居之以局鑰爲常陳秀公治第於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

不得賣不得

韓蘄王旣不主和議力丐閒除太傅醴泉觀使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楊誠齋居官日居恒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一篋藏之臥所戒蒼頭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趨裝者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寧宗初與朱文公同召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母過于優游母決於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言

遁思則區區猶有望于斯世也公決于高蹈獨不起宋文丞相與繆太守書曰天祥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以爲公私撓獨蒔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天惠仁侯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呼虎嘯各適其適則某受賜多矣

明郭威襄公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喜之嗟嘆良

久日廷臣若郭登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

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遂爲名臣

劉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構草堂傍先壟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一美

亦不甚惜况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倪文毅公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走避匿輒使人諭止之

吳允字君澤官至兵部尙書嘗言吾總六鎮錢流殲課爲富翁易耳每思多財則多田業衆僮僕徵責訟愬歲且百出守之甚勞居之甚苦今雖稍貧然省事少爭其樂差勝耳

胡康惠嘗語諸子曰予宦四十年無他長清白二字

窮顯不異爾曹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之勿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處困約勿先以得錢爲念嘉興郡守楊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得與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

羅倫廷對第一爲翰林修撰上疏論李賢落職未幾召還復修撰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客晨至留其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苟舍于之

希賢錄

卷之九

仕宦

毛

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

李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訝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遊泮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公曰旣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曰尙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奉命惟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嫌儒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弟之醇謹正



兩相成哉

張文忠孚敬攬才俊謝苞苴元侯中貴戢戢斂束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子孫多假貸以食

王叅政伯大號留耕嘗著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華亭陸文定登第四十年立朝不數載遷官輒以病

罷閉門晏坐卽親戚故人罕接面自爲吉士還里授

職未幾又以告去歷南雍南部華亭當國公落落楊

希賢錄

卷之九

教家仕宦

三

穆也大宗伯踰年與內閣論事不合復稱疾求去

華亭相君先爲大宗伯同邑孫文簡承恩亦以大宗

伯掌詹二公對巷居徐賓客甚盛延接不暇公退食

閉門深臥而已日著布袍負暄讀書僕竊語曰同爲

尙書看他車馬盈門我家鬼亦不至公曰任爾等他

往留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

新建世券成人賁白金文綺存問封伯爵海日公

於家值公誕辰親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公蹙然曰

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

卒平讒構朋與禍機四發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明月

顯忠遂良父子復相見一堂然盛者衰之始禍者禍

之基雖爲幸又爲懼也

楊石齋嘗揆以迎立功當國諸弟悉京卿方面子姓

布列中外子慎廷對第一賀者滿庭公舉蹙曰君知

傀儡乎奏伎時次第陳舉曲終必盡出之場今吾曲

終時也何賀爲

希賢錄

卷之九

教家仕宦

三

教家門

祭葬 嘉言

程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

希賢錄

卷之九 祭葬

畢

程子曰家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卻是竇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晦菴曰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

龕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至朔望則祭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又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

又曰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

又曰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

希賢錄

卷之九 祭葬

畢

于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

又曰喪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存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也以子爲喪主未安

又曰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

忌日祭只祭一位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

總

真德秀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化者  
司馬氏闢之尤嚴彼之教得行由禮之先廢使人之  
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有殷奠虞祔禘禋而有祭既  
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爲  
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然  
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以此言之奠祭之禮只可  
缺乎

吳草廬致慤亭說云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

希賢錄

卷之九

祭家

聖

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于其可見而疑於無知  
也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藏之  
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  
逆也葬之日送體而往於墓葬之後迎神而返於家  
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甘除喪  
而遷于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  
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而不予墓也草也者  
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

許氏家則曰葬者藏也藏者完歸於土之義人子於

親之完歸乃假之爲身家謀爲後嗣計各執其房分  
而阻于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其年命而撓於支干  
龜筮之生尅遂至累數十年而不克葬豈思生者禍  
福之來尚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久已大可傷哉故  
親終必依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惟風不露水不  
滿蟻不侵足矣宋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  
之此風水之說合葬獨葬各隨所便但築壙不宜磚  
石磚久易于頽圯封根得以乘隙穿刺惟三合土熟  
鍊而堅築之久則結成金石與天地同不朽矣

希賢錄

卷之九

祭家

聖

教家要畧曰儒者多執古不墓祭之說雖朱子亦謂  
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骸耳故不宜祭然周禮已有  
家人之官凡祭于墓則以爲尸蓋此禮始于周公豈  
得謂之非古也耶且孝子于故衾遺履尙當起敬形  
骸所在拜而祀之禮不爲過縱使上古所無當以義  
起矧周公之文明甚而可棄之以自陷于薄哉  
楊慈湖曰心吉則百事皆吉心凶則百事俱凶古人  
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神惡煞  
何處干犯得他也

諸誦錄云吾不敢謂風水之必無徵也就令禍福之報如影隨形而基福之地祖宗多以無心得之及已富貴于是不惜千金之費而買一穴或爭訟累年始獲營葬而既葬之後子孫往往漸歸淪替則風水之可遇而不可求亦已明矣然則子何不循天理以需地理之自應宅心地以俟陰地之自來而營營焉勞苦其心力爲也

雕丘襍錄云陳白沙言卜塋兆當須好土深掘不及井泉無害蓋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而異乘其美

希賢錄

卷之九

祭家

書

者則吉乘其惡者則否葬法淺深之文如范越風云凡穴宜及一丈外則不爲艸木之根所及其說亦有理若掘止八九尺間見有好土不止則傷龍若掘而無好土則無如之何程子以土色光潤爲地之美葬家以驗土色爲辨吉捷法此不易之論也

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可乎譙子曰書曰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然則喪有挽歌何以哉譙子曰周問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于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

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

葬法云風俗之美惡采而陳之可以徵治亂鏡得失若有學士先生能言之至于報本反始依禮而葬爲風俗歸厚第一件事率多畧而弗講何與吾聞之葬者藏也斂手足形敦厥安土便可令泉下人慰魂古者三月而葬公卿士庶各以其期示不欲久露其親之意也生死一理生則父子祖孫同堂而處伯叔兄弟共廬而居至于沒顧獨不然乎葬云一塋之祖一

希賢錄

卷之九

祭家

書

山耳自父而子而孫降而昆仲諸公從次第成墳秩然有紀是當以廟中昭穆之倫爲號上宅兆之序墓一祖于此次第而及之各有標識如水源木本繩繩不絕如此則親安親安則心順心順則風俗厚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其卽厚之之謂也夫若果墳地不堪或有車馬踐踏河水衝嘴之患不得已而議遷徙可也

魏裔介曰墓祭非古禮也蓋謂體魄藏於丘壟神魂依於廟主故致如在之誠者宜於家廟然親之體魄

所藏而忽焉不祀亦豈人心所安此上陵之禮帝王  
不廢而祭掃墳墓亦爲士庶人所通行也然頻於墓  
而疎於廟於禮愈遠則宜何如沿明中元春露秋霜  
墓祭焉以誌悽愴休惕之感餘皆於廟可耳  
人子于親苟虧生事之禮雖墓與祭致其力何足  
以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養之薄昔有一前輩作初  
入仕版兩句云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遂稱其兩  
句忠孝報國對師友以多慚

希賢錄

卷之九 祭墓

吳

教家門

祭葬 善行

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  
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  
坎深不至于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  
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日骨肉復  
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  
陵季子于禮也其合矣乎

蔡元定在道州臨終與子仲默書云吾以士人招致

希賢錄

卷之九 祭墓

史

臺評流放如此吾死之後不得受此邦時官故舊弔  
慰蓋此邦地氣殊異汝不得地上睡若更得疾則父  
子二喪永無歸理三日而斂入斂之後一日而三舉  
哀若哀毀過多則生疾非孝子凡親賓客至卻煩丘  
子陵祇禱便書記姓名臨行皆自往謝之汝是處喪  
禮之變凡百卻須少寬心庶幾處事不亂可以保全  
吾骸以歸也先生老矣 先生即朱晦菴 汝歸終事之

此西山謫死道州絕筆也雖與兒子永訣皆有條  
理無絲毫怨望見西山平日學問精密讀此可以

處患難可以一死生不當以文辭求之

希賢錄

卷之九 祭家

吳

希賢錄卷之十

嘉孚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 勤校輯

荔彤

涉世門

總論

夏忠靖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有張皇則中便無主矣

祝石林曰或謂論是非不論利害夫使弱植之夫不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總論

一

能自持也必斯言矣是非利害自有真真是而真利應真非而真害應以此提衡古今如鼓荅枰未有爽者

晁文元迥書云陸象先言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為煩耳吾亦曰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為煩耳

涉世門

頤養 嘉言

廣成子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

老子曰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其殺之

莊子曰人之可畏者衽席飲食之間爲最而不知預爲之戒者過也

亢倉子云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靜言語則

希賢錄

卷之十 頤養

二

福全

抱朴子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語也且才所不逮而因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怒過差傷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損壽耳

又曰凡夫之徒不知益之爲益乃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而尙不悟其易亦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

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無補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則知道玉華子曰飲食之於人性命所關豈能絕之其要在淡滋味去肥濃斷炙燂戒殺遠葷腴後節食與飲俾臟腑清通中氣爲和流通不滯自覺饑飽有常則神明能居而升降不礙

王叔和洞識攝生之道常謂人曰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災患積久爲人作疾尋常飲食每

希賢錄

卷之一 頤養

三

令得所多食令人膨臍短氣或至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饈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極相妨當時不必疾病入秋節變陽消陰息寒氣總至諸多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大過飲食不節故也而不達者皆以病至之日便是受病之始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漸矣豈不惑哉

自警編云關中隱士略耕道常言修養之士宜書月令置諸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

時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相爭之時尤損人耳

研幾錄云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精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與也

參贊書云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慾蓋勞心而不節慾則火動火動則賢水日耗水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變爲勞瘵

醫書云凡在萬形之中所保者莫先於元氣陶和將護之方須在閒日安不忘危老人尤不可不慎也至

希賢錄

卷之十 壽世

四

於藥餌往往招徠真氣之藥少攻伐和氣之藥多故善服藥不如善保養

瓦釜漫記云世之攝生者食苓服石固爲妄投能經身伸亦非妙理大要養性清心此其本也

邵康節曰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

座右編曰夫人賴水穀之氣以養神水穀盡而神去安穀則昌絕穀則亡水去則榮散穀消則衛亡榮散衛亡神無所依故死凡食所以養陽氣也凡飲所以

養陰氣也而生血生氣皆本於此故必先渴而飲飲

不過多多則傷氣渴則傷血先饑而食食不過飽飽則傷氣饑則傷胃仍戒粗與速恐損氣傷心非福也林和靖曰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溥人有

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志出可不發哉又曰口腹不節致病之由念慮不止殺身之本

蘇東坡曰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狀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不償損也狀率用中下茶具上者亦不常

希賢錄

卷之十 壽世

五

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

朱子曰多服燥熱藥亦使人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

格言類編云酒之流禍聖人所深戒也狀自昔賢豪亦每寄情於此或名爲大和湯或名爲忘憂飲或稱歡伯或稱紅友其曰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若有深契焉者此其意豈在酒也哉彼蓋有所託焉耳故觀於酒語則知古人防患之遠觀於酒頌則知古人託興之深嗚呼士大夫豈能絕酒耶惟勿溺於酒而



已矣

李東垣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氣常有餘血常不足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陰氣始成而可與陽氣爲配以能成人而爲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十年之視聽言動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頤養

六

已先虧矣入之情欲無涯此難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供給也

此言陰氣卽是陰精精氣不相離也

筆疇云君子立身其大在乎懲忿窒慾忿如火不遏則燎於原矣慾如水不遏則澤洞滔天矣何國家之不廢何災禍之不致哉惟其慾故心清而志安惟其窒故氣暢而神安

桓臺攝生編云人生之初命根立於腎間真息寄於臍下及其長也斧斤其根息者莫甚於色宜首戒也

佐惡莫雄於酒宜戒飲也百病莫長於怒宜潛消也損顏莫過於勞宜節勞也減筭莫切於侈宜儉約也數有乘除財無多蓄也纔涉意料便屬妄想宜斷妄也心一繫縛卽屬煩惱宜去煩也茲八者攝生之大畧也

陳眉公聞見錄云太保費文憲公記尙書張莊簡公錄示養生要語節飲食以養身體節嗜慾以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哀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頤養

七

明楊胤吉安人嘗讀論語鄉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納爲哉節飲食時動息戒忿慾而已

蔣楚珍曰溫飽如火毒不存溫飽所以自壽也又曰腸冷熱不得飲食中和而已

余脾胃最平而惡冷凡飲食率用熱者夏月亦不敢多食生冷之物至於服藥茶連之類不輕入劑朕不能服參而補益熱者服之則覺燥以是知人生飲食藥餌俱貴於中和也果有偏勝之處方宜

攻治之耳

贈言錄云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  
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慾  
腎水自足

又云戒酒後語忌食後噎忍難忍事順不明人

塾言云人之生有氣而後有血而後骨肉皮毛氣者  
物之本也

塾言云只於鼻息之間可見屈伸相感之理吸之極

爲屈感得呼來爲伸呼之極爲伸又感得吸來爲屈

希賢錄

卷之十 頤養

八

吸又感呼呼又感吸呼吸屈伸相感無窮與晝夜寒

暑相感屈伸同一理也

又曰程子以徇欲傷生爲深耻學者體此可以保身

矣細思千古來窮奢極欲者漠然無存矣但留不令

之名於世耳

他山石云養氣者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恭坐欲端  
而直聲欲低而和種種施爲須端詳閑泰當於動中  
習存應中習定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氣中

又云水下火上名曰間隔間隔則耗散而易盡水升

火降名曰交媾交媾則留戀而不離知其閑寂守以  
大忌靜極向動其氣自生升降交媾皆自然造化也  
又云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  
之忌暮須遠內終身之忌暮常發氣

希賢錄

卷之十 頤養

九

涉世門

頤養 善行

吳祐爲河間相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柳公度八十九有強力人問其術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熱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門

十

名言

程伊川先生以忘身狗慾爲耻雖至七十而筋力無損於盛年

謝上蔡云色慾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力勝任得故斷之也

任恭惠年老康強呂許公問其術曰讀文選有悟耳石韞玉山輝川含珠澤媚是也

杭州李覺年百歲色同嬰兒常曰予術至簡至易但絕慾早耳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口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爲暮年歡公曰所樂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魏公多置女樂已屬多事一日而盡遣可謂善補過也

胡文定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儼宕所齎千金得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攜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足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門

十一

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之後可以進學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狀懼代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朕後爲文汝可八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

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慾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忠肅公曰公平生學術以誠無往而非誠凡絕欲真絕欲心不動故能爾公曰朕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正未嘗傾側靠倚每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願養

主

有二未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

東坡在黃岡所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召飲者預以此告之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伊川先生曰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李旼苦病既瘳請謁韓魏公公曰子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

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遇異人授一衛生之偈云自家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強幾百歲

韓貫道文年五十喪妻不娶冬寒命小孫溫足婢媵不得至前老而形神堅壯面沃有光吟詩作楷行不廢

陸平泉先生居恒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原何須更慕長生爲也故運氣服食諸術一切謝絕而坐享期頤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願養

主

申梟盟崇尚儉約布衣蔬食甘之若飴胃氣弱自幼不晚食暮年謝絕宴會

金哀宗問楊雲翼風痺何以得愈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

明仁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善養正氣正氣完邪無自而入又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太傷

正統時徐太醫彪曰藥性猶人也爲善千日不足爲惡一日有餘正德末吳太醫傑曰調藥性易調自性

難

薛居正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遽掖歸中書已  
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而已左右取水至不能飲  
偃閣中吐氣如烟燄與歸私第卒此可爲服丹砂者  
之戒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頤養

十四

涉世門

度量  
嘉言

衡玠字叔寶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邵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  
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龕礪物方磨  
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  
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有道理出來

朱子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度量

十五

或問夏忠靖公原吉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  
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  
較某何曾不目學來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筭之量者有鐘鼎之量者有江  
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筭之量者固不足算若  
鐘鼎江河者亦已大矣朕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  
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  
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  
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

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狀卒不免譬如器盛物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惟知道者量自朕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呂叔簡曰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間之目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節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節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希賢錄

卷之十 度量

七

涉世門

度量 善行

張耳陳餘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始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狀之

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帝親見問朕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

希賢錄

卷之十 度量

七

封爲列侯

于定國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隆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釣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劉昆爲江陵縣令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

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狀耳劉歎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冊

婁師德寬厚清慎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度量

本

曹彬旣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勝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祥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蹶蹶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各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

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

徐文貞當海蔡時鄉民多踵其門冒之者公對人云慎無報復譬如犬嚙人人亦嚙犬耶口占一絕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煩君罵姓名呼馬呼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楊公爲何官與坐抗禮卒狀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度量

本

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乃蒲伏乞憐公渾不之較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旣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狀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

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實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實故多所矜宥

夫林宗受弔感悟凶頑太丘弔人全活善類故施

蛇革其毒性鵬鶚懷以好音只是看轉旋手段如  
何耳雖狀未造兩先生手段莫學帶水拖泥且防  
墮坑落堦

黃憲字叔度汝南人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  
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  
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  
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  
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床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三

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  
破賊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朕有諍卿者欲  
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  
幸也諍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呂蒙正拜叅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  
亦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也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  
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  
忘不若不知之爲愈也

王子明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清潔者但  
不食而已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耕者人壞塚而  
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  
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  
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生客俄爲一吏誤觸  
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狀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  
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  
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三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  
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  
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  
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問氣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  
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如此  
或問呂榮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



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爲冒何者爲辱自朕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荅他卻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矣明道爲御史嘗被旨赴都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三

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

鄒智四川人生而穎敏十二歲能文章掃樹葉焚之以照讀書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

羅洪先作問元時外舅韓太僕趨告曰喜吾婿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

涉世門

謙忍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主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希賢錄

卷之十 謙忍

三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公子牟曰君知夫官小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小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小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王陽明曰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界滿足他山石云方其困時單詞乞哀惟恐人之不見拯也迄其得釋則揚揚得志自謂天幸投李之瓊未報入

室之戈已操曉中所視蓋數數朕也雖朕不可以是而懈施德之心也

林次崖解訟大象云作事不預謀此訟端之所由起也故君子於其始而謀之看事理有無違礙人情有無違拂終久有無禍患凡其事之不善而可以致訟者皆杜絕之而不爲則訟端無自起矣

富鄭公爲相常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濟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

希賢錄

卷之十

世謙忍

言

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明道先生曰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謙之爲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呂居仁曰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

范忠宣云我平生所學惟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明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

誠齋解否大象曰君子當否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

希賢錄

卷之一

世謙忍

言

而誘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誠齋有易傳盛傳於世

王達云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功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卽勃朕而怒一事之違卽憤朕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爲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爲欲制觀裏師德丙吉之爲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薛文清曰疾惡之心固不可無朕當審時宜寬緩處

之切不可聞惡遠怒先自焚燒況傷乎急暴而有過  
中失宜之弊乎經曰毋怨疾于頑子曰膚受之愬不  
行皆當審察

又曰靜能制動沉能制浮緩能制急寬能制偏察其  
偏而矯之則氣質變

又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  
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彼爲小人耶則直在  
我何怒之有彼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  
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讎而  
相害也與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謙忍

三

贈言錄云富貴原如傳舍惟謙居謹慎之人得以久  
居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朕能忍默  
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朕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  
在騰沸時便廓朕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陸放翁家訓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  
恃尙不可爭訟況官行關節吏取貨賂或官司雖無  
心而其人闇弱不明爲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

後悔之固無及矣況鄉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通  
欠錢物及兇悖凌犯耳姑徐論之勿遽興訟也若能  
置而不校尤善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謙忍

三

涉世門

義命 嘉言

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前知乎曰可曰天可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然則子之爲人卜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與人臣言依於忠抑又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拆閱廢市是故積學修行能爲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勤生蓄施能爲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爲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義命

五

小人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幸而爲君子則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爲君子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小人則亦其自取也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爲嘉歎

和靖之學如此伊川亦遜心矣

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朕後理足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

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爲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圖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不得委之於命

又曰人雖不能無欲朕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晦翁先生曰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世瓦裂豈可不戒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義命

五

又曰人須有廉耻有耻則能有所不爲

陸象山曰名利如錦覆陷阱使人貪而墮其中安有出頭日子

張無垢曰君子爲善期於無愧而已非可責報於天也苟有一毫覬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義猶利也

延平先生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朕而愛身明道修已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

恣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朱子曰窮須是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

余大雅從朱元晦遊言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歛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必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其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直卿言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義命

辛

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于子之筭數乎

魏了翁曰公伯察其如命何朱子論語或問曰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與萬物之謂也朕其

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于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惟所運而莫逃

胡宿每語後進曰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枉費卻閒工夫枉用卻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義命

壬

又曰人當修身俟時勿爲造物者所嗤

宋稗類抄云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爲信也

王達曰小人不知天命其心必曰爲善未必得福爲惡未必得禍殊不知天數乘除亦必有定但報應有其時耳古人有言曰天定者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雖朕自古善惡未有不報之理不歸其身必歸其子孫陸之箕曰先儒謂天有記性無急性詩曰民今方始

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申包胥之言蓋出於此狀此亦特論其理耳借使善惡無報則我遂可爲惡而不爲善耶

黃廷堅三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茫狀疲役此何理也男女婚嫁緣渠農墜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感曆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湛狀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文清公曰行有不得於外皆當反求諸已求諸已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義命

三

者無不盡善而猶有不得者當安於命而

又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忿伎勞擾無一時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蔡虛齋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

王達曰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東坡此言深可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夫人事之役役也計謀之蔽蔽也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

貴計謀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轍有物宰之爲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況爲之而不成乎世之人役役蔽蔽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

于文定曰漏刻之人受命於水水涸則降影燈之人受命於火火熄則止其升降動止有制之也在聲華勢利亦狀得則神王失則氣沮制在外也夫惟立命在我不爲外物所制幾於道矣

陳眉公曰醉人胆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義命

三

浹浩狀之氣自狀克塞何惧之有

又曰易之諸爻安排一定而不可易非易也數也觀其占之吉凶而以時消息焉此真易也其理則在我者也故善易者求易之理於我而不求易於數理變而數亦與之俱變矣此以義立命而以人勝天之說也

贈言錄云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

涉世門

義命 善行

富人羅冲者問嚴君平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丹車馬衣糧君平曰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朕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卜爲業不下堂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義命

青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帝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遂隱身不出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爲中書舍人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顧覲之獨不降意蔡興宋與覲之善

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毘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覲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閤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郭璞爲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其詣思遠宗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灰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義命

青

王裕之敬弘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韋渙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渙爲御史二日謂渙曰高公持憲欲與汝相面渙曰朕恐無呈身御史竟不往

天隨生宅荒少墻壁隙地前後但樹杞菊至夏枝葉老梗氣味苦澁猶責兒童采掇人言千乘之邑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何也天

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師成命吳可自京師來宋欲鉤致劉公安世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狀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求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義命

五

紹聖四年流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狀就道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覆舟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蔡元定聞貶卽就道熹與從遊者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狀曰友勿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

廖德明朱文公受業也少時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中乃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門請迂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

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狀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今子赴官但當克履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後德明官至正郎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侄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家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帖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卷之十 涉世義命

五



涉世門

應接 嘉言

曾子謂曾元曰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盧照隣問孫思邈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五

爲本土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債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曰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擅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

陳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

林和靖曰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饑者欲食寒者欲衣

無後者欲子孫反是甘於自殺也朕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濫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可望也

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平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朕之防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未諭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韓稚圭教一門

生云穩審着大事將做小事做小事將做大事看胡

希賢錄

卷之十一 涉世

五

瑗教人心中稍疑事便不要做

韓持國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伊川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道

胡康侯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飯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洪文敏邁曰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據几正坐啼鳴呵筮群優拱而聽命戲罷

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  
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游若恐不暇燈收花  
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  
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刺方雜然前  
陳疑若可悅卽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  
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  
以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朱子曰財猶賦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而言之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應接

中

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  
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  
有險焉蓋斧斤鳩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  
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  
不嚴

宋稗類編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謂之  
瞽身不遠聲利甚於弄骨不脫俗氣甚于痴

楊敬仲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以饑餓爲進道居家  
以無事爲平安勿友以相見疎爲久要

省心詮要曰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  
在者不可少爲善則善應爲惡則惡應所以成名滅  
身惟自取何如耳

白沙先生曰待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  
切要包他到的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

鄭思肖曰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

元人孫輒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

彭執中云任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  
一日好事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應接

聖

省約三書曰天道禍淫不加無罪之人惟悔則善心  
生故可免

古今藥石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  
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褚記室曰君子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決斷焉小人  
豈誠於好德者哉姑藉以厭羣論矜已黨焉耳易曰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  
否君子小人非可共事故薰蕕不同器比其駸而去  
之已汚身矣

筆疇云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各書不可夸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尤物生禍其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衆矣可不懼哉

又曰禍莫大於多貪富莫富於知足欲心勝則徇物徇物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奢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爲一家一身猶衆人安於所寓不以

希賢錄

卷之十 應接

聖

貴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事淡然曠然而已爾彼徇物者由不知足之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和矣故曰富於知足

王達曰世間坑阱在處有之要人惺惺耳眼一少昧足一少偏心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爲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

薛文清公曰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

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往日之過并棄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高忠憲曰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君子見既偏遂與小人庸人等可不惧哉天遊集曰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脊不自安又何異妾婦之道耶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譏諛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已

希賢錄

卷之一 應接

聖

祝石林曰身其金乎世其冶乎或得或喪或順或逆或稱或譏或憾或懌無非鍛鍊我者能受鍛鍊身與世交益不能受鍛鍊身與世交損

天遊集曰客有問於余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易縱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薄福過禍生逆境者動每有悔之時也悔之痛切則天祐

之故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間是故處順境而知懼遇  
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

敬齋先生曰天下事要心去處身去行狀物各付物  
則無事矣何謂物各付物只順理處便是

座右編云凡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  
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  
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況下此者  
乎蓋公平正直乃持已道理當然卽道高天下德出  
人羣亦是儒者分內之事何可一毫自恃若我公平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應接

害

而入私曲我正直而人頗僻亦是世間道理當然不  
足恠者故君子盡其在我而終無怨尤也

又云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遊減便免紛  
擾言語減便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聰明減則  
混沌可完彼不求日減則求日增者真桎梏此生哉  
念菴先生曰人之恭敬乎我者非於我有加也以勢  
位權力之在我也以勢位權力在我居人之恭敬而  
不疑不近於可耻矣乎人之忽慢乎我者非於我有  
損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我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

我惡人之忽慢而不解者不近於可笑矣乎惟夫敬  
者自敬吾不謂其敬也慢者自慢吾不受其慢也是  
謂不爲萬物役是謂至樂

于孔兼曰士君子能於羣議衆詆時立得腳定纔見  
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早能回頭纔見知幾能於主  
少國疑時看的命輕纔見節槩能於淡薄冷寂時毫  
無歆想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了不驚恐纔見  
器度

袁了凡曰世間一切事爲惟心所造一毫機械藏於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應接

望

胸中則心術壞矣靜觀世人凡以機械御物者其後  
必不昌往往得奇禍上天之所惡者莫甚於此此灌  
園老人所以辭子貢而寧處於拙也

釋類書云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  
招網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困  
麝以臍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鐸以聲自毀膏燭  
以明自煎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壅蔽好水者  
溺於水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損哉  
龔慈菴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池豈

蒼蒼者亦憤憤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急  
性卻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

贈言錄云處事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凡事  
必使有可加酒飲微醺花半開此言足法

又云莫行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又云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必能動人若人未已知未  
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未可急求其合覺人之詐不  
形於言有無限餘味

又云君子論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應接

吳

求有過

又云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  
不如不疑人以不肖

又云勸君莫存半點私若存半點私終無人不  
君莫用半點術若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

又云會作快活人凡事莫生事會作快活人省事莫  
惹事會作快活人大事化小事會作快活人小事化  
無事

又云倚富者貧倚貴者賤倚强者弱倚巧者拙倚仁

義道德者不貧不賤不弱不拙

邵子曰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殺之徒也

贈言錄云禍莫大於縱已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人非賢莫交物非義莫取念非善莫行事非見莫說  
又云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事殺  
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王軒錄曰杜禍之門安而不險靜而不躁平而不奇  
易而不難祈福之本忠而不僞厚而不薄慈而不刻  
和而不乖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應接

吳

塾言云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  
係於所從學易最要知時識勢不然茫然不知吉凶  
悔吝之機

又云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  
自非明理剛持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  
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涉世門

應接 善行

龐十九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與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而爲古者少矣今援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孫登丁公和汲郡人稽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應接

吳

火生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邵堯人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居蓬華環堵不化風雨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各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默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及醉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閒出洛城中風雨卽一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

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僕皆懼相謂曰吾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去之好事者爲別作屋如堯夫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韓琦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諛與之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狀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狀每受之未嘗形色也每務包容善惡白黑不大分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甥黨亦起方諸公斤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

希賢錄

卷之十 涉世 應接

吳

希賢錄十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編分爲學敦倫致治教家涉世五門每  
門又各分子目以嘉言善行分注乃康熙辛酉裔  
介致仕後所作其嘉言多採諸家語錄善行則兼  
采雜說不甚簡汰云

嗜退菴語存內編十卷

〔清〕嚴有穀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嚴我斯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嗜退庵語

存十卷》提要

嗜退菴語存序

學者讀書懷古咸欲致身華膺樹功業於當世而時命艱於一遇託空文以自見如司馬相如楊雄等之爲賦謝靈運李白等之爲詩以瑰麗雋爽猶足以蜚聲譽傳不朽而况好學深思秉德不回之君子乎余昔下帷鄱

魏序

南卽聞浙有嚴旣方先生者天下之奇士也覃心著述味道之腴顧山川修阻無由溯洄從之迨入仕途與存菴嚴子握手定交數數述其先人家學余心焉嚮往猶未得讀其書也迨請告歸里存菴始以嗜退菴語存見寄拂拭几案焚香誦之旣卒業作



而歎曰其性命之微言名教之樂地也乎迹其內編十卷持身接物經世濟變之道罔不備舉而尤以立誠爲本高識爲用此先生之學所見端也夫天下事非誠不能動非識不能照誠以運識蔑不濟矣至其論學也尊考亭而不斥象山尚河津而不黜餘

魏序

二

姚道在人倫日用極於何思何慮深明葱嶺本末而終不惑於彼虛空濶界之說可謂卓然獨立見聖賢之蘊與者已竊以爲此一編也可以賡近思可以續小學其加惠後學者良非淺哉使其馳驅當世翊贊

皇猷房杜姚宋之業何難追跡古昔而

鬱鬱以韋布老也然先生之學傳之於存菴而存菴之學足以繼先生甲辰大魁天下二十年來爲

天子侍從臣慤慤講幄敷陳無隱其有贊助於

聖德甚大今日之真講官卽他日之真

宰相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誰氏之

魏序

三

所貽耶視夫藩溷設筆仰屋視椽窮年思索而無補於世教其相去徑庭矣昔宋景濂方希古崛起兩浙文章爲一代所宗而學皆有本旣方先生其繼起而雄峙者歟漢人唐溪典稱延篤曰若使仲尼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其先生之謂乎余服膺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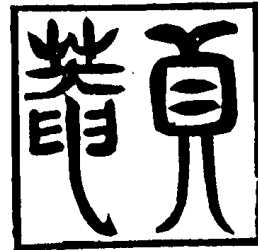
繹不忍釋手茲爲之叙所願與海內  
共見之其作人弘化之一助歟

康熙庚申菊月日躔大火之次

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  
級年家侍生栢鄉魏喬介頓首拜撰

魏序

四



後序

少時侍先君子遭家多難備嘗艱苦然奉嚴訓日課經史古文手抄口誦或少懈輒呼我斯長跪曰吾先世理學循良代有名賢爾小子隕越怠棄勿克承先業庸得爲清白吏子孫乎回思提命滋然泣下不敢忘所自也吾家自六世祖溪亭公起家良二千石至今傳其遺事無不聞風興慕歷傳至王父知非府君篤學力行綰綬居鄉身殉寇難先君子負骸骨匍匐千里歸瀕死者數矣居嘗追痛先志貧不能舉窆安遂謝去儒服潛居教授積束脯資爲經營坏土計已而名日起四方負笈從

嗜退菴語存

序

十

游者日以至屢戶外滯當世名公鉅卿往來酬答殆無虛日如康成之在北海文中子之在河汾也歲癸巳爲先王父卜兆超山率我斯輩躬親舂插負土冰雪中手指幾裂夜有虎至墓門盤旋而去自若也明年甲午我斯忝厠賢書至甲辰通籍寄廬京華先君子手書郵示曰若幸成立列近侍爲文學臣宜益自勉予老矣棄捐一切逍遙世外惟文字緣老而彌篤近結菴城東隅頗日嗜退從風志也網羅古名儒碩輔嘉言懿行及陰陽圖緯兵農禮樂百家衆流之書探綜研究成一家言用以娛老嗟乎日月幾何聲容既往手澤猶新先型不遠

昔太史談欲有所論著而未就以屬其子遷裴令臨終以漢書未成篇爲恨先君子其亦可快然自慰矣乎是書之作明體用究天人近切身心性命之微遠繫天下國家之大名曰語存析爲內外編凡若干卷我斯伏處苦塊時常夢先君子衣冠言笑儼如平日手一編見示諄諄以平生願力舉集於此命校理傳之我斯敢不祇承先梓內編問世外編卷帙稍多亥豕未正時馬首北向嗣登梨棗裨世之善讀者尋繹而有得焉庶幾不負先君子立言苦心而謏劣如我斯勉讀父書一如少日之奉嚴訓也不敢自菲薄稍得竊名於時亦厚幸矣謹

嗜退菴語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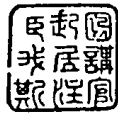
序

二

述其大畧而爲之序

康熙歲次丁巳立秋日男

我斯百拜撰



後序

先斯自束髮受書奉先君子教誨僅十餘年且不敏不能得先君子讀書績學之蘊每思之嗚咽流涕痛哭不能成聲然于先君子之手澤未之敢少忽也先君子博哀古書積數萬卷無不徧讀舉得其要領故凡所著作皆博而有要約而能該意甲辰春伯兄對策

大廷分藜秘閣先君子結廬城隅時惟

先斯依依膝下日

侍几硯間嘗曰不博學無以列于衣冠雖身躋華臚吾勿願不立身行已取法古人卽讀破萬卷吾猶弗願也由是先君子篝燈夜案把卷晨牕觀古忠孝廉節之事

嗜退菴語存

序

三

輒訓曰此名賢實錄也小子識之先斯跪而受教觀古天文輿志禮樂兵農以及盤盞几杖輒訓曰一物不知古人所耻小子識之先斯又跪而受教不寧惟是追隨杖履選勝登臨觀蘭茝則喻以親賢見蕭艾則戒以比匪蓋自十餘年來舉凡一觴一詠一卉一木無不諄諄啓迪焉方謂天倫之樂百歲可期何意一旦夢楹也嗚呼此先斯所爲飲痛吞聲而不能一日去于懷也昔張融作玉海集臨終命其子時時號哭讀之夫玉海之文字句吊詭尚誠其子誦讀弗忘况先君一書嘉言懿行政事文章內聖外王之學無不畢載嗟予小子敢不終

身號哭從之也乎因與伯兄共訂梓以問世伯兄叙先  
世之積累與王父之忠烈暨先君子早年患難教學四  
方已詳述其概矣元斯哀痛迫切不能爲詞聊述先君  
子著書時耳提面命之情狀以誌于卷尾  
康熙歲次丁巳立秋日男元斯百拜撰



嗜退菴語存

序

四

嗜退菴語存內編目次

卷之一

立誠

端謹

卷之二

考衷

師友

卷之三

貽謀

敦儉

嗜退菴語存 目次

卷之四

行恕

容量

卷之五

剛方

鎮靜

卷之六

儉約

高蹈

卷之七

高識

誦習

養志

處厚

廉介

恬曠

去偽

去累

去做

卷之八

去私

去矜

去慾

卷之九

守職

育材

濟世

卷之十

拯危

救荒

嗜退菴語存 目次

二

慎刑

嗜退菴語存卷之一 內編

吳興嚴有毅既方著

立誠

賈直孺黜大魁歸謁范文正仲淹願受教文正曰惟勿

欺二字可終身行之直孺一生用不盡劉忠定安世

問司馬溫國光諡文正盡心行己之要溫國曰誠問行

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忠定甚易之退自深省始信

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輒矛盾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

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裕年幾八十堅固

不衰惟一誠爾按溫國五歲弄胡桃女兄脫其皮不

嗜退菴語存語 卷之一 立誠 一

得婢以湯脫之問脫故曰自脫也公父訶之曰小子

何得謾語自是語必誠蓋以五歲時習誨於父者告

忠定也

溫國言安世平生止一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

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惇卞用事必欲致公以

成人言春術梅新與成爲隣高寶雷化說着也怕

八州惡地歷其七未嘗一日病王沂國曾諡文貞與總國

避諱改文正曰操履無踰於誠苟執之不渝安樂

險阻可以一致

向伯恭子譚問爲學之要忠定曰誠而已司馬公

教也伯恭敬受歸後復見極論天下事忠定深加  
歎賞曰異時必有立於世胡文定安國言於朝曰  
向子諶氣節忠梗心存國家尊戴君父徇公忘私  
正今日扶持三綱之人立誠之效無所不局

葛文定郊紹熙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材博采  
公論自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宇文廉訪使公諒雖暗  
室必正衣冠端坐換手記一冊識其首日晝所爲暮  
必書之其不可書卽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錄載公年少堅拒奔女事二公俱湖州人薛文清瑄夜就枕必思  
一日所行事如其合理則恬然安寢不合卽轉輾不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立誠

二

能寐思有以更其失也但慮始勤終怠因筆錄自警  
舒文節芬勵志聖賢端居終日夜必計過自訟寤卽  
相告與趙清獻指日所爲夜必焚香告天司馬溫國  
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皆實守慎獨之學也

朱公掞光庭

號河

曰明道先生

程純公題

之學以誠爲

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風雨之潤拂誠  
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殖  
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其在茲乎聖人自  
誠而明其靜也淵澄其動也神速先生得聖人之誠  
者也自始學至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倫其卓然

之見一至於誠神宗召對從容咨訪先生不飾辭辯  
惟以誠意格動人主王金陵安石封荆國厲色待言者

發憤肆言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徐曰天下事非一家  
私議願公平氣以聽金陵爲姚屈游定夫號廣平曰  
先生誠心發於中暢於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  
心薛憲副應旂曰天行健斯懸日月而不墜地行順  
斯振河海而不洩人行誠斯備萬物而不遺要之健  
本乎陽順本乎陰皆不外於誠是故誠爲太極

韓魏國琦諡忠獻自序諫垣存稿曰語對君父止於  
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又言待君子小人一以誠元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立誠

三

岳柱不悟人欺知之亦不問曰彼自欺也我何與  
焉

楊文定溥

時號南楊

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必幽明無媿然後

無負父母生身之恩劉端毅王學主於誠味齋戒二  
字謂動靜無間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僞行吳康  
齋與弼詩誠當通鬼神志可貫金石魏文靖驥臨終  
年九十八口占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  
陳文恭獻章號白沙論治道必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  
治必才與誠合而後治化可興章文懿懋號樞山曰天  
下學者誠有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誠能動人余肅

敏子俊曰誠能動人惟積誠自然銷僞王文莊鴻儒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劉念臺宗周曰一誠立而萬善從之陳幾亭龍正曰聞道以無妄念爲候又曰誠者萬理充實實有其理於心觸處洞然若止是不欺本心於事理或未照見何可言誠其功全由格物明善

王文成守仁曰大學約於誠意誠意之極爲至善中庸約於誠身誠身之極爲至誠而一軌於慎獨陳布衣真晟亦以誠意爲鐵門關而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文成又曰誠字亦有就工夫說思誠者是也荀子云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立誠

四

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然歸於思誠工夫原不可少高忠憲攀龍號景逸五夜齋心忽思閑邪存誠句信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信得覓誠卽邪存之卽是

工夫又不足言矣

因改字存之

晏元獻殊七歲以童子薦於朝值御試進士便令同試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冠萊國準謚忠愍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罷遣少者或教公增年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傳文穆瀚官禮侍會南本兵缺廷推倪尚書往公爭之曰倪公何可寘之南或曰以次公不

當代進乎公曰吾知爲國而已庸自謀乎

龔遂入朝如王生對而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兒寬爲張湯作奏湯以寬對不欺君不掠人之美以自耀非必正人亦能爲之蓋西漢近古抑天威所被妄僞自消也

高僉院明劾天下述職官趙明爲疏首實出公筆辭頗激上詰主筆者公請獨往不以累趙弘治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周文端經草疏斥樂戲語尤切直內傳此疏出誰耿文恪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文端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裔周二公較然不欺如一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立誠

五

轍高後乞終養歸端坐而逝書一對句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

北魏高允與崔浩同修國史人譖浩暴揚國惡下獄誅五族浩聲嘶股栗允曰浩惟總裁其餘著述臣多於浩終無異詞帝嗟歎特赦之其誠爲兩公

開先

胡文恭宿薦補詳議官同列以其人監稅河北水災虧課欲掩其失公不可悉自上前且曰此小累其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卹遂得進用同列退謂公公曰得不得固有命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

髮欺君負平生之節陳文定敬宗雍教過嚴僚屬生徒挾忿誣奏之周文襄忱爲草疏申理辭頗轉輾大驚曰得無欺君乎周笑曰律奏事不實爾公曰不可被誣事小欺君事大不肯上事亦竟白

晏元獻在館職士大夫燕集市樓酒肆皆供帳爲遊息地公獨家居與昆弟講習忽中批除東宮官嘉其謹厚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上益喜知事君體真宗東封禮成勞宰臣等久食蔬素馬正惠知節獨言蔬食惟陛下一人臣等在途未嘗不私食肉魯肅簡宗道微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立誠

不

行就飲肆中真宗亟召入遲遂以實對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宋文憲濂陳說上前卽家事有問無隱上問昨頗飲否公對召客問客何人饌何品公具以實對上喜曰卿信不欺我我昨遣覘良信飲食細故英主恒驗人本懷不可忽也

夏忠靖原吉夜飲歸過禁門同列欲不下馬曰雪大天寒甚無門焉者公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况天威如咫尺可得欺耶于文定慎行早朝後至黜查列名當事中貴遣閣校言欲隱名以市交公急遣人馳謝曰失朝小事欺君罪太忝爲大臣豈敢以欺自處可列

吾名上如有所隱當上書自受以不便中貴其人慙懼而止

陽明勦賊寄語楊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李同野渭亦曰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人苟一念私僞則羣邪自集消剛爲柔塞智爲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汙禹鼎所鑄萃於一心豈必異形殊聲乃名魑魅耶羅文毅倫避惡如惴聞善若驚一時豪傑士皆信其志青天白日羅文恭洪先稱曰名位不能使之榮損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語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立誠

七

剛大者性成然也故曰文毅之功高於文成

黃文毅孔昭歷文選郎十五年開誠不復引嫌曰國家用才猶農之積穀穀積於豐年乃可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濟事自人務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人才何由得知公退客至輒見詢訪必書於冊量材品隨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雖小官不敢忽峻絕于請人亦不能讀張莊簡悅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主刑部事或囑所親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有言爾事訖而問之公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矣敢僞言市恩乎由提浙江學初糊名校士



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托覬覦屹不爲動

謝顯道良佐號上將歸應舉伊川程正公願字正叔令止試太

學謝以蔡人抄習禮記私決科之利先生曰豐約間

不能無留情卽貨殖之念不可入道况始進必盡其

誠乃止是歲亦登第茅賓客環幼從父京畿父欲其

占賢籍就試長跪辭曰士致身重先擇塗大人奈何

令兒從他塗進耶

事未至而預擬安排時既往而更增回護皆非誠也胡

安定瑗居湖其倖不加禮門人徐仲車積諡節孝處

問問往見應接待以何等安定曰若思乃後發便是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立誠 九

不誠直已而往可也積大開悟朱文肅國禎出許恭

簡孚遠門談及升沉事文肅問曰先生曩以銓部轉

命事聞報時意下如何曰也有兩日不自在徐曰若

今日則否文肅曰先生前句是真語卽是聖賢語後

反多此一句師弟子教學相長總爲立誠發恭簡德

清人文肅烏理人

仲車從安定學延食中堂二女子侍立請曰門人

或詢見侍女否何以答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省悟

所學頓進張籍初見退之飲以一婢名彈琵琶與

哲宗寶錄豈馬氏絳帳相傳故事耶

恭簡被謫將遂終隱往見唐一菴樞請焉一菴曰

我年二十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

未嘗一日忘記也惟枉已則不可爾此是唐先生

真語卽是聖賢語立誠絕無回護公歸安人

段文昌帥荆南如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山遊必霽民

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陳僖敏鑑撫

陝西久旱公至卽雨雨久公至必霽民有疾者發願

爲公昇輜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

雖禁不息劉忠宣大夏成肅州一驢出都門觀如堵

墻所至爲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饁走食之無不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立誠 九

焚香密禱願劉尚書生還者梁端肅材召還司徒塗

人丐于相語曰今天眼開召回我梁公矣至誠格於

上下與司馬文正海忠介何異

溫國元豐末來京都人競觀擁馬不能行登樹騎屋願

識司馬相公及薨罷市巷哭鬻衣致奠者千萬數金

相完顏亮生日海忠介瑞都院南京童叟填溢街巷

歸私第輒危坐廳事不退居亦不開門以便求見叩

首無事止願一瞻海爺顏貌傳語遠近以相慶卒於

官號泣如喪所親人爭圖其像畫工多致厚資

薛文清接人處事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中官金英

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江上公獨不往英賢之至京  
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爾巨璫汪直用事勢傾  
中外楊僉都繼宗字承芳浙泉入覲直問名欲得一見  
公執不往憲廟問廉吏於直以公對泰襲毅紘撫河  
南直至公獨與抗密疏其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  
問各省撫臣賢否獨稱公廉能陳恭愍選按察河南  
藩臬郊迎直公俟其至自公署中道入糾直專擅罪  
直返上問河南好官爲誰唯推公是謂誠能動物  
武宗駐蹕留都江彬等鴟張人以重賄追禍寇侍郎天  
敘丞應天指畫利害與抗論多中止羣賀彬生辰行  
瞽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立誠 十

四拜禮公獨長揖彬謂人曰寇公真君子也其他嬖  
幸亦因此斂跡喬莊簡宇持正鎮靜每事裁抑彬輩  
目晚奉旨索各城門鎖鑰闔城駭沸公言守備謹非  
常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彬輩敬憚不敢  
肆假旨迄不行駕留九月民不知病

時有所謂佛太監神總兵者借沿海肆掠索鷹犬  
於王心齋良家頗橫急公父守菴因公嘗毀神佛  
像懼禍作公往與語歡甚抵暮以父恐怖辭歸佛  
喜曰君孝子也厚遣以遣約旦日晨赴旦往佛復  
喜曰君信人也遂與俱獵師行凍餒俱奉不給軍

士多道死者公語佛勸主上旋蹕佛爲感動罷獵  
強公謁上可得柄用委曲決辭歸

陽城遇歲饑屑榆爲粥講論不輟僕都兒化其德人憐  
其寒餼衣食之弗納司馬獨樂園園丁呂直積遊者  
茶湯錢十千進公公卽畀之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  
愛錢耶因剗井亭便行旅謝師宰特乞明道僕掘桑  
白皮曰是藥出土見日則殺人意唯伯淳所使人不  
欺可托生死漕司役卒不啻百千不能信也江文昭  
淵冊封荆王力辭餽贖其僕亦却常例曰不欲汙吾  
主人金克厚爲陽明司廚學力大進惟是誠能真實  
瞽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立誠 十一

爾

崑山兩富人互仇田旣下種一密命僕周某某夜散  
稗彼田周不忍害乃私蒸稗其天誠獨發委蛇善  
全又不待感化而得

高識

李文靖沆爲相王魏國旦

諡文貞

叅預政事西北用兵肝

食魏國歎不坐致太平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  
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北講和西納款封  
岱祠汾靡有暇日魏國追歎文靖先識過人遠矣真  
宗初卽位文靖日奏水旱盜賊魏國答其細實文靖

曰人主少年當知四方艱難然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及魏國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業已同之欲去上遇之厚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范文正與富韓國弼諡文忠同政府儂智高陷廣南韓國欲盡誅失城州縣文正曰主上新立毋使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後韓國自河北還朝被飛語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繞床行歎曰范六丈聖人也魏國韓國非獻諛嗜殺者不過爭識先後間爾

朝廷欲盡誅失守官吏文正曰時諱言武備盜賊

皆退菴語存

卷之一 高識

主

猝至尊責守臣死事不可

楊文貞士奇

時號西楊

正統初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吁

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忽一日喜動顏色曰主少國疑懼重任不克勝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擔荷可釋矣章文懿身雖家居志存天下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欣然喜否則愀然弗寧夜必露天焚香默以世靖民安親賢遠奸爲禱姪恭惠拯葛巾野服社飲農談惟聞四方災異或天文失序輒憂形於色劉文靖健忤瑾去國聞六飛出狩終日不樂至廢服食

伯淳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故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

進退以卜天下治亂興衰主心齋論世道恒謂自家

有媿顧端文憲成

號涇陽

雖不得盡其用所與天子宰

相爭是非可否皆經綸重計宗社遠猷卽寤語寐語

惓惓不忘國家非實以身肩斯世斯道者所必不能

楊文敏榮

時號東楊

入閣年最少忽報寧夏被圍上示以奏

曰爾後進寧解此當遣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城堅

人皆習戰發已十餘日勢必退矣夜半報至圍已解

都御史項襄毅忠征滿四前屢敗危迫兵尚書急別

遣將彭文憲時曰賊若四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山

皆退菴語存

卷之一 高識

主

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二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

京軍何用再行兵尚書忿忿出危言公曰觀項疏曲

折知賊必可平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徒失氣爾俄

報執賊首餘塞悉平

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巡按奏猖獗甚本兵王恭

襄瓊呼資本人大言數責曰不過一毛賊只本處

數十火夫縛之乃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御史不

職考察當論罷賊聞不復設備先是戶部爲查處

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浙公請密勅討之且授

以方略命將提民兵數千乘夜往賊方聚酣飲擒

斬無得脫

孟吉國琪

忠

忠君體國與叅佐部曲論事言人人殊

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慨惟建旗鼓臨將吏詞色凜

然退卽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蕭然若無事公歸安人

楊文襄一清

號遂

論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

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萬曆閣臣王文肅錫爵上言

古謀國臣無事則淡憂有事則不懼自議欵來吏怡

卒玩一旦釁生舉朝惶怖辨難紛紛追尤首事反一

武官樊下求安專藉欵關之利文史隙中觀鬪爭談

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不以甲兵

皆退菴語存

卷之一 高識

直

而以文墨反二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玩

愒爲良謀一遇緩急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反三總約

以經營鎮定一言

正統己巳之變挾駕長驅聲言欲取通州倉糧數百萬

勢必資敵議者請急縱燒以絕其望決在俄頃丁忠

肅謙曰國之命脉民之脂膏可輕棄耶令官軍皆預

給一歲俸餉悉詣關支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值

於是肩負絡繹通州倉卽日運空京師頓實正德逆

濠就擒江彬擁重兵邀駕駐通州命文武大臣出迎

彬志叵測人岌不自保毛文簡澄伯發正議當訊賊

告廟衆賴以安武宗彌留江彬所領邊兵皆爪牙勁

卒倉猝肘腋舉朝計無出楊文忠廷和卽以遺詔散

豹房威武營錄其扈從南巡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

邊兵盡出誘彬入內奉皇太后密旨擒付獄

景德末作玉清昭應宮建寶符閣奉天書改元祥符天

下皆知詐真宗仙逝王沂國以天書本爲先帝降不

當留在人間盡以葬永定陵無一字存成化間朝廷

命中貴至兵部查西洋水程車駕郎劉忠宣檢匿他

處三日久不可得尚書項忠答都吏公曰王三保下

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珍寶於國何益

皆退菴語存

卷之一 高識

主

舊案雖在亦當毀之尚足追究有無邪尚書聳然再

揖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不久屬公矣中官獻定交

南策以中官與軍數公又匿其籍司者數被

撻若弗聞者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入言之事寢

周文襄侍郎巡撫十九年又尚書二年百姓不知凶荒

朝廷不知缺乏濟農倉米數十萬石自爲轉移奏改

南京公侯祿米於各府關支省運耗十五萬天順初

江陰劉公本道督通州淮安糧儲京糧唯通倉臨河

自通陸運四十餘里費殷而增耗不給適各處赴京

操軍久役用乏公奏通倉糧各月無事時令歇操軍

士旋運至京三十石給銀一兩漕運止於通州交納  
增置倉廩三百間歲積羨餘米五十餘萬石以廣京  
儲。

明制良田不得畀藩王正德時親藩以重賂勢必許內  
臣督促草制楊廷和蔣冕皆引疾梁文康儲奢筆上  
之曰太祖著令藩王不當益土地土地既廣將多蓄  
士馬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  
親親不得不畀主得地宜益謹侯度毋收聚姦人毋  
多養士馬毋聽強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  
念保親親不可得已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高識

七

咸寧侯鬱議開馬市部推楊忠愍繼盛號叔山行公條  
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掠  
邊民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犯俱責保約四欲平馬  
價分爲三等五亟整兵爲戰守備毋玩忽起邊隙部  
尚書始知馬市不可開上三閱疏極稱繼盛言是旨  
甚溫而卒開之者八大臣懾鬱威公竟被謫少保徐  
康懃貫司職方黔國沐琮請節制三司公曰世守雲  
南薛列上公而不使節制三司者蓋有溪意不見唐  
藩鎮乎事遂寢

元吳求通使已及境莽丹請絕之主者欲遂納元昊答

書謂理難拒絕張文定方平字安道宋景文祁上議曰

書詞如此是拒莽丹而納元昊得新附小羌失久和  
之強鄰也封冊元昊而莽丹使再至能終不聽乎不  
聽則莽丹之怨自是始若聽而絕之中國無復信義  
永絕招懷矣是一舉樹二敵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  
納卿誠款本緣莽丹之請聞卿招誘莽丹邊戶失舅  
甥歡莽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  
封冊暮行矣趙德明求糧百萬斛大臣難之王魏國  
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慙且  
拜曰朝廷有人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高識

七

馬超見先主待之厚面呼先主字關漢壽怒請殺之先  
主不從張翼德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  
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大驚自後尊禮有加良勝叔  
孫通野外綿蕞乃知天子之尊也孫明復居泰山孔  
道輔往謁見石介執杖履甚恭魯人由是始識師弟  
之禮然則翼德其鄒魯之宗乎

宋初江左徐鼎臣鉉入聘當差官押伴朝臣憚其文辭  
婉不及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一入行中書不敢請  
殿侍者茫莫測所由弗獲已竟偕往始燕騎省詞鋒  
如雲其人但唯唯徐強聒數日無與酬復者亦勅而

止當時陶寶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辨駟詞庸詎不若鉉太祖以爲大國體不當如此憲宗時琉球國乞歲一入貢謂子事父定省不可開意實利賈市以自便廷議難之而思無辭呂太常卿憲爲主客郎折之云若知爲子禮當遵父命

大同猶兒莊本入貢正路成化間北使從他路入守臣奏許之禮尚姚文敏夔請筵宴賞賜一切減殺令通事諭旨曰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疑非迤北頭目爾使不復敢言嶺南鎮守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高識

太

道倪文毅岳言經從海道先朝未嘗輕許備附近并服借名入貢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以防偽且令習知海道啟意外虞濫爲未便朝鮮使者中途屢被邀奪請改貢道中官爲之地劉忠宣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關迂回三大鎮此祖宗微意今直山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取地圖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陳賜叔升之封秀國守揚給諫成肅使者欲盡見兩浙圖放其規模供造悉聚焚之且

以事聞

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錢賜之使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正己大慙服李錡械送京師有司籍家財學士李絳裴垕以爲錡僭侈割剝六州民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憲宗嘉歎卽行其言元至大元年江湖大饑詔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此等事皆可爲後世法

嘉靖萬曆間籍沒二相反累閩省旣吸民髓又啟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高識

尤

君心奈何無以唐元故事入告者

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貫歐陽文忠修請拒之以防剝剝戶尚書聶昌諷諸路進羨餘賞知密州郭奉世示勸向忠毅子韶劾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微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奸主計近臣首開端聚歛浸不可長溫國入相盡革新法天下想望太平畢公叔仲游上書言不能杜興作之情而徒禁其變置凡爲利而傷民一掃更之向用事新法者必將操不足之情以動土

則廢罷黜除舊復行矣呂申國公著諡忠柄政熙豐

用事人雖去其黨猶分散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常希古安民上書言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英才使皆立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臥也且其怨憤已積一發爲害必大二公皆服其言而不能用遂致紹述之禍天變法非難而不求法所以變則其源未杜去邪非難而不絕邪所由興則其流未已一時高識出賢公卿存

審退菴語存

卷之一 高識

丰

一時人則貽禍無窮故百年之計無如樹人

蘇文忠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公叔戒之曰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托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知畏於口未畏於文猶抱石而拯溺也

黃岡卿尊素

號白

初入臺卽進規於總憲鄒公曰京師

非講學地也徐文貞已叢議於盛世矣萬公之杖也公語楊公可以去矣楊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魏公將攻南樂公曰頒朔後朝小過也攻之急勢不反顧

二憾交作不可爲矣魏曰一死可以盡節公曰不然

君子愛國之心甚於愛臣節也惠給事世楊號元人

品趨舍大指與楊忠烈連號大洪合意見落落孤行見

諸公汲引太熱必規之曰我輩言官司議論而已至

登進正人雖關係世運然自有主者不當與聞

黃岡卿尊素云名醫與宰相理原相通柳公綽進大醫

箴呂中丞誨當熙寧變法稱疾求去人皆知以醫諫

金哀宗問楊雲翼風痺何以得愈對曰但治心爾心

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明仁宗問太醫院判蔣用

文保和之要對曰在善養正氣正氣完邪無自而入

審退菴語存

卷之一 高識

主

又問御醫效何如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本傷聖人所以戒欲速也正統時徐太醫彪進敬身之諫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也爲善千日不足爲惡一日有餘正德末吳太醫傑曰調藥性易調自性難神宗在御久臺諫激切全不動怒卷而封之宋太宰纁曰寧可怒及言官還有警省若痿痺不知痛癢無藥可醫高宗憲移疾疏有邪氣所干元氣太伐等語以身爲喻真有感動

前輩論醫云閉門看古方三年天下無病不可治及出而用藥療疾知古今無方可用

端謹

宋真宗謂李沆曰人皆有密啓卿何獨無對曰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私請非議則依臣恒惡之豈宜效尤明孝宗命劉大夏曰事有不可欲召卿而議慮非部內事今有當行當罷寫揭帖密進公對不敢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上曰國事重大豈營私害物者比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卽前代斜封墨勅之弊非後世添臣以防其漸也

宋文憲遇上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淡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大書溫樹二字榜室中或問朝廷事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端謹

三

指示之金忠襄忠事文皇被顧問知無不言退未嘗洩楊文貞私居未嘗言公事所治職事雖至親厚不得聞亦無敢請楊文敏進諫絕不使人知之或諷韓魏國不焚諫草公曰魏國愛君自其述喜以存諸心不必似也彭文憲燕處不以政事語子弟

王端毅恕年七十四自言垂老方理會學問公精神才德由此日進七十八致仕至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一言一動揆諸矩度彭惠安謚學以儒爲宗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自處

退然如無所有進修之功老而不倦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抵家半載卽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減宿咎哉

韓忠獻少年學書無紙就莊門大石濡毫臨池晚洗去爲恒寒暑不少輟遇烈日及霖雨卽張小繖自蔽書籍不多印板悉皆手寫借人脫落舊書必詳爲節錄仍如法縫粘還之既貴迄老不怠

彭文憲少至老敬謹如一日居閒無惰容坐不傾倚立必俯行疾徐有節兩手常拱飲食不聞匕箸聲林恭肅鴨公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性莊重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端謹

三

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南都群僚散衙各歸第或訪客或飲奕賦詩孫榮偕交主駕部獨退處一室默坐莊誦及暮方回曰對聖賢語不猶愈於對賓客妻子乎蔡文莊清曰處今世宜多避嫌不可竟以聖賢自擬王應詔以爲魯男子善學柳下惠法也

六朝齊丘廷尉仲起謹重自立褚彥回嘆曰日見可欲心能不亂丘公所以遺子孫也公烏程人儲文懿璫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之大否則端坐而已人莫敢言私與家人言恒引古賢孝貞烈事爲訓終身不聞燕昵嘗謔一詞平生鬚髮辰甲不敢遺



棄竟以殉歟

義烏虞仲賢神積梳髮二十餘斤遺令殉葬

邵文莊寶言持

身以柴爨爲法終身不爲匪人楊狀元維聰父學諭

和聞人過如身受晉辱公與兄榜眼維傑日危坐儼

對聖賢立雪不敢動聞齊輩諧謔輒引避他室東坡

好戲范內翰祖禹

號萃陽

必戒之視勿令范十三知厚

德如東坡謔必不至虐學者寧師華陽以存志也

易乾坤後六卦皆有坎至安樂如需親附如比亦

同險阻不敢戲昵諸公殆淡於易者乎

劉貢父滑稽善謔晚年得惡疾王景亮結社相嘲

號豬嘴關爲呂惠卿中傷舉社盡傾黃魯直好作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端謹

書

艷語當受泥犁業報

徐文靖溥自少至貴效古人以二餅置黃黑荳舉一善

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黃荳一反則投黑始黑多

黃少漸積參半久乃純黃文靖在相位因事納忠隨

才器使行政不必出已惟其是用人不必出已惟其

賢屢遇大獄保全善類皆從二餅貯之林子仁春論

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

用朱墨筆點記其意嚮臧否醇雜以自程度猶歎爲

治病於標者也時同學者後或蕩失所歸子仁終以

質行名

宋趙康靖槩置黃黑二荳自考久則二念不興遂

撤荳無可數

孟子言求放心邵康節雍

字堯夫

曰心要能放蓋放心者

自放也心放者我能放之也

放心如雞豚出於棚欄不求則不得心放如鷹

隼翔於雲霄條

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

者流蕩能放者開濶流蕩者失其本心開濶者全其

本心此宋儒羅景綸氏之論

名大經

游定夫曰操之則

爲賢縱之則爲聖心有出入如何能操錢緒山德洪

曰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如操舟

然受命於舵非一定不移之謂操軍必坐作進退如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端謹

書

法操國柄必將運轉天下如欲以死寂操心豈曰能

操

尹彥明焯

號和靖

初見伊川卽教以敬字請益曰主一是

敬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彥明言敬有甚形影收斂身

心便是主一胡文敬居仁

字叔心

以聖學成始成終在

敬曰以敬名齋羅整菴曰胡敬齋動靜語默出入起

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孥如對賓客

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

之際則愈嚴愈密鄒文莊守益

號東廓

至越文成勞之

曰謙之事上矍矍盡禮見學力也對曰官直應迹如

扮戲者隨所遇輒應何得執哉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允恭克讓謙之信恭讓矣自省於允克何如恍然悟始之恭讓猶玩世意也於是自克逾滾達契主一之旨

程伯子曰堯夫放曠又曰堯夫猶空中樓閣及堯夫評司馬君實則曰腳踏實地人是信樓閣雖峻不如實地為高溫國居洛偕范蜀郡鎮字景仁登嵩頂由轅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憇石樓臨八節灘不喜肩輿路險策杖行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平穩地則不傾溫國自形踏實地之學見端嗜退巷語存 卷之一 端謹 壬

於此

溫國雖寓言庾袞太行失足遂至殞命韓退之悔遊華山亦為措足不平穩戒

溫國初宦尚幼臥齋中忽蹶然起公服執手板危坐久之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呂正獻教子侍講希哲字原明事循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坐不敢坐也自必冠帶見長者市井間巷語不經於耳非禮之色不接於目張崇國九歲字子節號無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詢公答如響置卷卻立曰精粗本末無二致下學上達敢以聖

法十歲善文十四遊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越戶限歛膝危坐對窗大編服靡勿懈若與

不踰矩不言不踰規大學絜矩不言絜規守為從心之矩所欲不踰推之為平天下之矩所施從矩不從規易曰義以方外

諡正幼祖父脫帽使執山水暴至家人各散姑投竿使挾以泛公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帽羅文懿萬化六歲就塾舍旁屋忽圯眾駭奔端坐自若項錦衣元澤襄毅曾孫五歲孤宗人利

語存

卷之一 端謹

壬

世官遣七首伏牀下毋黃心動搜得命以屬吏公不異晚請曰死生命也且殺一人一人復至徒重不如備爾黃色喜寄養他所獲免

至穎昌預戒諸子姪修治窓戶皆親為之暇子行次稍不莊敬伊川回視厲叱之曰汝輩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風衰矣持國皆逐之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曰正叔不好素伊川曰禮居卷不飲酒食肉忌日忌之

語戲

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

於是范亭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遂立敵矣嚴厲如  
伊川何故以細渺開隙使明道處此必不然矣

橫渠明公載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呂與叔大臨號

出橫渠門雖盛暑必衣冠儼然危坐楊文靖時號

舉兩肘示胡澹菴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曹月

川端足着兩磚處背穿薛學正教教號立以靜躁濃

淡係人鬼分胎夫恭而安原不可學而成惟靜惟淡

人以之生持是終身焉斷斷爲人不爲鬼三十年不

爲久余見十七年肘不離案者爲沈比部穀穀號器

出守廬州葉官歸掃除一室肆力羣書手自編輯王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端謹 堯

自六經理學以迄子史經世皆著其大綱附之緒說

旁羅天文曆律音算之學靡不精核年六十九自期

長辭某日猶操觚孜孜不輟日錄精楷書與身等公

實恬潛靜定守正全歸終始無怍文文肅端凝之且

豈端在肘傳稱皜皜乎與現王秋霜北質其真知公

者哉同時同里有諸生唐達明經陳元登精博著書

志與公正同余別有傳

家號流曰韓苑洛云張子西銘規模濶大言天道

重銘工夫謹密言人道也先東後西言人道而

可造朱子獨取西銘失橫渠旨然西銘不愧

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二語已彙括東銘

大意東銘特舉言動二端最切實者戲與過文人

易忽故諄復言之能主敬自無此失西銘盡之矣

石守道介號祖慶曆聖德詩君子策其必壞語出快心

幾倪覆宗之禍富韓國年八十書屏自錢守口如瓶

防意如城其寒心於夏竦乎李侍郎敦立揭磨堯堅

三字於座隅城縣城外石人腹有古慎言人也宋

景濂著箴曰磨堯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

堯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堯堅鐘鼓之聲因叩而

鳴磨堯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斯箴與金人銘金傳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端謹 堯

聖賢屢戒之然慎勿言與慎言有異張子韶曰今人

寡言者善惡未可知爲善必力爲惡亦必力彼終日

譏諛者爲善爲惡多見其不終爾立意勿言爲慎安

知不爲惡耶

管寧木榻當膝皆穿魏收板床積年銳減宋書王微不

仕元兇端坐玩詠一室足不履地床皆生埃惟當膝

獨淨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寢室短牕牀爽

輒抱書立牕下就明而讀如是十四年泊北歸牕下

石上雙趺迹隱然歷數十年猶存不難其勤難其恒

王龍谿幾曰天地之化貞以啓元日月之運晦以

生明元與明才待貞晦始有非貞晦則運化之機  
息矣貞晦者翕聚之謂所以培其固有之良達其  
天成之用學者恒如板床木榻儼對於前精志自  
然翕聚勿謂流離遷謫始然

武侯出師表先帝知臣謹慎故寄臣大事周瑜薦魯肅  
自代第云臨事不苟奇才自許許人豈越謹慎不苟  
之心以相矜詡哉武侯澹泊寧靜故能不求聞達立  
王佐之本先主勿以善小弗為其契在此前是者博  
陸進止有常處不失尺寸伏波材婉耿鄧身願為鄉  
里善人後是者王逸少識地名通晉室諸賢未有其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端謹

辛

華特慕萬石君家風朱徽國熹字元晦一字仲晦號  
晦菴世居紫陽山下  
故號紫陽從建陽之告陳同甫與大英雄必從戰戰  
考亭又號考亭謚文  
兢兢臨溪履薄得之氣血粗豪將何裨益古來英材  
學問大抵本此

傅夢泉子淵象山高足弟子其言曰弓調後求勁馬服  
後求良士誠慤後求智能使朱子聞之必許為至言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自交趾遺書戒曰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名耳可聞口不得言也好議論  
人短長妄是非政法言所大惡寧死不為龍伯高敦  
厚周慎口無溢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  
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恐陷為天下輕薄子嗟夫  
伏波戒兄子譏議而已復高下抑揚戒之而自蹈之  
卒致季良大恨來明珠文犀之謗死猶藁葬口語禍  
烈矣王旭名兄子曰默曰沈名子曰渾曰溪庶幾顧  
名思義不敢違越焉爾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端謹

壬

吳興嚴有穀既方著

考衷

潘侍郎允

字說

展師弟禮就正程正叔黨事正起再三

辭不得問讀何書對以看語孟問舜之徒跖之徒其

義何居潘對不難曉先生曰今所謂善乃古之所謂

利也雖然下拜悟一生之非計較是利無計較是善

爲一身計較是利爲天下計較是善善爲善須使

百慮皆從公處起若自悟自了雖湛然一無計較亦

是利利不過存自便意非欲害人卽尋常行好事未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考衷

一

必不帶利心故惡與善易知利與善難知陸務觀遊

曰爲善是士人常事若有意邀福如市道然善實恥

之如曰某事十功某事百功千善得某福報萬善得

某福報與天爲市交易而退是可爲最下人說法學

道之人記過不言功

南軒

張宣公

曰學莫先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

所當爲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也有所爲而爲

之皆人欲之私非天理所有矣

李岐苦疔瘰謁張忠定詠公曰子病中曾得移心法否

人能於病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愼之靜久自愈高

忠憲曰夢中作得主張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不

亂此立命之學死生寤寐皆得而主于文定曰漏刻

之人受命於水永涸則降影燈之人受命於火火熄

則止其升降動止有制之也人在聲勢利亦然得

則神王失則氣沮制在外也夫惟立命在我不爲外

物所制幾於道矣當於病中夢中驗之

唐節度使李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

嘗心動今膽落溫御史矣時祐進馬百五十匹溫造

彈其違勅進奉也希衣王心齋初謁陽明刺稱海濱

生賦二詩爲贊由中甫入陽明降階迎之心齋踞上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考衷

二

坐語次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天欵服下拜

執弟子禮辭就館舍釋思有不合明日復入見曰某

昨輕易拜復上坐陽明喜曰可信便信有疑便疑不

爲苟從甚善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

執弟子禮如初陽明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無少動

今卻爲斯人動真學聖人者也爲學能使陽明心動

力勝溫御史遠甚

鄒侍郎浩

忠

以諫得罪田大宗正丞晝迎諸塗浩出涕

盡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災疾不汗五日

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君毋以此來自慰士所

當爲未止此也呂太府丞祖儉

字子約

忤韓侂冑謫

吉州讀書窮理賣藥自給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備

言因世變摧折失其素履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

有所加亦私心也高忠憲感憤時事語侵輔臣下部

院會議公聞之坦然顧端文謂只宜杜門存待罪意

若太坦然亦似未至公漢旨之議上降雜職等調極

邊

于文定曰士大夫氣節相高視廷杖戍遣爲登僊

目上趾高傲脫一世呂祖儉所云因世變而意氣

有加亦私心也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考索

三

金華汪處士與立言學者常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

爲有餘張贈吏侍世書壁曰不同乎今之人我之樂

不及乎古之人我之憂文定邦奇大父也葉文莊盛

前堂後寢各懸范文正圖像退朝政暇拱手默對良

久乃去夏布政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信國自期

待王端毅出朝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僚屬語之

妻駕部曰昔張忠定行軍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

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妻問忠定何以處曰亟下馬

隨所向呼萬歲公喟然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

應變有餘吾終日靜思不足子又俄頃驟舉以告怨

不及也王編修思博聞強記豪爽自許已淡戒救求

朱文信國遺像奉以出入心師之孫文恪陞性恬淡

無所嗜一介之微或有未安則曰趙清獻必不如是

范忠宣純仁與蘊難測貴者見之忘其貴賤者見之忘

其賤處州吳宗禹人與交者貴者自忘其位長者自

忘其齒賢者自忘其德昏傾心爲之盡公斥落荦角

益以謙和自持林文安瀚至方若圓至勇若怯賤者

卽之不知公貴卑者卽之不知公尊愚不肖者卽之

不知公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公凜然不

可犯也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考索

四

黃石齋道周銘名不可以友立實不可以朋求獨

行則太剛衆行則太柔立之寤寐以爲禮樂求之

妻子以爲春秋

記曰同功易同過難君子寧身受惡名不可使人有逸

行好潔已者常不顧人此天下大惡鬼神所不祐也

東萊呂成公祖曰共患易共利難患者人所同畏利

者人所同欲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

爭

許文正衡號魯應召赴都道謁劉文靖因號諱因曰公

一聘卽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劉徵

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  
此則道不尊白沙歸至南安張弼門出處對  
以布衣被薦於石亨所以不受職求親秘書  
主也惜宰相不悟令受職然後親書遂次  
以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  
以奉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

初文定出處自崇寧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  
詎丈人行皆不謀之

呼文清佐大理王振引之也若辭不往豈不愈抗  
而得禍乎崔後渠夢時語與康齊正合

嗜漫語存

卷之二 考索

五

伊川曰農夫祁寒暑雨耕耨播種吾得食之百工技藝  
作爲器物吾得用之介冑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守吾  
得安之念無功澤及人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大蠹  
唯輯聖賢遺書庶幾有補爾此終身負慚於人者  
也文正曰吾遇夜就寢卽計日食飲奉養費及所  
爲果費與事稱則解鼻熟寐不然終夕不能安眠  
思其補之此一日必求諸已者也

欲者人功業必使身預其間以求事所由起如事某  
君某臣憂樂當以人殊臨某郡某邑寬猛宜以地異  
一刃減細無不口講指畫於是機宜洞達臨事如決

河矣欲見古人氣象必若胸當其際以觀心所由定  
如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  
不敢言名利事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後周書苟能  
潔淨曠遠亦可恨古人不見我雖孤居一室儼坐光  
風霽月矣

讀書則人敬之爲善則鬼神敬之人且致鬼神之敬非

僅科名爵位所能得也洪武甲戌掇花景清妖惡主  
家女公宿妖不至去則復來曰避景秀才公書景清

在此四字粘尸妖遂絕天順丁丑狀元黎淳醇宿望

江樓數鬼擁女登落日黎狀元在此大福不能禍填

嗜退語存

卷之二 考索

六

刻寂然富人願以女侍巾櫛大書黎狀元妻於牖桌  
亦絕鬼豈畏狀元探花其能及第之由則鬼不得不  
畏之爾

白沙詩訪定山檢詩談道數日拏舟送之維揚士人同

汎數十里景滑稽肆談謔盡衽席衰眠之鄙故爲

是因二老定山不能忍幾厲聲色廣明條恨未已白

沙若不聞曉太恬不有其人定山由是大服或舉二

程夫子事證之伯子叔子赴某友讌妓佐觴伯子笑

語不異叔子怒甚不飲不食明猶不釋伯子曰昨日

本有吾胸中卻無今日本無汝胸中卻有以是觀白

沙定山胸次見矣

王景文云有心避禍不若無心任運斯言固達矣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盡人事然後理足無憾文公高弟廖德明夢謁大乾懷刺宜教郎廖某後果以是官宰閩恐止此不欲行文公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筆止爲筆不能爲硯劍止爲劍不能爲琴其成毀久速一定不易人固有朝野而暮舜者禍福亦隨而變難以一定子晦拜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卽袁了凡黃立命之教所自起也郭璞爲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考衷 七

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謝顯道在書局或勸謁執政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性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閒工夫在用閒心力唯信命養得氣不挫折爾

黃石齋曰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仁義之與福澤天地所爲桃李也方外者以爲果報

陸象先曰夫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煩爾葉夢得曰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爲煩爾高中憲曰惡念易除雜念難除唯庸人多妄念雜念亂天下

有餘

李延平

文靖公字愿中

曰人之念慮顯然過惡萌動易見

易除最畏無端閒鬧憧憧纏繞相續不斷不辨所從來究不能遣去尤爲害事晦庵曰烹向來亦是如此

古人假事立說所以示訓讀者當喻於語句外如虎石蛇弓二事皆寓言也夜行遇虎射之沒金飲羽旦視則石再射矢躍不能入漢書以爲李廣後周書以爲李遠韓詩外傳以爲熊渠子呂覽以爲養由基其意教人矢志忠臣孝子無非精意所貫計無復之靡堅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考衷

九

不入石何必不爲虎客飲見盃中有蛇惡而得疾復置酒知爲掛壁弓影疾頓愈晉書以爲樂廣賜客酒風俗通以爲應彬請杜宣其意教人去疑人世可駭可恨猝不及防之遭皆由意造意之所設鬼神猶將侮之惑解蔽釋靈明原復湛然弓何必不爲蛇

有寄興起悟淡足自傲者山谷

黃文節庭堅

曰吉蠲筆墨如

澡身浴德淨拭几研如改過遷善東坡曰臺榭如富貴時至則有喬木如名節久而後成容齋洪文敏曰富貴利祿如優伶之坐官衙方據几呵叱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已矣紛華盛麗如老人之撫節序花晨月



夕未嘗置欣戚於懷也。金珠珍異如小兒之弄戲玩，雖然前陳疑若可悅，委棄了無係戀，橫逆機弄如醉人之受罵辱，耳不必聞，目不必視，醒則爲我者自若也。

羅文恭號念菴玩內典得返聞旨，信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人覩其顏貌，驚服文恭，恐自省曰：噫，是將入禪那矣。乃悔置前功，爲志聖學，力諫罷官。後年踰五十，默坐半榻，至靜爲之主，一切無有雜念，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曰：是偶然不足道。劉念臺論高忠憲心如太虛，本無生死語，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噤退菴語存。

卷之二 考索

九

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忠憲遺念臺書曰：有一毫逃死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心，亦害道。叩先生於死生之際者，當以此爲正。

馮文簡京帥太原王安禮掌機宜文字，馮寓書王平甫安國曰：井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自與和甫談禪，爾平甫答曰：禪恐明公未達，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蘇子由論佛隔牆聞釵鈿聲，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爲破戒，葉少保夢得詩：其陋其說，淫防酒肆，皆是道場內外牆壁，初誰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牆爲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爲釵鈿，是一重公案。尚

問心動不動乎？葉公湖州人。

黃文節過范忠文終日相對，見公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思文言：吾二十年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見曹歡呼咫尺，皆不聞。文節曰：公卻是學佛作家。忠文不悅，呂申國晚益究禪理，勸溫國留意曰：佛學貴心術簡要，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

象山陸文安九淵字子靜謂門人曰：道本日用，常行近學者，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道學爲人淡排力詆。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

噤退菴語存

卷之二 考索

十

見之人言，卻難對靜修退齋記云：挾老氏之術以往，莫不以一身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終必至誤國害民。然特立萬物之表，不受其責焉。彼方以孔孟時義程朱名理自居，而不疑人亦莫之奪也。象山蓋指朱子靜修殆爲魯齋。

靜修又爲劉仲祥著齋說云：近士大夫多自號頑齋，惟魯人所不足之稱，如是始可無營而近道，休齋以自全也。明譏魯齋無疑。

誦習

劉忠肅學曰：士先器識，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父張宣公

曰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薛文清曰用力詞章者心荒而勞用志性情者心泰然而樂蔡文莊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克常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指陳御史茂烈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爾唐荆川順之文追班馬詩齊李杜曰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更何如馮恭定從吾<sup>號少</sup>少誦王文成人心有仲尼詩有當於心爲詩茶簡所器重不規規詞章以文人何如聖人廣坊同志顧主事允成<sup>號涇</sup>曰吾輩舉事出言當從太極起念若旁出陰陽五行猶形與景逐爾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誦習

主

李于鱗樂龍守順德蜀人胡督學某過之季訊楊升菴起居胡公曰升菴錦心繡腸不若陳白沙爲飛魚躍也

朱史稱仲淹好明經術時鮮信中庸特舉最張橫渠倡道淑人不在濂洛後掌學睢陽孫秀才僕僕廢學戚然母老無能爲養補以學職月得三千俱養於是授之春秋後十年泰山孫明復先生復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索遊孫秀才也狄武襄青初隸籍中一見知爲名將授以左氏春秋遂折節讀書自春秋戰國至秦漢用兵成敗貫通如出掌朱

儒聖學開先如文正首宜從祀兩廡

延平資稟勁特氣節豪邁後琢磨與田夫野老相似時稱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是爲涵養氣質東萊少補急粗暴嫌飲食不如意破碎家伙因久病閒看論語誦躬自厚薄責人句念怕冰釋史稱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是謂變化氣質

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又云某之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亦太陽之餘證也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誦習

主

張明公曰觀書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楊文靖曰學者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淺方有疑許文正讀書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

唐一卷遊湛文簡若水

<sup>號甘泉</sup>

門甘泉問此間好山水會

遊徧否古人遊名山大川必有所得問何故有得自君有得君自知之吾不可畀汝也載禮部應奉亦出甘泉門信聖賢可學而至篤志以往視天地俱小爭禮部獄死杖下甘泉銘墓曰死而知性不忘者存公長典人

魏恭簡校答黃其云讀來書似猶芥蒂舊事願開拓萬古心胸虛名在人間世辟開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不登名山涉大川不知雲漚無關天海也。

朱徽國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亦曾去學禪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前事卻理會不下道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便自見得。

上蔡自負該博初見明道衆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上蔡流汗而發赤明道曰此須是惻隱之心

知痛痒也一語是上蔡論仁之本及見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誦習

古

明道讀史文逐行詳究字字反覆數過上蔡大不服道後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世以象山陽明不主讀書者由不曾參得話頭

謝上蔡曰儒異於禪正在下學開口說何思何慮使入

禪去矣又曰透得名利關止是小歇處須藉窮理工

夫方可望入聖域羅念菴異端論曰儒者斥釋氏棄

倫理遺事物二者之謬其毫釐千里間卒不可晰非

聖人莫能明舒文節幼自期聖賢惇異學曰空言無

補不若修本以勝之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座右

羅文莊欽順

號整

曰胡敬齋有志閑聖道故力攻禪

但未深究彼教本末以想象二字斷之安能服其心又曰禪學畢竟淺若有見吾道取其說詳討之毫髮無所遁。

章子厚令商洛屢拜康節廬問數學幾日可盡曰子才頃刻可盡須相從林下十年使塵慮消散然後可邢和叔恕求學援引古今不已康節曰姑置是先天未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誦習

古

有許多語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某兄弟監試無事以其說推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只是加一倍法堯夫伊川對論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之處乎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愕然問故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堯夫

曰子以爲起何處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數本於理理本於誠康節言天下不可傳者惟司馬君實與章子厚君實不必學惟其誠也子厚不可學不能

誠也臨終焚書不傳。

韓魏國自少至老始終踐履惟一部論語未嘗須臾敢

離彼謂前後用半部者何如始終一部爲醇李文靖

日讀論語曰只節用愛人兩句尚未能行終身誦聖

言何益涪陵處士譙定谷張魏國浚

號中

論語馬時中仲

號平

晨典必整衣冠讀中庸一過然

後出視事茂叔

號元公

謂全部華嚴不如一艮卦

周盤臨沒命其子編一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敢忘聖也皇甫謐遺言論送墓之制名曰篤終惟齋孝經一卷不忘孝道馬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夷居喪不爲佛事但誦孝經人稱顧篤

朱康流曰華嚴頌言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所現衆色形令入此法中又體性本不動無我無來去而能寤世間無邊悉調伏通乎動靜而不隔於止義淡矣八十一卷不越斯義種種普現終局影響非有進退得失確不易之理如艮六爻著明也艮大義所循者道所適者時所守者位所持者思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誦習

五

爾

北齊權會夜乘驢出鐘漏盡忽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漸失路不由故道會誦易經上篇一卷未竟二人忽散去齊顧權治病邪問其家有孝經令取仲尼居置枕畔恭敬之病遂瘥陳齊陵篤疾子份涕泣跪誦孝經晝夜不息三日豁然愈

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張莊簡笑曰正不善讀書爾學與仕固合言之陳白沙曰學爲己其仕也爲人學爲人其仕也爲己陳文定稱山陰趙典簿魯仕不近利學不近名似分而適合慎毋岐學與仕二之也張

恭簡曰學達於政簿書非俗吏政成於學章句非腐儒今學術日新政體日敝奈何能善其後

士人侈談經濟不得見行事古今共慨乃得君久位仍未行其志是蓋有機與勢焉楊文貞郊遊記初至北京作方贊機密記有曰東海數千里平曠沃壤使民悉耕桑其間無天時人事虞上可禪國計下可舒遠親供餽勞後歷事四朝爲相三十餘年專且久矣未嘗一言及此較元垂亡虞集尚欲開燕京水利相去幾何萬曆間徐尚寶貞明議西北水利洋洋大文朝廷使兼憲職使宜行事竟以中貴居民交稱不便止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誦習

五

朱文肅入館謁申文定時行酒半起請曰相公主文程策處置宗藩甚合條理何綸屏十五年尚未見行文定曰亦只怙怙過爾古今共歎所以貴及時也

康節山中雪夜儼然危坐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晦翁偕東萊讀書雲谷銳志著述晦翁日夜無怠東萊夜分輒疲必息而後與詢晦翁夜坐几下有物抵其足據踏良久精神倍增數歲見神頭出目光百餘云多目星現嗣几下間如夜分亦必就寢張子韶勤誦達旦見燈側有頰已者危坐於前意疑鬼物增膏肓日其形不易須臾澄虛靜觀不復見一

公非語怪者多目星與類已鬼物皆精神志慮自爲之或留或去或見或不見奚鬼神足云

讀書著述三十年不輟明得二人焉趙謙謙浙江餘姚人初名古則幼孤貧寄食山寺書克已復禮口爲用工準的隱隱山萬書閣潛心大業洪武初徵校正韻衆以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罷歸築考古臺於五行山述六書古著聲音文字通六書本義及易學提綱歷代譜贊造化經綸圖周易圖釋南宮續史斷攷古餘事諸書三百餘卷宋濂遣子仲珩受業校正韻多用謙說以薦教諭瓊山作瓊臺布學範頌表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誦習

七

稱趙夫子學者號攷古先生勢利澹然直義所在目無王公既沒門人柴廣敬曾榮坊以聲音文字通進丘文莊游私淑於公論述皆公教也鄧潛谷元錫江西新城人嘉靖乙卯以易魁其曹卽謝公車不往曰吾斯未能信也覃思大道論皆經世鉅典如五經釋春秋通三禮編繹兩史上下編明書潛學編與羅近谿比隣同好共紹正宗明書傳王氏弟子獨取季明德本其莊敬宥密寧欲杜微宴合季氏龍惕言萬曆間徵授翰林待詔鄧書並播寓內趙書行世惟六書本義及學範六篇季謝兩文正訪其書於嶺南不獲

錢牧齋謙益校閱中秘見所進聲音文字通卷快浩繁零落失次內府如此人間可知

毘陵陳布衣濟總裁高廟實錄永樂大典六館執筆士輒從質問疑難隨叩響答各慰其懷來疏快剖析咸盡源委長子道請曰外人推翁善記採誦可乎曰可採得朱子成書曰可來首句遂朗誦終篇不爽一字海虞桑民懌悅讀書過輒焚曰既已憶矣何所用之書刺謁部使者高自稱許使者延校書預刊落以試校至不屬仰索筆書亡誤以足使者敬俯

唐學錄懷德仲友七世孫余闕問楊雄九州箴未知所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誦習

末

出公卽援筆書之不遺一字與宋景濂辯諸子是非九十遺種歷誦以對如叩巨鐘大小畢應景濂驚其博公曰徒博陸澄書厨爾吾藉以窮理而施諸事也企華蘇學正伯衡文定公後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不知故能覃精義理名物典故事爲之要發爲文詞俄頃數千言景濂來自代宮文懿原修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甚先儒未刊考一事不獲不憚累昕夕忽考得之謂門人曰進吾二階不若得此可喜

鄒南阜曰作書者使已往如生後來知戒百世下

心吾心者猶吾之委蛇皇路

曾侍郎魯七歲暗誦九經無一逸稍長取三史日記數千年國體治亂人才忠佞制度沿革咸舉之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何文肅喬新年十一讀通鑑綱目輒了大旨修撰周中規至齋見陳子樞通鑑續編問書法何如朱子對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敢議然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卒不書其官似未當趙普沮立德昭陷於逢君更氏於其死何書爵皆古風儒未及

孔子曰夏道未殯詞辟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康王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誦習 尤

命畢公曰辭尚體要西漢治安天人二策累數百萬言不如申公對武帝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爾明武宗時韓忠定文屬李獻吉夢陽具奏草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覽勿竟也焦修撰跋曰累朝奏牘正德以前核而樸嘉靖以還裁而練矣特告君體宜爾注經作史莫不宜然泰延君注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文道林說道遙遊數千言漁父最淺俗謝東山解之萬餘言朱子作張魏國行狀四萬字猶爲少宋史李全傳二卷六萬餘字覽不能一過卽數過亦不知起訖胡文穆廣同王洪等編永樂大典二萬

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御覽元龜不過千卷人間已不可得多果奚益哉猶龍氏隱懼多言柱下五千言以侈猶龍氏之窮也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蓋以兩漢來訓詁盛行拘牽繁瑣人溺於所聞故超然直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其汎覽流觀者不過周王傳山海圖而已游好在六經豈真不求甚解者哉

師友

宋景濂四持文衡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內誠外恕色溫氣和近之者如大寒加重裘盛暑濯清風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師友 手

也四方士得見先生誇於人爲幸承一言賜者人輒改觀不敢與齒成弘間嶺南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登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爲驗因輕重其人焉踰於安定門詵詵著詠矣

羅一峰三謁吳聘君不得見乃聘君自稱門生於石京人已屈伸問果何以自處

李希顏性行峻茂實醇羣籍高帝手書徵師諸王子教嚴毅諸王子弗若教擊額以管帝撫而怒高后曰惡有以竟舜訓爾子顧怒耶帝威頓震正統間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願偕詣國子監聽講祭酒李

思文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太師辭先生曰秀才家彼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命諸生歌鹿鳴賓主雍雍抵暮散師道嚴於至貴天下知尊焉

唐子畏寅上書文衡山徵明自請俯首隅坐曰非而伏乃心服也詩與書寅得與先生爭衡至學術寅將北面走矣寅生先生十閱月願側子路於孔子以先生為師求一再頓首聲澄澤亦使後生欽仰前輩規矩半度先生不可辭也

文先生生年同靈均國書記取唯庚寅吾以降句蘇二字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師友

主

某問人曰待詔前尚有能面者否或以解元唐寅對二字雖然悟曰信然信然吾見國書云唯唐寅吾以  
陸尚寶師道師事衡山人謂公已貴何折節乃爾師道曰文先生以藝藏道何適非師奉益篤陽明初來進士儲文懿已太僕少卿往來問學致恭不啻受業方文襄獻夫與陽明同官吏部位其上聞語學有省屈已師事之游寧董蘿石溪季六十八而始受學羅近谿汝芳成進士聞其門人胡宗正易學有傳迎致之友執弟子禮攝衣而文登爵位聲譽年齒所可妄襲哉

于定國身列九卿猶迎師執

應劭為太守

自稱鄭玄弟子謝上蔡卒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不敢問以職事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強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求之今日良屬僮事

尹彥明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人曰噫尚可干祿乎哉不對而出伊川曰子有母在彥明歸告母母曰吾知汝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不復就舉文成門人山陰徐汝珮舉鄉薦赴南宮策問意誠良知棄卷不對出闕竟歸

常安民自少應舉不從王氏經學其妻與蔡確妻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師友

主

兄弟也絕確不相往還寧宗時鄉試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讀程氏易傳知以為偽不願考校

祭酒李忠文困首本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昏耄不能勝太學生石大用號衆曰師猶父也父罹難子坐視乎草疏請代銀臺懼以法天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為上命釋之馮祭酒夢禎端居進士滴畧酬對南曹郎疾慢已飛章劾公公笑曰是代西湖移文趣我也移病去官太學生張榜舉幡小教場諸生千餘人會幡下奔走泣訴榜獨上疏願冠鐵冠挾銀

斧殺身以直公詔留用榜名顯天下。

范文正貶戒百官朋黨尹師魯洙奏臣與仲淹義兼師友不可苟免主待制質扶病起送願與黨人蘇軾自湖被譴親友交絕道出廣陵鮮于侁知揚州獨往見或勸焚往來書問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伊川黨事起張思叔繹屹然砥柱甘心溝壑不變學禁嚴馬時中仲歲寒不改執贄十反不已。

景毅蜀郡人漢侍御史子願爲李膺門徒不及于譴毅慨然曰本謂李膺賢遣子師之豈可漏脫名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師友

重

籍自表免歸恥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

韓侂胄酷禁僞學晦翁答黃勉齋書有云前此學徒真僞難辨得此鍛煉夾雜者始無所逃蓋必共患而後可信同心非前有高岸後有淺谷何以明獨立不懼哉故异己之批亦同黨之師也。

祝僉事戒受學董心傳致仕後過門必下車沉醉徑過里許仍返駕徒步如初蘇侍郎民出柳先生門試名居先庄上當食糧自督學使者弟子不可先師以文守小技爲後先使賢官失長幼序使者悚然敬其知讓。

李文達力主羅一峰倫廷試第一文達起復一峰反覆數千言爭萬古綱常李文正所取士羅圭峯玘引大義責公請削門牆籍江陵門人劉畏所牽淡庇之由刑部郎改御史首抗疏極論黷橫十餘事郭明龍正域於四明雖館師不執弟子禮皆自絕於師益徵在三之重。

徐孺子矯矯壁立薦辟皆不起及薦辟者死必炙難潰酒萬里赴弔弗憚也古人輕感恩而重知己正可不謝死不可不重爲禮北史僕射臨淮王彧表薦祖鴻勳文學除奉朝請人訝不往謝祖曰爲國舉才何與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師友

重

祖鴻勳事臨淮喜得人矣楊文定薦范理知德安再擢左藩或勸致謝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文定卒祭而哭之漢士取之辟舉尊隆舉主至解官行服後如北魏石宣服黃宣唐程賀服崔亞采進士李庭芝感判帥孟忠襄知己扶柩墓興國卽棄官行三年卒。

吳元獻既薦范文正又詰其任率邀名懼累舉主士更壞於知己何以待之。

鄭善夫初不識王廷相偶作漫興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鄭卒王始知之爲位哭走使



千里致奠經紀其壟刻遺文片言之感重於舉主  
景濂門方正學孝孺為高弟子濂沒私君念及或見手  
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於  
蜀王厚撫卹之墓在夔舟行必往祭慟哭移時王稔  
忠文禕之孫受業正學門文行重士林正學被刑狼  
籍莫敢收與鄭恂潛至聚寶門外求骸骨歸文皇念  
禕忠出之獄欲用之辭疾終身讀書巖山

後漢戴月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申君申卒送喪至  
東海道經家父母以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  
宿去顧尚書璘少學於李璠璠死妻萬不免饑寒分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師友 五

休資給為其子置產旋置旋廢卒困死迎萬養於家  
死為歛葬給其孫如丁少川應詔師黃博士賸川  
賢書後復延於家事如舊黃動以禮法督諸生呼必  
稱名輒長跪呵責不以孝廉少假貧甚廩之終身沒  
贍其妻子公長與入沈泉副祿計偕還道遇師盧生  
痛傳其從者舟入棠舍之矣公要共載謹視湯藥未  
抵舍愈

張安道卒蘇子瞻感知遇總麻三月元嘉興顧潤之德  
王幼從俞觀光學俞無子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  
湯藥情至切若父子醫為感動弗受金今我老必托

以死既訪醫吳中病革趣歸卒潤之奉屍歛於家衰  
經就位來弔者拜之墓近先塋歲時祭享唯謹王文  
成卒於南安王龍谿延試渡江復返與錢緒山議服  
錢父母在止麻衣布經龍谿服斬衰往成喪扶輿歸  
廬於墓建書院肖像出必告人必而心喪畢始赴廷  
對楊吏侍起元師羅近谿亦如龍谿呂文簡受學於  
孫行人昂孫歿服衰拜送弔客

陽明之門生稱師歿稱友者黃尚書紹也生稱友  
歿稱師者聶貞襄豹也

王丹被徵大司徒侯霸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丹下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師友 五

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公結交何敢當答拜丹曰君房  
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不自同於人父荀勗諸子與解  
系為友勗又與系先君親厚系以不奉遺教不拜最  
庾袞偕諸兄過陳準諸兄皆拜其母袞獨不拜不自  
同於人子文潞國彥博<sup>諡忠烈</sup>留守北京未至揚言曰  
國博李稷父為我門下士敢慢魏公必父死失教吾  
視稷猶子也將庭訓之公至李來謁公著道服徐語  
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不得已如數拜之呂申國二  
子謁歐陽納拜出相歎前輩不可及必拜者為呂希  
哲父者為歐陽公彼此相安否則拜為依貴受為挾

長馬援受梁松拜文以取禍矣

徐穉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郭泰曰吾夜觀乾象畫  
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矣獨惟穉下榻時何不以  
告陳蕃泰同舟日何不以諫李膺使同道之朋各行  
其志輕生嗜進俄陷大僂耶范蜀郡與溫國善論出  
一口獨大樂議往復論難數萬言三十年終不合范  
忠宣與溫國議役法互左永州命下范諸子欲以爲  
請公不可以執政口不協溫國得免行羅文莊作困  
知記訾良知歐陽文莊德事之甚恭辨之甚力  
古稱兄弟之親以同父夫婦之親以同子今同父等行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師友

壬

路多矣視僚友母如吾母禍患不常身承唐得四人  
焉狄文惠官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母老且疾使絕  
域惻然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諸長吏請代行柳宗  
元徙郴州友劉禹錫得播州曰播非人若禹錫親在  
堂吾不忍負母遠惡地如不往永與母訣具奏願以  
柳易播得改連州徐大元叅軍杭州哀僚張惠職抵  
死母老無養詣獄分罪坐免官十年惠得不死韋綬  
進士舉首以友楊凝母老讓不對策夫以孝重吾友  
俾後世因友誼益顯孝於不替人子自尊其親隆莫  
加焉

退之與人交有死卽恤其孤爲畢婚嫁孟郊張籍是也

尹師魯死魏國薦其子樸爲屬放如子弟有過懸師  
魯像哭之景中允賜友張貢見賜女欲與婚未聘也  
貢卒賜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友乎召其子妻之  
臨海秦狀元鳴雷大父某與友某志誼相切肄業蕭  
寺友病怯雷震几榻悸而殂大父悲號棺殮撫其四  
歲子子之後成立頗鄉薦歲時周恤其家友父母歿  
復代棺殮如禮終身聞雷則攜友之子而喟息嘉靖  
甲辰上親定殿試卷忽高懸殿簾結雷字徧索雷姓  
爲首不得得公卽擢之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師友

壬

王半山蘇子瞻程伯淳兄弟學識異同各推服濂溪半  
山語連日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子瞻詩夫子豈我輩  
造物乃其徒伯淳再見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意山谷稱笥次如光風霽月諸賢信重濂溪若是  
使得柄國世路波濤自能寧息山谷又推伯淳西風  
壯士淚多爲程顥滴乃東坡上神宗書指程顥爲奸  
邪小人初不過以下近人情語譏玩侮而已宋晦菴  
列王安石於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詆蘇文忠得行  
其志禍其安石亦限於此司馬君實數被戲侮於章  
子厚求東坡助已坡因正責之尊君實忽伊川則奚

以故若濂谿則又高遠矣

陸務觀曰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祖父乃就坐吳康齋父執胡祭酒儼自京還往謁之至大門四拜退明日又往方請見曰昨自行拜禮今惟長揖問故曰先生父執若四拜恐勞韓尚書邦問陽明父執也冬至趨朝陽明以勲臣貂蟬乘馬赴俄韓公後急下馬執笏立道左韓至不下輿第舉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陽明俟其過乃上馬

康對山海最善呂文簡<sup>號</sup>柟<sup>字</sup>呂故公薦士也康豪邁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師友

堯

任放呂則斤斤繩尺兩人相對甚歡讌飲徵使康頤呂令先出呂遜謝不敢爲異康曰鄉邦屬耳吾兩人吾既跳禮法外復爾吾子後生何則焉涇野尊朱學鄒東廊服師傳僚案患難習最久辨若聚訟志行交合如毛裏涇野又與霍渭厓同官南都渭厓與貴溪交惡涇野時時規勸霍疑呂黨貴谿中銜之貴溪柄國欲汲引涇野呂又時時掄揚渭厓致貴溪疑罷免無悔

鄧何主事瞻正統間與同邑胡純同升國學胡病疫鄉里姻舊悉避去公晝夜視其僕僮粥煮藥七日而候

不應解衣與衾枕抱臥得汗瘳兩人後先成進士胡

語人曰今以往皆何父所生年也終身事如父吳清惠廷舉遇羅文肅玘於太學羅年踰強仕由資例入病痢兩僕死公親爲煮粥負登廁日十數返後同登進士羅語人曰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惠給事世揚先後杖五百一十四梭無數夾十七遍脛骨寸斷堂審又杖三十七舊傷正劇新刑倍慘方御史震<sup>號</sup>菴<sup>字</sup>先以提斬繫獄持惠公大痛惠公瘡楚其二便不能舉方公負而下炕復負上夜半不敢怠牀褥不潔手洗滌見呻吟不可忍微言曰真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師友

手

惠元儒不受痛惠公瞿然方公曰此吾儒立命之學於是恩仇平等六合一家

楊忠烈少與陳愚交生平畏友惟元樸以豪傑相期許雪夜兩人行歌徧邑中倚柱而嘯盡地而書狂呼痛哭莫能測也公及難周旋生死匿幼子於廬山經紀其家事又以女妻公長子之易攜間行刺即吳越間吳門贈待詔朱孝廉陞<sup>字</sup>宣<sup>字</sup>周忠介總角交也忠介青虹碧血與元禮孟博千秋對峙待詔以朱霞之品敦白華之養綱常互秉師表攸歸彼此同其介特私謚孝介讀待詔丙寅九月十一日祭忠介文兩人

志義昭揭金石爲摧幾於宋廬陵張毅父于載之友  
文丞相也高忠憲被逮惟華文學時亨實左右爲歸  
全計

劉念臺曰有勝己者有憎己者有疑己者有異己者皆  
吾師也勝己知我之不若憎己知我之不肖疑己知  
我未信於人異己知我尚同於人孫文介慎行號洪  
曰知己非交游情好之謂苟一意任公雖疎遠可也  
苟大義同歸雖異己可也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二 師友

三

嗜退菴語存卷之三

內編

吳興嚴有毅既方著

貽謀

北齊崔劼二子並外任弟席之請曰拱搆幸不凡何不  
在省府清華之所劼曰吾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  
兒與身何異唐相源乾曜延言大臣子份求京職俊  
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重而由二息補外示自近始  
宋范魯國質爲相從下奏遷秩作詩戒之爾曹當  
憫我勿使增罪累韓忠獻爲相子維舉進士不就廷  
試兼以父任執政爲過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貽謀

一

章惇雖克惡四子惟援爲校書郎餘皆隨牒仕州  
縣不肯自私范忠宣猶欲以恩例換子近地固知  
私未易盡也

王文端官吏部子爲南國子博士考績到部文選郎欲  
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馬端肅  
子以鄉貢待選公使力請外自必大臣子而京秩誰  
當外者羅文莊官兩都留家于視家口勢位非一家  
物須看破仲子謁選不通書故舊瀕行訓曰前程分  
定唯安義命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便音問乞達相  
知公曰數字本不惜似信命欠確爾惟諄諄忠信篤

敬云

王魏國從子睦願與秋試公曰家世以文進見汝樹立  
喜可知矣吾在政府懼太盛豈使汝與寒賤競進主  
忠肅官吏尚仲孫麟已蔭國子將應試公曰汝才可  
登第如與選則士無援必有受抑者且有階得仕何  
必爾取卷火之夫象賢繼興不可以寵盛自墮亦非  
父兄所能屈然立朝矜式亮直不私應與天下共見  
之則心二王公之心為至極也

雍熙二年宰相李文正昉子宗諤呂文穆蒙正弟  
蒙亨試皆入等太宗曰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貽謀

二

又以貴胄不可先寒賤退沈文通進馮京第一

王文獻溥在相位父祥家居公卿至必首謁父置酒上  
壽薄朝服趨侍左右坐客引避父曰此豚犬事爾勿  
煩諸君起陳文惠堯佐文忠堯叟兄弟狀元季弟康  
肅堯咨皆極貴奉父省華晨昏盡禮客至三子侍立  
迭捧盤盃客踞踏求去父笑曰兒子輩自應爾費文  
憲年二十大魁同侪奕爭勝戲批某公類尊人在家  
開天怒封竹板命公自撲公持父書及竹板登某公  
堂自扑者三次某公出抱首哭曰公有父責我求督  
責我者不可得也羅念菴殿元歸父雙泉教不殊童

稱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几授几客變色起則謂曰  
謂勞耶因愛之也

張安國守撫州迎父應得老人於署老人索紙墨  
發書三吏聲啞拱人呼安國來門撫州書  
表司是祇應汝試

韓忠獻知亳州第一

云何令人思不得已河之

郎西京疑獄奏讞

大詔曰汝食朝廷厚祿位

再問未能對遂推

府奏案尚不能記細務不

試一府巨細皆當

力解諸子股栗累目不能釋

衆可知必欲捷之

力解諸子股栗累目不能釋

嗜退菴語存

卷之

貽謀

三

孫國博貞子曰良為御史恒郵問治獄有伸雪否對  
不當意輒寄責家居詞色必厲不違飲食人謂他御  
史獨一掌院官曰良乃有兩掌院官丁尚單元薦釋  
禍省父少參公於官所一見即問曰向囑汝讀律熟  
否囁嚅不成誦公據批其頰令長跪且誦且責責令  
熟習通曉大義乃已

賈文元迴訓子姪曰古人厚重樸直方能立功立事享  
悠久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復來節  
行失之終身不可得張魏國教子姪曰子弟隨父兄  
顯宦不患人事不熟議論不高見聞不廣一旦從事

常痛鋤虛驕氣習音在照壁後嘗量人物指摘儀度見被上官詆呵進退失措者莫不羣笑聲聞於外今趙起客次庭揖而升回視照壁後竊窺者乃昔日之我也

顏氏家訓曰梁全盛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燕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履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第則僱人對策公讌則假手賦詩爾時亦快士也亂離後朝市遷革銓衡無據日親當路非時昔黨被褐喪珠失皮露骨夢寐內訌何以自存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貽謀

四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憚矜傲問里僕僕過形衙一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憑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講張簡肅家規作又貴介子弟賦性刻吝蓄特囊括為克家昔訓有曰肯作家者必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禍今世澤祗席豐腴須事事從寬留有餘不盡意鄙吝之極必生吝畧二訓互觀宜因人以示警

諸葛恪盛名滿世孫王權極器重之恪父瑾淡以為戚曰非保家主也令孤愚少有高志父邵獨謂不修德

而願大必滅吾宗庭闈隱識外人那得知然訓必有素柳公綽平旦出坐中門東小齋諸子仲郢輩皆貴束帶晨省於中門北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再會食燭至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講議居官治家法或論文或聽琴人定鐘鳴後歸寢復肯定於中門北公綽率仲郢遵法道遇公權必下馬端笏俟歸則束帶迎候馬首保家昌宗無踰於是

黃文節居涪廣人林師仲謁之勉以教子曰人家待賓客歲費動至什百不能以奉師友非善計也師仲兄弟劬義齋以教後振振不替王心齋曰教子無他法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貽謀

五

但今日親君子涵育薰陶久當自別歸孝廉子慕陶遺言命子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下才不至墮落

三楊相業金稱治家則各異西楊溺愛釀惡耽榮戀寵老不知止子穰遂置重典南楊諸子有雋才不令習舉業惡與寒士爭進教子皆聖賢法仲弟義仲子讓至京與嘉興通判同舟天暑舟狹至山東遇同鄉某縣丞舟稍寬邀與共載是夜通判舟劫掠被殺文敏卒鄉人猶訴其子於朝綿衣官校逮至京得白坐告人以罪官其子尚寶丞

嘉靖中費文忠子亦連繫

劉司業崧自食入仕止一布被爲鼠傷始命更置仍補其殘以衣于日使知物力不易他日始有樹立朱端簡父鳳敎公曰汝裳勵清操無以家爲慮我一盂飯一裘一葛是外何有既貴迎就養同列製衣爲壽父力却之終不受夫人荆布菜糲勤炊汲不異編戶都御史守制還居無賓堂十壁席門茹菜無肉食按山東魯人誘傳長齋云孫國博貞五子各備一經曰恭及第官侍讀分月俸爲養不受寄上賜銀帛不發封還之曰我幸足可自留養廉後勿更致也諸子官外地者致所需物皆却之曰無以我故爲汙辱故諸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貽謀

六

于守官箴無不凜恪

盧朱崖父億以少府監歸洛朱崖泰大政父歎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服玩不識所自來稅駕無地矣

趙方崖髫年夜讀懷炭煖足乃祖叱曰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受已貴之奉則終不貴霜天雪夜朝臣待漏猶不免苦寒汝稚齡密坐斗室乃不能耐邪戚將軍景通名將少保繼光父繼光基履過庭公大誦曰童子何知基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襲爾他日將襲辛伍以自封既知爲

外氏遺卒裂墓廢弗著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僕射爲求奉朝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汝處不競地徐文貞還里孫元春舉進士戒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

鄭贈侍郎子輔忠肅堊父也堊副憲陝西寄俸市陝禍一父大怒以書罵曰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當洗冤釋滯無忝任使從何得此乃污我耶劉文恭仲子瀚進士使南方戒曰利無苟得比還衣篋無他物乃喜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貽謀

七

胡康惠富語諸子曰子官四十年無他長清白二字窮顯不異爾曹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之勿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處困約毋先以得錢爲念羅整菴尊人某訓三子聞一子畜鹿冀祭丁多得錢也翁稱疾三子跪問延醫良久乃曰欲得鹿肉不須藥也子應曰某有鹿仰殺之未進而疾瘳子乃愧悟蕭何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疏廣曰賢而多財損其志愚而多財益其過龐公曰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三言不易人忽不之信解者曰人須財猶禾須水也不足則稿有餘則溢是當候雨

賜時恒計川滄遠近因爲之制匪曰侈積望洋惟快  
觀美云爾用財者境遇才識不同各有限數酌有餘  
不足而予之平焉斯已矣奈何憂其稿不憂其溢也

廬陵王蕭續極意聚斂倉儲庫藏盈溢既薨世子  
誅死次子應不慧問金錠可食否並持付左右杜  
黃裳屬廬坦治某家子與惡人遊破產坦曰居官  
剝下積財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不若罄蓄以  
歸人蕭應真大慧故悉以金錠付人不待與惡人  
游而後破產陶朱懼貴足殺身不知富適以殺子  
申鑒曰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是至愚莫范蠡若智

嗜退巷語存

卷之三 貽謀

八

出其妾下矣

裴晉國訓子曰吾輩但令文種無絕能成功致身爲萬  
乘相則天也黃文節曰四民皆坐世業士夫子弟能  
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陸放翁  
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  
則教訓蒙童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書種二字  
後世取以名堂

古訓儉法不行於婦女奢必淫不安於室奢必驕且敢  
犯上斯在結禍合愆慎之矣裴坦子娶楊收女裴資  
豐厚坦不樂偕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見果櫟乃臥魚

星逮拂袖出曰亂我家法令撤回

收終以賄敗坦號太平宰相

文正子純仁娶婦以羅爲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帳  
物耶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之庭太尉西平王  
女爲崔刑部樞夫人西平慶日中堂大宴方舍小婢  
附崔耳語頷之去頃復至王問何事女對大家昨夜  
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  
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親奉湯藥而  
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生日爲迷遣歸隨身往  
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  
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行粧梳勲臣家特數西平禮

嗜退巷語存

卷之三 貽謀

九

法呂榮公張夫人母申國夫人婦也來視女見舍後  
置釜曰豈可使兒輩私作飲食

晉書論風俗淫僻婦女妝飾織紵皆取成於婢僕  
不知女紅絲枲中饋酒食事閨中細瑣乃繫天下  
亂亡况閑家始務乎

蔡琰初嫁衛仲道被掠生子歸復嫁並祀袁隗妻  
詞辨訓其夫曹世叔妻來往宮掖應詔作賦頌及  
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范曄皆傳之列女王渾妻  
鍾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啻如是參軍渾  
弟湛也王凝之妻謝道韞聰明才辨甚不樂其夫



盛誇叔父兄弟而曰不意天壤間乃有王郎晉亦載列女傳王安石女嫁蔡卞知書能詩蔡每詒而後行及拜相僂人戲曰右丞今日大拜皆是夫人裙帶蔡嘻而不言卒敗名趙明誠妻李易安才情冠絕趙死通張汝舟嫁之未幾反目與蔡處厚啓事猥以桑榆晚景配茲駟駟下材文女無行至此程子母侯氏好文不爲詞章見婦女以筆札傳於人者漢以爲非世祿家訓女擇婦常知所從矣羊父孔融婿也後娶蔡邕女孔生發蔡生承祐二人蔡與承俱病不能兩存端心養發得濟承竟病死此不載列女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貽謀

十

養志

漢御史大夫陳萬年病召子咸誨戒牀下夜半咸睡頭觸屏風對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胡威父質刺荊州威省之父賜絹一疋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曰俸餘辭歸後刺徐州風化大行入朝帝問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臣不及父跡論二者胡氏子不逮陳氏子矣雖然人子善則歸親直以調詆父何其忍也咸年十八以父任得官爲南陽太守而務殺伐立威貪酷特甚既滯於郡守不得入見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乃數遺重賂其書有

蒙力得入帝城死不恨之句竟徵入爲少府調又加乃公一等威對君立言最難至今諷詠其語猶有滋味不特清過其父卽教謹亦推第一

舒文節視聽言動必準諸禮聞庭訓惟恐行不逮此列侍從卽委身於國曰太史公教也吳縣楊方岳伊志給事昇遺腹子言仕無失長者家兒意爲難

爲名父之子貴者賢者難於繼志多不能自顯毛白山某太保東塘長子長原質直多識典故善別人物子世卿鄉舉不少見喜色終太保世無盛滿之咎雖貶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養志

十一

之隙太保疵其短智略羅念菴在座曰公何責細行而忘大端禮不云乎不敢失色失言於人使人曰幸哉有子孝子之至行也太保竦然爲起謝主心齊授徒淮南子宗順壁號東崖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心齋効宗順翌日隆風敎彬彬盈宇內耿天臺迎謂曰衆多君解丁於道有得公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卽伊川所謂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居恒不煩繩削動應矩矱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公嚴取予教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法度必如是克稱孝子

呂文簡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

唐王凝寢息必入手臥應夢寐或見先靈

也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跪讀父責次子梓公跪同受責怒旋解林戶部性之與兄同受書於父舉所受對甚悉兄不能對怒跪之公必同跪兄以過笞卽解衣均請父意輒釋慈谿王伯化父禘伯叔析箸有違言伯化往返調劑動以天性不聽則長跪終日父悟友愛如初

人稱李含光筆迹過其父則終身不書可規孝子之心賢於獻之本不及父而欲與父爭名劉孝綽以書似父變爲別體者何用志不同乃爾李鄴侯子繁爲舒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養志

士

元與誣死下獄時求紙筆著家傳十篇瀕死不忘顯親

蘇老泉未知名雅安守劉太簡潑器之上書韓魏國歐陽文忠張忠定薦語切至東坡穎濱文章滿天下獨無一語及簡夫歐陽欲不次用老泉富彥國獨難之卒不大用厥後富紹庭欲從東坡求神道碑記自以爲嫌勉強試求忽欣然應命文章千古事自應開誠直道不以愛憎置懷然人子顯揚爲急苟善體親志恐不宜若此

漢薛包逐於後母號泣不忍去廬舍外旦入灑掃父

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不廢歲餘感悟得還歸孝子鉞早喪母更事太倉娘父提孝子太倉娘輟索大杖曰徒手傷乃力也逐之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家居在外作賊爾復追杖之屢瀕死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小販於市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孝子涕泣迎母弟稍得食必先奉而已有饑色族呼爲菜大人

王復齊買妾出接時妒妻幽閉一樓幾死嫡子毓俊甫八齡給母曰饑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粥湯徐死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養志

士

之可緩謗也母從之俊陰以小囊進食物得不死後育子俊撫特至慈谿馮璲父老瞋病臥十五年家貧竭備甘旨常於里塾有珍食則不食主悟而先遺其父然後食父遺老婢病奉湯藥如事所生曰吾父存時賴其周旋忘之是忘吾父也

胡節齋守淮厚郡紳董志毅董年邁多庶出子長子入見公諄諄曰人子行孝貴體意而承順之友愛異母弟視同胞當更篤我庶弟二居官製衣必先寄美者先座師五子長次嫡出長遇庶弟薄吾心輕之次獨厚吾心重之董子感泣後以孝友聞

義烏王博士紳忠文禕子也。痛父遺骸未返，終身食不兼味。子稔遵教，相承數十年，不變陳恭愍做范文正。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率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私之，獨不愧乎？」何炫號介菴翰林人，父輸粟塞下，得官疾革，指橐金曰：「王威寧寓物致之死，不恨甫殮畢，仰騎橐載如滑王駭曰：「今乃有爾父爾子，王後起總制檄炫，避不就。主終念之，隱已功署名授百戶，竟與從子仁和鄭伯規壁父友陸璘家貧無子，父許以墓地。父歿，陸伯規購地以墓，不使先人食言地下。丁璽卿元薦以父少叅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養志

古

賸師黃晴川及妻若子，緣父志數十年不少怠。

閩葉月聰廣彬謝生，貸其父百金計息當倍而謝。父憐其孤，悉蠲予之。公仲往徵，盡得其數，分半歸公。公曰：「違親獲利，何以對吾父？」月聰相國文忠向高父也。柳御史彥暉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子仲益知之，彥暉卒，仲益戔遼陽數年，赦還，貧困甚，絲積粒聚得如負數，拜坦墓，納金陸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我實知之，吾勿償，異日何顏見兩翁？」

晉王珣好積聚財布人間。

孫官至司徒，捨宅為虎丘寺，今有屋，傳祠。

囊子弘悉燒券書舊業，委諸弟樊重，以不從父命。

爲孝也。弘後假人錢數百萬，臨終遺令，削契債家，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不受，以如父志爲孝也。

陳侍御茂烈母老，乞終養。上嘉其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公辭曰：「陛下隆孝治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卹。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家。臣亦得自遣其貧，吾人行備負米，皆以爲親。臣母貧寡艱苦，臣雖勉心力，未酬涓滴恩。來日無多，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文待詔徵明父溫州公歿於官，郡僚合贈數百金，公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敢以生污逝者。郡吏士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養志

古

謂父死，廉子真能子善繼志，以成父始終大義，因修故卻金亭，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

唐布衣熊文襄龍介弟寒素恭謹，承意代勞。母鄭夫人殊安之，視祿養不如色養也。家貧，不自給，處之裕如。雖兄陟上卿，益自勵所守。教從大父太常卿事，父母務色養貴而益篤。主文肅於江陵，奪情，卽身自省，覲歸曰：「吾知吾有父而已，不知相君自有情而自奪之也。」溫寶忠曰：「豪傑事父母，天處不差，難承晨夕，顯達子亦然。」

陶士行飲酒有限，歡尚餘而限已竭，殷洪源勸少進，公

悽然曰年少多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庾袞父戒以酒父歿偶踰量悔責曰余廢先人戒何以訓人攜柩墓前自杖三十胡文定同年宴集踰量悔不復過子弟出讌叙歿已遠必俟歸驗醉否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爲常三子寅寧宏終凜不敢踰越主晉叔升教子璵飲酒以康節先生爲範璵知平涼日書座右德清人李西涯中夜飲酒歸翁猶坐候公愧悔赴招誓不見燭雖位公孤周旋承順不少怠周忠介少酣飲母夫人戒之終身不至醉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養志

其

怒投以秤錘中足流血始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痕輒痛哭

嘉善孫天會朝宗少遊甘泉龍谿門學有源本事父百歲翁嵐暨母鍾曲盡其誠隆慶丁卯領鄉薦公車戀戀不能去母歿泣而廢書絕意仕進百歲翁強之曰非仕無以行德也謁選令順昌平反賑饑多異政惟恨祿不逮母念百歲翁春秋高告歸歡意承色十八年如一日居喪三年不內宿不外飲張文定邦奇大父八歲失怙刻志力學長工於文諸名家莫能相雄長長老勸圖仕進公流涕曰吾母煢煢居保抱不

肖以有今日卽青紫可拾得恐爲絕裾行耶旦暮左右時寒燠問疾苦滌衣羞旨沒齒無間薛大司馬遠食無兼味室無侍膳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吳康齊定省京邸奉父命還鄉大婚親迎不行合卺禮各舟赴京拜畢始入室劉副臬延梅父貧甚教授客死王父母猶無恙母蕭恭人謂公若婦之委禽於胡者可從俗娶也公謝不敢蕭怒曰吾爲爾父毀懷悞不能奉二尊人誰與代吾償者卽吾償亦誰治胡翁聞而憫之歸女焉公又謝弗成公孤而執喪於外胡女而供養王舅姑及姑於內三年如一日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養志

其

吳文恪訥七歲背誦五經父誣繫京師乞以身代黃臬僉謂王年十三永樂徙江南富民實北京父當行公請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抵京受壓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煙公偕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資給賦墾圃鬻蔬爲生稍隙肆力學以己心爲嚴師敘外高大父莫奉議球溪先生諱贊年十一祖某以寬逮治奮往赴闕上書事下御史臺繫詔獄十日論私渡抵杖主者特憐其幼榜十數貫罪意氣自如比歸及吳聞祖母潘卒徒跣號赴若成人復以父坐繫往來訴諸官司代管筆百數艱結

不解再走扣登聞得從減論三歲始得釋年未弱冠當窮走時囊書自從稍閒則呻吟枯拳間其後不得於親而竭盡其孝混迹隴畝而獨奮於學家貧久困而能廉其官權力勦然赤手以搏苗蠻鉅寇而克底於績外曾大父諱揚登萬曆庚辰進士有至性亦以孝友廉節著聞。

張論德元忭父諱天復副滇臬有擊叛功中蜚語從吏訊公身披赴逮崎嶇羊腸鳥道萬餘里已復馳京白狀有詔得免官歸復馳如越屢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比射策第一遇御曆覃恩卽疏白父寬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養志

宋

請移己恩賜封旣入侍金華復申前請忤旨格不行時仰天泣心可剖血可枯命可捐以報親九泉卒懷緹縈恨致疾革顧弟子呼陛下者再乃瞑鄭刑郎履準端簡仲子神駿稱汗血駒試輒冠軍端簡奇愛之中外剔歷必攜自隨旣以蹇謬忤分宜禍叵測準外虞玉碎內又不欲瓦全承端簡志荷上恩以執法賜罷歸舟覆孟河端簡浮沉洪波準長號擲身汨而出之端簡病瘳下不起歎準生孝不愧古人已念父功未自衛凌冒雪徒步數千里伏闕上書得祭墓進階錫謚廕。

胡繼端敏子也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端敏調兵江西兵官以公方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吾父哉兵官詭請教繼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三日而端敏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其實告端敏歎曰我有了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公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公上寧王事繼跪白疏入必重禍柰何公曰吾業以身許國矣下獄繼念父而死曹謙博習子史有機略兵事多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實資謙焉謙受學於楊遂菴楊家若謙遺書略曰先生世不可無者文世所忌也此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養志

元

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後雄坐逆瑾姻好謙從死。

趙汝愚父彥遠生辰必哭於廟有欲爲禮者號泣而向之北麓處士崇仁李自華恨不及終養二親遇初度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主義士天爵及縣人每生身之辰寢苦一月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倍常哀痛安忍置酒作樂以爲樂朱子曰須以忌日禮處之羅念菴曰人子始生日父母劬勞莫大焉回思保抱維持之艱顧惜教誨之切先人所以望之子與子自待以終其身者反之絲毫無有方悲傷負罪

不暇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豈非忘哀爲樂乎且古養老禮尊其行也故養以乞老者之言又憲老而不敢乞言懼其勞也今反借他人浮言侈大之強爲拜跪以重其勞何與古禮戾謬若是

衍家醫卜諸書皆托於上古至漢始有堪輿家班固藝文志載宮宅地形一卷識者已辨其不經葬者藏也卜其宅兆不爲風水所侵故謂之藏是葬固欲其無風無水以安遺魄此風水之名所自起今反求其有風有水拘忌而致詳焉爲之子若孫者或委貧富不齊或疑方位偏利或坐待歲月而中罹兵燹或觀美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養志 辛

親朋而自慚儉約或遠羈宦遊而陰被侵毀以有形者顯棄其親以無形者妄冀其子孫尚可謂形家言乎先賢如溫國墓論伊川墓說具在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溫國曰死以窀穸爲家死未葬猶行而未得其歸也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廬寢苦枕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已故不敢安也馬少保上言父祖未葬多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未葬者不得析居

林貞肅祖敎職封都御史郡舉鄉賢公辭曰先祖孝節

康重自邁古人然鄉賢有艾軒夾淦復齊諸老進與同列恐未協幽願其至愚極陋亦欲成先祖之美吾人舉事名教所關使鄉之子若孫不輕進其祖父底廟類俗難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祀匪類恥父與同列入城拜宮墻奉主歸二公事死如生事親如天其志儼然不苟

王端雲中丞集有祀焦少卿鄉賢文此墳者布衣陳剩夫父銀工也攜公攻業於人人密爲防公年十一語父曰父何執業而蒙譏盜賊乎勸舍之天小雖殊尊親一也

宋大本照禪師語飯僧者曰汝先養父母次及兄弟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養志 壬

至家庭日用則先辦官租竟給一歲然後以有餘及僧徒粟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主梅溪見人禮塔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明成祖謂侍臣曰近俗嚴於事佛簡於事其先此教化不明之故苟溺禍福而昧其本當率正之求有不能事親鬼神福之者

太和楊補入蜀訪無際大士塗遇老僧曰見無際不見佛乎佛安在僧曰遇其色衣履者是補歸夜叩家門母聞聲喜甚披衣倒屣出戶卽老僧所語佛狀也因竭力敬養手誣孝經數萬言硯滴將涸

欲下取水硯池自盈。

彌勒偈曰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粧成。非是旃檀雕刻。卽今現在。雙親就是釋迦彌佛。若能誠敬得他。何用別求功德。

敦倫

杜正獻失怙母。改適錢前母二兄遇之虐。至引劍斫傷。腦乃避詣河陽歸母。繼父不相容。年十五六往來孟洛。傭書自活。舉進士。兄猶存。待遇恩禮備至。二兄及錢子孫受公廕補者數人。仍爲婚嫁。姚學士湊六歲喪母。執禮如成人。事繼母無間言。父廢讓母弟。汲以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敦倫

三

悅親心

司馬溫國年及耄。兄旦尚存。奉之如嚴父。保之若嬰兒。魏文靖老年事兄。教諭懇愈恭謹。高大父溪亭先生。守懸車族兄。其老而貧。迎養宴客。必推兄進盞。自執箸從進。箸稍遲。兄反顧怒批頰。欣然受應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臥。出自未明。候榻前問昨飲暢否。臥安否。誠家人口事。有悞。我容得。人益容不得。扶汝矣。兄以壽終。慟哭墓之盡禮。

竇尚書儀家法。整肅對客坐。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呂宣國大防。謚正。相位日兄晉伯大

忠外郡代還。共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二婢掖侍前。晉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公解其意。叱二婢去。夫人獨拜。亦日中盡禮。退晉伯略不顧。勞正愍與晉伯及弟與叔大臨。向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之禮學者推呂氏。常立鄉約。薄俗爲敦焉。鬼降安吉朱氏家有形聲。疑必敗陳棟塘親其兄弟。輯睦家人。用命母微疾。長子陪客坐。諸子迭入問安。必拊口復。兄以是信家必獲祐。恭順所蒸。鬼不能禍也。

王金陵弟平甫。安國自少能文。該洽善議論。開新政多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敦倫

三

援據金陵偕呂惠卿共論平甫吹笛於內。兄日請學士放鄭聲。平甫應曰。幸相公遠佞人。子雲病亟。金陵作醮。天陳楮錢。平甫曰。兄夙以法繩吏。奸今。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君法耶。以茂才入聖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文謂長於議古。短於議今。工於知已。拙於知人。韓絳黨附安石。弟維爭之。會布敗壞善類。弟輩移書勸之。向氣亦有以匡救爲急。張魏國兄保怨弟不援。引魏國曰。今以錢千萬緡。卒五千付兄。妻使錢與人流轉不息。能以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魏國曰。宜弟不敢輕引也。

韓恭簡邦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礪公疾亟歲穢不堪聞靖侍側不少離食飲湯藥必親人立孝弟碑爲鄉閭式靖病公日慟不解衣帶不嘗滋味形且瘠靖嘗曉之公泣曰吾弟憶東坡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兄弟也謂友樊恕夫曰世有司馬遷關漢卿筆能寫吾思吾弟痛吾弟之情吾當以身報之劉憲副廷梅仲廷揖母奇愛仲公節束脯資其學慰母懷靡不至雖捐首趾弗惜仲當試而病作性好禱祥神鬼事公以身爲衛偕行萬山中徒步而募二夫與仲俄一夫店作路公匿跡從與後肩仲仲不知也道遇識者曰

啗退菴語存

卷之三 敦倫

五

公而笑公不顧

漢舍稽許武幼孤貧撫弱弟二書出耕弟未勝鋤耰必率以視夜讀書親授句讀教之禮讓不率教獨跪於家廟自訟不德願靈其改歸朝廷徵爲議郎解組歸先爲二弟議姻乃自娶弟亦若聲拜內史羅近溪友其終日與歎有弟弗能化也公曰會擇好友與處乎曰未也曰是仰愛弟未至也汝手傷流血呻吟呼痛求醫問藥肯少刻停哉友感悟

鄭均兄爲縣吏屢受遺數諫不聽均備身餉兄求免輒改行自淑夏邑陳世恩登萬曆己丑榜季弟好狎遊

夜半歸孟兄孝廉作色屢規之不悛恩曰徒傷愛無益也疲躬候外戶弟入手自局鑰問寒煖餓飽數夕弟大悔李北野孟和啞嗣兄也啞嗣以文爭衡屢犯譴忌草疏亟擊逆瑾謀慮不密既以甘露爲言又躬蹈李訓淺謀致胎數年衣冠之禍公晨夕諷誡迨下獄事急家人俱逃散公大出貲往來賓客遊說萬端卒脫死

啗退菴語存

卷之二 敦倫

五

元紫芝德秀少孤事母至孝母亡廬墓側以不及親在不肯婚人慮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兄子祿祿失怙恃無資得乳媪元自乳之數日童流能食乃止頭

李善負孤兄李續親嘉興殷棻政近仁夫婦卒於官自哺養乳爲生

三男一女咸幼弟原善撫諸孤如己出或諷之娶泣曰使吾娶而不賢諸孤安托且娶以爲後也吾得孤後吾先人娶復奚益撫故婚嫁各盡其宜

繆彤少孤異母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遂求分異互有違言繆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法將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家乎弟及諸婦悉叩頭謝罪各讓產推其美者終身無間蕭修撰與成弟光祿與潔年五十猶同爨所營悉出公不以煩光祿諸子婚畢乃爲光祿繕第宅舉其業均界之光祿謂



兄子六已子二不欲二人均六人業公曰先君之愛若猶我也我知弟與我一體不知其他讓弗決請於母太夫人母命十四與光祿乃止

朱壘菴曰人見父母所遺手澤未有不愛重之者兄弟乃其遺體不相好而相尤何愛父母遺體不手澤若也

何文淵守溫州判兄弟惑婦言構訟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兄弟泣謝繆彤兄弟真能不惑婦言

洪武時亭戶覆鹽損常數赴京鞠訊定海樂枌方治行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敦倫 美

仲氏稅願代往枌曰生死未可知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稅自詣縣庭請行枌自官曰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枌也稅固知被鞠必失對枌行一舍許稅追及之叱之去不聽來境垣以塊提稅慟哭而返鄭湜兄弟六人或誣胡惟庸黨吏捕急湜曰弟在忍使諸兄惟刑律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迎湜謂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老吾往辯之爭入獄上聞召至勞勉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爲非耶擢叅議

劉表知規二袁不能使琦琮和睦乃信富貴兄弟

不如貧賤者矣牛弘王旦傲弟一殺駕車牛一擊破祠廟百壺酒息之無一言以尚書宰相不惜此區區亦何足書

唐一卷赴施姓某友酌其兄不在座詢知有隙公愀然起曰予不敢登無兄之堂矣豈有酌弟家不識兄面者解論再三卽同弟過訪仍以勸弟者勸之兄弟釋然各具酌盡歡穀高大父溪亭先生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同邑施佐施佑俱知州家於以產構隙紛不可解衆咸謂非先生不可邀席竟不出一言衆失望以請先生輟蹙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今日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敦倫 美

兩君力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佐佑俱惻然感悟且拜且泣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事載史吉錄孝弟論

姚承菴舜牧家訓斯干之詩首戒兄弟式相好無相猶兄弟偶有不愜卽宜明白開陳隨時消釋無傷親愛天舜待傲象未常無怨無怒只是不藏不宿所以爲聖溫寶忠曰賢達處兄弟細物可捐難融意氣又曰情通骨肉特理則乖又曰小嫌索性面證莫使居間調停大謗靜聽則明弗更往來纏結二公俱烏程人

齊梁間沈隱侯約吳興一丈人爾乃其厚德可紀者少孤貧巧於親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去及貴不一置懷引之貴顯許學士道克其喪家居族叔負米一囊置於路見學士至曰汝為我負之公欣然肩負隨行至其家

楊文敏外艱歸既寢事悉取鄉黨假貸弗能償者面焚其券族有喪不能舉者悉葬之孤弱不自存者悉收養嫁娶之因產致爭者割己業畀之詔奪情起復宗戚鄉黨祖行咸垂涕去張文定邦奇父雲洞翁官學憲廳僅二楹旁一楹叔居也適以急逋售公倍價得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敦倫 无

之將重構焉以告翁翁詢知其倍也悅甚已忽潛潛淚下思至日一舍舊一圖新何以為情公惻然曰兒當取券還之翁又願銀已散去公併價不取翁以是大尉

徐文靖做范文正置義田以贍宗族奏請施行合族內或不給有券有恤規矩森然其後不免於爭嚴文靖翰治計戶償亦有此舉爭如之子中平湖陸主事果置田八百畝歸景賢祠周族人曰優老曰賑貧曰勸廉曰育才曰助婚曰助喪謂之族田置五十畝歸世德祠供禴祀謂之祭田羣里族子弟置塾講業置田二百畝給稍廩謂之學

田以宗族日繁更徭不支也置田三百畝分贍之謂之役田公卽家宰父不特率廩世其家自築城賑饑外市糶收殍懸壺施藥數葉毋敢墜逸

夫婦之禮不以色升既委之禽終身不改宋劉廷式約婚隣女登科歸隣翁死女病雙瞽其家辭前諾且以備耕不敢婚士夫廷式堅不可卒成婚閨門極雍睦相攜而後能行生數子死哭極哀坐小譴監司嘉其行得免子瞻為文美之華陰呂贊舉進士聘里女而行既中第女家以目盲辭呂曰盲於聘後不為欺遂娶之永相宜國父也周恭公早年登科幼議母黨女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敦倫 无

雙瞽不改愛過常人伊川曰順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明海鹽劉敬先博學善詩文有古行娶雙瞽女終身敬愛如賓李學訓鳳內子雙瞽愛禮有加仁和錢心卓養廉父憲副為聘王氏女以痘瞽其家謝婚公曰聘時未嘗瞽也告於父娶之

張孝純微時依滕縣吉氏許以女既貴堅謝他婚吉生一子卒次女瞽久不字欲納之固辭張曰某不娶此女遂無歸生二子又卒吉復娶以幼女張自言年老吉曰夫子天下義士也非君女將安適左滄嶼岳翁周家饒艱嗣妾孕逼於妬妻遣五月而子

生公贖同登之旅譜族人何翁卽世謗訟以半產陷公公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入吾耳力明之當事寸土尺木悉入印冊義高大父溪亭先生贅於陸翁老得貞疾數年牀第間先生親視藥膳朝夕候涕呼靡懈謂陸宜人曰神不享非族吾將以元通爲翁後宜人恐傷老人心翁聞果大怒殮墓後召陸族竟以元通嗣翁資蓄出入纖記悉歸之撫元通成人衣服飲食必先之而後及子

許氏家則曰臧獲亦人子也宜恤其饑寒節其勤苦療其疾痛時其配偶情通如父子勢應如指臂我則廣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敦倫

手

吾仁心而彼自竭其情力屠赤水隆曰廣厦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魯文恪計偕北行家僕荷擔驅驢雪夜公令同寢溫其足唐一庵會講山中將就寢問尚有料理否衆曰無矣公曰方今盛寒吾與諸君飲酒甚樂從者尚無寢息地不可不爲理會錢塘朱叅議貞去祖塋數里別墅亡僕春秋時祭令其子若孫亦享焉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曰豈有終日執之不知其味後榮爲趙王倫長史將誅執炙者爲督卒救得免南史陰鏗同酒脯以授行觴者坐皆

笑曰吾儕終日酣飲執爵人不及唇非人情也及侯景亂禽鏗行觴者救之得免事在六朝同一匕箸而動念同罹難同恰遇逮惠之人同

陳少保循母媵婢覆盆受責因訴益是其家故物悲感失手蓋陳數世石交女陷僞漢被俘至此公父急出奩具擇良士嫁之終身視若已出陳白沙買婢得邑人伊氏女知而嘆曰良家也命內人撫育嫁如已女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三 敦倫

主



嗜退菴語存卷之四 內編

吳興嚴有毅既方著

行恕

唐錢禮侍微知貢舉宰相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皆有  
所屬而無名遂交發所取士鄭朗等十四人重試黜  
落徽坐貶或勸以私書進呈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  
致修身慎行奈何發人私書令子弟亟焚之公武康  
人詩人錢起之子宋李京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  
人相與通家京薦友求聞達於朝鼎臣繳其書奏之  
京得罪將行京妻謁別鼎臣妻慚不出語其僕曰本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行恕

以往還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有數帖與吾夫禱私  
事恐汝家疑不安索火焚之去

寇平仲屢短王魏國於帝魏國專稱準帝曰卿雖稱其  
美彼唯談卿惡魏國曰臣在相位久事多缺失準對  
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後準托魏國求使相不許深  
憾之帝具道所以薦準者始媿歎不可及趙康靖與  
歐陽文忠有隙或文政文忠罪上怒獄急康靖獨上  
書奸人誣害類以閹房賸昧莫可致詰修文學近臣  
豈堪受此汗巖至欲納平生誥救保之而文忠不知  
曹武惠彬北征失律趙昌言請行軍法昌言自延安還

因事被劾不得入見公在近密力請乃許朝謁趙清  
獻爲御史因攻陳恭公及范蜀郡范復論御史以陰  
事誣人請斬示天下熙寧初范不合時論求致仕或  
欲遂謫之公不從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王金  
陵恨蜀郡數毀之且曰陛下問趙抃卽知上問公對  
曰忠臣嘉祐初仁宗違豫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  
非忠乎金陵訝之公曰不敢以私害公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行恕

二

董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寧忘之乎公曰某自  
得罪彼何與陳平江靖難時欲害公公後薦平江總  
漕運又內贊所請以濟國事宣宗以東楊多受邊將  
馬問楊文貞對榮屢從文皇北征得接諸將故受馬  
以慰其心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  
衆部順逆唯榮爾臣等皆遠不及上笑曰榮數短卿  
卿頗浚護之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數公  
不懷舊隙一以服正人一以存國是小嫌私怨渙然  
自釋乃知恩讎分明四字非有道言也  
梁文康秉鈞御史張璪曲詆不能堪公引慝往謝立意

薦揚竟至大用御史李鐸亦肆苛斥大理丞缺銓司  
曰按格宜鐸今當別擬公曰舉不避仇古制也其亟  
擢蒲州吳縣子俞舉南宮御史魏允貞疏論不改居  
正舊轍而私其子且謂閣臣讀卷子宜嫌避蒲州不  
悅而魏貶李三才救之亦貶申文定日念二人蒲州  
憂歸即日商之選司馴至大用陸莊簡光祿爲御史  
孫丕揚所劾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實玉成  
吾矣後遇薦士未嘗不及孫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  
陳登雲亦論公壬辰大計推掌河南道言論相歡絕  
無纖芥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行恕

三

梁端肅曰平生不報復犯而不較一句吾敢當之  
金忠襄道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  
能有闕誤引爲己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嘉靖初言  
官聯疏劾梁文康假宸濠衛兵請名置獄正其罪不  
知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石齋楊公當制閣例擬旨  
人親署銜公惟三疏引罪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辨主  
海日華以同年友事彼誣惡白之自許其友竟不辯  
新建不平欲上其事公馳書責止之曰吾本無可恥  
無故發友之私反增吾一大恥矣嘉靖庚戌之變丁  
本兵汝襲坐死職方郎王尚德從坐丁獨自引罪王

得減死萬曆間三王並封之議原某少宰進於王文  
肅一時大閱而止少宰舊隙不必言實欲擠而代之  
文肅身被攻擊絕口不言得大臣體

張文定齊賢在相位事有涉于請辭連李沆公獨  
任其責

楊文定子至京師沿途供奉甚恭江陵知縣范哩獨不  
爲禮文定心識之薦知德安王忠肅翔家宰赴召舟  
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過聞雖貴官不得越  
公依次徐俟曰法之所定安忍壞之至部卽調考功  
劉莊襄天和總制三邊名孫暨孤姪至華州僕夫偶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行恕

四

筆門役州守鍵固其門不俱薪水二孤機其踰垣竊  
由乞食知交家微行去泣訴於公嗣州守以事謁公  
極禮遇之特薦賢能於朝王莊毅公督漕單指揮行  
不檢廢抑之公遭謗免官過清河指揮候江潯具錄  
殷勤公受數任醺醬皆糞穢也抵徐得旨還官單逃  
遁詐死被仇執以訟公爲平其訟而遣焉

魯中丞穆持閭憲不避強禦楊文敏家人犯罪立置法  
文敏以爲賢薦擢僉院吳文定寬保合棄容不樹畛  
域縣令矯激慢公非罪束縛家人後逃職公正佐吏  
部家宰以輿論黜之公反救遷樞丞松江守不禮錢

鶴灘福屢有違言守捷丞丞誣守貽千金部使者立露章公特操舟至吳門力陳其廉節守得自公終不言江陵用朱正色今本縣和府家奴犯法榜繫窮治無所容江陵溪奇之爲延舉行取至九列

李文正相位久狂生遮道獻詩才名空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鴈鵲啼文正不禁泣下急使人召之已失所在

李襄敏秉撫宣府與巡按張鵬交惡後鵬以戌經南直詔詞嚴峻錦衣監行朝夕莫保公適復撫其地跪請去其手梏解帶以贈鵬乃得全姚東泉鎮左藩山東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行恕

五

王尚書瓊忌怒將不測後撫榆林尚書戊其地忘舊怨而時慰問之情禮有加

趙刑尚錦爲御史忤分宜被逮械行萬里下錦衣獄矯旨杖之百削籍歸後起撫貴州過江右見分宜蒙厝道傍惻然言於監司加守護焉忤江陵再歸及江陵籍沒公召入刑部又力請寬卹得少解刑侍丘橐奉命籍江陵于文定遺書略謂江陵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陰禍淺機結怨於上下當其柄政相率爭頌其功一朝既敗無端橫索其罪太夫人年踰八十諸子皆書生望於事寧罪定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錫之

地使生全樂卻死免若教公於江陵盛時獨角忤以去至是力爲維救且有闢國家大體

文潞國判北京汪輔之新除運判密劾公不治神宗批所奏付公曰侍中舊德煩臥護北門輔之小臣敢無禮將別處置公得之不言謂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因出御批以示輔之惶恐托按部逃出于忠肅薦職方郎王禕至本部侍郎王何公誤密奏景泰召公以奏授之至部王下堂迎問聖諭云何公曰姑入語之入復請笑曰老夫不是賢弟宜而言未必不從何忍至此因出其奏葉兵垣劾公適喪偶請公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行恕

木

誌墓慨成之

宋軍校誣郭進不法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郭語校曰汝敢論我信有膽今貫汝罪能掩殺敵兵卽薦汝敗則自投河東其人踴躍克捷乞請遷職顧端肅佐掌憲奸吏犯科誣奏宣宗舉付公曰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檢制敢誣正人卿自治之公呼吏至諭朝廷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開益喜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汝南有善政或譖卿欲知之乎謝曰陛下責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

不願知呂許國蒙正

謚文

入朝朝士指之曰此子亦

參政耶公若不聞而過之同列詰姓名公止之曰一

知姓名恐不能忘不若弗知爲愈趙豐國鼎

謚忠謫

潮王侍講大寶從之游日講論語豐國曰吾此來平

時薦引人蔑有至者君獨辱依不賢而能如是哉欲

知昔諛者名乎大寶曰不願知也

成之古篤學羅浮登梁灝榜第二被嫉者密致藥

酒音爲暗臘傳扶出知其人不白其事似與一知

其人終身不忘者又高一等

中丞朱統視師浙閩性嚴鷺徐鄆令易論事不相中朱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行恕

七

命卒梓庭下加詬辱公舒然不少動曰明公怒既定

可使下吏有言乎因歷引辨朱無以難後朱被抑死

公曰其才兼文武且前忠敢世鮮比也黃簡肅珂

任龍陽令郡推溫某至縣編審置郵夫馬先是縣已

定籍貧富遠近酌量徵常溫立意更張勾攝驟然公

曰民籍久定恐益滋弊盡已諸溫怒其抗翻然去訴

之守守命公謝却不從適監司至民告溫誣執平民

爲盜監司窮治其事忽問公且詢推官夙昔公曰素

質實無他意者下人目爲之監司命公鞠理竟代溫

申雪

嚴陵王大卞赴曲江守過南安謁張子韶述大卞在檢

院被羅彥濟所傷羅守嚴大卞遷避羅召還密語前

此臺評乃朱新仲授意今守韶朱適在彼何以相遇

子韶云國先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悚然受教

丁少參應詔父封大理良卿徵時爲沈邑丞窘至下

獄丞宣城人少參令南陵瀕行長跪請訓公曰沈丞

事吾忘之久若勿復留胸中必如吾言吾食始飽

歐陽文忠因范希文得罪於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後

爲希文作神道碑盛稱呂范之賢能釋私憾共力於

國家純仁削去此節公歎曰吾亦得罪於呂丞相者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行恕

八

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

人與呂解仇昔今不載集中乎呂公著爲公僚佐未

知名力薦進用又陳執中素不喜公知陳州拒公不

見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遂不造其門陳出知毫

州尋罷使相公草制云杜門却掃苦避權貴以遠嫌

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

江隣幾與公契分不疎晚著雜誌誡公尤力旣死

公往弔哭之慟告其子曰先公埋石修當任其責

矣叙銘無貶詞後讀其文者匪特見交情終始且

信所詆不實

生前留憾死則忘之強恕尤為盛德王文端直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臨川聶大年有盛名以薦訓仁

和語求者曰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才則野無遺賢矣公聞知其譏已聶病不起以詩投公鏡中白髮誰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公悟而泣誌其墓終身語及輒為黯然永嘉相入朝南九卿約呂文簡往賀以不識面辭霍渭厓稱羅峰十善文簡答書曰其才如此倘不附私黨一變為正人有何不可永嘉既卒霍約會祭文簡乃不拒曰今日合從舉楊文襄鄉人孫育受公恩最久保護家塾如子弟援入文華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行恕

九

加京職公為渭厓所傾育誣公居官數十條呈霍旋暴疾卒公易服弔其喪子跪泣辭以悖德不祥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既遭謀陷慮波及者眾欲保身家姑借免禍我不能諒又負汝父矣

王莊毅薦編修岳正給事中張寧二公見嫉內閣王忠肅附之皆得外補莊毅致仕歸柯學士潛送之詩不知白髮龍鐘者猶踏清霜候平朝忠肅曰柯君此詩蓋謂我也席文襄書議大禮位宗伯與宰衡異同唐漁石龍督學陝西因鄉試發策論朋黨陳列大義以諷文襄閱錄曰是策專箴大僚非唐提學不能作亟

呼奏吏語曰為我謝唐君謹受教矣

處厚

蒙莊曰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厭而後善博也此有至意非僅無用為用之論顏之推曰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咫尺之塗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沈溺於川淵者為旁無餘地也君子立心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不特賢愚共信已亦坦然平蕩自安寤寐矣康節舉兩手示伊川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

黃山谷亦云

呂文清本中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處厚

十

路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三論可作蒙莊註疏人高自位置無論品望勲爵一言一動盡是危機或以泰山頌陽明者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太平地有何可見識更超遠

白居易曠遠其詩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孟郊

福臨其詩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朱王參政伯太號留耕作四留銘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一出馬言余益四銘云留有餘不盡之才以還名彥留有餘



不盡之情以還朋友留有餘不盡之言以還庶事留有餘不盡之命以還羣生。

今人論嚴察孰不云有孝肅拯論廉介孰不云趙清獻拊包則寬猛相因無事苛刻趙則忠厚是尚不爲矯激海忠介峭直不合略同孝肅平生苦節一介不取略同清獻乃論嗟來不食則不與饑者以爲嗟來從謝於我何與而自損天地父母之身論出處則不與嚴陵之釣以其高而不實奇而不中何不從光武相助爲理以成開創功皆聖賢家法也。

胡文穆對成祖從容言有司窮治建文奸黨校附叛連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處厚 士

坐誣良善甚苦上立命罷追詰者世宗與永嘉務刻覈嚴切爲急李文康時長厚不立異同數用寬大調劑所解救不少無不服其老成詳謹爲大輔則當永嘉首爲首則當貴溪次皆行意自如莫能害也王肅敏廷相與永嘉書曰今天下勢如治病劫奪之劑既投沉痾之病已脫脉息內融精神外灼所少安靜調適保養元氣爲急務爾江陵卒蒲州代之曰根莠之餘要在芟刈中文定應曰肅殺之後必有陽春一言而相業斯定。

韓魏國見文字攻及隱惡者手封之未嘗使人見韓忠

獻億與魏國同謚執政遇諸路官吏攜拾小過來奏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

得所奈何以微渺錮人聖世馬襄敏愉見封章東札發人陰惡即默自緘固或隨毀棄之林恭肅知鎮江舉偏救弊前政廢弛者大第振之不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

伊川曰君子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人私短前輩則曰汝且取他長處尚論且然。

六朝宋謝弘微口不言短長謝曜好臧否相與言論弘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處厚 士

微輒以他語亂之交衡山性不喜聞人過或偶語及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身爲常。漢和洽謂曹操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簡殊塗迴而爲之必有疲瘁在昔成訓務通人情而已凡激訕之行則容隱傷矣孔明問秦宓曰董扶任安孰長公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長心人之過言外見安優於扶唐相國孫公僅語所親凡人許已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形彼之濁幸勿爲之。

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恐無心之失不在宥列是塞其自新之路善必誅心恐強勉之行莫與爲勸天下無完人矣又曰責善惡於一已與責天下不同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傅獻簡堯俞言事謫知和州口不及曩事曰前日言職也今爲郡守當宣布主上惠澤反咕咕矜已直而揚朝廷闕政與誹謗何異李文靖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已胡某啓賀歷詆前居職罷去者譽文靖甚力公愀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處厚

五

然曰吾豈真優於昔者亦適遭遇爾乘人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况妄尊一已短四人乎

許魯齋退居蘇門與姚樞寶猷同游慨然以道自任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忘於天下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鄉人時則風俗丕變錢塘黃鶴洲裳以身任諸生祭酒家赤貧舌耕所獲竭力甘脆喪祭外無不與兄弟共之毋事聲嫂子畜從子汝淳與子汝亨號窮等敦信篤行遠近咸化苟不軌於行者咸閉匿自訟毋使黃先生知始信王彥方司馬德操不虛也

黎文僖淳性樂儉樸惠鄉俗奢汰躬自裁抑婚墓宴飲禮人多取以爲則彭惠安韶處間里始終以質儉起頽風湛文簡居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憫俗好侈定喪祭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鄉人無不樂從楊文敏年十五里中大水道絕溪梁行者病涉男女或相牽挽公歎曰此殘於禮也稟於祖倡衆採竹編筏固以鐵杖行者安之鄉人或依鬼惑衆獨不敢過公里。

周禮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關杜子春釋闕爲糾謂糾其惡鄭玄讀如本字闕給其不足卽讀古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處厚

五

立訓二字異同知康成用意良厚

鄒濬水德詠跋劉忠愍球手卷鄉後進雖貴必書其名是先進風乃儕輩而以賤加貴風爲尤古雍憲副泰廉厲不可犯既貴過家訪臆友王生生棄士已農矣遇諸塗呼名語曰雍泰貧賤交約期訪汝章曲恭敬諾歸冠帶以俟生布衣毳毳背隻雞持瓢酒至據而坐泰兄事之與飲必跪生直受不辭

雲間老儒薛某自稱錢狀元師錫山鄒氏席適報鶴灘公至薛逕見於舟長跪吐實公欣然許之侍坐執禮恭甚盡醉始罷略無可疑色

章叔良文懿公會祖也洪武初創造黃冊叔良充里長縣簿陳管冊遲悞逮赴京冊局里書各逃竄叔良獨攜十金追贖之陳曰同事多矣汝獨相周患難寧忘報乎叔良忻然曰此一都里書意也因得盡免他以遲悞黃冊坐永軍者三十六家吳俗善通賦鄉貴免徭富民復詭寄獨累貧丁烏程朱文肅司成家居倡均徭議梓里大譁公曰殆難口舌爭也先自計田占役與編戶等譁者口塞吳役法始一變

王沂國狀元還青州府帥命父老姑樂迎郊外公易服乘小騎取他門入遽謁守守驚訝謝公曰幸忝科第嗜退巷語存

卷之四 處厚

五

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迎是重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史越王罷相歸慈谿令將甥迎至邑吏皆羅拜庭下王答拜蔣駒踰請免王曰閣下與之統係爾其則鄉曲也

楊文貞奉旨展墓所過潞然迎送騶從悉却不用歸謁守令避其正路待故父事者劉氏子弟隆篤有至前秉禮執虛不自滿假益壯老一心云峴山俞吏尚嫌家故鑪工既貴造詣鄉曲必戒其下第稱命待詔兒長洲李侍郎貴出必步過里門乃上馬不以貴加人吳文定吏部喪歸過西偏一曲諸姪媼奔避公語騶

從曰彼貧迫不得已爾吾不得濟而華之安可沮其餬口計回車迂行王襄敏以旂掌南院以父母邦屏騶從簡出入家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語子曰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爲法從大父太常卿諱大紀乘輿至里門必下而趨音毋忘桑梓恭敬意也

二蘇謫嶺海親舊無復相聞巢谷獨慨然自石山徒步訪驚非今世人握手相泣因爲立傳垂名時年七十三王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江陰葛延之特省於僦耳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法拜而書諸紳

嗜退巷語存

卷之四 處厚

六

山谷謫宜州士大夫不爲通命若若舍治糞遣二子執經將澤則日陪持杖力承後事後百六十年炎學於吳潛潛謫循州往從之歎曰豈可使巢元修專美於前哉潛亦爲立傳

孫岳川尚書大父某貨物得假銀恐悞後入至東湖濱徒涉數十步投淺處宜山馮俊計偕入都懷旅資百金貨土所宜求贏什一盡售於山東次日驗銀皆贗悉取投之河曰無陷後人也賴同人攜竿得行胡子遠父委僕權錢五千緡皆僞引家人請訟焉公曰幹僕死豈恐其孤對獄或欲半價轉售公不可曰終當

誤人悉舉火之泰然不少動

王遵嚴辭絕親戚常人會至士大夫招不得不應悉疑立異而起謗朱文肅反之通籍後卽堅避貴倨之宴好與親戚常人譙言夙昔聊適已志而已主文忠英歸入邑令盛延款辭而赴隣翁飯曰隣翁貧治具不若令易也且使令知翁有貴交徐文貞階營域於長興東山彌陀寺僧特置酒開宴諸公子若孫咸笑避去公終席薄暮乃起白若輩借俄頃盼睐終身榮辱係焉若盡棄弗顧何施睂目

劉莊襄遂大父仲輔贈夫人初婚倫兒入大父所識也

啻退巷語存

卷之四 處厚

七

急檢首飾給之令速去夫人訊亦不以告大父歿一人製縗服撞棺哭極哀不告姓名發六世祖贈比部素巷公諱義爲寒家隱德發祥之始歿後忽一人奔至櫛而甦自言某年月日身爲偷兒被執公開牒知爲隣某給家人去取火而密付千金勉爲良善且急促去恐火至終身不得爲完人因伴仆地自呼老僮被賊逸去至今人無知者某得金改行遂蒙舉家溫飽又伏地長號衆掖之乃起見錄慶廣聞篇末著論曰天地精淳誠厚之氣獨鍾於公一偷兒而完其行成其家意與日星河嶽相爲感應卽此偷兒能於公

既歿不惜暴已愆以揚公之善盛德所孚亦自不可及

彭李長始就舉貸金鉶數隻同衆請出鉶爲甌客墜一於袖公視不語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張知常在上座同公生攫其金爲衆所發學官檢索得之公不認曰非吾金也羅雙泉循會試資其內其婦同郎心知爲某約公猝訪之探得以示公色赭趨出自物偶相類如是歸咎同郎曰細事於我何損幾累彼終身行公念巷父也

楊傲崖避地松江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數師門持

啻退巷語存

卷之四 處厚

七

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公曰吾哀其困使往見達官以畫爲介爾魏文靖奉命南都舉歷休託同鄉子刑曹郎其人請甘鑰公怫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竣事歸令工碎之則僞也工曰某官舍人爲之出予手乃郎瑛爾公曰慎毋洩事已露則曹郎出守辰州入覲盡數償公駭曰誤矣奈何以不明之迹加人乎予銀具在送不受徐文貞宴親故或私金杯隱之帽公語至器曰杯在勿覓也酒酣漆倒杯帽俱墮亟命仍納帽中與柳公權銀杯

許珏過栗園遇盜栗勒馬卽轉曰舍皇墮地非死卽傷

恣其取損幾何哉公孝豐人減光祿應璧偕形家省先塋聞伐木聲却步不前曰急往彼必懼而墮慮隕命焉形家曰翁心如此地佳可知公長與人

庾亮乘馬有的顛殷浩以不利主勸鬻之公曰安有已不安而移於人陳學士堯咨馬蹄齒傷人賣之父諫議省率詰圉人語學士曰汝爲貴官左右尚不能制旅人安能畜是移禍於人也亟命取馬返直戒老秦其馬焉王昭素家畜一驢必先問今日無假驢者然後乘之出楊尚書荔京師乘驢隣翁老得子聞驢鳴輒驚遂鬻驢徒行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處厚

尤

淳安府吏商仲宣易同輩安靜無事曰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吾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而心膽驚戰使官長謫叢於上毒流於下皆吾儕一念啓之鄧楊自懲初爲吏令好苛刻曲爲寬解家貧甚私遺無一受因在禁無食者撤已食食之久而令大信或值令怒則從容跪請曰喜且不可何況於怒

容量

語曰度量卽是福量善曰有容德乃大量者能容之器也前輩觀人見舒徐委婉頻笑留餘地必慶澤綿長

韓魏國學問只是包荒說至小人忘恩欲傾已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伊川曰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或問呂原明遭小人詈辱何以處之自上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下焉者且自思曰若答他邦與彼等忿亦自消也夏忠靖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曠然不復與較同官性或褊急書公姓座右自警少忘性旋如舊歎曰夏公真不可及

晏元獻初見王金陵熟視云能容於物物亦容矣玉華子曰寬弘大度者容人之器也淺狹迫促者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容量

辛

不能自容之物也天既不能自容則天地雖大亦不能容之

王魏國在中書冠平仲在密院中書偶倒印冠勾吏人行遣他日樞密亦倒印中書吏人呈覆志圖報稱公曰汝等且道彼行遣是否曰不是公曰既不是如何學彼不是文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冠特以聞上切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冠大慚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丁謂日構冠忠愍公貶未幾謂亦南竄道出雷州

公遣人以蒸羊逆境上聞家僮謀欲行報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行遠乃罷忠愍學與年進身際險患尤所難言

韓魏國議西事與范希文不合范拂衣去公把手溫言慰解躬自下之范氣頓平捲簾撤座不及關報樞密與富彥國大牴牾富致政居洛每歲生辰弗問遠近公必致書幣甚恭富皆辭疾不答范忠宣罷相歸伊川責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不言公唯唯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不言公又唯唯謝罪異日見公劄子一篋所責皆先已言之語大不辨一詞

啖退菴語存

卷之四 容量

三

王文成曰恕是順心法我有真心如而達之可以迎祥忍是逆心法我有忤心刃而制之可以避咎二公有焉順逆率從而化

李文靖秉政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更訕怒責不引退妨賢路公踧踖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爾楊文忠柄閣武宗南巡倖臣竊柄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二公相業本於相度富韓國爲相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宜公受人呼名肆詈如不聞也者

馮瀛王在中書舉子李熹投贊馮戲其嫌名李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是有寸底道字馮笑曰老夫不特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丁無怒色瀛王既忍辱其大者寧復以影語微辭置胸臆度量勝人遠矣

客薦士於王丹因選舉之後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絕丹終無所言犇徵爲太子太傅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薄也不爲設食以罰焉相待如舊楚丹威子賈楚是極慎交人猶不免爲薦士所累惟不輕交故不輕絕呂申國薦其秩後改節悔焉程伯淳曰願侍郎寧受人欺不可使奸賢心少替

啖退菴語存

卷之四 容量

三

范文正與申國論人物申國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文正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宜節行不至也

夏忠靖從吏汙公金織賜衣曰汙可浣何懼爲館人誤燒一襪併存者棄之行庖人烹肉過鹹但嚙素飯隸盜酒器釋械而與其一至毗山寓千墩禪寺坐僧室觀書鄉民雜坐問尚書何在巡視淮陰懸於野馬驚逸從者逐之公遙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置從者執以見公笑釋之周文襄撫江南去騶從共卹夫野老相語問疾苦夏月偕王槐雲並坐乘涼曲盡

語訪俄從者至始驚起謝公笑掖之且使畢其說屠  
襄惠滿白綾衣甚鮮澤辦事捧硯不謹惶懼甘罪公  
曰方惡其太白適與意會汝罪何爲

丙吉不問唾茵之笄劉寵不怒覆羹之婢韓魏國  
不罪然鬚之侍者經營圖畫者大何暇置小過於  
懷匪特包容仁愛亦緣胸次不自崇峻故爾他人  
行已太卑位已又太高終身憤憤何已時邪

呂文靖

封許國與文穆同

四子皆少驗誰作相夫人使小鬟擎

四寶器貯茶往故跌而碎之獨公著凝然如不聞見  
元河南王十憐吉友郊行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容量

重

墮石碎御賜王頂王笑曰是有數論令毋懼吏損夏  
忠靖寶硯公尉之曰物皆有壞未嘗惜此

度量所至識見隨之胸次無少滯則高明靡不遠  
矚滯生於愛不滯於一器乃其爲將相器也裴行  
儉瑪瑙盤韓魏國王蓋又何足云

解學士

字大年

年少入中書卽自謂處心在熙春麗日

問則天下無可惡之人治怒何其易薛文清二十年  
治一怒字不去劉念臺曰見得治不去卽是先生過  
人處鄉忠介元標號南內召入都母夫人舟野泊相  
去十餘里公亟得夫邑署篆適他出呼尉薦詞詰之

須臾夫集舟行家僮喜公濺自慚呼尉至好語慰勞  
遺祥刑要覽一冊又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彭澤吾  
桑梓地奈何遂忘恭敬心乎萬一有陶彭澤其人束  
帶去遂爲世僂人怒可輕視哉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容量

重

張公藝書忍字進天子致動九重流涕忍行於家庭也  
趙清獻座右銘盛怒中勿答人簡旣形紙筆溢語難  
收忍行於交友也呂文清云當官處事能於清勤外  
更堅一忍何事不辦忍行於臨民也王沂國言喫三  
斗醋醋方做得宰相忍行於朝廷也晉朱伺武勇以  
後動成功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養氣而後戰忍行  
於軍旅也故曰忍事敵災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少陵詩忍過事堪喜袁氏世範忍或有藏蓄意積旣  
多如洪流不可遏必隨而解之不留胸次真善處忍  
者徐文貞致政怨家詰告幾於傾覆張廣文全山年  
八十餘往候曰今日贈老先生一字問何字曰忍字  
文貞亦贈張一字問何字曰忘字新鄭收寬然無所  
競人或問前事公笑曰老而好忘忘久矣  
羅大經云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陳餘不受  
里吏管卒敗死泚水上不如張耳在此東坡論于  
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

吳太僕默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朱文肅曰我怨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怨則彼厚我薄矣我算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算則彼逸我勞矣曰怨心卽不快曰算心卽不開靈臺擾擾反出人人下拙不已甚乎李同野語門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朗常清狂風江中布浪流水不增不減

王端毅撫滇中官不法百計悅公不爲動革其尤不便人者并剪其羽翼公行部黨從十數人忽多其一檢得懷刃中人使之也杖遣不罪中人欲自殺公偕三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容量

美

司慰曰我不過爲民除害爲公清惡毋過自疑也惶恐謝不敢別行非義陽明言鄱陽之戰部署已定不甚譴張迨罪人旣得駕復巡遊上意巨測目不交睫者數夕二中貴至潮張讎鎮海樓撤梯出書簡二篋皆此輩交通跡盡畀之感謝不已中貴返南都力保免於禍二公容量兼大有權略

張莊簡按山東年二十七初至臨清酒家帘低墜落紗帽公取帽徑去州惶懼縛酒家治罪公徐曰今後酒標須高些竟遣出將恭靖瑤守揚市兒紙爲落公帽左右欲執之公曰兒幼弗怖也婦瀉水樓窓誤灑公

衣擒夫至公叱之去曰婦誤爾夫則何辜公歸安人兵侍郎王偉戲劉文安定之曰先生職洗馬日洗幾馬答曰大司馬業洗淨少司馬尚洗未淨楊文懿守陳洗馬歸省次驛其丞不知何官坐而抗禮卒問曰日洗幾馬公沒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公門人御史至跪而起居丞蒲伏百狀公不與較

唐荆川舴艋不蔽風雨偃僂而坐就醫無錫友易以小樓船遇豪僕舟牽望蓬尾怒捩公絳夫磚石交加公出遜謝投之名刺殊不省痛扶罵不已公因作知命說小航吾分也樓船非吾分也據其分雖晒可免非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容量

美

其分必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否則一日不可吳藩伯昂泥跡農漁意適其布衣羶帽局促舟中入郡兩措大觸公舟友怒責茸公曰老農誤矣當代爲茸囊無錢能攜至西門湯某家卽貸供費湯見訝愕語其實兩生慙然汗下惶遽告退公益恭必致金去

呂文懿歸里鄉人醉苦之公語僕曰醉勿與較也閉門謝焉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公始悔曰使爾時小懲大誡當不至是奈何養惡陷人吳文定家居未嘗乘輿里僮子以私憾伺公同夫人出隨習車旁公戒從



人勿應。又剗去公撰郡學碑刻名。官究亟公曰。吾文誠不足存。無已。令校官重刻而已。周僉泉思兼號萊元。旦肩輿出亡。賴少年指曰。夫夫名爲善者。試衆辱之。乃呼名而詈。公歸。召之。好諭曰。若幸遇我。慎勿犯他冠蓋。是我反縱汝誤汝矣。笑而遣之。米長史萬鍾。留心學律。身如處子。讀書大酉觀里。豪侮其藍縷。塗人切齒。公曰。有身不修。而外侮適堪鞭策。及與角長技乎。

楊玠久官於外。長安舊居爲隣侵佔。子弟訴其事。公批紙尾。有試上舍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句。楊尚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容量

三

書翁隣或越其居址。公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也不妨。隣又注甬溜於堂。公曰。雨日少。晴日多也。舒文節官京師。家寄書訴隣人古牆址。公題尾曰。紙紙家書只說牆。讓渠徑尺有何妨。秦王枉作千年計。今見城牆不見王。隣愧服。自毀以讓。

崇仁謝述字維正。隣侵其界。曰。占得地。占不得天。何害。可見相讓以地。皆欲自全其天耳。方寸何管。

香漢

白沙素不與物競。隣犯籬界。反揚言曰。陳氏子。我必辱之。塗及見夷然意沮。先生曰。尺土甚微。吾當爲若讓。

隣慚而去。穀高大父溪亭先生諱鳳致。政歸隣龐老方構新屋。訪之色喜。訝行路過隘。龐對戶以外皆公地也。先生遽索紙割地爲券。龐驚請價。先生曰。家慮吾子孫異日爾。豈須汝價哉。

嗜退菴語存

卷之四 容量

天

嗜退巷語存卷之五 內編

吳興嚴有毅既方著

剛方

白沙作羅文毅傳公結茅金牛洞十年萬山環圍非人所居與同學者躡蹻踰巒塊然守寂若無意於世者白沙語又曰一峯念念不忘天下楓山語錄亦謂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方可正君善俗鄒忠介初入朝朝右望見如泰山喬嶽不可仰秋霜烈日不可近公顧威儀簡易疎節直腸胸中似無一事然於軍國大政朝廷大議人才摧折忠邪消長之故一語及之

嗜退巷語存 卷之五 剛方

一

意氣空沛目光注射若矢之激弦星之奔杓曾不可禁禦也石齋誌倪文正文元璠號鴻墓公當昌啟際躡虎操蛇得其要害故群奸弭耳伏不敢肆一疏出如撞朝鐘上震廊序即彼人讀之亦相對口塞以故天下誦公者難爲法忤公者亦難爲害公巖然獨行挈日月以走山澤不逢不若崇禎元年三疏其最著者矣

楊文貞欲識吏部郎李賢示意南陽守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薛文清爲御史至三楊門止投刺去三楊慕其人恨不一見後訪朝班中誰爲

薛御史始識其面後南楊當國以詩寄文清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溫國退居洛邑申國當國屢下詢起居溫國不答某亦此意南楊初不見文貞志與文清不少異迨身自秉鈞則又數煩詩句延攬不置豈知賢者固不以同聲而易節也桂文襄與邵康侯銓厚居政府恒貽公書竟不答首相聞其名亟欲見之卒不往有以相意訪公者第答曰有命

王魏國語人曰可惜張師德吾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馮文簡

嗜退巷語存 卷之五 剛方

二

字當數月不往見韓魏國遂疑爲傲以語其婦翁富韓國趣往見文簡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謁所以爲公重非傲也夫以狀元謁宰相非可云謁而不往即斥其傲如當世之待王公則固兩重哉

唐韋澳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善溫語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接必得御史澳曰恐無是身御史竟不請熙寧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王巖叟未及識或謂可往見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溫國將薦李周欲使來見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是即呈身御史也呂願浩欲援陳橐約先見曰

宰相用人乃使呈身耶唐宋間尚知有呈身二字

沈簡肅復官資政殿大學士凝然中立公會一揖外無他言議論不少貶真文忠德秀序其集有古大臣蹇諤風公德清人顧端肅嚴重不口毀譽人旦晚候朝前呵雙藤立朝房外百寮騎而過者皆折旋避之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群坐時稱顧獨坐焉軒介肅輒律已嚴甚閉門謝客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處一室朝服端坐終事竟歸不告同事者諸僚亦不樂與處皆避去

范蜀郡戒子弟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五 剛方

三

朝劉忠宣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朋友數人得力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文衡山薦至京張羅峯爲公父所取士請主其家辭楊邃菴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吾友耶而後見我公毅然曰先人棄不肖三十餘年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弗肯謝

意氣不濫使人歸依然諾不輕使人倚賴管子曰寡交多親謂之知人

廖恭敏莊給事刑科楊東里家人不律率同列抗章論

之或曰不爲楊公地乎曰乃所以報公也席都院請起楊邃菴總三邊吏兵二部俱如請羅文莊曰邃菴舊相起必以禮辭往返須數月邊報孔亟李亞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係恐宜三思公語所親曰邃菴素知予予尊仰之但入京踰年物論籍籍所言非惟事體當然亦欲忠於知己爾海忠介撫蘇松華亭家人極衆公驟至其第請記籍削之賓客替頭無敢借聲橫溢公受華亭恩厚人疑負義實裨益不淺

聞莊簡淵議大禮獨是張桂張振與共事不應曰終不與勦說結主知及張得政侃侃不阿附魏廓園都諫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五 剛方

四

還朝過高梁谿丁尚寶元薦號慎先在馬梁谿請一交都諫公正色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卽飛棹返後廊園奪官歸遂通尺素定交公長興人

王龍溪心喪畢始起廷對貴溪議選官僚須一謁文選公堅謝不可貴溪怒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囑考功京察黜僞學荆川中禮部試第一邃菴內閣索廷試策欲首擢公以年少筮仕守己當嚴竟不與通羅峰相改各屬官爲翰林拜編修校對實錄完例當陞賞公不受又以羅峰愛已遠嫌告歸致怒以原職致仕時王遵巖愼中亦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

陸文定樹聲以南宮舉首當授館職分宜子知其貧止  
索松綾二百疋茫無以應座主張私以錦幣白金強  
公謁謝又使某太史介之行至門得金幣刺大愕某  
太史促之入一揖出終不出刺分宜見金幣問爲誰  
公曰不知竟不致而別未幾以告去駱編修文盛官  
史局五六年分宜張甚公僚然自遠不可得親以使  
節還就列分宜目而誰之徐舉手稱職銜姓氏應不  
復自通名仰日乞疾歸絕意進公武康人

楊文節萬里號誠齋不肯記韓侂冑南園許以掖垣拒益  
堅至謂官可棄記不可作卧家十五年皆侂冑柄國

啖退菴語存

卷之五 剛方

五

之日也陸務觀南園閣古  
泉記見識於晦菴吳僉院維嶽彊直方正不  
苟取容分宜相屬序鈴山詩公固辭謝留山東不調  
客以行間說公曰僕待罪儒宗終不以善士而間相  
國卒以直道不容歸田里公孝豐人

許文正曰文章固發開利器然先有一世名何以應人  
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  
善世之道也宋文憲文端於寒素發潛幽權要置  
金滿案丐一言不肯與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獻  
公却不受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官取輕附國非所  
以崇國體也文衡山墨妙傾天下不爲貴勢動不爲

奇珍役所最慎者藩邸其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赫  
蹏因益重四譯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升以不得  
見先生爲恨呂涇野有交遊持三百金爲權貴求文  
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禽獸何仲默景明  
任中書錢寧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汗卒  
不許

胡汲仲長儒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爲羅司徒奉  
鈔百錠請作乃父墓銘公曰吾豈爲宦官安濡墨耶  
是日正絕糧子以清自坐客咸勸却愈堅自謂秘密  
藏中有休糧方魏忠賢乞繆詹事呂期墓碑頌曰叱

啖退菴語存

卷之五 剛方

六

曰吾生平耻諛墓豈肯順璫旨耶客林以壽寧事大  
志曰壽寧會困李獻吉今日壽寧安在

舒文節矢志扶翊聖教悼異學之謬至權倖奄宦  
有求通者拒之亦如釋老

蔣恭靖守維揚會駕南巡供御騷動江彬輩橫加折辱  
不爲動中貴欲選宮女數百儻行在撫臣立命刷之  
民公曰民女不可刷無已臣有一女進上詔罷之有  
旨取瓊花公奏曰是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  
轅其種遂絕上默然及駕旋扈隨至淮山淮連徐布  
袍小帽若雙不借步行露宿不嘗走隸毅然直以身

任終不忍煩一民曹臬副遂以御史直糾謫判攝斬  
水章聖皇太后梓宮歸顯陵責供帳甚急公第飭吏  
民手板水次已公服前引常廩外不庀一錢曰吾斬  
水非中貴人藏也問知爲公驚曰是故強項曹耶猶  
昂然御史

陳文定以南祭酒九載奏績之京中貴柄國風慕之露  
意於周文襄周達意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通謁  
中貴何以見諸生周諷中貴求法書先之禮幣彼將  
謁謝中貴致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走筆書之  
遣還其禮竟不往太監覃苞素重張禮垣寧累邀相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五 剛方 七

見姚文敏諸公咸勸公行誓守益堅張簡肅敷華督  
漕入都諸閣用事者樂與結納內西涯浮梁通姓名  
復以名香爲壽冀往謝公曰二公以公介故得朝夕  
某則不敢二公強公不得已各報幣使者纔入急追  
返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忍一旦自敗乎

劉文肅忠性峻行方寡合大臣事張永如瑾永遣其黨  
廖鵬往謁公不加禮如僕又却其餽言古羈人匹士  
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况祿食者乎萬曆十年  
籍沒馮璫閱其交際冊惟嚴恭肅清無間遺內中呼  
爲嚴青天因拜太宰

漢武信越巫董仲舒極言其妄帝令巫詛之仲舒朝服  
誦經巫不能害忽蹶而死貞觀時西域獻胡僧善呪  
術能生死人太宗令飛騎捍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  
如言而蘇傳奕曰邪不干正使呪臣必不能行呪之  
奕無所動須臾胡僧倒地若爲所繫者更不復蘇一  
見風俗通一見隋唐嘉話二臣不身試主必不信至  
反致其死蓋有天焉

宋莆田尉陳仲微斷僧獄僧集衆揭榜呪之仲微  
笑曰吾何心哉明日首僧無疾死

唐肅宗朝王璵以禱祠見罷驟得宰相帝不豫璵遣女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五 剛方 八

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  
至于託州縣賂遺狼籍一巫美而艷惡少年數十自  
隨尤儉狹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  
鐫不敢震怒破鐫入取巫斬庭下悉誅所從少年籍  
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  
康陵自稱大慶法王外庭無敢諫俄內批禮部番僧  
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尚書傳文毅珪倖不  
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敢並至尊褻天子壞祖宗法  
大不敬當斬詔勿問田亦竟止世廟宮中降紫姑仙  
冢宰熊恭肅決直斥其非上震怒命中官鎖解歸原

里爲民丁南溪守河間放棄刑具而禮敬之對中官云歸報第說丁某去其鎖杻

林貞肅俊副眞臬焚鶴慶寺活佛父老士女數萬競危竦弗之顧毀邊方淫祠三百六十區陶公介琰素不信神鬼所至淫祠盡毀之張憲副曷知鉛山巫能役鬼物呪詛人立死公擒至榜笞數百忽大風揚沙石蔽天迷屋鉦鉦索聲衆益駭頌請釋公卒致之苑邵文莊知許州毀龍骨杖妖巫風教大行全椒項羽廟素著神異余翔爲令一炬焚之王元美世貞曰始爲咸陽三月火復仇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五 剛方

九

南都劉公廟聚衆雲屯奔走數千里洪文簡沈其像於江始絕衆惑盡毀私創菴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黃戶尚緩巡撫延綏會詔毀菴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軍人無不念爲公死比公去尼各攜子女拜送道傍

明初會稽洪武昌見社迎桑神幕寄赤石夫人祠持杖大詬雖士偶豈可混男女悉爲擊碎再傳而生襄惠永樂間鄞巫稱龍神道人禍福人如影響家趨戶迎官不能禁楊處士範作文喻之弗止躬往捋其首匍匐於地數百人驚散妖遂絕張簡肅七歲里社有竹

本崇指揮群兒斬伐殆盡

程大中珣知漢州宴開元寺衆呼佛光現騰踐不可禁公凝坐不動頃乃定明道調鄆縣主簿歲傳石佛首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先生戒僧曰如復現吾職事不能往當取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茅山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塗奏一龍飛空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明道捕而脯之東坡知揚州夢游山林虎忽來噬驚怖甚得紫袍黃冠障公叱虎免次日道士投慰如夢所見公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豈不知汝夜術耶道士惶駭退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五 剛方

十

嘉祐中邕州佛像手振動晝夜不止俄交趾入寇城幾陷後再動儂智高屠其城熙寧元年復動郡守錢思孟亟取投之江遂無他元豐間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先設水令人淨日入廖縣尉率部曲止洗一日洗日見寶蓮臺金佛巍然不洗日所見惟大竹籃老嫗箕踞坐乃叱下擒之

廉介

虞朝設教自簡而廉周典計吏自弊以廉廉者百行之本也以此律身以此正家以此化風俗士君子安業之常非有卓絕難行何待教之弊之而後爲哉追觀

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是廉耻不獨士節直關國命漢詔舉廉文帝時萬家之縣無應令者武帝以爲閩郡不薦一人是何能廉之艱如是耶乃蘇子又曰上欲舉廉下皆敝車羸馬抑何其易蓋有自然之廉清畏人知是也不得不難有假激之廉矯以絕物是也不得不易惟勉其難而去其易於是有循節自守之廉茲在倡率風厲何如耳廉非僅不貪而已比王之德廉而不劇儒行砥礪廉隅殆圭角有分辨之

義所謂古之矜也廉

章中丞溢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曰憲臺百司儀表居是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五 廉介

士

職者先養人廉耻使避而不犯豈宜恃博擊爲哉楊莊敏鼎語人曰吾生平無一可取但識廉耻二字吏尚王端毅署於門曰宋人有言受任於朝者篋篋及門爲耻受任於外者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贊儀而不羞於入我寧不自耻哉

王金陵爭論上前疑之則曰臣素行不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嗟乎廉耻二字奈何矜謂君父前自許絕德梁端肅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况欲驕人乎凌員外約言同知廬州拒發夜橐不以自多曰吾媿夫逆絕暮夜人也公烏程人忠清

曾大父

胡康侯安國訓子弟曰對人言貧者意將何求汝曹戒之對人言廉其意更何求可耻愈甚

某太監持明珠數顆魏王忠肅以死要之公受自綴衣領間卧起必隨不使室人知太監死猶子貧無居公召出珠畀之且可千金何文肅副閩臬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分餘資遺三司公力辭不獲受而輸於公裕會稽陶仕成莊敏諧四世祖也正統間富民供大璫阮某阮倉卒被命入意不測密召公以私積六千金託之公持歸投井中阮死公由金走白太守守弗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五 廉介

士

收會饑悉散賑鄉人

永樂時或納銀於爪饋劉刑部寧其妻發而奏之詔褒廉刑於家賜白金文綺鄭端簡晚官文選令餽金覆茗夫人發茗知之公整理如故由召其人語曰吾初適乏茗故拜君惠頃詢尚有餘心謝尊意多矣豐公度行部令以白金爲燭進次日公從容語曰汝燭不燃盡出之須易可燃者劉無錫五緯也富民某犯大辟介公門下士餽酒醴甕置兼金百鎰公曰酒太濃吾無用之却不受

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宋時封事已然風

會日流其寃曷極

廉文正希憲奉鈔買馬得羨馬千三百曰上之則若白  
銜卽與他郡不及者以其直還官劉庶常實知南雄  
府江廣要路商稅鉅萬存稅之一二以繕郡學補張  
曲江大庾嶺松而已何繕部遵權木荆南歲羨千金  
或勸以聞考可最公曰來者何繼耶必病人矣乃令  
商自百金下減筭三之一風水敗資者勿筭以羨足  
常數比去行李蕭然尋謀死杖下葉侍郎茂才主工部事  
權蕪關左右以例進公叱曰若輩卽有金剛臺豈能  
昇我去關二十里名雙港議逋稅公弛之國課既登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五 廉介

圭

端坐聽欸乃聲飛渡矣疏以羨金餉邊且曰往昔早  
行旅罕通通而羨非臣願也請勿爲額上賜金旌之  
英宗問軒介肅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  
公頓首燕服止一青袍破無他服不能更置惟補綴  
而已永葉聲獨振一時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  
裹被坐有司急進衣却去俟舊衣乾仁和高公江以  
教署吳橋縣事大璫盧受延賞雪索衣未至璫出貂  
裘衣之曰吾貧不若子思君裘不啻子方璫姪力強  
公拂袖起

世風奢濫士甫筮仕浩費遂如烟海居官能廉必自窮

居矢志始宋楊大雅覆舟拯活不受丁謂贈衣陳無  
已不服趙雄綈袍至凍死可能也劉道原不受溫國  
衣履徐節孝不受安定餽食不可能也無廉士而求  
廉吏曷怪苞苴之四達矣淵明耻五斗折腰遂至乞  
食其詩曰出門拙言詞主維與魏居士書陶屨乞而  
多慚也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  
慙乎鄙哉摩詰宜田辱於安祿山已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五 廉介

西

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  
之李廌爲尚書左丞妹壻劉晏造之見燕室門簾蔽  
甚潛度廣狹織簾竹以贈三攜至門不敢發言去陳  
履常罷歸累日不炊傳獻簡懷金餽之不敢出口俞  
中丞念文衡山貧欲遺之金聚數日竟不忍言陳叅  
政良謨號棟塘致政歸貧甚巨商介公友書爲沈侍御  
居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出千金爲壽公遽入  
內竟日不復出士大夫見公口不敢言財斯廉介性  
成洞然人我名不足言矣公安吉人

楊刑部靖逮一武弁將卽訊門卒檢得大珠一條屬方



愕貽公曰珠安得許太必偽也立碎以聞上嘉歎曰  
千金珠卒然至前畧不動心免生端意外才智兼之  
矣黃文毅官南工侍殿中掘地得銅鼎絲如玉亟命  
工刻文廟字送真國學中貴欲奪以獻因廟器乃止  
景中允畧南司業典籍僦廩私益以耐後知之歸其益  
曰吾雖貧何相賊也楊浙泉繼宗數舍官以虧糧久  
繫鬻子女不足償逋數日溢公莫喻其故適月俸額  
多五斗他畧盡然公曰食常俸不能盡職尚有天殃  
况數外食之是自食子女也欲奏聞衆懼各捐俸補  
之釋其罪俱得赴部轉官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五 廉介

五

何文肅使淮西巢令閻巖由公父門贈白金耶之聞曰  
吾以壽吾師也曰子欲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可因吾  
致之則不可夏貴溪諸生時教諭陳鏐奇而厚遇焉  
貴溪驟貴鏐子子女登進士貴溪招之同辭不赴曰  
先博士遺命也

劉忠愍嚴命子弟謝絕公事弟玘令莆田寄夏布一卽  
日封還貽書戒曰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於弟  
者章文懿姪恭惠清操淳樸略與公似自給事至布  
政歸積俸餘四五百金公大不樂曰汝此行如市然  
裨益良多恭惠有慙色

雖念菴道經蕪湖病甚權使項東曉調醫藥大賈犯  
重辟千金求解公舅言於項公聞力却之病間又念  
賈必不脫潛爲之地不知由公賜也毛文簡遇巨室  
被誣當奏沒產避遁爲主之却報千金曰吾公道扶  
人豈受爾賄賄役耶錢鶴灘門生守維揚遣迎公越井  
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大來看廣  
陵潮併一問瓊花消息爾無心跨鶴也遂潛歸駱編  
修文盛所取士爲恤刑使者訪公山中外郡富室罹  
重辟挾金伏隣家數日無敢爲公言者微服六橋三  
竺間督府聞而出候駕小艇冒雨亟還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五 廉介

六

宋御史邦輔督子弟耕夫人親餉茅屋數椽纔蔽風日  
巡撫饋坊銀百兩却以書曰某賢未至於可養貧未  
至於可周強再三卒不受池州守陸所默曰求一見  
且不可得寧得而周之乎自始學至筮仕歸田表裏  
同操終始一節羅念菴讀江水漲宅舍漂沒假宿田  
家撫院馬以公嚮却餽坊數千金財縣督檄縣取助  
構室竟辭之荆川林下三十年潤筆贊儀無一受不  
受坊價官積至三千金御一布袍居宜興山中講學  
宦其地者欲一見無從也焦澹園大廷第一司徒溫  
司寇李餉金爲費悉遣還兩公訝何儉也公曰非意

爲儉無事此爾京兆爲林綽楔謝以賑饑原籍日照  
東省欲表鄉里公曰幸爲田饘粥宗人足矣

魯中丞穆登進士還鄉杜門讀書絕跡請謁戒行入都  
有司贈腆臨固辭曰始筮仕未有毫益於鄉忍先厲  
之乎劉忠宣發解臺司檄有司佐臨同里方阻饑懇  
辭之

裴休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處人贊鹿弟忽之休曰我  
等菜食不充今食肉豈日何繼獨不食范文正讀書  
南都留守子同學以父厨食饋公謝曰食粥甘已久  
遽享盛饌後豈能復嚼粥石徂徠寓學南郡王侍郎

嘗退巷語有

卷之五 康介

七

遣盤飧謝曰甘脆日享則可若止一享明日何繼米  
端簡裳旅寄郊寺躬自炊汲同門生辦甘脆終不一  
赴薛學正敷教東高忠憲同出趙忠毅門忠憲饋之  
食則稍嘗而謝曰不可以滑吾口及病餽藥餌復稍  
嘗而謝曰行就木矣不敢忘素志爾

隋趙軌少好學東隣桑葉落其家悉拾還厥王曰匪以  
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許文正少時暑過  
河陽渴甚得道傍梨衆爭嚼之公獨危坐樹下曰非  
所有而取之不可人謂世亂此無主公曰梨無主我  
心獨無主乎

即范仲淹幼孤履掩衾金不取曰我何得以無主欺吾心楊尚書

夢入園林私食二李既寤淚自咎曰吾必旦書我心  
不明致此三日不餐吳江盛啟東寅宣德間以醫進  
大內賦詩命奕上親和羹以賜夢人寄椒私餐用焉  
寤而內訟不能寢以及旦羅文毅五歲隨母收菓長  
幼競取公獨賜而後受高忠憲幼母授菓餌必拱手  
接命自取一如所授

黎文僖從父宦游見問遣無一受竊喜出署有遣之金  
卽分給獄囚不惟使囹圄得惠亦明受此卽若曹也  
王尚書華六歲偕群兒戲水濱客濯足遺囊數十金  
公投水守之見號泣至者迎指其處謝以一錠笑不

嘗退巷語有

卷之五 康介

十六

顧毛文簡七歲隨諸兄謁姻戚贈以金錢歸卽棄之  
曰此何用不欲違其意故攜歸爾

鎮靜

軍事猝迫對客圍棋人知謝安前有蜀漢費禕後則曹  
武穆彬宗忠簡澤曹在秦州士卒十餘人叛逃歸幽  
軍吏遽報公方圍棋不應又亟言之怒叱曰吾固遣  
去奈何再三顯泄耶爾謀開歸告盡殺之公逼汴都  
入震恐僚屬問計宗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  
等在外必能禦敵發精銳數千繞出敵後果獲全勝  
張魏國都督淮西命呂社節制廬州繩束驟嚴統

制鄺瓊縛社歸劉豫公方宴報至沛座失色公徐曰此有說第恐彼知爾樂飲至夜分爲燭書遣死士持遺囑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歸豫果疑瓊遜賴以寧

宋景德中契丹大入急書夕五至寇萊國不祭飲笑自如定計了此不過五日獨請駕幸澶淵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北騎克弁城下上使規準方與楊大年飲博圍棋歌謠歡呼夜酣寢齟齬聲震鉦鼓契丹屢請盟愈堅公邀使稱臣且得幽州地帝厭其議歲幣河北遂安正德間逆濠粹反陽明初入南昌半都院後堂對皆退巷語存

卷之五 鎮靜

元

士友論學洞開中門令見前後報至祭堂遣之有言伍文定焚鬚及兵前却狀衆失色陽明徐起如側席遣脾斬前却者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後開濠擒衆咸色喜陽明愀然曰濠雖擒恐傷死者衆爾論學如常韓魏國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夜忽有鴉七人卧夏人所遣也公語取我首去其人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明日公不深治俄守陴者來納帶留之范天成純祐正長以不治爲得體特慮損國威受帶是墮賊計矣公歎非所及張魏國次秀州夜坐警衛甚整忽前出苗劉募賊公賞格公問何欲曰僕讀書知順逆登身

爲賊用見爲備不嚴恐後至爾公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去次日斬死囚徇衆曰苗劉刺客也

賊攜帶掛城陴去是小說家所本也元豐間邊帥失城鎖亦不究治亟令易而大之或得原鎖來歸曰非是初不失也慮似出魏國右二公淵畧天祐幸客懷鉏耨之悔不然武元衡禍作喪身辱國可勝道哉

南齊張融被獠賊所執將殺食之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不害劉忠定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州土豪以貨得官自言能殺公惇即除本路轉運判官皆退巷語存

卷之五 鎮靜

三

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告公畧處置後事與客談笑飲酒待之夜半伺公鼻息如雷次早聞其人赴夕忽嘔血死劉禮待瑞忤逆瑾告歸成都江水險惡奉母僑居澧州艱危窘迫一日數驚不以流離易念賦詩詠志舉天地萬物皆吾同氣無足害其身姦人指爲逋逃密奏之瑾捏言往速輒炫而止

李文靜伺口事到利害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遭患難大不能堪持以自比亦可少安

楊文定以漢庶人離間官臣下錦衣獄垂十年解縉等繼死家人供食數絕又上命莫測厲志讀書不輟同

繫者黃淮金問相得甚歡非義所餽皆不受省躬念  
咎各持一經講論曰處憂患之道也王振誣薛文清  
賄出人罪下獄文清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  
易誦不輟振又啗李忠文因除庭榭被罰方坐堂閱  
試卷錦衣官校猝前掩卷起免冠受縲綬徐呼諸生  
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  
某人比前不及顧諸先生曰還校定高下山榜語畢  
行聶恭襄被逮適與學子講中庸校突至繫械之公  
無幾微動顏色就械徐理前語如初已就道父老追  
送皆流涕中塗與朋輩日講學無須吏問錄之曰因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五 鎮靜

辨錄鄒文莊下詔獄同呂文簡講學獄中

黃大理鞫疏正江彬典刑下獄必死自分已定無幾微  
見顏色與陸員外震從容賦詩講易九卦處憂患之  
道寫小像自贊此內何有節義文章此外何有太古  
冠裳沈給事束劾分宜杖闕下尋繫詔獄番死數四  
惟兀坐玩周易著周易通解文言說內外本末稱明  
辨多要眇自得在獄十八年著述甚富趙忠毅南星  
號簡戊雁門三朝耆舊襍被投荒白首荷戈骨肉星  
異子清衡莊浪外孫王鍾麗永昌崇禎味藥齋遺筆上下數千年不遺毫末方侍御震孺崇

禎朝謝恩疏曰臣被禍來骨肉解散親朋交絕三載  
匣床上自省平生惟有慙愧使臣不遭異常磨折不  
能閉關息影靜照四十九年之非豈惟言官韋弦比  
於生我卽逆璫毒藥亦同甘露

吳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溫寶忠瑣  
曰禍福如狂風驟雨當御之有道消息如寒暑晝  
夜雖百計何辭

嘉靖間楊御史爵抗疏指斥時政械繫數年得釋抵家  
方一日復就逮錦衣校素敬公趣公入別公立屏前  
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卽攬袂行天啟間魏璫逮

嗜退菴語存

卷之五 鎮靜

三

周忠介順昌號夢洲吳令其所取士夜半撫床慟公曰  
意中事何效楚囚爲令請入治裝舉家奔號公笑曰  
無事亂人懷也案上有素榜徐曰此龍榭巷僧扇我  
書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題小雲棲三字  
識年月投筆改囚服出門李太僕應昇號次一聞駕  
帖至郡獨立門側佇望其來父母命之入卒不敢應  
恐對家人迷亂方寸惟慰父母尚獲生還數語縣尹  
登門奮身就道登舟作賦倚馬誦詩得句擊節自賞  
魏忠節大中號廓答友書范忠宣論同異末論是非  
是非定而士知舍生取義被逮神志堅凝笑語如常

時

程明道曰明理可以治懼劉念臺曰古人恐懼二字用之平康無事時至利害當前惟赤體承當世人倒做了

顏真卿守平原祿山逆節已著公以霖雨託修城浚井陰料丁壯儲廩食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書生不足虞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宸濠之亂逆聲直取南京已至安慶府部大臣束手都人洶洶喬莊簡任留守日領老儒賢士游宴兼校棋實徧察形勢險要客至談笑昕夕若無事京師恃以安

嗜退巷語存

卷之五

鎮靜

三

公陰先聲伐其謀寫飛報朝廷命某總兵統京邊軍若干萬由某路進某總兵調番漢兵若干萬由某路進尅日期勦選部屬衛職賢者分布沿江要害火牌絡繹直搥賊巢賊牽顧離貳又逆折守備太監劉瑯謀使不敢發

正統初鳳陽盜起勅耿清惠九疇往緩之不動聲色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以杜奸寇覲覲心招徠流民七萬餘戶羈化晏然閔莊懿珪備兵嶺南南雄南安界江粵間以墾田互爭兩省會勘忽報聚眾殺殺宜谷回城公曰百姓豈反耶第斷不公爾命置酒借宿

民舍明旦處分衆散去同寅問披猖若此何獨堅執鎮定公曰民恐徧徇假以動耳目若一退散兇暴遂成非用兵不可吾不退所以退而安之也公烏程人伊川赴濟渡江中流幾覆舟人皆號哭獨正襟安坐如常神色泰然已及岸同舟老父問何無怖色曰心存誠敬爾老父曰固善然不若無心呂原明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輿人墜浮水公安坐不動後自省量十年前楚州橋壞墮水微察心動數年前大病稍勝於昔今疾病全不動矣

一載伊川舟危及岸樵夫問曰公是舍後如此達嗜退巷語存

卷之五

鎮靜

三

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惟舍故達惟達故舍達是知舍是勇朝聞道是達父死可是勇謝文靖安與孫興公盤桓東山汎海中流往瀾陡惡諸君莫不色戰安神采吟嘯自若呂正惠端使高麗風濤橋折舟人大恐公怡然讀書若在齋閣吳聘君遣風幾覆獨正襟危坐舟定衆問故曰吾守正以俟爾舒文節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公從容慰母前爲文額祭危濤頓息

葛叅政水夜渡錢塘風陡作安坐賦詩云心與神明合風濤夜不驚嚴文靖訥使楚還涉燕子磯雷作解維

江水忽立潰珠蔽空龍曳尾下去公僅咫尺橋箕蕩  
同舟無生人色公縱觀語客真奇觀也平湖陸縣丞  
溥督運過采石船夜漏躍時於天曰船中有一錢非  
法者願身葬魚腹漏忽止人明見三魚衰水草塞漏  
穴豐城士大夫有三魚記丁橋終身不食魚

梁侯景亂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高允至京口  
端居不行曰禍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明  
初斬黃妖寇犯龍泉衆奔散章贊善濫講學不輟從  
子存仁爲賊得公以吾兄止一子不可使無後挺身  
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公正已拒賊繫之柱以刀磨其

皆退菴語存

卷之五 鎮靜

三

脇曰汝誠不畏死曰死即何畏乎夜給守者乘間脫  
歸平居不求利臨難不畏死雖千鋒萬鎗如蹈空而  
行

裴晉國在中書忽白失印公卽命張延舉樂夜半飲酣  
復白印存焉或問故公曰核之自有存急則遂投水火  
夏忠靖戶部時吏墨汗精微文書驚懼肉袒公端坐  
不動顏色掩不復視明日使殿請罪上命易之

張忠定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  
訛殄妖在乎識斷不在厭勝章子厚與東坡書鎮靜  
可以處患難張無垢曰舍中處事不亂未必才識

了得必胸中氣局不亢素有定力全賴平日涵養

皆退菴語存

卷之五 鎮靜

六

吳興嚴有穀既方著

儉約

宋弘爲司徒桓譚不敢以繁聲進御毛玠典選舉貴寵臣輿服不敢過度楊綰入相崔中丞池館臺榭即日潛毀郭令公減聲樂之半黎京兆驟損騶御止留十騎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以錢數千緡邕車一乘遺之俄綠輿自宅山從婢二人青衣藍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還報邪謀遂寢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心可以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儉約 一

出死生儉於德可以一動靜故傳曰廣而儉老曰儉固能廣

龔臬憲鎰布袍芒屨妻久從官僅一金珥見之駭曰安得此汚我素風投之江間閭化之富豪子弟輿服少侈望見輒避匿陳恭愍督學南畿韓襄毅雍里居戒其下悉屏儀衛曰陳御史至矣海忠介撫應天勢要楮其門者聞公至易以黥中人監造例肩輿八人亟減其半掌南院御史戲宴召責命以杖兩花牛首燕磯官舫游屐頓絕

宋史稱程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

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堪人所不堪嗟乎唯能在事外而後樂與人同甘苦不然衣其布食其餽餽沾沾屑屑爭累尺寸辨姦論所以作也擊槁而詠焱風曳屣而歌商頌彼何人哉明英宗臨殿見吏尚王朝衣後破損問何不令家人補之答曰偶服到部適聞命不及更衣唐荆川少郎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敝然不能由庭戶卧處惟一板門夏月席藁不施帷帳雖白鳥嚙膚不顧也 見小正蚊冬則置草其上曰溫矣病羸借褥愈郎還之初猶肉食後終歲不御以衣服居處雖淡飲食尚喜甘美亦能累心也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儉約 二

王華子曰萬象皆能奪人之神惟儉足禦之

于忠肅廉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先世室廬悉昇甍未五十不再娶止宿朝房窮年不歸第衣無累帛食無重味非公饌不置酒中官見公諸自奉太息以聞上爲輟尚方服御以賜李文正隕名毀迹保護善類邸寓陋巷棖桎皆樸橄小材卒之日諸門生故吏歛金錢爲葬其家人不免凍餒于兆蕃磨符孫食不厭糟爨席戶繩樞無異編戶梁文康罷相歸乘蜺蜺游詠山嶺水涯紅顏白髮望若神仙清貧僅能足歲恬不植生產順逆得失無豫於中張文忠乎敬攬

才俊謝苞苴元侯中貴戢戢歛束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孫多假貸以食

梁端肅左轄粵東旦夕出飯堂上供青菜或冬瓜蘿蔔一味右林市肉數多召誡其僕林大怒短衣露頂眼瞠出詈公頻視簿書端坐自如林慙退柴尚青巡邊糾劾將佐奢侈恣其習縱飲不恤國大計遂斷酒肉同官宴樂皆不與

耿清惠文恪父子清修不營業產不治居第無異寒素陳敏肅壽貧無歸流寓南都敝屋頽垣不蔽風雨秦襄毅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居僅敝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舊逆瑾時公義兒與公繼妻第爭訐誣公子咄資萬計瑾籍公家無所得名以全妻孥亦得自保吳清惠衣敝帶穿不修藻飾視財利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居湫隘無郭外田顧有書至萬卷孫清簡需官南吏尚守法畏公議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儉約

三

白首清風嶮然不滓正德大臣多倍克回適獨以儉約稱陶公介官南兵尚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卹國勤民動著聲績飯惟一蔬三竹筍相隨者數十年嚴恭肅先自禾徙滇操行嚴厲趨舍辭受尤凜凜身與僮僕食麤衣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初拜尚書不

能具服色

呂文簡官三品履仕塗三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妾媵呂文懿端潔不苟取身無統綺篋惟賜衣數襲稠第無隱過陳御史茂烈短床敝席不辦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盞妻子服食施糲主督學琦清介自持不事生產大雪僵卧不能出戶曰吾求無媿爾饑寒靡不樂也邵副臬清無室廬依外氏居日午未舉火督學訪之笑語移時無茗具可設御史深爲歎息

李大恭崙篤實莊重祁寒暑雨不釋卷居官清慎絕俗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儉約

四

吏事克修卒不能葬妻郝饑困給月米終其身胡莊懿拱辰晚益清謹貧薄特給典廩潘司空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詔給月米三石熊莊簡繡巡撫召長南臺操勵廉潔自甘蔬布餼廩有羨不入私室何孟春稱其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致仕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怡適詔給繼子子端月米一石

耿文恪曰吾爲禮尚自部歸經吏尚王三原署必見蒼頭持器買油自慚費用官燭公私未嘗市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居官買油非稱絕德已足動入媿念因



思杜祁國與客清談油燈一炷實勝萊公官舍燭淚  
成堆也章楓山宦成家居丙夜危坐不能得油然誦  
日所繙習迨曉覆閣自驗以爲常親丁家僕食指止  
十口薄田二十畝歲入不能供半佐以麥屑吳一源  
自少從學至老時見大髯飯後必拂鬚出麥屑尚沾  
滯拂拭不盡

張春坊宗璉出同知常州疾召醫索燭無之僮出  
取膏油望見謂從外入也却去之較諸公又過稍  
介矣

王端毅謁內閣某老餽羊毛口袋恠問此物何爲對曰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儉約 五

可盛米呂涇野曰三十年前風俗猶古趙司成永過  
魯學士鐸將壽西涯先生問何贊答帕二方魯索帕  
無有躊躇良久令取里人某曾餽枯魚飯食存僅半  
卽將偕往西涯烹魚沽酒歡甚卽事唱和罷離端簡  
師李遠菴宦南京數年歲時止一寒溫待坐久懷袖  
遂巡不敢出口曉之妻製一布鞋送老師遠菴喜取  
著之

周按察新蒞浙僚屬內宴公夫人大類田野婦各歸慚  
慙相變爲滯素席文襄長浙泉服御儉約不逐時好  
感化翁若衡郡伯岳知慶陽諸僚婦會飲金翠綺繡

爛然公內子荆布頗不樂公曰汝坐何所曰首席公  
笑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寧可得兼耶

許文穆國典萬曆己丑試同榜初謁文穆大言曰中後  
索賞賜者必多分毫不可與卽宋舉至問生事之說  
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輕賞賜絕則飲食衣服皆可  
類推左副院光斗號滄舉鄉試謁本房陳公大綬勉  
自櫟却紅東不受謂今日行事儉卽異日居官清不  
就此站定脚根後難措手

周中丞公延初策與同里曾某同觀政刑部共賃  
一馬更乘出入公先入部回馬趣迎曾司寇至訝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儉約 六

曾未列以實對司寇大詫曰進士今乘馬耶予觀  
政一僮携冠服徒步至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  
至是爲三慨焉

劉忠宣父仁官縣令入覲楊文定覘其藁席布破瓦盆  
煤竈心識之公以隣梓有媿具茗一函蜜一缶見甚  
爲嘉納後御史家居文定展慕還朝造焉夫人身往  
磨麵日用不異覲時喜曰雅稱御史職矣鄭端簡閉  
戶自精松廳竹几蒲茵練幃蕭寂如山僧角巾布袍  
過訪故舊座惟山蔬水藻人不知爲名卿樂工侍茂  
才通籍四十年官臻九列廳事丈有咫四壁蕭然敗

糗凡一二皆數十年物堂設綽楔榜四字曰三世無

訟

潘司空禮歸田盜掠惟粟數升一敝裘驚歎叩頭曰使在官皆公我輩安能亂張簡肅奉使歸盜劫得俸七兩慚悔去屠人告衙吏易公銀同官詰何知其非屠曰張衙惟有俸銀是以知之

溫國獨樂園卑小不與他園班讀書堂止數十椽澆花亭益小弄水種竹軒尤小見山臺不過尋丈釣魚菴採藥園特結竹杪落菴蔓草爲之自爲序逍遙歌嘯其間諸亭臺詩傳世最遠士大夫欣然願往規不置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儉約

七

身跂足豈必芝栢雲紫哉劉清惠麟心慕樓居無力築之丈內翰徵明爲寫層樓圖懸置壁下命之曰神樓楊修撰慎作後神樓曲今畫以人永價倍勝真樓勿若矣

李文靖聽事僅容旋馬曰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張文節知白既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答所親曰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今日休豈常有身豈常存倘家人習奢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奚若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士大夫奢儉所關始於風化淳漸終於身命禍福溫國

在洛與文潞國范忠宣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其詩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時俗咸化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王沂國留同年子飯特飭安排饅頭韓忠獻億李康靖若谷貧時同游汝州趙太守請李爲門客尤敬待韓韓至方設猪肉李戲簡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張莊簡表率縉紳四十餘年見風靡日甚益崇節儉示子孫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章文懿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儉約

八

胡紘謁晦翁飯以脫粟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與沈繼祖共詆十罪王文成過錢塘方太古山脫粟爲享文成飽焉明日報如之太古正色曰野人爲野具固當公微侯也得非人情文成少處士一歲以閒道蚤處士已嚴之各欲以情自洽其相成之意不淺若一飯致怒輒詆人罪鄙哉瑣人乎或意別有在借爲口實如此人原可不飯

宋太宗問珍味孰最蘇叅知易簡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昔寒甚圍爐痛飲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喉吻燥渴見殘雪覆盤盎披衣掬雪盥手亟引汁連沃咀

葦數華燦若金脆雖上界仙厨驚脯臘殆恐不及  
劉清惠家居門生直指以飲食苛督屬員公召之自  
朝至午惟脫粟飯一腐直指饑甚飽餐因盛設珍味  
不能下箸辭飽去公笑曰飲食無精粗饑易爲食飽  
難爲供時使然爾直指不復以口腹責人江西甘某  
亭門人御史惟慈湯麥飯作詩末句云試向城頭最  
高望人家幾處未炊烟

後周王羅鎮河陽朝使至爲設食使裂去餅緣公怒曰  
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變造成用力不少汝乃選擇  
棄物必是未饑命左右徹之極類李英公事唐太宗使宇文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儉約

九

士及剖肉以餅拭手帝矚目焉士及佯不悟更徐拭  
而嚼之肅宗爲太子侍膳尚食熟俎羊膋膳明皇使  
太子剖餘汚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太子徐  
舉餅嚼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惜後漁陽鼓鼙間關  
蜀道日中不食民進麥飯皇孫輩爭手掬之須臾盡  
憶一盤費數百金時何以自遣信潔餅惜福所貽者  
大也主食且然况齋羹不繼者哉

開成間裴僕拾遺夜衣布朝謁文宗問何從濡其言桂  
管庠厚可禦寒上嘉歎貞介上幸相亦稱今之顏冉  
上喜著桂管布滿朝皆效之此布爲驟貴也裴文僖

門生尹華亭寄以雲布公責之曰古之爲令拔葵莠  
麻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妖服也

諸文懿家人爲公製襦欲以純厲聲斥曰襦宜純  
耶偶憶隋文以太緋襦斬刑部侍郎辛竇妖服之  
崇良驗

許魯齋位中書僉僕特取逐垢駃甚却嫻應對者曰馬  
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僕若聰明過我  
則我反爲使矣如溫國家僕勿使蘇子瞻教壞頗尚  
書應祥巡撫家居盛暑二司來訪呼田間蒼頭揮扇  
回視見坐小机詰之答曰汝有風足矣何管我坐爲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儉約

十

王賓大英公長興人

怡曠

新建世券成行人賁白金文綺存問封伯爵海日公於  
家值公誕辰親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公慨然曰寧  
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乎矣而卒  
平讒搆朋與禍機四發岌乎知不免矣夫開日月顯  
忠遂良父子復相見一堂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  
基雖爲幸又爲懼也楊石齋首揆以迎立功當國諸  
弟悉京卿方面子姓布列中外子慎廷對第一賀者  
滿庭公顰蹙曰君知傀儡乎奏伎時次第陳舉曲終

必盡出之場今吾曲終時也何賀爲

唐徐集賢院學士堅副張說知院事帝大酺集賢慢舍在百官上說令揭大榜以修其罷公見遽命撤之曰君子惡取多上人公長與元賈郎中君貞從世祖征行講說通鑑上以郎休薄勅增之公辭品秩宜然不可因臣而紊制劉秉忠奏爲叅政又言他日將有郎官援例求執政者辭不拜

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真宗使學士李昌武往候且覘之至則門闌悄無人徑入徐賀曰今日開降麻士大夫莫不懽慰朝野歡慶公但唯唯又曰上卽

啗退巷語存

卷之六 恬曠

士

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公復唯唯使人至庖厨問今日有無賓戚飲宴亦寂無一人還報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賀閣學逢聖崇禎時務絕黨比存大體密勿効忠不敢告人致政歸布衣草屨不知爲仕籍人再召中書他應召者盛賓客擁輜重舳舻相望郡邑延頸望風伏謁道左筐篚纍纍一宴費數百金門生幕客招搖騰沓公刺一敝舟揚帆徑渡關津吏競物色江夏相公舟不可得已知魚服去且久爭噴噴歎異

劉文恭在家作祀事忽外傳云閣老使人來言有休薦

公不怡終日白爾自休薦何與我事鄉人楊尚書蒞主其家景泰帝幼從蒞受經從容謀相蒞薦公出未語及而別中貴洩其語公自媿責曰館楊公爲相地耶卽愛我而累我如是立引疾天順元年內閣徐李被黜石亨語人曰我欲薦彭時但未接議爾人勸往見公毅然不可人曰他人重賂不可得見今徒手何傷公曰予本無他望見人求拔雖進亦耻也武宗朝李文敏廷相進講聲音洪亮理致詳明上倚聽大喜卽欲傳勅取入內閣辦事諸用事賀已及門公以講乃職分非他積勞豈以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取相

啗退巷語存

卷之六 恬曠

士

位辭甚誠後門人皆內閣大臣張器恭親王門嚴介溪而度桂洲則又門人之公竟不與或尤之笑不應吳介肅欲撫真定見分宜屠焰卽移疾罷屏居南旺湖默坐茅屋時行游惟跨一驢華亭收入望起御史中丞報者微至僕入自狀公方趺坐行氣搖首不答煙香頃乃下床索檄觀之擲不更視

凡人既貴當使可復賤光武朝丘葵歷公卿二千石潞然自處不爭壯歲掛冠偕弟于策室先焚爰席簾不蔽吟誦四徹公吳興人楊誠齋立朝日檢行李時一篋綸置卧所戒家人不市一物恐累歸裝又某京尹

不攜家惟敝篋一擔晨起徹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若逆旅將行者沈端靖曰吾官旦夕可去而後無負官使朝廷無可輕之大臣朝廷始重柳忠介數古再見王文肅稱朝市許莊敏曰官朝廷物也來若披中隱論豪傑中處子衣去若解帶豈吾支體若哉江陵囑開事於羅文懿公曰吾晚裝兩篋明且踵出宣武門外而謂我難去官乎

于文定曰身可留可去寵辱得失無一動然後惟吾所行所謂以瓦注者巧也古人重恬澹非止獎品地實以無利達心而天巧全能爲人所不敢爲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恬曠

圭

華亭陸文定登第四十年立朝不數載遷官輒以病罷閉門宴坐卽親戚故人罕接面自爲吉士還里授職未幾又以告去歷南雍南部時華亭當國公落落穆穆也大宗伯踰年與內閣論事不合復稱疾求去華亭相君先爲大宗伯同邑孫文簡承恩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居徐賓客甚盛延接不暇公退食閉門深卧而已日著布袍負暄讀書僕竊語曰同爲尚書看他車馬盈門我家鬼亦不至公曰任爾等他往留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

陳昭譽

名執中

判毫生日人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

扁舟五湖圖且有名遂身退之贊公卽以司徒致仕韓持國守許人多致諛詞爲壽崔子厚獨以詩警之末有挂冠高節莫因循句公卽以少師致仕憂評事鏃父巡撫都憲公方弱冠卽推易象消息爲詩馳獻溪戒消盈都憲欣然成其志嘉興包馮隱君不仕父鼎池陽太守欲棄官歸意未決馮奉書重緘惟左太冲招隱詩池陽遂歸

劉晏女翰林學士潘炎妻京尹某候謁累日遺關三百縑劉謂潘曰人臣至此危可知遽勸避位女子知幾神矣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恬曠

古

李文靖溪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堂前藥欄壞夫人語公公笑曰豈可以此動吾念哉家人勸治第公曰缺陷世界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史記龜策傳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前代聖賢豪傑多缺陷不如意但能隨地自安怨尤悉泯卽鳩氏之補罅也劉數文閣待制一止誨子曰平生通塞聽其自然惟機械不立方寸自有樂地公歸安人

王陽明曰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界滿足不涉世界事

朱恭靖希周南吏尚歸吳趨入其堂蕭然如村落見野

翁環堵出與賓客游魚雅雅宛若崑山舊子翁老  
隱陽山三十載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前後疏起數十  
次處之澹如言若不出口步履縮縮一長厚君子驟  
常事變巖然有守廉不邀名學惟務實思友三代之  
英於千載上繆詹事昌期號西少讀書西齋既貴誅  
茅種樹棲息其中度阡越陌與田夫牧豎偶語吟濡  
疾苦爾汝相狎軒車造門意有不可直視旁瞻手掇  
衣裾一揖外忽忽不相酬對好規切人過失不少鯁  
避或其人謨前諱短而頸發赤更刺刺不休信心而  
行銜口而言事過語闌如颺迴浪息都不省記

寄退菴語存

卷之六 恬曠

五

沈忠武慶之履行田園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不知  
爲三公也柳園景顏師伯詣焉嗚笛列卒滿道公怡  
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  
困窮因時際會榮貴至此當共思挹損老子年八十  
見成敗已多耀此何爲插杖芸不顧公武康人吳戶  
尚琳致政家居高帝遣使詢之至旁舍見一農坐小  
元起拔稻佈田貌端謹甚問吳尚書家何處其人尚  
在否農人歛手對曰琳是也李希顏足不涉城市藩  
司騶輿訪公塗遇一老枕袋側卧前驅蹴之乃先生  
也班荆謹語而別黃憲副卷解紱歸驅家衆田作獨

偕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鎰焉假農具於  
隣昇送之公曰假我具幸甚奈何又妨汝務自肩如  
田性好客客至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具無兼味  
治畢盥手更衣出縱談名理問及疆場時事移日不  
輟

章文懿家故田居諸子咸躬耒邑令過訪輟輟迎公  
在司成子自家徒步走省道逢巡檢管之已知惶罪  
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也劉忠宣教子讀  
書兼力農務命督耕雨中曰吾勤忘勞君逸成惰吾  
困之將以益之也章御史廣荒村陋甚故人按部公

寄退菴語存

卷之六 恬曠

六

意必來訪自漁於江騶從粹至公從後垣入衣冠肅  
客客曰何汗流漬髮公對適在近村聞客謁歷趨迎  
故爾左右訝曰絕似江中打魚人陳御史茂烈棄官  
養母灌園藝蔬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汲公曰是使  
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尤大叅文度乞歸以機  
杼爲活同年尹冢宰托蘇守訪焉因得一老婦絲委  
巷芒鞋褰帟寂處澹如郡侯至趨避不復見

黃石齋曰倚梧而看鵲鵲便有巢之風散齋以臨  
庖厨見燧皇之治於數公庶幾遇之

中書令元耶魯氏戒曰聞之親某云兒子從

官於外人來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吉語也言其富足車馬輕肥此惡語也陸放翁家訓曰古人云居鄉以困畏不若人為哲夫從官貧窶居鄉困畏者有矣喜之曰吉尊之曰哲非最達識孰與於斯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明皇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有遂乎麗穎國籍謙請老或謂公精力克壯主上注意厚何遽引去若此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去是不得已豈謂止足耶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恬曠

七

隋韋世康恬素好古不以得失干懷在絳州慨然有止足志與子弟書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唐相國公孫偁廝僕紛詭凝視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逢彼方寸自撓矣文潞國致仕歸洛年幾八十康寧強固神宗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李僧迦修整舊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候焉先減僕從然後入門自見此賢令我羞對軒冕李大參樂足跡不履城市卒牘不至公門三十年如一日當路屏

干旄過從清言竟日一語不及私退而歎曰與臨川先生談令人名利心都盡公烏程人

周僉泉思兼優游林泉時操小艇攜圖書數卷游吳越佳山水間門下士嘉興侯守遣幣候且訂謁期公峻却之毋以我故蹈嫌疑訪唐一菴講學若溪道經禾侯出迎僉僕舴艋間甫別去解維不可即矣抵荻暗學博亦膠束弟子戒勿言有司分守為故吏苦迎致供帳公變色不語趣棹歸徐明府獻忠令奉化歸偕堪輿相地數百里內獲吳興福山葵焉愛其山水清遠土風淳嘉因置墓田旁構內舍計終老不再稱華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恬曠

六

亭人矣五柳雙桐偃蹇枝門疎櫺淨几奇書古文間以金石三代器藉巾羽髦徘徊其間客至留小飲聽去春容寂寥隨取而足時命單舫漁童樵青於茗雪菰蘆間不復可縱跡也吳興故有耆英會迫得公為重一再往了不復應

劉司業崧鄉闈報捷至適有田摘粟歸慨然泣下曰奈二親何羅文恭臨唱日外舅會太僕趣告曰喜吾增幹此大事公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茲則三年遞一人爾是日仍袖米偕何舍山黃洛村二公聯榻蕭寺講學不輟王沂國王忠文十朋報家

信俱不以高科爲喜而以爲懼宋恭靖父文按閩大魁報至了無喜色曰狀元天下福吾無德以堪之可懼不可倖也

袁了凡謂文人將達必有謙光祭自天誠於辛未得丁敬宇受侮不答聞謗不辨於丁丑得馮開之虛已肅容大變前習於壬辰得裴建所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慧故浮者以實肆者以歛

泰和曾講學鶴齡永樂乙酉鄉薦養母十五年不赴公車至辛丑母迫命赴試一出而魁天下長泰林修撰震庚子舉於鄉宗人訟產久不決公力爲平停橫者

嗜退菴語

卷之六 恬曠

九

利公計偕更迂其事不遲至都癸卯公車遇盜同行被傷公悉力醫治棺斂身護二櫬歸遂不及再赴丙午道出山東大巡爲鄉人房師調宰某邑非罪被劾匍匐直其事星馳已後期攻苦蕭寺三年乃大捷吉水劉文介儼年二十四舉永樂丁酉鄉試赴春闈乙榜不就潛心林下二十六年慨然有魁天下之志自歎曰吾道宜可行矣廷對第一莆田柯學士潛甲子領鄉薦不忍離親至辛未始應南宮得大魁永豐羅文毅丙子鄉榜會試泊河干樓女傾盥水誤遺金環於舟數日始知之責僕將親還其處同舟者難之公

自買舟亟往比至女正受屢責投河獲全而公行不得與闈後魁於丙戌順德黃洗馬士俊會試在塗聞兄病篤歎曰惡得急功名而緩同氣哉遂馳歸

馬溪田戊辰辛未不與計吏偕安南貢使問禮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在至甲戌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之

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科考落得雋者賦不傳白賦竟滿天下賦見文苑英華太和初劉蕡對賢良策下第登科者策無聞劉策迄稱今世策載舊唐書本傳

王文成丙辰會試忌者抑之同舍以不第爲耻先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恬曠

辛

生曰世耻不得第吾以不得第動心爲耻尹師魯自言以退爲樂或語曰不若進退兩忘因有得手書長別范文正沐浴衣冠坐隱几卒文正至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問後事曰公在爾拜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頃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遂長往俞退翁汝尚僉書劍安西川判官唯與趙清獻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召置御史方辭致仕優游數年語妻黃曰人生七十已稀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黃應曰諾我將先去後三日卒退翁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我亦從茲逝矣諸子欲有請微笑不



應相去纔十日公歸安人羅近溪年七十四偶示微疾講學不倦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儼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滿前洋溢但是發育峻極九月朔盥櫛出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拱手別諸生曰行矣懸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披至正寢整衣冠端然而逝無錫領主事允成病革語叔子曰吾弟凝神定慮循循默默俟吾天機若攪入他念便屬暴棄且我計身則身非我有計子孫則人一軀坤非吾與也卒前三日天星隕於居傍至期家人都聞空中鸞噦聲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恬曠

三

高蹈

漢淮南應曜與四皓同徵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南一老謂公通鑑不載四皓事史記好異何所取而信之程伊川又謂召平高於四皓史記僅一見姓名東漢隱士有焦光字孝然而無嚴光隱焦山竄河渚間作蝸牛廬以處冬夏袒卧遭大雪亦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以天地爲棟宇雲霓爲裳帶寒暑不傷其性榮戚不累其心無俟假羊裘乃能示異也皇山謠稱嚴光同時又有牛牢朱岑高獲世祖布衣與半交游夜共講說識語牢獨默然世祖問之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及

卽位被髮稱疾不答詔命見寰宇記獲與光同載漢書故人同高節同俱以不得羊裘故不顯

江陰焦某逸其名爲明太祖舊人屢召不赴被命徧索忽自荷雞酒山御道直入太祖喜其至以其物付光祿治具共飲歡甚出金銀角三帶命自取管之焦取其角授千戶數日逕出高橋門掛冠帶系間去不復可跡

文中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天隱者心地隱者跡其隱也天卽弗避地可也

後漢楊震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世隱居教授居攝三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高蹈 重

年與兩葉蔣謂俱徵避逃不知處光武高其節公車徵老病不至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時解衣冠縣府門去亡命交趾隱屠肆間漢書鮑宣傳後歷叙漢末清節士不及楊寶高士傳亦不載胡剛身隱焉文後世遂不復因文著殆真隱者也寶後四世太尉廣公台三十餘年歷六帝斯知隱德不耀天終不得隱焉於二公益信

袁閎見家門富盛歎曰先公福祚不以德守之而競爲騎奢與亂世爭權卽晉三郤矣弟弘亦耻門族貴勢變姓名徒步從師不應徵辟武攸緒天后兄子也少

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盤桓龍門少室  
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賜遺塵積不御也晚年雖有  
紫光晝能見星

隋書吳嶠年十三卽精甘石家言放跡海內名勝場  
帝元年過鄴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而旺氣流萃  
秦地子識之乎知天下亂山水清遠無如吳興盡以  
其術傳袁天剛焚所著書築室歸老焉張龜齡字子同  
賜名志和金華人放浪江湖與陸羽字鴻漸交顏真卿  
刺湖州往來若雲間著書三萬言論道縱橫人稱造  
化鼓吹一閉竹門十年不出吏呼爲洵河大執畚就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高蹈

役曾無忤色立性孤峻不可得親踈率誠潛然人莫  
能窺其際肅宗賜奴婢各一憲宗圖真求其狀不能  
致自稱烟波釣叟垂釣去餌不在得魚則義鳥陳洄  
將漁於山樵於水人以爲誕曰樵於水意不在薪漁  
於山意不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則樂矣

漢樊英之徵王良以書責之唐田游巖之仕將儼  
以書責之田入太白山母與妻皆有方外志與其  
棲遲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家遂得爲  
崇文館學士太子洗馬儼之言曰足下受調護之  
寄當可言之秋唯唯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坐裴

### 炎始還山

宋璟相或薦山人范知璐文學公判曰觀其良宰  
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論豈宜偷合取容文  
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徐知誥柄政  
以宋齊丘爲相因資望素淺欲退讓爲高誥告歸  
省人九華山屢徵不出後裴回末路情見勢屈嗜  
進慕權麾不去

沈麟士字雲博通經史織簾誦書口手不絕號微廉郡  
守請入郡聞郡堂後好山水往停數月守請爲功曹  
公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故被褐負杖來如欲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高蹈

歸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有蹈東海死爾不忍  
受黥劓姚舍任蘇州侯隱士王賓舍車詣門賓啟籬  
延語及報謁面府門再拜返簞自邀還辭非公事不  
敢入又候韓奕奕避入太湖簞歎曰韓先生名可聞  
而不可見

圖南戒种放字明曰予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跡動  
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深忌之天地無  
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收戒之臨海徐中行得安定  
所授經熟讀精思憂不廢冬不爐踰年歸葺小室竟  
日危坐人莫測也郡守以八行薦去之黃巖盡燬所

爲文客詰其避舉要名中行日人而無行與禽獸等  
我以八行應科目彼不被舉者非人類與正欲避此  
名非要名也

林逋字君復隱孤山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逋聞即

懷詩文求見濟曰章澤之士不學稽古不友王侯

文學之士修詞立誠俟時致用逋而失之謂洞嘲

爲杜鎬所譏結權貴以希薦達橫被恩寵善乎孟

陋之言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九豈皆高士哉唐

有不求聞達科人多走馬入都宋有高蹈在園科

寄退菴詩存 卷之六 高蹈

人競投狀求試趙普笑巢山拜於馬首爭名爭利

無如山林爲便

紹興間蘇軾直隱居京口與徐師川同召軾直不

起師川造朝過馬招飲甚歡徐爽素高於蘇是日

軾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

一着

徐復字復之精京房易自筮無祿遂罷舉益通陰陽天文

地理遁甲占射諸家說聽鄉人說詩言詩所以用於

樂忽有得悟大樂清濁次序及鐘磬修介匏竹高下

制度洞達胡安定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

器以聲不先求聲而更其器寧可用乎琰制作皆不

效爲范文正策元吳事無一不驗仁宗召見詢兵事

曰今歲值小過剛失位而不中惟強君德乃可濟爾

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職號冲晦處士歸杭萬松嶺其

故廬也與林和靖同時時又有郭京亦通術數好言

真任俠不倫故不類見

北宋未得隱士二人焉涪陵譙定字天授學易凡山巖自

見乃謂之象一語入易雖得於郭景屢薦不受官百

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靖康時在洛金兵入莫測所

之復歸青城城大而山蜀人名其地曰譙巖稱曰譙夫

寄退菴詩存 卷之六 高蹈

子繪像祀之瀨州劉卞功字子築室環堵之後圃不

語不出三十餘年徽宗敕遣郡縣津致馳近侍召之

手書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賜號高尚先生又自

書曰無以啖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

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靖康之變不知其終

元處士最著者容城劉因世爲儒宗遂性理之學天資

絕人自記千百言始究訓詁注釋歎曰聖人精義殆

不止此及得程朱書自喜固謂當有是卻至大也周

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太盡其精而實以正也

家居以孝聞聚徒教授師道尊嚴隨人才器皆有成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高蹈

七

就表居曰靜修徵為承德郎右贊善大夫以繼母老力辭歸養俸給無一受陝西蕭縣隱居南山傳極群書及門甚衆路逢婦疑擗拾釵印至家取釵償之後婦得所遺婉謝來還鄉人暮歸遇寇詭言蕭先生盜愕去世祖命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往賀從史先詣舍方汲水灌園令飲其馬印應之不拒及易服迎賓從史大慚懼安車迺迎為太子右諭德與口禮東宮東面師傳西面今可行乎堅謝歸謚貞敏靖江柱本湛靜寡欲於天文地理律曆度數無不通究著四書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初上救荒策丞相大奇之言於朝以翰林待制召賜金幣上尊稱疾固免致書丞相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洋洋數千言意皆有所寓遂不至學者稱清碧先生東陽許謙因金履祥得晦翁之傳洞究底蘊不出里閭四十年遠近之士以不及門為耻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數十上有司請至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白雲先生謚文懿同時休寧陳定宇櫟婺源胡庭芳一桂九江黃明善性皆與謙齊名精史學者張樞丞相脫脫薦修三史史成辟為本府長史又徵修撰皆弗就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六 高蹈

其

明稱隱士者吾浙得五人焉桐廬徐舫字方性尚風義章綬不能廢自幼有俠氣視法度士如無物已而悔因受章句業輒操觚爛然已而復悔吟雲烟山沒間與江漢淮浙名士相摩切宛陵故人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輒衣食之病為主藥死為殯葬事平具送還其家先是劉基宋濂被徵過訪荷蓑笠見之揖劉而笑且以語侵劉劉街其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竟不出長興吳琬號甘泉建環山樓於董烏鍵戶其搜積廿年不下遂窮神知化日上天耳入淵靜以致知誠以格物物有則則有數氣動而音生機張而形見以嗜退菴語存

更未有附贅乾坤七十年飄然今喜謝塵緣句上虞  
許璋字半圭淳質苦行潛心性命學躡屩走嶺南訪陳  
白沙偕王文成晨夕陽明洞共參道妙互有資益一  
夕西指曰帝星今在楚數年後君當事之文成爲題  
其墓仁和邵穆生字汝宣年三十餘卽屏居靈鷲之呼  
猿洞貯六經諸史及靈笈瓊函曠覽無遺四十年不  
入城市晝夜趺坐脅不抵席者二十五年萬曆癸巳  
四月勒辭於石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試天劍於此  
至丁巳三月忽倒身卧胸突起一骨卽猛然省跌坐  
如昨骨立消斷穀食三日危坐靜存端寂而逝年八  
零退菴語存 卷之六 高蹈 克

十一聞僧唱佛叉張目大喝曰義文孔子吾師也佛  
吾友也吾不念佛

莆田劉閔字子賢幼至性稍長動循古禮恭慎純粹學行  
高古口無二溺身無完衣極力供母疾不解帶母或  
怒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  
斷酒肉遠房室朝夕號哭殯所妻失愛於其母出之  
終身不復娶林貞肅疏於朝宜以布衣徵待青宮讀  
不報徐康慙劉忠宣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迎  
致日對劉先生鄙吝自去詞藻雖不逮德宇道風人  
自難及萬曆間端以翰墨稱者陳徵君繼儒號眉公縣

今以獄犯求保者惠之答曰與其施人情孰若積已  
德有力請託者罪未必輕無力請託者罪未必重乞  
畢亦情輕述少者釋之令卽親詣獄共釋二十七人  
邢昺字用卿獨居不娶卜隱作一二卦卽閉肆不復接苦  
生坐隅敗絮自擁庭可搏鼠歌詠自若也歷下盡列  
閭史枕藉其間人有疑就彼逸事無不厭所請吳文  
寧過訪叩門邢曰吾方治飯與羹未有五尺應公文  
寧坐門外良久候其終食然後進粥孫一元字太玉  
占天稱風神俊邁寓武林費文憲罷相歸特訪值晝  
官久之坐益恭穆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矯首東望

管退菴語存 卷之六 高蹈 王  
口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謂馭者曰  
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嗜退菴語存卷之七

內編

吳興嚴有穀既

方著

去偽

溫國曰吾性不喜華靡自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珍美之服輒羞赧棄之年二十忝科名預喜宴飲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伯順吾性而已萊園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破壞益命補葺或病公孫弘事公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棄也後好聲歌以綾帛賞妓妾荷桃譏以詩知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偽 一

鄧州製花燭廁溺間燭淚流地成堆樞密直學士賞賜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公大慟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絕聲色娛處士魏野有無地起樓臺之頌

後唐明宗曰馮道純儉所居家巷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蕘一束父憂歸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

杜正獻謂門人曰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偽葉夢得曰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偽既不爲偽雖小善亦有可觀積累之必能成其

大

石奮下車而趨以策數馬故作曲謹態媚上要譽乃似是之鄉愿愚失之鄙夫漢高愛其恭敬以爲中涓受書謁奮平不知書使之主記自以爲用人之術豈意已墮奮雲霧中慶爲相子孫同時二千石多至十三人始以恩進旋以罪廢丞相史田仁上書言郡守奸利三河尤甚其河東太守則丞相子也何得以醇謹稱乎武帝託孤重任專以謹厚小心可屬大事托侯狄孥也恭慎明哲賢於博陸遠甚曰碑誠而太石奮偽而小何可連類竝觀耶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偽 二

潘岳西征後爲大談至板輿色養種種稱引以爲將母故事攷岳在職母責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及敗謝母曰只阿母岳所謂養口體爾冒險嗜利忘身負親不孝莫大焉仕進則云爲母山閒居則云爲母隱利與名身有之而用母以市王右丞雖失身莫悔而孝友絕人卽輞川別墅本以娛母母以遂拾爲寺

殷羨任豫章太守都下因共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史稱資性介立羨先爲長沙在郡貪殘庾翼鎮武昌兄冰與翼書以羨屬之使冰書

先付浮沉。美何以得免。未聞介立者如是。子浩負  
管葛重望。出處繫江左興亡。惟庚翼深知其偽。翼  
卒。浩始出北伐。無功。書空作咄。極溫辟為尚書令。  
手答虞謨。開閉十數。竟達空函。乃自浮沉其書。豈  
石頭百餘函。果報耶。

小人大害家國。先友假公忠。以為嚆矢。盧杞刺號  
州官。豕食民為害。詔徙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  
姓。不如食之。德宗歎曰。守號而愛他州。宰相才也。  
真宗南衙日。歲早放稅。太宗選官覆按。王定國欽  
若。封冀國獨乞全放。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右正言。  
蓋文定

噤退恭壽存

卷之七 去偽

三

謂輔臣曰。朕亦自危。欽若小臣敢獨為伸理。大臣  
節也。又初為三司判官。即奏除諸路逋負一千餘  
萬。釋繫獄三千餘人。丁謂進用初。即請罷兵撫發。  
寇溫國差役。獨蔡京如五日期。溫國大喜。高宗一  
見秦檜。即以樸忠許之。又曰。秦檜誠實。若太執。諸  
人始干譽。以媒進。繼肆志以狂逞。非有改節易行。  
作史與讀史者。勿為所欺。

知人之難也。漢拒莽之義士。晚以逆敗。晉陳情之  
孝子。終以汗聞。劉宋卻金拒主之清流。後以賣國  
負謗。王金陵至和中。名試館職。同辭。除郡牧判官。

又辭避勅。廟洞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知常州。

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一識。朝廷屢欲授美

官。惟患其不官就也。或又稱曰。王介甫養得氣完。

為他不要官。做金人立張邦昌。秦會之獨奮然起

爭。謂趙氏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

心。若舍趙氏立邦昌。天下民必不服。宗子必不可

滅。乞復君位。以安天下。如是名節忠義。入宋史。當

在列傳。何等使安石終于翰林學士。秦檜終于御

史中丞。婉美名臣。雖鬼神亦受其欺矣。韓維呂公

曾公亮富弼可馬光皆賢安石張

噤退恭壽存

卷之七 去偽

四

真宗朝。或薦其可用。上曰。李沆言其非君子。歐陽文忠

問蘇子容。宰相沒二十年。猶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

何道。子容曰。獨以無心爾。明高祖問宰相于劉基。基

曰。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

分安相年二十六。舉進士高第。入庶常。授編修。數

移疾告歸。築室鈴山。隱居九年。讀書談道。絕志仕

進。朝野莫不欽其高致。迨屢趨供職。益務恭謹。聞

言求退。時高太父正令分安極謂人曰嚴君也大

宗伯以前。極有聲稱。既得志。窺伺逢迎之巧。似于

忠勤。語決側媚之態。似于敬順。引植私人。布列要

地探諸臣動靜先發制之厚賂漢宮左右起居意  
嚮無不先得或候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  
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主意思之  
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  
內閣幸而洞察于宸衷則諸司代受其罰不幸而  
遂傳于後世則君上身受其咎不出御史趙錦一  
疏迨父子貪奸誤國諸大罪已布世蕃下詔獄世  
宗猶謂嵩小心忠慎壽君愛國人所嫉忌江陵相  
年二十餘改吉士嘉靖丁未戊申間諸進士競談  
詩爲古文無不言西京開元江陵獨吐棄不屑與  
人多默默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切要者衷之時  
時稱老易以爲能得其用華亭新鄭皆器重相推  
詐分考會試門人自言能得嵩意江陵衆斥之曰  
李樹不代桃僵耶亟太毋辱吾門衆益莊憚之嵩  
亦稱許不置

中書習舊弊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唯意去取韓  
魏因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爲綱目類  
次之封滕謹掌用例必自閱自是賞罰可否出宰相  
五房史不得高下其間寇萊國在相位用人不以次  
同列不悅因吏持例簿進公曰宰相進賢退不肖若

用例一吏職爾例以防僞反讓僞不可勝詰自信無  
僞何例爲

朱文肅曰文潞國薦唐子方爲盛德今日則疑格套張  
忠定謂范平仲爲良規今日則疑惡口王沂國除丁  
公言爲巧手今日則疑檢計韓國贈富彥國爲獨  
斷今日則疑擅權古人斷然行之不虞遺後世議若  
一擬議其間百僞滋生何以獨信呂文清曰作官私  
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無公罪則自休太過無任事  
意李文達曰今士大夫奈何不思做好人只求做好  
官好官可僞好人不可僞

王金陵相位久向術者求卜曰今力乞去上未許有且  
夕去得否術者曰和公相公得意濃時便好休要去  
便去只在相公不在上也無疑何上劉文靖罷政歸  
西涯祖餞噉呼泣下公厲聲曰何哭爲便當日出  
語則與吾輩偕去爾呂文莊被斥陸家宰完祖道曰  
先生去矣余何日得行公正色曰汝真心去我在三  
十里外候君

呂申國喜釋相業務簡靜士罕晉接好進者多幅巾道  
袍隨僧齋粥假說禪學觀自舊時謂禪鎖劉文正理  
順六日學禪最便任宦以愛之者雖也宮庭無論



自勳爵戚晚武弁中貴靡不奉佛士大夫借祭禪徇徻其間無限穩便以佛教之高言勝義誘人使悟輪迴禍福逼人使迷又有世法宦情爲之援引盤桓無入不得宜談禪禮佛無剩人無休時也

處世有四語帖儒而談者曰耳語踴笑而談者曰目語握手而道者曰手語踴足而告者曰足語迎客有<sub>二</sub>步曰緩步曰急步皆從禪悟得來

劉器之曰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立此門戶指元祐之上

黃履翁曰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樹道學之名指淳熙之後願刑尚應祥少從陽明增城遊獨得理要超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偽

七

然以聖學爲宗其所持衡足破世學之的而不立門戶及教授諸生曰苟以講學自任卽偽學之名所自起周萊峯少豪于文駕軼蘇氏詩歌類太白晚年悉斂焚之一意靜修學道聚宋理學諸書及近代名儒口義辨析參互手綴口帖略無停晷間與同志往復質疑終不集生徒標道學名人亦莫得窺也語門人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龜山此言殊有意會

士人衣食必先使稍足無求于世然後進退綽綽不爲拘縛阮裕屢辭徵命而宰二郡曰既不能躬耕自活

必有所資王述始仕稍營資產曰足當自止此本論也士不近情而能全節者無之蔡文莊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數口生計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亦自可攷

陸象山云吾家合族而食輪差子弟掌庫三年其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象山經理康濟正于掌庫見之

韓退之詩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蘇子瞻詩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什一安敢搏九萬溫國爲相時詢士大夫私計足否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偽

八

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賈直孺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國公獨舉生事有無爲問賈疑之夫名既高官必顯獨懼生事不足他日俯仰依違辱名累官恆必由焉許文正亦謂學者治生最急退之迷雪衡峯子瞻望口儋海皆緣生事不給也

荀子曰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治生者不耗其生者也賀季真年八十餘猶向賣藥王老誨諄問黃白術持一珠貽之老卽易餅共食賀心念寶珠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是同至客之王戎父歿辭百萬賻以此顯名晚節好貨田園水

確徧天下持籌未已猶日用以日晷最爲貪鄙人藏身地以此耗生不可云治

梁劉苞與人交面折其罪退稱其美曰隨事含容夢寐自慚其僞吾所不爲胡元瑞性孤介揮麈尾品時藻時見雖黃莫生躁而貪品不登中上恨公刺骨徧嘗坐客公殊安之如弗聞也汪仲淹倚酒侮公拒弗受客訝何獨受莫生公徐曰彼庸渠足校司馬公介弟而又挾賢吾儕當愛之以德奈何成人過耶

王陶受知於韓魏國驟加獎拔拜御史中丞遂誣公希代公位視如讐力攻之張洎丁謂初事萊國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僞

九

隨擠而謫之楊畏來之邵初附宣國又劾竄宣國歿于路歐公濮議惟蔣之奇附焉薦爲御史乃劾歐公自飾張商英上詩申國求進卽請毀其碑石周秩親定溫國謚文正旋乞斷棺鞭屍蕭杲卿初授御史出處忠肅意猶惛惛我甚攻之小人負恩轉噬鄭端簡今言所載亦不能盡請借宋以鑑

一室不掃窗草不除細務初無關涉一則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二則曰自家生意一般古人寓言出之無意後倣之則爲僞紹興間程學始盛言者至議幅巾大袖張文潛詩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

定知魯國衣冠異盡戴林宗折角巾是元祐初爲程氏學者幅巾已與人異安其固然不以爲僞

溫國作淡衣幅巾縉帶用皮匣貯以隨後朝服乘馬歸入獨樂園則衣之謂康節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服溫國歎其合理

誣罔見加安可不辨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買務償郎二事略同不失爲厚德要非中道後漢陳蕃拔藩以益攘地隋張文諤毀堵以讓啓疆矯僞莫甚焉六朝宋郭原平伐木爲橋以便竊荀晉桑虞太刺開道以便盜瓜獎惡縱奸舉非人情溫國新第成見牆外暗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僞

十

埋竹簽曰吾篋有錢且盜亦人也命太之是則天懷懷發爾

去累

以杜征南之賢多載金帛賂洛中權貴文潞國知成都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爲錦紋進張貴妃得參知政事李忠定自太常少卿爲尚書右丞本由童貫蔡攸密議傳位淵聖因爲出避計恐身太禍不測藉公庇其家古人委蛇而就功名不難枉尺直尋以伸已志亦時爲之乎周文襄撫吳慮王振撓已度其新第齋閣作薺毯遺之不失尺寸振極喜公上利便事悉贊

依之江南倚賴甚大嘉靖倭寇東南胡總制宗憲厚結分宐始得展布除民患荆川甚且包羞不辭要其矢願各殊考古者分別議之可也

荆川與椒山書勸舍蓄沅幾荆川晚年由處頗爲世訾視椒山學問得失何如

秦檜當國四方餽道日競方務德帥廣東以衆香蠟炬得厚幸鄭燭撫某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鋪地衣鋪閣廣袤尺寸如夙構默然不樂鄭友得罪

二人志同而遇異行媚固有幸不幸哉

士大夫自累進退人材所喜調停區畫政機所恃作用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累

三

君子以調停爲名天下朋比者託焉君子以作用爲才天下彌縫者借焉陳實爲郡功曹徇中常侍侯覽託白之太守曰此人難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張讓父灰歸蔡名士無往者實獨弔焉以是庇黨人當時稱曰太丘道廣迺亦來時論之非識者曰有太丘之志則可楊龜山言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君子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夫學問至渾然天成豈猝易得唯顏子庶幾孟子已露圭角正難爲初學應世語也嗟乎處太丘龜山之世吾人大不幸哉

當官倚任細流使得窺伺欺弄鼓如贊之舌始猶

承順繼則交挾爲重反足制我命其傷比匪尚忍言哉房琯因琴工黃廷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玷明神宗末葉文忠趙忠毅輩豈非一時借楫乃甚愛汪文言卽楊左均重之大獄起首逮文言縉紳之禍彌大不過以文言客王安所動以清流之名熹宗初諸賢柄用咸藉榮升不知洩同道之機授宵輩之隙誰得亮之

辭華輕薄則勢易動於外利易滑於中爲福亦薄少年新進所首戒王師旦知貢舉黜獻翠微宮頌最得幸之張昌齡上怪詰之對曰雖有詞華其體輕薄終不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累

三

成令器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弘治時何仲默詩名動海內或薦於輔臣劉希賢僑館選笑曰是子薄福能詩何川竟蚤卒閔午塘如霖主教館職曰朝廷任我重矣不及時與諸君商論國家大政使知輔養所急迺令雕鏤文字相誇示爲工耶是科最號得人所謂皆碑國用閔公嘉靖間禮部尙書烏程人因思晉世二十四友唐八司馬八關十六子非無傑才而身名瓦裂輕薄無益適足爲累

漢孔光自爲尙書則止不教授陳寵任樞機輒謝門人黃瓊教授於家徐穉從容訪大義瓊貴絕不復交呂

黎成就後進指授無不知名稱韓門弟子後官顯悉謝遠劉忠定於溫國義訂師生恩同父子平居問訊不絕及公登政府未嘗有書

葛學副寅亮上鄒總憲書二三君子以同道相切磋德望既彰聲價日重遂有指龍門之登爲集苑之地但見攻擊遞爲主盟盛衰互相倚伏其盛也虛附者借遂羶慕之私其衰也實修者因被株連之累萬曆初堅冰之懼已憂其漸矣

程伯子少好獵旣而悔之自信已絕斯好茂叔曰何易言也此心潛隱未發旋萌動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累 圭

見獵於野者喜達於色乃知果未也陽明家居里人求鬻其產已辭出游過之則風景佳勝默悔於衷因內訟不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卽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於膺行里許始化徐告從游者曰克己難如是

朱康流曰嗜欲爲庸愚累其非易知氣習爲高明累其非難知嗜欲害道顯而知禮義惜身名者息之也易氣習害道隱非經歷多磨鍊久者變之也難苟習氣不變雖齟齬不滓特立獨行一當艱大之投剛柔競絀間或失其當禍敗之來與貪婪恣

唯同歸豈不惜哉

歐公曰作字要熟神氣完實有餘是靜坐樂事十年不倦當得名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累也自古無不累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葉少蘊少溺多聞而喜窮理一事未曉夜不安席反覆推研必極其至而止中歲大悟願掃除爲偶人若觸芒刃若陷機穽未能遽太唯數百卷書爾更期年歲當盡棄之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不蚤悟蔽所知而不返雖求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累

圭

人情其慕卽天道所共忌造化忌人無過於名故名浮其實者往往無後今徒見夫美所歸或降爲皂隸或斬焉若放遂致疑幽冥無知不知損德處多良由立名太急劉忠宣與吳清惠書居官正己爲先所謂已正不特戒近利且戒近名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爲而爲欲政善民安恐未可得由斯以論近名旣蒙責於天復不益於人累亦大矣哉

范文正曰來世不好名聖人爲無權范忠宣曰人皆避好名則無爲善之路陳止齋傅良曰天下之名皆生於不足名者聖賢假以勵俗獎善非士君

子所可專恃以立身也。

士君子濟物爲急。居其實不居其名。名彰則德損。且難以給人。求憂國爲念。有其事不當有其語。語聞則勗集。究何時酬己志。溫寶忠曰。行一善共稱一善。卽是折福之場。故有外名未必敦內行。有陽譽不能解陰罪。

爲善無近名。君子正大忠厚之心。以有意出之。亦足爲累。朱巨容冲人認其犢。後得犢還之。不受。劉凝之沈麟士皆被人認其履。後復還之。劉不肖取沈先則笑曰。是卿履耶。卽與之。繼則曰。非卿履耶。旋受之。東坡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累

五

謂士大夫出處當如麟士。麟士不欲近名也。富鄭國辭疾歸第。以俸券還府。府受之。伊川曰。受之固無足議。還者亦未爲得。畱之無請可爾。溫國自陝歸洛。持俸餘買布。洛布價高。負之止得陝價。南軒曰。不如伊川塌麥。人問麥價。曰。依市價欲損之。不答。伊川不欲近名也。

馬季長融經術大儒。韜跡南山。抗命於鄧氏。已遭饑寒困心。猛然赴名。何初心遽移也。且頌東巡。頌西第。爲梁冀草奏。誅李固。殺人媚人不少惜。未幾竟咎徙朔方。爲吾道羞。元微之稱始爲御史。言事慷慨。途遇仇

士良與爭驛舍不避。及爲學士。廼締中人爲援。附魏弘簡。傾裴度。相位僅三月。辛苦樹立。卒盡棄之。季長豪奢。見鄙於姪婿趙岐。門人盧植侍講經年。女倡歌舞於前。目不忤觀。樂天爲微之誌云。公始以直道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不偶。大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不安。嗟乎。士君子一念改易。親戚賤之。門弟子切友惜之。生前痛之。歿後。韓魏國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九日詠菊云。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寓意自遠。

富鄭國使契丹。始受命聞女卒。再受命聞男生。皆不顧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累

六

而行不發家書。焚之。曰。徒亂人意。胡安定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攻苦食淡。十年不歸。得家問平安二字。卽投澗。不復展讀。

藝文志。劉表集已亡。三國志載。劉表與袁尚兄弟書。筆力不減崔蔡。又爲書家祖。師在八及列。而後世不知。邢辯。魏儒者。以將掩楊惲。齊文士。以相掩蕭穎士。再拒李林甫。及永王璘。策東都。先陷勸李承式。及崔圓。保淮南。通貢道。識力經綸。屬李鄴侯。一流。僅以文苑稱。歷代名畫記。諸葛武侯父子。右軍大令。以功業書法掩其畫。朱紫陽畫。溪得吳道子筆法。林和靖亦

善繪事以道學高蹈掩凡著其重則輕者掩李龍眠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上官京師不跡權貴門山谷推其風流品概不減古人爲畫所掩趙子昂論至元鈔漆與脫微里數桑哥罪惡懇至詳審楊載稱之曰知書畫未知其文章知其經濟文衡山溫粹之養介特之行漢博之學而精妙之筆法次之不幸重爲輕掩也

戴逵對使破琴不爲王門伶人阮瞻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內兄潘岳時令鼓琴竟日達夜無忤色阮之冲和終不如戴之高抗歐陽守滌通判杜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累

七

彬善琵琶酒行無算公詩紀事彬病之所略去姓名而人已傳郎官朱維工吹笛流傳禁中召試之使教坊按其聲蔡京會尚書省大廳呼維論上語再三辭以朝服勉奏一曲雖一技成亦足累品

王子敬被命書太極殿板堅辭不應章仲將書凌霄觀曉幃長綬引上去地二十五丈既下鬚髮盡皓戒見孫絕此楷法問立本奉詔書鸛鵲伏地咒毫意甚愧歸亦以戒子孫孫知微以書名馬知節知成都欲見不得伺與壽寧院僧畫壁徑往從之不得已擲筆下不復終畫墮鴻漸爲李季卿烹茶羞赧遂著毀茶論

李皋節度荆南張柬之園在焉後裔求市坐客馬懿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忍使其子孫棄乎皋再拜曰微君安得聞斯言范文正不忍居綠野堂致政歸年踰六十不更築園白洛陽名園甚多誰復禁我遊者東坡記寶繪堂凡物可喜足以悅人時復蓄之爲人取去亦不復恤永叔斐谿石記好奇之士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趙尚書從常省元求園常以詩答之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梵志詩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累

六

李文饒平泉山居石刻云後世以一草一石與人

非吾子孫也又云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告之後唐莊宗入洛張全義監軍者得平泉醒酒石其孫託全義復求之卒被害

趙韓王經畫園居伴於禁省歸第百日薨高亭大榭扁鑰爲常歲時獨所養擁篲負鋪其間陳秀公治第潤州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韓魏國女樂二十餘輩崔夫人亡盡厚遺之曰所樂幾何常令人心勞孰若簡靜之樂倪文節思經鉏堂雜

誌云好一物卽添一累雖情絕玩賞猶以爲煩文節  
畜兩鶴旣乏端人看顧朝放暮收不免關心又恐擾  
隣園驚兒童俟羽翮再完一旦飛去遂省一事然則  
梅妻鶴子亦吾累也公歸安人

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居將相袞鉞之任攜妓  
妾輜重行虎狼之都三百口併命於高雞泊

天下百害無一利莫如戲劇傷財費力聚眾啓爭開閉  
不時則誨盜男女無別則誨淫徹夕喧呶難通賓主  
之好羣優諧謔易生嫌忌之端座上悲歡反聽當場  
傀儡酒闌厭倦徒增晏起廢弛嘉靖末葛端肅守禮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累 尤

掌臺特疏禁之一時動容斂跡東省迎新郎君御史  
以例不敢白因濟南相君請公面斥御史相君曰是  
某意也公曰君亦不宜有此疏吾所題內閣所票奈  
何自矛盾相君不能應遂揮伎樂出黃忠宜福宜德  
初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閣棋曰臣不  
會着棋幼時父師嚴止教讀書不許學無益事上默  
然顧東橋在權相座戲劇盈庭曰相別數年正要講  
話此輩喧聒盡遣去

韓魏國至諸子讀書堂見枕邊一劍意儻緩急公笑曰  
果能擊賊賊以此何以處之使入賊手汝不得爲完

人矣元文真王阿憐帖木兒或獻馬鞭暗藏鐵簡有  
急扳靶取之王喜將厚酬焉持示夫人舉月思的斤  
夫人曰君平日若常害人則防人必我害也苟無是  
心焉用爲王悟亟還之

羊侃南還置酒客張孺才醉失火延燒七十餘艘燔金  
帛無算公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逃公慰諭  
使還待如舊六朝汜鵬去官還家太守張闕遣焉閉  
門不見禮遺無一受歎曰生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  
免散家財五十萬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房產  
謙資產素殷暨官俸皆周恤親友屢空怡然顧子立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累 二

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

元賈人陸道原富甲江左歎曰老矣積而不散以釀禍  
也盡與其所用沈秀節萬三也棄家爲道士築室  
陳湖上曰瑞雲觀居之竟以壽終沈遂覆敗有瑞雲  
壺質通明類水晶中葡萄一枝如墨點號月下葡萄  
沈籍沒後得之者展轉罹禍常熟富民徐洪忽諭幹  
人潘珪曰吾家業盛矣必代謝今舍此去之遂舉梓  
珪挈妻子棲止先隴側布衣蔬食謝遠交遊自號桃  
源小隱杭州重建戒壇需萬金召富民勸募湖州胡  
汝輝願獨力任之楊憲長詰其何易也汝輝曰民



子不肖所積必爲他人有何如奉承勝事壇遂以成  
朱穀城王綱家饒好行善姪任氣好酒仇無賴子  
時相遇鬪狠公呼仇與錢十萬使市布房陵衆皆  
爭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盡遂遁去爭者咎  
之公曰此人得錢改化爲良善益莫大焉今其逃  
與吾姪無纖埃爨是以小損解大厄也

裴晉國臨終以所賜玉帶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朝所  
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畱在人間其還帶之操  
始終不渝范天成與富彥國子遊富氏引葬陳設華  
甚觀者如堵天成甫十餘齡取一器壁而示衆曰此

皆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累

三

錫器汝等謂爲何物耶富以爲嘲已天成私語曰恐  
愚民致疑害汝先塋爾是晉國不敢將歸地下志也

去蔽

中庸不可能雖賢智不免於偏偏必有所蔽謝上蔡曰  
堯夫直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他  
將做小兒樣看或問君實勝叔於韓魏國他日大用  
何如魏國曰才偏規模小溫國書諸葛亮入寇論維  
州事牛僧孺爲義李德裕  
爲利是其識見偏處信楊雄疑孟子韓富不協魏國  
偏之甚劉元城及公子康俱未敢信  
蕤韓國竟不往弔且欲甘心所善仇生西夏用兵韓  
志在進取范志在招納范得罪非祁國力救幾不免

趙清獻論劾宰相陳執中范忠文爭之趙擊范以爲  
可斬胡安定孫明復同讀書泰山相友善又同出范  
文正門暨同在太學四方士多歸胡朝廷下其教爲  
法明復惡之出嘗相避張德遠趙元鎮並相不合相  
爭求太晦菴以蘇文忠爲奸岳武穆爲橫顧禮卿力  
持風憲薛德溫則謂內外風憲緘默及薛考滿顧遂  
署平常不得進階封父母丘瓊山王三原並立朝王  
譏丘五倫全備傳奇有傷風化非文宗體丘譏王自  
刊章奏彰君過非大臣體鈞州華容客庇其鄉人致  
相柄鑿或編或激皆近於偏所推大賢者然歟故去

皆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蔽

三

偏亟也

阮籍見張華鶴鶴賦歎爲王佐才意欲自全於禍福間  
爾華不從劉卞言竟與禍賈氏畏八王之難而不免  
倫秀之虐正求全之過失鶴鶴本意寇忠愍拜相楊  
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不  
露鋒鋷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不知正  
規益所未備真宗謂其剛忿王魏國曰準好人懷惠  
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專爲己任此其短也於  
丁謂拂鬚直言而折則鋒鋷太露致謫雷陽

劉山東猶爲張綏所誤因其妄意談兵遂欲越大用之



時北鄙火篩張甚本兵窟寐需人口吾無才居此故  
急取才張曲江所以受欺於安祿山也崇禎朝陰借  
用才使過爲名欲破成案不知東山實以大公至誠  
行之未免重傷善類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海剛峯  
不怕死不要錢不吐剛茹柔真錚錚鐵漢但性既偏  
執又寡淡識不能詢謀諮度喜自用且更革太驟意  
無非爲民不知最易動而難安者人心也重禁刁詐  
猶恐不緝况導之使然耶刁詐得志人皆效尤至亾  
棄家業空里巷而出數百爲羣闖門要索要索不遂  
肆行劫奪素封閉戶不通有無善良坐斃幸海公改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蔽

三

任得稍息

高宗憲曰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  
偏見之君子君子見既偏遂與小人庸人等可不  
懼哉

杜正獻浙山陰人立朝大節如引燭焚詔等不可縷數  
朝紳語曰杜衍如是莫非不是浙人否正獻戒門生  
曰吾黨取輕如是願自策勵一雪此言不識浙人何  
以大輕於宋正獻十五六詣河陽七十致仕寓南京  
十年薨未常歸越公自言浙人稱急易動柔懦少立  
朱子云浙中議論惟不欲矯激專擇假風聲箭處立

地更笑人慷慨奮發浙文章忠義勳業理學入明大  
振恨宋人不見我山川之靈因時變易安在後不致  
及於前哉

吳文肅子璟堅挺有氣節韓魏國亦稱之或薦補幕府  
公曰氣雖壯然包蓄不淡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  
收杜正獻門人爲縣令公曰子才器一縣令不足施  
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

唐士大夫家法柳氏爲冠山婢至宿衛韓金吾家

一作金巨

源聞王翁於廳事買綾手自取視選擇邊幅舒卷揀  
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臆隙偶見忽失色仆地似中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蔽

二

風云我正以此疾出柳宅也因還女僧翌日而瘳詰  
所苦婢曰不然吾出柳家清族習見禮則豈忍復事  
賣絹牙郎也宋時御史臺老隸素以剛正名御史過  
舉卽直其挺臺中以挺驗官評范諷召客親諭庖人  
造食指揮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教誡顧老隸挺直  
怪而問之答曰役人者授以法而責其成苟不如法  
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詔  
之范大笑慙謝

郭景純知所受有限日近婦女預知他日行刑人卽所  
遇緋衣小兒地則雙柏樹下時則某日月中乃遇板

茂倫於溷何以擲劍大詫此知數而不知理適爲導  
淫亂性之助孟觀見紫宮帝座無變堅事篡逆之趙  
王倫不識爲惠帝反正孔照先知江州當出天子說  
范華佐義康反後乃屬武陵王駿正德末吉水舉人  
劉養正以帝星耀吳頭楚尾遂勸宸濠謀逆不知爲  
嘉靖繼統此知象而不知應徒召喪身赤族之慘苟  
非至誠如神安用前知爲耶明道於堯夫數隨悟隨  
忘惟其能忘所以爲善悟也

祿命家言子平者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以  
服水銀疽發背歿張橫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  
瞽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蔽 三

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不知也  
明初袁忠徹相術高天下止二女擇壻最廣且慎  
一爲盜歿獄一覆舟歿水二女寡於家每慷慨抵  
掌談相妻必叱云莫訛言相壻之目何在曰吾能  
人相不能天相也土木之變徐武功自負能測天  
象謂也先常入主中國豈卽日南遷以淮爲界各  
守一方太監金英典安噶訾這廝該歿敢如此妄  
言衆因斥出之

王靖遠驥任順天尹病甚袁尙寶候之神色已變  
不可入日夫人出見袁卽云病雖云亟無妨大事

以夫人一品命婦也已果愈征楚川磨世爵靖遠  
自未歿非恃夫人力也薄姬在魏豹宮許負相當  
生天子豹喜因背漢致滅應乃在漢文帝李錡據  
潤州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生子極貴納爲侍人錡  
敗沒入掖庭得幸生宣宗河中節度李守正子婦  
符氏術者聞其聲驚爲天下母以是決反覆凶符  
爲周世宗后婦人卽貴果足恃哉

胡文定性殊暴親毆兵士抗拒無如何回齋作小冊盡  
錄經傳寬字文數日靜玩出視高下頓爲曠朗吳康  
齋剛毅疾惡慕明道和易遇逆境必加含容久而渾  
瞽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蔽 三

然無復圭角之露羅念菴曾大父慶同未常以錙銖  
故動怒亦未常以錙銖故動人怒舒國家謝地恩馳  
入吏部堂吏噴有煩言公將奏其作威友謂曰曾記  
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怒公謝曰子督過是也卽  
焚其草王編修思年少氣銳廣坐中指切人是非不  
少諱已悔曰柔克之訓自古戒之蘊內熱而復投剛  
刺能無狂乎自是飲誼辨爲質訥

賈林諫德宗曰陛下性急此性不改憂未艾也張子龍  
橫浦錄當官臨事切戒躁急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  
治事加以稍吏姦民窺伺以成其利非特害人甚害

於已。呂居仁童蒙訓。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凡事貴待。待者。詳處之謂。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孫登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及出。大笑。

昌黎作李干墓誌。歷敘服食敗者爲世戒。及讀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迄不痊。則昌黎復以自禍。樂天既誚昌黎。又自好言服食事。其詩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卽飛。序云。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何二公稔知而身蹈之也。張忠定煉丹一爐。不敢服。或求之。公曰。非敢吝也。此丹養火。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蔽

七

數十年。不有大功。必有大毒。求益固與一粒如粟。太其入便血不止。五臟俱糜潰。孫思邈云。藥有所偏助。臟氣卽不平。

劉向得淮南黃白法。遽上天子。事費甚繁。卒無效。詔獄當大辟。兄陽城侯入國。以贖。使向卽歿。何異文成五利。儔哉。富韓國積黃白書一櫃。爲顯華嚴長老投火。豁然有悟。范文正受鍊銀者託。後出方與金授其子。封議宛然。胡文恭所善僧能化瓦石爲黃金。歿將授公使葬已。公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冀也。程伯子蘇長公。皆得方不一試。

子瞻官鳳翔。知府陳仲亮。迫僧作黃白術。逃匿不出。陳託子瞻排闥詢其事。僧云。仲亮貪不可傳。因授子瞻。陳得之。遣金治第。未幾敗官卒。蘇子由試將舉火。大猫據爐而溺。俄不見。術終不成。

漢武帝曰。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爾。余謂仙之真者。必實有補益於世。東方朔傳上書。陳農戰強國詞數萬言。專志用世。以自表見。其學主耕稼務本。又謂仙不必躁求。雖至蓬萊。見仙人無益。陳圖南對宋祖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勤行修煉。無過於此。若夫軒轅。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蔽

七

崩葬。著於本紀。或以爲鼎湖騎龍焉。留侯卒。諡見於世家。或以爲辟穀輕舉焉。王子晉。火色不壽。十七歿。或以爲緱氏乘鶴焉。淮南王安謀逆。自頸。或以爲雞犬同升焉。皆曼倩圖南所大笑勿齒也。

葉少蘊曰。神仙出沒人間。求遇而學之。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善人。恥與不善接。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遇仙。或告禍福。或昇藥餌。彼自類求爾。人傳顏魯國。韓魏國。歐蘇兩文忠。皆爲仙。復何疑焉。

道士司馬承禎對睿宗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何必勞心術數又曰順物自然而無所私則天下理軒轅集對唐宣宗曰王者屏慾立德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明世宗朝方士邵元節陶仲文身既死不開玉棺天師張彥頤宅被焚奚不喫酒世宗以燥熱致崩而不悟悲夫

讀魏武樂府精列篇見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魏文折楊柳歌彭祖稱八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於今竟不還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子建辨道論亦言左慈輩之妄後世人君曾曹家父子不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蔽 元

若智愚天淵矣

唐自武后世世奉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皆深信之代宗時京師良田美利多歸梵寺飯僧禁中百姓賣產鬻妻不足供億宋孫莘老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獄甚衆適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莘老曰若輩所以施錢祇願得福孰若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苦福更無量乎卽日輸官囹圄遂空何不使莘老作唐宰相實福被蒼生也

李嶠請造像錢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施散貧民人與一緡濟得一十七萬餘片方作過後因緣豈知

現在果報張廷珪請時政則先邊境寄府庫養人力釋教則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豈在鑄像武后罷作大像唐時亦自有人

元大德間尊禮僧膽巴殊甚不魯罕皇后責其不能延一子壽答以佛法如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何順帝見馬哈刺佛前供羊心問帝師刺馬有用人心肝否答曰有之人萌歹心害人者事發則以其心肝作供或正或諧皆與儒者爲表裏

張文信昇父某見人入寺私禱輒恥之曰福自我造今之求福者非詩所云自求多福者也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蔽

辛

皇天后土后訓厚又爲君上均稱後誤加爲后土夫人杭州西湖夏后祠鄉人呼爲娘娘裝后妃像乃宋夏伯起築石堤十二里政和中封寧江侯侯諱作后遂相傳爲夏禹江中小孤山對澎浪磯今謂彭郎娶小姑合祠並祀溫州土地杜十娘無夫伍報續相公無婦州人迎而配之共享一廟則杜拾遺伍子胥爾鄰中西門豹祠神像後出一豹尾春陵象祠塑象垂鼻輪囷退之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

容者則曰姑鬼神起於人心全與鬼神無涉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七

去蔽

三

嗜退菴語存卷之八 內編

吳興嚴有毅既方著

去私

晉羊祜曰拜辭公堂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唐周墀入相韋澳曰願公無權擢愕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袖廟堂天下治矣惡用權李鄴侯君相造命之言當亦有誤福威惟辟相亦在君所造中敢云造天下命哉王沂國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潘子賤良貴直龍圖閣宰相呂頤浩造曰旦夕當引入兩省子賤正色曰親老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私

一

方欲乞外兩省非所願也退語人曰用人是宰相事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受其籠絡何以立朝即日乞外補景泰初南吏尚魏文靖請致仕閣學陳循公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常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公不悅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善終循後果謫戍

柄政當國私喜私怒不能纖毫輕重五代相彖維

翰語知貢舉崔稅曰孔英來矣惡其醜行也稅不

喻友考及第與李吉甫問吳武陵酷類張永嘉得君時教諭補

官入辭誤用折簡怒甚召文選示之會二尚書至

文選出疑相君知厚踰格轉美郡司馬後追憶語及抵任已三年高相新鄭署銓某典史故知計冊註老病對簿時高相曰甚矯健急呼之典史疾趨仆地諸長吏聞聲曰此真老病高相無以語登春和秋肅卉木亦有不及徧被者邪洵予奪之權上與下俱未之或知也

元祐初設進士科以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謁俱不納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朝廷奚勞謝爲霍文敏王嘉靖己丑會試簾內外弊刻革殆盡文體爲一變楊少師博葛尚書守禮程尚書文德唐都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私 二

憲順之羅修撰洪先楊編修名楊御史爵俱公所錄士諄諭諸士不可以門生座主結私恩而忘大義後如鄧定宇於江陵顧隣初於四明皆卓然免擬議外梁學士燕作薦士錄意欲桃李向人開世俗目下桃李或化爲荆棘者有矣夫市恩與負恩其心皆可誅也崔羣知貢舉春榜得三十人於其妻曰子有美庄三十所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掌文衡約其子簡不令就試如以君爲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嗟乎已則負人而又以爲市何其謬也

王丞相至文柄屬意白敏中病其友賀拔恭密通意絕

之則得元恭造門左右給他適敏中躍出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我友相與歡醉而寢永相聞之曰我意止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恭盧仲辛輩舉童子知杭州馬亮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公聞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勿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纔十六公德清人陳叅政良謨治易稱名家廖守以關事屬歸安武令且代之賀謝弗往守弗擇後果出令門始大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甚公安古人

東坡知貢舉絨簡送李方叔楊雄優於劉向論方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私 主

叔他山章子厚二子竊窺驚喜攜去援得魁持第十坡大歎恨作詩送方叔歸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目五色李母歎曰學士主文柄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汪玉山知貢舉心念舊知訂會富陽蕭寺夜分連榻密語冒用三古字得之非其友也深責相負友指天誓以暴疾不獲就試玉山詢得者則假宿其寺見廡下座棺惻然動念是夕女子見夢囑冒用三古字必獲因以入土爲託頃往葬之矣

程明道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

以沽直名臣不能也王懿敏素

魏國季子

為諫官言人材

難得無事時當為朝廷愛惜陳敏肅成弘間都給事

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

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張給事寧請用李秉為兵尚書

王莊毅掌內臺以奏草示李文達李曰言官薦人但

言可用豈得預擬官職鄒忠介曰論一人當惟公惟

平毋遠搖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

萬曆末內閣李晉江廷機

諡文節

云近世君子除却

建言別無人品其為建言除却閣臣別無題目言

雖有激可說世變朱山陰

諡文節

更以輔相為苦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私

四

海謂時時戶外羅無對業之冤家日日階前列不

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諄諄橫加即樂文忠向高

亦慨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業

業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始而勿

觀繼而佐鬪又繼而操戈株連蔓引枝節橫生其

距朝婆好芳自己國欲無匹得乎

慶曆四諫力引石守道范文正獨曰守道剛正天下所

聞然性好奇異必以難行責人君引裾折檻叩頭

流血無所不為至上春秋富無失德政事亦自修舉

安用是諫官范景仁極論青苗金陵讀疏手頓遂之

東坡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慨然曰君子言聽計

從消患未萌無智名無勇功天下得陰受賜若舉世

受害我享其名獨何心哉

諫官好奇異由於好名好名不至極奇異不止於

君德民命奚補一則曰至上無失德一則曰天下

受其賜豈有一己之私哉後世拾遺補闕苟知好

名必羣以真諫官歸之矣

陽明居喪或客至不哭張陽和疑之先生曰因事無詔

貴於由衷非因人加減人情作偽即父母喪亦用此

術毀不滅性哀亦是和陸清伯澄問子病危愛甚先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私

五

生曰父子至情自有中和至正過即是有所愛患清

伯歸安人荆川開府維揚龍谿告之曰子遣將有所

稟辭未盡即與闕裁發揮自己方略攬入意見心便

不虛將請施為即引古事業自家同明反被凝滯攬

入典要機便不神議未合定時深思認作泥濘研慮

已攬入擬議安排有時奮掉鼓激攬入氣魄有時行

不測賞加非法罪自己靈根搖動不論勢所便地所

宜令如法措置未免攬入格套只宜虛心應物使人

各盡其情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方是經綸手段口中

十分明白紙上十分詳盡止播弄精魂非真實受用

劉念臺曰人臣徇私交而廢公義謂之情面今絕人情以徇一己之情反謂無情面可乎情面與人情不同人情本乎天而致人雖拂天下公議以就一己而不為私情而去其心而從面即忍一己之私以就天下而不為公此為藉口自私者發蔡虛齋自箴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開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本天致人之謂也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去心從而之謂也楊文貞曰天下萬世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余肅敏曰人臣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計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私

六

高宗論趙豐國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皆有益治道知司馬光宰相器識若唐鑑止可為諫書爾其無私一也歐陽文忠修唐書專任紀志若列傳由宋景文筆朝廷以書由兩手體不能一諸公刪革列傳公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遂一無所易書成奏御御史白舊例止列官高一人名姓公官高宜書曰宋公列傳功深為日久豈可掩奪其功於是紀志書公列傳書宋宋喜曰文人古不相讓觀歐陽不自私名真可作相

韓魏國讀金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

為天下知非宰相器正與二公對考

通考陳氏曰列傳用字奇澀殆類虬戶銑器體即紅勒之軋苗也歐公臥聽藩鎮傳序曰使筆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然則列傳不署名銜抑借以自表異耶

王編修思不為酬應文曰美其詞以悅人吾才所不能以美辭而變是非吾心所不敢謝文正初入翰林御史其驟陞都憲臺中請公文為賀公曰是人素不為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悅之楊升菴成漢中布政聘修雲南通誌鄉大夫持萬金欲冒嗣穎川侯觀世爵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私

七

公堅執不可

唐荆川語學者人有富貴氣於詩文必不佳又曰文何不以用世而以媚世皇甫湜修福先寺碑文三千字一字三練其矜負然爾湜為碩兒集序未常輕以文許人為裴晉國碑文正可無愧非贗貨也子美詩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淡味可詠陳簡齋詩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古名錢口刀又從二痛快不磨文士皆當書座右

戚大將軍繼光紀效新書自可傳求序於王元美千金百綵為贊汪伯玉銘人墓新安人批駁翻刻



恥其事何可令荆川見元文士王磐間復阿合馬  
當權致重幣求碑王拒弗與閻爲桑哥立輔政碑  
哥誅閻連坐以文媚世者果終利益否耶

文人羸橐金多諛墓中人所得自蔡中郎後貧斯慚者  
多矣裴均子持萬緡請韋貫之撰先銘辭曰寧饑死  
豈能爲是劉又聞昌黎能下士步行歸之賦永柱雪  
車二詩坐虛金孟郊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又拜之  
後爭論不能下持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  
不如與劉君爲壽文人以此多金濡毫時疑有鬼氣  
安得生千百劉又徧搜以授不識字愚夫也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私

八

南唐韓熙載謚文靖江南呼爲韓文公宋世昌黎  
祠誤取熙載畫像以塑熙載之肥而寡髯至今爲笑  
余謂退之實不逮熙載鄭樵食鄙節度廣州盡以  
公家珍寶酬中人兩見唐史退之送行詩敘侈陳  
權功德可稱道貴而能貧爲仁不富之效京兆尹  
李寔方大旱聚歛徵求勇於殺害民多袖瓦礫遮  
道伺之見退之自著順宗實錄上書則曰愈來京  
師於今十五年未見有赤心愛國事上如閣下者  
不雨百餘日賴其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李愬  
李愿兄弟也送愿歸盤谷序諱其婪敗推許太過

平淮西碑又抑愬功熙載作嚴續父墓碑但敘譜  
系品秩略不道事業續請竄入熙載悉返濡筆之  
贈

范文正居蘇堪輿以吉地密進云山狀元宰相公曰吾  
家已貴可遷爲學舍與鄉人共之文待詔門渠沮洳  
俞中丞過其廬以形家言謂通之可得上第先生堅  
謝懼損旁人居一旣貴而推以利人一未貴而不爲  
人害大道爲公與天地同量福澤亦與天壤俱永  
黃文簡淮葬父銘高氏墓碑之半高裔孫曰相公  
取之薄矣黃問故曰恐後人復欲鋸爾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私

九

王端毅守揚德公者壽以千金雖却之未能忘終夜不  
寐念一動卽大呼曰主恕汝何得起此念如是數四  
比明遂息劉忠宣長粵藩官庫例有羨餘不登記冊  
吏以故事白公沉吟久乃大聲呼曰劉大夏讀書做  
好人如何遇此事沉吟許久誠有媿古人悉附錄  
贊皇奇章非唐之黨魁乎奇章黨楊嗣復李元二相得  
謗上使中使就誅贊皇力救得免韋溫論事侃直遷  
禮部員外郎或以牛黨問之贊皇曰是人堅正中立  
君子也范堯夫大小蘇皆力救蔡確卽司馬君實亦  
極喜之

崇寧黨人碑三百九人既首司馬光矣復以章惇  
為殿特加為臣不忠四字葉祖洽對策推新法擢  
第一李清臣獨倡紹述之說以開國學亦與黨人  
呂大防劉摯列黨碑宜矣黃履楊畏幼竄呂劄正  
人而太之反並列焉小人喜怒出入自戕其類真  
難直訊

北史王思政都督荊州繕修城塹得黃金三十斤名佐  
吏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送上周文嘉之賜錢  
二十萬姚兵尚饒總制三邊延綏于瑾耕地得金磚  
金甲隣訟之瑾供隧道數曲巨室三楹金銀積千萬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私

十

計蓋西夏金元故物也左右請上聞當得峻擢公謂  
瑾一農夫天賜不可奪斥訟者厚封其地絕後患  
龔祭酒用卿大父某避亂山行憇欽石展側發得藏鐵  
甚厚曰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釣餌即人世機  
弄吾幸免流離足矣遂掩之適賊攫人求金遲即殺  
以徇因次第由前錄贖之援免三十餘人徐孝祥見  
樹根石甃啓皆白金覆藏而固封識焉後三十年歲  
大歉出金收糶全活不可勝數

王沂國故人求齊州公曰已有差與廬州不就曰齊州  
地望卑於廬但於私便爾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易前

命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奪  
彼與此則彼物失所矣尹翁歸任東海太守過辭廷  
尉于定國其郡人也欲託邑子兩人語終日竟不敢  
見其邑子

王裒門人為縣所役裒曰汝學不足庇身吾德不  
足蔭汝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  
安丘令整衣出迎哀下道聲折立云門生為縣役  
故來送別執手涕泣去令即放遣妻師德營田梁  
州鄉人犯賊眾謁請救公曰犯國法即某子亦不  
能捨明日宴會語都督曰聞某鄉里犯法素不識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私

士

但與其父小兒時共放牛爾公勿以其寬國法都  
督遽令脫枷至公切責之曰汝辭父母覓官職不  
能謹潔知復奈何與一樸槌餅曰童作飽鬼鬼太  
都督捨之開後世干請法劫之不得不從又若無  
意私孰甚焉

去私

古人才智思慮日出不窮乃欲矜一人弋獲盡天下之  
機張必無之理也陳平奇計者六至呂氏亂燕居  
念惟恐禍及已陸賈教交驩太尉又為盡呂氏數事  
卒誅呂以安劉豈非賈智謀出陳平右手張華博物

洽聞世無與比斗間紫氣必待雷煥辨之嵩高山竹  
簡科斗書非問束皙不知漢明陵中物唐治財穀孰  
不推劉晏晏成入益耗順宗以李異爲使一年所入  
如晏最多數明年過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萬緡程  
屏計畫更精於異晏不及異與不及屏經世之學其  
已試而效不傳於後及未試淹抑無聞者時代遞遷  
斯人安在

薛文清曰聖人以道理爲古今人物所公共非已有之  
私故不矜又曰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爲人言陋亦  
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分定故也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聲

三

高忠憲曰貞之時義大矣四時以貞爲冬四德以貞  
爲智隆冬萬象寂然大智之人纖毫伎倆不形中庸  
尚綱大易藏密入德於此成德於此謝上蔡去一矜  
字而曰仔細簡點病痛盡在於此至哉言矣

王球不妄交門庭虛靜雖通家姻戚未常往來中  
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愛遇謂曰卿欲作士人必得  
就王球坐可稱旨就席王舉扇搗曰若不得爾太  
祖曰我便無如此何紀僧真幸於齊世祖客表有  
士風請曰臣微逢盛世階榮至此唯就陛下乞作  
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敬謐謐可自詣之僧真承旨

諸戰登榻坐定數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世祖曰  
士大夫非天子所命江左習氣卽天子亦沿染波  
流王僧達謝靈運竟以此敗唐王毛仲宴客不能  
致宋璟雖以上命臨之日中乃至先執酒西向拜  
謝以明出朝廷賜飲不盡卮遂稱腹痛歸乘禮守  
正不可犯矣

魏沈介舟行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易粟姚覆鹽  
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爾弗與已矣奈何惡言  
辱之晉王修齡貧乏陶範遺米一船却曰修齡雖  
饑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附範不受已矣以不屑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聲

三

話之爲已甚矣人已開遇事可否以理裁之可以  
氣加之不可

唐高宗封至漢陽左相寶德元騎從上問漢陽何  
名帝丘不能對許敬宗躍馬前曰顧項居此故名  
退語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德元不能對心實羞之  
寶德口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不知此吾  
所能也李勣善其言武宗問文獻通考問注張何  
星欽天監不知翰林相視愕然楊升菴曰柳星也  
月體淫淫味也鳥喙爲味南方朱鳥七宿柳爲鳥  
象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以復史記律書西

書天文志  
柳為易家  
同館驚其辨博以此而忘

洪景盧翰苑一日草制二十餘語院吏曰蘇學士不過如是院吏曰幼時見蘇學士敏捷誠不踰此但不曾檢閱書冊爾洪赧然悔對客言及人不可矜也肅王樞密元用使金館燕山愍忠寺見唐人碑偶麗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朗誦一再肅王且聽且行若未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追書闕十四字肅王盡補其闕又改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

蕭穎士十九登第自恃三教無不該博編纂念辰止一僕杜亮決責動至瘡折傷紫衣老父不知為嗜退巷語存 卷之八 去矜 幽

王尚書翌旦造謝責曰子負文學名倂忽如此其止於一第乎

明布衣沈鑒方古博學家居食貧或問今居大位享大福者多無學問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鑒曰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斯語亦有病伊川云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尹彥明從學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曰公既有閑如服烏頭無以制之藥發而患生矣况沈鑒學問止記誦粗淺何關實學聞見乎方古博學到處置筆即無論左太冲三都賦全無緊要即張子著正蒙明道猶嫌其不熟

李翱復性篇至排佛也世間用其言王坦之廢莊論以反莊也世多襲其語柳子厚本法國語乃作非國語歷詆疵病東坡嶺外特喜子厚文與淵明並稱二友北歸與錢濟明書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至比小人無忌憚始為國語報怨劉章江端禮虞集俱作非非國語後人對以反反離騷楊用修博極羣書後有正楊又有正正楊既踵事以增華遂操戈而入室文人輕古自矜勢有必至闕疑焉可也通天地人曰儒士人立志必以三才洞貫為要歸有士志然後有士習致君福民時亟需之故曰儒者需也嗜退巷語存 卷之八 去矜 孟

易雲上於天需天下待其膏雨也儒行首章待聘待問待舉待取其自立者無待或藉以立恆若待之也待之未至則應之不苟恆若需緩者儒為需兼此二義洛陽年少甫觀天子遽思痛哭其後吊屈賦鵬不啻涕零昌黎三上宰相書一見蠻州瘴雨甘上功德表其詩曰自從牙齒折始信古為柔剛氣挫辱殆甚兩人初志急進不堪少抑遂及於斯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照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僧虔與齊太祖論書又云臣書第一雖由主度不同恐非對君語魏舒為鍾毓長史

工射而毓不知第爲畫籌此乃遠器

梁武與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三條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矣上聞欲治罪徐勉固諫而止劉峻博極羣書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問峻請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失色惡之不復引見峻撰類苑成帝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略以高之竟不用宣和中祭居安會館職食瓜徵瓜事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識者謂必不能安數日果外補

沙門訟田梁武大署曰貞有司莫能辨劉顯曰與

嗜退巷語存

卷之八 去聲

七

上人帝忌出之曹操署合字楊修曰人口也修出行逆爲答記勅守舍兒曹公令出依次通之如是者三操怪其速廉知狀於是忌脩

薛道衡來煬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冑又曰更能作庭草無人隨意綠否唐楊衡以詩名或益其詩登第盛怒詰之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合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

衡吳興人

孟東野有  
悼楊衡詩

惟舉世忘才故才尤不足恃王文肅曰今見人有才而忘甚於有仇思報之也士不幸驟當盛名雖損却過

恆分猶適當平等張九齡謂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從五溪不毛陸贄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卒遭坎壈必不信張陸之賢猶蹈此耶始安之瘴忠州之行或亦伎心獲譴以告負才難居併思生才非易易者

梁安城王蕭欽文與河東柳信言敵柳聞欽卒抱一脚跳叫曰獨步來獨步來黃魯直聞東坡下世兩手抱一膝起行獨步柳奚足貴山谷何至是

伊川曰人有不幸三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柳玘戒子弟門

嗜退巷語存

卷之八 去聲

七

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有失得罪重於他人或無以見父祖可畏孰甚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信少有疵類衆皆指之故不可恃膏粱子弟學加勤行加勵僅得比恆人爾孔明甚重張裔自吳歸卽以爲丞相府長史事皆諮之北征奉帝命軍前白事出成都百官餞送車數百兩都邑趨走如丞相寄書所親曰因丞相長史故令張裔男子將迎酬答疲勞欲歿於裔何有哉廬江何尚之遷吏部郎定省歸傾朝送別父問之答曰殆數百人父笑曰送吏部郎爾非干何彥德也長沙朝士還

鄉鼓吹迎客意氣滿盈問執友近誦何詩答以誦孫  
鳳洲贈歐陽圭齋詩朗詠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  
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聞如雷明日  
賓至庭際聞如

漢汝南公族袁紹與許劭同郡還鄉謝遣賓客曰吾與  
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隋豪族崔謐與李德林同郡還  
鄉留減騶從曰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孤槩獨行士  
力乃踰於權勢然則移風易俗豈非士大夫居鄉任  
哉宋太尉呂惠卿起延安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過  
程正叔門寂無所聞道傍多不知正叔後聞歎其馭

嗜退巷語存

卷之八 去秋

太

衆整肅材何可掩

宋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許抗聲自陳

天子擢真上列

歐陽永叔猶不免從衆

范景仁獨甘默自如左

右屢趨之不應唱至七十九人始出拜退就列自是

士以自陳爲恥張忠定詠試大名既首薦推張覃第

一蔡文忠齊試萊州既首薦推史昉第一薛簡肅奎

舉首推與里人王嚴而已下之宋優士至矣士亦風

尚恬退不欲先人上下交成其美若唐劉蕡下第一

榜無色各讓職以旌賢近代士氣所無亦令甲所不

許也

嗜退巷語存

卷之八 去秋

尤

羅文毅及第後上叔父書曰祖宗父兄願好子弟謂名  
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天壤爭久足以安國  
家奠蒼生垂後世若僅求安飽習勢利是惡子弟非  
好子弟也是在教就成天地完人若爭田占居所損  
甚大不過遺自己之子父母愛子孫一也奪父母之  
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心也沈少林懋學及  
第王龍谿致公兄某書曰羅念菴登第其家寂然無  
所加減羅康洲張陽和事從省約鄉黨狎如儒素君  
家累世好修正立承家守訓以光世德如張皇開拓  
徒爲庸流所散達者所歎令弟在京望盡去格套寧  
靜澹泊益勉於學不惟保終令德亦以爲祐而綿福  
也又致公書曰吾契志本高遠才本弘偉今正轉身  
大悟時徑超直入一念萬年堅志達才寧復有掛牽  
耶丈夫置身天地間自有安立處不在灼然一第已  
也望淡信密體使學問日顯日孚於衆擔荷有人不  
致泯泯老懷始有慰爾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父執趙彥端德莊語之曰  
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忠定拱手受教羅文毅謂吾  
十年方去得狀元二字較然不欺如先生方敢自  
信若是之久亦難矣哉

鞠詠以文受知王惠獻化基王知杭鞠擢仁和寄書及詩謝平生獎掖今更得文字相樂王不答略不加禮課執事急鞠大失望專修吏幹王入叅知政事首薦詠曰詠才不患不奮憂氣俊而驕故抑之以成其德楊東山自言初筮零陵王簡叅趙太守謚趙冠裳端立堂上某庭趨揖上堦稟教立迫交割徑入更不延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父誠齋欲棄官歸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當在此後涉歷稍淡方知公善教人朱徽國云子弟初出仕宦須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有益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務

三

陳仲舉之待孟博亦是此意郭有道不知也

陽明起征岑猛啓行過郡城前驅一人衝道繫之蓋軍法也陳生者將從受學問曰是且威鄉里遂去之陽明頗悔大減導從去尹直誣白沙出都城輒乘轎張蓋列梨開道無復故態張侍郎元禎載憲廟實錄幾不得從祀

范忠宣薨朝廷賜墓碑額曰世濟忠直唐君益知穎昌爲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子正平正思請曰上賜刻於螭首揭於墓隧若施之康莊以爲往來觀非朝廷意也先祖先人功名聞於遠邇何待此而顯流俗所

尚識者所恥不獨吾家爲人誦公亦寧逃指議李端叔見唐公曰胡文恭知蘇州出蔣希魯門卽其里第表爲難老坊蔣公不樂曰但俗歆焰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非所望於故人也文恭退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之德蓋所畏其識非吾所及也君益問其言遂撤去之淳熙甲辰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皆三衢人楊彥瞻守衢揭坊表廬二公各以書謝且辭焉彥瞻答云吾鄉昔有及第歸者往來觀賀闕路駢陌獨隣居一室局鑄遠引若避寇然慨然曰所貴衣錦榮者謂得時行道庇吾里也今名愈高官愈窮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務

三

用心愈謬居日以廣隣日以促是可弔何賀爲吾謹書以勵交遊今揭扁獨異尋常者僕望執事亦異焉所冀進德而遠器也二公爲悚然

去愆

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母后侍婢老且陋怪其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因勅國封以吾意市二少婢文節歸第婢拜於庭從容謂夫人曰二姬守一老翁甚無謂也他日入見懇奏呼父兄折券并衣飾婢之楊文貞夫人下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中宮有慶事問公無命婦召其婢至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



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笑曰此回楊先生  
不能認矣荆國吳夫人買妾公曰汝誰氏對曰妾夫  
軍將部運米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賣妾以償公愀  
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夫妻如  
初盡以錢賜之溫國未有子清河郡君特爲置妾公  
不顧夫人疑有忌命俟我出盛飾入書院公讀書自  
苦妾取一帙問曰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  
書妾遂巡退

陳相執中嬖妾笞小婢歟舉朝交章論劾趙廣漢  
與魏相  
自陳以婢歟  
詰責其夫人大臣而溺閹房寵昵鮮不受其敗者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愁

三

夏相貴溪久司邦禮爲嬖妾蘇氏冒繼室請封蘇  
父名綱少女適曾石塘銑稱僚壻綱出入兩家傳  
石塘復套之說貴溪大喜至其策綱益自負與御  
史某通賄作奸分室已刺其陰事貴溪不悟安度  
問套可復作漁家傲一闕黃泰泉至示之索和黃  
有千金不買陳平計句蓋諷之也夏大詬詈逐之  
二日而難作張齊賢亦來名相食故相薛居正子  
婦柴漁其貨色至與向敏中互問於  
朝兩致坐責貽笑  
後世賢者不免

王中肅張夫人密置一妾逾半年方從容敢言公怒云  
汝何破我家法毅不容見其銀幣遣之妾在室不肖

嫁公八十四卒衰服奔哭公子矜留養終身韓忠定  
年五十喪夫人子輩數以續膠併小星請言及輒怒  
云我年至此復何爲哉獨處一室雖使婢不容入冬  
寒命幼孫溫足教念書作對句鎮江靳翁踰五十無  
子夫人驚釵梳買隣女侍俟翁館席歸以告翁頰赤  
頰首夫人遽出扃戶翁踰窗出謂夫人曰汝用意良  
厚我祖宗亦感汝但此女幼時我常提抱頗得良配  
豈可以老病辱遂謁其父還之踰年夫人自受姪生  
子文信貴

陝西袁公某被閹賊父子失散子身寓白門以價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愁

三

三十兩得妾少美初夕背燈哭不已詰之言家貧  
餓夫求歟賣身活之情不禁痛傷公惻然不忍犯  
大早更以百二十金同婦送其夫夫婦對泣誓覓  
閨媛祝早得子至楊州遇牽十二歲幼男秀慧特  
甚索善價無能售者姑買事袁公卽所失子也  
劉祭酒崧副北平按察攜一童遣還孤燈半榻讀書不  
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徠逋逃慰安反側溫顏異  
詞見者凜然王端毅撫雲南惟行竈一竹食糲一日  
給乳豇二塊菜一束示云欲攜家僮隨行恐致子民  
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人皆錄其詞焚香禮



之朱恭簡英督府久衙齋獨老蒼頭二人白沙稱入其室神爽頓清如夜登三洲巖乘燭讀蘇子瞻題名楊僉院繼宗踰壯即獨居知嘉興九年一老僕朝夕如旅寓然飯兩盂蔬兩豆夫人自鄉來閱三日促歸宦成還家居宿客堂蔡文莊鳳厲清操獨以絕慾爲難能歌公行自勉云

孔明擇婦得阿承醜女自是特見嚴道微激年三十無子二妾陋姻家侍女及并未畜髮病瘖無收者道微惻然使蓄髮納焉曰我豈爲牀第歡哉妾陋則易役耳父文靖公喜曰兒今天道必有後三妾皆舉子多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慾

三

重胞吳次魯年五十餘止一子弱妻私買妾入門則厖婦也醫云不可治妻責媒氏改遣次魯曰我等既爲人誤豈可再誤他人且一出吾門更無生理畜而治之愈竟有身長子成遂得似續

元德秀因善全兄弟矢志不婚族弟結曰大夫六十年未常識女色其時陽諫議城與弟塔城皆終身不婚天下有忌情釋累如此者哉兄弟俱不婚先人何由得祀是不可立教陳國南相种明逸不娶可得中壽從之六十歲卒邵堯夫強仕始娶其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劉元城四十外絕慾不動

念高忠憲無二色四十九絕夫婦之愛至六十受命曉暮馳驅寒風爲衣霜月爲餐藍輿爲室從無疾病張忠定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蓄媵張不欲絕人情買一婢伺臥起自是各稍稍置姬侍四年還闕呼婢父母由資嫁之仍處女也趙豐國憐關永堅趨承久巧官淮上貧不能辦行欲質息女隨給所需却其納女力請不得已留之永堅解秩還公一見語云爾女無恙助資費囑求良配遂歸宗室汝霖女言屢年月侍丞相巾櫛及嫁尙處子也

王魏國儉約無姬侍不許家人易沈氏銀器真宗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慾

三

爲買妾難逆上旨姬侍既具遂求沈氏前器用之如素有杜祁國兩帥長安初則宴飲簡薄倡伎不許升廳布以爲飾及再至筵會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裏肚勒帛胡澹菴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爲侍姬黎倩作詩朱子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澗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永嘉周畏菴旋父某館某家主翁召飲佯醉使妻侍坐因鍵其戶公父愕然遽起不少留盼妻叱婢啓戶出太守夢迎狀元略如王公海日事吳文定少館富家

主幼母在堂有女方并窺公遣親婢通意公卽託他故解去沈巡撫稱訓蒙婦家婦夜奔之峻拒得脫次日卽歸婦懼語洩備禮敦請不赴又浼其兄往促終不從亦終不言公字觀頤歸安人

茅憲副坤弱冠遊學師事錢應揚錢婢慕公更浹至書室呼猫厲聲斥之婢笑曰我非呼小猫乃呼大茅爾公正色曰父命我遠山讀書若非禮犯汝何以見父又何顏見若主必不就勿再來也婢曰我思君非一日君不憐有故而已慚恨去果投後園井中水涸得不死主人急別嫁之陸文定辛丑計偕郡守王公華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愁

云

夢城墮庭下皆保陸善人名外父李問汝婿平日何爲對曰曾於邪色不苟

羅文毅鄉薦後至蘇州夢范文正來謁曰子某年某樓拒奔女事已感動太清狀元屬子矣因遺之詩吳文格業醫至南京隣娶婦少美夜穿壁奔之公亟排戶冒大雨出明卽遷他所黃按使潤玉少貧困流徙京師富室招同買寓宿其家聞止一女急辭之又先以遠嫌自處也

江陵相大父以醫著貧不受遺活人數萬計徐某久病不起治之妻少艾語曰良人病久典賣俱盡願以身

酬正色拒之絕裾去嗣命僕人起居日送藥爲常遂瘞華亭聶從志治楊某何澄治孫某女皆愈莫酬母與妻願汚以身俱辭色抗厲不以艱急亂節

曹武惠克成都所部獲婦女公悉閉一第斂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焉咸訪其親還之無則備禮以嫁羅城使程彥賓攻遂寧或以三處子獻國色也曰汝猶吾女豈可相犯手封置一室日訪父母界之皆泣謝願公早建旌節曰旌節非所望得公無疾病願足矣年九十七端坐而逝曹文忠肅先以乙榜授學正改泰和典史捕盜獲女於驛亭艷甚意就公公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愁

云

奮然曰處子何可犯乎取片紙書曹肅不可四字既就寢度不能自持起繞室行復書之凡數十紙終夜不輟比曉名其母家攜歸

丁修撰顯避亂雲谷男女屯溪林莽間如別閭指示僂伍曰是谷內寬外密故能倖全吾等倘守身不密人得窺之避禍無門矣鎮海汪一清嘉靖末遭粵寇爲所獲俄執麗人至則同學友妻也給賊曰此吾妹請無汗以待贖不則俱碎首於此賊并汪與婦閉置空室匝月始贖歸終不亂

維揚秦君昭妙年遊京師執友鄧託以殊色小鬟爲某

主事所買妾。秦弗敢諾。鄧作色再四。勉從命。數千里同飲食起居。夜納帳中。至都主事意極不悅。踰三日。始特謁謝。作束報鄧。亟稱付託得人。慈人馮景茂。途遇雨。一婦哀求附傘。馮曰。雖不忍爾。然嫌當遠。委傘與之。自跳避民舍。後於其地。割田一方。立石亭。使行旅雨暘有所蔭。題曰休休亭。

趙清獻悅一伎。已呼令入。周行室中。連聲自叱其名。趙某不得無禮。如是一時。頃。廼呼吏語云。適聞女子可支錢五百千。明日即嫁之。公或意有屬。至撫劍自誓。且奉父母影像懸帳中。垂崖亦然。陳文定過襄城伯。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慾 元

李隆。留宴。出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常游目以拇。指掐中指。自持握最緊。翼日指甲痕猶在。恐失色於人也。

李晟以禁旅救蜀。悅營妓高洪。張延賞帥蜀。為地主。迫而奪之。失使將歡。朱泚平。欲用延賞。晟表其過惡。遂寢。後晟為延賞所構。天子命將相和。講。晟薦延賞為相。且為子求婚。不許。晟懼文士難犯。延賞因吐蕃請和。反晟言而問之。使諸將解體。勅敵得志。歐陽五代史稱錢氏重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殼。家至而日取。錢氏子孫私載文倍公。

守河南。歐陽任幕官。文僖張宴名客。文忠與妓久始至。文僖數責妓。又屢諷文忠。故十國世家。漢肆詆誣。似歐陽以妓隙。曲筆洩憤。則不然也。歐陽作河南司錄。張君墓表。漢服文僖善待士。終身德之。弗忘。升卷丹鉛錄。竟以為六一罪案。

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珠為崇歿。喬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玉為知之歿。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調非烟。烟為象歿。妾婦有情。遞相感激。乃車騎補闕之禍。不旋踵。君子猶不以彼易此。况此等女子。問世不多見乎。何恢寵妓張耀華。阮佃夫頻求之。恢曰。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慾

元

恢可得此。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耶。諷有司以公事彈恢。難作耀華事。佃夫終身不少顧。無行婦人。何可量計。退之作歐陽詹哀詞。稱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為慈孝最隆。及觀國川名士傳。詹溺太原妓。未及迎歸。往京師。愆期而妓疾亟。割髻付女奴授詹。一見大痛。亦卒。以是斷不孝。其有發太原寄所思



嗜退菴語存卷之九 內編

吳興嚴有穀既方

守職

唐宋初相臣不自有其功名厥後相業日著各與下競能而唐宋衰明初相臣特自見其功名厥後相業日墮舉朝廷大政遠嫌不敢與聞明遂不振房杜相久更無可書之績征伐推英衛諫諍讓王魏文章遜虞褚二公唯提挈綱維調劑道化而已宋李文靖秉鈞中外所陳事宜一槩報罷呂文穆諸子曰大人居相位人言無能為公曰我誠無能止一能善用爾韓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守職

一

魏國立朝曾魯國公亮諡宣靖為亞相趙康靖歐陽文忠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大事自決之論唐宋者紀其盛而所由衰不勝書明不設相乃三楊事業無所不專相權至江陵而極即邊事言之區畫疆域如視掌某部落今將往某地防某入某邊必預戒大帥駭不測如嚮福清遇邊臣上疏必手答之後柄國者止發一名東中外不相應安望成功宜興得君或許其隱庇邊臣力辨向不與邊臣通書若謂兵餉勝負機宜非閣臣所得知雖時勢實然何以能國論明者紀

其衰而盛自見矣

文皇北征命夏忠靖輔皇太孫居守兼掌六部都察院事京邑諸司草創旦入朝獨近晨前參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成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比奏行在南啟東宮京師肅然梁端肅為戶侍廷臣以戶部尚書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許太宰獨薦公堪任陞尚書本部不數月上手勅公監吏部都察院考察京官公即日赴吏部考察凡降調黜留俱出獨裁士論大服是歲刑部重獄不決者四事上命公兼掌刑部印數日備得隱曲擬罪各當上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守職

二

喜曰得尚書如材十二員朕無憂矣

韓魏國居外心常在社稷身老而心益篤聞更祖宗法度壞朝廷一綱紀則終日不食富韓國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過於中書二十四考王端毅好善惡惡原本至誠憫時悼俗有甚護疾身雖在外志無目不係朝廷自淮陽撫南畿全活億萬計愛君愛國心發於天懷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撓觸忌諱生死以之不但終日不食已也周文端毅然天下已任事或不可雖有成命必抗疏言之寬逋負緩征欽裁冗食四方災傷告者隨覆奏蠲之屬吏務刻為功必下其

考人嚮慕爲倖大寬平之政李文靖不用浮薄喜事之人王魏國每動民力竭矣之念公殆兼之

馬端肅自本兵晉家宰曰吾在兵部每夜心行天之邊者一周在吏部每夜心行天之內者一周行邊思武備行內計人才直與天行同量王忠肅事無鉅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所當行者寢食審處坐以待旦故楊文敏不取二疏學老氏言以爲身謀余肅敏戒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地沈端靖節甫言人辦真爲國家之心毀譽恩怨不入胸而後可論天下事公烏程人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守職

三

正德初許襄毅進掌銓政取人先行檢氣節而後才藝抑奔競杜請託尤嚴選法之公王端毅後一人而已卽賄逆瑾致囑者瑾亦難之其後大選掣籤法實始孫太宰丕揚因內官請託難以從違一時傳爲至公于文定曰古人見除吏條格却不視以爲一吏足矣奈何銜鑑地自處一吏之職無所秉成至人才長短各有所宜員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煩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廼以探丸之智爲挈瓶之守從不聞此法比魏薛瑄駁崔亮格制義均雁行次若魚貫執簿喚名一吏足矣與文定正合趙忠毅曰掣籤

初行途有造籤法計缺無不如意荀卿云探籌投鈎以爲至公上好私曲則百吏乘而得偏公主計靜坐篝燈精心參酌蟲巢於耳繭成不知

黃文毅爲文選郎謝文肅鐸稱之曰見公喜則知賢者得進見公憂則知小人不得退林子仁論選曹上欲以其心通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人之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胡主事憲仲從鄭端簡學端簡官考功上書曰無使人知吾好無使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守職

四

人知吾惡無使幸者德我無使不幸者銜我好惡彰則迎合實繁德怨樹則好還叵測

真宗命陳三司使恕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諾而不進屢趣終不進執政詰之曰天子春秋富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宋商丘纁從司徒秉銓石東明星代之待漏同坐欣然曰查出某省羨金若干可供國用宋公曰朝廷錢穀寧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贏溢數或生侈心不如留彼終是國家之用二臣從錢穀格君心得周官微意不特蓄而不用得理財要法也

霍文敏輯命六部具大數揭帖置黼座朝夕覽觀使君心昭然惕然思制節而變通之江陵進戶部出入數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兩零六年僅三百五十五萬兩零已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兩零六年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零已多四十萬餘金矣質該部云諸省請留蠲免不時奉旨取用屢下是以入數減出數溢也甚憂不可繼請置坐隅時賜省覽卽一部而六部異同何一可忽

劉忠宣奏光祿冗員既多經費何出所殺牲口無筭既損民財又虧物命孝宗惻然令汰冗員禁賒取減牲

嗜退巷語存

卷之九 守職

五

殺艾光祿卿璞嘆曰東山此奏歲省銀八十餘萬時添設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又弘治最慎名器然傳陞七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又請籍寧晉河間靜海百六十三人馬端肅悉革之又請籍寧晉河間靜海皇莊地悉予民而收其賦爲太后兩宮用華中貴至莊者楊文忠當武宗大漸承制專斷二十七日定策迎世宗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正德蠹政頓盡

善理財者如運水火焉身立水火外斯收既濟功身入水火中則有焚溺患用國財易於濫用家財易於盡

韓魏國視家資如國費曾魯國視公帑如已有李文正東陽東祀歸以所見喻下情節用度如閘河節一分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積一分下有一分之利

明初上舍任左都掌院群忽之約二三新差請教掌院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巡按票然海忠介陞南右都以五城兵馬若有司民事尤關切釐革其隱抑不平之政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都人塗傳巷誦大僚至丞郎無不怵怵奉法初不苛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已

嗜退巷語存

卷之九 守職

六

李文忠講曰必竭誠盡敬冀有感悟人擬范純夫倪文毅以古義傳時事爲勸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范祖禹景中允越宿齋沐覲感動以進其忠孝宗方勤學謝文正務積誠以開牖聖聰先期焚香莊誦如侍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上意上春遊後苑王文恪整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上爲罷遊召所幸李廣戒曰所指殆爲若等呂文簡經筵曰學實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已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申文定神宗朝勸講六載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聞者朗然張諭德元忭侍金華歎曰明主方孳孳嚮學講臣不

竭忠畢智以迪宸聽非夫也喁喁然盟心待對祈必  
感孚疾革顧弟子呼陛下者再諸文懿大綬屆進講  
必先夕齋戒積精凝思期以至誠悟至上五閔寒暑  
如一日所著經史講議涉理亂幾微真摯詳盡言人  
所不敢言

內翰清華願與其選盡其職者周文襄求與二十八人  
之列肆力進學中文定既入翰林念政機所出主者  
多濶畧下吏因緣爲奸集攷一代因革列爲定例事  
無不覈問無不對既入其選悔不出外者曾襄敏榮  
及物爲心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  
著退菴語存 卷之九 守職 七

見陶文僖大臨以開局未得親民何修而可章文懿  
恨不作臨武知縣好救百姓堅避不赴翰林選者劉  
忠宣曰窮時見府縣政事輒思吾做當如何行如何  
罷登朝不得親民官非素志也官大司馬猶言能至  
今日皆藉參政布政力張簡肅敷華戴莊簡冊俱志  
習聞民事力辭館職與忠宣同後皆以政事稱名臣  
宋內外制不給俸楊大年億學士久家居請外辭  
表千餘言有曰虛忝甘泉從臣終作若放餒鬼從  
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饑欲死音餓不樂出外者錢  
明逸出爲泰州怏怏不事事韓魏國謂口已雖不

足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鄺子元補外十年不得  
賜環佗僚無聊遂成心疾願外與不願外二者皆  
俗情也呂頤浩怒趙豐國移之翰林公引司馬溫  
國故事不習駢麗文不肯就職斯有特見

杜起莘莘老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等事若有畏姑言  
次二是欺自心不做其君者也朱子謂必天下第一  
流人方論得天下第一等事凌忠清義渠文爲士則  
行爲世範筮仕卽凜去就秉中介立九載諫垣律已  
以廉格君以正議事以恕陰調其偏黨不事矯激糾  
彈不避權豪而與物無忤所論必天下第一等事彈  
著退菴語存 卷之九 守職 八

智矢忱洞嗚幾先利不遷威不怵犯顏敢諫乃能臨  
難造次堅決不渝爲有明一代偉人信哉公烏程人  
周文襄手一冊記日行事纖悉不遺雖陰晴風雨必詳  
載民告糧艘失風公詰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人  
率妄對詐不得行石彪鎮大同獻捷盛陳斬首梟於  
林木岳文肅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  
泉於何所始驚服

宋蔣順叔發運江淮漕行絡繹公署前立占風旗  
日候而置籍焉令諸漕綱亦日記風便逆運至取  
日程曆合之責其稽緩者文襄亦自有本



政有行一邑不可行之天下者金陵知鄞縣起堤堰決  
陂塘爲水陸利貨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  
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又有宜此郡易地則否者唐  
崔郾觀察虢州經月不督一人後改郾岳則嚴法峻  
誅一不貸曰陝土瘠民勞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  
剽雜以蠻俗非用威莫能治政貴知變也柳仲郢拜  
京兆尹政號嚴明後尹河南以寬惠爲尚曰輦轂之  
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善養惡可類乎劉安世父航  
知虞城多盜知犀浦民馴寬猛不同皆治

真宗問凌策王曙治蜀孰優右正言劉焯對曰凌

曙退巷語存

卷之九 守職

九

策在蜀值歲豐得以平易治之王曙諡文值歲歉  
慮民爲盜故以法治之使易地則皆然是又一地  
而兩治也

周杲長新巡屬縣芴服入觸怒縣官繫獄盡知一縣疾  
苦明日迎按察使自獄中出縣官恐懼謝罪竟按黜  
之諸郡縣吏皆望風股栗穀高大父溪亭先生令分  
宜大荒停輸課部使者按逋賦勅書峻甚咸爲公危  
公怡然曰歲尚未登豈以一官一身失信百姓哉部  
使行縣公自繫獄請唯命民聞以逋累公也爭先輸  
納縣門夜弗能閉賦遂全完反奏最

方公克勤知濟南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誠禱則天  
無不應便民而事無不舉郡最繁劇民乎化久益閒  
靜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海忠介將  
令分水一長鬚二竹籠簷至城下傳語得肩輿出迎  
啟簾着衣冠入以簾付庫吏長鬚拜階下回矣五閱  
月而廳事間寂命六曹吏歌詩自娛入主戶部事寄  
居僧舍出門未嘗有鎗僧入視惟故袍一領穀高大  
父溪亭先生歷官內外不以家累隨亦不居解舍惟  
後堂設一木榻筭不鍵門不扃隸卒出入無禁薪馬  
俸銀貯公帑日用米菜就給焉官遊往來惟攜棕薦

曙退巷語存

卷之九 守職

十

草席布褥各一事與二竹筭而已知鎮遠府因其俗  
不易其政順其情不弛其令平心率物隨事處分甫  
踰月恩信孚洽苗民咸合手加額升堂獨坐面對高  
山詠陶詩數卷聊以永日

歐陽文忠治大郡爲政寬簡而事不廢弛寬者不爲苛  
急簡者不爲繁碎又曰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  
民稱便卽是良吏趙忠肅方曰催科不擾卽寓撫字  
刑罰得中遂成教化王文成自知廬陵至撫南贛置  
二匣於署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徐九經令句容  
曰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



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

楊公繼宗知嘉興。懲一豪強。伏罪而釋之。其民改行杜門五年。不出。後入城。由治前橋。公識之。召而來。曰。爾今爲吾良民矣。遺米一斛。公誅鋤奸猾。束手歛跡。得革而自慚。卽止不深究。曹新昌令祥歸太倉。按南直。呂光洵于旄特訪。自言其父故邑豪。公扶之。市以懲。非公安得改行善其後。十餘年。感恩再造。留竟夕。不忍去。此真以析楊爲絃誦者。其意可師也。

樊玉衡令商城。內臣開採所至。騷擾公移文嚴止。其來不得。則鳴騶列仗。令民千餘人聚擁上堂。中使氣奪。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守職

士

導之險。登攀藤捫蘿。插衽而上。岩巖鑿竟。無有亭內。臣爲文祭山神。曰。近民爲汝竄。遠民爲汝徙。富民爲汝破家。奸民爲汝朋興。聖天子視民如傷。倘令與內臣藉口。括金負天子願。神奪其魄。殞其命。辭極酸楚。中使怏怏去。梅副都國禎知固安。中官操豚蹄餉公。請徵資於民。公懽然烹豚置酒。曰。今日爲公了此。中官大喜。戢牒追民至。公奮然怒罵。趣鬻妻償貴人債。由今日死杖下。中官益喜。少選。戒吏僞遣人持金買民妻。追與偕入。公持金付中官。此僞買者。挾婦去。夫婦哀慟訣別。中官亦慚。不願得金。公固不可。此去益。

力中官與民夫婦參立悲泣立毀其券。

育材

呂文穆用人。夾袋中置冊子。四方謁見。必問人材。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一人而數稱之。尤加意選訪。朝廷求賢。取囊中而足。虞忠肅允文。感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曰。宰相無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小方冊。目曰林館錄。分爲三等。開一善必書。故曰。天下治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亂士有求於宰相。萬曆間。呂孟諧司馬謂秀才不可有帳簿。有則能俗人治天下。不可無帳簿。無則能失人。茅石民元。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育材

士

儀曰。治天下帳簿。秀才時卽當有。能俗人帳簿。治天下亦當無。

楊文襄愛樂賢士大夫。與其功名朝有知夕。卽登薦。雖素嘗已者。必汲引之。如山川之出雲雨。中文定奏曰。翰林雖以文章侍從爲職。然必涵養德器。砥礪名節。不爲流俗移。庶幾可大用。意爲保安吳趙而發。如水雪之護陽春。

韓魏國屢薦歐陽仁宗。不用。公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陛下不用。恐後談者謗必及。

國崇禎時黃石齋之獄宜與相徵詞解之已得減戍  
上偶言及岳武穆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  
周曰岳自名將史亦或多虛張即道周爲人傳之  
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還宮即傳  
旨復原官

人才係之上文文肅震孟

號湛持

曰人情激於振發則富

貴之徒皆可引於功名安於頹靡則道德之士未免  
流於迂腐人才係之下黃石齋道周曰忠孝由臣子  
常性非臣子所當言至於文章晨餐夕筆爲性命英  
華經綸杆軸麗之爲澤擣之曰益何可廢也士大夫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育材

三

在朝守官不必有講學名多一番捭笑家居歲時類  
聚敷揚舊學不復以月旦爲嫌

劉忠定對客默坐不交一談客倦甚請去輒不聽留再

三日人能終日危坐不欠伸欹側百無一二能之必

貴人曾魯國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

盡者公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薛簡肅本

以公輔期明文烈鎬曰言簡而理盡人簡重則尊嚴

貴臣相也呂原明曰後生初學自須理會氣象氣象

好時百事自當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見之矣不惟君

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所由定

王端毅問蔡文莊曰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公言  
養者未盡其道人又急自售一入仕路無暇於學或  
自以爲無用學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雖有  
異質不能成異才鄭張副使曷胸懷如冰玉不可點  
染病革張目勗余本曰人才自勵者少若扶持一日  
是培國家元氣於一日也

陳幾亭曰易以變化爲用治身則變氣質治天下  
則先變人才其或抑之制之非變化也制慾爲原  
憲之難制檢壬爲宋元祐禍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外建言者當役身利害中趙衛國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育材

四

確定以帝怒朱熹言事曰士好名陛下疾之愈甚

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以高之不若因材而用所長

彼漸當任重能否自見矣千古聽言任人無踰斯語

因長而用尤貴善擇徐文貞佐銓不復鐫門示重以

爲已既引嫌何以盡人之長破格延訪無倦人有長

皆得自見天下翕然稱之

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

其所短

當路薦明道問何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所堪不當問  
所欲樞密孫傳以卓行薦馬時中中丞秦檜迎辟爲

監察御史令取願狀時中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

范文正用士取氣節畧細故素重孫威敏汚滕章敏元發爲帥辟置幕客皆見居謫籍曰人材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實有可用材不幸溪文陷吏議不困事而起永棄爲廢人矣公又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用天下才患近已好惡而不自知能用度外人然後能用大事或僞作韓魏國書謁蔡君謨雖疑之士頗豪與之三千遣四兵送回客謝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長安

清退菴語存

卷之九 育材

五

可往見之卽爲發書謂子弟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才器不凡矣至關中太尉竟官之

秦檜當國有假其書謁揚州守識其僞繳原書押回檜見書卽假其官資曰有膽敢假我書是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何地不可自見哉

光武不答劉林幾失河北曹操不禮張松遂失益州魏國惜才如此尚不能用張元李昊致奔西夏一士所係誠重奚可忽哉裴晉國在淮西用布衣栢耆策王承宗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

唐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曰

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獨出入右也東坡中制科英宗卽欲授知制誥韓魏國曰蘇軾才遠大器也他日當爲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士莫不愛慕降伏然後取用人人無異詞東坡曰公愛人以德揭俟斯論儲材曰養於譽望未隆之先用之周密世務之後千古用人要法

寇忠愍始進不敢增年後漸躁急於名高年三十餘服地黃兼餌蘆朮倖希援立自永興被召處士魏野

字仲先

以詩止之不聽謫死雷州

杜牧之喜言兵事爲牛僧孺掌書記李文饒深器其才

清退菴語存

卷之九 育材

六

得一策嘉歎彌曰亟欲見之行張安道素不善歐陽守成都明允父子以文贊公曰吾何能重作書辦裴送京師謁文忠文忠亦不嫌安道大笑曰後來文字當在此極力推挽

後周王朴知冠載才薦於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命薄惡不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所言命耶竟早亡天台王奇精星數學遊金陵吏部欲黜二御史問其命對曰命豈宜問於公哉進退人才固有不在命者李勣選將非龐奇福艾者不用將主國家禍福相唯才所用似各有見雖然才之進退予奪

其禍福人國不尤重乎而韜鈴之制閭外是專又何  
以寄命於黔驢也

馮道相似杜黃裳丁謂似李贊皇周益國似司馬  
文正賈似道似韓魏國五代馮玄豹工相術獨相  
道無前程不可用真相以心非皮相也

宋仁宗宿將惟王武恭德用威望素著以貌類藝  
祖言者論罷是又一見也

考官虞文靖集語同列曰聖經深遠非一人意見可盡  
試藝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立主意使求賢自臨其  
塗而希弋獲者鮮矣公爲宋相允文五世孫鍾侍御化民巡方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育材

七

條約云舍得己方盡得人盡得人方濟得人古聖自  
已識見都忘了見得都是人的擇好者便用未用時  
不先立一個主意既用後不認做自家作用數語竟  
是舍己從人大學問但不先立主意句微有病

成均之政宋文恪訥初爲助教橫經發難舉郭廓塞學  
者如客得歸任祭酒提挈錘礪不遺餘力李文忠崇  
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做安定教條隨器而造  
就之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  
錢爲賑給督諸生學甚劬五鼓起夜漏定二鼓潛行  
祭勤惰士人咸感奮興起稱曰天地之量父母之心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育材

太

徐文貞置二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庭誦之以吉服受  
淑籍素服受惡籍有曖昧失者亦務覆蓋之人人感  
激相戒勉云

陝西提學王虎谷雲鳳語學者聖賢遺法曰立志曰主  
敬曰讀書曰慎行以五要肅士風以十有一行正士  
教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一過禁士愆立四科以待  
士建書樓於正學書院廣收書籍資諸生誦覽陞國  
子祭酒以十有七約示諸生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姚  
東泉鎮諭德涑父也始提學廣西八桂孤陋不知嚮  
方自簡俊彥課之立宣城書院於會城延宇內名宿

相與進德修業嚴泣而厚給之慮文無宗法梓崇古文訣示之準改福建方正明敏親閱試卷累數百丙夜而畢最優及被黜者久能默誦暇輒召而權勉之興泉無春秋汀鮮易學爲延名儒分教經學幾與江浙等修葺大儒書院增祀田以恤後人

戴恭簡評試文卽知其人心術器識至年之修短位之崇卑悉斷決不爽校士南畿惟最王文恪一人孫督學鼎閱卷雖盛暑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殿最之曰士子窮年苦力且一生功名發軔豈無神明與各家祖宗靈爽森列上下小子何敢自褻陳恭愍居宿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育材 尤

學宮靜默端坐以身爲教力變浮華徧歷郡縣親示範模諸生翕然感化育才如春持憲如秋楊文襄督陝西學政創正學書院選英儒其中躬自訓迪之所拔李夢陽以文學名天下狀元康海呂柟與名士馬理張璠輩皆與焉後蕭御史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魏副使校敦行急受欺不悔

楊東里見崑山諸生屈昉送行詩溪加嘉賞詢縣令羅永年茫無聞公曰邑有賢士而令不知何以令爲詔舉經明行修士羅以昉應吳門俞安期刻唐類函成邑令索其板不與遣吏持牒取且加譴責俞在申文

定坐窘甚公笑曰弟以君刻集來卽手書與今日境有詩人不以聞僕罪也謹奉其集令遂寢

范陽賈禹鈞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士延致師席孤寒士無間識不識有志爲學聽自至來拜必扶公坐受公亡有持心喪三年報遺德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門登臚仕者接踵常熟孫蘭晚基建絃歌樓於虞山麓四方願學者皆集焉顧端文初發解爲理學宗主特延倡明道法子孫多以文學侍從顯

張橫渠作訂頑砭愚程子苦其意不廣改爲東西銘曰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育材 幸

人各善所習自謂至之必如孔門不憤不啟則師資勞隔道幾息矣隨資而誘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皆各有得焉橫渠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與洛人並陽明洞然心要於人眉睫間往往能得其中存士友造見積疑未豁與語大輒中肯綮或坐定不俟破問而告能發其心所欲言戚戚戚有動於中疑自釋憂自懼爵自暢矜高者首自俯辨博者口自訥久之日格月化奮然共信聖脉在我而自力也王心齋曰容得天下人然後能教天下人正易所稱包蒙吉故心齋於眉睫間感悟人最多學者有積疑不解旁及他事使

本疑頓釋苟抱益人之意而不善用友同於害人卽  
易擊蒙不利爲寇可不審諸

唐昭宗時韋莊奏先世遺賢不露一命如李賀李群玉  
陸龜蒙溫庭筠賈島十數人俱無顯過皆有奇才竟  
爲冥路之塵乞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在  
惟羅隱一人亦望特賜科名錄升三署離亂之極獨  
存脊於寒儒元稹文正王希憲禮賢下士常如不及  
劉整以初附爲都元帥驕從甚都謁王令徹去坐椅  
自擬中坐令整入展拜起側立不予一言及出慚慙  
無人色頃之宋士羈旅者狼狽藍縷袖詩求見急令

皆退菴存語

卷之九 青材

王

鋪設坐椅且戒備酒饌躬出大門外肅入對坐稽經  
抽史設醴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踟躕但言困苦乞  
歸明日卽言於世祖皆遂其請王曰我國家大臣言  
動頓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臣故折辱之令  
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也在宋朝  
不坐燕不與無故拘執今國家起沙漠斯文不絕如  
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自茲衰熄矣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謁焉二公大稱  
賞俟其他適訪之大書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  
還闕以下咸往投刺因名振李賀年七歲聲動京師

公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  
知之理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出令而賦一篇目爲  
高軒過

馬伏波貴大器晚成武侯以瞻早慧慮非遠器父兄望  
子弟固有攸重哉楊修管輅王勃李賀少著穎異不  
永其年誠非所願劉晏晏殊得以功名顯天之所  
賦又何如也宋閩人蔡伯佈三歲應薦真宗授秘書  
正字歷州郡至八十以列卿致仕食祿七十七年而  
無可紀孝宗朝呂嗣興四歲授右從政郎呈孫榮國  
公伴讀後亦無聞以此儔輩作伏波武侯子弟憂方

皆退菴語存

卷之九 青材

王

濟世

大爾必若李鄴侯七歲借奕旨賦方圓動靜陸子靜  
四歲遂欲窮際天地吾乃珍之鴻雛鵠子矣

吳越歸宋令江漢臣上圖籍慮賦重厲民沉諸河太宗  
命王補闕永均吳越田以稅畝一斗爲天下中正岐  
國珪曾大父也穀外曾大父莫文川公諱揚令江夏  
江陵丈天下土田以楚首邑密授意必多拓地爲倡  
公走矢於社日行騰畝尋尺率爲手引清畝覆課賦  
不浮而隱田亦出全楚賴以永利公安吉州人殺從  
大父太常公在晉檢民田溢額二百頃有奇衆欲增

稅公執不可蘇郡守丈量隱田刻意增額劉文恭鉉投詩云並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得開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守罷之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贊均雜稅費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贊曰畝稅一斗天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宜循僞國陋贊五子俱通顯孫爲丞相出紹興志

張文定齊賢轉運江南吉州汾江有勾欄地錢地爲江水淪陷或官占爲船塢所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江中編浮筏以居量丈尺輸稅名水塢錢公悉奏免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濟世

重

之高都院明巡河南河南徙民耕故淤地歲收畝數鍾議者欲履畝定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平陸復爲巨浸歲額不改且厲吾民矣韓約齋紹令寧德申繁自宋以來陷海虛糧歲三千石公歸安人子敬萬曆庚戌狀元江陵疏百姓財力有限卽年豐所入僅足供當年數遇荒歉豈復能完累歲積逋有司將見年所納那作帶徵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所減卽爲明年之拖欠見在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頭緒煩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胥至里胥恣其勒索官吏因而侵漁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悉行蠲免以當年

所入完當年所供百姓勞於辦納有司易於催徵是官民兩利也費文憲宏世宗初淮楊大水山東河南旱蝗公條上救荒數十事上嘉納俾所司行戶部徵正德元年後逋賦公言歲遠人亡自難卒辦乃自十年始萬曆初皇長子生申文定損益寬條實免天下次年田租蠲新稅不蠲舊逋俾人沾實惠姦民不得濫免一重風逋一重新稅各有深意

宋仁宗未有嗣韓儀國宗彥

魏國子

疏曰漢章帝詔諸懷

姪者八月三斗名胎養穀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爲令帝八子長和帝質安以下皆出帝系請修胎養令且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濟世

重

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天亦昌衍其子孫矣虞忠肅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納添丁錢細民生子卽棄之稍長而貧者殺之公知江渚有砍塲爲勢家及浮屠所私令籍其數代輸民身丁錢絹符下徧州歡呼始知生聚之樂

成化初流民藏聚荆襄爲亂無慮百萬時方議逐周文安洪謨憫之著流民說謂宜本地聽其附籍或設州縣撫治之使安生理流民皆齊民矣其說上遂勅都御史原襄敏傑經理相度創置州縣於鄖陽諸處編插安集至今不擾崇禎時報括天下富室錢閹學士



升疏曰小民穡事方興青黃不接富家出母錢貸之商賈擁厚貨者質庫應民急且富家用物也宏養生送死賓客遊觀之費百工力役皆仰給焉是富家固窮民衣食之源也水旱有司檄出錢儲粟平價均糶寇警集庄客繕器械助城守捍禦用非獨小民倚命亦國家元氣所關周禮荒政十有二保富居一焉邪議一倡使無賴亡命與富家爲難縉紳大賈盡化爲窮民不驅天下胥爲流寇不止

項錦衣元濤少孤因族衆不利孺子遺資萬三千金寄郡帑值大饑其家將取備釜庾公歎曰奈何一家飽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濟世

三

忍一郡饑乎盡糶穀以食饑者茅總戎元儀年十五在疚三吳游肉詣郡投牒願首輸米萬石爲諸紳素封倡郡侯曰嘻童子何易也將米字易穀字公爭曰一人如是閭郡效之是千萬人命死公筆下必不可即日資米萬石以媿夫擁倉箱泰越視者馳納待賑公鹿門孫侍郎國縉子異才縱橫所著有石民文集詩集石民釋說武備志數千卷

任尚書泰亨幼力田好學十七父母同逝棄儒而買販牛過均州遇孕婦抱子投水公力拯之問所由曰夫負富人子母縛夫去必死妾不甘爲富人婦偕從黃

泉爾公計彼四命奚止浮屠七級急解數牛代爲償林閣學環鄰以贖罪需迫鬻居於公父正苦湫隘勉成之隣不足又將鬻其妻公父慨然曰彼既失棲止復斷其伉儷且子女幼更何依縱罪得白何以餘生爲亟轉售其居界之妻獲免穀先大夫諱覺孝廉時閩賈家於荏客他鄉久妻爲徽豪所據歸訟之不直先大夫力爲伸請卒返其妻買持鎗謝察其面有斐色則鬻妻所得也大駭急促往贖已費多金去如數代償永完琴瑟更賜其衣食不復遠買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濟世

其

者遂棄粟不顧而載人又聚人食其粟至盡而止黃汝輯值方臘犯境拘掠士女二千人閉之空室以俟贖否則殺黃卽輦二萬緡輸其營人皆得歸

舒文節父某翁館楚歸道聞婦哭甚哀則夫逋官銀十兩將鬻以償急捐兩年束脯悉與之抵家公母方採苦菜俟其熟欣然同飽夜聞牕外神呼曰今朝食苦菜明年產狀元劉文正理順讀書二郎廟聞哭聲甚哀乃母老貧甚子出外七年不歸將嫁媳以圖兩活得達商十二金時正苦別公急呼僕如數得銀僕以官逋辭公曰汝弟與我官糧再俟借當可也因代



其子作書言獲利五百金。十日即歸。先寄銀若干。竟人送其家。姑媳得銀及書。喜甚。遂辭商。越十日。子果歸。適如書中語。駭甚。疑神授之。後知出公手。舉家往謝。公辭不居。

范堯夫麥舟助喪葬。雖未有父命。實善體父心。專之可也。事不載。范氏家傳不足載也。文正守邠州。率僚屬登樓將舉觴。見縗經數人。營喪具詢知。寄居士人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夫士人寄居。非有素識。尚藉公畢喪事。况曼卿乎。故曰善體父心不足載也。東坡歸陽。美倍極。泥離僅得十絹百絲之贖。見李薦四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濟世

七

喪未舉。悉取以贈。知識之渥者。亦不足載。郭代國。震年十六。入太學。家送資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之。五世未葬。悉舉付之。無少吝。亦不問其姓氏。

吳文定寬遇友。賀解元恩。遭疾於京。遷至邸。晨夕視之。死為殯。衣素。一月。鄉人教官某客死。其子假貸於人公。聞亟命還所貸。出資為衆先。竟以喪歸。鄒吉士智謫石城吏目死。吳清惠廷舉歸其喪於蜀。梓遣文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棺。何仲默叱曰。吾友生不苟受人物。死豈受人棺。白出金賻之。王襄敏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某寺。行已踰百里。亟命

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護歸南都。海鹽劉敬先。儼友沈德常死。無所歸。劉止田三畝。鬻葬之。後屢空。不悔。李思問疑金陵人貧。好周急。金華范景淳被惡疾。杖踵門告曰。聞君義甚高。願假榻。疑絮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躬為煮糜煉藥。旦暮執手問所苦。漫矢漬枕席。口事刮摩浣滌。其人流涕曰。累君甚。張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取之。疑辭則又涕曰。我死。徒為他人有。於是求其里人。偕往。攜至。籍數封識之。其人死。以私財殯。召其二子。又臘而悉歸焉。宋學士為之傳。萬曆間。楚人李德智。智見一人類丐而前。請曰。某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濟世

七

衛人賁銀六十兩。納都司舟覆。失文移。子身不能挾重資。願留貯而歸。請文計往返四十日。三年不還。德智虞其變。封識前銀。詣都司納之。司往勘。則其人道死。時託所知陸大通。大道訃其家。失語寄銀。衛逮家。人比勘。累大通大道罪當死。李銀至。始出獄。中縣令某大驚曰。楚有大賢若此者乎。卒囚焚香。籲天曰。我拜前爾。拜後類丐者。殺真江夏郭宗伯為之傳。海塘沈家門哨船多覆沒。更番哭聲振地。正統間。海鹽布衣劉景儀。鳳疏請立沿海堡戍。部責居民保百年無事。景儀椎牛釀酒。大會里賢豪曰。願以一家衆口

保設有事請伏辜咸曰諾遂准罷役去船立壁增戍以防歲免生命無筭海寧布衣王文祿讀書好舞劍典籍無不貫洽嘉靖癸丑苦島寇佩劍詣軍門願號寇魄壯士氣城賴以完萬曆辛巳均田權責嚙啗不一又佩劍躋公堂請擊勢挾者民享其利苦誦期聞道尤喜成就後生八十九年如一日卒之日手不廢書邑大夫奔問後事笑曰不足計遂拱而逝所著百陵學山等書行世

吳大司馬父總督宣大與故司馬郭宗臯非有知舊郭坐嘉靖庚戌謫戍子落魄京邸久大困走求見公爲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濟世

芑

處百金又使入資爲千戶充軍門贊畫大會衆將面命曰若等母以郭公子厄故不相提攜視之當如吾子他日吾子來知亦如郭公子也滅光祿應璧明經入太學同舍生楊博士不相聞兩紀忽以素至屏從者曰僕前室子二繼室少方姪寒邈積五百鎊僕老矣以屬公楊卒於官公走哭山寮其室人及兩子茫不辨公告之故參分其金焉

何文肅營葬未得吉會宋陳樞密葬父廣昌子孫求鬻衆共推吉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遂絕之沈少叅罷卜葬地啟土得誌乃先朝名公墓遽掩

之懼復發掘立碑以識是夕夢一官冠服甚偉謝云從上帝爲乞狀元兒萬曆丁丑子懋學魁選病不能廷對屢夢人敦趣扶掖之間爲誰答曰尊公自知隨送警聯四語策冒以得元

韓通顯德二年河北大兵後遺骸滿野公悉令收瘞爲萬人塚刻石紀事立於無極縣金壇陳亢熙寧八年俄殍盈路作萬人塚尸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掩葬不勝紀洪文簡買地四郊爲漏澤園以禁火葬且置田供時祀費焦修撰茲置掩骼園啟放生社澤及枯骨恩沾異類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濟世

三

天順大漸彭文憲力主遺詔勿以嬪御殉葬常熟孫考功紀立訓後世舉子不得取乳媼恐爲己子而餓人子

楊誠齋夫人羅氏四子皆自乳其矢志正同

夏忠靖治水役夫五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夏揮蓋去白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錢修撰福父某蘭州同知嚴冬督築邊隘期迫役數百人嘯煥休息之爲寬其期雖墮指裂膚無斃者弛厲禁自所司著爲令民得安出入之利

鄒南阜曰天生賢者所以教愚者賢而自私其善子孫

愚昧更甚。天與富者，所以周貧者。富而自私其財，子孫饑餓更甚。陳幾亭曰：窮士動一善念，必有曲成焉。達士動一善念，必有弘濟焉。獨爲善者，孤使人爲善者。裕成人善事，功視已倍。動人善念，不可數計。

楊文敏父贈尚書達卿，好施與，不喜施名，以爲受施者必有媿心。施於人而使懷媿，以爲辱甚於不施也。安若當然，無歉夢寐，則我之夢寐乃安。徐左藩中行，遇貧士干請，力不能，猶強應之曰：「奈何！令客有慚色，卽司馬德操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公長興人。

陳僉事璉，晚年家益貧，急行義，戒諸子遇貧乏，隨力賑。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濟世 三

之不必計多寡。若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期。李子奇游維揚，因以官逋窘迫，欲周之友笑曰：「揚州罰贖人數萬，雖罄家難徧也。」李曰：「不然，吾耳目所及，自不能恕爾。安問其他？」張侍讀瓌曰：「杜正獻好施，人可及也。其不妄施，人所不能及也。」

明道主上元縣簿，鄉多設膠竿，取烏命盡折竿，下令諄諄勸諭，民皆改業從化。哲宗朝，伊川講說畢，帝戲折柳枝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問帝宮中盥吐漱水，必避螻蟻，有諸推此心及四海帝王，要道也。朱子云：「天地惟生物爲事，人念念好生利濟，卽與

天地同量。嗟！豈瞿曇氏言哉。

仁民重於愛物，然有益於人而物命必不可害者，桓閭告陶弘景曰：「君修道勤至矣，著本草用蜚蠊水，蛭功雖及人，害物命以是淹延在世，卽有損於人而物生亦不可害者。」曹武惠大冬時，深慮牆壁瓦石間百蟻所藏，雖其屈蟄，寒色侵膚，不加修葺，吾儒發念當如是觀。

嗜退菴語存

卷之九 濟世

三

嗜退巷語存卷之十 內編

吳興嚴有穀既方著

拯危

張鄧國士遜

諡文懿

罷相范文正彈之也復相仁宗疑文

正有疏廢立屬公罪之公以不見章疏辭上堅怒施行公數日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可從末減公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公曰仲淹初以疑在外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潑然之蔡忠惠襄以文字致疑歐陽文忠曰憂疎欲陷

嗜退巷語存

卷之十 拯危

一

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

事

魏鍾會善效人書以傾卸艾

嫉忌臣者偽撰臣劄子乞沙汰內

官欲激怒群闕中外喧傳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偽況止傳聞疑似之言范忠宣為相值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寘極典力救曰聖朝不以言語文字罪人確大臣所犯不應死文潞國流嶺表曰此路自乾興來荆棘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蘇氏兄弟以策策問得罪皆力救之素與轍不協哲宗怒叵測反覆辨折怒始解轍退謝曰公佛地位人也忠宣具體其父皆自毋使手滑一語得來

嗜退巷語存

卷之十 拯危

二

崇禎朝文文肅初為講官講君使臣以禮力勸培養士氣推心感人勿徒拘牽文字峻刻刑法以啟猜疑上傾聽久之傳旨釋司寇某副院某於獄麗穎國籍判太原溫國倖并州被檄巡邊便宜築堡窮鄙不以聞為西羌所敗殺副將朝廷詰責擅與公略弗自言落使相罷歸終默不一語溫國守關三上書乞獨坐夏羗之叛夏子喬竦

封英國

經畧四路安撫

招討韓魏國副之犬將任福違韓公節度覆沒朝論咎韓子喬收散兵得韓檄再三申約於福衣帶間倡言于朝僅奪一官

李靖刺岐州人誣其反高祖命御史按之與告事者行

數驛伴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祈告事者曰李靖反

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赦其命更請狀驗與

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奏請不坐惜逸御史名符彥

卿知大名或告謀叛太祖以王兵侍郎祐代委訪其

事戒口得實待如趙普公察知妄數月無所聞驛召

面問力為辨曰臣以百口保之五代君猜忌殺無辜

享國不永願以為戒

丁公言謂

封晉國

章子厚悰

封申國

亦有長者之言仁宗怒

一朝士詰問侍臣公言不答上愈作色公徐曰雷霆

之下更加一言則整粉矣王禹玉於上前譏賦詩整龍二字爲罪子厚曰龍非獨人君凡臣皆可言龍也上曰然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耶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奈何覆人家族王曰聞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上免漕臣斬刺面配遠邊子厚曰不如殺之士可殺不可辱上失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子厚曰如此快意事不做也好

錦衣指揮劉敬坐飯石享直房論死韓襄毅曰律意結交亂政爲奸黨若以一飯坐罪則當時蠅聚其門日赴宴會者何以罪之中官李廣死據廣籍記大行斥

皆退菴語存

卷之十 拯危

三

逐羅文肅謂具瞻攸在不必指名暴其惡也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朝廷羞劉瑾誅并罪藩王詩序李文正東陽疏王府懿親降勅切責則凡書信餽送者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乞置壽詞不問文書涉叛逆事情悉行燒燬由是無一延及者交結近侍律固嚴迺相沿不可勝誅旌一特立不屈之臣餘自應愧死不僅反側自安且於國體無損

晁文元歷官臨事未常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回護如免髮膚之傷

楊文襄逮至京李文正太息曰吾當爲知己屈躬詣璉力救璉禮之甚恭璉家人噴噴以爲自柄國來未嘗見此客與此禮也文襄既免卒援鉞西征密計行問璉璉授首與梁公薦張柬之千載同功也世宗朝張桂權罷相敵不能無左文襄首換得因是以間羅峰張歸桂亦削保傳去羅峯再召文襄爲渭崖所論遂欲置詔獄羅峯相力爲寬解得免

澶州軍校盜官木造什物給云判官高防使爲之防卽誣伏軍校籍免死蔡忠惠飲食靈東園客或射矢傷人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旣聞上以問公卽再拜媿

皆退菴語存

卷之十 拯危

四

謝終不辨退未嘗語人周益國必大諡文忠監臨安府和劑局失火逮吏論死公以火自官致僅除籍爲民遂自誣伏

方諫議慎言籍丁謂家得紳士干請關通書悉焚之不以聞胥內翰偃受詔試中書吏大臣以簡屬不發視而焚之曰發露其隱不已傷薄乎秦檜謀誅武穆論史刑官祺孫蒐其家交游書札公悉焚之曰誣人以求榮吾不爲也遂引年歸公安吉人

楊龜山曰田蚡正怒灌夫寶嬰乃言夫勇冠三軍宣帝怒蓋寬饒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藜藿不採孫

權方疾張溫石盛駱統袁理之諸人裴松言以爲  
揚膏助燎也拯之適以害之先後一轍

張安道救東坡云蘇軾文學實天下奇才書未及上東  
坡出獄見之吐舌動色懼激人主怒當云本朝未常  
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  
畏義可以止之其後以用兵失利內批斬一漕臣蔡  
持正確懷忠曰祖宗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陞  
下始正與子瞻意合

山東妖婦唐賽兒亂討平之索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  
尼既又大索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恭肅民  
瞽退菴語存 卷之十 拯危 五

叅藩山東撫定綏輯曲解始安項襄毅副臬廣東按  
部高州謀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  
公曰流賊無攜家理慎無妄殺及訊俘果皆良家被  
掠者盡釋之

朱錦衣驥于忠肅壻也成化間以功掌衛印奉勅兼理  
機密糾察時重妖言禁妖人眞惠僞爲書惑衆邇者  
執之株連數十百人坐死公曰首事獨惠餘皆愚民  
何辜得遞減邊衛卒偵隣人傳示妖書欲發覲賞亟  
以告公斥曰此妄爾取書焚滅其迹制獄下錦衣所  
司巨挺厲威公獨否憲宗命撻忤旨者或譖用小杖

上怒遣中使詰責公具以實對卒不易牢錦衣斌掌  
鎮撫逆逆逐劉文靖韓忠定言官劉蒞戴銃數十人  
俱下獄公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自愬諸僚署  
其名實也出公曰古耻不與黨人公爲忠乃悔耶瑾  
令復獄詞去銃疏首權闖二字公不肯語其僚曰存  
此諸君丁臣節自他日宋鄒道鄉以失原奏被害吾  
儕毋自爲計瑾矯旨廷杖逆誅公復任

遇人倉卒頗沛際善用一言解救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泰氏當國諸賢謫籍廣東者經畧帥方務德待之盡  
禮泰對客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朝廷者必加意護  
瞽退菴語存 卷之十 拯危 六

結得非以爲異日地乎客曰方滋爲人天性長者凡  
於人唯周旋爲志非獨遷客然也疑遂釋江陵怒鄒  
南臯甚以置死周侍郎思敬笑語之曰豎子何足圖  
天下大事皆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下身爲豎子伐  
性乎且天下將窺政府喜怒也江陵意解鄒竟免死  
康修撰海舉進士第一鄉人劉瑾謀面不可得李夢陽  
忤瑾下獄片紙書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救我公遽  
曰是誠在我豈敢吝惡人一見不爲良友避咎瑾焚  
香延上坐公曰聽吾言且留否郎去矣瑾唯唯公曰  
高力士亂冠群臣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請爲

先生脫之公曰李夢陽高李白數輩下獄不爲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奮衣起瑾固塞止之又唯唯因解帶痛飲李得釋而公罹清議獲譴萬曆妖書變起政府歸獄於郭文毅正域號明燎原稽天立禍叵測唐文恪文獻請於執政曰外人謂宗伯且不免貸相公有意殺之執政色赤踟躕無所容揮茗灑地告天爲誓公又婉言曰某亦知相公無此意無如臺省望風下石何相公不力訊此獄是有意與之何解天下後世執政氣奪不能出一語事得寢

革少參商臣官評事大禮諸臣繫詔獄下大理奏獄公

皆退菴語存

卷之十 拯危

七

念國是固非小臣敢知若祥刑則吾職也於是抗言劄切公長興人海忠介直諫忤世宗大司寇擬極典郭按察孝主事刑部忿然曰禍在一時議在百世遂署牘進曰海瑞海外迂儒罔識大體志急沽名誤觸忌諱雖出位之愆莫道而敢言之氣足多得緩死

楊忠愍

號叔山

在繫徐左藩中行時餽粥食之入相慰語

慷慨泣數行下楊死解橐歸其喪高忠憲死止水緹

騎與長令逮其子葉工侍茂才

號開過

匍匐詣當事力

免之范景文

號質公

家居閉門概謝獨急難蓼洲諸君

子冒死周旋資金捐助卽破家殞命弗惜孫銓部必

號意白

躬耕奉母與馮恭定從吾講求心性學樂天

俟命絕不與門外事檻車度潼如顧公大章號慶惠客

公世揚

號元

王公之宋

號心一

必竭力拯其艱危患難

生死曠不以介意錢閣學士升寓書真定守蔡官治

保全楊大洪鎮之以靜持之以平緩急輕重默爲調

護二存國家大臣之體一培善類如綫之脉

蔡公德清人

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總管校緝權傾中外患李閣老

時得進言又惡袁彬謖蹕功恐逼已遷發陰事欲致

死藝入楊瑄不平甚奏達違法二十餘事上令達逮

問皆曰不知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望屏

皆退菴語存

卷之十 拯危

八

去左右以實告因曰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瑄投進達喜賞之酒肉立奏上會諸大臣廷訊達詰賢賢方驚訝瑄曰達以酒肉賜瑄使誣李公昨庭中某某見指斥達惡無餘蘊謫戍廣西死陳恭愍爲中官韋眷所構賂公黜吏張襲噬公不從執毀拷掠曰死卽死爾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公死髮漚刺上疏明公志且發刑部巡按御史奸誣之隱

楊御史爵下詔獄雖處憂抑端凝正且獄卒咸敬信之

復被逮錦衣校素欽事公涕泣好言慰楊椒山在獄

吏應生力爲周全尚書屢禁不爲動欲自具草下救



椒山曰藏予血三年而碧者地下必有以報應一方  
侍御震孺號孩未既以忤璫甚擬斬繫獄與惠給一世  
揚慷慨賦詩安之若素璫日遣邏卒伺兩公動必公  
坐土坑上閉日寂然邏卒始相視既相忘已而化  
市餅餌餉公歲時一具佳饌公疑有毒則跪泣曰我  
妻某氏聞老爺精忠手治以獻公賦羅刹成佛前贈  
之

元高源効達魯花赤馬怒奪民田及他不法怨懼走賂  
權臣阿合馬誣源繫獄馬姻戚多源隣里詣爭口源  
孝子非但我知天必知之妄殺源悖天不祥釋死  
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極危 九

王振必殺薛文清逮至午門詔綁於市門人皆奔走  
振老僕素謹厚不預事哭於厨下日聞薛夫子將刑  
鄉人也備知其賢如天怒不可犯乎振意解詔赦之  
于忠肅既棄市曹吉祥麾下指揮朵耳一觴酹地慟  
吉祥悲朴之明復酹慟如故諸奸於身後更有毒謀  
因此少戢李夢陽下獄瑾家人老姜者告曰公不得  
志時李主事晉昌平倉曾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志乃  
忘之乎遂釋令致仕

鄧茂七之亂寇潰去官兵欲入山搜賊汀州推官謝仁  
曰民避賊匿山中今復加以兵是再死之也宜招撫

以安其生至帥又欲殺脅從爲功力辨其冤遇繫繫  
於道者下車解其縛焚交通簿籍所活無筭布政司  
都事謝瑩搜殺東路賊黨士民從賊甚衆凡可疑及  
未附者密授白布小旗約搜路兵至各插門爲信仍  
預戒毋得妄殺全活萬人仁之子文莊一襲瑩之孫  
文正遷

永樂辛丑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奉天  
門東偏切近密閣楊文敏奮身直入麾衛士將御書  
圖籍併積歲制勅文書昇至東華門河次明日成祖  
召諭曰昨火甚危迫獨卿不避艱險收拾圖籍歲寒  
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極危 十

松栢也英宗與李文達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  
曰曹賊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頭  
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  
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  
從者數十百人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人豈  
得及上曰固忠臣也

施修撰槃大父某渡太湖風驟暴甚遇覆舟溺數十人  
號隣舟共力拯之雖驚濤激湍必求其屍一一識其  
年貌衣履棺斂以俟訪求而歲時莫喪其無主者楚  
商會貯千餘金於公大父家往訊里居僅穉兒在抱



因爲營運籍誌子毋迫長而悉歸焉。胡祭酒儼督漕至三山大風雪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急援之全活者衆江文昭瀾見覆舟於棗林亟呼拯焉左右曰吾舟方在急奚暇急人公厲聲曰安有視人死而不一援者卒救之公舟亦無恙。

高郵千戶之淮南遇覆舟少年宛轉波濤間千戶解囊得十金急呼漁艇往救乃其子也正德壬申七月大風雨海溢上虞縣水深二丈少定人多駕筏撈資貨一夫操竿率水獮見女子浮沉扶一笥利筍而沉其女發之聘帖宛然是其妻歸有日矣

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拯危

十一

救者其子沉者其妻天乎人乎。

救荒

丘文莊曰未荒也預有以待將荒也先有以計既荒也大有以救未荒而備歷代美政詳矣趙清獻熙寧間吳遵路明道末皆乘將荒欲饑時先事委曲亟爲之謀林貞肅乞勅有司招民輸資入粟補收官及抵罪情輕法重者聽以例贖募民各以其私立義倉義學義塚名阜俗三義得表門示旌詔施行已定制言州縣儲粟務三年積足周一歲之食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官儲中程者爲稱職不及三分

以上罰有差少六分課殿積三年不出卽發兌糧廩易新粟韓襄毅奏民納粟後或赴京投官或差人旌表經延歲月樂爲者少宜先給空名告身勸人出粟上倉之日卽得冠帶實授庶幾樂爲項襄毅議納米贖罪笞一十納米五斗餘四等遞加五斗杖六十納米三石餘四等遞加五斗徒一年納米十石餘四等遞加五石流三等納米三十五石雜犯死罪視流加五石輸粟冠帶例納米百石卽給不幸既荒而救則韓忠定有言救荒如救焚吁難言矣仁宗爲太子見持筐盈路拾草實萬曆間奏屑榆皮爲粥及所食雁

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救荒

十二

糞又進饑民圖說甚至父子夫婦相食忍悉數以道哉。

劉晏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制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使見不稔之端先中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周文襄撫蕪松大饑米湧貴使人四出察價高下稟金至最豐地故抑其值弗糴且給言吳米價高甚江楚大賈群趨驟集乃發官廩盡出以

貸民而收其半值價頓減四方形米路遠不能載還亦賤售公椎牛置酒謝衆賈皆大醉歡去始更官糴以實廩一公經權互用總以誠切行之

張忠定治益米斗直錢三十六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原估價糴之奏爲永制雖祲益民無饑色郡民黃兼濟遇禾麥熟時盡力收糴明年將成未獲艱食之際糴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無損小民得濟至急真文忠勸行義廩約因禱雨思爲邦人久處計在郡置常平倉儲米若干石歲歲出糴在諸州縣廣置社

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救荒

古

倉儲若干石歲歲出貸又念倉米有限貧民至多又令各鄉立義廩規約欲公私協力共濟使民無餓殍流離苦非損所有以予之特出所有以糴之而已上中戶自相推排隨力出備官司不計產強歛也自置糴場自收糴錢官司不遣吏監臨也價值高下視時稍損官司不抑令痛減也

救荒法有前代已行不能行之今者如汲黯矯制發粟洪魏國皓謚忠擅行截留運米四萬斛張忠武弘範輒行免稅曰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王莊毅不待報亟發廣運倉米賑山東河北流民原襄敏因劉千斤

李胡子亂徧馳溪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宣上德意數者卽不能行存其意而師之至迫也有古今所同貴實意舉行者如辛忠敏棄疾字勿安帥河南榜文止八字曰劫粟者斬閉糴者配林僉事希元荒政有

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貨有六急曰垂死饑民急饑病疾民急醫藥病起饑民急湯水既死饑民急埋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因繫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糧以糴糴興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懷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

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救荒

古

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切要便益無踰於此

嘉靖乙卯江南大祲首輔嚴文靖延崑山徐在川一元西席徐焚香祝天草疏數千言力贊文靖爲民請命疏上得旨蠲蘓松漕百四十餘萬石古稱爲德易而大者無如賦役因利乘便末減其誅求所紓凋瘵者多矣在川非處尊位貴勢偶身依鈞軸能從容利導俾疲氓邀休息恩彼當權枋政振民匱誦宜何如也徐氏世有文孫顯名翰苑秀水姚御史思仁按河南疏請賑濟活數千萬人後官尚書子孫多賢而顯達

疏出幕客賀道星燦然手隨成進士官吏部郎

東坡守杭上呂宜國論災傷蠲租曰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不甚傷有牧民責者各將誰委但當勘驗覈實無致冒濫蠲除安民生卽所以固國本

周禮荒政散利卽今之賑薄征卽今之蠲西北宜多方賑濟東南宜大加蠲免嘉靖四年蘇松常先歲大饑詔緩征歲賦三十八萬有奇俟兩年後帶征至是朱巡按寶昌言凶災之餘復責宿逋重爲民困戶部覆議帶徵可緩者宜蠲之上從其議萬曆十四年吳給

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救荒

五

事之鵬奏蠲不在積逋在新賦不在存留在起運蓋積逋之蠲厚惠奸頑而善良供賦者不沾恩何以示勸且凶歲危在眉睫而議往年可緩之虛數何以周急若存留不過十分一二非盡蠲起運未能獲甦

盧坦觀察宣歙池等州江淮大旱民思節米價坦曰宜州地狹穀悉他產商開節價裹足不來價雖賤如無穀何斗米二百舳艫相望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值當塗縣渚田久廢饑民傭力得食可易爲功於是渚田盡辟籍傭活數千人趙清獻知越州旱蝗米價湧貴諸州皆榜衢路禁增價公獨大書徧示有米

者價聽增諸州米商爭先詣越更頓賤饑民修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范文正領浙西大饑淮浙召商額外多賣鹽引令買補甯煎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雇役近河貧民諭諸寺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又新版倉吏舍日役千夫縱民競渡公出游湖上宴僚佐選貴人富室無虛辱監司劾奏不恤荒政傷財勞民公言正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奔走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斗粟百二十文令增至百八十多出榜文招引商賈趨利輻輳數日價不滿百隆慶四年蘇松大饑巡

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救荒

六

撫海忠介開浚王渡至宋家港萬餘丈用工銀六萬餘兩春插雲集不兩月河工告成民得仰食水利以興

蘇文忠知杭州歲饑民饑浚茅山鹽橋二河茅山專受江湖鹽橋專受湖水復造堰閘爲蓄泄限以餘力復完六井日役千計得募錢以度饑徐兵侍屋判蘇州奏發粟二十萬活饑民春漲病隄公相度原隄大興築捍部使者責妨農勞民公言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且今有田者盡募貧力饑人得哺正佚道使民均爲勞哉項襄毅所在皆興大役民得餬口呂

巡按光洵命有田近河家隨地挑淤某河淤塞若干丈計田給值每工挑河若干丈無食之人既可不餓而灌溉不通地丈可節旱

嘉靖元年南兵侍席文襄言作粥不煩審戶不待防奸至簡至要世俗咸謂不便緣舉一城不知散布諸縣致開風并集勢不給相聚而死今總計江南北四十二州縣大州縣設粥十二所中減三之一小減十之五約日並舉無論本處隣境軍民男女老幼戶口多寡均粥給濟起十一月望抵麥熟止計米十六萬石活人二十餘萬垂死人晨得暮起其效速其功大四

皆退菴語存

卷之十 救荒

七

十四年徐文貞言粥餌有名無益况給散無紀則強壯者幸而關領老者病者羸者多致踐踏亡或待大數日率皆僵仆

曾子固鞏救災論極談升斗賑救之害上入付里正抄剝未有定議村民扶攜入郡未即散米裹糴既竭餒死紛然須預印榜四出諭以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民不去故居家計依然上不煩紛給奸宄不作顏光衷茂猷曰賑濟旬給升斗官不勝勞民不勝病莫若計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無妨生理也李珣在鄱陽將義倉

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糶既先救附近之民卽以此錢依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糶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爲數日

趙清獻知越州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半之愛衆相踪也男女異日人受二日食憂流亡也城市郊野爲給粟所五十七各以便受之法庶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蘇文忠知杭州人日給米得米者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鴛狐狸口

皆退菴語存

卷之十 救荒

七

中奪出數十萬人茅憲副坤令丹徒做其事一條上則臺使者採而頒之他郡邑若功令然公歸安人世稱鹿門先生以文著

天順辛卯陳康懿奏發太倉粟一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或乘時射利公請糶以升斗滿一石者閉不與韓襄毅巡撫江西減價糶穀定穀價委官審實貧民止許買一兩以下不縱富戶客商轉糶取利

黃東發震勸救荒條約天心愛人人不能昇天天定則時加汰治豐年富室賢否未知也至荒或惻怛濟惠或頑忍不恤賢否分矣豐年小民善惡未白也至荒

或堅忍守分或無賴妄作善惡見矣天升降生人於斯乎決氣運循環自昔皆然于忠肅巡河南山西示輸賑富家不知捐貲德甚洪反資緣脫免里胥得以送其奸轉相擾害何如以暗賂之費移賑饑貧上舒朝廷隱憂下爲子孫積福中杜里甲科需生前萬人感戴死後百世流芳豈不愈奸僧淫尼枉誘百千不惜又豈不愈終日營營空作馬牛死時一文將不去特爲勒石旌忘私急公不可泯沒意且杜後永不許再將尚義家他項科派役使擾我良善也韓襄毅在兩廣造銀牌刻旌義二字通行各屬勸富民出粟

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救荒

尤

溫國救荒疏富室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子息候豐稔官爲收索示必信不可誑誘陸文裕溪謂宜亟行

一邑受災輕重最宜分別災重卹輕害固匪淺倘一集報申輕重不無少異將來賑濟遂至偏私不繼朝廷遣重臣覆勘非惟不便有司而貽累細民有不忍言者安能一一履畝較之蘇大參權安鄉縣值大澇令典捕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用綠半澇用青無水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者逐鄉爲圖亦各色別出至邑事者間單騎勘一二全綠重

懲欺妄以示戒故按圖考驗卽知分數無悞幸邀蠲卹必期災黎確沾雨露毋俾奸胥豪猾上下移換甚或黃封雖下白紙猶僮藉當宁曠恩爲潤篋便計又悉心矢畫毋忘終事者矣

祥符間真宗以浙苦旱卽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爲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內出插種法命轉運使榜示程大中知徐州久雨壞穀度水涸耕種已過募富家得荳千石使布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遂不艱食吳遵路令民採薪芻官出錢收買使得市米物歸贖老稚買二十二萬束候冬幣

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救荒

辛

之官不傷財民再獲息張忠定知杭州歲饑民冒禁販鹽公悉寬罰官屬執不可公曰錢塘十萬餓殍若鹽禁一嚴則聚而爲盜患且滋甚俟秋成敢爾痛法懲之是固地利所自有藉人力所自至民牧從中轉移受賜無筭矣

救荒諸策忽於待遠方流民及本境遺棄小兒富韓因賑青州原襄敏安荆襄其活無筭熙寧中滕章敏守鄆乞淮南米二十萬備賑召城中富民約曰流民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及汝矣今得城中廢營地亟爲席屋待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流民以次授地并寬

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撫婦女沒老者  
休民至如歸廬舍道巷繩引幕布肅如營陣禁觀文  
學士夢得令許昌小兒遺棄人不收養患既長或來  
識認公爲立法災傷遺兒父母不得復收兒既養父  
母恩已絕人不收能自活乎作空券數千得兒者書  
券付之又爲載籍記數貧者給米爲食計三千八百  
餘兒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中矣

慎刑

用刑猶用藥也刑以治罪藥以治病賸眩而疾乃瘳不  
如是則不生故刑與藥皆所以生人也律如方焉古  
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救荒

三

今異宜彼此異勢輕重異等豈能一按成法而強合  
之長系君教扁鵲見垣一方人祝病盡見五臟癥結  
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易大象言刑獄者噬嗑  
賁旅豐皆因離體以發義中孚爲厚離亦曰議獄緩  
死解互體得離亦曰赦過宥罪在天爲日在地爲火  
日行乎晝纖微無不燭也火照於夜幽隱無或欺也  
匪特此也先天位正東居陽之中後天位正南居天  
地之中其詞曰畜牝牛吉半之順而又牝焉上下二  
陽養至順於內沉潛蘊蓄以厚其光故不貴察察又  
得至正至順之義夫離火也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凡刑所以生人也

商文毅輅歷官三十年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彭惠安  
官刑部務明慎而以忠恕爲本謂刑以弼教使畏威  
遠罪導之善爾遇骨肉相殘者憂形於色曰是我刑  
罰不足止姦也謹於守法亦常有法外之意馬侍郎  
諒參議山東民惑後妻欲置子於法呼父喻曰聖人  
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教令不明也今爾子凶德乃  
吾屬教令之失非爾民罪其父母感悟請釋還爲孝  
子

入仕讀律當先讀治已之律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  
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慎刑

三

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拷訊之類抑已嚴矣其他官  
吏賣獄因爲戎首或矜知巧以示聰明或持姑息以  
惠奸惡或仰承大僚意旨而上下其手或俯徇胥吏  
請言而二三其心或不盡其情一以威懷之或不原  
其初一以法繩之律不勝載當詳攷前史特錄一編  
作治已之例殺從弟顯亭沉曰古樂律曰律法律亦  
曰律其義一也律差累黍則聲音卽變事物誤應立  
法者取之言一定而不可移易也後世間增條例以  
佐律之窮勢必用比可重可輕因其近似引而合之  
酷吏貪胥因舞文弄法莫可致詰夫十惡犯在死條

及重罪合應成謫者律無不備餘不載者罪亦稍微焉原立法初意重設一定之律所以懲克也微立增定之條所以通變也益情罪至重辦詰特有天威律例所關分別豈無成憲凡死罪充軍必依正律雜犯徒杖以下始許用例嚴懲於重罪通變於輕條無非愛養生民至意此律例之別也

周文襄閱死獄欲活無由形於悲歎使吏抱成案讀至數萬言背手立聽忽點頭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沈蘭軒彬歷任刑部明慎聽斷死獄必求其生且曰求其生或失於死入於死可復生乎雖死者自以

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慎刑

三

爲不冤公武康人居康僖主刑部事宿獄細詢情冤密陳其隱於堂官朝審堂擬以訊立釋屈抑十餘人公復懇曰鞫轍下尚多冤民四海兆民豈無枉者宜五年一差減刑官覈實平反奏允爲例公亦與差列漢虞經爲郡縣獄吏決獄六十年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冬月上狀恒流涕隨之字孫詡曰升卿果以才能崛起爲司隸校尉盛夏多拘繫無辜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

薛文清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不偏慈不刻明能照剛能斷何文肅在刑曹上慎刑弭災疏問囚者止

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誰敢輕與辨明縱欲辨之衆口譁然或以受囑或以納賄好名畏謗者寧失入不敢輕出誠以公道難明謗議易騰天下通患也法司顧忌如此外可知矣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曰誠在至上失入則無辜失出即獲大罪以故吏各自愛競執緩文即所謂治獄之吏以刻爲明緩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

張文確爲大理卿卧疾繫囚設齋以禱焉遷侍中諸囚一時慟哭王臬憲瑄任刑即囚越獄數十重辟獨不

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慎刑

雷

去堂訊之曰王郎中必不枉我公長與人段恭肅主刑部事蒞官廉慎明敏克勤恒存哀矜惻怛心處疑獄必歸於厚龐部者咸得公爲幸陞郎中益精獄議尚書深器重大獄及奏章必屬閣乃上累陞侍郎本部罪人聞公至相慶於獄伸抑疏滯浹旬聲譽用彰寒疾小差將出視事左右謂未可風曰數百人困坐獄翹跂待我奈何自伏周臬長新將蒞浙江獄囚冤繫久者聞公來喜相告曰冷面寒鐵公來吾屬生矣歷考前史清吏多酷怙節也能吏多酷怙才也鄧都趙禹一爲人公廉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一

爲人廉俸舍無食客門無造賓惟奉職死節孤立  
行意以伸法守而世謂酷吏惡莫慘乎其意一有  
輕忽人命之心天所厭也豈必手刃乎哉

明初特設重典以驅元末淫墨朋姦太祖晚讀老子至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惻然興感亟焚錦衣衛非

法獄具火照自古未有律所不載正統間錦衣衛創

以示辱逆王振杖法成化初皆厚錦衣衛止

帑申枉也縣平政幡宣恩也斯則神契柱下言矣人

主好讀申韓不知原本老莊其益如此卽位卽詳更

律令務就簡質明允鍾山之陰法司位焉命曰貫城

審退菴語存

卷之十 慎刑

三

貫索星中虛庶幾象之鄧元錫函史刑法志曰節義

士在平世其無用也變故求之不得則國事遂空士

大夫脫冠以就桎梏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

獄朝立清山使武夫悍卒從而指之曰某也吾爲之

某也吾係執之小人無所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

所以興思山林而變故罕仗節之士也

東坡曰中漢梁統上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

以輕法良當時不從其議如人年少不節酒色而

安老雖節而病因謂酒色延年可乎統東京名臣

于松棟死非命冀卒滅族

大曆楊旬在官四十年家無蓄產惟留三囊滅死爲徒

投大錢一其三十九文減流爲徒投次錢一其四千

餘文減杖決放投小錢一其萬文蘇守朱清言吏貪

吾詞不付房獄卒貪吾囚不下獄隸貪吾杖不輕決

唐論德汝悍父文襄活山西逋徒百二十人免照

越獄例曰奈何使胥靡與狴犴囚比縱遣之如期

悉自至

邵伯溫初入仕侍講先生曰雖所部公吏有罪必

立案而後決或出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致倉卒

傷人

審退菴語存

卷之十 慎刑

三

史中朱程慮因陝西新旨決不如數有重罰公念酷政

不可從決止二人繡衣使者色動不可公曰是在我

終不以人軀命博一官報命江陵盛氣詰譴公曰上

冲年廣好生德佐相公平明政尊旨也非忤也若一

官久置之矣揖而退王御史珣按吳時例獲盜至三

百人陞四品係所解數千人多非實悉爲平反曰吾

不敢殺人以求官也

馬太保默知登州舊制沙門島罪徒官給糧者三百人

溢額則投之海公請選年湲自至配所不作過者冊



記之溢額依大移登州。神宗著爲定制。唐一巷至刑部事獄例盡無踰十五名卽置死。公曰。死律自有正刑。若恐爲叛嚴其防足矣。遂已之。

明仁宗嚴選大理。特擢虞謙爲卿。天津衛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廉視還上。主典者盜用多。故縱火自益。追逮幾八百人。不勝拷掠。皆誣服。論死者百餘人。公察其冤。自上得減論法司及四方所上獄。皆親閱。得其平。大辟尤致慎。曰。彼無憾我無憾矣。劉刑侍季篋治獄多平反。尤重人命。典守錢穀虧父者。誣引千餘人爲辨釋之。

嗜退巷語存

卷之十 慎刑

老

蔡京興蘇州錢獄株連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帝遣沈侍御畸代勘京。啖以峻秩。公至蘇卽釋無証佐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可傳介權要。殺人苟富貴乎。閱實平反以聞。公德清人。鄭忠肅任御史。車駕在北。京有言南都鈔法阻滯。命公察之。將起大獄。公往擒市豪一二。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鈔已通矣。

元江南道觀藏宋主遺像。僧祭其事置極刑。上問石平章。天麟對曰。遼主后銅像在西京。今尚有之。不聞禁令也。得釋。天順間。錦衣官校邏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至妻以女。獄具坐反。牛玉援例。官邏者李文達謂

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數十人。還准應捕律。閑莊懿先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宣府逮妖人李道明。蔓延數百人。巡撫欲張大爲功。公獻罪止道明。餘悉縱免。初巡按河南。襄陽劉千斤石和尚謀逆。朝廷討獲。坐誅。西華縣民以劉千斤先娶縣人。連嬌爲妻。赴軍門。誣以逆黨。家衆六十餘人。奏行公勘。審不同。居及先流寓在外。悉放免。周敏。襄金撫延綏。宣府。皆一走卒。窮冬不瘡。惻然不忍。笞招商聚粟。廣屯積。以時給其用。人有重生心。楊僉院繼宗主刑部事。重囚數百。久桎梏。多具腐死。公

嗜退巷語存

卷之十 慎刑

老

一一巡視曰。罪應死未死。亦宜善視。時與飲食。櫛沐。蘇活無算。陸大恭。景北部視獄。多畜貓以避鼠害。重繫得無傷死。

李衛公貶朱崖。步游城南小禪院。指僧壁十餘。蒞蘆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李太尉當軸。因私憾黜朝貴於此。貧道焚骸貯其灰。俟子孫來訪。公反走心痛。是夜卒。蘆多遜南遷。朱崖踰嶺。慰旅店止。一老嫗詢之。嫗曰。有子事州縣。不能奉盧。相違法治事。誣竄淪喪。獨殘老軀。待奸佞難追。天網庶過旦久。以快宿仇。爾盧不待食。促駕去。蘇子

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究治至惇貶雷問舍其人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元文宗天曆二年孔御史思迪言人倫夫婦爲重今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妻妾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况以失節配有功又似與前賢娶失節者以配身卽是自己失節之意不同解學士疏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爲善者妻子未蒙其褒爲惡者里族必陷于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法有給配婦女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慎刑 无

之條縱之於不義又何取節義哉此化原所由也呂刑所謂降典秉天地人三禮以析民邪妄故失禮則入刑禮莫先於人情制刑而使恩義畢垂豈古聖初意乎

定海張侍讀言父某與守將善島商十餘艘挾異珍失風飄至招寶山守將攫之欲盡殲其人公父爭之曰彼非寇也既利其資復戕其命非所以招攜遠人也給守將醉之酒而脫之陳恭愍數辨冤獄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漁於海舟漂至潮州守者坐以通番公察其冤盡釋之

曹武惠知徐州吏犯罪立案逾年然後杖之曰其人新娶若杖之彼舅姑必致嫌於婦而惡之朝夕笞罵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法亦不赦元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繩世榮職在造作匠程限稽遲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初婚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

元木八刺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鐺刺轎肉將入口門外客至八刺出肅客妻不及啖置器中起治茶比回失金鐺徧覓不得小婢在側拷問百端竟殞命歲餘召匠整屋掃瓦甓積垢有物落石鏗然金鐺同一朽骨嗜退菴語存 卷之十 慎刑 三

也畜猫舍肉升屋所置婢代之死悲夫潼川獄吏王藻持金歸妻疑之以猪蹄十齣餽藻詭云十三拷婢殊甚誣服妻曰君日持錢歸知必鍛鍊成獄姑試汝刑罰之下何求不得願自今弗以一錢來藻悟墮壁自誓散財學道



嗜退庵語存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嚴有穀撰有穀字旣方歸安人是書爲其子我  
斯所刊稱其晚年結庵城東隅顏曰嗜退網羅古  
名儒碩輔嘉言懿行及陰陽圖緯兵農禮樂百家  
衆流之書探綜研究成一家言用以娛老名曰語  
存析爲內外編外編卷帙稍多故先梓內編以問  
世其書凡分三十類分隸古事間附論斷蓋亦格  
言之類我斯所謂陰陽圖緯兵農禮樂者則未覩  
焉豈皆在外編乎

# 勝飲編十八卷

〔清〕郎廷極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緒間南

海伍氏刻粵雅堂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勝飲編一

卷》提要

## 勝飲編題辭

勝飲編者予友北軒先生之所寄興也予兩人交有年如元酒之味淡而耐久第知先生常節飲而不知其得此中之勝情如此昔曹參相齊終日不事事惟飲醇酒民有清靜甯一之頌今先生適官其地和平甯靜之政不讓昔人然彼飲而醉此飲而勝則又不必盡同也予羈跡燕臺貧且善病日需良醞數升爲導養之助而壚頭價貴不可恆得每朝退杜門手把先生此編倚窗翫讀恍如置我名山水間銜杯酣適覺一年四序中令節佳辰無一虛度先生之貽我厚矣奚啻尊中百斛之贈而已哉爰書數語以報之長安貴遊同子好者不乏其人曷急付之剞劂以廣先生之惠何如庚辰上巳日海昌同學弟查昇書於燕邸靜學齋

勝飲編題辭

一  
粵雅堂叢書

勝飲編序

古來豪於飲而以著述傳者劉伯倫酒德頌王無功醉鄉記是已至阮籍陶潛輩吟詠間作亦往往寓之於酒若天下事舉可遺棄惟此杯中物有不能須臾舍者於是曠達之流競相則倣或至視為美談然以余觀之此數子者要皆有託而逃非真荒耽於是也嘅自酒誥不作有維俗之志者莫若順人之性而節其過差斯善已大中丞北軒先生政事餘閒雅耽撰述曩官東萊時偶輯酒史十八卷名之曰勝飲編暇日示余披覽循環陶

勝飲編序

二

雅堂叢書

陶然如坐我於太和之室也先生教令神明世以擬之顧建康至與人交又如公瑾醇醪不覺自醉古所謂孔嘉令儀者喜當吾世見之茲編援引博而選擇精區分類別體例簡嚴間采今昔名流及自撰秀句以相證佐其用意歸於導和遏流不欲人之溺情歡伯思深哉益衛武賓筵之遺旨也先生量止三蕉蓄常百斛不飲而樂觀人飲往往與客同其醉醒若余與先生遊時接文字之飲不識茲編中將置我於何等耶已丑清和月關西楊嗣拜題

勝飲編題辭

飲酒之法見於周官數記者皆禮飲也自酒史申百罰之令滑稽有一石之言而騰觥飛爵之政興焉晉世七賢八達之徒流為豪蕩至效為四飲鼃飲濫觴已甚於是反之者或以為巖牆或以為禍海酒幾不可近僕謂兩者均失之大中丞北軒先生性不嗜飲而樂觀人飲且慮飲者之過差也置醴之餘博徵往事分晰門類都為一書凡有合於酒與佐於酒樂於酒者無不錄而沈酒濡溺之過亦畢書之以示戒名曰勝飲編使天下視

勝飲編題辭

三

雅堂叢書

古人為監史奉先生於賓筵必有得於此中妙理斯可為勝矣昔曹繼善之觥律趙與時之觴政何刻之酒爾雅劉炫之酒孝經其書有傳有不傳若北山酒經醉鄉日月直堪覆瓿耳豈如斯編采資不漏取旨最深既無減於勝情仍不乖夫名教先生和平中正之德涵育海內讀是書者豈徒視為幾謹之訓哉庚寅四月浙西查嗣璽書

自叙

從來達士栖寓醉鄉亦有名賢眷懷歡伯所謂天之美  
祿何妨我以久要然而沈湎貽譏荒耽致誠光陰幾許  
奚堪犯卯過申人事紛拏豈得枕藉藉麴即使醒來千  
日興會何存果其了却一生沈埋可惜空有祛愁之號  
絕無治疾之徵若夫壑谷長宵屋種獨處灌將軍之使  
氣一座皆驚謝長史之同塵三騶太褻遂令狂花病葉  
咎作俑於儀康軟腳扶頭懲濫觴於劉阮亦云甚矣盍  
少休乎余量可三蕉蓄嘗百斛當春秋之好景不廢開  
樽引申白之嘉賓嘗爲置醴不善飲而愛觀人飲第陶  
情而毋取縱情爰錄是編無異把杯在手以貽吾友卽  
如折柬相招矣北軒主人書

勝飲編白序

四

粵雅堂叢書

勝飲編總目

卷一

良時

卷二

勝地

卷三

名人

卷四

韻事

勝飲編總目

一  
粵雅堂叢書

卷五

德量

卷六

功效

卷七

著撰

卷八

政令

卷九

製造

卷十

出產

卷十一

名號

卷十二

器具

卷十三

箴規

勝飲編總目

二

粵雅堂叢書

卷十四

疵累

卷十五

雅言

卷十六

雜記

卷十七

正喻

卷十八

借喻

勝飲編總目

三

粵雅堂叢書

勝飲編卷一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良時

娛心景物慰眼風光合終歲而計之寥寥無幾假非  
歡伯何物堪酬第須吾儕興會適與感觸爾次良時  
第一

頌椒 元旦飲椒柏酒庾信詩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

杯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

人日 清雪居士陶口人日與友人索飲詩一年今日

勝飲編卷一 良時

一 廣雅堂叢書

獨稱人辛苦艱難六尺身貼燕粘鷄姑閣置可餘椒

酒賞靈辰

燈宴 上元紀事十三日爲上燈宴十八日爲落燈宴

此數日間家家多有宴會唐人詩云誰家見月能聞

坐何處聞燈不看來蓋春氣方舒又值歲豐人樂銀

花照室火樹聯街固昇平第一景象也

探春宴 天寶遺事長安士女春時關花以奇多者爲

勝皆以千金市花植於庭爲探春之宴 退之詩直

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又清雪居士詩看花那計日

得酒且澆春

花朝 北軒主人花朝戲以酒酌花詞花朝庭榭自穠

華祝酒還澆幾玉窪但願花開長有酒莫教酒熟便

無花

踏青 祝枝山書寒食前後踏青郊外藉草觴花真春

遊樂事

社會 春秋二社同 杜詩南翁巴曲醉註晉隱者南

翁社日至衆會上願聽巴歌乞一日醉

宴幄 天寶遺事長安貴遊子弟每春時遊宴諸名園

勝飲編卷一 良時

二 廣雅堂叢書

載以油幕遇雨卽以覆之盡歡而歸

訪花 梅牡丹芍藥荷桂菊及諸異種花李義山詩尋

芳不覺醉流霞倚樹耽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後

更持紅燭賞殘花

庭花盛開 不拘何種花岑嘉州詩朝回花底恆會客

花撲玉缸春酒香又唐人詩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

人開元遺事學士許慎選春日與親友宴花圃中不

張幄設坐但使童僕聚落花座下曰吾自有花裯

修禊 月令廣義古時上巳皆謂三月初第一巳日魏



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已然仍沿上已之名 閱耕  
餘錄上已祇飲肇自古昔采蘭祇除尤稱佳事不知  
廢自何時迄今遂莫之舉也余家水鄉勝地不乏願  
約一二同好及此風日清美駕言出遊臨綠波藉碧  
草覽芳物聽嚶鳴娛情觴咏之中寄想煙霞之外便  
覺蘭亭諸賢去人不遠

聽黃鸝聲 世說補戴暄春日常攜雙柑斗酒往聽黃  
鸝聲曰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白居易詩醉教鸝  
送酒閒遣鶴看船秦觀詩郊原春鳥鳴來此動豪酌

勝飲編卷一 良時

三 粵雅堂叢書

倪瓚詩酒溫鶯語煩三請棋熟蠶筐已四眠

送春 牧之詩悵望送春杯殷勤掃花帚

新綠 北軒主人詩鶯啼樹裏迷濃綠蝶舞樽前映嫩

黃

泛蒲 五日飲舊蒲酒席間多設黍粽放翁詩已過浣

花天行開解粽筵

觀競渡 瑣言樂天詩龍頭畫舸銜明月鵲腳紅旗蘸

碧流水嬉之樂莫踰於此爾時挈伴攜樽正無拘招  
屈也

避暑會 開元遺事長安富人每至暑伏各於林亭內

植畫棟以錦結爲涼棚設坐具召名姝轉相邀請爲

避暑會 北軒主人曰袁紹河朔之會典論言其晝

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反不若此雅韻矣

竹篠飲 語林陸機在洛夏月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劉

賓曰吾鄉思轉深矣 清雪居士詩占竹預期避暑

飲愛蓮嘗作泛湖遊

喜雨 北軒主人曰亢暘之際驟得甘霽見中庭卉木

蔚然菁葱便知農疇亦復如是或遇暑天毒熱一雨

勝飲編卷一 良時

四 粵雅堂叢書

生涼是皆宜以酒賀

巧夕 玉燭寶典洛陽人家七夕使蜘蛛結萬字裝同

心膾造明星酒 姚叔祥書靈駕渡河清颺扇席瓜

果之筵莫謂兒女事也

迎秋宴 樂天詩因思望月侶好卜迎秋宴

新漲 北軒筆記絲柳垂堤鈿萍貼水宜平春掠波翠

翦迎棹紅衣宜平夏鴈嶼雲飛鷗汀月朗宜平秋觀

水之樂此三時爲最矣

中秋 陳仲醇曰是日卽天陰無月亦宜設酌以待

石林詩話晏元獻守南都直中秋陰晦僉判王琪西  
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高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喜  
卽治具召客至夜分月果出樂飲達旦

登高 東坡與李公擇書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  
惟寒食重九愼不可虛擲四時之景無如此節 清  
雪居士曰一年嘉序惟上巳重陽寒暖適宜風光最  
勝昔人所以有展上巳展重陽也 杜詩舊日重陽  
日傳杯不放杯

紅葉 北軒主人詩玉醅濃似酪丹葉粲如花又北軒

勝飲編卷一 良時

五 粵雅堂叢書

詩話新綠紅葉古來雅集無傳子筮仕江寧郡司馬  
地勝官閒每遇斯時景卽偕一二知己尋眺郊原流  
連觴咏迄今二十餘年雞籠山畔桃葉渡邊追憶舊  
遊宛然在目而酬唱之作已什無一存矣

好月 不拘何時李白詩惟願當歌對酒時月光常照  
金樽裏又李紳詩醉筵多向月中開

煖寒會 霏雪錄王仁裕冬寒時擁簪掃徑迎客飲酒

謂之煖寒會 樂天詩越調管吹畱客曲吳吟詩送

煖寒筵 李君實曰仲冬之月甜薰熾炭處乎帷中

山茶蠟梅聊資瓶翫得深堂邃閣團坐而謀歡適不  
妨稍入夜

雪朝雪夜 清雪居士曰賞雪宜泛湖宜登山宜野亭  
僧閣不爾如党家姬所云於銷金帳中淺斟低唱飲  
羊羔兒酒亦自不惡

守歲 杜詩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盞簪喧懽馬列  
炬散林鴉四十明朝是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  
醉是生涯

勝飲編卷一 良時

六 粵雅堂叢書

勝飲編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二

廣寧 郎廷極 北軒輯

勝地

柏梁之會在朝曲江之遊登第遭遇良不易且亦非酒場也悲慘至易水新亭又將掉臂去之若乃一時良聚千古美談樽俎風流實所欣慕次勝地第二

竹林 一統志河南獲嘉縣有七賢鄉相傳卽嵇阮諸人竹林遊宴處 北軒主人曰竹林七賢惟劉伯倫乃神於酒者其次當推二阮若嵇向便不可以酒人

勝飲編卷二 勝地

南雅堂叢書

目之山王更無論矣

蘭亭 蘭亭禊會羲之與謝安孫綽許詢輩凡四十一人各賦詩羊劉等詩不成罰酒朱竹垞上已宴集詩我若當年居末坐便應罰酒似羊劉

滕王閣 王勃作序事

東都門祖饌 漢太傅疏廣與兄子少傅受事

金谷園 石崇別業在河陽崇與潘岳輩爲二十四友嘗飲宴園中賦詩詩不成者罰酒三斗錢牧齋詩酒依金谷數詩擬麗人行

東閣 梁書何遜爲揚州法曹官廩東有梅花一株嘗賦詩其下後居洛思之不置因請再任至日花適盛

開卽日延諸名士於東閣醉賞之

西園 北軒筆記顧長康畫清夜遊西園圖則鄴中諸子也李伯時畫西園雅集圖則東坡元章諸子也

河朔 袁紹事入疵累

廬山半道 陶淵明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識淵明探其往廬山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既至便共欣然飲酌俄頃去來亦無忤

勝飲編卷二 勝地

南雅堂叢書

也

東籬 淵明事

晚香亭 在大名府城西舊府治韓魏公畱守時重九日宴諸監司於後圃有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其後代者謂公能全晚節遂以晚香名其亭

其亭

燕市 史記高漸離與荆軻善嘗飲燕市中酒酣漸離擊筑軻和而歌

習家池 山簡事入疵累

香山 唐詩紀事曰樂天以刑部尚書致仕集年高七旬以上皆飲於履道宅爲九老會時遊香山之龍門寺各有歌詩僧如滿亦其一也時祕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在會而不及列

洛社 霏雪錄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值富韓公致仕慕樂天香山之會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爲耆英會就資聖院建耆英堂命閩人鄭奐圖像堂中共一十二人時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之用香山狄兼謨故事請溫公入會

勝飲編卷二 勝地

三

粵雅堂叢書

黃樓 在徐州東坡知州事時建落成之日適故人王翬造訪乘月觴之樓上謂翬曰李白死後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西湖 杭州西湖至唐始著樂天東坡遊宴詩多不勝記宋末周公謹邀趙子固放舟湖上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蟻茂樹間指林木最幽處睇日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輩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歎以爲眞謫仙人

龍門賞雪 世說補錢文僖惟演守西都謝絳歐陽修俱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顧陽歸將暮抵龍門雪作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

峴山 世說羊太傅鎮襄陽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咏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願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字宙便有此山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

勝飲編卷二 勝地

四

粵雅堂叢書

登此

南樓 晉書庾亮鎮武昌時佐吏殷浩輩乘月登南樓俄而亮至將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據胡牀與浩輩酣咏達旦

梁園 在今歸德府城東一名梁苑或云卽兔園梁孝王集諸遊士於此嘗於忘憂館設宴使枚乘賦柳路僞如賦鶴公孫詭賦文鹿鄒陽賦酒公孫乘賦月羊勝賦屏風韓安國賦凡不成鄒陽代之因罰酒枚乘諸人名賜絹五匹

郎官湖 李白詩序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牧宰解於

江城南湖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概

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

踐佳景寂寞無聞請爲我標以佳名俾傳不朽白因

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鄭圃之有僕射陂也

絳雪堂 在湖廣彝陵歐陽公曾知是州堂下紅梨花

盛開公常造飲焉以有絳雪尊前舞句因名

醉翁亭 北軒主人曰歐陽文忠知滁州明不及察寬

不至縱吏民安之郡以大治自號醉翁特其寓託真

勝飲編卷二 勝地

五

明雅堂叢書

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平山堂 歐陽公知揚州時建上據蜀岡下臨江壯麗

爲淮南第一夏月公每攜客堂中遣人走邵伯折荷

花百朶插四座命妓以花傳客飲酒往往載月而歸

堂左右竹樹參天坐者忘暑

龍山 世說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日溫宴龍山僚佐畢

集風吹嘉帽落不覺溫命孫盛作文嘲之嘉請筆作

答了不經思文辭超卓四座歎服

樂遊苑 在今江寧府覆舟山南漢唐上已重陽俱於

此禊飲亦稱樂遊園

輞川別業 唐詩紀事王維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

川谷口有竹洲花塢日與裴秀才迪浮舟賦詩齋中

惟茶鐫酒白經案繩牀而已

太白酒樓 李白遊任城時賀知章爲令觴白於此任

城卽今之濟寧也

聚星堂 在潁州歐陽永叔建東坡嘗於雪夜宴客堂

中忽憶歐公守潁日雪中約客賦禁體詩歎曰四十

年無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而公之二子又適

勝飲編卷二 勝地

六

明雅堂叢書

在郡亦奇事也因舉前令各賦一篇以爲汝南故事

赤壁 東坡與客泛舟遊此又東坡生日置酒赤壁下

酒酣笛聲起岸上使人問之迺進士李委聞坡生日

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嘹唳有穿雲裂石之聲

稻孫樓 在無爲州城上米元章曾知是州秋日登樓

宴集見田禾青青可愛問之老農曰稻孫也稻已穫

得雨復抽餘穗因喜而名其樓

桃李園 李白有春夜宴桃李園序

雲山閣 在揚州府城西宋守呂公著建值中秋落成

宴客其上秦觀以舉子入謁呂素聞其才請即席題  
句秦詩末云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已在廣寒宮一  
座歎賞

竹溪 南部新書李白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  
世之心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  
隱於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戲馬臺 在徐州項羽嘗戲馬於此因名謝靈運謝瞻  
並有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南皮之遊 曹丕與吳質書泛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

勝飲編卷二

勝地

七 粵雅堂叢書

寒水憶昔南皮之遊不可忘也

東山 在今江寧府城東南謝安思會稽東山於城東  
築土以擬之一名土山營立樓館植林木甚盛每攜  
中外子姓往來遊集肴饌日費百金

歷下亭 少陵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

旗亭畫壁 王之渙與王昌齡高適事

玉山佳處 松江府志顧阿瑛少輕財結客豪宕自許  
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築別業於茜涇西曰玉山佳處  
日宴客賦詩其中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

九思方外張伯雨輩皆樂與之遊其園亭圖史及饌  
館聲伎並甲一時

黃公壚 嵇阮輩多醉此

杏花村 在池州府秀山門外杜牧之詩借問酒家何  
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卽此

勝飲編卷二

勝地

八 粵雅堂叢書

勝飲編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廣寧 郎廷極 北軒輯

名人

古來酒人多矣第取其深得杯中趣而無爽德者我有旨酒呼之欲出次名人第三

陶淵明 北軒詩話淵明於酒無事不韻卽其詩中言酒者甚多皆天真流溢觴酌之外別有領會雖屬篤嗜竟若偶爾寄情者東坡詩琴裏誰能知賀若酒中自合愛陶潛明高遜志詩莫道先生渾不醒醉中猶

勝飲編卷三 名人

國雅堂叢書

記義熙年洵千古酒人第一

楊子雲 抱朴子揚雄酒不離口而太元乃就

鄭康成 北軒主人曰康成東漢醇儒其飲酒事止於袁紹饒行見其德量士君子亦務爲學耳何必以酒名哉

孔融 字文舉爲北海相陸龜蒙詩思量北海徐劉輩枉向人間號酒龍北海謂融徐徐邀劉伶也清雪居士詩延齡已覓西山藥愛客還飛北海觴徐邈 清雪居士曰景山學博而行潔雖有中聖人之

好未可與沈湎者一例論也

嵇康 北軒詩話山濤稱嵇叔夜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頽然其醉事竟無考蓋非荒於酒者顏延之詩中散不偶世本是餐霞人觀其生平誠飄飄乎欲仙也

阮籍 劉弇詩業詩何水部耽酒阮兵曹 北軒主人曰嗣宗辭曹爽之召卻晉武之婚其胸中有介然不苟者飲酒特其寄耳

劉伶 字伯倫顏延之詩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

勝飲編卷三 名人

國雅堂叢書

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何充 字次道能飲酒雅爲劉眞長所賞每云見次道欲傾家釀言其溫克也

孔羣 字敬休事別見

阮修 字宣子北軒主人曰王衍嘗與論易言約而旨暢其於酒中定得深趣

孟嘉 字萬年北軒主人曰此君小異自是雋流不必於落帽時見其風韻也

張翰 字季鷹時稱江東步兵李白詩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

阮孚 字遙集陳仲醇曰孚八達中人雖狂於酒仍有林下風味

孔顗 字思遠宋書顗爲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李元忠 沈景倩曰聲酒之樂二者難兼此公求之即得真幸事也

勝飲編卷三 名人

三 粵雅堂叢書

王績 字無功別號東臯子初待詔門下省官給酒例日給三升陳叔達聞之曰給一斗因號斗酒學士

李太白 太白自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詩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醉後文尤奇稱醉聖

賀知章 字季真自號四明狂客事別見

蘇晉 北軒主人曰酒者慈氏所戒晉能於醉中逃禪拈花祕旨如是如是

張旭 字伯高時稱張顗官長史事別見

崔宗之 陳仲醇題飲中八仙圖安仁叔寶無善飲名如宗之美少年酒間固不可少也

白樂天 清雪居士曰樂天歷仕皆以醉爲號爲河南尹曰醉尹謫江州司馬曰醉司馬及爲太傅曰醉傅而總曰醉吟先生有我家栗里之高情無竹林諸人之狂態較之沉冥醉鄉者清濁固自懸殊也

焦遂 杜詩註焦遂口吃對客不能出一言醉後酬對如注時目爲酒吃

勝飲編卷三 名人

四 粵雅堂叢書

元結 字次山官道州刺史布衣居樊上時自號酒民皮日休 字襲美居襄陽自號醉士種放 澄懷錄放字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自號雲溪醉侯

段繼昌 三餘雜記元段繼昌能詩好飲家甚貧而世事不以挂口以錢遺之者盡送酒家名酒曰黃嬌

許碯 五色線唐末羽流許碯遊江淮間嘗醉吟曰闌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後不知所終 北軒主人曰方外之人其雋雅者最宜爲酒伴第不可多得耳



張酒酒 仙史道士張酒酒得錢即以沽酒後入王屋

山成仙

懷素 唐僧善草書者醉後尤工東坡詩嘗有好事人

敲門求醉帖

可朋 僧史詩僧可朋善酒自號醉朋又稱醉髡

法常 雪錄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

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吟口優游麴世界爛漫枕

神仙謂人曰酒人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

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

勝飲編卷三 名人

五

何雅堂叢書

其樂不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蜚都則又蒙騰浩  
森而不思覺也

勝飲編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四

廣寧 郎廷極 北軒輯

韻事

麴君風致已是不俗周旋其間舉動必與相稱不則

即以名人所爲亦無取焉次韻事第四

公田種秫 世說陶潛爲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

種秫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

種秔張耒詩何當共有種秫田免向官廬走書帖

錢送酒家 淵明本傳顏延之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曰

勝飲編卷四 韻事

一 何雅堂叢書

造淵明酣飲臨別畱二萬錢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

取酒放翁詩好事時供沽酒費擁途爭笑插花顛

野飲 靖節集淵明家貧不能常飲親友置酒招之造

飲輒盡既醉而退曾不悵情去畱所與飲多田野漁

樵之人班坐其間

菊邊共飲 續晉陽秋陶潛重陽日無酒坐菊花中見

白衣人擔酒至乃王宏送酒也遂於菊邊共飲

我醉欲眠 淵明別傳人造潛有酒輒設潛苦先醉便

曰我醉欲眠卿且去 北軒主人曰此惟淵明則可

葛巾漉酒 亦淵明事杜詩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

王績詩野觴浮鄭酌山酒漉陶巾

與虎賁飲 世說孔融與蔡邕善邕卒有虎賁貌類邕

每引與同飲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求爲步兵校尉 世說阮籍開步兵營人善釀嘗貯酒

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

求爲太常卿 北齊書李元忠爲太常時惟以聲酒自

娛後口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也

勝飲編卷四 韻事

二 粵雅堂叢書

求爲太樂丞 王績傳績開太樂署有吏焦革善醞酒

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

自是太樂丞爲清流

金貂換酒 晉書阮孚爲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帝特

宥之

金龜換酒 青蓮集賀知章於長安紫極宮一見李白

呼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 杜詩銀甲彈箏

用金魚換酒來

卷兩褥質酒 北史李元忠位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

如詣之正坐樹下引壺獨酌使婢卷兩褥質酒二人

大歎息各餉以米絹元忠受而散之

鸛鵲裘質酒 司馬相如事

質袍還酒債 江表傳孫權叔濟嗜酒嘗曰尋常行坐

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縕袍償之杜詩酒債尋常行處

有本此 樂天詩占花租野寺定酒典朝衣又梅聖

俞詩脫袍准酒不惜醉

祠部還酒債 石林詩話俞澹曉音律荆公喜之一日

云欲爲浮屠無錢買祠部公欣然爲買之約曰祝髮

勝飲編卷四 韻事

三 粵雅堂叢書

過期寂然公問之澹曰僧亦不易爲祠部已送酒家

還債矣

載酒問奇 揚雄事劉克莊詩幸然不識聲牙字省得

閒人載酒來

投轄 陳遵事

置驛 鄭當時事

刻燭賦詩 齊竟陵王蕭子良事

據地歌 史記東方朔爲郎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

避世金馬門何必深山之中蒿蘆之下

名姬佐酒 唐詩紀事劉禹錫以集賢學士至京司空

李紳罷鎮歸禹錫過之出名姬佐酒酒酣禹錫賦詩

云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

無事惱亂蘇州刺史腸一作杜鴻漸鎮洛陽錫為蘇州刺史過之出二妓為宴酒

酣命妓乞詩 張說詩寄目雲中鴈留歡酒上歌樂

天詩過酒玉纖纖又客聽歌送十分杯歐陽永叔詩

豔舞迴腰飛玉璫清吟擁鼻對冰蟾東坡詩試問高

吟三卜韻何如低唱兩三杯

杖頭錢 世說阮修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

勝飲編卷四 韻事

四 粵雅堂叢書

獨酣暢 劉後村詩水郭烟村誰是伴孔方兄與竹

方兄

醉中逃禪 杜詩註蘇晉學浮屠術得胡僧繡彌勒佛

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他佛吾不愛也往往

於醉中逃禪

倒著接離 山簡事杜詩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離

頭濡墨 書譜張旭善草書稱草聖嗜飲每大醉呼叫

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

蘇長公曰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為奇醒即天真

不全此乃長史未妙處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

寄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又曰吾醉後能作大草醒

後自以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為奇耳又

曰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

出也 三餘雜記張顛懷素草書作於醉後尤得意

東坡不善飲亦然太白斗酒詩百篇文亦多於醉後

稱奇王勃屬文則酣飲引被覆臥起即迅筆成之又

唐胡楚賓每作文半酣然後下筆咄咄繼生豈果能

助人筆興乎

勝飲編卷四 韻事

五 粵雅堂叢書

好觀人酣興 三餘雜記後周長孫澄好客已不善飲

而好觀人酣興每宴常恐客歸別進異饌 東坡集

子飲酒終日不過五合然性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

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

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

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

吾為之酣適蓋端以自為也 素心子陶越曰明楊

文毅守陳自言平昔才無半斗而動作文飲僅數合

而喜與客讌行不能里許而好遊雋人雅致亦自可

見

真率會 霏雪錄司馬溫公爲真率會約酒不過數行  
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

德星聚 世說陳太邱詣荀朗陵無僕役使子元方將  
車季方持杖長文尙少載著後車旣至荀使叔慈應  
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其夜  
德星聚

立柱康祠 王績傳績所居有盤石立柱康祠祭之而  
以己所善焦革配焉

勝飲編卷四 韻事

六 粵雅堂叢書

海棠巢 山谷詩徐老海棠巢自註徐佺隱於藥肆家  
有海棠結屋爲巢時飲其上

雪堂義樽 東坡外集東坡在黃州鄰近四五州送酒  
合置一器謂之雪堂義樽

牆頭過濁醪 語林陶侃家貧客至不能備禮鄰人於  
牆頭送以濁醪雉雞遂成終日之歡 杜詩密沽斗

酒諸終宴東坡詩牆頭過春酒綠泛田家盆

無車公不樂 世說車胤善於賞會每有盛坐而胤不  
在皆云無車公不樂

荷鋪 劉伶事樂天詩臥將琴作枕行以鋪隨身又石  
湖詩荷鋪攜壺似醉劉

輒飲以醇酒 史記曹參爲相國日夜飲酒客見參不  
事事欲有言輒飲以醇酒莫得關說 唐陽城事同  
歌呼相應 史記曹參爲相見人細過相掩匿蓋覆舍  
後園近吏舍日夜飲呼從吏患之引參遊園幸相國  
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應

爲花洗妝 唐餘錄洛陽人家梨花開時多攜酒樹下  
曰爲梨花洗妝

勝飲編卷四 韻事

七 粵雅堂叢書

藏酒婦 赤壁賦中語載復古詩已無藏酒婦幸有讀  
書兒

洗泥 東坡詩多買黃封作洗泥謂飲遠歸者猶言洗  
塵也

酒隱 高士傳薛公隱於賣醪 放翁詩酒隱人間已  
半生

遇士呼飲 世說袁尹粲疎放好酒嘗步屣白楊郊野  
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  
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耦聊相邀耳勿復爲煩

北軒主人曰此與劉公榮雜穢匪類謝幾卿騷人對飲便覺有雋致惜此士人自無當袁意耳次日之辭未可謂寡情也

祝神自誓 劉伶事

運酒舫 見元次山詩 北軒主人曰酒中韻事儘有古人詩句可參者如樂天詩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應將筆硯隨詩主定有笙歌伴酒仙林間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猶殘半月芒香俸不作歸糧作酒貲元微之

勝飲編卷四 韻事

八

粵雅堂叢書

詩坐無拘忌人勿限醉與醒譚用之詩碧玉蜉蝣迎客酒黃金轂轆釣魚車皮日休詩酒坊吏到常先見鶴料符來每探支盡日雷蠶母移時祭麴王胡宿詩一春酒費知多少探盡囊中換賦金李義山詩傳書兩行鴈取酒一封駝羅鄴詩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方千詩封匏寄酒提携遠織籠盛梅答贈遲韓琦詩草溼漫鋪雷醉席榆寒難擲買春錢梅聖俞詩祇宜醉夢輕爲蝶苦怕酬詩密似蠶沈與求詩酒地定能容勝踐墨畦終擬過平生楊萬里詩花

勸鶯酬酒自消放翁詩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醉帽簪花舞漁舟聽雨眠旗亭人熟客賒酒野寺僧閒得對棋赤腳婢沽村釀去平頭奴馭羣騷歸喚客喜嘗新熟酒讀書貪趁欲殘燈學經妻問生疎字嘗酒兒斟嫩醞杯老僧遺信分茶串隱士敲門致酒甌清吟微變舊詩律細字閒抄新酒方劉得仁詩把筆還詩債將琴當酒資皆不用故實亦自風韻偷酒不拜 世說鍾毓兄弟小時值父繇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因托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勝飲編卷四 韻事

九

粵雅堂叢書

勝飲編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五

廣寧 耶廷極 北軒 輯

德量

射以觀德惟酒亦然書曰德將無醉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願我樽友尙其鑒諸次德量第五

能飲不飲 勸學編魏邴原尊師遠遊八九年間酒不向口臨歸謂送者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斷之今遠別當盡歡乃飲終日不醉

百觚百榼 孔叢子平原君強子高飲酒曰昔有遺諺

勝飲編卷五 德量 一 粵雅堂叢書

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噓噓尙飲百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子何辭焉子高曰此生於嗜酒者勸厲之辭非實然也

飲不言盞數 東坡題跋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時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飲百許盞醉後高叉手而語彌溫謹

酒戶 唐詩久隨萍梗鄉音改因奉王侯酒戶加 北軒主人曰酒戶猶然酒量量之小者曰小戶大者曰

大戶亦曰高戶樂天詩猶嫌小戶長先醒不得多時住醉鄉清雪居士詩快飲千觴真大戶精研五字號長城富杯未敢稱高戶把卷猶能過少年

滅燭雷髡能飲一石 史記淳于髡謂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鞞鞠脰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滅燭主人雷髡而送客羅襦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懽能飲一石時威王爲長夜之飲髡蓋以諷諷也

勝飲編卷五 德量 二 粵雅堂叢書

有定限 蕉窗雜記陶侃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

無比戶 韓琦詩豪飲直輸無比戶

引一石傾三斗 抱朴子于定國引滿一石而斷獄益明管輅頓傾三斗而清辯綺粲

飲三蕉葉 東坡云吾少時望見酒杯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

莫拒杯 李白詩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

能飲八斗 晉書山濤能飲八斗武帝密試之果至本

量而止

醉龍 酒史蔡邕能飲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曰醉

龍

酒腸開 北軒主人詩長對好山詩骨健偶來佳客酒

腸開

與婦對飲 誠齋雜記南齊沈文季飲酒五斗妻王氏

亦至三斗爲吳興太守嘗竟日對飲而事不廢

勝飲編卷五 德量

三

粵雅堂叢書

飲如淋灰 東坡詩趙子飲酒如淋灰一年十萬八千

杯

無算飲 猶記所云無算爵也放翁詩蕭散且爲無算

飲猖狂未免不平鳴

能飲一石 晉書周顗伯仁能飲一石過江後竟無敵

者

獨酌一斗八升 語林馬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顧周

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

以一斗爲率 蘇子美讀漢書事

量如筭 曹時信詩吾量如筭君莫嗤

飲吞雲夢 張養浩詩飲興平吞雲夢九吟魂高繞華

峰三

侍宴必滿引 霏雪錄王審琦北宋時人不能飲太祖宴後

苑祝曰酒者天之美祿何惜不令飲之祝已乃連十

數爵自此侍宴必滿引歸私第即不能飲矣

告免巨觥 談藪宋李仲容侍讀善飲號李萬回真宗

飲無敵飲則召之仲容至即奏曰告官家免巨觥

衝酒堰 時賢失名詩倒缸衝酒堰搜句闢詞門

勝飲編卷五 德量

四

粵雅堂叢書

長虹飲海 歐陽文忠詩酒如長虹飲滄海筆若駿馬

馳平坂

灌漏卮 曹植與吳質書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

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

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

輕醉 唐彥謙詩暫基甯論隱輕醉不成鄉

三斗壯膽 唐書汝陽王璿於上前醉不能下殿上遣

人掖出之璿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 放翁詩

醉膽天宇小

趙半杯 宋趙德莊祇飲半杯楊誠齋詩舊日張三影  
今時趙半杯蓋當時有此號也

三禽酒 放翁詩盡醉僅能三禽酒新寒未辦一絃綿  
淺底深觥心凸 退之詩飲酒甯嫌淺底深題詩尚倚  
筆鋒勁牧之詩酒凸觥心激灩光

吸水蚪 清雪居士詩苦吟自比縑絲蛹豪飲多慚吸  
水蚪

船落埭 牟巖詩清尊快吸船落埭

飲隨人量 周必大詩飲隨人量陳三雅興入詩情話

勝飲編卷五 德量 五 粵雅堂叢書

四娘又明張弼詩酒遇故人隨量飲花當好處及時  
看

痛飲場 微之詩昔在痛飲場憎人病辭醉

酒量亦當作狀元 堯山堂記永樂時有夸使稱善飲

有司推匹者纔得一武弁猶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

曾榮請往三人默飲終日夸使已酣武人亦潑倒榮

爽然復命上笑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不當作大明

狀元耶賜以內醢甚厚

屈指甲掌中 三餘雜記陳祭酒敬宗持己方嚴善飲

不爽儀度一日過豐城侯李公貞所豐城夫人乃公  
主也素聞公飲量因命豐城畱款治具甚盛而廣爲  
延坐崇堂從廡幽軒曲館以達於內所至輒注飲逮  
夜觴酒已無算公亦醉始入正席公主從屏後窺之  
且命家伎奏樂公目不遑視猶恐失儀默屈指甲掌  
中以持做杯行輒罄殆不可勝乃散翼辰起視掌血  
凝矣

勝飲編卷五 德量 六 粵雅堂叢書

勝飲編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六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功效

酒能益人亦最能損人昔人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  
斯得之矣次功效第六

帝王所以頤天下 漢書食貨志酒者天之美祿帝王  
所以頤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福之會

天乳哺人 春秋緯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  
天乳以哺人

勝飲編卷六 功效

一 粵雅堂叢書

澆磊塊 世說王忱謂阮籍胸中磊塊故須酒澆之放  
翁詩捐書已歎空虛腹得酒還澆磊塊胸又倪瓚詩  
眼底紛挐詩可遣胸中空律酒能平岑律亦磊塊之  
意

導氣養形 張載酒賦

娛腸和神 並曹植七啟 元遺山詩枯腸潤如酥杜  
荀鶴詩松醪臘醞安神酒布水宵煎覓句茶

養真 張耒詩我初謫官時帝問司酒神曰此好飲徒  
聊給酒養真

破恨 東坡詩破恨懸知酒有兵

消磨萬事 歐陽文忠詩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  
酒百分

破除萬事 陳無已曰山谷詞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  
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  
過酒才去一字遂為切對而語益峻

寄酒適 酒史淵明愛撫弄素琴寄酒適每一醉則大  
適

扶頭軟脚 周必大詩傷多莫厭扶頭酒貴少翻嫌滿

勝飲編卷六 功效

二 粵雅堂叢書

眼花東坡詩且須更置軟脚酒

寬心陶性 杜詩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馬戴詩陶  
性聊飛爵

百藥長 王莽詔鹽為食肴之將酒為百藥之長蓋酒  
本黃帝用以治疾也

治聾 世傳社酒能治聾

暖寒壓寒 樂天詩春雪朝傾暖寒酒鄭都官詩且將  
濃醉壓春寒又山谷詩苦寒無處避惟欲酒中藏  
祛愁使者 北軒詩話酒稱祛愁使者古人言愁者率

用酒遣之太白詩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與爾同消萬古愁杜詩爲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鄭  
谷詩愁破方知酒有權司空曙詩愁人賴酒昏樂天  
詩若無船貯酒將奈斛量愁俗號消愁藥神速無以  
加山谷詩呼酒濯亂愁范浚詩縹壺買酒洗春愁石  
湖詩瓦盆佳釀灌愁城劉子翬詩美酒如刀解斷愁  
是已然許渾詩愁極酒難降魚元機詩醉別千卮不  
浣愁甚有言愁與酒如風馬牛者孰是孰非竊恐麴  
生不任功亦不受過也 又韓偓詩禪伏詩魔歸淨

勝飲編卷六 功效

三 粵雅堂叢書

域酒衝愁陣出奇兵楊萬里詩睡去恐遭詩作祟愁  
來當遣酒行成放翁詩酒是治愁藥書爲引睡媒一  
尊窗下澆愁酒數卷牀頭引睡書雲逢佳月每避舍  
酒壓閒愁如受降哀極睡魔偏有力愁多酒聖欲無  
功張元幹詩避謗疎毛穎推愁賴索郎石湖詩雪推  
未動詩無力愁遣還來酒不神

破悶將軍 與祛愁使者並見事物異名清雪居士詩  
釀熟將軍能破悶賦成公子慣憑虛

澆悶酒 放翁詩燈暗但傾澆悶酒路長應和贈行詩

延命酒 曹唐詩紅露想傾延命酒素烟思熱降真香  
福喜入門 易林酒爲歡伯除憂來樂福喜入門與君  
相索

通大道合自然 李白詩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  
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  
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  
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

千憂散萬事空 賈至詩一酌千憂散三杯萬事空  
解憂消憂忘憂 魏武帝詩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北

勝飲編卷六 功效

四 粵雅堂叢書

軒筆記述異記載漢武時甘泉道中有蟲口齒悉具  
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積憂所致得酒即消乃取蟲  
置酒中果然人遂謂酒能消憂也清雪居士詩消憂  
有具琴書酒伴老隨時雪月花 靖節詩泛此忘憂  
物遠我遺世情施肩吾詩茶爲滌煩子酒是忘憂君  
和氣血 楊基詩氣血鬱不舒賴此酒力和所以雷公  
方製藥用酒多

勝寒邪 三餘雜記昔有三人晨起犯霧露而行空腹  
者死食粥者病惟飲酒者無恙可見酒之能勝寒邪

也

養老壽 孝經緯所以養老壽也

謀洽樂 樂天詩愛向卯時謀洽樂亦曾酉日放粗狂  
醉者神全 莊子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其神全也彼  
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况得全於天乎

釣詩鈞 東坡詩應呼釣詩鈞亦號掃愁帚

澆談天口 東坡詩須君灑海杯澆我談天口

麴蘗靈 樂天詩况茲兒女恨及彼幽憂疾快飲無不  
消如霜得春日方知麴蘗靈萬物無與匹

勝飲編卷六 功效

五 粵雅堂叢書

酒何負於政 魏志曹操欲制酒禁孔融與操書云天  
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竟不下鐘無以建太平  
孔非百榼無以成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鍾酒無以  
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厄酒無以激其氣高  
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  
開中興袁盎非醇醪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  
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  
餽糟餒醢取困於楚酒何負於政哉

酒力 鄭谷雪詩亂飄僧舍茶烟溼密灑歌樓酒力微

胡宿雨詩石牀潤極琴絲緩水閣寒多酒力微

休休暖 東坡詩酒清不醉休休暖睡穩如禪息息勻  
醉紅 北軒主人曰孔平仲詩兩頰生春紅勝桃放翁  
詩酒暈徐添玉頰紅又清雪居士詩酒後紅潮徐上  
頰皆謂醉臉也予喜東坡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  
知是醉紅醉紅二字新而韻

孕和產靈 樂天酒功讚孕和者何濁酒一樽霜天雪  
夜變寒為溫產靈者何清醕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為  
樂

勝飲編卷六 功效

六 粵雅堂叢書

百慮齊息萬緣皆空 亦酒功讚周子充曰陶淵明詩  
酒能消百慮杜子美云一酌散千憂皆得趣之句也  
掃二豪 范成大詩筆端未辦誇三絕酒裏猶能掃二  
豪

歷萬歲 李白詩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一餐歷萬  
歲何用還故鄉

令人神爽 杜陽編順宗時處士伊祈元召入宮飲龍  
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國所獻  
不饑渴 抱朴子碩曼卿入山學仙自言仙人迎我升

天以流霞一杯與我飲輒不饑渴  
飲之長生 十洲記瀛洲有玉膏如酒飲數升輒醉令  
人長生

勝飲編卷六

功效

七

粵雅堂叢書

勝飲編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七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著撰

經史百家言酒者不一單詞隻句未暇稱引第舉全  
篇標其題目亦可見解酒之人未有不能文者次著  
撰第七

酒誥 尙書篇名武王作以誥康叔也又晉江統亦著  
有酒誥

賓之初筵 詩小雅篇名衛武公飲酒悔過之作

勝飲編卷七

著撰

一

粵雅堂叢書

既醉 詩大雅篇名

鄉飲酒 禮記篇名

飲酒詩 陶淵明有飲酒詩其自叙云余閒居寡歡兼  
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  
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筆遂多辭無詮次聊命  
故人書之以爲歡笑耳 北軒主人曰古人飲酒詩  
多矣獨舉淵明者以其深得酒趣也自叙數語千載  
而下猶可想見其人

酒賦 鄒陽嵇康張載並有酒賦

將進酒 古樂府

酒箴 楊雄崔駰皮日休並有酒箴

酒德頌 劉伶作又晉超整有酒德歌

止酒詩 北軒主人曰余於昔人止酒詩亦取淵明能

飲能止真可謂游行自在

酒爾雅 宋何剡著

四時酒要 見宋志未詳何人作宋志又有祕修藏釀方亦不及所著之人姓氏

甘露經 談藪汝陽王璵自號釀王兼麴部尚書家有

勝飲編卷七 著撰

二 粵雅堂叢書

酒法凡四方風俗諸家材料無不畢具

醉鄉記 王績著以次劉伶酒德頌其畧曰醉鄉去中

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氣和平其俗大同其人無愛

憎喜怒其寢于其行徐徐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

都下逮秦漢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好道者往往竊

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

中國以爲酒仙嗟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

何其淳寂也 唐人詩若使劉伶爲酒帝亦須封我

醉鄉侯劉虛白詩知道醉鄉無戶稅任教荒卻下丹

田楊誠齋詩社自甘編下戶醉鄉何苦不開邊

酒經酒譜 王績述焦革法爲酒經又采杜康以來善

酒者爲酒譜李淳風見之曰君酒家南董也又唐汝

陽王璵宋衡陽齊革臨安徐炬並有酒譜 林和靖

詩花月病懷看酒譜雲蘿幽信寄茶經

五斗先生傳 王績作以自謂也傳云五斗先生者以

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

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以爲

號焉

勝飲編卷七 著撰

三 粵雅堂叢書

酒功讚 樂天作

醉吟先生傳 樂天自號醉吟先生因作傳云醉吟先

生者忘其姓氏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性嗜

酒耽琴詩嘗自吟曰抱琴榮啟樂縱酒劉伶達放眼

看青天任頭生白髮吟罷自哂揭瓮撥醅又飲數杯

兀然而醉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醉醉吟相應若循環

然陶陶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乎

飲中八仙歌 杜子美作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

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

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廢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  
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  
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  
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  
不上船白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  
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  
雄辯驚四筵

陸諤傳 唐子西作陸諤與綠醕同音也傳中號曰醇  
儒封曰醴泉侯諡懿曰懿侯

勝飲編卷七 著撰

四 粵雅堂叢書

獨酌謠 陳後主作有二章其一曰獨酌謠獨酌且獨  
謠一酌豈陶暑二酌斷風颺三酌意不暢四酌情無  
聊五酌孟易覆六酌歡欲調七酌累心去八酌高志  
超九酌忘物我十酌忽凌霄凌霄翼異羽翼任致得飄  
飄甯學世人醉揚波去我遙爾非浮邱伯安見王子  
喬 北軒主人曰盧仝茶歌脫胎於此

北山酒經 宋朱翼中著又李保有續北山酒經保即

翼中之友

觴政述 宋趙與時著明袁宏道亦有觴政

醉鄉日月 皇甫崧著

醉鄉律令 明田藝蘅著又胡節有醉鄉小略及白酒  
方

酒訓 後魏高允集往世酒之敗德者爲酒訓

醉仙圖記 未詳何人作 隋唐佳話張僧繇初作醉

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於是羣僧聚錢數十萬請閭

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世 畫苑衛協畫醉客

圖皮日休詩醉客圖開明月中

文字飲 明屠本峻著

勝飲編卷七 著撰

五 粵雅堂叢書

酒錄 宋寶革著

酒小史 元宋伯仁著

酒名記 宋張能臣著

醉學士歌 明詩紀事太祖宴羣臣賜宋濂酒大醉太

祖親製醉學士歌賜之命羣臣和焉

酒會詩 嵇康有酒會詩七章

貞元飲略 唐寶常著

乞酒詩 古人詩甚多北軒主人詩漫尋舊貯修琴料

聊和新來乞酒詩

熙甯酒課 宋趙珣作

何處難忘酒 並元白律詩以此爲起句以此時無一

琰爲第七句又有上六句泛言人事而以不如來飲

酒爲第七句者亦係元白倡和之作

勞酒賦 江總作 後漢書王丹每農時載酒肴田間

勤者勞之

酒詩 清雪居士曰俗傳酒詩一卷乃村學究以教兒

童者最鄙俚相傳是涂孟規作孟規名幾字守約孟

規其別號洪武時宜黃人也

勝飲編卷七 著撰

六 粵雅堂叢書

酒史酒戒 北軒主人曰予幼時曾見此二書作者姓

名已忘之矣

麴本草 宋田錫著

酒律 隋侯白著

令圃芝蘭 陽會龜著未詳何代人又古有庭萱譜一

卷亦係酒令

觥律 宋襄東漫士曹繼善作蓋以製成菓子爲行觴

具亦歡場雅事也

酒孝經 唐劉炫著

新豐酒法 宋林洪作

小酒令 宋錦江趙景著明田藝衡亦有小酒令

飲戲助勸 宋安陽寶龜著

酒乘 元韋孟著

觥記注 宋鄭獬著

罰爵典故 宋李廌著

酒籤詩 元黃鑄撰以詩百首爲籤使探得者隨文勸

酒鑄字海器柳州人官黔南縣尹

酒中十咏 皮日休作陸龜蒙和十咏者酒星酒泉酒

勝飲編卷七 著撰

七 粵雅堂叢書

筇酒牀酒壚酒樓酒旗酒樽酒城酒鄉也陸又添六

咏則酒地酒龍酒食酒舟酒鎗酒杯也宋張表臣復

添至三十則皮陸所咏之外又益以酒后酒仙酒徒

酒保酒錢酒債酒正酒材酒杓酒盆酒壺酒觥酒榼

酒后謂杜康

斷酒戒 庾闡作唐宋人多有斷酒詩

勝飲編卷七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八

廣寧 郎廷極 北軒輯

政令

古人宴會必立觴政其法雖不傳神而明之自存乎其耳要在巧不傷雅嚴不人苛次政令第八

監史 詩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北軒主人曰監史之設本以在席之人恐有懈倦失

禮者立司正以監之也後人樂飲遂以為主令之明

府則失禮意多矣

勝飲編卷八 政令

觥撻 禮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注觥撻者失禮之

罰也

罰一經程 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罰飲一

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而棄其半曰與其棄身不

甯棄酒乎

浮大白 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

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文侯不盡公乘不仁舉白浮

君白罰爵名也

軍法行酒 漢朱虛侯劉章事 歐陽文忠詩話壽多

似昆陽矢酒令嚴於細柳軍

傳空 潛夫論引滿傳空猶今之飲酒報乾也

酒佐 三餘雜記高駢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駢曰口

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樣駢曰奈何一條曲

濤曰相公尙使沒梁斗至窮酒佐一條曲樣又何怪

北軒主人曰此等令起於唐至宋多不勝記特存此

一條

明府 觴政凡飲以一人為明府主斟酌之宜酒懦為

曠官謂冷也酒猛為苛政謂熱也

勝飲編卷八 政令

觥錄事 觴政凡飲以一人為錄事以糾坐人又謂之

觥錄事飲犯令者觥錄事繩之投旗於前曰某犯觥

令 黃韜斷酒詩免遭拽拽郎君謔還被簪花錄事

憎 放翁詩夜宴怕逢觥錄事秋山慵伴獵將軍

觥使 元稹詩紅娘畱醉打觥使及醒差紅娘拋打曲

名觥使即觥錄事也

席糾 烟花錄妓天水仙哥字絳真與鄭舉舉互為席

糾寬猛得所

卷白波 錢牧齋詩醉卷白波輕酒敵笑拈紅袖比花



神 北軒主人曰卷白波酒令名也唐詩亦竟稱卷  
波東漢擒白波賊如席卷酒令特取此名快人意樂  
天詩鞍馬呼教住盤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  
成盧四句皆當時行酒令也

深杯百罰 酒史桑父在江總席上曰雖深盃百罰吾  
亦不辭 皮襲美詩問對不置罰閒弄無爭切素心

子最喜此二語

酒鈎 樂天詩酒鈎送瑤推蓮子燭淚粘盤壘葡讀作

荷皮日休詩投鈎列坐圍華燭格塞分明占靚妝貝

勝飲編卷八 政令

三 粵雅堂叢書

瓊詩席賭藏鈎令亭延竊藥娥

酒籌 北軒主人曰古人飲酒率多用籌蓋以行令記

數也如樂天詩碧籌攢彩椀紅袖拂盤盤稍催朱蠟

炬徐勣碧牙籌元微之詩牙籌記令紅螺椀槍籌弄

酒權劉賓客詩罰籌森豎蔬觥樣如刀王建詩替

飲觥籌知戶小助成書庫見家貧徐鉉詩歌舞送飛

毬金觥碧玉籌韓琦詩當筵主籌令難犯皆是

草爲筋花當籌 馬異詩折草爲籌筋鋪花作錦綉樂

天詩醉折花枝當酒籌

促拍催酒 宋張表臣曰樂部中有促拍催酒謂之三

臺唐土云蔡邕自侍書御史不數日徧歷三臺樂工

以其洞曉音律故製曲以美之 山谷詩飲少先愁

急板催歐詞六么催拍瑤頻傳

婪尾 酒巡匝爲婪尾樂天詩三杯婪尾酒又嘗改婪

爲盧

釣鼈竿採珠局 皆唐人酒戲名見章淵稿簡贅筆

各言典故 北軒主人曰酒令以各言典故爲佳樂天

詩閒徵雅令窮經史醉聽新吟勝管絃退之詩吟徵

勝飲編卷八 政令

四 粵雅堂叢書

前事爲觴咏新詩送花藥夫人詩新翻酒令舊詞章

此最是韻事若座間有一俗客便格不行矣

骰子賭酒 據言張祐客淮南幕赴宴時杜紫薇爲支

使南座有屬意之處索骰子賭酒杜微吟曰骰子巡

巡裏手拈無由得見玉纖纖祐應曰但教報道金釵

落彷彿還應露指尖 北軒主人曰骰子未詳所起

然觀元微之詩叫噪擲骰盤生瘳擲使籌筋隨宜

設骰盤止罰唯樂天詩醉翻彩袖拋小令笑擲骰盤

呼大采曹唐詩光射骰盤蠟燭紅骰亦作頭又作投

本飲具也後人以是博賭財物遂入匪類不能不致咎於作俑者

六鶴齊飛 李君實曰古人飲酒擊博爲戲其箭以牙飾之長五寸箭頭刻鶴形謂之六鶴齊飛今六散亦其遺意唐人詩云城頭稚子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則今催花兩枝唐已盡有之矣

手勢 皇甫松論手勢曰大凡放令欲端其頸如一枝孤柏澄其神如萬里長江揚其膺如猛虎蹲踞運其眸如烈日飛動差其指如鸞欲翔舞柔其腕如龍欲

勝飲編卷八 政令

五 國雅堂叢書

蜿蜒旋其璫如羊角高風飛其袂如魚躍大浪然後可以收漁風月繒繳笙竽 李君實曰俗飲以手指屈伸相博謂之豁拳又名豁指頭蓋以目遙覘人爲已伸縮之數隱機關捷余甚厭之以其啓遷坐曉號之漸也然唐皇甫松手勢酒令五指與手掌指節皆有名通呼五指曰五峰則知此戲其來已久

平索看精 唐國史補古之飲酒有杯盤狼籍揚解絕纓之說甚則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國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鄧雲慶始創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雲而

大備自上及下以爲宜然大抵有律令有骰盤有拋打蓋工於舉場而盛於使幕衣冠有男女雜履舄者有長幼同燈燭者外府則立將校而坐婦人其弊如此

射覆 李義山詩隔坐送鈞春酒煖分曹射覆蠟燈紅飛英會 誠齋雜記范蜀公居許下於長嘯堂前作茶藤架每春季花時宴客其下有花墮酒中者飲一大白微風過則舉座無遺當時謂之飛英會 北軒主人曰酒令如此方佳

勝飲編卷八 政令

六 國雅堂叢書

飛璫 劉禹錫詩開顏坐內催飛璫回首庭中看舞槍元稹詩已因連飛璫猶催未倒缸 北軒主人曰古人飲必行令凡交觴接卮傳杯送竿之句皆其事也拋毬樂 曲譜拋毬樂者酒筵中拋毬爲令其所唱之辭也

歌舞飲酒 劉貢父曰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羣臣長沙王亦小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醉後歡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太白詩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

吹人舞袖環今時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恥效樂工  
藝益不復如古人常舞矣

文字飲 昌黎詩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

飲惟知醉紅裙

循環飲 樂天詩把酒循環飲移牀曲尺眠

戰酒關酒 韓琦詩病門怯戰酒杜牧之詩遊騎偶同

人關酒名聞相倚杏交花

酒巡 元微之詩杯酒越巡行又香毬趁拍迴環匝花

殘拋巡取次飛王建詩勸酒不依巡又記巡傳把一

勝飲編卷八

政令

七

粵雅堂叢書

枝花歐陽永叔詩平生未肯降詩敵到處何嘗訴酒

巡

酒軍酒兵 唐人詩酒軍詩敵如相遇臨老猶能一據

鞍東坡詩旋築詩壇按酒兵

禁言 元微之詩華奴歌浙浙媚子舞卿卿自注舞者

媚子善觥令禁言

酒字令 過庭紀餘先人家常宴集喜舉經史詩詞及

古人古事爲酒令以徵後生學問偶行酒字令各拈

一句舊詩取其與酒字聯屬者轉換之間多所開發

如孟浩然詩列筵邀酒伴歐陽永叔酒敵先甘伏下

風上句花時浪孟郊酒弟老更癡又甘爲酒伶擯范

石湖酒侶晨相命下句歌場司空曙乍逢酒客春遊

慣下句久別林孫覲青裙酒姥家劉禹錫不作詩魔

卽酒顛類此者酒仙酒史酒聖酒魔等爲一令鄭谷

詩春陰賴酒鄉貢奎微風酒市旗上句落日張良臣

細細綠波通酒巷類此者酒國酒城酒地酒場等爲

一令元結詩酒堂豐釀器下句戶牖樂天酒庫封苔

綠滿瓶陳造酒所揮椽筆類此者酒坊酒肆酒樓等

勝飲編卷八

政令

八

粵雅堂叢書

爲一令樂天詩遊絲飄酒席下句瀑布孟郊酒旌高

寥寥石湖木末酒旗風上句帆邊成庭珪酒券如山

空好客皎然長安酒勝醉後書類此者酒旆酒幟酒

車酒壘酒簋等爲一令放翁詩詩情酒分合相親曹

唐夜上紅樓縱酒情元人酒信花開報下句詩情類

此者酒債酒材酒貨酒法等爲一令又如韓駒詩內

酒均頒白玉腴東坡不飲外酒嫌其村明人新來南

酒索高價上字係方位庾信詩落花催十酒張說千

酒難爲貴宋白半酒扶將入內來上句小蘇年上字

係數目元人詩縹酒對花傾譚用之千鍾紫酒薦葛蒲東坡花前白酒傾雲液上字係采色其餘經史等令未能悉記容當另錄一通以資雅席舞胡子朝野僉載北齊蘭陵王爲舞胡子每會飲王意所欲勸胡子則捧杯揖之

勝飲編卷八 政令

九 粵雅堂叢書

勝飲編卷八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九

廣寧 郎廷極 北軒輯

製造

酒之所興肇自上皇儀康而後遂有以善釀名者其祕訣莫傳惟參觀周禮及歷來入酒方物亦略可通其意矣次製造第九

儀狄 北軒主人曰戰國策帝女令儀狄作酒而進於

禹注帝女堯舜女也不詳何帝之女然曰令則儀狄未必卽是女流而古來皆以巾幗稱之不知何據按

勝飲編卷九 製造

一 粵雅堂叢書

本草有酒名素問有酒漿酒之由來亦甚古并不始自儀狄也

杜康 北軒詩話按姓譜杜康係周時人而說文云少

康作酒卽杜康也恐未然濟南城外有杜康泉相傳

爲康釀酒處泉甚清潔今居民洗菜皆於此水矣又

江陰有杜康廟明女史周淑禧詩云醕有新糟醲有

醕杜康橋上客題詩最憐苦相身爲女千載曾無儀

狄祠詩亦新穎淑禧卽江陰人也

劉白墮 洛陽伽藍記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

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餉送可  
踰千里名曰鶴觴有攜以行者遇盜飲之不醒皆被  
擒時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挾刀惟畏白墮春醪又謂  
之擒姦酒

焦革 酒乘焦革太樂丞吏也王績知其善釀乃求爲  
丞革日供美酒後革死革之妻繼之及妻又死績歎  
曰天欲斷吾飲耶遂棄官歸於所居立杜康祠而以  
革配焉

裴氏姥 臨安雜志臨安有裴氏姥以衆花醞酒貧士

勝飲編卷九 製造

二 粵雅堂叢書

則施與之其佳處名阿姥墩

餘杭姥 事在出產 北軒主人曰古來善釀者儀康  
而外秦烏氏程氏晉步兵營卒狄希田無已皆其入  
也事實散見各類不復重出

紀叟 李白哭宣城善釀紀叟詩紀叟黃泉裏還應釀  
老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

仇家賣家烏家 樂天詩軟美仇家酒又時到仇家非  
愛酒微之詩賣家能釀消愁酒但是愁人便與消皎  
然詩春風憶酒烏家近好月題詩謝寺遊

六清 禮王食用六穀飲用六清六清卽周禮六飲漿  
人掌之

五齊 張載酒賦三事既設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  
以春

三酒 卽張載所云三事也鮑溶詩色淨澄三酒三酒  
五齊四飲俱本周禮酒正掌之

六物 禮孟冬乃命酒官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  
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  
之無有差貸

勝飲編卷九 製造

三 粵雅堂叢書

酒材 放翁詩山橫翠黛供詩料麥卷黃雲足酒材酒  
材亦見周禮謂秫米麴蘖之類

調麴 王績詩六月調神麴正朝汲美泉元稹詩七月  
調神麴三春釀綠醪又樂天詩井泉旺相資重九麴  
蘖精靈用上寅

縮水 樂天詩縮水濃和酒加綿厚絮衣

九醞十旬 南都賦九醞甘醴十旬兼清注酒貴多投  
九醞投至九也十旬蓋釀百日而成者亦酒名

抱瓮冬醪 語林羊稚舒冬月釀酒常令人抱瓮須臾

復易一人酒速成而味好

臘醪 放翁詩雨前芳嫩初浮碗臘醪清醇旋拆泥石

湖詩開嘗臘尾蒸來酒點數存頭接過花

霹憲附 酒吏暑天雷雨時收雨水淘米炊飯釀酒名

霹憲附

崑崙觴 西陽雜俎魏買鏘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

艇於黃河中流以瓠瓢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

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間所絕

真一酒 東坡在南海作真一酒以米麥水三者爲之

勝飲編卷九

製造

四

粵雅堂叢書

有詩

百末 漢齋房歌百末旨酒布蘭生大樽柘漿析朝醒

注百末百草花之末蓋以百草末雜酒也

三脊茅 辰州志麻陽有苞茅山上產三脊茅可以縮

酒卽春秋入貢之茅也

蘭英 七發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注酒中漬蘭葉取其

香也

竹葉 北軒主人曰竹葉釀酒本屬蒼梧地然如梁元

帝詩欄花聊夜飲竹葉解朝醒白樂天詩毬簇桃花

騎歌巡竹葉觴東坡詩野店初嘗竹葉酒江雲欲落

豆蔻灰又某咏酒詩銀盤色瀉梨花白翠聲香浮竹

葉青皆泛用河東桑落酒亦然

松肪松精 放翁詩壺中春色松肪酒江上秋風榭葉

衣高九萬詩先生自釀松精酒侍女能持藤癭杯

松葉松花 庾信詩方欣松葉酒岑參詩五粒松花酒

雙溪道士家

李花 唐書憲宗以李花釀換骨膠賜裴度

鬱金酒 梁元帝詩香浮鬱金酒卽詩之秬鬯也

勝飲編卷九

製造

五

粵雅堂叢書

蓮花 叩頭錄房壽六月檮蓮花製碧芳酒調羊酪造

含風鮮皆涼物也東坡詩請君多釀蓮花酒

玉蘭 宋人詩玉蘭酒熟金醅溢

薤白蒲黃 樂天詩酥暖薤白酒又蒲黃酒對病眠人

自注馬陸損腰飲蒲黃酒

藤花 駱賓王詩野衣裁薜葉山酒酌藤花

黃柑 東坡集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

色香味三絕

茱萸 王建詩茱萸酒法大家同

地黃 樂天詩坐依桃葉妓行呷地黃杯

蘆酒櫛酒 杜詩蘆酒多還醉注以荻管吸於瓶中皮

日休詩櫛酒三瓶寄夜航

桂酒 神仙傳陸通嘗仰黃桂之酒樂天詩綠蕙不香

饒桂酒紅櫻無色釀花鈿

石榴花 李義山詩我爲傷心春日醉不勞君勸石榴

花蓋以櫛花釀酒卽爲酒名也

醪醑酒 王仲修詩郢坊初進醪醑酒

蕙苾苾 張賁詩爲待防風餅須添蕙苾杯貢師泰

勝飲編卷九 製造

六 粵雅堂叢書

詩荻荅酒共仙人飲

文章酒 譙周贊文章作酒能成其味注五加皮一名

文章草

酒草酒樹 洞冥記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

割之以釀酒味如醇酎飲一石三旬不醒南史頓遜

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花汁停瓮中數日卽成酒能

醉人 皮日休詩酒樹能消滴宦嗟

丁香酒 外洋所造以母丁香釀成氣味芳冽壽山外

史吳 允嘉詩玻瓶海外丁香酒金粟吳中爭鱖魚

梅香酎 林邑志林邑山楊梅其大如盃椀青時極醲

既熟味如崖蜜以釀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

飲之

蜜酒 東坡有蜜酒歌蓋以蜜釀酒也

牛酥羊髓 酒史南唐法用牛酥羊髓置醇酒中煖消

而後飲名且未觴

羊羔酒 曾子固詩白羊酒熟新看雪東坡詩試開雲

夢羔兒酒快瀉錢塘藥玉船

駝乳馬乳 元馬臻詩釀酒收駝乳裁裘聚鼠皮漢郊

勝飲編卷九 製造

七 粵雅堂叢書

祀志樂人給大官馬桐酒蓋以馬乳爲酒撞桐乃成

也元人詩亦竟稱馬酒 杜甫有謝嚴中丞送青城

道士乳酒詩

魚兒酒 霏雪錄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客其法

用龍腦凝結刻成小魚形狀每沸酒一瓊卽投一魚

其中

勝飲編卷九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出產

酒隨地有之乃畱傳者不過數處甚矣良醞之難也亦有並非產酒鄉因勝流托跡偶一把杯被以齒牙餘論遂爾得名者次出產第十

中山 搜神記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博物志載劉元石於中山酒家醉歸事又志怪齊人田無已亦能造千日酒

勝飲編卷十

出產

一 粵雅堂叢書

酃醁 荆州記醁水出豫章康樂縣取其水釀酒極甘

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入貢世稱酃醁酒

蒼梧宜城 張華詩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醑又唐人

詩宜城醖酒今應熟

關中 鄒陽酒賦其品則沙洛醁酃關中白薄

荆南豫北 張協七命荆南烏程豫北竹葉

烏程 北軒主人曰羊士諤詩金壘幾醉烏程酒烏程

浙湖州苕邑秦時有烏氏程氏善釀因名張協荆南

烏程則鄉名見盛宏之荆州記亦言秦有烏金程休

兩家善釀酒未知孰是

桂陽 南史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逾千里至家而

醉

上若下若 吳興志若溪在長興縣亦名簪溪南曰上

若北曰下若村人取其水釀酒醇美勝雲陽劉夢得

詩鸚鵡杯中若下春若下卽下若也

河東 霏雪錄河東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水釀

酒甚美故名桑落酒

蘭陵 李白詩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

勝飲編卷十

出產

二 粵雅堂叢書

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蒲城 庾信詩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

郾筒酒 蜀志郾地出大竹截之盛酒間以藕絲包以

蕉葉信宿香達曰郾筒酒

太行 蘇子美詩太行美酒清如天

新豐 庾信詩新豐酒徑多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

吳醴吳醴 吳醴見楚辭吳醴見六朝人詩

長安 袁子政論長安九釀中山清醕

餘杭酒 丁仙芝詩十千兌得餘杭酒二月春城長命



杯列仙傳麻姑至蔡經家酒盡就餘杭姥沽飲得一

油囊酒五斗

桂林 何中詩桂林嶺頭木香酒

蜀酒閬酒 杜詩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東坡詩夜

飲閬酒赤如丹

閬州 陸放翁詩閬州齋釀絕芳醇

金陵 太白詩食中百斛金陵春又白門柳花滿店香

吳姬壓酒喚客嘗白門即金陵也

楚瀝 見楚辭

勝飲編卷十

出產

三

粵雅堂叢書

南燕耐 韓琦詩無辭刺引南燕耐自注匠者濟人善

釀水酒即冰堂酒也

敘州 東坡詩東樓誰記傾春碧注春碧敘州酒名

秀州 清雪居士曰吾鄉水白酒最爲外客所笑按宋

時秀州酒有名清若空者詩家多用之釋其名義當

即今之水白酒也又宋張能臣酒名記秀州酒名月

波取義甚佳其味當不至是

劍南 酒名燒香春見宋詩

郢水 太白詩荷淨蓬池鱸天寒郢水坊時禁中有郢

水酒坊

辰溪 有鉤藤酒

黃州 壓茅柴黃州酒名韓子蒼詩三年逐客臥江皋

自與田夫壓小槽慣飲茅柴諳苦味不知如蜜有香

醪又范石湖詩瓦盆新釀杜茅柴凡村酒皆可用

巴陵 太白詩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

雲安 杜詩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

杭州 杭州釀酒趁梨花開時熟號梨花春樂天詩青

帘沽酒趁梨花

勝飲編卷十

出產

四

粵雅堂叢書

南湘 梁宋昇賦豈味薄於東魯鄙蜜甜於南湘

射洪 杜詩射洪春酒寒仍綠

江陵 酒名拋青春退之詩且宜勤買拋青春又郢中

酒名富水春榮陽上窟春富平石疎春東坡所謂唐

人名酒多以春也

羅浮 東坡詩一杯付與羅浮春

宜春 吳錄安成宜春縣出美酒

京口 酒名京清見周文璞詩

荊州 山谷集荊州公廚酒之尊貴者曰錦江春

保州定州 酒名錯著水見酒名記

鳳州 鳳州舊傳有三絕手柳酒也

廣南 有香蛇酒

京師諸酒 北軒詩話京師諸酒皆近畿所釀有蔚涿

漚沽滄易等名具列坊肆中錢牧齋詩云長安多美

酒酒人食其名刁酒非沽水味薄甜如飴易酒釀天

壇市酤安得清魏酒稍芬芳勁正乖典刑未知牧翁

所取者何酒也予最愛滄酒色清而味冽在杭州時

有詩云兩年席少麻姑酒三日程遙鄧尉花滄州舊

勝飲編卷十 出產

五 粵雅堂叢書

號麻姑城子因以名酒初疑生創後見漁洋山人詩

亦用之矣

蠻酒 羅隱詩兩催蠻酒夜深沽 投荒錄南蠻有女

酒人家生女數歲釀糟置壺水中候女嫁決水取之

味甚美

波斯 酒名三勒漿

大宛 史記大宛國以葡萄爲酒富人藏酒嘗至萬餘

石人者至數十年不敗 燉煌張氏傳扶風孟佗以

葡萄酒一斛遺張讓卽拜涼州刺史

暹羅 酒史四夷酒暹羅爲第一

緬甸 寰宇志緬甸有樹頭酒蓋以樹頭結實如椰子

大土人以罐懸其下割實汁流罐中卽成酒樹類椶

或曰卽貝樹也

眞臘 眞臘風土記美人酒於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

宿而成尤奇

新羅 李義山詩一瓊新羅酒凌晨恐易消

勝飲編卷十 出產

六 粵雅堂叢書

勝飲編卷十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一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名號

濁醪有妙理必簡擇沽唇亦損真趣然內府黃封仙廚玉液不可不作是想也次名號第十一

黃流 詩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從事督郵 世說桓溫有主簿潘別酒有酒輒令先嘗

好者爲青州從事惡者爲平原督郵蓋以青州有齊

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臍而惡酒在鬲上佳也從

勝飲編卷十一 名號

粵雅堂叢書

事美官督郵賤職故取以爲喻 陳師道詩已無白

水真人分難置青州從事來

歡伯 唐人咏茶詩睡魔奚止退三舍歡伯直須輸一

壽

聖人賢人 韓駒詩閒分酒賢聖靜記藥君臣劉賓客

詩藥爐燒蛇女酒瓮貯賢人清雪居士詩花中最喜

觀君子酒裏還能學聖人徐邈事入雅言

麴秀才 鄭瓘開天傳道士葉法善一日會朝士滿座

思酒忽有一人叩門稱麴秀才笑入居席末論難鋒

起葉潛以小劍擊之隨手墮地化爲瓶榼視之乃盈

瓶醇釀坐客飲之皆醉乃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

忘也 北軒主人詩春林剩有山和尚旅館難忘麴

秀才

麴道士 集異錄葉靜能謂汝陽王曰有生徒能飲當

令上謁稱道士常持滿侏儒者也飲酒至五斗許醉

倒乃是一瓮 放翁詩孤寂惟尋麴道士一寒仍賴

楮先生又瓶竭重招麴道士牀空新聘伶夫人

麴生麴君 清雪居士詩麴生眞吾友相伴素琴前

勝飲編卷十一 名號

粵雅堂叢書

北軒主人詩香母銅匱初起篆麴君玉雪自生花

麴居士 山谷詩萬事盡還麴居士百年常在大槐宮

玉友 周必大詩連籜玉友釣溪鱗

郎官清 西市睦郎官清並李肇家酒名見類書放翁

詩午甌惟致葉家白春盆旋撥郎官清

紅友 清雪居士詩世交只合招紅友身事何須問紫

姑

索郎 水經注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

思得旅語盡桑落反語也 時賢失名詩索郎味好

開佳境齊女聲停發靜思齊女蟬別名

椒花雨 霏雪錄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名曰金盤露

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予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

上尊 史漢成帝賜丞相翟方進上尊酒上石 東坡

詩上尊白曰瀉黃封黃封謂以黃羅帕封之亦曰黃

封酒

碧香 東坡詩碧香近出帝子家注王晉卿酒名

黃嬌 清雪居士謝惠米酒詩加餐宜白粲取醉喜黃

嬌

勝飲編卷十一 名號

三 粵雅堂叢書

碧琳腴白玉腴 張耒詩曾嘗玉帝碧琳腴不醉長安

市上酤韓駒詩去年看曝石渠書內酒均頒白玉腴

花露 放翁詩紅螺杯小傾花露紫玉池深貯麝煤

真珠紅 李白詩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

醽醁綠翠濤 龍城錄魏左相證能治酒有名曰醽醁綠

濤唐太宗賜詩云醽醁綠勝蘭生漢武百末旨酒也翠濤過玉

瀝隋煬帝酒名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

梟花 見梁簡文帝詩

瑞露珍 三餘雜記田麥逢三書生曰我有瑞露珍釀

百花中與飲甘香可愛

荔枝綠 王公權家酒名見類書

二娘子酒 林希逸詩二娘子酒何妨醉見東坡別集

瓮頭清 孟浩然詩已聞雞黍熟復道瓮頭清後人遂

以爲酒名

狀元紅 清雪居士謝惠狀元紅酒詩拜嘉名醞狀元

紅卻走牀頭清若空清若空者秀州酒名也見宋詩措大酸寒渾洗

刷醉魂輕舉碧霄中

玉浮梁 太白好飲玉浮梁浮梁卽浮蛆酒脂也

勝飲編卷十一 名號

四 粵雅堂叢書

流香 放翁詩歸來幸有流香在注新賜酒名

三辰酒 史諱錄唐明皇嘗置麴清潭砌以銀磚泥以

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

碧霞漿雲母漿 北軒主人詩琴鋪紅錦薦觴泛碧霞

漿又客歌欲裂雷公石仙酌欣分雲母漿

重碧 杜詩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又宋人詩重碧

杯中天更大軟紅塵裏夢初收

缸面新鶯 蕭翼賺辨才蘭亭事

玉鍊鎚 唐時酒名見酒小史

乾和 沈約詩釀酒愛乾和卽今不入水酒也并汾間

以爲貴品名曰乾醪酒

酥酒 東坡詩使君夜半分酥酒

冰堂春 歐陽永叔在滑縣所造酒名 北軒主人曰

酒史載酒之以春名者如瓮頭春竹葉春麴米春葡

萄春蓬萊春洞庭春海岳春錦波春浮玉春風光春

萬里春范至能酒名松花春玉露春軟腳春之屬皆是余

謂酒實有春意東坡詩飲我霞石杯放杯恍如春唐

子西詩硯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清雪居士詩難將

勝飲編卷十一 名號

五 粵雅堂叢書

繩繫日但覺酒懷春試以茶相較便覺有嚴肅之氣

已成秋象矣

般若湯 僧家諱酒因名酒曰般若湯

茅柴 清雪居士詩野樹禽啼布穀田家酒熟茅柴

瓊瑤酒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仙家上藥有玉酒瓊瑤

酒

瓊蘇酒 南岳夫人傳夫人飲王子喬瓊蘇綠酒 薛

道衡詩共酌瓊蘇酒同傾鸚鵡杯

琬液 拾遺記王母薦穆王琬液清觴

瓊飴酒 列仙傳謝元卿遇仙設素麟脂瓊飴酒

勝飲編卷十一 名號

六 粵雅堂叢書

勝飲編卷十一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二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器具

汙尊坏飲淳古之風不行久矣然玉卮無當反不若田家老瓦盆真率可喜次器具第十二

陶匏 陶謂陶瓦爲酒樽匏瓠也謂破匏爲爵此皆太古禮器

六樽六彝 見周禮

五經 侯鯖錄陶人爲器有酒經焉以盛酒似瓦壺之

勝飲編卷十二 器具 一 粵雅堂叢書

製晉安人餽人酒書一經或二經五經他境人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東帶迎於門乃知是酒五瓶爲五經也

三雅 典論劉表有酒器三大曰伯雅受七升次仲雅受五升次季雅受三升

酒器九品 逢原記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瓊觚子卮慢卷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樣蓬萊盞上有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爲限舞仙瓊有關捩滿則仙人出舞

銅鶴樽 朝野僉載韓王元嘉有一銅鶴樽背上注酒

則一足倚滿則正不滿則傾側

白獸樽 晉制元旦於殿廷設白獸樽獻直言者發此

樽飲之 白獸壺見周必大詩

瘦樽 太白有咏柳少傅山木瘦尊詩東坡賦酌以瘦

藤之樽放翁詩竹根斷作眠雲枕木瘦刻成貯酒樽

瘦楠杯見皮日休詩

北辰樽 魏元忠詩願陪南岳壽長奉北辰樽

鸞樽 放翁詩鸞樽恰受三升醞龜屋新裁二寸冠鸞

勝飲編卷十二 器具 二 粵雅堂叢書

樽卽皮襲美所云訶陵尊也

鳳凰尊 梁元帝詩香浮鬱金酒煙繞鳳凰樽

瑋碧尊 劉楨賦酌瑋碧之樽 翠樽匏樽瓦樽角樽

流光爵 宣室志天帝流光寶爵置之日中則光氣連

天康爵逸爵

甲子觚 見考古圖 北軒主人庚辰元旦詩頌春已

換庚辰歷宴客還陳甲子觚

夜光常滿杯 十洲記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

受酒三升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宴夕出以向天

比明酒汁已滿味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 張正  
見詩琴和朝雉操酒泛夜光杯

照世杯 三餘雜記撒馬兒罕有照世杯光明洞徹照  
之可知世事

自煖杯 開元遺事唐內庫有酒杯青玉色紋如亂絲  
其薄如紙杯足上鏤金字曰自煖杯上令取酒注之  
溫溫然有氣少頃如沸湯 又唐甯王有煖玉杯不  
煖自熱

碧瑤翠瓊 道藏仙家三寶有碧瑤杯紅粧枕紫玉函

勝飲編卷十二 器具 三 粵雅堂叢書

玉清女以贈韋弁誠齋詩無奈春光餐不得遣詩招  
入翠瓊杯

玉交杯 義山詩寶簾且眠金縷枕瓊筵不醉玉交杯  
綠玉紅玉 大白詩遺我綠玉杯兼之紫瓊琴樂天詩  
身臥翠羽帳手持紅玉杯

紫霞杯 王禹玉上元詩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

紫霞杯 霞文杯見劉孝綽詩

玻璃七寶杯 楊貴妃持此酌太白酒

鶴頂蝦頭 益州記鸚鵡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爲

酒器曰鶴頂杯 南越志南海以蝦頭爲杯

熊耳杯 邢子才詩朝馳瑪瑙勒夕銜熊耳杯

蟹杯 以金銀爲之飲不得法則雙螯鉗其脣必盡乃  
脫

雙鳧杯 鞋式亦名金蓮杯

鸞杯 盧照鄰詩長裙隨鳳管促柱送鸞杯

九曲杯 以螺爲之數穴極彎曲可以藏酒蠡杯蠡瓊  
皆是

月苗杯 天隨子詩月苗杯舉存三洞

勝飲編卷十二 器具 四 粵雅堂叢書

竹根蓮子 庾信詩山杯捧竹根杜詩傾銀注玉驚人  
眼共醉終同臥竹根樂天詩香傳蓮子杯又圓瓊飛

蓮子

碧筒杯 霏雪錄魏鄭公慙率賓佐避暑取荷葉盛酒

刺葉與柄通屈莖輪囷如象鼻焉持吸之香氣清冽

名曰碧筒杯宋人詩釀熟青田酒香宜碧藕筒

檨葉杯 放翁詩閒弄流塵檨葉杯

藤杯 王勃詩風筵調桂軫月徑引藤杯

連理合歡 楊方詩飲我連理杯宋之間詩爲盡合歡

材

鷓鴣卮 見唐書

蘭卮 謝靈運詩蘭卮獻時哲 羽卮翠卮文螺卮

金屈卮 方岳詩世無解語玉超脫春欲負余金屈卮

葡萄卮 吳均詩朝衣茱萸錦夜覆葡萄卮

古銅卮 放翁詩煎茶小石鼎酌酒古銅卮

崑崙玉璫 見青箱雜記義山詩鎖香金屈戌璫酒玉

崑崙

桃根蕉葉 元微之詩曲芭桃根瓊橫講指雲式李長

勝飲編卷十二 器具

五 粵雅堂叢書

吉詩瀉酒木蘭蕉葉蓋 黃山谷有梨花瓊

垂蓮瓊 歐陽永叔詩大家金瓊倒垂蓮一任西樓低

曉月東坡詩暫借垂蓮十分瓊

銀花銅葉 樂天詩錦額簾高捲銀花瓊慢巡孔平仲

詩大稱君家銅葉蓋

鷓鴣金瓊 晁補之詩鷓鴣金瓊有餘春

荷心瓊 張伯雨詩小於藥玉荷心瓊

鴛鴦瓊白雞瓊 酒史鴛鴦取其逐飛白鷄取其解酒

迅速

白金盃 樂天詩千首詩成青玉盃十分酒瀉白金盃

鵲尾杓 朝野僉載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

酒樽王欲勸者呼之則鵲尾指其人

舒州杓 李白詩舒州杓力士鎗李白與爾同死生又

鷓鴣杓亦見李白詩

犀杓翠杓 張耒詩玉樽犀杓與之俱放翁詩金樽翠

杓共提攜 龍杓見古賦

紫瑤觥 曹唐遊仙詩笑擎雲液紫瑤觥共請雲和碧

玉笙 翠觥羽觥

勝飲編卷十二 器具

六 粵雅堂叢書

雲疊 牧之詩雲疊心凸知難捧鳳管簧寒不受吹

白羽觴 周必大詩屬車誰從黃麾仗釣艇還飛白羽

觴 白鶴觴九霞觴雕觴翠觴

素瓷 陸士修詩素瓷傳靜夜 綠瓷縹瓷並見古賦

縹粉壺 李賀詩縹粉壺中沈琥珀

碧玉壺 放翁詩竹葉春醪碧玉壺桃花駿馬青絲鞵

銀罍瑤罍 杜詩翠管銀罍下九霄顧阿瑛詩龍頭瀉

酒下瑤罍 瓊罍金罍石罍

翠罍 見詩集



銅斗 孟郊詩銅斗飲君薄手拍銅斗歌

龍頭鐺 三洲曲湘東醺綠酒廣州龍頭鐺

畫榼 章孝標詩畫榼倒懸鸚鵡背花衫對舞鳳凰文

小花蠻榼 譚用之詩高調秦箏一兩弄小花蠻榼二

三升

小甃榼 樂天詩香醪小甃榼軟火深土爐

銀榼銅榼 樂天詩銀榼攜桑落放翁詩銅榼經月常

生塵 瓦榼瘿榼

綠沈香榼 妓某詩綠沈香榼傾屠蘇

勝飲編卷十二

器具

七 傳雅堂叢書

椰子榼 北軒主人詩山客遠貽椰子榼廚人新製菊

苗蕐

白角榼雙魚榼 樂天詩白角三升榼又何如家醞雙

魚榼籌山外史詩雙魚榼飲同心酒百子盆栽並蒂

花

翠食 見詩集

渠梳鏤梳 昭明太子詩宜城溢渠梳中山浮羽危陸

龜蒙詩鏤梳傳玉酒

石缸 天隨子詩花浸春醪挹石缸

縹盆 潘岳賦傾縹盆以酌酒 老瓦盆見杜詩

五位瓶 南唐物以銅爲之

雙玉瓶 杜詩酒盡沙頭雙玉瓶范石湖詩山中名器

兩芒屨花下友朋雙玉瓶

銀瓶縹瓶 杜詩指點銀瓶索酒嘗韓詩追歡罄縹瓶

酒船 謂飲器如船式也牧之詩夜槽壓酒銀船滿又

觥船一棹十分空孔平仲詩座客競飲黃金船放翁

詩玉船風動酒鱗紅晁補之詩長船刻玉流霞動快

飲不須帆櫓送亦稱酒撈酒舫瓊舟瓊艘

勝飲編卷十二

器具

八 傳雅堂叢書

藥玉船 周必大詩淺斟未辦銷金帳快瀉聊憑藥玉

船

兩玉船 見坡詩

長生木瓢 杜詩長生木瓢示真率

酒海 大飲器也

鸚鵡螺 南州異物志鸚鵡螺狀如覆杯可爲酒器陸

放翁詩葡萄錦覆桐孫古鸚鵡螺斟玉莖香 駱賓

王詩鸚鵡杯中分竹葉鳳簫裏落梅花陳與義詩

平生鸚鵡琖今夕最關身

紅螺 杯觴瓊碗並用曹唐詩難放紅螺蘸甲杯又白螺瓊亦見詩集

滿眼酤 杜詩爲君沽酒滿眼酤注滿眼酤沽酒器也不落 北軒主人詩歡情傾不落遠客賦將離不落酒器將離芍藥名銀不落見長慶集

金卷荷 歐陽永叔詩嫩豔十分金卷荷亦作金荷放翁詩金荷淺酌聞傳酒銀葉無烟靜炷香

酒鎗 齊書竟陵王子良遺何點以徐景山酒鎗

魚枕蕉 永叔詩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荊魚杯見東

勝飲編卷十二 器具 九 兩雅堂叢書

坡詩蓋荊州出魚枕可爲杯也

小蠻 高谷傳曰樂天侍姬名小蠻者樂天詩楊柳小蠻腰是也又詩還攜小蠻去則係酒榼名

黃目 酒樽名見禮記

玉東西 山谷詩佳人斗南北美酒玉東西少遊詩舞

急錦腰迎十八酒醒玉璫照東西

偏提 卽酒注子也唐太和內官以諱鄭注名略改其式名曰偏提韓偓詩忽聞仙樂動賜酒玉偏提

金叵羅 太白詩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

鑿落 樂天詩銀含鑿落瓊又銀花鑿落從君勸金屑琵琶爲我彈姜白石詩翦燭屢呼金鑿落倚窗閒品

玉參差

鴟夷 楊雄酒箴鴟夷滑稽腹如瓠壺鴟夷革囊以盛

酒也滑稽亦酒器言其圓轉縱舍無窮之狀舊人詩

金錢百萬酒千鴟又時送一鴟開鎖眉竟作樽食等用亦有用紫皮鴟者卽鴟夷也

注酒魁 見山谷詩大斗也猶北斗之有魁柄

服匿 九邊志服匿式如罍小口大腹方底可受酒醕

勝飲編卷十二 器具 十 兩雅堂叢書

二斗

酒筒 皮日休詩蠶絲度日紫琴薦蛙粉經時落酒筒

綠油囊 皎然詩酒挈綠油囊

酒旗 清雪居士曰韓非子宋人沽酒懸幟甚高可見

酒市有旗其來已古亦稱帘稱望子許渾詩春橋懸

酒幔夜柵聚茶檣幔卽旗也旗幟與帘色皆用青然

唐人詩亦有稱彩幟者

印泥 陳師道詩笑呼赤腳傭印泥放翁詩山茗封青

簪村酤印赤泥

勝飲編卷十三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箴規

甘酒嗜音歌於夏之五子酒與味色論自魯之共公  
前言蒼蔡一一非誣略舉數條以爲崇酒者戒次箴  
規第十三

濡首 易飲酒濡首不知節也 吹劍錄曰易惟四卦  
言酒而皆險難時需需于酒食坎樽酒簋貳困困于  
酒食未濟有孚于飲酒

勝飲編卷十三 箴規

一 粵雅堂叢書

伐德 詩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童羖 詩由醉之言俾出童羖謂醉而妄言則將罰汝  
使出童羖矣童羖無角之羖羊設言必無之物以恐  
之也

彝酒 書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注彝常也  
言無常于酒其飲惟于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  
無至于醉也

豢豕 禮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  
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

勝飲編卷十二 器具

十一 粵雅堂叢書

勝飲編卷十二

譚瑩玉生覆校

終日飲酒而不得醉此先王之所以借酒禍也

三爵油油 禮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灑如也

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言言和敬貌

幾酒謹酒 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注以萍

爲名取其浮水上不沈溺也幾察也察其非時飲酒

與沈酒者謹酒戒民節飲也

沈酒 韓詩外傳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卽敘者謂之禮

跌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

醕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涵故君

勝飲編卷十三 箴規

二 粵雅堂叢書

子可以宴可以醕不可以沈不可以涵

棄事就酒 見六韜論十盜此其第五盜也十盜皆言

人家致貧之由

爵作人形 三禮圖射爲爵爵名豐作人形豐本國名

其君以酒亡因戴孟以戒酒

淫荒皆源于酒 漢書班伯諫成帝曰沈酒于酒微子

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荒

之戒其源皆在于酒

弗繼以淫 蔡邕樽銘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德將無醉

過則荒沈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尙鑒茲彞茂勸厥心

屏爵棄卮 晉祖台州與王荊州書古人以酒爲戒願

君屏爵棄卮焚燬毀楹俎儀狄於羽山放杜康於三

危

腐腸 養生論醪醴腐人之腸胃元微之詩平生中聖

人翻作腐腸賊樂天詩佳有與旨酒信是腐腸膏豔

聲與麗色眞爲伐性刀

消腸酒 北軒主人曰張華造九醞酒其麴藥非中國

所有釀酒醇美人醉須叫嘯搖蕩不爾肝腸卽消爛

勝飲編卷十三 箴規

三 粵雅堂叢書

較之覆瓿布禍尤速矣當時閭里人語曰甯得醇酒

消腸不與日月爭光唐鄭谷詩險事消腸酒清歡敵

手棋果以其身殉耶吳中士夫好食河鮑每援東坡

直得一死之言其有不食者輒鄙笑之是亦明知其

爲消腸酒而不能忘情也

狂花病葉 醉鄉日月或有勇於牛飲者以巨觥沃之

旣撼狂花復凋病葉飲流謂睚眦者爲狂花目睡者

爲病葉

歡場害馬 醉鄉日月酒徒謂不可與飲者爲歡場之

害馬蓋謂語言下俚而貌癡浮之類

犯卯過申 清雪居士曰占人飲宴卜晝而不下夜以

日飲有節至夜將無所底止也乃荒腴者自朝至暮

沈埋麴蘖中唐人詩云不須愁犯卯且乞醉過申雖

曰高致實不可以爲法

醉輒自杖 晉書庾袞父在常戒袞酒後每醉輒自青

曰子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于父墓前自杖三十

酒如成病 酒誡宋蔡文忠齊倅濟州日至醉賈存道

作詩云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

勝飲編卷十三 箴規

四 粵雅堂叢書

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終身未嘗至

醉

責人正禮 語林孫季舒常與石崇飲傲慢過度崇欲

奏之裴楷曰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作令惟不飲酒 世說傅懿代劉元明爲山陰令問以

舊政答曰作縣令惟日食三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

策也

以猩猩爲戒 陳仲醇曰猩猩性好酒人以酒取之輒

先覺口作罵罵聲然不肖竟去也遂徊盆盎間略一

嘗之既得其味便甘而飲之至醉終被羈縛人之於  
酒何不以猩猩爲戒乎

禍泉 夷門廣牘置之瓶中酒也酌於杯注於腸善惡

喜怒歧矣倘夫性昏志亂膽脹身狂平日不敢爲者

爲之言騰烟焰事墮穽機是豈聖人賢人乎一言蔽

之曰禍泉而已

酒亦嚴牆 螢雪叢談陳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有

同僚偶舉知命者不立乎嚴牆之語爲問一客曰酒

亦嚴牆也陳因是有悟遂終身斷飲

勝飲編卷十三 箴規

五 粵雅堂叢書

百悔經 清異錄閩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

慚悔乃集書籍中凡飲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

曰百悔經自後絕飲至於終身

飲酒十過 四分律飲酒有十過失一顏色惡二少力

三眼不明四見噴相五壞田資生六增疾病七益鬪

訟八惡名流布九智慧減少十身敝命終墮諸惡道

醉字義 正字通按說文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於亂

也然醉必失德喪儀酒誥賓筵言之甚詳未有醉能

卒其度量不至於亂者醉之從卒卒終也與酒俱卒

危辭也所以寓戒也

牛飲虎酣 酒史殷王牛飲而喪朝楚臣虎酣而敗德  
成都有累月之醉中山困千日之眠

勝飲編卷十三 箴規

六 粵雅堂叢書

勝飲編卷十三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四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疵累

最厭晉人禮豈為我輩設一語况飲酒尤貴溫克詩  
曰飲酒孔嘉維其合儀越禮者甚無取焉次疵累第  
十四

壑谷 左傳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擊鐘猶未已  
朝者問公焉在曰吾公在壑谷

積麴成封 冲虛經子產有見曰公孫朝好酒朝之室

勝飲編卷十四 疵累 一 粵雅堂叢書

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  
鼻 清雪居士詩麴封來按部基障待登壇

醉眠鄰婦側 阮嗣宗事 尤展成曰世以柳下惠坐  
懷不亂阮籍醉眠鄰婦側終無他意稱其不好色然  
既已坐懷矣何必亂既已醉眠其側矣何必更有他  
意

高陽池 晉書襄陽有習郁池園亭最勝山簡為征南  
將軍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曰此我高陽池  
也時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

歸酩酊無所知時復騎駿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問葛  
疆何如并州兒 北軒主人曰倒著接羅亦是韻事  
第值永嘉之初四方寇亂朝野危懼簡膺方鎮重寄  
而乃優游卒歲惟酒是耽國家亦安賴是人哉兒童  
歌大含譏刺非喜而道之也

三騶對飲 世說謝幾卿性通脫嘗預樂遊苑宴不得  
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  
觀者如堵幾卿自若

盜酒 世說畢卓爲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卓夜往盜

勝飲編卷十四

疵累

二

博雅堂叢書

飲醉臥食邊爲吏所縛視之乃畢吏部也 元稹詩

貪眠思畢卓糟粕憶劉伶

上頓 文章志王忱嗜酒一醉輒連日不醒自號上頓

諺以大飲爲上頓自忱始也

狗賣中大叫 酒史晉光逸嘗詣胡毋輔之值與謝鯉

諸人閉戶裸袒酣飲逸將排戶守者不聽便於戶外

脫衣露頭于狗賣中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

必孟祖也乃呼入共飲時稱八達逸與輔之鯉及阮

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也

永飲 三餘雜記阮咸宗人大益盛酒爲羣豕所飲咸  
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鼈飲鶴飲 書邊錄蘇子美石曼卿輩飲酒有名曰鬼

飲了飲四飲鼈飲鶴飲鬼飲者夜不燒燭了飲者挽

歌哭泣而飲四飲者露頭危坐鼈飲者以毛席自裹

其身伸頭出飲畢復縮之鶴飲者登樹杪而飲

以屋爲禪 世說劉伶常脫衣裸形而飲人見譏之伶

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禪衣諸君何入我禪中

食精 清異錄螺川人何晝薄有文藝而屈意於五侯

勝飲編卷十四

疵累

三

博雅堂叢書

尤善酒人以食精誚之

使酒 緯略權夫剛直使酒不好面諛季布任俠有名

孝文時召爲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宋孔顗

使酒仗氣醉則彌日不醒僚案之間多所凌忽

以酒沐客 乾臞子武元衡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

狂酒逼元衡巨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

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好賒酤 江表傳吳潘璋好賒酤債家至門曰後家當

還 北軒主人曰賒酤貧家常事雅人每以托諸吟

咏如杜詩鄰家有美酒稚子也能吟樂天詩平封還  
酒債堆金選蛾眉韓偓詩嶽僧乞新詩去酒保頻  
徵舊債來放翁詩得祿俸償賒酒券思歸新草乞祠  
章又酒甯刺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舊詩雪居士  
詩賴有賣文錢稍稍還酒負又酒通驟清深自喜若  
潘璋直是賴債子矣

三曰僕射 語林周顒初以雅望獲海內盛名過江積  
年大飲酒常經三日不醒時謂之三曰僕射

雜穢非類 世說劉公榮景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

勝飲編卷十四

疵累

四

粵雅堂叢書

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  
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  
而醉後公榮與王戎會阮籍所阮謂王曰偶有二斗  
美酒當與公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  
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  
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  
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王鳳洲曰即以  
公榮語翻出可謂滑稽之雄

狂司馬 晉書謝奕與桓溫善飲酒無復朝廷禮嘗逼

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  
何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  
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溫不之責 清雪居  
士曰以布衣之好而岸幘嘯咏可矣若此太覺無禮  
不謂宣武老賊竟能容之也

晝夜酣飲 典論劉松鎮袁紹軍紹與子弟日共飲宴  
當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  
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

杖訖復與飲 世說補何承裕為整屋咸陽二縣令醉

勝飲編卷十四

疵累

五

粵雅堂叢書

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  
私白事承裕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酒窟 澄懷錄蘇晉作曲室為飲名酒窟地上每一磚  
鋪酒一甌計磚五萬枚晉日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  
乃已

狂言驚座 本事詩杜牧為御史分務洛陽李聰罷鎮  
閒居聲伎豪華為當時第一一日開宴朝客高流靡  
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  
會李不得已馳書迎之杜至瞪目注視諸女妓曰聞



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諸妓皆回首破顏牧連飲  
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  
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

贊泛春渠 酒史汝陽王璵嘗取雲夢石盤泛春渠以  
著酒作金銀龜魚浮沈其中

醉輿 天寶遺事中王將錦綵結成兜子醉則擡歸號  
醉輿

陳三更 酒史宋陳儀董儼爲三司副使曾飲樞第歸  
常逮夜時爲語曰陳三更董半夜

勝飲編卷十四

疲累

六

粵雅堂叢書

勝飲編卷十四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五

廣寧 郎廷極 北軒輯

雅言

酒中意趣難以言傳出自雋人便覺親切有味正不  
必匡鼎說詩令人解頤也次雅言第十五

無事 國策陳軫謂犀首曰卿何爲好飲曰無事 東  
坡詩欲飲三堂無事酒

痛飲讀騷 世說王孝伯恭言名士不須奇才但能痛  
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劉克莊詩酒與離騷

勝飲編卷十五

雅言

一

粵雅堂叢書

難捏合不如痛飲是單方

引人著勝地 世說王衛軍薈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使人自遠 世說王光祿蘊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形神不相親 世說王佛大忱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  
神不復相親 清雪居士曰蘊之父濛薈之父導忱

之父坦之三人言酒意義不甚遠可想見王氏門風  
未知酒中趣 世說孟嘉好飲喜酣暢愈多不亂桓宣

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但未知酒中趣  
耳 北軒主人曰余嘗論古來酒人惟淵明深得酒

中趣乃淵明係孟嘉第四女所生也豈外孫亦有祖述與

樽中酒不空 漢書孔融爲北海相喜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作僕射不如飲酒樂 北齊李元忠語

速營糟邱 陳暄答兄子書速營糟邱吾將老焉 放

翁詩愚可笑金堆屋老子惟須糟築邱

拍浮酒池 畢卓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

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清雪居士詩一生不較

勝飲編卷十五 雅言

二 粵雅堂叢書

魚熊掌兩手惟須酒蟹螯

得封酒泉 類林漢郭宏好飲曰得封酒泉郡實出望

外又晉姚馥羌人也好飲嘗渴於酒羣輩呼爲渴羌

武帝授以朝歌守馥且願爲馬圉時賜美酒以終餘

年帝曰朝歌商之舊都酒池猶在馥固辭乃遷酒泉

太守乘醉拜受焉 北軒主人曰酒泉今肅州地有

金泉泉味如酒漢時因以名其郡飲徒語及酒泉太

守輒爲神往皮襲美有咏酒泉詩云春從野鳥沽晝

任閒猿酌我願葬茲泉醉魂似覺躍則與死葬陶家

之側同一設想矣

名不如酒 晉書張季鷹縱任不拘或謂其獨不爲身

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 清

雪居上曰樂天詩身後堆金柱北斗不如生前一杯

酒名與利一也然太白詩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

者雷其名是欲得名又無如飲酒矣

時復中之 異苑徐邈爲尙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沈

醉從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大怒

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

勝飲編卷十五 雅言

三 粵雅堂叢書

性修慎偶醉言耳後文帝見邈問曰頗復中聖人否

邈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

時復中之帝大笑 東坡詩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

時復一中之又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

放翁贈酒榼詩賴有小道士時來中聖人

無多酌我 漢書蓋寬饒賀許伯入第卽曰無多酌我

我乃酒狂丞相魏其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醉也

取爲酒壺 笑林鄭泉自言我死必葬陶家側庶百歲

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元微

之詩他時定葬燒缸地賣與人家得酒盛

糟肉更堪久 世說王導語孔羣云卿何爲恆飲不見

酒家覆紙布曰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

久乎羣嘗與親舊書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

糞事

忍斷杯中物 三餘雜記吳衍好酒後以醉忤權貴遂

戒飲阮宣以拳毆其背曰看看老癬痴漢忍斷杯中

物耶

竹酒相並 襄陽耆舊傳辛仲宣截竹爲罍以酌酒曰

勝飲編卷十五

雅言

四

粵雅堂叢書

吾性愛竹及酒欲令二物相並耳

對飲惟明月 南史謝朓不妄交門無雜賓有時獨醉

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李白

詩舉杯邀明月對飲成三人王義山詩論交惟有詩

知己把酒相忘月與吾

酒興不空 類林劉公幹居鄴下庭有桃花諸公子遊

賞而去公幹問僕損花乎僕曰無之公幹喜曰珍重

輕薄子不損折此花使吾酒興不空也

兄弟輩宜早還宅 北史魏元亨好酒貌短而秃文帝

偏所眷顧常置酒十瓶上皆加帽以戲字字一見卽

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人王家匡坐相對宜

早還宅也遂盡攜以歸帝憮然大笑

良醞可戀 唐書王績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爲給酒

或問待詔何樂曰良醞可戀耳

澆書 三餘雜記東坡以晨飲爲澆書李黃門以午睡

爲攤飯放翁詩澆書滿把浮蛆食攤飯橫眠夢蝶牀

醉有所宜 皇甫松曰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

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

勝飲編卷十五

雅言

五

粵雅堂叢書

秋泛其爽也醉得意宜唱歌導其和也醉將離宜擊

鉢壯其神也醉文士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

人宜加觥孟旗幟助其烈也

學佛學仙 陳仲醇曰酒能亂性佛氏戒之酒能養氣

仙家飲之余於無酒時學佛有酒時學仙

勝飲編卷十五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六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雜記

酒事瑣餘無所依附或亦可資席俎雅談次雜記第十六

投酒器 晉書陶侃投參佐酒器擣蒲之具於江北軒主人曰飲酒真廢時失事陶公豈有見於當時任達之習將無底止特以風世與想到惜分陰一語自令人屏絕杯鐏矣

勝飲編卷十六

雜記

一 粵雅堂叢書

嘔丞相茵 史丙吉爲相馭吏醉嘔污車中茵西曹欲治以罪吉曰不過嘔丞相車茵耳第忍之 北軒主人曰韓魏公開宴吏碎玉杯公曰非故也古人雅量往往如是

投醪 黃石公書昔良將有饋釀醪者投於河令士卒迎流飲之 越王句踐事同

以酒授行觴者 南史陰鏗宴飲因回酒炙授行觴者坐客皆笑曰吾儕終日酣飲而行觴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爲賊擒或救免之卽行觴者

清雪居士曰顧榮亦有分炙事與鏗事同中山君之壺飧趙宣之食桑間餓者不過沾沾小惠偶一行之而終得其報況於霑大恩沐殊遇者乎

酒薄被圍 淮南子魯趙皆獻酒於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潛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醴酒不設 楚王戊與穆生事

酒黨 後漢馮方怨桓彬誣爲酒黨遂終廢棄

解乏 開元遺事開元中天下康樂自招應縣至都門

勝飲編卷十六

雜記

二 粵雅堂叢書

當官道左右市酒亦有施者爲行人解乏號爲歇馬杯亦古人衛尊之義也 清雪居士曰較之德宗播遷時京師市上偶有一醉人人聚觀以爲祥瑞者何啻懸絕

告身易醉 唐書至德中官爵冒濫大將軍告身才易

一醉

酒有別腸 閩史閩主曦言周維岳身甚小何飲酒多左右曰酒有別腸閩主欲割視之或曰殺維岳無人侍劇飲乃止

三友 長慶集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嘗作詩曰昨日  
北窗下自問何所爲所親惟三友三友者爲誰琴罷  
輒飲酒酒罷輒吟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已時

染唇漬口 笑林王子淵竊買得髯奴名便了戲作僮  
約頗堪發粲其略曰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一言但當  
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惟當染唇漬口不得傾盂  
覆斗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奴不  
聽教當筆一百讀券文畢奴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  
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鎖額

勝飲編卷十六

雜記

三

粵雅堂叢書

獵酒 霏雪錄五代漢常思有從事來見思怒曰必是  
來獵酒命典客飲而遣之 北軒主人曰獵酒二字  
甚新庾信詩劉伶方捉酒駱賓王貨酒成都妾亦然  
杜詩空愁避酒難樂天豈宜憑酒更癡狂元微之接  
酒待殘鶯曹唐暗笑夫人推酒聲草莊大抵行人難  
訴酒陳師道棧羊篩酒待公歸晁冲之豪放悉寓酒  
范成大騷客顛詩亦狂酒清雪居上無地可逃酒他  
如戰酒鬪酒脂酒準酒過酒試酒皆不敵此二字也  
醒酒石醒酒草 澄懷錄石能醒酒則李衛公平泉莊

物也草能醒酒則開元興慶池南物也

別一罌非酒 霏雪錄晉孔奔有遺酒者奔遙呵曰人  
餉我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視之一罌果是水人詢  
其故奔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故耳

飲儲 下酒物謂之飲儲

酒保酒傭 史記樂布困窮爲酒家保後漢書李燮李  
固子亡命爲酒家傭

馬軍 杜甫謝嚴中丞送酒詩洗瑣開嘗對馬軍馬軍  
卽所遣送酒人也

勝飲編卷十六

雜記

四

粵雅堂叢書

三不如人 宋皇甫牧曰子瞻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  
謂著棋喫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知人子瞻詞雖  
工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算酒 算書趙達如故人家食畢主人曰乏嘉肴無以  
敘意達因取雙筯再三縱橫曰君東壁下有美酒一  
斛鹿肉三觔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故相試耳

酒藏吏 談數晉戴洋年十二病死而蘇曰天使我爲  
酒藏吏

唐時酒價 學齋卮言真宗偶問丁謂唐時酒價謂對

以每升三十上問何據乃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  
恰有三百青銅錢上頗喜其對然李太白又有金樽  
美酒斗十千之句李杜同時何所言酒價迥異客有  
善謔者曰太白自謂美酒恐老杜不擇飲而醉村店  
壓茅柴耳此雖戲言卻亦近理

當墟 史記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臨邛賣酒文君當墟  
相如滌器 北軒主人題文君當墟賣酒圖歸鳳求  
凰絕響話來賣酒如新不羨當墟豔質偏憐滌器才  
人

勝飲編卷十六 雜記

五 粵雅堂叢書

酒稅 清雪居士曰熙甯酒課載杭設十務稅三十萬  
貫以上蘇州七務稅二十萬貫以上獨於秀州有十  
七務稅十萬貫以上課少而務多總天下而計之其  
權稅有百萬貫餘是豈爲盛時美政也裕國之道要  
不在此 張蠙詩甘貧只擬長監酒忍病猶期強采  
花

分杯飲 左慈與曹操事

喂酒滅火 雞肋後漢樂巴喂酒救成都火郭憲喂酒  
救齊國火晉佛圖澄喂酒救幽州火

壽星臨帝座 緯史宋仁宗時有道士遊於市形狀大  
異飲酒不醉好事者圖其形達於帝所帝召見賜酒  
一石飲盡次日司天臺奏云壽星臨帝座忽失道人  
所在

虹吸酒 祥驗集章梈鎮蜀有虹垂首於筵吸酒旬日  
拜中書

君山美酒 湘州志酒香山在君山上有美酒數斗飲  
之者不死漢武求得之爲東方朔竊飲帝欲殺之朔  
曰酒若驗即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乃得免

勝飲編卷十六 雜記

六 粵雅堂叢書

華山酒姬 列仙傳呼子先者漢中卜師也壽百餘歲  
臨去呼酒家姬曰急裝與汝俱去夜有仙人持二茅  
狗來子先持一與姬乃龍也騎之上華陰山後嘗於  
山上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

斗星化人飲酒 國史異纂唐太宗時李淳風奏北斗  
七星當化爲人明日至西京市飲酒帝使人候之有  
胡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京酒肆飲酒使者宣勅  
七人笑曰此必淳風小兒言也忽不見

太白酒星 唐逸史成都酒家每有紗帽藜杖四人來

飲飲輒數斗其言愛說孫思邈明皇召思邈問之曰

此太白酒星仙品絕高每遊人間飲酒處處皆至尤

樂蜀都

成德器 紀異錄有人自稱成德器從人求酒擊之乃

一酒瓮

酒魔 蔣氏目錄元載不飲酒鼻聞氣即醉有人以針

挑其鼻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是日飲一斗

鬼醉 妄言漢建武年東萊人姓也家嘗作酒一日見

三奇客共持麴飯至索酒飲飲竟而去頃有人來云

勝飲編卷十六

雜記

七

粵雅堂叢書

見三鬼酣醉於林中

薄荷爲酒 清異錄猫以薄荷爲酒雞以蜈蚣爲酒鳩

以桑椹爲酒虎以狗爲酒蛇以茱萸爲酒皆謂食之

則醉又蜜蜂以蕎麥花爲酒

勝飲編卷十六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七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正喻

凡物有比擬而益見其佳者於是愛酒之人正言之  
不足復罕譬言之次正喻第十七

顧建康 南史齊顧憲之爲建康令號神明都下飲醇

酒號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如淮如澠 左傳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

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

勝飲編卷十七

正喻

一

粵雅堂叢書

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

與君代興亦中之又魏都賦清醕如濟濁醪如河

如泉如川 杜詩不有小舟能蕩漿百壺那送酒如泉

歐陽文忠詩況有玉鍾應不負夜槽春酒響如泉

北軒主人詩花鈿人似月翠瓮酒如川

碧如江 楊誠齋詩南溪新酒碧如江北地鶯梨白似

霜

綠如苔 韋莊詩榴花新釀綠如苔對雨閒傾竹葉杯

如霞 歐陽文忠詩誰能慰寂寞惟有酒如霞

如乳如飴 岑參詩絲繩玉缸酒如乳樂天詩甌泛茶

如乳臺粘酒似飴又酒味濃于飴

似蜜甜 杜詩不放香醪似蜜甜

滑如油濃似粥 東坡詩白酒無聲滑瀉油又社酒粥

面濃放翁詩街頭買酒滑如油又高樓臨路酒如油

又酒似粥濃知社到餅如盤大喜秋成

肥于豕膩如織 皮日休詩精牀帶松節酒膩肥于豕

元微之詩繪縵輕似絲香醪膩如織

鷺黃鴨綠 東坡詩應傾半熟鷺黃酒照見新晴水碧

勝飲編卷十七 正喻

二 粵雅堂叢書

天放翁詩新酒黃如脫殼鷺誠齋詩坐上豬紅間熊

白食頭鵬綠變鷺黃 北軒主人詩浮醅真鴨綠染

紙是鴉青又把杯喜泛鷺黃乳

色如鷺醅 放翁詩晨起常教置一壺色如鷺醅潤如

酥

鷺兒鷺雛 范浚詩玉梳鷺兒酒花瓶虎子鹽放翁詩

釀成西蜀鷺雛酒黃就東坡肉糝羹

薤湯蜜汁 東坡詩酸酒如薤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

州城飲酒但飲涿

金屑醅玉色醪 樂天詩金屑醅濃吳米釀銀泥衫穩

越娃裁東坡詩不如飲我玉色醪

白玉泉 東坡詩聞道清香閣新竊白玉泉

沙糖味 古聖即曲酒無沙糖味爲他通顏色

油衣 元微之詩酒愛油衣淺

珠顆 少遊詩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

一瓮雲千鍾乳 東坡詩自撥牀頭一瓮雲幽人先已

醉濃芬清雪居士詩聖酒千鍾乳神丹一粒砂

秋江寒月 山谷清醇酒頌清如秋江寒月風吹波靜

勝飲編卷十七 正喻

三 粵雅堂叢書

而無雲醇如春江永日落花游絲之困人

養生主齊物論 三餘雜記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

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

酒蟻酒蛆 北軒筆記周禮酒有泛齊謂浮蟻在上洗

洗然也蛆義同如春蟻臘蟻玉蟻絲蟻縹蟻白蟻素

蟻玉蛆浮蛆之屬詩家多用之 樂天詩香醪淺酌

浮如蟻雲等新梳薄似蟬

酒母酒子 方秋崖詩春蔓茶僧老秋泓酒母淳放翁

詩鄰翁分酒子羽客借桐孫



酒嫩酒肥 陸龜蒙詩凍醪初漉嫩如春輕蟻漂漂雜

藥塵 皮日休詩茗脆不禁炙酒肥或難傾

頭酒尾酒 正字通俗呼釀爲頭酒釀爲尾酒

捉酒虎 酒史諺謂海錯之鹽者爲捉酒虎

酒波 倪璞詩酒波蕩漾大河傾放翁詩夜煖酒波搖

燭焰舞回妝粉鑠花光

酒花 李羣玉詩酒花蕩漾金樽裏棹影飄搖玉浪中

孔平仲詩酒花隨煖聚酥藥帶寒開

酒鄉 朱林景熙詩乾坤浩蕩酒鄉寄山水蒼寒琴意

勝飲編卷十七

正喻

四

粵雅堂叢書

參 北軒主人曰酒鄉醉鄉之屬不過寓言耳然浙

之嘉興稱醉里相傳吳王曾醉西施於此因名蘇州

越來溪西南有酒城志亦言吳王所築以釀酒則實

有其地也

酒膽 陸龜蒙詩酒膽大如斗

糟邱糟垤糟隄 李白詩壘麴便築糟邱臺山谷詩崑

崙視糟垤旣化不自知清雪居士詩堪笑世人耽麴

藥糟隄一築如沙隄

酒中住 東坡詩甚欲隨陶公移家酒中住又醉處卽

爲家阮宣語也

酒爲年 杜詩應須基度日且用酒爲年林景熙詩風

月未容詩人務乾坤應用酒爲年

三昧酒 柳宗元詩楓樹夕陽亭共傾三昧酒

聲聞酒 樂天詩何年飲舊聲聞酒

軟飽 東坡詩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醉侯 皮日休詩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劉伶作醉侯

放翁詩未恨名風漢惟求拜醉侯

醉頭醉腮 陳師道詩醉頭強爲好峰擡蘇子美詩爽

勝飲編卷十七

正喻

五

粵雅堂叢書

籟颯颯吹醉腮

醉帆 陸龜蒙詩醉帆張數幅惟待鯉魚風

醉袖 放翁梨花詩嘗思南鄭清明路醉袖吟風雪一

枝

醉如泥 瑣錄舊有醉如泥之喻按南海有無骨蟲名

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堆泥取義本此 杜

詩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

蜂識酒香 陳師道詩谷鳥驚棋響山蜂識酒香

蝶酣鶯醉 北軒詩話曾見酒店字聯飛鳥聞香應化

鳳遊魚得氣亦成龍幾爲絕倒皮襲美酒樓詩亦有  
舞蝶傍應酣啼鶯聞亦醉之句雖覺稍雅然如此比  
擬李杜諸家決不入詩也

酒不及風 唐詩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

如雨滴 山谷詩醉頭夜雨排檐滴

杯似海寬 放翁詩但遣銀杯似海寬 北軒主人詩

花欄一似霞文麗酒聲真如海樣寬

畏酒如畏虎 放翁詩少年見酒喜欲舞老大畏酒如

畏虎

勝飲編卷十七

正喻

六 粵雅堂叢書

酒猶兵也 北軒詩說陳暄引江諮議言酒猶兵也兵  
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  
飲不醉余有詩云知心止許琴爲友伐性須防酒是  
兵同以兵爲喻意卻相反

勝飲編卷十七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八

廣寧 郎廷樞 北軒輯

借喻

破悶追歡莫不歸功於酒委而去之未免枯寂乃有  
與酒爲類者食香如在亦足以塞流涎之口次借喻

第十八

若作酒醴 書若作酒醴爾惟麴蘖殷高宗命傳說之

辭

味言若酒 北史魏太宗與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大悅

勝飲編卷十八

借喻

一 粵雅堂叢書

賜沽縹碧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  
鹽酒

如飲醇醪 江表傳程普數侮周瑜瑜不較普敬服曰

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醴泉 符瑞錄王者政平則醴泉涌出又王者宴不及

私則銀盃呈祥

喜氣如春釀 東坡詩一家喜氣如春釀

酒旗星 星經酒醪五齊之屬天文酒旗星主之 王

子深詩挹漿依斗柄酌酒問旗星放翁詩相法無侯

骨生平直酒星

天酒 太平廣記甘露一名天酒 北軒主人詩土銅  
仍示儉天酒每徵祥

沉釀川 古今注漢魏宏爲闕鄉喬夫夜宿一津逢故  
人四顧荒野無酒可酤因以錢投水中挹水酌之盡  
夕酣暢後人遂名其地曰沉釀川

楊茂化于醇醲 費禕傳

味勝清醲 周必大詩篇篇有味勝清醲

濃比酒 程俱詩客裏聞愁濃似酒春來歸思亂于雲

勝飲編卷十八 借喻

二 勇雅堂叢書

東坡詩夜來春睡濃于酒壓編佳人纏臂金又世事

如今臘酒濃交情自古春雲薄范石湖詩花氣薰人

濃似酒又詩情飲興如雲薄草色花光似酒濃張耒

詩別離滋味濃于酒放翁詩秋晚閒愁抵酒濃崔道

融詩三月寒食時日色濃于酒韓琮詩暖風遲日濃

于酒

天和當飲 薛文清詩道腴可充餐天和足當飲

祭酒 官制考祭酒之官漢武時置時未有國學凡官

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賓得主人饌則老者一

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爲稱

古人糟粕 三餘雜記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曰君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接如醴 記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  
成小人甘以壞

歸思如酒 放翁詩歸思恰如重醲酒

麴塵波麴塵絲 樂天詩晴沙金屑色春水麴塵波劉

中山詩龍池遙望麴塵絲則柳也

柳爛金醅 皮日休詩柳芽初吐爛金醅

勝飲編卷十八

三 勇雅堂叢書

黃似酒 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似壓酒聲 東坡詩蓬牕高枕雨如繩恰似糟牀壓酒

聲

以水色比酒 北軒詩話太白詩遙看漢水鴨頭綠恰

似葡萄初潑醅王庭珪詩雨溪春水綠如醅放翁詩

山花白似雪江水綠于釀晁冲之詩我家溱洧間春

水色如酒古人以水色比酒定是春水若夏水多潦

秋水多泛冬水多凝皆不類也

如中酒非中酒 唐人下第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

人倪雲林詩旅思淒淒非中酒人情落落似殘棋

酒暈妝 日札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胭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爲酒暈妝淺者爲桃花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妝

斗不挹酒 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及時杯 石湖詩新漲忽明多病眼好風如把及時杯  
文如瓊杯玉斚 唐書謂王翰

衢尊 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註道六通謂之衢尊

勝飲編卷十八 借喻

四 粵雅堂叢書

古彝尊 陳傅良詩夫子居然古彝尊

如造內法酒手 後山詩話子瞻謂孟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

妝臺前飲 金瓊 唐詩話牡丹詩有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之句明皇謂貴妃曰試于妝臺前飲一紫

金瓊酒則此詩可見矣

情似酒杯深 薛昭蘊詩意滿更同春水滿情深還似酒杯深

傾空巒 東坡詩自笑才盡傾空巒

書名玉杯 庾信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玉杯董仲舒所著書名

水平如杯 孔平仲詩綠榆覆水平如杯

挈壺 欽天監官名

提壺盧 烏名歐陽永叔詩獨有花上提壺盧勸我沽

酒花前傾東坡詩花下壺盧鳥勸沽惠洪詩勸沽何處禽知我含笑誰家花隔離

酒瓮酒囊 禰衡云荀彧可與強言餘皆酒瓮飯囊耳  
又唐末馬殷竊據湖南亦有酒囊飯袋之稱

勝飲編卷十八 借喻

五 粵雅堂叢書

旅酬 放翁詩百年子初筵我已迫旅酬自謂年老也  
釀雪天 宋人詩山色蒼寒釀雪天

心醉六經 見文中子 北軒主人曰古人用醉字不

關酒者甚多如杜詩桃花氣暖眼似醉李咸用牡丹詩蝶迷蜂醉飛無聲劉中山詩花時天似醉孟郊詩

醉紅不自力狂豔如索扶謂花也劉長卿木蘭詩香醉往來人楊萬里詩春醉非關酒又月如醉眼生紅

暈又杏花詩晴薰雨醉總相宜劉從益詩花醉紅沾袖松吟翠遶身王仲修詩宮鶯嬌醉弄春風凡此醉

字皆勝於飲酒也

竹醉日 歲時廣記五月十三爲竹醉日宜移竹

映檐白醉 唐書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

銘其三爲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金羅

騰空映檐白醉

醉忘歸 隋煬帝帳名見南部烟花錄

名利醉人 唐鄭雲叟詩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心

死不醒

春睡酣 東坡詩落日半窗春睡酣

勝飲編卷十八 借喻

六 粵雅堂叢書

紅酣 曾子固詩荷花落日紅酣酒

勝飲編卷十八

譚瑩玉生覆校

右勝飲編十八卷 國朝郎廷極撰按廷極字紫衡號

北軒鑲黃旗漢軍是書題廣寧其祖籍歟官至江西總

督彭紹升測海集思賢篇有總督郎廷佐亦鑲黃旗漢

軍資治新書亦作廣寧人殆廷極兄弟行歟廷佐亦曾

巡撫江西且崇祀名宦兄弟同開府於其地亦盛事云

是書據查楊兩序則撰於官山左時廷極復著有文廟

從祀先賢先儒考與是書均著錄 四庫提要附存目

中是書十八卷分列總目而每卷復有目錄頗嫌煩碎

是可刪也廷佐爲 國初名臣而茶餘客話稱 御審

勝飲編跋

一 粵雅堂叢書

磁器超越前代有曰郎審者巡撫廷佐所造仿古酷肖

今之所謂成宣者皆郎審也則雞缸之贈當不讓瀾灩

卮鸚鵡螺鵲金瑤等又顏氏家藏尺牘姓氏考稱杜

蒼舒性好客冠蓋輻輳每酒酣耳熱潑墨揮毫嘗客廷

極幕府則賓主勸酬定多樂事其自序云引申白之嘉

賓嘗爲置醴又云不善飲而愛觀人飲其深得酒中趣

者歟藝苑搜奇會刻是書特重付剞劂以諷世之日坐

觥籌獄者咸豐癸丑花朝令節南海伍崇曜謹跋

勝飲編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國朝郎廷極撰廷極有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已著  
錄是書雜採經史中以酒爲喻之語彙輯成編自  
序謂不飲而勝於飲故名之曰勝飲然所錄僅數  
十條簡畧太甚如引祭酒挈壺氏之類亦多牽率

經世名言十二卷

〔清〕蘇弘祖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六年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世名言

十二卷》提要

經世名言序

開闢之後但有可知無可作凡  
千立教本乎六經刪詩定書亦  
因其時而調停之誠救世  
也然亦未有作也後之

經世名言

之者皆古昔聖賢所一一已  
之者也有孔子至聖羣弟子  
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惟顏曾獨  
得其宗漢以後諸儒繁星燦列  
代不乏人要以立乎其大俾世

間聰明才智之士不至厭布帛  
菽粟炭無奇而流於玄虛寂滅  
之弊蓋有實理缺後有實學有  
實學缺後有實用文章必垂不  
朽政事必有可觀不過此日用

經世名言

序

二

常行之事檢點身心而已今世  
學之不明也士有利欲之溺有  
聞見辭章之溺有意見之溺有  
異學之溺溺已因以溺人故溺  
於利欲者忘身溺於聞見辭章

者喪志溺於意見異學者亂天  
下每見士大夫里居其號爲賢  
者率以矜廉隅砥名節爲高而  
斤斤自完功不及物進之則譚  
學明理師世覺人豈不有功名

經世名言

序

三

教缺不免責人意多責已意少  
余思此身在儀象五行中俱如  
兩人對弈家數著著要是著著  
要用心喫不得一著錯至於用  
世必其冰心石骨冷缺自好畱



一段樵櫟本意而後當日月之  
際光芒璀璨燄天下文明當風  
波之會峭立挺持爲中流砥柱  
余於是因取古今之言關乎身  
心之學所謂名言裨乎出處之

微所謂經世輯爲十二篇其間  
譚理譚學事親事君待人接物  
處家貽後以至用世而止盡掃  
近習支離而一歸於平準於實  
而一矣然不盡謂三才之蘊五

行之秘四書八物之情狀具載  
其中第論事明悉析理精微無  
非三代以上盡人而合天同流  
而贊化或以追唐虞之盛亦庶  
幾矣若云子與氏七篇功不枉

禹下繇闢楊墨而正仁義也則  
未之或敢耳 肯

順治己亥孟冬襄平蘇弘祖允

啓氏題



經世名言目錄

卷一

志學篇

卷二

明倫篇

卷三

修己篇

卷四

窒欲篇

卷五

經世名言

慎言篇

卷六

待人篇

卷七

涉世篇

卷八

治家篇

卷九

訓後篇

卷十

目錄

治道篇

卷十一

當官篇

卷十二

用人篇

經世名言目錄終

經世名言

目錄

三

經世名言卷一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志學篇

晦菴先生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孟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古之聖賢。人已兼成。出處一致。則知君子之學。無時無事。而不以立志爲事。精神心思。凝聚融結。無遠不達。窮山極海。不能限也。奈世之學者。習於記誦詞章。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之末。不能反求於身心性命之中。生平不能知所學爲何事。又何取於學哉。故以志學爲第一。

晦菴先生曰。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立志。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

陽明先生曰。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

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志立而學半矣。

魯齋先生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伊川先生曰。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必可信。先王之治爲必可行。不徂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橫渠先生曰。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二

象山先生曰。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涇陽先生曰。學者第一要憤。語曰。發憤忘食。須知只這憤字。便做成孔子。

薛文清公曰。挺持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懈惰而勝人欲。一有頽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晦菴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做去。如兩邊播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

若半上半落。半沉半浮。得甚事。

或問張子韶先生幼年處學舍正當苦寒。衣衾不備。終夜看書不已。每至達旦。鄉里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受之。乃以與同舍之貧者。此豈無情耶。先生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恥盡喪。工夫安在。孟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豈可爲貧困奪了。於此時下得工夫。則器局漸漸涵養寬大。死生禍福窮達得喪便可無間斷。我豈矯情者耶。此士所合爲者。

象山先生曰。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三

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晦菴先生曰。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陽明先生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陽明先生曰。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然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

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芟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

又曰。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神。喪其本。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四

心。非徒無益。所損實多。

陽明先生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一峰先生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然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

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若夫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不覺悟乎此也。

又曰。收斂停蓄。深造默成。方是天機之學。其機只在此。心操存舍亡。所以君子貴戒慎恐懼也。

陽明先生曰。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

龍谿先生曰。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五

是入聖真脉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義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秘藏也。

晦菴先生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晦菴先生曰。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後稍又約。故必先覽論孟大學中庸。以

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治亂存亡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

晦菴先生曰。東坡與王即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市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其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又曰。山谷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其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六

又曰。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精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毛介川曰。讀書苟得意忘言。則句句皆爲身心之益。若徒滯言詮。如傷食者然。脾氣不能運化。以滋養肌膚。祇足爲腑臟之積病云耳。

薛文清公曰。讀書最益人神智。亦最易亂人心術。讀五經諸儒之書。便思濟世。讀老莊佛氏之書。便思忘世。此處最要覺得。古人所謂讀我的書。不讀書的書。有這意方好。

薛文清公曰。讀書記得一句。便尋一句之理。務要記

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有下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周不爲功。孔不爲名。在世言世。庶不虛生。

千駟餓夫。懸若天淵。並舉相較。貴不敵賢。

士大夫胸臆。不時時以古今澆之。將俗塵生於其中。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聖人之道。約求天下萬物於一身。求一身於一心。求一心於一念。一念正。而天下萬物皆得其理。賢者之

經世名言

卷一 聖學篇

七

道廣。先由象以識心。後得心而忘象。先以言而明意。後得意而忘言。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已也。非以其能勝人也。子路不勝其好勇之氣。是爲勇字所降伏。終不成個剛者。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爲恂恂之顏子。其次魯鈍之曾子而已。

聖人之於萬事也。以無定體爲定體。以無定用爲定用。以無定見爲定見。以無定守爲定守。以無定力爲定力。賢人有定體。有定用。有定見。有定守。有定力。故聖人爲從心所欲。賢人立身行己。自有法度。

無過之外。更無聖人。無病之外。更無好人。賢智者於無過之外。求奇。此道之賊也。

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身難。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賢之道躬行難。以聖賢之道奮始易。以聖賢之道克終難。以聖賢之道當人易。以聖賢之道慎獨難。以聖賢之道口耳易。以聖賢之道心得難。以聖賢之道處常易。以聖賢之道處變難。過此六難。真到聖賢地步。區區六易。豈不君子路上人。終不得謂篤實之士也。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八

平生謙退。冲虛引過。自責。只看著世間有無窮之道。理自家有未盡之分量。聖人之心。蓋如此。孟子則不然。自任太勇。自視太高。而談談自歎之意。似不如聖人。宋儒口中談論。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著世俗。豈不聖賢路上人哉。但人非堯舜。誰無氣質稍偏。造詣未至。識見未融。體驗未到。物欲未忘。底過失。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所以自孟子以來。學問都似登壇說法。直下承當。終日說短道長。談天論性。看著自家便是聖人。更無分毫可增益處。

只這見識便與聖人作用已自不同如何到得聖賢地位。

古今載籍莫濫於今日。括之有十種。有全書。有要書。有經世之書。有益人之書。有贅書。有不用之書。有病道之書。有晦道之書。有雜道之書。有敗俗之書。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之類。此謂全書。或撮其要領。或類其雋腴。不必盡讀。四書六經。通鑑之類。此謂要書。常目在之。生死與俱。治安考據。經濟名言。大學衍義。文獻通考之類。此謂經世之書。不可不讀。醫技農卜。養生防患。勸善懲惡。是謂益人之書。常目在之。言雖近

經世名旨

卷一 志學篇

九

理而掇拾剽竊。不足以翼經史。而多人眼力。是謂贅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苦竭心思。有妨本業。如詩賦之類。是謂不用之書。此皆無益。佛老莊列。是謂病道之書。高說性天。玄談理氣。言夫子之不言。道古今之難道。淵裏探淵。夢中說夢。是謂晦道之書。繁言曲說。小見一窺。是謂雜道之書。淫邪幻誕。機械縱恣。是謂敗俗之書。此皆有害。有世道之責者。不毅然泐汰而芟鋤之。其爲世教人心之害也不止。六經言道而不辨。辨自孟子始。漢儒解經而不論。論自宋儒始。宋儒尊理而不僭。僭自世儒始。

正大光明。透徹簡易。如天地之爲形。如日月之垂象。足以開物成務。足以濟世安民。達之天下萬世而無弊。此謂天言。平易明白。切近情實。出於吾而當於天之心。載之典籍。而裨於古人之道。是謂人言。艱深幽僻。弔詭探奇。不自句讀。不能通其文。通則無分毫會心之理趣。不考音韻。不能識其字。識則皆常行日用之形聲。是謂鬼言。鬼言者。道之賊也。水之孽也。經生學士之殃也。然而世人崇尚之者何。迺之怪異者。足以文凡陋之筆。見其怪異者。易以駭庸淺之目。此光明平易。大雅君子。爲之汗顏泚頰。而彼方以爲得意者也。哀哉。

經世名旨

卷一 志學篇

十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叙述歌咏。則爲有益世教之言。言語者。聖人之糟粕也。聖人不可言之妙。非言語所能形容。解經諸儒。泥文拘字。破碎牽合。失聖人天然自得之趣。晦天下本然自在之道。不近人情。不合物理。使後世學者。無所適從。且其負一世之高明。係千古之重望。後世學者。豈無千慮一得。發前聖之心傳。而收先儒之小失。然一下筆開喙。腐儒俗士。不辨是非。噉指而驚。掩口而笑。且曰。茲先哲之明訓也。安得妄

議噫。此誠信而好古之議也。泥傳離經。勉強從信。是先儒阿意曲從之子也。昔朱子將終。尚改誠意註。設使朱子先一年而卒。則誠意章必非精到之語。使天假朱子數年。所改寧止誠意章哉。

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底。道不自私。聖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衛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決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默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昭合聖人必爲經世名旨。

卷一 志學篇

江

之事。此固聖人之漢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嗚呼。此可與通者道。漢唐以來。鮮若人矣。易道渾身都是滿眼都是。盈六合都是。三百八十四爻。聖人特拈起三百八十四事來做題目。使千聖作易。人人另有三百八十四說。都外不了。那陰陽道理。後之學者。求易於易。穿鑿附會以求通。不知易是個活底。學者看做死底。易是個無方體底。學者看做有定象底。故論簡要。乾坤二卦已多了。論窮盡。雖萬卷書說不盡易底道理。何止三百八十四爻。或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玄至妙之理。余歎曰。

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不爲限量。不至過醉。這就是飲食之中。這說話不緘默。不狂誕。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疾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就是一事底堯舜。推之萬事皆然。又到那安行處。便是十全底堯舜。

人皆知異端之害道。而不知儒者之言。亦害道也。見理不明。似是而非。或騁浮詞以亂真。或執偏見以奪正。或徂目前而昧萬世之常經。或循小道而潰天下之大防。而其聞望又足以行其學術。爲天下後世人心害。良亦不細。是故有異端之異端。有吾儒之異端。經世名旨。

卷一 志學篇

十二

異端之異端。真非也。其害小。吾儒之異端。似是也。其害大。有衛道之心者。如之何而不辨哉。學必相講而後明。講必相直而後盡。孔門師友。不厭窮問極言。不相然諾承順。所謂審問明辨也。故當其時。道學大明。如撥雲披霧。白日青天。無纖毫障蔽。能辨真假。是一種大學問。世之所底死奔走者。皆假也。萬古惟有真之一字。磨滅不了。蓋藏不了。此鬼神之所把握。風雷之所呵護。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朽腐得此。可爲神奇。鳥獸得此。可爲精。惟道也者。道此也。學也者。學此也。



我信得過人未必信得我故君子避嫌若正大光明之心如青天白日至誠惻怛之心如火熱水寒何嫌可避故君子第一要體信只信了天下無些子事無所爲而爲這五字是聖學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今人說話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爲上來只爲毀譽利害心脫不去開口便是如此

人才不甚相遠只看好學不好學用心不用心耳事事有實際言言有妙境物物有至理人人有處法所貴乎學者學此而已無地而不學無時而不學無念而不學不會其全不詣其極不止此之謂學者故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三

自稱曰學生今之學者果如是乎留心於浩瀚博雜之書役志於靡麗刻削之辭馳心於鑿真亂俗之技爭勝於煩勞苛瑣之儀可哀矣而醉夢者又貿貿昏昏若癡若病華衣甘食而一無所用心不尤可哀哉是故學者貴好學尤貴知學

少年只要想我見在幹得甚麼事到頭成個甚麼人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

古人也算一個人我輩成底是甚麼若不媿不奮便是無志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著此人大無

含蓄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只氣盛而色浮便見所得底淺遠養之人安詳沈靜豈無慷慨激切發強剛毅時畢竟不輕恁底

涵養要九分省察只消一分若沒涵養就省察得也沒力量降伏那私欲

達人落葉窮通浮雲生死高士睥睨古今玩弄六合聖人古今一息萬物一身衆人塵棄天真腥集世味

學欲博技欲工難道不是一長總較作人只是穀了便止學如班馬字如鍾王才如曹劉詩如李杜錚錚

千古知名只是個小藝習知道君子不貴也所貴在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五

作人好

聖人所以異於人者非謂其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謂其不知而能問不能而能學也若耻不知不能而掩護以自欺強辨以求勝欲掠無不知能之名而自棄於不知不能之實豈欲求勝於聖人也與噫聖人不耻不知不能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也

胸中有一個見識則不惑於紛雜之說有一段道理則不撓於鄙俗之見詩云匪先民是經匪大猷是程惟通言是聽惟通言是諄平生讀聖賢書某事與之合某事與之背卽知所適從知所去取否則口詩書

而心衆人也。身儒衣冠而行鄙夫矣。此士之稂莠也。不能長進。只爲昏弱兩字所苦。昏宜靜以澄神。神定則漸精明。弱宜奮以養氣。氣壯則漸強健。

秀才家要知天地間大道理。古今大事情。至於猥瑣玄奇。祇供口說。雖終身不知無害。

羅百家者多浩瀚之詞。工一家者有獨詣之語。學者欲以有限之目力。而欲竟其津涯。以鹵莽之心思。而欲探其蘊奧。豈不難哉。故學貴有擇。

學者只是用心不雜。施爲有序。不怕天涯走不到。金石穿不得。雜施而亂。及衰歇而急遽。白首不成事業。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五

徒貽屬續長吁。此學者通病。日日行。不怕千萬里。常常做。不怕千萬事。故君子身無餘忙。必有餘閒。日見從容。應務無窮。

學者讀書。當失意時。便發奮曰。到家却要如何。及發數日。或倦怠。或應酬。則曰。且歇下一時。明日再做。且却二字。循還了一生。余言士君子進德修業。皆爲且却二字所牽縛。白首竟成浩歎。果能一旦奮然有爲。鼓舞不倦。除却進德是斃而後已工夫。其餘事業。不過五年七年。無不成就之理。然而成者千百無一。何也。志之不立。而爲之不勇也。故三達德以勇爲手足。

不著這個宅。智仁都行不得。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堯舜以至於途之人。必有所以汲汲皇皇者。而後其德進。其業成。故曰。雞鳴而起。舜蹠之徒。皆有所孳孳也。無所用心。孔子憂之曰。不有博奕者乎。懼無所孳孳者。不舜則蹠也。今之君子。縱無所用心。而不至於爲蹠。然飽食終日。惰慢彌年。既不作山林散客。又不問廟堂急務。如醉如癡。以日月。易所謂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果是人之謂乎。如是而自附於清品高賢。吾不信也。孟子論歷代道統心傳。不出憂勤惕勵四字。其最親切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四語。不獨作相士農工商。皆可作座右銘也。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六

今之爲舉子文者。遇爲學題目。每以知行作比。試思知個甚麼。行個甚麼。遇爲政題目。每以教養作比。試問做官養了那個。教了那個。若資口舌浮談。以自致其身。以要國家寵利。此與誑騙何異。吾輩宜惕然自省矣。

自道統初開。工夫就是兩項。曰。惟精。察之也。惟一。守之也。千聖相授受。惟此一道。蓋不精則爲孟浪之守。不一則爲想像之知。曰思曰學。曰致知曰力行。曰至

明曰至健曰問察曰用中曰擇乎中庸服膺勿失曰非知之艱惟行之艱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曰知及之仁守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進德修業在少年道明德立在中年義精仁熟在晚年若五十以前德性不曾堅定五十以後愈懶散愈昏弱再休說中興之力矣

道學不行只爲自家根脚貼立不住或倡而不和則勢孤或守而衆撓則志惑或爲而不成則氣沮或奪於風俗則心雜欲脫風俗中人最難譬之衆人胥溺一人纔岸上來數人挽其足而陷之苟非強有力者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古

欲自振拔難矣

聖人終日信口開闔千言萬語隨事問答無一字不可爲訓賢者深沉而思稽留而應平氣而言易心而語始免於過出此二者而恣口放言皆喪心任情者也

是以終日言無一字近道可歎可歎進言有四難審人審己審事審時一有未審事必不濟

聖賢千言萬語經史千帙萬卷都是教人學好禁人爲非若以先哲爲依歸前言爲律令卽一二語受用不盡若依舊作世俗人或更汗下卽將蒼頡以來書

讀盡也只是個沒學問底人

講學人不必另尋題目只將四書六經發明得聖賢之道精盡心得便是真正學問

聖賢學問是一套行王道必本天德後世學問是兩截不修己只管治人

天地所以循環無端積成萬古者只是四個字曰無息有漸聖學亦然縱使生知之聖敏則有之矣離此四字不得

以籠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汎心看古人玄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古

博洽之語字意未解句讀未真便加品騭學人博洽之語字意未解句讀未真便加品騭學人

明體全爲適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用何貴明體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樹有根自然千枝萬葉水有泉自然千流萬派是故日用動靜是小體用幼學壯行是大體用有種講學人不能施於有政始知所明不是適用之體

下手處是自強不息成就處是至誠無息

讀書有二要要一點靈心一雙明目心慎雜欲則有餘靈目慎雜觀則有餘明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方正者無乖拂之失沉默者無陰險之術誠篤者無椎魯之累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敏練者無輕浮之狀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道學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既曰當然之理又曰事物乃知離了事物便非道又曰日用乃知不可日用便非道故學者學此日用事物當然之理講者講此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窮高極遠者與孔孟作對頭探賸索隱者與宋儒添註脚在朝不言朝從政不談

經世名言

卷一 處世

政他日投大遺艱索平日所講者而用之未必得濟只是日用二字不曾理會耳

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理鬪不與勢鬪

或問聖人有可克之已否曰惟堯舜文王周孔無已可克其餘聖人都有已任是伊尹底已和是桀下惠底已清是伯夷底已志向偏於那一邊便是已已者我也不能忘我而任意見也徂於氣質之偏而離中也這已便是人慾勝不得這已都不成個剛者

理路直截欲路多岐理路光明欲路微曖理路爽快欲路熾煩理路逸樂欲路憂勞

七情總是個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五性總是個仁只不仁了都是人欲

積財千萬兩不如薄技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莫如讀書世人不問賢愚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惰裁衣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深歎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古人之學只是變化氣質然氣質極難變須是戒慎

經世名言

卷一 處世

上

恐懼從獨知處默默照察見得平時許多勝心浮氣是已攻人於人倫感應上許多不盡分處默默消化弗令此些子惡根留藏方是

教子讀書先觀其質質若穎敏勿令自棄須博覽經書子史究天理人物之理識彌綸參贊之宜考古今治亂之由求歷代興亡之故不徒記誦之而已然讀書之法在勤與思勤則有日新之功思則上達之妙庶幾其能自得矣又必旁通武經以備不虞養就文武全材以爲邦家之用蓋躬歷行陣文士未必皆能而運籌帷幄書生亦有勝算豈可曰軍旅之事而禁

置不學也哉。其次令讀小學使知禮節。又其次則力田應役。毋強其進。因其材而篤可耳。

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學者。外孔孟之求。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謬乎。

余平日之過多在好名。是以名不成而艱危累及之何也。識見之不炯也。苟有識見。則班馬文章。不如顏子之簞瓢。李杜之才思。不如原憲之蓁簞。東坡言百種巧辨。均是綺語。豈欺我哉。豈欺我哉。

莊子曰。偵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偵驕。莊子深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七

著人心之險。書曰。朽索之馭六馬。以六馬喻人心也。然御馬在乎羈勒。御心在乎持敬。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楊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不問。古人用心如此。今人不可及也。夫爻之吉凶。進退存亡之理。無所不備。凝神靜慮。端坐玩之。則其樂何如哉。

漢唐之人。學問不明。功業文章而已。漢獨有仲舒。唐獨有韓子。二子之外。高者不過功業。下者不過文章。至於大宋聖賢迭出。然後一洗千載之陋。而遠明二

代之學。吾徒今日之所以忝名於儒者。賴有其澤也。詎可忘其自耶。

才位時命。自古以來兼得者鮮矣。以聖人論之。伊尹兼得者也。孔子偏得者也。然在此不在彼。達不達不足論也。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抑非伊尹歟。邈世不見。是而無悶。抑非孔子歟。聖人出非爲己。隱非爲人。

或問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歲餘與叔敖無辨。今人終身學孔顏。何伯不一如。曰。心學滑稽。易口耳學聖賢難。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七

讀孔孟之書。而不嗜殺人者。未爲仁人也。讀孫吳之書。而不嗜殺人者。仁人也。

晦菴先生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求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常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簡冊上去。更不知有己。便是一個無知覺。不識痛癢的人。

伊川先生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求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

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只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聊菴先生曰。科舉非是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

西山先生問傅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傳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採者左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臣

氏也。馮虛而有理。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

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負貨。努盡筋力。覓得幾文錢。更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

讀書如行路。行得一程。纔是一程。

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達。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聖人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六經爲庖廚百家爲異饌。三墳爲瑚璉諸子爲鼓吹。自奉得無大餐。請客未必能享。

讀書當玩易以及難精。一以槩萬。讀史當設身以處其事。逐事核其詳。參道理須別具肺腸。閱古今須自開眼目。

讀書要耐訛字。正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閒居耐俗漢。看花耐惡酒。方得也。

人性儼慧。非積學不成。

士人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以讀書通世事。

萬事俱易。滿足惟讀書終身無盡。人可以不知起

經世名言

卷一 志學篇

臣

念加之書。

人生幼小。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

勿失機也。

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

作文無他法。抽筆時。舉精神。膚髮盡脫之筆端。而不

自知。則善矣。

山以虛受水。以質流。讀書當作是觀。

璽之不綠。素絲蠹於筐籠。人之不學。才智腐於心胸。

積牙籤億萬卷。觸手皆新。何異掌書傭子。記錦囊千

百首。抽聲是舊。是一募詩乞兒。

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經世名言卷一終

經世名言

卷一志學篇

三

經世名言卷二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明倫篇

今之人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於五倫之道不講。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爾明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踐履。弘敷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爲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爲行。動脚便差。五倫之外。更有何學問可言耶。郭青螺曰。事父母幾諫。事君諷諫。兄弟和樂。妻

經世名言

卷二明倫篇

好合。父子相隱不責善。朋友忠告。必盡其理。子弟不中不才。猶曰養而不棄。乃知古人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只是一團和氣。真心流貫。絕無嚴毅絕望之意。輯明倫篇二。

韓魏公稱司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但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爲前輩。而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立何如哉。

只拏定一個是字做。便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底道理更問甚占卜信甚星命或曰趨吉避凶保身之道若君父在難正臣子死忠死孝之時而趨吉避凶可乎或曰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君無乃專明於義理乎曰有可奈何時正須審時因勢時勢亦求之識見中豈於識緯陰陽家求之耶或曰氣數自然亦強做不成曰君子所安者義命故以氣數從義理不以義理從氣數富貴利達則付之天進退行藏則決之已或曰到無奈何時何如曰這也看道理病在膏肓望之而走扁鵲之道當如是也若屬續項刻萬無一生偶得良方猶然忙走灌藥孝子志誠之

經世名言

道當如是也

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輕所以不肯死者將以求死所也死得其所則爲善用死矣成仁取義死之所也朝廷之上紀綱定而臣民可守是曰朝常公卿大夫百司庶官各有定法可使持循是曰官常一門之內父子兄弟長幼尊卑各有條理不變不亂是曰家常飲食起居動靜語默擇其中正者守而勿失是曰身常得其常則治失其常則亂未有苟且胡亂而不取敗者也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

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事到無可奈何拚得一死死不可贖其敗事那得言忠

言到無可推諉勉強一擊秋自博一名高那得言直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

唐相李義甫專橫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忠以事君吾死不憾

經世名言

也

羅豫章曰士之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關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又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渎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故范希



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薛文清曰韓魏公范文正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又曰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不能害

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舅犯對曰仁義之事不厭忠信戰陣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問雍季對曰楚林而胤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經世名言

愈利後必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用舅犯謀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左右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先雍季賞何也文公曰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哉

人之愛子罕有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可爲明鑒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

畢卽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深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罕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賴此得全其家云

父母於諸子中有獨貧者常加矜恤飲食衣服之類或有所私厚而子之富者或以生怨殆未之思也茲乃父母均一之心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於吾矣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經世名言

卷二 明倫彙編

五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人有不孝於父母而鍾愛其子者是其良心猶存而可以引導者也

慈父之愛子非爲愛也不可內解於心

郊社報天地生成之大德也然災沴有禳順承有所君爲私田則仁民爲公田則忠不嫌於求福不嫌於免禍子孫之祭先祖以追養繼孝也曰自我祖父母

以有此身也。曰賴先人之澤。以享其餘慶也。曰吾朝夕奉養承歡。而一旦不復。獻杯棬。心悲思而無寄。故祭薦以伸吾情也。曰吾貧賤。不足以供菽水。今鼎食而親不逮。心悲思而莫及。故祭薦以志吾悔也。豈爲其遊魂虛位。能福我而求之哉。求福已非君子之心。而以一飯之設。數拜之勤。求福於先人。仁孝誠敬之心。果如是乎。不謀利。不責報。不望其感激。雖在他人。猶然而况我先人乎。詩之祭必言福。而楚茨諸詩爲尤甚。豈可爲訓耶。吾獨有取於采芣采蘋二詩。盡物盡志。以達吾子孫之誠敬而已。他不及也。明乎此。達

則天下萬事萬物。皆盡我所當爲。禍福利害。皆聽其自至。人事修而外慕之心息。向道專而作輟之念忘矣。何者。明於性分而無所異俸也。古人歎未知爲人父之道而有子。今人未知爲人子之道而有子。

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冷面寒鐵。雷霆震怒也。只是這一腔溫意。一面春風。則自無不回之天。自無屢變之天。讒譖何由入。嫌隙何由作。其次莫如敬慎。夔夔齋栗。敬慎之至也。故瞽瞍亦允若。溫和示人以可愛。消融父母之惡怒。敬慎示

人以可矜。激發父母之悲憐。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養和致敬之謂也。蓋格親之功。惟和爲妙。爲深。爲速。爲難。非至性純孝者。不能敬慎。猶可勉強耳。而今人子以涼薄之色。傲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卽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亦愠見。或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讎。遂至不祥。豈父母之不慈哉。此孤臣孽子之法戒。堅志熟仁之妙道也。

色若溫煦之春風。聲若睨睨之黃鳥。笑語雖多。不難於不敬。戲謔時露。不謂之不莊。有歡意則疾趨。唯應極其奉承。有戚聞。則謹戒密防。徐爲曲說。不可使吾親生冷淡心。不可使吾親生煩惱心。不可使吾親生驚怖心。不可使吾親生悲悶心。不可使吾親有難言心。不可使吾親有悔恨心。不可使吾親有皇愧心。不可使吾親有缺欠心。先意承志。不謂阿諛逢迎。甘辱服勞。不謂卑污苟賤。此之謂悅親。此之謂色養。此之謂順德。此之謂樂則生。惡可已。而不知手舞足蹈。余平生多直義。少溫和。識此意趣。抵死不能。嗚呼。吾親

往矣。何忍教吾子。惟願天下之爲人子者。體此真心。嘗此真味。是太和陶鑄吾身。豈惟家庭之間。皆春風化日。而六合觸處。皆樂意相關。隨緣自得矣。

孝子之事親也。上焉者先意。其次承志。其次共命。共命則親有未言之志。不得承也。承志則親有未萌之意。不得將也。至於先意而悅親之道至矣。或曰。安得許多心思。能推至此乎。曰。事親者。以悅親爲事者也。以悅親爲事。則孝孝皇皇。無以尚之者。只是這個念頭。親有多少意志。終日體認不得。

經世名言

卷二 明倫彙編

淡態。不可有英雄態。不可有勞倦態。不可有病疾態。不可有怨怒態。

人子之事親也。事心爲上。事身次之。最下事身而不恤其心。又其下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

孝子之事親也。禮卑伏。如下僕。情柔婉。如小兒。

進食於親。惰而不勸。進言於親。論而不諫。進侍於親。和而以莊。親有疾憂而不悲。身有疾形而不聲。

侍疾憂而不食。不如健而強食。使此身不能侍疾。不孝之大者也。居喪羸而廢禮。不如節哀而慎終。使此身不能襄事。不孝之大者也。

善養親者。凶年人相食。而親不知。

人子有四死。親始喪之日。蓋棺之日。遷柩之日。葬之日。是也。

悅其心。安其體。美其衣食。尊其禮。成其德意。事親之道盡矣。

事親之道雖多端。大本只要個親心自在。故孝子拂親之心。而能使之不怒。強親以難。而能使之悅從。此其委曲寧耐。有未易以言語形容。因事隨機。有未易以一端固執者。噫。虞舜其弗可及也已。

父在居母喪。母在居父喪。以從生者之命。爲重。故孝子不以死者憂生者。不以小節傷大體。不泥經而廢權。不徇名而害實。不全我而缺親。所貴乎孝子者。心親之心而已。

經世名言

卷二 明倫彙編

事親之道。經書脩載。當講究而力行之。求爲孝子可也。父母年老。事之尤當曲盡其禮。蓋其瞻虛事物。易驚。恐其力弱。動必賴扶持。其口淡。食必滋味。其血衰。衣必綿絮。其氣促。令必順從。倘有過差。亦宜和柔以諫。不可直言抵觸。以逆其氣。氣順則安。氣逆則病。氣散則死。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豈有逆之者哉。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於事無大害。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橫渠先生曰。親之故舊。所喜當極。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之不易。則亦不安矣。

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心也。

經世名言

卷二 明倫篇

十

張文忠公飲量過人。太夫人年高。頗憂之。賈存道慮其以酒廢學生疾。示以詩曰。聖君恩寵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非對親客不飲。終身不至醉。

送終事宜。備載文公家禮。衣衾棺槨。凡其附於身者。不可不盡其誠。一有所失。後悔莫及。其行禮只以哀爲本。禮曰。喪不徑情而直行。徑情直行者。非道也。葬則求水深土厚之處。以安親之體魄。毋信山人惑於求福。祭必隨時備物。則盡追遠之誠。毋事佛老。傷財害義。大抵喪祭。稱家有無。不可務爲觀美。以開欠債

之門。朱子曰。貧而厚葬。不循理也。

夫孝在顯親揚名。非止仕進之謂。凡一言一動。不敢貽父母以不令之名。或祖功宗德。臨文撰述。播之千古。不令湮沒無聞。皆所謂顯揚也。

夫古者一日之養。三公不換。惟孝友于是。亦爲政。朝而視膳。暮而視寢。奉以近周。家園遠眺。郊野每遇花繁鳥啼之日。蓮開水香之久。則席長筵羅。甘果率弟男拜舞稱壽。絲竹駢陳。洗腆用酒。此亦天倫之至樂也。

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爲

經世名言

卷二 明倫篇

上

人父母道而有子。是以治化不明。而民多夭。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及曾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誠。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嘗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

飾更著短布裳與宜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  
匳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秦母柴氏秦閨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  
閨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二心辛勤  
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福家屬者福訴  
之於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  
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  
兄乎鞠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  
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歎曰妻割愛以從  
夫言子趨死以從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

經世名言

卷二明倫篇

七

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  
子未幾其妻得子謂其弟言兄既有子蓋以所抱與  
我兄告其妻妻猶在幕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  
子而棄之其謂我何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  
已寧以我所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而二子  
皆成立長曰翊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翊之子樵樵  
詡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友睦婣之報  
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聞氏紹興俞新妻也大德四年新歿聞氏年尚少父

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曰姑老子幼妾去當  
令誰侍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  
病風目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息時漱口上堂舐其  
目目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  
之朝夕悲號聞者惻惻鄉里嘉其孝

顏氏家訓曰世人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  
天命為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尚作舅姑之尊她廸  
其姓毒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  
婦道不孝已身不顧他恨但憐已之子女不愛已之  
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宜遠之哉

經世名言

卷二明倫篇

七

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  
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正親之送女必  
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梁鴻妻孟光與鴻俱隱北海上每上食與鴻舉案齊  
眉

劉廷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定婚女  
已雙瞽矣廷式涓日成禮女家辭曰女子已為廢人  
何可奉箕箒廷式竟娶之生二子相繼登第

尉遲敬德累官至鄂國公太宗嘗謂曰朕欲以女妻  
卿何如敬德叩頭曰臣妻雖鄙陋相與貧賤臣雖不

學聞古人富貴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

賈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董氏年少與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不荅引繩束髮以帛封之使直言署曰非君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皇甫規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荅書記衆人恠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董卓爲相國聘以駟輜馬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詞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風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

經世名言

卷二 明倫篇

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何足貴乎天下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趨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輓鞭撲交下妻謂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

鄭光以僕射鎮河中唐宣宗舅也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矢鳳鳴之侶朱甍自樂難容鳥合之人宣宗喜謂左右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長者有議論唯唯而聽無相直也有諮詢審審而對無遠盡也此卑幼之道也。

孝肥禮瘦捨身救弟凡民不知自傷同體伯道無嗣棄子存姪凡民不知視如異室。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讓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室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然問子孫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泗州椿

經世名言

卷二 明倫篇

在京兆每有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饗庭無間言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敬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旣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

以啟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資。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年。

今世之爲兄弟者。各立門戶。各私妻子。一有牴牾。便相嫉妬。而不思父母生我兄弟之時。如十指之在手。不分長短。大小痛癢。一切於心。我兄弟相殘。是戕我父母之手。傷我父母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苟只平生觀理。不聽妻子之言。不徇細人之謗。以舜處象之情。如身履其地。自可釋然。古君子以兄弟爲分形連氣之人。可謂名言矣。

經世名言 卷二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兄弟類 一

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已之口也。得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已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已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默受。毋得分理。

橫渠先生曰。詩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恩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受先人之遺體。惜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疎薄。羣從疎薄。則僕僕爲讐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踣其心。誰救之哉。

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鼠雀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鼠雀。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交天下士。皆有欣愛。而失敬於兄。何其能多不能少也。將數萬衆。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何其能疎不能親也。

蘭金閨玉。不幸甚矣。而先人手澤亦卷分帙散。永爲



不全之書。是遭無談之秦也。哀哉。

范子廬名遷。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錫之地。可餘俸祿。以爲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如此仁心雅道。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蓋斗粟尺布。有訾之者矣。乃脫然忘已。而厚兄之子。且不惑內人之言。眞聖賢之徒。可則可效者也。

羅景綸曰。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夫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親。

經世名言

卷二 明倫篇

六

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聚會。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鉛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情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闕後。同喪十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已壞。踰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通負。尚三十餘緡。彥霄因除夕。致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費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饑寒

之憂。今幸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

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經世名言

卷二 明倫篇

七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友善。劭至。式夢見之。未巨卿。吾以某日死。其時葬。子豈能相及。式馳赴之。未至而喪已發。將至塋。樞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必巨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夫朋友爲五常之一。其所係非輕也。今之人。以其狹小之量。忽乎朋友之道。相忌相軋。擠之死地而不恤。不亦深可悲哉。觀范張之事。誠有關於名教不小。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乎。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爲水。其色愈污。與端



方人處如炭入熏爐雖化爲灰其香不滅。

嘗觀漢人友道率多規戒語。如楊惲既廢家居治產以財自娛其友孫會宗予書戒以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以示自省之意。不當治產通賓客飲會。宗年老遠爲都護其友谷永予書戒以因循舊貫無求奇功。司馬遷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人之義。衛青既貴而天下士夫無所稱其故吏蘇建責以觀古名將之意。漢人於交友故舊動存規戒其不肯阿意順旨以陷於非義此風凜然可喜。今世朋友道喪直諒風微方其友人之得志也則獻諂阿附以求薦達。

經世名言

卷二 明倫篇

五

失勢則屏跡疎遠。淡然少羣。若欲以道義規戒者則千百中一二耳。挽回頽風是在君子。

喜人附己惡人異己。人之情多然。王荊公用曾呂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耳。

李翱與韓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引拔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暇。安肯爲之先後以退之之賢而未免此議。信乎交道之難也。然非李翱不能進此言。非退之不能聞此言。古人之相與如此。

劉德仁送友下第歸觀詩云。君此卜行日。高堂應夢

歸。莫將和氏淚。滴著老萊衣。此詩深得規戒之意。若今人非惜其目前之坎坷則望其日後之榮遇。嚮爲歸念高堂之養哉。

入廟不期敬而自敬。入廟不期肅而自肅。是以君子慎所入也。見嚴師則收斂。見狎友則放恣。是以君子慎所接也。

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今子弟受父兄之責尚有所不堪。而況他人乎。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此語不止全交亦可養氣。

經世名言

卷二 明倫篇

五

有二三道義之友。數日別便相思。以爲世俗之念。一別便生親厚之情。一別便疎。余曰。君此語甚有趨向。與淫朋狎友滋味迥然不同。但真味未深耳。孔顏思孟我輩平日何嘗一接。只今誦讀體認間。如朝夕同堂對語。如一家父子相依。何者。心交神契。千載一時。萬里一身也。久之彼我且無。孰離孰合。孰親孰疎哉。若相與而善念生。相違而欲心長。卽旦暮一生。濟得其事。

友道極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爲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

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矜持收斂，而無過可見。在家庭則狎昵親習，而正言不入。惟夫朋友者，朝夕相與，既不若師之進見有時，情禮無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獎勵，非則相與匡救。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嗟夫，斯道之下久矣。言語嬉嫪，樽俎嫖煦，無論事之善惡，以順我者為厚交，無論人之姦賢，以敬我者為君子，躡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撫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生一大快也。

長沙有朝士還鄉，意氣盈滿，賓至則鼓吹喧闐，里中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口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默然，明日

賓至門庭寂然。此執友可謂能責善。此朝士可謂能受善矣。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

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而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設犬羊具朋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踰其和，雖金石無以踰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數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為是非之根，傾肝膽者，

蓄之為言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為干戈矛盾之相讐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不過以義相合耳。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古人云：

察其言，觀其色，究其心。究交之道也。聖人云：汎愛衆而親仁。汎愛衆固美事也。然不親仁，則流於曠蕩無節，而不知所歸矣。今有人焉，其言甚甘，未足信也。必也察其色，其色甚和，未足信也。必也究其心，心與色同，色與言合，此必正直忠厚之士也。與之交則無悔。

其有欲言不言。而藏飛箱之機。欲笑不笑。而含押闔之意。此必奸人也。由是而知其心矣。雖欲我交其可哉。遠之可也。敬之可也。交乎心則不可也。

友人疎狂者。足啓庸俗。通達者。足破拘攣。博學者。足開孤陋。高曠者。足振頹墮。鎮靜者。足制躁妄。恬淡者。足消濃艷。左提右挈。離友一步不得。

友也者。爲貧之財。爲弱之力。爲病之藥焉。

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後。宜信。

經世名言

二明倫篇

三

客。貧賤無棄舊之賓。與其結新知。莫若敦舊好。

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而友疎疎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疎而我遂處於疎也。

多有密友。便無密友也。

一心可以交萬友。二心不可以交一友。

朋友五倫之一。若貧窮時。朋友可棄。將貧窮時。父母妻子亦可棄耶。

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淘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默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

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已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

師無往而不在也。鄉國天下古人。師善人也。三人行。則師惡人矣。予師不止此也。鶴之父子。蟻之君臣。鴛鴦之夫婦。果然之朋友。烏之孝。駟虞之仁。雉之耿介。鳩之守拙。則觀禽獸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松柏之孤直。蘭芷之清芬。蘋藻之潔。桐之高秀。蓮之涵泥。不染。菊之晚節。愈芳。梅之貞白。竹之內虛。外直。圓通有節。則觀草木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山之鎮重。

經世名言

卷二 明倫篇

三

川之委曲而直。石之堅貞而潤。蒿土之渾厚。火之光明。金之剛健。則觀五行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鑑之明。衡之直。權之通變。量之有容。槩之平。度之能較短長。筮之卷舒。蓋之張弛。網之綱紀。機之經綸。則觀雜物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嗟夫。能自得師。則盈天地間。皆師也。不然。堯舜自堯舜。朱均自朱均耳。有問於朱子曰。朋友交後。知其不善。奈何。朱子曰。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疎。但疎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經世名言卷二 明倫篇終

經世名言卷三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修己篇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則身者家國天下之本，何可一日不自檢點也？大抵人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定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又聖賢傳心之要法也。今人不知端本澄源，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悲夫！

經世名言

卷三 修己篇

修己第三

士君子之立身，若珍尺璧，而不忍以易諸人也。若捧盤水，而恐其覆也。若慈母之護貞女，居必重圍，衣必絰結，而不使行路之情得以入之也。寧固無通，寧拙無巧。寧銳無躁，寧玉毀毋瓦全。操與冰霜俱凜，志與日月爭光。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萬蘿依松，高則高矣，未免仰攀之恥。所以君子寧以風霜自挾，毋爲魚鳥親人。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朱文公曰：脫去凡近，以遊高明，勿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勿爲終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胡子曰：儒者移學文藝，于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則何古人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必始荒而不治，萬世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經世名言

卷三 修己篇

范仲淹在鄧，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惟勿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一言，平生用之不盡。

湯若士曰：不亂財，手香；不姪色，體香；不誑語，口香；不妄想，心香。常奉四香戒，於世得安樂。

青天白日以宅心，泰山喬岳以立身。冰清玉潔以操行，望之朗如。撼之彪如。卽之介如。不可利誘，不可勢劫，不可招而來，不可麾而去。

寧爲眞士夫，不爲假道學。

甘宦若飴，不羞墮間，污也。突梯滑稽，與世浮沉，靡也。

首鼠兩端。局起轅下。懦也。巷婁濡需。任呼牛馬。戀也。閉門塞免。自同寒燠。縮也。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莫大於不知恥。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

身要嚴重。意要閒定。色要溫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徐。心要光明。量要闊大。志要果毅。機要縝密。事要妥當。高士豈盡無染。蓮爲君子。亦自出於淤泥。丈夫但論操持。作正人。何妨犯以霜雪。

羣居閉口。獨坐防心。

經世名言

卷三 修己

三

青天白日處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自經綸自臨深履薄處得力。

安詳處事第一法。謙退保身第一法。涵容處人第一法。灑脫養心第一法。

人能虛己以遊世。其誰能害之。

簡傲不可謂高。諂諛不可謂謙。刻薄不可謂嚴明。闊茸不可謂寬大。

成名每在困窮。敗事多因得志。

士不能勞苦。不能輕生死。不能活貧窮。曰行義。吾不信也。

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縱。薄者反是。

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

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噬也。應侯韜奇於溺簣。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故一抑一揚。輕鴻所以凌虛。乍屈乍伸。良材所以候時。

英雄尚不肯以一身受天公之顛倒。吾輩奈何以一身受世人之提掇。是堪指髮。未可低眉。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

霜摧風貶。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改。

經世名言

卷三 修己

四

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毀人之善。以爲辨。役計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不能。小人也。

德修而不足以動天。恩深而不足以結人。皆誠之未至。雖然。有心於動天。結人。便是不誠。

中孚妙之至也。格天動物。不在形迹。語言事物之末。苟無誠以孚之。諸皆糟粕耳。徒勤無益於義。烏抱卵

曰乎。從爪從子。血氣潛入。而子隨母化。豈在聲色。豈事造作。學者悟此。自不怨天尤人。

定靜安慮得。此五字時時有。事事有。離了此五字。便

是孟浪做。

久視則熟字不識。住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真知過思者迷。正應。

恒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熟思審處。此四字。德業之首務。銳意極力。此四字。德業之要務。有漸無已。此四字。德業之成務。深憂過計。此四字。德業之終務。

經世名言

卷三修己篇

五

君子慎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已折節。自是好學者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寧困頓沒齒可也。君子畏天不畏人。畏名教不畏刑罰。畏不義不畏不利。畏徒生不畏害生。執一個敬心幹事。天下事千事。千事成。萬事萬事成。

沉默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閑正。此謂真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眾中應繁劇。不害其為沉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沉靜。真沉靜底。自是

惺惺。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

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便發而中節。無用此矣。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死生關。

平生所為。使怨我者得以指摘。愛我者不能掩護。亦省身之一大耻也。士君子慎之。故我無過而謗語滔天。不足警也。可談笑而受之。我有過而幸不及聞。當

經世名言

卷三修己篇

六

寢不貼席。食不下咽矣。是以君子貴無惡於志。舉世都是我心。去了這我心。便是四通八達。六合內無一些界限。要去我心。須要時時省察。這念頭。是為天地萬物。是為我。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某應酬時。有一大病痛。每於事前疎忽。事後點檢。點檢後。輒悔吝。閒時懣懣。忙時急迫。迫急後。輒差錯。或曰。此失先後著耳。肯把點檢心。放在事前。省得點檢。又省得悔吝。肯把迫急心。放在閒時。省得差訛。又省

得牽掛大率學者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心。一謹之不能而謹無益之謹。一勤之不能而勤無及之勤。於此心倍苦而於事反不詳焉。昏懦甚矣。書此以自諷求。人而欲直其志。豈不難哉。是故君子勵無求之節。所以養志也。

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養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身第一法。

經世名言

卷三 修身篇

七

善人無邪夢。夢是心上有底。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念不及也。只到夢境都是道理上做。這便有許大工夫。許大造詣。

士君子要養心氣。心氣一衰。天下萬事分毫做不得。冉有只是個心氣不足。

無技養心是多大涵養。故程子見獵而養。學者各有所養。便各就養處搔之。

天下之物。紆徐柔和者多長。迫切躁急者多短。故烈風驟雨。無崇朝之威。暴漲狂瀾。無三日之勢。催拍促調。非百板之聲。疾策緊銜。非千里之響。人生壽夭禍

福。無不皆然。偏急者可以思矣。

人平生做事發言。有一大病痛。只是個盡字。是以無涵蓄。不渾厚。為終身之大戒。

凡當事。無論是非邪正。都要從容韞藉。若一不當意。便忿恚而決裂之。此人終非遠器。

以激而發者。必以無激而廢。此不自涵養中來。算不得有根本。底學者。涵養中人。遇當為之事。來得不陡。若懶若遲。持得甚堅。不移不歇。若攘臂抵掌。而任天下之事。雖說不是意氣。畢竟到盡處不全美。

平居時有心。詔言還容易。何也有意收斂。故耳。只是

經世名言

卷三 修身篇

八

當喜怒哀懣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人生氣質。都有個好處。都有個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抹正自家不好處便了。

心要有個著落。不著落到好處。便向不好處向。與友人通宵談。非天德則王道。因相謂曰。即此便是不放心。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個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却是禪定之學。



口有慣言。身有誤動。皆不存心之故也。故君子未事前定。當事凝一。識所不逮。力所不能。雖過無愧心矣。千日集義。禁不得一刻不慊於心。是以君子瞬存息養。無一刻不在道義上。其防不義也。如千金之子防盜懼餒之故也。

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惟理義之悅我心。却步步是安樂境。

心一鬆散。萬事不可收拾。心一疎忽。萬事不如耳目。心一執著。萬事不得自然。

一念孳孳。惟善是圖。曰正思。一念孳孳。惟欲是願。曰

經世名言

卷三修己篇

七

邪思。非分之福。期望太高。曰越思。先事徘徊。後事懊恨。曰縈思。遊心千里。岐慮百端。曰浮思。事無可疑。當斷不斷。曰惑思。事不涉己。爲他人憂。曰狂思。無可奈何。當罷不能。曰徒思。日用職業。本分工夫。朝惟暮圖。期無曠廢。曰本思。此九思者。日夜之間。不在此則在彼。善攝心者。其惟本思乎。身有定業。日有定務。暮則省白晝之所行。朝則計今日之所事。念茲在茲。不肯一事苟且。不肯一時放過。庶心有著落。不得他適。而德業日有長進矣。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未有所存如是。而所

發不如是者。心本人欲。而事欲天理。心本邪曲。而言欲正直。其將能乎。是以君子慎其所存。所存是種種。皆是所存非。種種皆非。未有分毫爽者。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自無知之念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僞關。不畏有知。是個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尚未死也。

自家身子。原是自家心去害他。取禍招尤。限於危敗。更不干別個事。

經世名言

卷三修己篇

十

欲理會七尺。先理會方寸。欲理會六合。先理會一腔。率真者無心過。疎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

六經四書。君子之律令。小人犯法。原不曾讀法律。士君子讀聖賢書。而一一犯之。是又在小人下矣。

心要常操。身要常勞。心愈操愈精明。身愈勞愈強健。但有不可過耳。

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



生德業。傍花隨柳之間。吟風弄月之際。都無鄙俗嫖嫖之談。謂此心不可一時流於邪僻。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也。若是一相逢。不是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只多了這衣冠耳。

屋漏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之真學真養。勉強於大庭廣衆之中。幸一時一事不露本相。遂稱之曰賢人君子。恐未必然。

平生作事。不到人口。口中極是妙境。易稱无咎无譽。苟无咎矣。何譽之求。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欲蚤有譽于天下。何嘗避名。曰。无咎无譽便是名。雖

經世名言

卷三修己篇

十一

非聖人中正之道。未嘗不是一種人品。

士君子只求四真。真心。真口。真耳。真眼。真心無妄念。真口無雜語。真耳無邪聞。真眼無錯識。

名心盛者必作偽。

盜只是欺人。此心有一毫欺人。一事欺人。一語欺人。人雖不知。卽未發覺之盜也。言如是而行欺之。是行者言之盜也。心如是而口欺之。是口者心之盜也。纔發一個真實心。驟發一個偽妄心。是心者心之盜也。諺云。瞞心昧已。有味哉。其言之矣。欺世盜名。其過大。瞞心昧已。其過深。

目中有花。則視萬物皆妄見也。耳中有聲。則聽萬物皆妄聞也。心中有物。則處萬物皆妄意也。是故此心貴虛。

把矜心要去得毫髮都盡。只有些須意念之萌。面上便帶著聖賢志大心虛。只見得事事不如人。只見得人人皆可取。矜念安從生。此念不忘。只一念便自足。淺中狹量之鄙夫耳。

人非賢莫交。物非義莫取。念非善莫舉。事非見莫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之道也。樂極則悲。勢盛則衰。人之道也。狂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如此。何

經世名言

卷三修己篇

十二

况於人乎。

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纔覺暢然。在舉世塵俗中。另識一種意味。又不輕與鮮能知味者嘗。纔是真趣。守此便是至寶。

一個俗念頭。一雙俗眼目。一口俗說話。任教聰明才辨。可惜錯活一生。

一日與友人論修身道理。友人曰。吾老矣。某曰。公無自棄。平日爲惡。卽屬續時幹一好事。不失爲改過之鬼。况一息尚存乎。

有人於此。精密者病其疎。靡綺者病其陋。繁縟者病

其簡。謙恭者病其倨。委曲者病其直。無能可於一世之人奈何。曰一身怎可得一世之人。只自檢點吾身。果如所病否。若以一身就衆口。孔子不能。卽能之。成個甚麼人品。故君子以中道爲從違。不以衆言爲憂喜。

人之視小過也。愧怍悔恨。如犯大惡。夫然後能改。無傷二字。修己者之大戒也。

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強辨以飾非者。果何爲也。

裏面要活潑於規矩之中。無令怠忽。外面要擺脫於

經世名言

卷三 修己篇

三

禮法之中。無令矯強。

涵養如培脆萌。省察如搜田蠹。克治如去盤根。涵養

如女子坐幽閨。省察如邏卒緝奸細。克治如將軍戰

勅敵。涵養用勿忘勿助工夫。省察用無怠無荒工夫。

克治用是絕是勿工夫。

以吾身無分毫加損者。而忘其身以求之。以吾身斯

須不離者。而抵死不思近已。皆惑也。

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誠爲第一。

言語以簡重真切爲第一。

常帶個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底名。常存個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底心。此是蓄德之要法。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十襲而積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檢之。圍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醜好在我。我無飾也。愛憎在人。我無與也。

士君子作人不長進。只是不用心不著力。其所以不用心不著力者。只是不規不奮。能規能奮。聖人可至。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固是藏身之恕。有諸已而不求諸人。亦是無言之感。大學爲居

經世名言

卷三 修己篇

十四

上者言。若是君子守身之常法。則余言亦蓄德之道也。

吉凶禍福。是天張主。毀譽予奪。是人張主。立身行已。

是我張主。此三者不相奪也。

人人各有一句終身用之不盡者。但在存心著力耳。

或問之曰。只是對證之藥便是。如子張只消得存誠

二字。宰我只消得警情二字。子路只消得擇善二字。

子夏只消得見大二字。

渾身都遮蓋得。惟有面目不可掩。面目者。心之證也。

卽有厚貌者。率然難做預備。不覺心中事都發在面

目上故君子無媿心則無作容中心之達達以此也  
肺肝之視視以此也此修己者之所慎也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  
這個工夫便密了

士君子一出口無反悔之言一動手無更改之事誠  
之於思故也

果是瑚璉人不忍以盛腐臭果是荼蓼人不肯以薦  
宗祊履也不肯以加諸首冠也不忍以藉其足  
物猶然而況於人乎榮辱在所自樹無以致之何由  
及之此修身者所當知也

經世名言

卷三修己篇

五

立身行己服人甚難也要看甚麼人不服若中道君  
子不服當蚤夜省惕其意見不同性術各別志向相  
反者只要求我一個是也不必與他別白理會

人流品格以君子小人定之大率有九等有君子中  
君子才全德備無往不宜者也有君子優於德而短  
於才者也有善人恂雅溫樸僅足自守識見雖正而  
不能自決躬行雖力而不能自保有衆人才德識見  
俱無足取與世浮沉趨利避害碌碌風塵中無自表  
異有小人偏氣邪心惟已私是殖苟得所欲亦不害  
物有小人中小人貪殘陰狠恣意所極而才足以濟

之斂怨怙終無所顧忌外有似小人之君子高峻奇  
絕不就俗檢放曠出入不就禮檢然規模弘遠小疵  
常類不足以病之有似君子之小人老詐濃文善藏  
巧借爲天下之大惡占天下之大名事幸不敗當時  
後世皆爲所欺而竟不知者有君子小人之間行亦  
近正而偏語亦近道而雜學圓通便近於俗尚古朴  
則入於腐寬便姑息嚴便猛鷲是人也君子之心  
有小人過者也每至害道學者戒之

經世名言

卷三修己篇

五

淺浮沉靜而不陰險嚴毅而不苛刻周匝而不煩碎  
權變而不譎詐木樸而不顯蒙精明而不猜察亦可  
以爲成人矣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  
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學者貴三自反若一切見人不是則朋友兄弟妻子  
以及於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身墮落火塹中如何  
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爲人看得名利二字破其品始超交遊撇得勢利二

字盡其人始不俗。

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四字。

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心。故云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錯過爾。

宦情太濃。歸去忍不得。生趣太濃。死去忍不得。甚矣有味於澹也。

今日預愁明日。一年常計百年。其中搶擾牢騷。儼儼攢眉。諺所謂擲下一生快活也。

人生字內。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雖大富大貴人。世所

經世名言

卷三 修己篇

七

羨爲神仙。亦有不如意處。與貧賤人無異。特其所憂之事異耳。故謂缺陷世界。達此者庶可少安。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譬彼梁燕。近人而居。信不相猜。低飛自如。有蜂入牖。鮮不揮驅。以其懷毒。將爲我瀰。至誠待物。守之以迂。

少壯到老。周旋一我。升粟日給。辭財遠禍。處貴如賤。

賤至斯可。居富如貧。貧至不墮。

時如舟覆。道念自生。時如觀刑。貪心自泯。

計貴一世。達人有幾。計富一世。利物有幾。

老農安命。力田忍饑。達士曠觀。守正不疑。

積絲成絀。服之無尤。不勞被溫。惟躬之羞。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烏號招凶。人知揮鳥。惡積致禍。不知改圖。自以爲智。愍此愚夫。

得不曾加。故不患失。死無有愧。故不患疾。

傲形於色。不如過謙。貨形於口。不如矯廉。

朝歌暮哭。不知禍福。隨遇而安。亦飯亦沐。

惟士無價。隨時高下。可以薰沐。可以謾罵。

經世名言

卷三 修己篇

十八

昌歎羊棗不足饑飽。惟有救粟。可以終老。

莫道匪天。假手施全。莫道無人。尚有虎臣。衆不可犯。

惡積墮身。

又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管時候。

歌枕鄰天。任老忘年。旁觀俯視。義唐未前。

意氣傾人。圓融喪真。迴身抱理。惟善爲親。

兒號母痛。父死子夢。各有天屬。至誠能動。

伯夷叔齊。兄弟相師。不餓亦死。千秋誰知。

舌其禍之門乎。於以鏹之。而酒或鑰之。於以樊之。而

氣或踰之。於以訥之。而人或詘之。亦安能緘其口如溫樹。聞人過如父母名耶。

衣冠之爲身榮。身體之爲親生。自愛自完。瞿瞿以驚。名易敗難其成。庸難綢易其傾。時若有嚴刑於旁。則庶乎網羅之無撓。

相與也。必求協諸禮義。將世計較。一切脫盡。今世號爲知禮者。全不理會聖賢本意。只是節文習熟。事體諂練。燦然可觀。人便稱之。自家欣然自得。泰然責人。嗟夫。自繁文彌尚。而先王之道湮沒。天下之苦相責。羣相逐者。皆末世之靡文也。求之於道。十九不合。知經世名言

卷三修己篇

九

道者方哀之。恥之。奈何弗思也乎。此之謂習尚。習尚害人如飲狂泉。

理會得義命兩字。自然不肯做低人。

學莫大於名分。進德要知是性分。修業要知是職分。所遇之窮通要知是定分。

休諉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

心要虛。無一物。心要實。無一偽。

聖賢胸中。無雜念。無妄念。無留念。

凡人應酬。多不經思。一向任情做去。所以動多有悔。

若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智者之忽固。不若愚者之詳也。

古之學者在心上做工夫。故發之容貌者。爲盛德之符。今之學者在容貌上做工夫。故反之於心。則爲實德之病。

世之人何嘗不用心。都只將此心錯用了。故學者要知所用心。用於正而不用於邪。用於要而不用於雜。用於大而不用於小。

過也。人皆見之。乃見君子。今人無過可見。豈能賢於君子哉。緣只在文飾彌縫上做工夫。費盡了無限巧。

經世名言

卷三修己篇

年

回護成就了一個真小人。

慈湖先訓云。爲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怨天者。得罪於天。

薛文清公云。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底古今人都做得來。不謂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

作人怕似渴睡漢。纔喚醒時。睜眼若有知。旋復沉困。竟是寐中人。須如朝與櫛盥之後。神爽氣清。冷勁勁。方是真醒。

君子之出言也。如嗇夫之用財。其見義也。如貪夫之趨利。

有道之言。得之心悟。有德之言。得之躬行。有道之言。弘暢。有德之言。親切。有道之言。如遊萬貨之肆。有德之言。如發萬貨之商。有道者不容不言。有德者無俟於言。雖然。未嘗不言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學者說話。要簡重從容。循物傍事。這便是說話中涵養。容貌要沉雅自然。只有一些淺浮之色。作為之狀。便是屋漏少工夫。

多少英雄豪傑。可與為善。而卒為善無成。只為拔此經世名言

卷三修己篇

五

身於習俗中不出。若不恤羣謗。斷以必行。以古人為契友。以天地為知己。任他千誣萬毀。何妨。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

克己只有兩法。要一個豪強念頭。要一個寧耐念頭。不豪強。則為彼所勝。不寧耐。則彼得以逸待勞。乘吾倦而潛售其奸。

七情中。少了欲怒二字。不妨事。如以為不善。可怒也。耶。已有惡字矣。如以為善。可欲耶。已有愛字矣。此二字者。剛惡柔好。豈可留在腔子裏。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究。

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究。萬古無反紫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惟此事得罪於天。其重報必及之。

余有責善之友。既別兩月矣。見而問之曰。近不聞僕有過否。友曰。子無過。余曰。此吾之大過也。有過之過。小。無過之過。大。何者。拒諫自矜。而人不敢言。飾非掩惡。而人不能知。過有大於此者乎。使余即聖人也。則可。余非聖人。而人謂無過。余非大過哉。

迷人之迷。其覺也易。明人之迷。其覺也難。

君子知其可知。不知其不可知。不知其可知。則愚。知經世名言

卷三修己篇

五

其不可知。則鑒。

力有所不能。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責人。心有所當盡。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自諉。

愧悔之心。若無到不得聖賢地位。蓋愧悔之心。不能無。畢竟不曾到聖賢地位。蓋愧悔之心。進德之機也。聖賢德成道盡。吾知其免矣。何也。其在我者無遺憾。其不在我者無容心。何愧悔之有。

吾輩終日不長進處。只是個怨尤兩字。全不反己。聖賢學問。只是個自責自盡。自責自盡道理。原無邊界。亦無盡頭。若完了自家分數。還要聽其在天在人。不

敢怨尤。况自家舉動又多鬼責人非底過罪。却敢怨尤耶。以是知自責自盡底人。決不怨尤。怨尤底人。決不肯自責自盡。吾輩決不可不自家照看。纔照看便知天人待我原不薄惡。只是我多慚負處。

世間事各有恰好處。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則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則失難。存心君子。自得之體驗中耳。廣所依不如擇所依。擇所依不如無所依。無所依者依天也。依天者有獨知之契。雖獨立宇宙之內而不謂孤。衆傾之。衆毀之。而不爲動。此之謂君子。

經世名言

卷三 修己篇

三

善者不必福。惡者不必禍。君子稔知之也。寧禍而不肯爲惡。忠直者窮。諛佞者通。君子稔知之也。寧窮而不肯爲佞。非但知理有當然。亦其心有所不容已也。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沒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沒有。世俗多在爵位上定人品。把邪正却作第二著看。今有貧賤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官貴人。似俛首居其下矣。論到此。那富貴利達。與忠孝節義比來。豈直大山鴻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渺然小也。我嘗曰。論勢分。雖抱關之

吏亦有所下。以伸其尊。論性分。則堯舜與途人可揖讓於一堂。孰貴孰賤。孰尊孰卑。故天地間。惟道貴。天地間。惟得道者貴。

經世名言卷三終

經世名言

卷三 修己篇

三

經世名言卷四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室欲篇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可見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也。蓋精者二五之粹。人之本德之與也。欲有多端。實自此始。夫堯行舜起。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金於曠寂之途。遇酒色於空閒之室。而一不動心。是堯舜返魂。周孔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晦菴先生曰。學者嘗以志士不忘

經世名言

卷四室欲篇

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此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余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此亦室欲之一端也。輯室欲第四。伊川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益矣。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唯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生平學問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

黃山谷云。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

經世名言

卷四室欲篇

二

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爲本。不可不留意於斯事也。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爲火大旺。火爲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爲土大旺。土爲水之夫。土旺則水衰。況腎水常藉肺金爲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諄諄於資其化源也。古人於夏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於愛護也。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爲來春發生升動之本。若於此時。恣嗜慾以戕賊。至春升之際。下無



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亦爲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霓飛雷暴寒暴熱日月薄蝕夏愁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勤動又皆爲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於一日之虛。今日多有夏末春初患頭痛脚軟食少體熱仲景爲春夏劇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謂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墮壞與言及此深爲驚懼古人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善攝生者於此五個月出經世名言

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亦宜暫遠帷幕保全天和期無負敬身之教。

謝上蔡云色欲已斷二十來年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也。問於勢利何如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

素問云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嗜慾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嵇叔夜詩云役神者敵極欲疾枯縱體滯恣莫不早

徂酒色何物今自不幸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薛文清公云酒色之類使人志氣皆酣傷生敗德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欲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龍門子云行遇刃者必避食遇錫者必舍懼害已也麗色藏釵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哉。

又云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叔向母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許梅屋曰破爪傷膚壞梳摘髮色爲之變聚珍瘞身

經世名言  
列艷靡骨心爲之安

東垣箴云倦彼昧者徇情縱欲惟恐不及濟以燥毒氣陽血陰人身之神陰平陽秘我體長春血氣幾何而不自惜我之所生翻爲我賊士之耽兮其家自廢

既喪厥德此身亦瘁遠彼帷薄放心乃收飲食甘味身安病瘳。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莠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輶輅若文軒之飭終

身道然不知其爲貧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易足者皆可怕老子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以方寸之心。役無窮之慾。僕僕百年。豈能已乎。此君子所以處貧賤也。北宮子豈其人與。

傅霖少與張詠同學。張顯達求霖二十年不可得。晚寓宛丘。有被褐騎驢者。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求見。聞人報公。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公曰。詠知之矣。但飲酒未逾月而公薨。夫心者神明之舍。大賢君子。無一毫之欲。故神明全。故能先知。夫豈智術。惟誕之謂哉。中庸曰。至誠如神。亦言其心體之純矣。若二君子者。可謂無欲者歟。

經世名言

四箇欲篇

五

小人出事剝竊。入事熏修。是攘雞賽神。攫金裝佛。神佛其據我乎。

逢彼躁忿。如塗雪著面而易融。逢彼笑怒。如隙風侵肌而不覺。

顏氏家訓曰。神仙之事。未可全信。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故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共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爲夭折者。吾無間然。

郝早服曰。天地間。都來是這些渣滓。無這些渣滓。亦無處得這些清虛。離却神氣。別無妙道。血肉一銷。虛

靈都盡。油乾燈息。薪盡火滅。自然之理。

人從慾中生。死孰能無慾。但始則濃厚。次則淡薄。次則念頭雖起。過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蠟而無味。又次則無念。斯爲工夫耳。

清靜經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

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

經世名言

卷四靈氣篇

六

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於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知夫我之一心。無炁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趙長玄曰。有無得失。循環之理。自無生有。有復歸無。方其有時。無理已具。有而復無。乃還其初。是以識者深悟此理。於得之之時。知其必有失之之時。思其元未嘗得。則胸次了無喜戚。豈不泰然矣乎。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

嗜欲累其心

陽明先生曰學者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脫灑何等簡易薛文清公曰養得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有欲則邪得而入之無欲則邪無自而入且無欲則所行自簡又覺胸中寬平快樂靜中有無限妙理

象山先生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上事又却只是放過怎知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個大不惺惺去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

經世名言

卷四 聖賢篇

七

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與而言界牆不言腹心而言體面是皆向外事也

洒裏學慎色裏學潔財裏學廉氣裏學忍此謂波中下權正病投針主要力量

猥繁拂逆生厭惡心奮寧耐之力柔艷芳濃生沾惹心奮跳脫之力推挽衝突生隨逐心奮執持之力長途末路生哀歇心奮鼓舞之力急遽疲勞生苟且心

奮敬慎之力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症習陰謀者必遭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寓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事見到無不可時便斬截做不要留戀兒女子之情不足以語辨大事者也

斷之一字原謂義所當行却念有牽纏事有掣礙不得脫然爽潔纔痛下一個斷字如刀斬斧齊一般總然只在大頭腦處成一個是字第二義都放下况兒女情利害念那顧得他若待你百可意千稱心一些

經世名言

卷四 聖賢篇

八

好事做不成

賢者與不肖其誠常相懸也論辭受不肖者不難於受而難於辭賢者不難於辭而難於受論取與不肖者不難於取而難於與賢者不難於與而難於取論出處不肖者不難於出而難於處賢者不難於處而難於出論去就

已

有天欲。有人欲。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此天欲也。天欲不可無。無則寂。人欲不可有。有則穢。天欲即好底人欲。人欲即不好底天欲。

性分不可使虧欠。故其取數也常多。曰窮理。曰盡性。曰達天。曰入神。曰致廣大。極高明。情欲不可使贏餘。故其取數也常少。曰謹言。曰慎行。曰約已。曰清心。曰節飲食。寡嗜欲。

貴莫貴於爲聖賢。富莫富於蓄道德。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士能弘道曰達。貧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

經世名言

十

學者視人欲如寇讎。不患無功治之力。祇緣一向姑息他如驕子。所以養成猖獗之勢。無可奈何。故曰識不早。力不易也。制人欲在初發時。極易剿捕。到那橫流時。須要奮萬夫莫當之勇。纔得濟事。

中高第。做美官。欲得願足。這不是了却一生事。只是作人不端。或無過可稱。而分毫無補於世。則高第美官。反以益吾之耻者也。而世顧以此自多。余不知其何心。

余嘗怒一卒。欲重治之。召之久不至。減余怒之半。又久而後至。詬之而止。因自笑曰。是怒也。始發而中節。

耶。中減而中節耶。中止而中節耶。惟聖人之怒。初發時便恰好。終始只是一個念頭不變。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內許多荆棘。却自容得。盜只是欺瞞。凡有一念欺瞞之心者。皆盜也。貪只是喜愛。凡有一念喜愛之心者。皆貪也。學者須要充此。

不見可欲時。人人都是君子。一見可欲。不是滑了腳跟。便是擺動念頭。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是閉目塞耳之學。一入耳目來。便了不得。今欲與諸君在可欲上做工夫。姪聲美色滿前。但如鑑照物。見在

經世名言

卷四 欲

十

妍媸。不侵鏡光。過去妍媸。不留鏡裏。何嫌於坐懷。何事於閉門。推之可驚。可怖。可怒。可惡。可憂。可恨之事。無不皆然。到此纔見工夫。纔是手段。把持則爲賢者。兩忘則爲聖人。余嘗有詩云。百尺竿頭著脚。千層浪裏翻身。個中如履平地。此是誰何道人。

蜉蝣天地。一瞬不視。飲之食之。寒之暑之。慎則生之。而石則亡之。余寧不芥以遠色。而醜以却色。

恣縱既成。不惟禮法所不能制。雖自家悔恨。亦制自家不得。善愛人者。無使恣縱。善自愛者。亦無使恣縱。方正學曰。寒即乎煖。暑即乎涼。自外至者。懼其已傷。

而不知發乎中者爲身之殃。噫。嗜慾之毒。甚於劍芒。人惟寒暑之慎。而不於此之防何耶。

恒言口腹身心。此以相資言也。然口與腹恒相反。心與身每相賊。恣甘饜旨。口也。而腹爲之病。安危利害。心也。而身以之亡。等功罪。則助心爲惡者。耳目口鼻也。制耳目口鼻。使不爲身禍者。心也。故學者只求正心。譬如主人嚴正。雖有豪奴悍婢。誰敢不服。

象山先生登鬼谷山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

經世名言

卷四 室欲篇

上

有動於中。必播其精。

身者家之本也。身不能保。況能保其家乎。夫所謂保者。非特順寒暑。節飲食。時起居。慎出入而已。凡謹慎不蹈危機。不罹憲網。皆保也。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蓋盛德必享乎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也。養命訣云。口如瘡。心如愚。目如瞽。耳如聾。人能如此。可保長生。

人主惟漢武帝七十餘歲。梁武帝宋高宗八十餘歲。漢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此致

壽之道。不係其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由稟厚而寡欲爾。

不求有名。名成恐敗。惟伎生害。毒於路蠱。不爲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人心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衣食之類。本爲養生之具。不可缺者。然而飽煖焉斯足矣。若過求華麗。恣意肥甘。得爲者有不節之嗟。不得爲者生非分之想。君子謹之。

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有人於此。以星命家言之。經世名言

卷四 室欲篇

上

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卽溺。入火卽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卽不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乎。

便僻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一縷之肉。而萬蟻啣之。一勺之水。而萬魚吸之。欲滿

其欲可乎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豈獨樂有鄭聲耶。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故。以味之淡也。百家小說。姪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有不待督教。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味之甘也。淡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得失之歸。書亦宜慎。初學者慎之。亦窒慾之端也。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心思正大光明。天理之公也。有所爲而爲者。未

經世名言

卷四

七

免計功。謀利人欲之私也。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自是安詳。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理。終然藏頭露尾。到底生破綻。故無欲爲貴。

治居室亦安身之當務。然亦宜有序而知足。不可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雖富累千金。而心爲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

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薛文清曰。嘗驗之天下之人。雖至富者。求無不遂。欲無不得。自他人視之。不啻足矣。自其心察之。彼方愈富。愈不足。計較之私。日夜汲汲。無須臾寧息。皆欲之無已爲之也。君子悲之。

身安曲房。口御五齊。命曰損心之鴆毒。耳極曼淫。目備佳冶。命曰伐心之斧斤。佞幸當先。宵人在側。命曰賊心之蠱蠱。

天下固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廓。有形之寇。其來有方。固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寇。遊宴之中。有陷阱焉。談

經世名言

卷四

七

笑之中。有戈矛焉。堂與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中。有邊敵焉。故君子治欲如寇防。禮如城。

人冷者。天地之義氣也。人心之靈。義肅之則冰。欲燃之則火。目然乎色。耳然乎聲。口然乎味。四肢然乎安

逸。顛冥慾海。焦爛名途。皆內熱之所致。於是沃以酒源之水。清以程門之雪。使百念灰寒。萬境俱寂。皎然

秋月。湛然冰壺。此冷之體也。暑略炎荒。霜飛雪積。玄崖陰壑。虎伏蛇藏。見者膽栗。聞者毛悚。憂者喜。病者

愈。仆者起。怨咨者嘔吟。此冷之用也。

顏淵有言。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

淨真正以自娛。蓋知足也。知足則無欲。無欲則不辱。披裘負薪而不拾道旁之金。枵腹行丐而不食嗟來之食。此不足而足也。不足而足。無欲者也。季氏損公室以益私家。董卓治郿塢以寔寶貨。此足而不足也。足而不足。多欲者也。

學者能甘貧。則凡一切浮雲外物。舉不足爲累。能改過。則可以日新而進於善。大抵過多。失於不能安貧。中來不能安貧。皆欲念爲之累也。故寡欲卽以寡過。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

經世名言

卷四 室欲篇

七

戒酒後語。忌食時。順忍難忍事。容難容人。飢饉。酷齒盜人之髓。如火銷膏。木拱以俟。大廈萬間。分身難居。良馬千駟。分身難騎。貪夫務多。謬爲己私。

人事減半。夢魂不亂。嗜慾減半。三年體胖。衆畜夜呼。叫天無辜。以我蠶肉。厭彼靈軀。神於形寓。如水在注。細則流長。過用必涸。魑魅魍魎。何從有像。因幻起妄。生於意想。止水能照。清水能照。清而不止。亦不照也。沉心能覺。無欲心能覺。無欲而不沉。亦不能覺也。

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拘時。心居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以澗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

語云。縱欲忘身。忘之一字。最宜體玩。昏不省記。謂之忘。欲迷而不悟。情勝而不顧也。夜氣清明時。都一一分曉。著迷處。便思不起。沉溺者。可以驚心回首矣。康節先生詩云。戾氣中人爲疾病。和風養物號清微。又云。著身靜處觀人事。放意閒中鍊物情。去盡風波存止水。世間何事不能平。

伊川曰。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

經世名言

卷四 室欲篇

七

難管底是任意。難防底是慣病。此處著力。便是穴上著針。瘡處著手。

學者常看得爲我之念輕。則欲念自薄。人心自遠。是以爲仁工夫。曰克己。成仁地位。曰無我。

人欲之動。初念最熾。須要遲遲。就做便差了。天理之動。初念最勇。須要就做。遲遲便歇了。

於天理汲汲者。於人欲必淡。於私事耽耽者。於公務必疎。於虛文煒煒者。於本實必薄。

玄奇之疾。醫以平易。英發之疾。醫以深沉。闊大之疾。醫以充實。



奮始怠終。修業之賊也。緩前急後。應事之賊也。躁心浮氣。畜德之賊也。疾言厲色。處衆之賊也。

戒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睡眠。則神自澄。

先正曰。毋以嗜慾殺身。毋以喜怒殺人。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蒼生。

薛文清曰。古人衣冠偉博。所以莊外而肅內。後人服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爲輕佻浮薄者。

甘紫亭公按。松時。頒憲約一款。宴會餽餼。宜隨其土經世名言

卷四室飲篇

十七

之所產。若尋常會叙。只用三四器。或七八器而止。其大筵會。止用牲品五器。京果時果共五器。其餘菜果小碟。不得過二十品。麪食二器。湯二道。取其成禮洽情而已。攢盒起自近世。既設餚品。此亦可省。客從量給酒餅。或折賞時錢。多不過百文。鼓吹絲竹。慶筵可用。餘席不用爲雅。其遠方異品。糖餅花罩。倡優戲子。悉從汰革。但須賓主俱宜早赴。薄暮而罷。不必燃燭爲長夜之飲。不惟無沉湎爭競之失。而彼此門戶。日入卽閉。尤可杜絕姦盜。亦省刑省事之一端也。

徐存翁常云。相知只一肉一腐。猶愈於忍饑而別。余

每繹其言。真率有情。恒思佩之。

白沙先生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

素問云。聖人者。處天地之和。無恚臍之心。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

經世名言卷四終

卷四室飲篇

十八

經世名言



經世名言卷五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慎言篇

詩云但見花開落不聞人是非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安得都抹殺不聞君子位在行之以治世道在明之以淑人只是非兩端耳夫言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形之筆削評駁古今之人著之詩書闡明正邪之學皆言語也君子一出之大公至正之心則不用慎而慎自在其中矣若夫持身涉世柔和恭順時然後言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一

則又君子之自然者耳金人銘云我雖尊貴人莫我害可見古入百千卑下只欲保其尊高不知南容謹言孔子以爲不廢免於刑戮身世之學又孰有過於慎言者今敘言有三十二種而總括之曰慎言令言之者足以戒而聽之者甚勿譏以是輯慎言爲第五

戒多言

金人銘曰毋多言

繫辭曰躁人之辭多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魯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孔文舉曰多言令事敗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禍莫大於多言

范魯公曰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

厄從此始

林和靖曰多言則背道

華陽范氏曰子貢言而多中者億而已夫子嘗曰賜

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寧鳩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

鄒道卿曰多言不如寡言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二

薛文清公曰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嘗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多言所損○不可乘喜而多言○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之動

戒輕言

楊子雲曰言輕則招憂

華楊范氏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

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口必不易

朱子曰無耻的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只緣

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

九峯蔡氏曰。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薛文清公曰。輕言則納侮。○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

### 戒妄言

淮南子曰。妄言則亂。不可不慎守也。

程子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劉安世問盡心行已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語始。

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

於家者。無媿辭。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三

朱子曰。言語不可妄發。

李子方對賓客一言不妄發。

薛文清公曰。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必使

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言不妄發。則言出而

人信之。○口無妄言。安得有差有差者。皆妄也。

### 戒雜言

韓文公曰。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

顧。邪何爲不鳴其善鳴者也。

張籍與昌黎書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談。此

有以累於令德。

薛文清公曰。雜言最害正理。○雜言多。能存道者鮮矣。○羣居不可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

或問多言輕言妄言。祿言何以異。予曰。多言傷煩

也。輕言傷易也。妄言言不忠信也。雜言言不及義

也。四者鈞言之病也。而多言尤病根乎。

### 戒戲言

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

雖朋友不得而狎也。

顏魯公曰。君子無苟戲。

潛室陳氏曰。德盛者必不狎侮。今雖大人。猶有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四

戲語。皆是未過此一關。

薛文清公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

之信矣。○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

養氣之一端。

戲謔所以動盪神爽。而宣洽情況者也。故武公善

戲謔。而詩人美之。夫子於子游亦曰。前言戲之耳。

顧予豈敢惡絕此哉。第慮或匪其人。或匪其時。湯

然謔浪。而至於虐無益也。不戲不猶愈乎。

### 戒直言

晉伯宗每朝。其妻戒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賈山曰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顏延之性褊激肆意直言人多忌之

劉道原曰吾有一失直言自信不遠嫌疑

張南軒曰狙於能直者所發多弊

司馬溫公曰劉道原與王介甫有舊方介甫用事呼

吸成禍福道原獨奮厲不顧直言其事不合衆心或

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

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

張天祺請罷條例司因請中書直陳其事詞氣甚厲

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天祺怒曰參政笑哉哉亦笑哉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政豈惟哉笑天下無不笑之者賜叔解之曰察院不

須如此天祺顧曰只相公得爲無過耶

論說和平不枉天下之公是公非斯則古之直道

而君子尚焉乃若太厲聲色靡恤顧忌徒激怨怒

無益事功直固有時乎不必然哉此道原天祺之

直予不敢取之也

或曰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以掄

揚之其可哉予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昔在里居

時縣令丞皆刻薄簿獨長者一日宴集酒半簿亡

酒予因贊簿長者令變色謝曰我何嘗敢薄德邪

丞亦愀然不悅予惶恐無辭以對後又聞察友某

守處州日有當路者檄其佐非法殺人守執不可

當路者怒叱之守因言佐平日賢可嘉當路者怫

然曰我獨蔽賢者邪乃并劾之夫善善長乃自右

記之矣然予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不

悅於善人何刑焉近見元城語錄載東坡下御史

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徘徊不敢投

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蘇軾文

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之怒乎救東坡者

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子孫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畏疑可以

止之予於是益嘆古人之慮真有見哉

戒盡言

韓文公曰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

也

蔡居安在秘書省會館職食瓜令客徵瓜事每一條

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

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衆嘆服之識者謂彥遠

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外補

古人座右銘曰言語不可說盡

薛文清公曰：小人不可與盡言。

或曰：子於人槩不盡言，非忠也。且子不欲盡言於人，人亦將不盡言於子，以是求益，不亦難乎？予曰：古稱惟善人能受盡言。予於親厚之能委心者，何敢不盡言哉？第愧無可盡言者耳。許魯齋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或選述文字，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則終身服膺而不失。予於親厚者，固嘗求其盡言以益我矣。況有言焉，敢不虛以受邪？

戒漏言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七

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詩曰：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劉道原曰：吾有一蔽，慎密而漏言。

唐克之曰：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曹操與劉備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己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宋真宗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以爲憂，一日請

問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聞之，準竟以是罷相。

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官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劉勰曰：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泄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吳明卿曰：韓魏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八

公皆納之，不形於言，不然，不靜矣。

戒惡言

繫辭曰：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樂毅曰：君子絕交，無惡言。

太史克曰：少皞氏有不才子，崇飾惡言，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省身銓要曰：刀鎗易沒，惡語難銷。

傅獻簡公曰：以帷薄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

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詭乎。

近見當路者。鑄譙屬吏不職乃出惡語振暴其短。渠不能堪亦出不遜語持之。遂至交惡不可收拾。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哉然哉。

### 戒巧言

書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詩曰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東方朔曰飛燕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 經世名言

卷五慎言篇

九

范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故明皇信而不疑。

周子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凶拙者吉。

程伊川曰不可以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

慶源輔氏曰巧言之人徒尚口而無情實。

鄒道卿曰過於褒美便入於巧言。

朱子曰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巧言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凡詞色間務爲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

洪景廬曰本訥者無巧言。

許魯齋曰若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或問巧言何以亂德。予曰夫有德者必有言其言皆發於和順切中義理彼利口者言不由衷然乃彌縫抵當而文說爛然亦似有理有義若校人欺子產放魚之類真巧言哉。此與論篤君子何異。蓋德言譬則化工之神也。巧言譬則畫筆之精也。故曰惡似而非也。苟察之弗審將與有德者同聽能不亂耶。

### 戒矜言

### 經世名言

卷五慎言篇

十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矜其能喪厥功。公羊子曰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鄭玄曰矜者自尊大也。

習鑿齒曰齊桓公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唐莊宗滅梁高季興入朝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久長。吾無憂矣。

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

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日子細點校得來，病痛盡在這裏。

洪景廬居翰苑，一日草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院吏曰：幼時曾見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悔，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

上蔡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

薛文清公曰：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有之私，故不矜。○尋常事處經世名言 卷五慎言篇 十一

豈得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余讀周易六十四卦，惟謙一卦無凶爻。又嘗見謙德君子人敬愛之有加焉。其達也人幸之，其窮也人惜之。若夫矜者，率忌之惡，若惟物焉。彼顧居之不疑，卒致各位俱困。雖其周親亦莫之哀。猶幸其及之也。嗚呼！士君子審樞機榮辱之主，何苦自令若是。

### 戒謔言

書曰：朕暨謔說殄行，震驚朕師。

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無罪無辜，說口嘗言。○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肥義曰：讒臣在中，王之蠹也。

江文通曰：積毀銷金，積謔磨骨。

韓文公曰：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

李太白曰：讒者沮善者也。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爲謔。

朱子曰：說口交關，爲亂之階梯。○讒人者，因人之私。經世名言 卷五慎言篇 十二

過而飾成大罪也。

蘇文忠公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之。楚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原。

楚平王使費無忌爲太子建取嬪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恐一旦平王卒，

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譏太子于王曰。太子以奈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平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伍奢曰。王獨奈何以譏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王怒。殺伍奢。太子奔宋。

班孟堅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暈謀桓而魯隱危。突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卬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誅。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克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十四

洪景盧曰。田單復齊國。信陵君取秦兵。周勃誅諸呂。陳湯誅郅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却苻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寇準決澶淵之策。皆有大功於社稷。率爲諸人所忌。譏言罔極。吁。可畏哉。

予觀上官大夫以下。譏口之機。槩肇自瑣瑣之怨。卒至薦毒之慘。甚矣哉。孔子曰。以直報怨。忠厚之道也。有人心者。詎忍薦毒若是邪。雖然。譏口之來。

禦之者。且奈何哉。詩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有德也。又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不惡而嚴也。沈成尹曰。智者除讒以自安也。劉子政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蘇子瞻曰。木必先腐也。而後蟲入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言明無讒也。慎斯術也。讒何力之能爲。

### 戒訐言

韓非子曰。彼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十四

孔光曰。以訐爲忠。人臣之大罪也。

楊惲性好刻害。發人陰伏。卒以此敗。

吳明卿曰。凡人於小人欺已處。必明以破之。韓魏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言也。

薛文清公曰。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人有隱慝。猶幸人不之知。煦煦然陽爲善也。乃或訐之。彼將甘心焉。而無忌憚。至是始議其後。則所傷多矣。賢者往往蹈禍機多由此。

戒輕諾之言

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

顏師古曰：灌夫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呂大臨曰：有求而必許，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

胡文定公未嘗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

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言矣。○一言不可輕許人。

戒強聒之言

詩曰：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十五

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

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

韓文公言箴曰：不知言之人，爲可與言。知言之人，默

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

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嗾嗾以害其生邪。

胡五峯曰：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

忠而不受。

張子韶曰：終日譏諂者，爲善多不終。

胡明仲曰：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

汪氏曰：非可言之時，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

貽其怒矣

邵康節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吳明卿曰：韓魏公知歐陽公，不以繁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蓋知其性偏也。

薛文清公曰：未信者不可強言，以聒之未合者不合，強言以鈎之。○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戒機評之言

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十六

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

可得言也。好議論人短長，安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

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

稽叔夜曰：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

程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伊川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

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邵康節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

胡五峰曰以言人不善爲至戒。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

張南軒曰工於論人者察已常疎。

曹武惠王局量寬博未嘗言人過。

范蜀公慎默口不言人過。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未嘗言人短。

范文正公謹默口不言人過。

崔遵度篤厚長者口不言人是非。

經世名言

卷五慎言篇

十七

和平時曰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司宮鑰長子經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聞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去位問得報即賓曰傳聞耳曰葉道卿乃某之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實無過衆賓負赧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昔人有言客次與茶酒肆中最宜謹默可不信乎。

范益謙座右銘曰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不言衆人所作善惡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益見乃可。○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

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議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耻之甚乎。○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生斯世也誰則無過能勿事譏評厚矣然脫職司激揚或論世取友於以綜覈名實則又不可以譏評例拘也雖然論人之過要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但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恐無心之失不在宥列是塞其自新之路其誰賴之善必誅心恐矯飾之行難罔其實而天下無

經世名言

卷五慎言篇

十八

完人矣漢人病不長者蓋謂此耶。

戒出位之言

曲禮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人。○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司馬溫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伊川曰初若泛論人才則可今既如此顧雖有其人何可言。公曰出於君口入於光耳又何害伊川終不言傳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

地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宜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司馬溫公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

### 戒狎下之言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

薛文清公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左右小人。最能於言語間。窺人淺深。而迎合之。一墮其術。未有不債事者。子曰。近之則不遜。夫狎者。

###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十九

近之也。其不遜之招邪。

### 戒諂諛之言

緊辭曰。上交不諂。

孔子曰。上不答不敢以諂。

子思曰。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

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

方元王曰。諛者賊也。

荀悅曰。違下從上。則爲諂諛。

王嘉曰。議政諂諛。則主德毀。

孔叢子曰。馬回以諂言得罪。

鹽鐵論曰。富貴多諛言。

太史公曰。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

胡文定公曰。諂者。獻佞以爲忠。

伊川曰。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

慶源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於諂。

歐陽公曰。是是近乎諂。

薛文清公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詞以諛已。而作文詞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孰有甚於此者乎。

###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二十

諂諛於人者。求乎人之悅已也。而好人諂諛。悅乎人之求已者也。二者鈞之失正也。

緊辭曰。失其守者其辭屈。

### 戒卑屈之言

進齋徐氏曰。見理不定。無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

誠齋楊氏曰。鐘薄者無震聲。德薄者無卑辭。

筆疇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

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郁離子曰。失時之言。每多譙已。墜井之呼。不暇擇人。或疑卑屈之言類譙。予曰。所謂譙者。或以貴而下賤。或以尊而下卑。或以賢而下愚。若卑屈則蘄然喪其所以自守。何其陋也。故譙之言。有類卑屈者。卑屈之類譙。綜其實不然。○或問諂諛卑屈之言。何以異。予曰。諂諛乎人者也。卑屈乎已者也。二者恒相因者也。

### 戒取怨之言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二十七

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旣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却之。故人多怨。

一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甚哉言不可種怨於人也。若人之言有可怨者。我

當忌之也。

### 戒召禍之言

金人銘曰。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司馬溫公曰。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

朱子曰。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

建安丘氏曰。口舌乃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殃禍立至。

中溪張氏曰。言語不慎。則招禍。

尹氏曰。言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二十八

吳文正公曰。一言或至於喪邦。其小者或以招禍。或以敗事。

雙峯饒氏曰。孔子謂南容邦無道。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取怨招禍二戒。宜與並言。惡言盡言。妄言。訐言。讒言。漏言。譏評之言。參看。或問怨與禍奚異。予曰。怨者。怒蓄於彼也。禍者。害流於此也。怨其禍之根乎。禍其怨之形乎。其倚伏也。恒相須。

諂諛卑屈之言。失之柔也。取怨召禍之言。失之剛。

也。

### 言貴簡

繁辭曰。吉人之辭寡。

程子曰。言以簡爲貴。○德進則言自簡。

朱子曰。覺言語多便簡默。

輔漢卿曰。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

徐美之。沉密寡言。

胡文定公。恬靜寡言。

余觀繁辭所謂吉人。程子所謂進德。輔漢卿所謂信實。以至徐之沉密。呂之沉靜。吳之謹重。胡之恬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二十一

靜。則言之簡者。豈適然哉。或謂簡言非天資學力之致。豈其然乎。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鑄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

果至叅知政事。

曾魯公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返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燦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韓魏公與歐魯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魏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以一言可否

之二公皆服。

自呂晦叔以下四事觀之。言簡而意不足。則窒言簡而理不盡。則踈言簡而不文。則鄙言簡而湯不可否。則詭隨。

薛文清公曰。少言沉默最妙。已心既存。人自生敬。○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憂寐亦安。

知心存而人自生敬。又知養得德深。氣完而憂寐安。則簡言之效。可睹矣。知言之貴簡。則多言輕言。雜言漏言。盡言。出位狎下。強聒譏評之言。其病可

藥矣。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二十一

### 言貴誠實

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程子曰。修其言辭。正爲立已之誠意。○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誠意交通。則言出而人信矣。

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言語下一確。二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人多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胡文定公之文字。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

亦無其事而遷就之者

陳氏曰言欲當其實而已

馮季機曰青苗之法只是東坡兄弟議論得實魯宗道易服飲仁和肆真宗急召之使者入門移時行自仁和肆歸中使先入曰與公約曰上恠公來遲當以何事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常情欺君大罪使者如公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曰臣貧無器皿酒肆具備適有親客遂邀之飲真宗益嘉其誠實

薛文清公曰千言萬語只在實○句句着實不脫空

經世名言

卷五 眞言篇

二十一

如是謹言

知言之貴誠實則戲言妄言巧言譏言輕諾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和平

韓文公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伊川先生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也○明道每與荆公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

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詞

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言貴婉

陳忠肅公與人議論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

程子曰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味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不合則日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薛文清公曰辭婉必能動人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故不即對太祖曰

經世名言

卷五 眞言篇

二十一

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唐文德皇后既葬昭陵太宗卽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太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太宗惻然遂毀觀

唐肅宗卽位李輔與張后謀遷太上皇於西內後山人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恠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泣然泣下

言貴遜

吳明卿曰。言遜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耳。

慶源輔氏曰。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

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訕。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訕。明道先生爲御史。嘗被旨赴都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

明道爲鄆縣主簿。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

經世名言

卷五 言貴

二

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黜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

司馬溫公入相。盡變新法。東坡言變法宜有漸。溫公不然之。色忿然。東坡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溫公謝之。

自李文靖公以下四事。皆遜言之可法者。然文靖之遜。非吃三斗醋醋者不能。其納汙之道。刑。若明

道東坡之遜。可謂從容不迫而有條理者矣。大抵下之遜上也。其勢易。上之遜下也。其勢難。或問婉言遜言。何以異。予曰。婉者。不直己之意者也。遜者。不激人之怒者也。皆因人之不可與言。不得已而有言。法當如是也。知言之貴和平。貴婉。貴遜。則直言。訐言。惡言。矜言。諂諛卑屈。取怨召禍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當理

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

韓魏公嘗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嘗至相擊。

經世名言

卷五 言貴

三

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雖勝者亦自然不爭也。平菴項氏曰。言之淺深詳畧。必各當其理。

楊龜山曰。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只是爭氣也。

言貴時

雲峯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替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司馬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鈃鐘鐃。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訖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張南軒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也。

胡明仲曰。不問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

吳文正公曰。當默而默。當語而語。惟其時。

薛文清公曰。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誠能簡矣。實矣。和平矣。婉矣。遜矣。苟發之。不當理。出之。不以。譬之。奕焉。不免失先後之着也。

### 言貴養心

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

伊川先生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二十九

問出詞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否。程子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

胡敬齋曰。言者心之聲。心正時。言必不差。

### 言貴養氣

韓文公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氣忿則招拂。

或曰。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吳明卿曰。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詞必厲。惟韓魏公則不然。

薛文清公曰。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

### 言貴有用

左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蘇老泉曰。昔者君子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

薛文清公曰。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晁氏客語曰。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叔一

### 經世名言

卷五 慎言篇

三十

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予嘗因晁氏客語。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燭之武一言。而秦伯退師。展禽一言。而齊人不敢伐魯。比鄙。蘭相如一言。而完璧歸趙。申叔一言。而楚莊王不奪人千乘之國。茅焦一言。而祖龍認母。魯仲連一言。而趙人不敢帝秦。毛遂一言。而定約從。田千秋一言。而寤主。張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素盜一言。而徹夫人之坐席。周勃一言。而北軍左祖。爲劉。蘇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惠王一言。而南唐城陷。無一人橫羅鋒鏑。寇萊公一言。而決

策親征遼人氣奪王沂公一言而西賊服朝廷有人富鄭公一言而契丹不取開南地韓魏公一言而調和兩宮胡澹菴一言而金人不敢南牧者二十有四年凡此類者皆所謂一言而興邦者也言出而天下以爲口實者也其利不既博哉

經世名言卷五終

經世名言

卷五慎言篇

三廿

經世名言卷六

待人篇

襄平擢我蘇弘祖輯

語云光風霽月以待人蓋和氣平心發之如春風拂弱柳細雨潤新苗此何等舒泰何等感通也若夫暴風驟雨迅雷烈霜天折實甚矣或曰不似無骨力乎曰譬之玉堅剛未始不堅剛溫潤未始不溫潤耳大抵待人有二要焉無責人是自修之第一要道能體人是養量之第一要法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

經世名言

卷六待人篇

廣德留人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天下有實言實行實心未有不孚人之理况夫人之情有言然而意未必然有事然而意未必然者非勉強于事勢則束縛于體面善體人者要在識其難言之情而不使其爲言與事所苦此聖人之所以感人心而人樂爲之死也輯待人第六

辨學術談治理宜須窮到至處議人不得所謂宗廟朝廷便言者蓋道理古今之道理政事國家之政事務須求是乃已我與人皆置之度外非求伸我也



非求勝人也。何讓人之有。只是平心易氣。爲辨家第一法。纔聲高色厲。便是沒涵養。

激之以勢力。則未至於惡也。而奮然爲惡。媿之以情理。則本不從義也。而奮然向義。此遊說者所當知也。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過七分。須含蓄以養人之愧。令其自新則可。

在邪人前發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見貪者談廉。已不堪聞。又說某官如何廉。益難堪。又說某官貪。愈益難堪。况又勸汝當廉。况又責汝如何貪。

經世名言

卷六 待人篇

彼何以當之。或曰當如何。曰位在則進退在我。行法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密諷可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緘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諱。此亦當諱者。

有一介必吝者。有千金可輕者。而世之論取與動曰。所宜幾何。此亂語耳。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已。就難。小子慎之。

世之人形容人過。只象箇盜賊。固護自家。只象箇堯舜。不知這却是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賊自待也。

或問汝欲爲君子乎。曰某不能爲君子。但幸爲君子所知。不敢自墮於小人。以爲知己羞。望爲小人。已不足惜。而使知己者有失言誤信之悔。吾何以自立於天地間。此吾之所夙夜恐懼者也。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便有長進。

一友與人爭。予歷指其短。不悅。予曰於十分中君有一分不是否。友曰我難說沒一二分。予曰且將這一二分都沒了。纔好責人。

學者事事要自責。慎無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無。

經世名言

卷六 待人篇

量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

人人自責自盡。不直四海無爭。彌宇宙間皆太和之氣矣。

夏不忘爐。冬不忘扇。以爲無用。或恐時變。

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

世之人聞稱人之善。輒有妬心。聞稱人之惡。輒有喜心。此天理忘而人欲肆者也。孔子所惡。惡稱人之惡。

孔子所樂樂道人之善吾人豈可另有一副心腸萬水自發源處入百川容不得入江淮河漢容不得直流至海則浩浩慨慨不知江淮幾時入河漢何處來兼收而金容之矣閒雜懊惱無端謗譏儻來橫逆加之衆人不受加之賢人不受加之聖人則了不見其辭色自有道以處之故聖人者疾垢之海也

與人較量只是一箇人能容一人者兼一人能容十人者兼十人能容千萬人者兼千萬人所貴乎士君子者正以其能容也不能容而較之與所較何異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問頭任自家一句錯

經世名言

卷六 待人篇

四

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懽忻

學者只是氣盈便不長進含六合如一粒覓之不見吐一粒於六合出之不窮可謂大人矣而自處如庸人初不自表異退讓如空夫初不自滿足若抵掌接臂而視世無人謂之以善服人則可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爭多起於人各有欲言多起於人各有見惟君子以

澹泊自處以知能讓人胸中有無限快活處處天下事前而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而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盡煞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百驥疾馳自有箇後底羣鷺高飛自有箇下底世間下者後者自是要有人君子何擇焉

騶虞未學見理則明擇地而蹈不忍戕生

積弱之怒其發不可當也重壅之水其潰不可禦也是故君子不卑卑不幼幼不弱弱不愚愚

經世名言

卷六 待人篇

五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處於小人即得之未必榮而况無益於得以博小人之名又小人而過者也

與其抑暴戾之氣不若養和平之心與其裁既溢之恩不若絕分外之望與其爲後事之厚不若施先事之薄與其服延年之藥不若守保身之方

實做工夫人再休向人講與世俗人講則掩口而嗤與異端人講則矢口而辨惟與志同道合之人爲藏修默成之學此是真工夫實學問若好學者就問慕

道者相依則不妨千言萬語與之講說也。

不足與有爲者。自附于行所無事之名。和光同塵者。自附于無可無不可之名。聖人惡秀也。以此。

有問密語者。囑曰。望以實心相告。余笑曰。吾內有不可瞞之本。心上有不可欺之天日。在本人有不可掩之是非。在通國有不容泯之公論。一有不實。自負四愆矣。何暇以貌言誑門下哉。

平生無一事可瞞人。此是大快樂。

夜起種樹。但以手揣。植之荆棘。謂桃與李。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

經世名言

卷六待人篇

六

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人心貴新。人面貴舊。賀慶勿先。弟唁勿後。

族黨同居。凡往來必曳履揚聲。使人知之。不可寂然。頓造恐偶。議短長。彼此慙汗。難於進退。甚至不諳事者。好潛聽。以伺人言。此又構禍之媒也。

世人相與。非面上則口中也。人之心。固不能掩於面。與口。而不可測者。則不盡於面與口也。故惟人心最可畏。人心最不可知。此天下之陷阱。而古今生死之

衡也。予有一拙法。推之以至誠。施之以至厚。持之以至慎。遠是非。讓名利。處後下。則頑暴鳥獸。可骨肉而腹心矣。將令深者且傾心。險者且化德。而何陷阱之予及哉。不然。必予道之未盡也。

金性本質。齒于爲劍。土德本厚。險于爲塹。小人無義。不可乘勢。奸宄生心。莫予之器。

心相信。則迹者土苴也。何煩言語。心相疑。則迹者媒孽也。益生猜貳。故有誓心不足。自明避嫌。反成自誣者。相疑之故也。是故心一而迹萬。君子治心不修迹。羊腸之隘。前車覆而後車協力。非以厚人也。前車覆。

經世名言

卷六待人篇

七

關後車停駕。匪惟同緩急。亦且共利害。爲人也。而實自爲也。嗚呼。士君子共事而忘人之急。無乃所以自孤也夫。

以無心處無心者。誠以無心處有心者。明以有心處無心者。疑以有心處有心者。賊。

親友間通書札。雖細事必宜檢點。東坡云。薄俗好苛。詆人小疵。不可不留意。

騷騷匪遠。不離其覓。名士匪遠。不離牀右。爾我之界限甚明。世之相爭者。昧爾我之界也。爾我之欲惡無別。世之忘人者。分爾我之界者也。故爾我

分則不相陵奪。爾我忘則不異悲喜。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權。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聖人之道。本不拂人。然亦不求可人。人情原無限量。務可人不惟不是。亦自不能。故君子只務可理。

大凡與人情不近。卽行能卓越。道之賊也。聖人之道。人情而已。

拖犁傷墓。勝于截路。寧可欺生。不可欺故。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

經世名言

卷六 待人篇

八

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後可罪也已。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人。體人而後恕人。

漂蟻莫訴。仁者矜度。濟困扶危。不必親故。

人情不便處。便要迴避。彼雖難于言。而心厭苦之。非吾之福也。往往中禍。率由於此。是以君子體悉人情。悉者委曲周至之謂也。恤其私。濟其願。成其名。泯其迹。體悉之至也。感人淪于心骨矣。故察言觀色者。學之粗也。達情會意者。學之精也。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或問觀之將何如。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銷踴躍之憂。

已烹之魚。莫訟校人。已坑之卒。莫訟將軍。惡不必報。但恐傷仁。

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已以聽人之教。我恭已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

經世名言

卷六 待人篇

九

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定靜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脩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污。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弗始於我。凡事無但知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慢我是恭。毀我是譽。虛已反觀。百愁俱去。人譽已果有善。但持其善。不可有自善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已果有惡。卽當去其惡。不可有惡。

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人情憤爭責脩生于恩怨故或非意相加度其人賢於已者則我當順受待其自悟其同於已者大則理遣小則情恕至不如已者則以不足校置之乃若我有德於人則不責其報人有德於我則受施勿忘如此則以之處人而憤怨息以之自處而地位寬故曰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白沙箴云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

經世名言

卷六待人篇

十

省事饒人初似歉弱久久思之其味甚長一時暴怒始雖快意終有後悔

韓魏公曰古有之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道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蜚興豈忠厚存心者哉孔子以爲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况傳聞之言吠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

戲謔本非正大之事然亦無害於義故自古聖賢間亦有之或以奕戲或以局戲皆假此以適趣以通情以見忘形之意耳其戲也君子非若小人尚力開智

以爲戲至於忿爭而不止者可乎故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人固不免於戲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戲可以謔爲乎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洒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于天卽怨天其心忿悻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慈湖先訓云一日步蔬園顧園僕曰吾蔬爲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須拚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欣然顧簡曰余卽吾師也吾意釋然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

經世名言

卷六待人篇

十一

一間耳孔旻先生詩云怒氣劇炎火焚和徒自傷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于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撻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退無所逃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蘇堙洪

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絲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一咲刺船而去夫飛鳥投人救之我祥蓋拯人於倉皇急迫中者仁者之心也彼漁父者非仁人歟抑隱其高寓於漁傲萬物而弗怵者歟世之人戕友而歟利損物而肥家昧心于天地之間者多矣又安知漁父之心哉所謂無所求而爲之者漁父有之

經世名言

卷六待人篇

十一

狄青字漢臣風骨奇偉善騎射爲樞密或有以狄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來獻者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咲而還之嘗設宴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墻下伶人以儒爲戲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詬詈不絕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翌日詣易謝罪天下咸知公爲盛德人也又公面有黥字仁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水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費蓄孔鵬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不義而富

貴者之積習也

聖學只在與人同欲惡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便是聖人能近取譬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便是賢者專所欲於已施所惡於人便是小人學者用情只在此二字上體認最爲喫緊克得盡時六合都是一個有甚人已

聞人之善而掩覆之或又致以誣其心聞人之過而播揚之或枝葉以多其罪此皆得罪于鬼神者也吾黨戒之

經世名言

卷六待人篇

十二

恕之一字是個好道理看那推心者是甚麼念頭好色者恕人之淫好貨者恕人之貪好飲者恕人之醉好安逸者恕人之惰慢未嘗不以已度人未嘗不視人猶已而道之賊也故行恕者不可以不審也

古人愛人之意多今人惡人之意多愛人故人易于改過而視我也常親我之教益易行惡人故人甘於自棄而視我也常警我之言必不入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後能稱物輕重若執偏見曲說昧於時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罪

也。某過也是替指星辨議。樂大可笑也。君子耻之。  
談道者雖極精切。須向苦心人說。可使手舞足蹈。可  
使大叫垂泣。何者。以求通未得之心。聞了然透徹之  
語。如饑得珍饈。如旱得霖雨。相悅以解。妙不容言。其  
不然者。如麻木之肌。鍼灸終日。尚不能覺。而以爪搔  
之。安知痛痒哉。吾竊爲言者惜也。故大道獨契。至理  
不言。非聖賢之忍於棄人。徒曉曉無益耳。是以聖人  
待問而後言。猶因人而就事。

私恩煦感。仁之賊也。直往輕擔。義之賊也。足恭僞態。  
禮之賊也。苛察岐疑。智之賊也。苟約固守。信之賊也。

經世名言

卷六 待人篇

十四

此五賊者。破道亂正。聖門斥之。

處天下事。先把我字閣起。千軍萬馬中。先把人字閣  
起。兩柔無聲。合也。一柔無聲。受也。兩剛必碎。激也。一  
剛必損。積也。故易取一剛一柔。是謂中平。以成天下  
之務。以和一身之德。君子尚之。

君子當使人忠我。不可使人恕我。

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掩人邪者。  
厚人之行。救人過者。仁者之道。

居不必無惡隣。會不必無損友。惟能自持者。兩得之。  
乍交不可傾倒。傾倒則交不終。久與不可隱匿。隱匿

則心必險。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  
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遇故舊之交。意氣要愈新。處隱微之事。心迹宜愈顯。  
覺人詐。不形于言。受人侮。不動于色。此中有無窮意  
味。亦有無窮受用。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難  
有禮。

甘言似蜜。聽者促膝。忠言逆耳。去恐不疾。

貴盛時。人奉我。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人凌我。

經世名言

卷六 待人篇

十五

非凌我也。凌賤者也。彼自奉貴。我何爲喜。彼自愛賤。  
我何爲怒。

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  
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宜疎。不能遠。  
不可急去。

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容大奸。則亂  
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饑。  
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

知之殆也。

毀我者。我以無毀勝之。則毀自消。

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步而已。

以布易帛。分衣一人。以蔬易肉。分食一人。人人能此。市無窮民。

乘人瑕釁。惡小而倍。拯人艱危。善微而戴。

肉服在身。途遇吉祥善事。則引步退避。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古稱傾蓋如舊。一見語即合者。是兩英雄豪傑。意氣

經世名言

卷六待人篇

十七

相投。不覺披豁肝膈。觸處皆真。其他相與。須要有次第。有生熟。若未見顏色。不察心術。遽與道意中事。出不諱言。是謂至愚。君子笑之。

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长。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

諺非有道之言也。孔子豈不戲。竟是道理上脫洒。今之戲者。蝶矣。卽有滑稽之巧。亦近俳優之流。凝靜者

耻之。

彰死友之過。此是第一不仁。生而攻之也。望其能改。彼及聞之也。尚能自辨死而彰之。夫何爲者。雖實過也。吾爲掩之。

對左右言。四顧無媿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累之有。

欺孤不仁。暴寡不武。寧可嚼鐵。不可嚼腐。

爲善無例。得濟則濟。麥舟義田。不因往制。簡靜沉默之人。發用出來。不可當。故停蓄之水。一決不可禦也。螫處之物。其毒不可當也。潛伏之獸。一猛

經世名言

卷六待人篇

十七

不可禁也。輕洩驟舉。暴雨疾風耳。智者不患焉。

仲尼有毀于產有謗。但能守正。不能禦妄。

君子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交而後擇。故多怨。

說人所必不從。求人所必不與。強人以甚不便。制人以必不甘。是皆欠絮矩工夫。

一夕恣淫。毀節終身。物各有耦。無侵賤貧。

大抵宗戚故舊。有所稱貸。不若隨力賙急之。蓋言借則我觀其還。不免取索。索之頻。而稱貸者曰。我本欲償。以其頻索。姑已之。如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爲強還之。是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莫若念



其貧窶。隨我力之豐贍。而明其不迷。則前無貸償之念。後亦無含怨之人也。

對失意人。莫談得意事。處得意時。常想失意事。

易母而乳。雖哭不哺。交淺言深。百無一遇。

只一個耐煩心。天下何事不得了。何人不能處。

無事人之欲。無甚人之罪。

人情要耐心。體他體到悉處。則人可以寡過。我可以寡怨。

恩中之小隙。不如怨中之小惠。

經世名言

卷六 待人篇

十八

經世名言卷六終

經世名言卷七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涉世篇

君子接人。未嘗不謹勅。持身未嘗不正大。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巧言令色足恭。丘亦耻之。曾子曰。肩肩諂笑。病於夏畦。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何嘗貴傲哉。而其羞卑倂也。又如此。但涉世之法。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悉事之理。祇此應世法。微

經世名言

卷七 涉世篇

二

微一笑。度世法。冷冷半言。旨哉言乎。輯涉世第七。

世道不明。聰明才辯之口。好勝爲心。曲學偏見之人。執迷難屈。具曰予聖。卽真聖人出。未必肯服。識道君子。又欲以嘵嘵口下之。其誰能從。故帝王以勢伸其說。聖人以名伸其說。舍是而與人辯。皆不智也。言一也。出由之口。則信且從。出距之口。則三令五申。而人且疑之矣。故有言者。有所以重其言者。素行孚人。是所以重其言者也。不然且爲言累矣。先衆人而爲。後衆人而言。

天下事最不可先必而預道之。已定矣。臨時還有變更。況未定者乎。故寧有不知之名。無貽失言之悔。胸中無一毫欠缺。身上無一些點染。便是義皇以上人。卽在患難中。何異玉燭春臺上。

擔當處都要個自強不息之心。受用處都要個有餘不盡之意。

世間好底分數。休占多了。我這裏消受幾何。其餘分數。任世間人占去。

以理言之。則當然者謂之天。命有德討有罪。奉之無私。是已。以命言之。則自然者謂之天。莫之爲而爲。莫

經世名言

卷七 涉世篇

二

之致而致。定於有生之初。是已。以數言之。則偶然者謂之天。會逢其適。偶值其際。是已。

爲善而偏於所向。亦是欲。聖人之爲善。度德量力。審勢順時。且如發棠不勸。非忍萬民之死也。時勢不可

也。若認慾民窮可悲。而枉己徇人。便是欲矣。

避嫌者。尋嫌者也。自辨者。自誣者也。心事重門洞達。略不同邪。行事八憲玲瓏。毫無遮障。則見者服。聞者

信。稍有不自白之誣。將家家爲吾稱冤。人人爲吾置喙矣。此之謂潔品。潔品不自潔。

兩物相近。未有不相摩者。兩物相摩。未有不無聲者。兩

有聲。未有不兩損者。

凡有積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使動氣。兩個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無才無學。士之羞也。有才有學。士之憂也。夫才學非有之難。而降伏之難。君子之貴才學。以成身也。非以

矜已也。以濟世也。非以夸人也。故才學如劍。當可試之時。一試。不則藏諸室。無以銜弄。庶幾得矣。不然。鮮

不爲身禍者。自古十人而十。百人而百。無一倖免。可不憂哉。

或問傲爲凶德。則謙爲吉德矣。曰。謙真是吉。然謙不

經世名言

卷七 涉世篇

三

中禮所損亦多。在上者。爲非禮之謙。則亂名分。紊綱紀。久之。法令不行。在下者。爲非禮之謙。則取賤辱。喪

氣節。久之。廉恥掃地。鬼病求藥。雖醫不活。不可強爲枯魚噴沫。

勾踐沼吳。子胥覆楚。鼠雖忘壁。壁不忘鼠。

術士多詐。難瞞心腹。俗士多金。難換面目。飾情交僞。寧與兒戲。早起徇人。不如酣睡。

聖賢用剛。只穀濟那件事便了。用明只穀得那件事便了。分外不剩分毫。所以作事無痕迹。甚渾厚。事既有

成。而人亦無議。

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若見眼前快意便了此最無識故事有當怒而君子不怒當喜而君子不喜當爲而君子不爲當已而君子不已者衆人知其一君子知其他也

無用之朴君子不貴雖不事機械變詐至於德慧術知亦不可無

不以外至者爲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裏面分數足始得今人見人敬慢輒有喜愠心皆外重者也此迷不破胸中冰炭自生

見面前之千里不若見輩後之一寸故達觀非難而經世名言

卷七涉世篇

四

反觀爲難見見非難而見不見爲難此舉世之所述而智者之所獨覺也

窮寇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作人要如神龍屈伸變化自得自如不可爲勢利術數所拘縛若羈絆隨人不能自決只是個牛羊然亦不可嘒嘒悻悻故大智上哲看得幾事分明外面要無迹無言胸中要獨來獨往怎被機械人駕馭得

處毀譽要有識有量今之學者儘有向上底見世所譽而趨之見世所毀而避之只是識不定聞譽我而喜聞毀我而怒只是量不廣直善真惡在我毀譽與

我無分毫相干

聖賢處天下之事委曲紆徐不輕徇一己之情以違天下之欲以破天下之防是故道有不常直事有不必果者此類是也辟之行道然循曲從遠順其成迹而不敢以欲速適已之便若必欲簡捷直遂則兩京程途正以繩墨破城除邑塞河夷山終有數百里之近矣而人情事勢不可也是以處事要遜以出之而學者接物怕徑情直行

矯激之人加卑庸一等其害道均也吳季札陳仲子時苗郭巨之類是已君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

經世名言

卷七涉世篇

五

矯枉只是求直若過直則彼左枉而我右枉也故聖賢之心如衡處事與事低昂分毫不得高下使天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然後爲不詭於道

嫌疑之難辨也百口不能自明君子知辨之難也避嫌遠疑使此心如日月常懸以示人是謂潔已足謂自愛然嫌疑有不必要避者當大任也遇急難也德意乎也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遊紛華之市日數十里而足不倦何也心不在足也獨行曠寂之野數里而疲矣行萬里之途不以爲遠

僅十里不至家。則迢迢以爲遠矣。何也。以近視近。頓有急心故也。是故君子當治心。有益十鈞而輕。損十鈞而重者。挽車負粟之類是也。機不同也。君子當識機。有足能運百鈞之圓石。而不能動十鈞之方石者。勢不同也。故君子當審勢。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人之器量最宜宏大。宏大則能容人之所不能容。忍人之所不能忍。古之名人碩士。未有器量宏大。而不能保身全名者。在朝當如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在家當如張公藝。九世同居之忍。斯善矣。

經世名言

卷七 涉世篇

六

王陽明先生曰。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摧折煅煉之有成矣。

胡敬齋先生曰。在佑聖觀。見壁上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頭合自然。若仁加兩字。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則頭頭合自然。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則智益明。

寒山詩云。有人來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對。却是得便宜。

又云。余嘗愛白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有詩句云。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夫如是。則造化陰陽。不足爲休戚。而況時情物態。安能刺鯁其心乎。

餘冬序錄云。胡澹菴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爲侍姬蔡蒨作詩。殊累其爲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絮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爲胡發也。賢者於此。且借以

經世名言

卷七 涉世篇

七

自警。況在他人。吾聞老聃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善哉。強項者未必爲窮之路。屈膝者未必爲通之媒。銅肝鉄面。君子落得爲君子。奴顏婢膝。小人在自爲小人。影戲雜呈。羣兒笑迎。世喜乃僞。不喜實誠。

習利恥廉。反名曰矯。衆污毀清。獨立者少。臧武稱聖。孔子爲佞。春秋顛倒。誰與爲正。

有才敏才。有用留用。補衛狂死。器不足重。

無病卽樂。無辱卽榮。但能退步。終身履平。

蘇黃門云。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爲博士恭惠登樞  
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爲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  
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  
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爲  
然

羣人中喜談禍福假相法占卜以期人之吉凶者此  
亦輕妄之一端也夫卦之六十四爻之所以占卜者  
正所以趨吉而避凶也景純善卜者也宜知敦之害  
已何不北走燕南走吳而隱之邪或曰人爲命數之  
所囿者也景純所以不去者知命數有在也吁南山  
經世名言 卷七 涉世篇 九

有饑虎卜曰必不噬人從之遊可邪景純之從敦正  
猶以從饑虎也可不可嗚呼安得知易者吾與之論  
造化之妙哉

昔甯羸識陽處父之剛以爲華而不實怨之所萃犯  
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必悻  
悻悻悻必驕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間善人  
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悻悻之氣小人  
如之何而容我哉甯羸可謂知人矣此處父死於賈  
季也

東坡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嗚呼瘴

非吾土也風氣既殊水土飲食亦別目之所見者無  
非惻隱者也心之所感無非動心者也自非百念灰  
冷何能不內傷哉欲不可盡絕也惟居瘴鄉患難之  
中則可

人生世間要見識高遠見識高遠則不爲淺近者所  
眩惑日觀世事之盛衰夜思氣運之消長由其盛衰  
也吾以出處應之由其消長也吾以進退隨之則禍  
可避而患可禳不然奔奔役役惛惛悞悞幾何而不  
爲時勢所害邪

世說陷穽在在有之要人醒醒耳眼一少昧足一少  
經世名言 卷七 涉世篇 九

偏心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  
前日之所爲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

浮躁淺露學者之深戒優游罷軟學者之深規既知  
事不可爲則剛制而莫爲既知才不可炫則力慎而  
莫炫此乃保身之道也古之人畏天今之人忽天雖  
不與人爭而常應於物古人灼知此理所以一行一  
言必合天心也歟

理者坦途也人人可行世之人好於奸譎而巧詐百  
出欲求富貴而反貧賤欲求進步而反退步其故何  
哉曲折崎嶇徒費其力卒有天爲之主也

終日嫁禍。有時反坐。終日飛語。有時自詛。季郈不下閭。郈交恥。發炙羊羹。怨之所起。

聖人道濟天下。未嘗有忘蒼生之心。然亦未嘗必。何也。時命在天。非聖人所能必也。世之學者。動輒以聖人自喻。不擇時之污隆。殊不知聖人之才。無可不可。斟酌萬變。如造化之於四時。或暘而暘。或雨而雨。過化存神。非人可測。區區小才。假聖人以藉口者。能如是邪。吁。志大才短。此陳蕃竇武之所以敗也。

有人以事謀我。我當察其謀之是非。其是耶。以理告之。其非耶。亦以理告之。嚴君平賣卜。子告之以孝。臣

經世名言

卷七涉世篇

告之以忠。可也。設或十人同坐。有人以事謀之。則不可先發喙。何也。先喙則爲謀府矣。謀府古人所戒。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匪薄也。我厚之未至也。我以禮接人。人以虐加我。匪虐也。我禮之未至也。厚也。禮也。我自行之薄也。虐也。由我召之。彼何罪也。然則厚矣。禮矣。彼復薄虐者。乃吾命也。彼何罪也。是故不怨天。不尤人。庶幾君子矣。

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脊不自安。又何異於妾婦。

之道耶。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談談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夫。

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此古今之同情也。殊不知抑揚順逆。皆非人力所能爲。而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我而爲之也。彼亦不知予亦不知。莫之爲而爲之耳。怨於天者。不知天。怨於人者。不知命。聖人之所不取也。大丈夫胸中當洒洒落落。如光風霽月。任其自然。何有一毫之動心哉。蠅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

經世名言

卷七涉世篇

廿

東坡此言深可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矣。

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最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之長。而露人之短。則畦步而成仇矣。向也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既彼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夸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夸文章。長於遊歷者。動輒夸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夸其讞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

長故能保其長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幸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態置一物於必窮之地者君子不爲也况作奸惡於其間邪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於絕嗣下至盧多遜之輩當何如耶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

經世名言

卷七涉世篇

廿

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由物生禍其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多矣可不懼耶不然誅求而薦賄無及矣

言之非難處之爲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患害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憂見人恤貧賤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恤及其親履其事則色喪膽落張張遑遑莫之措矣殊不知張張遑遑蓋徒自苦耳造化已定之矣善乎康節之言曰能言未是真君子善處方爲大丈夫君子之生濁世誠不可不思所以善處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上之心

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挾上上之心者類乎狂何也貴乎平而不貴乎素素者輕人上上之心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世之文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顏色輕之而心實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特念慮妒之而動靜亦妒之是大可歎也天之生物物不能齊吾當平心以酬酢於賢愚之間可也彼徒有輕人之心而造物者竊笑之彼徒有上上之心而學問日損之又曷若虛已接物以爲進德修業之基耶

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古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膺之清動輒以包拯之清

經世名言

卷七涉世篇

廿

夸人吾有么膺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矜已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已之職分所當爲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爲人所污德者爲人所敗職此之由也

處事不可概概亦不可孜孜孜孜則軟弱無立概概則龕硬召禍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恕而行則人無怨而躬全矣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也位高者多無子則爲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爲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

此有彼無。自然之理。未必全其心之慾。則敝敝乎百歲之間。無須更之不憂矣。

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悅則把袂連袂。傾心覆胆。怒則持戈執戟。怒氣相加矣。夫與之遊。尚不可。况欲與之謀大事。決大疑哉。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情。則百骸俱怠。百骸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聖人不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何也。蓋命者。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則百計經世名書 卷七 涉世篇 十四

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徒然耳。命既如此。則當寧心以待之。不可趨避也。聖人慮世人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非聖人自言命也。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語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不爲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爲計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爲利基。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抱薪資火。障水資潮。焚人之宅。沒人之田者矣。此仁者之所以深戒乎。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

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盡以清淨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紛。夫何益哉。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于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年九十而終。夫最難制者

經世名書

卷七 涉世篇

十五

心也。最無窮者。欲也。以難制之心。逐無窮之欲。役役乎不知入乎禽獸之域也。君平告人以忠孝者。使人心中知所重也。得百錢而自足者。戒此心無所貪也。若君平者。亦不願乎其外者與。沈麟士齊人也。其所著履爲鄰人所認。麟士曰。是卿展耶。即跣而還。鄰人後得履。以前日誤認之履還麟士。曰。非卿展耶。笑而受之。此古人之所以不可及者。非惟其識之高於人。正以其量之高於人也。量由識而充。識量者。君子之所以處亂世。待小人之道也。若麟士者。豈非識量之兼備者與。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鳳文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體大眼小象無遠眺高視闊步駉駉罕顧

儒夫不仁踞虎縛麟畏惡欺善天理自泯

遇貴存骨遇富辭肉遇強覘膽遇善置腹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

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

向使王莽而肯爲周公曹操而肯爲文王亦孰得而

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所蓄者然矣噫

古人有言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

經世名言

卷七步世篇

七

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嗚呼國家之所  
以作養人材聖賢之所以注望後學者意良在是也  
商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苞苴吉人

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吾輩學問未至於寧靜堅固不免爲一時意氣激發

世俗動搖激發則易疎動搖則多歉二者交併人始

有言或據迹而未察其心或吠聲而遂疑其形於是

手猜譏繼之謂之已甚則可未有無因而至前也濂

溪遇清獻明道語介甫沉深不燼和易可親此正用  
世之軌範世之遭猜嫌者果能如二賢否乎

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  
甚不快者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  
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又曰均之爲君子也而以廉潔見者其取忤猶少以  
正直見者其取忤常多何也廉潔惟務守己之是正  
直兼欲匡人之非也均之爲正直也而以之取人主  
之忤者其獲罪猶自可解以之取權貴之忤者其獲  
罪常至不測何也人主唯惡人之拂己權貴兼慮人  
之傾已也

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

經世名言

卷七步世篇

七

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心實不然而迹實然人執其然之迹我辨其不然之  
心雖百口不相信故君子不示人以可疑之迹不自  
誣其難辨之心何者正大之心乎人有素光明之行  
無所掩覆也倘有疑我者任之而已噫噫何爲

求人己不可又求人之轉求狗人之求己不可又轉

求人之徇人患難求人己不可又以富貴利達求人

此丈夫之耻行也吾黨戒之

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也須見面稀行踪少唐詩  
有終日帝城裏不識五侯門之句可爲新進之法

我身原無貧富貴賤得失榮辱字。我只是個我。故富貴貧賤得失榮辱。如春風秋月。自去自來。與心全不牽掛。我到底只是個我。夫如是。故可富可貧。可貴可賤。可得可失。可榮可辱。今人惟富貴是貪。其得之也必喜。其失之也如何不悲。其得之也爲榮。其失之也如何不辱。全是靠著假景作真身。外物爲兩分。吾輩做工夫。這做是第一。吾輩不能以告同志者。

韓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計其情。則激怨矣。怨則不肖之心生。不中傷之不已也。

經世名言

卷七 涉世篇

七

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噫。魏公之智遠矣。呼我小字。聲猶在耳。曰老曰翁。遂及壯齒。胡善可稱。胡德可紀。一沐三飯。是吾。

欲芳艷而遂休。意正酣而卽罷。略無係戀。澹爾忘情。此之謂大勇。莫樂於貧賤。莫憂於富貴。莫安於貧賤。莫危於富貴。莫清淨於貧賤。莫勞擾於富貴。此不可與俗人道。

只有這一點心。是天付與底。不敢一毫損傷。七尺軀。是父母生底。不容易棄置。那富貴是趙孟與底。是我自家致底。豈不安富尊榮。但是倘來之物。分外之

遇要割捨。便割捨得。何足沾戀。乃以二者易此。抵死不肯放手。可歎可歎。

居無以應物之有。養寂以待物之譁。體清以涵物之濁。處晦以用物之明。執常以御物之變。守齋以制物之盈。

呂氏絕理。如婦無子。貪壬嫉賢。千秋不齒。

曲高必生寡和之嫌。曲須求同調。若修多取入宮之妬。梳洗切莫傾城。

交友須帶三分俠氣。作人要存一點素心。名高忌起。寵極如生。

經世名言

卷七 涉世篇

七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

事到全美處。怨者難開。指摘之端。行到至污處。愛者難施。掩護之法。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是非毀譽。如火之熱。水之濕。欠之必見。無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辨。無其事不必辨。無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事而辨之。是怕人之惡。而甚其怒。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

此心常看得圓滿。天下自無缺限之世界。此心常放得寬平。天下自無傾側之人情。

從熱鬧場中出幾句清冷言語。便掃除無限殺機。向寒微路上用一點赤熱心腸。自培植許多生意。

漢龐德公隱鹿門山。猶令其子仕操。未若淵明也。淵明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希筆。天運苟如此。

且進杯中物。蓋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污以晦其才。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此自陶栗里深意。

日曉月朦。子已成翁。乾坤爲戎。及瓜代終。

金寒人熱。衆情奔悅。推移玩世。無剛不折。何物不恭。

經世名言

卷七 涉世篇

二

黃白兩翁弄人掌上。莫適所從。

學算終日。不識六七。道逢隸首。覲面相失。

有香一瓣。不爲南豐。有序一篇。不爲孟冬。好爲失真。天下雷同。

南山北徙。東河西去。勢利無常。不可以據。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

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多。寡交然後知平日之愛汎。

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當事而後可以驗人之智。遇患而後可以驗人之節。

臨財而後可以驗人之義。馭下而後可以驗人之仁。

約久而後可以驗人之信。

吳俗坐對輒云新聞。此遊閒小人入門之態。却是非

媒藥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便是好風俗。蓋訛言

之訛字。乃化其言而爲訛也。

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

名。不與少年人爭英俊。不與勝氣人爭是非。

人有好爲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爲富態而實貧者。有

好爲文態而反俗者。徒令有識之士掩口。吾以爲不

如混沌爲佳。

遇順意事不可喜。處逆境時不可憂。其間禍福難知

也。

經世名言

卷七 涉世篇

三

徐申老聃。計日索錢。追隨百歲。不知爲仙。

萬金之寶貨。雖不售不愛。販夫閉門數日。則愁苦不

任矣。凡不見知而慍。不見是而悶。皆中淺狹而養不

厚者也。

有過不害爲君子。無過可指的。真則聖人。僞則大奸。

非鄉原之媚世。則小人之欺世也。

小人終日苦心。無甚受用處。既欲趨利。又欲貪名。既

欲掩惡。又欲許善。虛文浮禮。惟恐其疎略。消沮閉藏。

惟恐其敗露。又患得患失。只是求富求貴。畏首畏尾。

只是怕事怕人。要之溫飽之外也。只與人一般。何苦自令天君無一息寧泰處。

孟子看鄉黨。自好看得甚卑。近來看鄉黨人。自好底不多。愛名惜節。自好之謂也。只自好了。何肯作點染得事。

有殺之爲仁。生之爲不仁者。有取之爲義。與之爲不義者。有卑之爲禮。尊之爲非禮者。有不知爲智。深知爲不智者。有違言爲信。踐言爲非信者。

貧薄而務周張。豐盈而尚鄙陋。事雖不同。其害則一。不饑以富飽。不寒以富溫。無辱以富榮。無禍以富福。

經世名言

卷七

七

若富貴貧賤。由吾不取。則造物爲無權。若毀譽臧否。隨人脚跟。則譏夫愈得志。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謀則泄。

盛喜中莫濫許。盛怒中莫發書。

細觀理亂繩。知性躁者之害事。

吝者自能致富。然一有事。則爲過街之鼠。俠者或致破家。然一有事。則爲百足之蟲。

人情好爭訟。殆不可解。萬一橫逆之加。被人訐告。止須以理求直。不必持勝心。其有細事小忿。不干切已。

者。若苦相角。甚至粉身破家。白首不休。此愚人之極也。

貧不召寇。讓不啓鬪。外身身存。百年可守。

後人室家。前人逆旅。如駒過隙。而誰留處。

真仙入市。不減煙霞。真儒涉世。不染浮華。

當急遽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一動火。種種不濟。

經世名言卷七終

經世名言

卷七

七

經世名言卷八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治家篇

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禮義。正爲家替。雖單食瓢飲。財見纓絕。而人有禮義。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輯治家第八。

凡治家入者什伍。而出者什三。銖積寸累。猶不勝意。外之耗。若不度所入而屑越以出。則生計日拙。其涸

經世名言

卷八治家篇

也可立而待也。經生家多坐此病。最宜勗之。

凡子弟不肖。耽酒色。好賭博。父兄覺察。不得已而分析之。但可逐時給與錢穀。未可便給田產。蓋浪子情性。視金帛如瓦礫。田產入手。朝券輸而暮索洗矣。典鬻既空。窺覷他房豐庾。從而婪取。一不當意。輒生事端。訟之有司。使賢子孫亦被其騷擾。同于瓦解。不可不慎。

兄弟不和。大都起於妯娌。蓋婦人所見。不廣遠。不公平。彼所謂舅姑伯叔。皆假合。強爲稱呼。非屬天親。故輕於割恩。易于修怨。况言語搬闖。多生於婢妾。此輩

宵小。徒借舌端。以結主母之權。而不顧主翁之大體。故兄弟鬩牆。僕妾之雀鼠。妻子之風雨。甚哉。有丈夫遠識者。不可不預塗其隙也。

婦人之性。率寵子僭而虐兒。婦寵子僭。則兄弟之忍生焉。虐兒。婦則姊妹之讒行焉。愛不得偏輕重。情不得偏厚薄。低昂之柄。母實操之。諺云。落索阿姑食。此其相報也。

畜婢妾者。而有子弟。必有童僕。晨昏最當防閑。雖有主母。而幸其缺失者多。規之繩尺者少。我以一人之耳目臨之。豈能了無障蔽哉。若暮年及有別院。尤非

經世名言

卷八治家篇

二

所宜。童婢有姦盜及逃逸者。當以官法繩之。不必怒咎。刑于家。恐生意外之變。或逃逸非其本心。止薄懲之。仍脩使令可也。

凡童僕以朴直謹愿無欺詐者爲上。多能營幹者次之。其他巧黠虛謊。或轉展鬻身。或公門隸卒。切不可收。大抵臧獲輩。宜御之以正。撫之以恩。平居則念其饑寒。恤其疾苦。使令則均其勞逸。程其勤惰。如此則感恩知勸。容或有之。宜尼謂女子小人難養。不可不慎。

分析家產。賢明之人。往往割於後妻。黠妾。偏厚偏薄。

有不愛前妻之子者。有斥應立之嗣者。金帛千廩。惟擁於妻妾鍾愛之子女。而一朝物故。同室之人。攘臂而爭。甚有不得蓋棺者。抑何自貽伊戚也。或有兄弟子侄同居。而家長簿書出入。悉營私囊。不顧子侄貧無立錫者。又有不因祖父一椽寸土。而間關獨力。家資素豐者。其同宗之人。覬覦瓜分。訐告官司。累年不已。嗚呼。富者果藉同居協力。飽其私橐。而坐視子姓之饑寒。清夜寧無捫心。卽獨力起家。而以羨餘散之宗黨。明則爲尚義。幽則爲陰德。又豈不愈於歲月措訟。資潤証佐。囑托吏胥之費耶。貧者亦宜自思。積纖

經世名言

卷八治家篇

三

成巨。皆由天命。況彼以辛勤而營之。我以媮惰而享之。寧能久乎。知此必不至爭訟破家也。

凡人鬻產。或缺衣食。或償逋負。或沉疾不瘳。或庀喪不舉。或婚嫁訟役。百用熬煎。不得已而棄故業。若置產之家。卽授之值。亦且展手無存。而世有爲富不仁者。窺其窘迫。陽拒而陰勾之。以重折其價。立券之日。姑與若值之半。迨逗歲月。令其伺候跋涉。勞苦之甚。僅僅以米穀束帛。虛價準給。彼鬻產之人。所得零星。隨卽耗散。向之擬辦某事者。十不完五。而故業已爲烏有矣。可慨也夫。其有隣近之產。耽耽虎踞。既不令

他人窺左足。而又必欲賤價以圖方員。爲富者自以爲得計。而不知天道好還。彼蒼已嘿奪之矣。

生民之本。在稼穡而食。桑麻而衣。蔬果之用。取給於場圃。鷄豚之需。取資於埘圈。

胃爲穀府。多則致傷。家爲金穴。滿則取凶。

尺布無闕。何綺之慕。斗粟無闕。何珍之顧。勞吾心也。奉吾形。棄吾身也。娛吾子孫。此謂務華而絕根。

千金之子。非一日而貧也。日股月削。損於平日。而貧于一旦。不咎其積。而咎其一旦。愚也。是故君子重小

損。務細行。防微敝。

經世名言

卷八治家篇

四

一貴達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貧賤。以爲遭際。何炎涼如之。而暇嘆世情哉。

京師僦宅。多擇吉。數有喪者。人多棄之。曰。能禍人。予曰。是人爲室禍。非室能禍人也。人之死生。受於有生之初。豈室所能移。是不幸而遭當厄之人。遂爲人所棄耳。惟君子能自信。而付死生於天。則不爲往事所惑矣。

白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置。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疾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氣血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淫。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經世名言

卷八治家篇

五

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蓄淡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醺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媿。可以養氣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富貴貧賤。死生壽夭。莫不有命存焉。賢者安之。知者知之。世之人則昧之。厭貧賤而求富貴。好生惡死。畏死而喜壽者多矣。是故或剝削

或燒煉以生財。或阿附權勢。或鑽刺嬖倖以求進。或媚鬼神服丹藥以圖長生不死。是豈可以必至哉。徒以辱其身。破其家。速其死而已也。悲夫。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凡尼姑道姑。卦姑。謂之三姑。牙婆。師婆。媒婆。度婆。藥婆。穩婆。謂之六婆。此等人與三刑六害同。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盜者幾希。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淨宅之法。

諸婦必須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禮。待娣姒如娣。以和。御僕婢嚴而有恩。無故不出中門。夜行

經世名言

卷八治家篇

六

必以燭。若其謀言無耻。妬忌長舌。干與外事者。最宜早正之。

凡爲家長。必謹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冢子爲諸子之表。冢婦爲諸婦之表。其責匪輕。尤宜自重。孝義勤儉。以身先之。仁恕禮讓。以身率之。務使上下悅服。



子弟少時情竇未開。則養正於蒙。迫其長也。知識漸分。趣向未定。嗜好易入。當嚴其出入。慎其交游。夫人情每憚于檢飭。而樂于恣肆。故宜諒謹恪者難親。而便僻巧佞者易合。如不慎其初。一比之匪人。則導之以驕奢淫逸。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及夫積習既久。踈之而怨。歸橫生。從之而收。以踵至。蓋游處熟則薰染易。迷惑深則悔悟難。故交游不可不擇。而擇之貴于早辨也。

子孫爲學。須以孝義切切爲務。若一向偏滯詞章。深所不取。此實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

經世名言

卷八 治家篇

七

男女婚娶。惟審其世裔相當。家法有素。苟徒慕門閥之高華。貴產之豐厚。校計于目前。不知富貴不可常。賢否難預必。乃其後婚或不肖。而不能善保其室家。婦或不賢。而不能恪守乎婦道。以至倫理乖違。家道衰落。使其子女抱恨終身。悔無及矣。

子弟承藉祖父。享盈成之業者。不思祖父起家辛勤。開創艱難。徒見夫宦達豐隆。用度優裕。視爲故常。至其當身無所憑藉。而習于驕溢。奢靡侈汰。不務節抑。致衰門祚。如使爲子弟者。當盈成而常懷開創之艱。處豐餘而無忘寒儉之素。則先業不墜。而家可常保。

矣。故曰善保家者。有餘時常作不足想。善養身者。無病時常作有病想。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常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春祭禘。忌日遷二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于奉先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晨昏門戶啓閉。內外出入分別。人情安於所忽。易至踈虞。爲家長者。亦當加意省察。先達顧文僖戒子孫

經世名言

卷八 治家篇

八

曰。通霄出飲。清朝聞此。是人家百弊生。真格言也。有田則有租。有丁則有役。輸糧納稅。趨事赴工。皆庶人職分。當然耳。必先時留心致脩。及時盡力奉公。則官無不貢之誅。門無催科之擾。不亦美乎。然戶役中奸弊最多。爲子弟者。必須歷練。以長智識。庶不墮人計中。或徵收起運糧米。必收本色。若折收鈔貫。一遇運所米貴。豈能卒辦。吾見富家子而覆敗者多矣。人家務宜蓄積。以防不虞。若債門一開。便無儲蓄。每見世人有不量力作事者。借債行商。賣田還債。賒錢造屋。賣屋還錢。致錢債如纏身之癩。醫不得痊。無底



之坑填不可滿。歲月易邁。利息易生。舉家勤勞。不足供人利息。况望其有積蓄以爲不虞之備乎。

齊以刀切物。使參差者就於一致也。家人恩勝之地。情多而義少。私易而公難。若人人遂其欲。勢將無極。故古人以父母爲嚴君。而家法要威如蓋對症之治也。

家法所係之重也。擬人以俳優。雖僕隸乞丐之人。未有不艷然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世世業之而不知耻。其子孫豈無羞惡之良心。亦相安而不知變。斯家法之所固哉。是故欲子孫善。莫如正家。

經世名言

卷八治家篇

九

法。家法正而子孫染於氣質。不待教而似之矣。

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知禁。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禁此二害。而家不和睦者鮮矣。

有同室之異姓。則有同室之同姓。異姓而能同同室之心者。鮮矣。同姓而受變於異姓者。比比也。吁。可畏哉。

士有寬餘。義常軫念窮乏。然孰能徇愛之哉。骨肉則論服屬親疎。朋友則計情誼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

不逮。亦勿強也。

東坡居士在黃州。嘗書云。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召我者預以此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鄭亨仲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藁蠶風味。甚長久也。

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蠔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飼蠔蛤者放之。

經世名言

卷八治家篇

十

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煎烹也。非有所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痛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東坡與陳季常往來。每過往之際。輒作泣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以此諷之。季常既不殺。而里中化之。至今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先泣。此語使人凄然。禮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訟獄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而不得醉焉。所以脩酒禍也。

陳公子完奔齊。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齊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以爲棄身不如棄酒。」

陶侃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侃悽愴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柳玘戒子弟曰：「崇好優游，耽嗜麪藥，以啣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已荒，覺已難悔。」

或曰：「天地生物養人，先王爲酒合歡，儒者所不禁也。二戒之示，幾迎禪矣。如廢禮何？」嗟夫！舜德好生，禹疏

經世名言

卷八 治家篇

十一

儀狄聖人未始不戒也，卽不能然，若東坡食自苑肉，陶侃飲有定限，何如？必以此爲迂論，迦談而漫不知檢，是假歸儒之名，以文其肆無忌憚之行也。而可辛元末時，塞上有一人，畜貲盈鉅萬，然子皆不肖，且畏盜賊，之是襲焉。策之曰：「惟犬可以防盜。」乃畜百餘犬，以自保，不逾歲，犬之孳然而狠者有之，竟然而肥者有之，遶其宅皆犬也，遶其垣皆犬也，出入往來者皆犬也。羣子夜出，或博或飲，或奸或遊，懼其犬之吠而驚其父也，乃暴飯以餌之，或有吠者，則拋餌，羣犬奔其餌，而今日餌之焉，羣犬不鳴也，明日餌之焉，羣犬

不鳴也。餌之之久，則羣犬與盜成一家矣。間或有鳴之者，主人曰：「是怪也，是不祥也。」烹而食之。羣犬見鳴者而受烹也，則各貼首安尾，忍不敢鳴，無何，羣盜持刀扶戈，排門而入，而囊橐一空，主人肝膽塗地矣。嗚呼！畜犬所以防奸也，而適足以要奸，其故何也？不惟羣子誘之于其先，抑且主人蔽之于其後，向使主人貴其鳴者，而烹其不鳴者，安致是禍哉？

禍莫大於多欲，富莫富于知足。欲心勝則徇物徇物，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瞀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

經世名言

卷八 治家篇

十二

故視天下爲一家，一身猶衆人。安於所寓，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道，淡然廓然而已爾。彼徇物者，由不知足之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和矣。故曰：「富于知足，廣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蒙南鄉約曰：「家法嚴明，風化所關，惟分義不明，閨門無度，譏間日生，而恩義睽矣。人能正身修德，以爲一家表儀，父子必親，兄弟必讓，夫婦必和，莊慈行於僕御，防範嚴於內外，勿事偏聽，勿私寵惠，教戒嚴密，使

一家皆得其所斯善矣。

溫公家範曰。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爲先。男女不雜坐。不同梳栢。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嫗。內言不出於嫗。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伊川先生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

經世名言

卷八治家篇

三

先於已。則人怨而不服。

胡師蘇曰。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稿者矣。

袁氏世範曰。人言居家久和者。必本於能忍。然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已久。其發也如

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誤爾。此其所見者小爾。此其利害能幾何。不使入於吾心。雖日犯者數十。亦不至形於言。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又曰。古之爲國者。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

經世名言

卷八治家篇

十四

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譴不生。子孫可守。

又曰。居家之病。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吝。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爾。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怗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鄭氏曰。爲家長者。當至誠待下。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更須以量容人。視一家如一身可也。

譚子曰。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恣。穀粱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巧者氣化之賊也。萬物之禍也。心術之蠹也。財用之災也。君子不貴焉。

經世名言

卷八終

十五

經世名言卷八終

經世名言卷九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訓後篇

顏氏家訓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品之人。不教不知也。方其嬰稚之時。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畏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懼而生孝矣。吾見無教而有愛者。每不能然。飲食營爲。恣其所欲。宜戒反笑。應訶反獎。至有知識。驕慢已習。乃求制之。捶撻至

經世名言

卷九終

死而無威。忿怒日嚴。而增怨。終必敗德。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況俗氣入膏肓。扁鵲不能治。爲人胸中。無分毫道理。而庸調卑識。虛文濫套。認之極真。而執之甚定。是人也將欲救藥。知不可入。又不忍不相憐。爲之隕涕而已。有子弟者。尚其念之。輯訓後第九。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直是意氣當爾。孔衰甚矣。久不夢周。鳳沒圖湮。其周轍之東乎。景暘索錦。景純取筆。而江淹才盡。豈以夢取。才盡而夢徵焉。凡人精力固有盡時。當其方盛。不可不愛惜也。

夫世祿之家覆者相踵。豈公卿之後則不善哉。習見祖父之安樂。不知起家于勤萬瘁。視之若不甚惜。驕奢淫佚。傲然自放。辟之孟水然。滿而不止。能無溢乎。夫立德立功立言。謂三不朽。士生當世。上之不能明道德仁義。繼千載絕學。次之不能勤功鼎彝。昭示來世。便當退而論著。綜百家要旨。述禮樂刑政。敘當世之務。列道術短長。下至象數聲律。明得失之分。以垂諸後。區區詩文小技。不必究心。

凡事有益於人者。即冒不韙之迹。亦當極力行之。所謂觀過知仁也。不可慕皎皎之名。持經經之簡。幾見經世名言。卷九訓後篇。二

世之刻薄孤介者。後寧復有昌熾者乎。

子弟惡劣。家長多不及知。而尤甚於貴顯。蓋不肖子弟。大都掩覆祖父之耳目。外人雖目擊而心非之。肯言其子弟之短。矧溺愛者。未必不以人言為詭。而母氏曲庇其子之惡。左右彌縫。為家長者。務嚴加隄防。時時覺察。或庶幾焉。

子弟受長上詞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嘿受。然子弟固當佩服尊長。而為父兄者。見子弟有過。反復開諭。甚不得已。少咎以示辱。苟一不當意。奮袂引拳。忿言穢語。使人無所容。亦非善教子弟也。

予欲無言。非難言也。言之所不能顯者也。吾無隱爾。非文辭也。性與天道也。說便說不來。藏也藏不得。然則無言既無隱也。在學者之自悟耳。天地何嘗言。何嘗隱。以是知不可言傳者。皆日用流行於事物者也。天地間道理。如白日青天。聖賢心事。如光風霽月。若說出一段話說。千解萬解。說者再不快。聽者再不惺悟。豈舉世人皆愚哉。此立言者之大病也。

生知安行聖人。是見成的。這不費人力。聖賢千言萬語。都為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至愚極柔底說話。神化性命道理。是見在底。這不消探索。聖賢千言萬語。都經世名言。卷九訓後篇。三

是庸言日用事物當然底說話。

仙家不分瓦礫銅鐵。都要點成金。釋家不分鳥獸草木。都要證成佛。儒家不分昏懦奸凶。皆要化為聖。讀書人只是箇氣高。欲人尊己。志卑欲人利己。便是至愚極陋。只看四書六經。千言萬語。教人是如此。不是士之所以可尊可貴者。以有道也。這般見識。有甚麼可尊貴處。小子戒之。

古之士民。各安其業。策勵精神。點檢心事。晝之所為。夜而思之。又思明日之所為。君子汲汲其德。小人汲汲其業。日累月進。旦興晦息。不敢有一息惰慢之氣。

夫是以士無愆德。民無怠行。夫是以家給人足。道明德積。身用康強。不卽於禍。今也不然。百畝之家。不親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業。浪談邪議。聚笑覓懽。耽心耳目之玩。騁情游戲之樂。身衣綺縠。口厭芻豢。志溺驕佚。懵然不知日用之所爲。而其室家土田百物往來之費。又足以荒志而養其滯。消耗年華。妄費日月。噫。無惑乎後艱之踵至也。

業者。刻木如鋸齒。古無文字。用以紀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業。更事則再刻如前。大事則大刻。謂之大業。多事則多刻。謂

經世名言

卷九訓後篇

四

之廣業。士農工商。所業不同。謂之常業。農爲士則改刻。謂之易業。古人未有一生無所業者。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無怠惰荒寧之時。常有憂勤惕勵之意。一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業之不修。而曠日之不可也。今人昏昏蕩蕩。四肢不可收拾。窮年終日。無一猷爲。放逸而入於禽獸者。無業之故也。人生兩間。無一事可見。無一善可稱。資衣藉食於人。而偷安惰行以死。可羞也已。

聖賢以見識佐心。衆人以心徇見識。嗚呼。胸中無道義主張。而惟耳目所得者。爲牢不可破之是非。可哀

也已。

涵養不定底。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卽知識已到。尚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卽有難料理處。亦能把持。若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箇小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着難者大者。知成箇甚麼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

教兒輩無開其竇。開而塞之甚難。治身亦是如此。欲未萌也。只要戒慎恐懼。着箇意念。欲既肆也。須是省察克治。費大工夫。防虎于檻中。與既逸而追之曠野。

經世名言

卷九訓後篇

五

易難不啻百也。

孫士駿著養正編。有飲食說。謂童蒙飲食日用。其事若微而可忽。孰知貪縱之漸。乃隱於七箸飲食間也。茲摘曲禮數條。并其註解。使教童子不苦於汗漫耳。其曰共食不飽。謂凡所食者。共食而母放飯。母流歎。放飯大飯。食無節也。母咤食。以舌作母嚙骨聲。以嚙作流歎長歎。飲無節也。母反魚肉。謂已吃而不中。母投母固獲。任性不讓也。母揚飯。散其熟氣。母噉羹。羹菜在於狗骨。母刺齒。母飲醢。極剔齒間垢膩。放蕩之味。不謹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乾肉以手治之。小飯而





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情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真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王陽明先生訓四歲弟詩云。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不為倚門念。吾寧舍爾歸。長途正炎暑。爾行慎與居。涼茗勿頻啜。節食但無饑。勿去船旁立。勿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適意時觀書。申洪皆冥頑。不足長嘆咄。咄。見人莫多說。慎嘿真如愚。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

經世名言

卷九訓後編

八

早。從來為已學。慎獨乃其基。紛紛多嗜欲。爾病還爾知。到家良足樂。怡顏報重帋。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長者愛爾敬。少者悅爾慈。親朋稱嘖嘖。羨爾能若茲。信哉學問功。所貴在得師。吾匪崇外飾。欲爾沽名為望爾日。慥慥聖賢以為期。九兄共印弟。誦此共勉之。

王陽明先生示兒云。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聞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善。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

譬樹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其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為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寔得造化之機。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又曰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習。當薰聒使盈

經世名言

卷九訓後編

九

耳。克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辨言鑠于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薛文清公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陸放翁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蒙童。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切不可迫于衣食。為市井小人事耳。



言教不如身教之行也。事化不如意化之妙也。事化信。信則不勞而教成。意化神。神則不知而俗變。螟蛉語生。言化也。鳥孚生。氣化也。繁思生。神化也。

柳直清家訓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憐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倂已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啻杯爲高致。以勤事爲

經世名言

卷九訓後篇

十

俗。滌濯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范魯公論從子詩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忠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亨鳴。宜鑑詩人刺。戒爾

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遠篠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廢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

經世名言

卷九訓後篇

十一

市童儻。還爲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克。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水。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飲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蚤發還先萎。遲遲謝諸郎。蹠進徒爲耳。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富。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畧。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明心日利子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

經世名言

卷九訓後篇

十一

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早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崔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賈窮匱匱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敝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氣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勵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自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誦詆良由

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鸛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取讀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投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

經世名言

卷九訓後篇

十二

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已力難仰他人矣。諸業之輯不可不諱也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敦親睦定尊卑收渙散非有譜以列之不可也故不修譜者君子謂之不孝然譜之為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為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為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勞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于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為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

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偽者常多。大失之矣。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爲童隸。而公卿將相常廢于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猶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于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賢而孰賤乎。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可以行。行之可以著。可以久。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于其

經世名言

卷九訓後篇

十四

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趨趨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今人謂父之兄弟爲家伯父。家叔父。按三國吳諸葛恪著論曰。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家叔父謂諸葛孔明表。謂出師表也。謂叔父爲家叔父見也。陳子曰。夫今時俗所稱家伯叔者類多。而稱家伯父家叔父者殊少。不思伯叔與而父喘息呼吸一體而分與父同胞也。五倫父子之外。舍此無親矣。稱之曰父。孰曰不宜。古人所以謂之諸父。惟稱謂不踈所以家庭之間。和藹而無他也。

風水一事。諸人各執一見。好者爲及。是者曰非。此地理諸家偏意。斷不當用人之多。但當擇心術之正。術業之精。試驗之。久者得一人而任之。以聽諸天。又斷不當求地之遠。近者不過數里。遠者不過二三十里。庶便後日子孫雖有貧窮。猶可至其墓而拜之。若恃一時之勢力。觀後代之顯榮。隔郡隔邑。葬於其中。縱目前子孫稍循體面。而數傳以後。或有不識認墓道者有之。或爲勢豪侵占者有之。遂成孤墳荒穴。貽禍不可勝言。更有一等人家。兄弟數房者。陰賄地師。囑其偏利於己。偏害於兄弟。獨不思我之子若孫。亦或有數房乎。此又愚之甚者。况有天理。方有地理。諺云。擇地不如擇心。又云。可遇而不可求。地之吉凶。皆由人造。福何如耳。吾心果有主而正。則天意已在。百千年造化。從茲定矣。又何叨叨世人之口耶。

經世名言

卷九訓後篇

十五

子孫須恂恂孝友。有義家氣象。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毋或爾我。至於飲食。幼者必厚於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對賓客。不得雜以俚說方言。亦不得謔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舉動不得掉臂跳足。以陷輕儇。若有官守者。反於家尤須謙謹。見尊長。當執弟子禮。益恭。不可以富貴加于父兄宗黨。若自高

自大矜已傲物者。族長會族人聲罪切責之。

婦女止可令經紀米鹽雞蔬之務。以供賓客燕嘗之費。不可令同家政。久則漸操男權。不可復制馭矣。夫市利之交。固不可親。亦不可拒。拒之大嚴。則怨尤且集厥身矣。惟來則接之。去則舍之。寧多與酒食。勿輕託腹心。此處之道也。

大凡聞謗要在自反。自反可謗。則謗者藥石也。自反不可謗。則謗者安人也。慎勿盛氣厲詞。效賈豎兒女子爭言。殊乖大體。

人心乘氣機以出入。氣定則思定。居恒無事。當靜坐。

經世名言

卷九訓後篇

十六

調息亦是省思慮之一法。

處兄弟夫婦朋友僕妾之間。一有拂意處。即當反己。勿便尤人。久之自無不感格矣。

慶賀贈送之作。絕不可爲。無已。寧明白淺近。稍一深僻。遇不解人。便以心情度。取怨不淺。況傳世又不在。此等詩文也。

嘗有風痺僧人者。遇余索車一乘。余解杖頭三十文。付之。每見時便相顧致謝。余亦欣然關情。乃知與不期于多少。期于當厄。非虛語也。

讀書之外。便當料理身心。掃除雜念。務令夢覺如一。

庶異日生死關頭。不至錯亂。

太抵處末世之法。要在濃淡清濁之間求之。勿激勿隨。可以保身。可以全名。

余生平萬念俱淡。即死生之際。亦覺了然。獨不能忘情於當世之名。身後之譽。不知何故。天上無有好名神仙。人間無有好名聖賢。豈有微名之鬼。據余膏肓。取汝曹宜痛懲之。無徒亂人方寸耳。雖然。余雖有好名一念。所以凡事俱在天理行。不致大失足也。又不可不知。

吾輩不操銓衡之柄。凡遇官長。無論大小。皆當量得。

經世名言

卷九訓後篇

十七

失不忿。逢人咨詢。但曰好官而已。或有橫政相及。止可引咎。遜詞呼服。謝罪。此非自蹈于諂諛之歸。稍一不謹。禍且及身。往事歷歷可鑒也。詩不云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孔子曰。畏大人。畏之一字。其旨深哉。若執政樞要。進退天下。不當退縮。乃爾。

水流反源。木落葉本。凡人有德於我而背之。深爲不祥。

畜僮僕。寧用癡呆有力。不識字者爲佳。識字者姑用一二輩。便可理租稅應接。多用便生奸猾。

僮僕有得罪我者。可恕即恕。不可恕者。即時責治。慎。

勿藏怒。曰吾姑待他日懲汝。恐奴輩凝惡。便生不軌。慎之慎之。

僮僕刀悍不可用者。卽善遣之爲是。

治家最忌奢。人皆知之。最忌鄙吝。人多不知也。鄙吝之極。必生奢男。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欣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是自已真實受用處。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吾生平事事。每中夜自反。俱覺不如人。不知何故。

族屬雖有親疎。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葉。

經世名言

卷九訓後篇

十八

分析本同一根。故彼病則吾病。彼辱則吾辱。凡子孫有富貴者。不可不恤宗族。於親枝尤宜加厚。以致恃勢相凌而爲不義。有失水木本源之理。今人累倉困連阡陌。以遺子孫。至言父祖公事。則縮頸於族人之饑寒。則罔恤。富貴有時替。而人死貴留名。家有餘財而不能樹恩於族。謀盛軌以垂不朽。是非不智之甚歟。

族人隣里親戚中。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羽翼。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既奸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

亦愛之。他日家長旣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公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經世名言

卷九訓後篇

十九

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弟。雖終日談學。而無講學之名。

經世名言卷九終

經世名言卷十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治道篇

世間萬物皆有所欲其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萬世公共之心每憐萬物有多少不得其欲處有餘者盈溢於所欲之外而死不足者奔走於所欲之內而死二者均俱生之道也嘗思天地生許多人物自足以養之然而不得其欲者正緣不均之故耳此無天地不是處宇宙內自有任其責者是以聖王治天下

經世名言

卷十 治道篇

一

不說均就說平其均平之術只是個絮矩之方只是個同好惡而治道不外是也斬治道第十。

天下之患莫大於苟可以而止養類靡不復振之習成亟重不可反之勢皆苟可以三字爲之也是以聖人之治身也勤勵不息其治民也鼓舞不倦不以無事廢常規不以無害忽小失非多事非好勞也誠知夫天下之事屢未然之憂者尚多或然之悔懷大過之慮者猶貽不及之憂兢慎始之圖者不免怠終之患故耳

經世名言

卷十 治道篇

二

嗚呼可懼也

有國家者要知真止祥瑞真正祥瑞者致祥瑞之根本也民安物阜四海清寧和氣薰蒸而祥瑞生焉此至治之符也至治已成而徵應乃見者也即無祥瑞何害其爲至治哉若世亂而祥瑞生焉則祥瑞乃災異耳是故災祥無定名治亂有定象庭生桑穀未必爲妖殿生玉芝未必爲瑞聖君不懼災異不喜祥瑞盡吾自修之道而已不然豈後世祥瑞之主出二帝三王上哉

道治之衰起於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於簿書之繁

彼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黔首情不見聞卽有司專職亦未嘗一檢閱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雨池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從祇爲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其實於事體無裨弊蠹無損也嗚呼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肖而世終不治

三代以前紀綱法度精明而闢大有法有恩有情有體故士可使死而不可使辱民能使親而不能使離上下君臣宛然有家人父子之意秦漢以來便自主分便自小氣浸尋而後褊狹瑣屑體面恩情全無此

經世名書

卷十治道篇

五

子只是窮漢治生佃戶使僕一般是甚規模氣象蓋以法相把持以威相降伏以誅戮爲鎮服人心之要法以爵賞爲羈縻人心之妙道苛細煩擾淒涼糾緊使臣民各喪其忠愛之心盡消其廉耻之節但知畏刑罰而趨寵利各爲其身家而視君親如路人則法勝禮勝之故也君人者何賴焉蓋作俑於始皇天位非逸樂之地天子非逸樂之人天賞非飾喜之資天刑非逞怒之具明乎此者謂之順天昧乎此者謂之逆天天德只是個無我王道只是個愛人

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譬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使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驅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倖也

寓兵於農三代聖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無論卽戎亦可弭盜且經數十年不用兵說用兵纔用農十分之一耳何者有不道之國則天子命曰某國不道某方伯連帥討之天下無與也天下所以

經世名書

卷十治道篇

四

享兵農未分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尋干戈農胥變而爲兵舍穡不事則吾國貧因糧於敵則他國貧與其農胥變而兵也不如兵農分凡戰之道貪生者死忘死者生徂勝者敗耻敗者勝衰世尚同盛世未嘗不尚同衰世尚同同流合污盛世尚同同心合德虞庭同寅協志修身無異術非吾徒者攻之故曰道德一風俗同二之非帝王之治二之非聖賢之教是謂敗常亂俗是謂邪說破道衰世尚同則異是矣逐波隨風共撼中流之砥柱一類百靡誰容盡醉之醒人讀園桃誦版蕩自古然矣乃知



盛世貴同。衰世貴獨。非立異也。衆人皆我之獨。卽盛世之同矣。

賞及淫人。則善者不以賞爲榮。罰及善人。則惡者不以罰爲辱。是故君子不輕施恩。施則勸。不輕動罰。動則懲。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皋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淳樸未散之時。宜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獄難決。自古有之。故聖人寧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人決獄。輒耻不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七

之心殺人。大可恨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奈何爲此。故寧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亦有殺人之罪。司刑者慎之。

申韓亦王道之一體。聖人何嘗廢刑名不綜核。四凶之罪。舜之申韓也。少正卯之誅。侏儒之斬。三都之墮。孔子之申韓也。卽雷霆霜雪。天亦何嘗不申韓哉。故慈父有挺詬。愛肉有鍼石。

掩護勿改。屈服勿怒。此用威者之所當知也。無功勿賞。盛寵勿加。此用愛者之所當知也。反是皆敗道也。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爲

是也。夫立法以禁弊。猶爲防以止水也。堤薄土疎。而乘隙決潰。誠有之矣。未有因決而廢防者。無弊之法。雖堯舜不能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故聖人不苟立法。不立一事之法。不爲一切之法。不懲小弊而廢良法。不爲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也。

法者一也。法曹者執此一也。以貧富貴賤二之。則非法矣。夫法之設。豈爲貧賤哉。或曰。親貴難與疎賤同法。曰。是也。八議已別之矣。八議之所不別。而亦二之。將何說之辭。夫執天子之法。而乃顧忌已之爵祿。以徇高明而虐孤獨。如國法何。裂網壞紀。摧善長惡。國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六

必病焉。

法至於平盡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聖人之公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不恕者。加之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人情之所甚利。與人情之所大不便者。不可盡防。防必潰。一潰必甚於防。先王之制法也。調劑人情。羈之使不至於縱。而又不壅之使至於潰。故天下之情常平。而禮法不病。

王法上承天道。下順人情。要個大中至正。不容有一毫偏重偏輕之制。行法者要個大公無我。不容有一



毫故出故入之心。則是天也。君臣以天行法。而後下民以天相安。

屋漏尚有十目十手。爲人上者。大庭廣衆之中。萬手千目之地。譬之懸日月以示人。分毫掩護不得。如之何弗慎。

事體莫問大家行不行。舊規有不有。只看義上協不協。勢不在我。而於義無害。且須勉從。若有害於義。卽有主之者。吾不敢從也。

役一己之聰明。雖聖人不能智。用天下之耳目。雖衆人不能愚。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七

聖人之聞善言也。欣欣然惟恐泥之。故和之以同言。以開其樂告之誠。聖人之聞過言也。引引然惟恐拂之。故內之以溫色。以誘其忠告之實。何也。進德改過。爲其有益於我也。

方事端之未著也。衆人皆以爲必不然。而智者獨以爲必然。由是衆莫不以智者爲迂。是故有再三論之而不信者。有信且疑者。既而果然也。而後衆始帖然服矣。吁。凡天下之所共昧者。乃智者之所獨明者也。哀哉。昧者當權。而智者撫膺太息。坐觀後事之悔也。藏莫大之害。而以小利中其意。藏莫大之利。而以小

害疑其心。此愚者之所必墮。而智者之所獨覺也。爲人上者。只是澹無嗜好。靜不多事。便是生民無限之福。

一人運一蹙其行疾。一人運三蹙其行遲。又二人共與一蹙。其行又遲。比暮而較之。此數人者。其數均。天下之事。苟從其所便。而足以濟事。不必律之使一也。一則人情必有所苦。先王不苦人所不便。以就吾之一。而又病於事。

事不關係都歇過。到關係時。悔之何及。事幸不敗。都饒過。到敗事時。愍之何益。是以君子不忽小。防其敗。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八

也不恕。敗防其再也。

天地間惟禮義大防。紀綱大體。斷斷乎不可分毫出入。其應變當卒。定難決疑。解紛敵大。馭衆拯急。須要破拘攣之見。斥迂腐之談。情有重於禮者。或先情而後禮。卑有急於尊者。或先卑而後尊。乃所以扶禮。乃所以禮尊也。此不可一言盡。須拈一事細細講。乃得到這裏。千古人能有幾人。此是命世豪傑。

驟制。則小者未必帖服。以漸。則天下無豪傑。皆就我。羈勒矣。明制。則愚者亦生機械。默制。則天下無巧智。皆入我範圍矣。此待小人之微權。君子用之。則爲術。

知小人用之則爲智巧。舍是未有能濟者也。或曰何  
不以至誠行之。曰此何嘗不至誠。但不淺露輕率耳。

孔子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歟。

君子與小人共事必敗。君子與君子共事亦未必無  
敗。何者。意見不同也。今有仁者義者禮者智者信者  
五人焉而共一事。互相濟則無不成。五有主則無不  
敗。仁者欲寬。義者欲嚴。智者欲巧。信者欲實。禮者欲  
文。事胡以成此無他。自是之心勝而相持之勢均也。  
歷觀往事。每有以意見相爭。至亡人國家。釀成禍變  
而不顧君子之罪大矣哉。然則何如。曰勢不可均。勢

經世名言

卷十論通篇

九

均則不相下。勢均則無忌憚。而各行其胸臆。三軍之  
事。卒伍獻計。偏裨謀事。主將斷一。何意見之敢爭。然  
則善天下之事。亦在乎通者當權而已。

無星之秤。平則平矣。而不分明。持權之秤。公則公矣。  
而不變通。君子不法焉。衡平權變。此之謂聖人。

腐儒之迂說。曲士之拘談。俗子之庸議。躁人之淺見。  
譎者之異言。僉夫之邪語。皆事之賊也。謀斷家之所  
忌者。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  
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

於凝定之中耳。是故不閒則不忙。不逸則不勞。若先  
怠緩。則後必急躁。是事之殃也。十行九悔。豈得謂之  
安詳。

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爲而值可爲之地。聖  
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如圍城不克。何損於舉動。  
竟是城當墮耳。孔子爲政於衛。定姑息。不過今人做事  
不來。去衛也得。只是這個事。定姑息。不過今人做事  
只計成敗。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

匹夫有不可奪之志。雖天子亦無可奈何。天子但能  
令人死。有視死如飴者。而天子之權窮矣。然而竟令

經世名言

卷十論通篇

十

之死。是天子自取過也。不若容而遂之。以成聖德。是  
以聖人體羣情。不敢奪人之志。以傷天下之心。以成  
己之惡。

二帝三王。功業原不難做。只是後世不曾理會。譬之  
遙望萬丈高峰。何等巍峩。他地步原自逶迤。上面亦  
不陡峻。不信只小試一試。便見得。

聖人懸虛明以待天下之感。不先意以感天下之事。  
其感也。以我胸中道理順應之。其無感也。此心空空  
洞洞。寂然曠然。譬之鑑。光明在此。物來則照之。去則  
光明自在。彼事未來而意必。是持鑑覓物也。嘗謂鏡

是物之聖人鏡日照萬物而常明無心而不勞故也。聖人日應萬事而不累有心而不役故也。夫惟爲物役而後累心而後應有偏著。

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邪爲者宜慎。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蓋恒情多闇於遠識。小人嘗便於己私。羣起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因之一字。妙不可言。因利者無一錢之費。因害者無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十一

一力之勞。因情者無一念之拂。因言者無一語之爭。或曰不幾於徇乎。曰此轉人而徇我者也。或曰不幾於術乎。曰此因勢而利導者也。故惟聖人善用因。惟智者善用因。

把天地間真實道理作虛套子。幹把世間虛套子作實事。幹。所從來久矣。非霹靂手段。變此錮習。不得心術學術政術。此三者不可不辨也。心術要辨個誠。學術要辨個邪正。政術要辨個王霸。總是個心術誠了。別個再不差。

王道感人處。只在以我真誠惻怛之心。體其委曲。必

至之情。是故無賞而勸。不激而奮。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誠故也。

居鄉而囿於數十里之見。經經然守之也。百攻不破。及遊大都見千里之事。茫然自失矣。居今而囿於千萬人之見。經經然守之也。百攻不破。及觀墳典見千萬年之事。茫然自失矣。是故囿見不可狃。狃則狹。則不足以善天下之事。

凡見識出於道理者第一。出於氣質者第二。出於世俗者第三。出於自私者爲下。道理見識。可建天地。可質鬼神。可推四海。可達萬世。正大公平。光明易簡。堯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世

舜禹湯文武周孔。相與受授者是也。氣質見識。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剛氣多者爲賢。智爲高明。柔氣多者爲沉潛。爲謙忍。夷惠伊尹老莊申韓。各發明其質之所近是也。世俗見識。狃於傳習之舊。不辨是非。安於耳目之常。遂爲依據。教之則藐。不相入攻之則牢。不可破。淺庸卑陋。而不可與談王道。自秦漢唐宋以來。創業中興。往往多坐此病。故禮樂文章。因陋就簡。紀綱法度。緣世因時。二帝三王。旨趣漫不嘗試。嘗翫不入夢寐。可謂流涕者此輩也。已私見識。利害榮辱。橫於胸次。是非可否。迷其本真。援引根據。亦足成

一家之說附會擴充儘可眩衆人之聽蓋道自多岐事有兩端善辨者不能使服不知者皆爲所惑是人也設使旁觀未嘗不明惟是當局便不除已其流之弊至於禍國家亂世道而不顧豈不大可憂大可懼哉故聖賢蹈險履危把自家搭在中間定議決謀把自家除在外面卽見識短長不敢自必亦不害其爲大公無我之心也

昧昧者知其一二不知其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故於事鮮克有濟惟智者能柔能剛能圓能方能存能亡能顯能藏舉世懼且疑而彼確然爲之卒如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七

所料者見先定也

天下之事有速而迫之者有遲而耐之者有勇而劫之者有柔而折之者有奮而激之者有喻而悟之者有獎而歆之者有任而淡之者有順而緩之者有積誠以感之者要在相機因時外施之未有不敗者也君子之於風俗也守先王之禮而儉約是崇不妄開事端以貽可長之漸是故漆器不至金玉而雕琢之不止黼黻不至庶人錦繡被牆屋不止民貧盜起不顧也嚴刑峻法莫禁也是故君子謹其事端不開人情竇而恣小人無厭之欲

五倫之道情勝者貴節之以禮禮勝者貴通之以情二帝三王君臣之間道合腹心情由骨肉故忠愛油然而發生沛然充溢豈惟君臣雖閭閻小民情意與天子罔不相通天子與小民精神罔不相屬是以平居感恩如父母患難赴義如嬰兒此自然之情不待號召驅使之也自尊君卑臣之制行而人君始泰然貴重於上尊嚴若神無論百姓自大臣而下情無分毫之親勢有天淵之隔平居以行道之人相與小過以尺寸之法相繩體貌無異僕隸恩情無異燕楚上下不交不啻大東矣雖忠臣義士之心不以君之情禮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古

爲盛衰而上下之交如是天子亦甚孤矣平居已然他日又何恃哉卽有忠臣義士必本真誠無所爲而爲或重名節有所激而奮者也

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防其肆特爲之立中以隄之故民易從有亂道者從而矯之爲天下古今所難之事以爲名高無識者相與駭異之崇獎之以率天下不知凡於人情不近者皆道之賊也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不可太嚴責人不可太盡然後可與同歸於道不然是驅之使畔也

禮與刑二者常相資也禮先刑後禮行則刑措刑行

則禮衰。

名器於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繫。是故衮冕非煖於綸巾黃瓦非堅於白屋別等威者非有利於身受跪拜者非有益於已。然而聖王重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是故雖有大奸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莫不失辭喪氣。吁名器之義大矣哉。

三千三百聖人非靡文是尚而勞苦是甘也人心無所存屬則惡念潛伏人心有所便安則惡行滋長禮之繁文使人心有所用而不得他適也使人觀文得

經世名旨

卷十治道篇

五

情而習於善也使人勞其筋骨手足而不偷慢以養其淫也使彼此相親相敬而不傷好以起爭也是範身聯世制欲已亂之大防也故曠達者樂於簡便一決而潰之則大亂起後世之所謂禮者則異是矣先王情文廢無一在而乃習容止多揖拜娉顏色柔聲氣工諂諛艷交遊密附耳躡足之語極蓮豆筐篋之費工書刺候問之文君子所以深疾之欲一洗而入於崇真尚簡之歸是抹俗之大要也雖然不講求先王之禮而一入於放達樂於簡便久而不流於西晉者幾希。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個實用實用者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凡不急之務供耳目之玩好皆非實用也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悲夫是故明君治天下必先盡革靡文而嚴誅淫巧。

有美意必須有良法乃可行有良法又須有良吏乃能成良吏者本真實之心有通變之才勵明作之政者也心真則為民懇至終始如一才通則因地宜民不徂於法明作則禁止今行察奸釐弊如是而民必受福故天下好事要做必須實做虛者為之則文具以擾人不肖者為之則濟私以害政不如不做無損

經世名旨

卷十治道篇

六

無益嗚呼徧觀世道傷心隕涕矣。

聖人在上能使天下萬物各止其當然之所而無陵奪假借之患夫是之謂各安其分而天地位焉能使天下萬物各遂其願而萬物育焉。

動大衆齊萬民要主之以慈愛而行之以威嚴故曰威克厥愛又曰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若姑息寬緩煦煦沾沾便是婦人之仁一些事濟不得。

水以潤苗水多則苗腐膏以助焰膏重則焰滅為治一寬非民之福也故善人百年始可去殺天有四時不能去秋。

著令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事必有滯碍。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疎漏。疎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所憑藉。而行者得以專擅。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有分曉。爲政者貴因時。事在當因。不爲後人開無故之端。事在當革。不爲後人長不揀之禍。

天地所以信萬物。聖人所以安天下。只是一個常字。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七

常也者。帝王所以定民志者也。常一定。則樂者以樂爲常。不知德苦者以苦爲常。不知怨。若謂當然。有趨避而無思。憊非有大姦巨凶。不敢輒生壓足之心。忿恨之心。何則。狃於常故也。故常不至大壞極敝。只宜調適。不可輕變。一變則人人生覬覦心。一覬覦則大家引領垂涎。生怨起紛。數年不能定。是以聖人只在慎常。不敢輕變。必不得已。默變不敢明變。公變不敢私變。擇變不敢混變。

恩威當使有餘。不可窮也。天子之恩威。止於爵三公。東九族。恩威盡而人思以勝之矣。三代以來亡國之

君。何嘗不思恩威而用之哉。故明君養恩不盡。常使人有餘榮。養威不盡。常使人有餘懼。此久安長治之道也。

爲政以問察爲第一要務。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今人塞耳閉目。只恁獨斷。以爲寧錯勿問。恐蹈耳軟之病。此大可笑也。是不求本原耳。吾心果明。則操衆論以取中。自無偏聽之失。心一愚暗。卽詢岳牧芻蕘。尚不能自決。況獨斷乎。所謂獨斷者。先集謀之謂也。謀非集衆不精。斷非一己不決。

非謀之難。而斷之難也。謀者盡事物之理。達時勢之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八

宜意見所到。不患其不精也。然衆精集而兩可。斷斯難矣。故謀者較尺寸。斷者較毫釐。謀者見一方至盡。斷者會八方取中。故賢者皆可與謀。而斷非聖人不能也。

正直者必不忠厚。忠厚者必不正直。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禍者。正直之過。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此四者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人。

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小人之律令也。禮義廉耻。此四者君子之律令也。小人犯律令。刑於有司。君子犯律

今刑於公論。雖然刑罰濫及小人不懼何也。非至當之刑也。毀謗交攻君子不懼何也。非至公之論也。勢利術言。此四者公道之敵也。炙手可熱則公道爲屈。賄賂潛通則公道爲屈。智巧陰投則公道爲屈。毀譽肆行則公道爲屈。世之幸免受誣者。不啻十五也可慨夫。

化民成俗之道。除却身教。再無巧術。除却久道。再無頓法。

厄有一鱗。水爭走之。則厄水漸消。以至於涸。身有一瘍。病爭趨之。血氣漸竭。以至於死。天下國家亦然。患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十一

不在成事。不在大。怕小患。釀成大患。怕小事。牽出大事。故王者不忽一聚。諸侯不慢一夫。懼禍之所從來也。

王道定。從天德中發出。有一分天德。便有一分王道。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築基樹業者。千年之計也。改絃易轍者。百年之計也。興廢補弊者。十年之計也。聖白黜黑者。一時之計也。

因仍苟且。勢必積衰。助波覆傾。反以裕蠱。先天下之憂者。可以審矣。

爲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個個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纔得暢然。一霎歡安然。一覺睡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貼。此心如何放得下。何者。爲一郡邑長。一郡邑皆待命於我者。爲一國君。一國皆待命於我者。爲天下主。天下皆待命於我者也。甚無付之以生民之寄。寧爲盈一己之欲耳。

古今觀人。離不了好惡。武叔毀仲尼。伯寮愬子路。臧倉沮孟子。從來聖賢。未有不遭謗毀者。故曰其不善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十二

者。惡之不爲不善所惡。不成君子。後世執進退之柄者。只在鄉人皆好之上。取人。千人之譽。不足以敵一人之毀。更不察這毀言。從何處得來。是以正士傷心。端人喪氣。一入仕途。只在彌縫塗抹上做工夫。更不敢得罪一人。嗚呼。端人正士。叛中行而惟鄉愿是師者。是非失真。進退失當。驅之也。此世道之大妖也。聖賢措天下之事業。第一要舉其大而兼其細。第二要急其大而緩其細。不識緩急。不擇大細。或舉一而廢百。或舉小而病大。皆庸下之才也。誤國殃民。此輩爲甚。



無損損。無益益。無通通。無塞塞。此調天地之道理。人物之宜也。然人君自奉無嫌於損損。於百姓無嫌於益益。君子擴理路無嫌於通通。杜欲實無嫌於塞塞。廟堂之樂。淡之至也。淡則無欲。無欲之道。與神明通。素之至也。素則無文。無文之妙。與本始通。

振玩興廢用重典。懲奸止亂用重典。齊衆推權用重典。

因偶然之事。立不變之法。懲一夫之失。苦天下之人。法莫不良於此矣。

治人治法。不可相無。聖人竭耳目力。此治人也。繼之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王

以規矩準繩六律五音。此治法也。文武治人也。布在方策之政。此治法也。作者之聖。法與人俱矣。有述者之賢。無持循之具可乎。故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今之法可謂密矣。言甫出口。卽爲完事。令始布民卽美成功。不委任以重其事。不綜核以考其實。不督責而使之行。不振作以期其效。此衰世苟且之執態。偷臣塞責之虛文。皆明王之所不宥者也。說者曰。有治人。無治法。然則治人無矣。治法可盡乎。夫以藏在盟府之空言。猶足以伏六百年後之霸主。而況法乎。故治天下者。以治人立治法。法無不善。留治法以待

治人法無不行。

秦極必有受其害者。石極必有受其害者。故水一壅必決。水一決必涸。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敝。嚴極必有長厚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乘時因勢。不以否爲憂。而以泰爲懼。審勢相時。不決裂於一懲之後。而驟以一切之法。昔有獵者。入山見駟虞。以爲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見虎。以爲駟虞也。舍之。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於所懲也。亦若是矣。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王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揀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成心者。見成之心也。聖人胸次清虛。無個見成念頭。故曰絕四。今人應事宰物。都是成心。縱使聰明照得破。畢竟是意見障。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驕將殺人不死。庸醫殺人不死。法定乎。聖人掀天揭地事業。只管做。只是不費力。除害去惡。只管做。只是不動氣。蹈險投難。只管做。只是不動心。民情不可使不便。不可使甚便。不便則壅闕而不通。



甚者令之不行。必決潰而不可收拾。甚便則縱肆而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束。故聖人同其好惡。以體其必至之情。納之禮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於爲亂。

人情不論是非利害。莫不樂便已者。惡不便已者。居官之政。無論殃民。卽教養諄諄。禁止倦倦。何嘗不欲其相養相安。免禍遠罪哉。致一行而未有不怨者。故聖人先之以躬行。浸之以口語。示之以好惡。激之以賞罰。日積月累。耐意精心。但盡薰陶之功。不計俄頃之效。然後知善之當爲。惡之可耻。默化潛移。而服從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三

乎聖人。今以無本之令。責久散之民。求旦夕之效。遲不從之怒。忿疾於頑。而望德之治。卽我且亦愚不肖者。而可恠乎。蚩蚩之氓哉。

有天下者。無激民爲亂之心。無生民爲亂之智。無長民爲亂之漸。此三者皆機之隱伏。而人君之所忽也。三代之興亡。皆此故也。愚者驅之。智者受之。

御車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勢。馭天下者察民情。此安危之機也。

于戈擾攘。天下苦於兵者數年。父母妻子。肝腦塗地者。幾百萬生靈矣。天下既定。瘡痍未起。大盜一呼。各

郡響應者。輒以千萬計。何也。蓋有二說焉。遊蕩之徒。樂於掠財犯色之無忌。勇藝之人。瘡於馳馬試劍之無施也。故治平時。要消磨豪民之氣。世亂時。要收結豪民之心。天下既定。要解散豪民之黨。

呼吸間。四肢百骸無所不到。一痛痒處。手足心知。無所不通。一身之故也。無論人生。卽偶提一線。而渾身俱動矣。一脈之故也。守令者。一郡縣之線也。監司者。一省路之線也。君相者。天下之線也。心知所及。而四海莫不精神。政令所加。而萬姓莫不鼓舞者。提其線故也。令一身有痛痒。而不知覺。則爲癡迷之心。知矣。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三

手足不顧。則爲痿痺之手足矣。三代以來。上下不聯屬久矣。是人各一身。而家各一情也。死生欣戚。不相感也。其罪不在下也。

夫民懷敢怒之心。畏不敢犯之法。以待可乘之機。衆心已離。而上之人。且恣其虐以甚之。此桀紂之所以亡也。是以明王推自然之心。置同然之腹。不恃其順我者之迹。而欲得其無怨我者之心。體其意欲。而不忍拂之。民之心。不盡見之於聲色。而有隱而難知者在也。此所以固結深厚。而子孫終必賴之也。

勢有時而窮。始皇以天下全盛之威力。受制於匹夫。

何者匹夫者天子之所恃以成其勢者也。自傾其勢。反爲勢傾。故明王不恃蕭牆之防禦。而以天下爲藩籬。德之所漸。薄海皆腹心之兵。怨之所結。衽席皆肘腋之寇。故帝王虐民是自虐其身者也。愛民是自愛其身者也。覆轍滿前。而驅車者接踵可憫哉。

夫治水者。通之乃所以窮之。塞之乃所以決之。民情亦然。先王引民情於正。不裁於法。法與情不俱行。一存則一亡。三代之得天下。得民情也。其守天下也。調民情也。順之而不使拂。節之而不使過。是謂之調。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

經世名言

卷十 治道篇

三

重生易於爲亂。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見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閤然而戚。與自家失所一般。

驕慣之極。父不能制子。君不能制臣。夫不能制妻。身不能自制。視死如飴。何威之能加。視恩爲玩。何惠之能益。不禍不止。故君子情勝不敢廢紀綱。兢兢然使所愛者知恩。而不敢肆。所以生之也。所以全之也。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或謂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來一個念頭。

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太驟。要長慮卻顧。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爲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敝。

精神奮爽。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聖人之治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氣。務使天下之人。如含露之朝葉。不欲如久旱之午苗。

以小便開天下之彙。以小不便破天下之防。是人也以

經世名言

卷十 治道篇

五

凶於而家。害於而國。賊於而身。

其惡惡不嚴者。必有惡於已者也。其好善不亟者。必無善於已者也。仁人之好善也。不啻口出。其惡惡也。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則惡惡亦君子所不免者。但恐爲已私作惡。在他人非可惡耳。若民之所惡而不惡。謂爲民之父母。可乎。宇宙有四字。互爲勝負。帝王只一個法字。聖賢只一個理字。衆人只一個情字。小人只一個勢字。理法勝。則天下太平。情勢勝。則天下拂鬱。

公正二字。是撐持世界底。沒了這二字。便塌了天。

世界一般是唐虞時世界。黎民一般是唐虞時黎民。而治不古若。非氣化之罪也。

士鮮衣美食。浮談怪說。玩日愒時。而以農工爲村鄙。女傅粉簪花。冶容學態。袖手樂遊。而以勤儉爲羞辱。官盛從豐。供繁文繡。節奔逐世態。而以教養爲迂腐。世道可爲傷心矣。

將古人心信。今人真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道。感今人。今人未必在豚魚下也。

不須犯一口說。不須著一意念。只恁真真誠誠行將去。久則自有不言之信。默滅之孚。薰之善良。徧爲爾

經世名言

卷十 治道篇

三

德者矣。城蓬生於城地。燃之可城。鹽蓬生於鹽地。燃之可鹽。

膾炙之處。蠅飛滿几。而大羹玄酒不至。嗟夫。膾炙日增。而欲蠅之集。太羹玄酒。雖驅之不就也。膾炙微而蠅不得不趨於太羹玄酒矣。是故返朴還淳。莫如崇儉而禁其可欲。

古人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這個末好容易底。近世聲色不行。動大聲色。大聲色不行。動大刑罰。大刑罰纔濟得一半事。化不化全不暇理會。嘗言三代之民。與德化習。間有奸宄。然後嚴刑。如腹與政。稟習。偶

一失調。如用藥餌。後世之民。與刑罰習。若德化不由。日積月累。如孔子之三年。王者之必世。驟使欣然向道。萬萬不能譬之。剛腸硬腹之人。服大承氣湯。三五劑始覺。而却以四物四君子補之。非不養人。殊與疾悖。而反生他症矣。却要在刑政中兼德禮。則德禮可行。所謂兼攻兼補。以攻爲補。先攻後補。有宜攻。有宜補。惟在劑量民情。不拂不縱。始得。噫。可與良醫道。

三代以前。自朝廷以及閭巷。君臣上下。黏成一塊。人有約。事事有法。犬綱萬目。森然整頓。而納天下於其中。不疾不除。而使之由。是以天下持循於規度之

經世名言

卷十 治道篇

民

場耳。聞目染。心安意習。而不敢猖狂跋扈於禮法之外。刑罰者。備之而已。彌之而已。自東遷後。便鬆散到如今。天下如脫韁之馬。解束之薪。星散萍流。別是一番世界。君只顧了君。官只顧了官。民只顧了民。除却三尺法。別無治法術。吁。傷心哉。三代盛時矣。

五帝時。擇其不善者誅之。三王時。擇其善者賞之。漢唐以降。不善者不可勝誅。而誅其尤不善。以示戒。善者不得其人。而賞其修一善者。以示勸。世道可哀也。天下之禍。皆起於逸。人心之惡。皆生於逸。先王多其節文。繁其動作。非惡簡也。防禍與惡之所自生也。夫

民逸必不安於靜。必多事。其多事也。必驕溢紛華而入於惡。與其逸而多事。以入於惡也。不若勞而多事。以入於善。此聖人之所以起禮也。

帝王祈天永命之道。舍修德更無他術。帝王修德之實。舍安民更無別法。蓋帝天之命。主於安民。能安民之君。豈有不萬世永命者哉。

創業之君。當海內屬目傾聽之時。為一切雷厲風行之法。故令行如流。民應如響。承平日久。法度疎闊。人心散而不收。情而不振。頑而不爽。譬如熟睡之人。百呼若聾。久倦之身。兩足如跛。惟是盜賊所追。水火所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三

迫。或可猛省而急奔。是以詔令廢格。政事隳頽。條上者紛紛。申飭者累累。而聽之者若罔聞。知徒多書發之勞。昏墨之費耳。即誅其尤者一人。以號召之。未知肅然改視易聽否。而迂腐之儒。猶曰宜崇長厚。勿為激烈。嗟夫。養天下之禍。甚天下之敝者。必是人也。故物垢則澣。甚則改為。室傾則支。甚則改作。中興之君。綜核名實。整頓紀綱。當與創業等而後可。

聖王在上。只留得一種天理民彝經常之道。在其餘小道曲說異端橫議。斬然芟除。不遺餘類。使天下之人。易耳改目。洗心濯慮。於一切亂正之術。如再生如

夢覺。若未常見聞。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為純王之治。

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人多少生成底財貨。悞了世上多少生財底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談也。

法者御世宰物之神器。人君本天理人情而定之。人君不得與。人臣為天下萬世守之。人臣不得與。辟之執主捧節。奉持唯謹而已。非我物也。我何敢私。今也不然。人藉之以濟私。請托公行。我藉之以市恩。聽從如響。而辨言亂政之徒。又借口曰長厚。曰慈仁。曰報德。曰崇尊。夫長厚慈仁。當施之於法之所不犯。報德崇尊。當求諸已之所得為。奈何以朝廷公法。徇人情。伸己私哉。此官途之首戒也。

六合都是情世界。惟朝堂官府為法世界。若也只徇情。世間更無處覓公道。

萬物之情。各求自遂者也。惟聖人之心。則欲遂萬物而忘自遂。

公私兩字。是宇宙內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是天清地寧。政清訟息。只一個私字。擾攘得不成世界。大可恨。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三

公人易。公已難。公已易。公已於人難。公已於人易。忘人已之界。而不知我之爲誰難。公人處人。能公者也。公已處已。亦公者也。至於公已於人。則不以我爲嫌。時當貴我富我。泰然處之。而不嫌於尊已。事當逸我利我。公然行之。而不嫌於厲民。非富貴我逸利我也。我者天下之我也。天下之名分紀綱於我乎寄。則我者名分紀綱之我也。何嫌之有。此之謂公已於人。雖然。猶未能忘其道。未化也。聖人處富貴逸利之地。而忘其身。爲天下勞苦卑困。而亦忘其身。非曰我分當然也。非曰我志欲然也。譬痛者之必呻吟。樂者之必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三

談笑。癢者之必爬搔。自然而已。譬蟬之鳴。秋。雞之啼。曉。草木之榮枯。自然而已。夫如是。雖負之使灰其心。怒之使薄其意。不能。況此分不盡。而此心必怠乎。況人情未孚。而惟人是責乎。夫是之謂忘人已之界。而不知我之爲誰。不知我之爲誰。則亦不知人之爲誰矣。不知人我之爲誰。則六合混一。而太和元氣。塞於天地之間矣。必如是。而後謂之仁。

人情只是個好惡。立身要在端好惡。治人要在同好惡。故好惡異。父子夫妻兄弟皆寇讐。好惡同。四海九夷八蠻皆骨肉。

任俠氣質皆賢者也。使入聖賢繩墨。皆光明偉俊之人。世教不明。紀法陵替。使此輩成此等氣質。誰之罪哉。

世界畢竟是吾儒世界。雖二氏之教雜出。其間而紀綱法度。教化風俗。都是二帝三王一派家數。卽百家並出。只要主僕分明。所謂元氣充實。卽風寒入肌。瘡瘍在身。終非危症也。

世道有三責。責貴。責賢。責壞。綱亂紀之最者。三責而世道可回矣。責者。握風俗教化之權。而首壞以爲庶人倡。則庶人莫不象之。賢者。明風俗教化之道。而自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三

壞以爲不肖者倡。則不肖者莫不象之。責此二人。此謂治本。風教既壞。誅之不可勝誅。故擇其最甚者。以令天下。此謂治末。本末兼治。不三年而四海內光景自別。乃今貴者賢者爲教化風俗蠹。而以體面寬假之。嚴則曰苛刻。以傷士大夫之體。不知二帝三王。曾有是說否乎。世教衰微。人心昏醉。不知此等識見。從何處來。所謂淫朋比德。相爲庇護。以藏其短。而道與法相病矣。天下如何不敝且亂也。

要知用刑本意。原爲弼教。苟寬能弼教。更是聖德。感人。更見妙手作用。若只恃雷霆之威。霜雪之法。人人

能之矣。民知畏而不知媿。待無可畏時。依舊爲惡。何能成化。此在上者之大戒也。故畏之不如媿之。忿之不如訓之。遠之不如感之。

百姓畏律。萬乘畏史。貴賤賢愚。羣奉一理。

經世名言卷十終

經世名言

卷十治道篇

三

經世名言卷十一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當官篇

二帝三王時。爲官難。爲民易。衰周而後。爲官易。爲民難。沿及後世。爲官樂。爲民苦。第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爲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爲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爲賊臣。賊臣者。內負親恩。上負主德。下負所學。言念及此。深可歎惜。士君子立身宇宙。出處任天下之重。不過爲斯民也。愛民卽所以忠

經世名言

卷十一當官篇

君也。和帝時。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有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此當官第一著也。至於套數。初登仕籍。更當謹之。鄉黨記孔子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朱註云。闇闇和悅而諍。只一諍字。十分扶持世道。近世見上大夫。不少了和悅。只欠一諍字。而不知有真人品。乃有真事業。真聞望。真受用。此又官箴所當慎也。輯當官第十一。

園子裏幹實事。賢者可能。園子外幹大事。非豪傑不能。或曰園子外可幹乎。曰世俗所謂園子外。乃聖賢所謂性分內也。人守一官。官求一稱。內外皆若人焉。天下事可庶幾矣。所謂園子內幹實事者也。心切憂世。志在匡時。苟利天下。文法所不能拘。苟計成功。形迹所不必避。則園子外幹大事者也。識高千古。慮周六合。挽末世之頹風。還先王之雅道。使海內復嘗秦漢以前之滋味。則又園子以上人。世有斯人乎。吾將與之共流涕矣。乃若硜硜衆見。惴惴循樊規。威儀文詞。燦然可觀。勤慎謙默。居然寡過。是人也。但可爲

經世名言

卷十一 當官篇

二

高官耳。世道奚賴焉。

皋陶稷契。以道德爲功名。伊傅周召。以功名爲道德。秦漢以來。以功名爲富貴。輒近時。以富貴爲功名。體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攘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幹天下之事者。智深勇沉。神閑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乃真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笑之。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衆人事。讓美歸功。

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學者要識世情。舉世無智愚。皆有上人之心。我輩能晦德而居之。以謙舉世無智愚。皆有爭進之心。我冷念徐行。而獨處其後。舉世無智愚。皆有貪得之心。我知止知足。而待拾其餘。舉世無智愚。皆有忿戾之心。我反身忍辱。而順受其逆。舉世無智愚。皆有忌嫉之心。我讓賢服善。而樂效其長。此無往而不容身之道也。至於時當任天下之重。只個也礙不得甚麼。凡處人不係確然之名分。便小有謙下不妨。得爲而爲之。雖無暫辱。亦有後憂。卽不論利害。論道理亦云

經世名言

卷十一 當官篇

三

居上不驕。民可近。不可下。方嚴是處人。大病痛。聖賢處世。離一溫厚不得。故曰汎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登弟。曰樂只。曰親民。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凭踴躍。涼涼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個礙物。卽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

水至清。不掩魚鱗之細。練至白。不藏蠅點之縑。故清白二字。君子以持身則可。若以處人。則世之礙。而禍之藪也。故渾淪則無所不包。幽晦則無所不藏。



規模先要個闊大意思。先要個安閑。古之人約已而豐人。故羣下樂爲之用。而所得常倍。徐思而審處。故已不勞。而事極精詳。福急二字。處世之大礙也。

凡八初動一念是如此。及做出來。却不是如此。事去回思。又覺不是如此。只是識見不定。聖賢纔發一念。始終如一。卽有思索。不過周旋此一念耳。蓋聖賢有得於豫養。故安閒衆人取辨於臨事。故眩惑。

昔見一論人者云。渠只把天下事認真做。安得不敗。余聞之甚驚。竊意天下事。儘認真做去。還做得不象。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成甚道理。天下事只認

經世名言

卷十一 當官篇

四

真做了。更有甚說。何事不成。方今大病痛。正患在不肯認真做。所以大綱常。正道理。無人扶持。大可傷心。嗟夫。武子之愚。可謂認真也與。

夫爲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輿皂。儘能笑人。不可不慎也。做官都是苦事。爲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賢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是樂者。樂其所苦者。也。衆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是樂者。樂其所樂者也。

三公示無私也。三孤示無黨也。卿示無隱也。事無私

曲。心無閉藏。何隱之有。

徇情而不廢法。執法而不病情。居官之妙悟也。聖人非不履正奉公。至於接人處事。大段圓融渾厚。是以法紀不失。而人亦不怨。何者。無燥急之心。而不狃一切之術也。

以林泉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居官只一個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累。萬民省了多少勞費。

隨口居官。動說舊規。彼相沿以來。不便於已者。悉去

經世名言

卷十一 當官篇

五

之。便於已者。悉存之。如此舊規。百世不變。只將這念頭。移在百姓身上。有利於民者。悉修舉之。有害於民者。悉掃除之。豈不是居官真正道理。噫。利於民生者。皆不便於已。便於已者。能不害於民。民生不遂。事故日多。其繇可知已。

世上沒個好做得官。雖抱關之吏。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底人。

喜奉承是個愚障。彼之甘言卑詞。隆禮過情。異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



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癡呆也。乃以爲相沿舊規。責望於賢者。遂以不奉承恨之。甚者羅織而害之。其獲罪國法聖訓深矣。此居路者之大戒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君子也。彼未常不以此觀人品也。心平氣和而有剛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滿面目都是富貴。此是市井小兒。不堪入有道門牆。徒令人嘔吐而爲之羞耳。若見得大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經世名言

卷十一 當官篇

六

士君子嘗自點檢。晝思夜想。不得一時閒却。思想個甚事。果爲天下國家乎。抑爲身家妻子乎。飛禽走獸。東驚西奔。爭食奪巢。販夫豎子。朝出暮歸。風餐水宿。他自食其力。原爲溫飽。又不曾受人付托。享人供奉。有何不可。士君子高官重祿。上籍之以名分。下奉之以尊榮。爲汝乎。不爲汝乎。乃資權勢而營鳥獸市井之圖。細思真是媿死。

人只是怕當局。當局者之十。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智慮以得失而昏也。膽氣以得失而奪也。只沒了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以旁觀者之

心。籌當局者之人。是我倍勝。而彼倍負也。何事不濟。故當局者。治心治氣爲要法。

從政有個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牴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改絃易轍。譬如待民貴有恩。此大體也。卽有頑暴不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卽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既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梟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

世道人心。民生國計。此是士君子四大責任。這裏都

經世名言

卷十一 當官篇

七

有經略。都能張主。此是士君子四大功業。

古之學者。窮居而籌兼善之略。今也同爲僚案。後進不敢問先達之事。右署不敢知左署之職。在我避侵職之嫌。在彼生望蜀之議。是以未至其地。也不敢圖。既至其地。也不及習。急遽苟且。了目前之套數而已。安得樹可久之功。張無前之業哉。

天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君子之建立。要其成。而後見事功之濟否。可奈庸人俗識。謾夫利口。君子纔一施設。輒生議論。或附會以誣其心。或造作以甚其過。是以志趨不堅。人言是恤者。輒灰心喪氣。

竟不卒功。識見不真。人言是聽者。輒罷君子之所爲。不使終事。嗚呼。大可憤心矣。古之大建立者。或利於千萬世。而不利於一時。或利於千萬人。而不利於一人。或利於千萬事。而不利於一事。其有所費也。似貪。其有所勞也。似虐。其不避嫌也。易以招謗。取禍。及其成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奈之何。銖金銷骨之口。奪未竟之施。誣不白之心哉。嗚呼。英雄豪傑。冷眼天下之事。袖手天下之敝。付之長吁。冷笑。任其腐潰決裂。而不之理。玩日愒月。尸位素餐。而苟且目前。以全軀保妻子者。豈得已哉。益懼此也。

經世名書

卷十一 當官篇

八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守先王之大防。不爲苟且人開蹊竇。此儒者之操尚也。敷先王之道。而布之宇宙。此儒者之事功也。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驕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輒之客辭。網羅聲譽。至生民疾苦。若聾瞽然。此之謂天孽。豈不驟貴驟遷。然而顯負君

恩。陰觸天怒。是小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智者之於事。有言之而不行者。有所言非所行者。有先言而後行者。有先行而後言者。有行之既成。而始終不言其故者。要亦爲國家深遠之慮。而求以必濟而後已。

士大夫一身。斯世之奉弘矣。不蠶織而文繡。不耕畜而膏粱。不雇賃而車馬。不商販而積畜。此何故。乃於世分毫無補。慚負兩間人。又以大官訖市井。蓋棺有餘愧矣。

經世名書

卷十一 當官篇

九

名分者。天下之所共守者也。名分不立。則朝廷之紀綱不尊。而法令不行。聖人以名分行道。曲士恃道以壓名分。不知孔子之道。視魯吳甯天壤。而鄉黨一篇何等盡君臣之禮。乃知尊名分。與諂時勢不同。名分所在。一毫不敢傲情。時勢所在。一毫不敢阿諛。固哉世之腐儒。以尊名分爲諂時勢也。卑哉世之鄙夫。以諂時勢爲尊名分也。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贏得心中有閒暇。時便好。若應酬時勞擾。不應酬時牽掛。便是喫累底。

天下事只怕做不真。故依違觀望。看人言爲行止。若認得真時。則又不敢從之。君親更那管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若作事先怕人議論。做到中間。一被謗誹。消然中止。這不止無定力。且是無定見。民各有心。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民心至愚。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是以作事君子。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衆論自息。卽萬一不成。而我所爲者。合下便是當爲也。論不得成敗。

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

經世名言

卷十一 當官篇

十

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不遑安夕。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於才者。求盡吾心。限於勢者。求滿吾分。不愧君之付託。民之仰望。然後食君之祿。享民之奉。泰然無所歉反焉。無所媿。否則食浮於功也。

爲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興革者。不過什一。此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烜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功爲第一。至於雷厲風行。未嘗不用。譬之天道然。以冲和鎮靜爲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

捏造謠歌。律犯死罪。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本欲陷人

而實自陷。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聽之者。徒損心術。長澆風耳。且於清淨心田中。下一不淨種子矣。慎之戒之。

世以不要錢爲癡人。故也。直塞路。以不諛人爲滯貨。故諂佞盈朝。

見惡不去。如自作惡。知蠹不除。若助之虐。於我無怨。如殃民何。櫛髮緝苗。去少存多。

澤不及族。何取爾祿。薦不及賢。安用爾贖。脅肩廣廈。目無親者。諂上之人。必凌其下。

三家之村。必有強梁。一閭之市。亦有猖狂。去其害馬。

經世名言

卷十一 當官篇

上

馬是以臧。

買雀放生。捕雀益衆。囚赦減田。殺人愈闕。

貴人說止。莫待自起。難進易退。所以全耻。

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處不爭之地。抑又何傷。吾無乎

能。而誰不相能。吾無乎長。而誰短吾長。名薄安坐。位

卑高枕。我思古人。審之又審。

未到手時。嫌於出位。而不敢學。既到手時。迫於應酬。

而不及學。一世業官。苟且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嚼真

味。竟不見成功。雖位極三公。點檢真足。媿汗學者思

之。

學者窮經博古。涉世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是確實心腸。真正學術。爲學爲政之得真味者。

一門人向余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義。性善是否。余曰。此等語。余亦能勦先儒之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毀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椿話說。

經世名言

卷十一 當官篇

三

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個養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

不爲外感。不以物移。而後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彼悅之則悅。怒之則怒。淺中狹量。籠心浮氣。婦人孺子能笑之。而欲有所樹立難矣。其所以待用者無具也。振積衰之氣。非有萬夫莫當之勇。鮮克有濟。及做到手時。却要安詳。慎密。循序漸進。無欲速進銳之心。此

等事功。全要養氣。氣不預養。雖有切身之災。亦自振作不起。纔振作。却又急遽無漸。若個氣質。不可與論天下之事。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食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親戚子弟有請教者。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劉玄明爲山陰令。告新尹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飯。莫飲酒。此爲第一策。

趙清獻公曰。吾畫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

經世名言

卷十一 當官篇

三

不敢爲也。

古者歲旱。則爲之減膳撤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九月大雩。皆此類也。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於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流。

曾不少殊於市井鬻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彼方士之所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媿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率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自宜有應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米之有也

曹彬封武惠王宋朝勲業之盛無與比嘗曰自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傾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隆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平江南迴

經世名言

詣閣門入見勝子稱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迴其謙恭不伐又如此彬之行義固非一端此二事者實其行義之基也何也一念之仁百善之所生也一行之謙衆德之所萃也彬之名位如此勲業如此其用心又如此則豈可及哉

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其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

難以應世經務

百姓寧賤售而與民爲市不貴值而與官爲市故物滿於廩貨充於肆官求之則不得益價而求之亦不得有一官府欲采繒知市直密使吏增直得之既行而商知其官買也追之已入公門矣是商也明日遞去人謂商曰此公物不虧值曰吾非爲此公今日得我一繒他日責我無極人人未必皆此公後日未必猶此公也減直何害甚者經年不予直遲直何害甚者竟不予直一物無直何害甚者數取皆無直吏卒因而附取亦無直無直何害甚者無是貨也而責之

經世名言

有捶楚亂加爲之徧索而不得爲之遠求而難待林求者非一官逼取者非一貨公差之需索公門之侵扣價銀之低假又不暇論也嗟夫寧逢盜劫無逢官賒盜劫猶申冤於官官賒則無所赴愬矣余聞之謂僚友曰民不我信非民之罪也彼固求貨之出手耳何擇於官民又何親於民而何讐於官哉無輕取無多取與民同直而卽日面給焉年年如是人人如是又禁府州縣之不如是者百姓獨非人哉無彼尤也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自委質後終日做底是朝廷官。執底是朝廷法。幹底是朝廷事。榮辱在君。愛憎在人。進退在我。吾輩而今錯處。把官認作自家官。所以萬事顧不得。只要保全這個在。扶持這個尊。此雖是第二等說話。然見得這個透。還算得五六分人。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裏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尚正直。今之居官也。尚姦阿。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個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樓世名言

卷十一 當官篇

六

室中之鬪。市上之爭。彼所據各有一方也。一方之見。皆是已非人而濟之。以不相下之氣。故寧死而不平。嗚呼。此猶愚人也。賢臣之爭政。賢士之爭理。亦然。此言語之所以日多。而後來者益莫知所決擇也。故爲下愚人作法。吏易爲士君子作折衷難。非斷之難。而服之難也。根本處在不見心而任口。恥屈人而好勝。是室人市兒之見也。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侵凌。受賄囑托。討占夫役。無此四惡也。還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生有道。如此而後治。

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官治有法。有訟必藉諸謁。無力可通者死乎。士大夫無窮餓而死之理。安用寡廉喪恥若是。

古者鄉有縉紳。家邦受其庇蔭。士民視爲準繩。今也鄉有縉紳。鄉之殃也。風教之蠹也。吾黨可自媿自恨矣。

足恭過厚。繁文密節。皆名教之罪人也。聖人之道。自有中正。彼鄉愿者。要名懼譏。希進求榮。苟可枉已卑躬。辱身降志。皆所不恤。遂成舉世通套。雖直道清節之君子。稍無砥柱之力。不免逐波隨流。其砥柱者旋

樓世名言

卷十一 當官篇

七

以得罪。嗟夫。佞風諛俗。不有持衡當路者。一極力挽回之。世道何時復古耶。應天下之事。固貴有前聞。而臨事斟酌。尤貴於當機。有一事在一人。而彼此互異者。有一人處一事。而朝暮不同者。是故度德量力。因時隨勢。要在當機而已。何可膠也。膠必悔吝。

人臣有二愆。曰私。曰僞。私則利己徇人。而公法壞。僞則彌縫粉飾。而實政廢。公法壞。則豪傑得以橫恣。實政廢。則國民不啻越秦。逐勢利如同商賈。而身家肥。此亂亡之漸也。何可不

懲。

監司視小民謁然待左右肅然待僚案溫然待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官雖至尊決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已之喜怒官雖至卑決不可以已之生平佐人之喜怒。

官歲原無病爲官者易至有病有初登仕籍吸民膏脂充已囊橐者此其病在貪有賦性殘忍敲骨吸髓艸菅民命者此其病在酷有稟氣桀傲凌侮上人藐忽同儕此其病在驕有此三病勢必掛彈章罹國憲從前十年窓下之苦賢書制科之榮付之東流。

經世名言

卷十一 當官篇

六

然三病雖同惟驕爲甚願同志者今而後欲去貪病莫若以清雖身家不念也欲去酷病莫若以慈當視民若子也欲去驕病莫若以謙敬人者人恒敬之也三病既去名曰白璧無瑕。

凡事入手必先思結局又曰事來必先斷之以理次斷之以法次恭之以情又次觀之已往通之時變庶無難處之事此真居官名言也。

坡公刑賞忠厚之至論堯曰宥之三皋陶曰殺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坡公曰想當然耳故是祖妣已賜周公之對可謂滑稽余觀曲禮有云公族無官刑獄

成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則坡原有本也或開合耳。

衛君長目與公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未爲知道夫不關山水者乃深得趣於山水譬之懷綬綰挂枯槁之士以爲桎梏營世之士以爲腥羶大賢處世若遊青山而臥白雲逍遙偃仰無適不可濃淡在境了不經懷故無非得勝場耳。

經世名言

卷十一 當官篇

七

經世名言卷十一 終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用人篇

荆棘之刺人也。以之樊圃則堅芳蘭之堪佩也。以之當門則碍物各有所也。用非其所雖燕靜如公綽不可肩滕薛之任用當其所雖幸如賈佞如駝亦可樹存衛之功而不知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之用人借用羣長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如必求其全也獨不觀昔舜之官人

經世名言

卷十二 用人篇

而稱三德六德日宣日嚴夫以唐虞之世而九德不能有其全則聖人亦且因其偏而用之而自非共驩之比惡滔天未嘗輕有棄人也。此聖人之善取才也。輯用人第十二。

作焉能爲有無底人以之居鄉儘可容得只是受一命之寄便是曠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職便是廢一日之業况碌碌苟苟久居高華唐虞三代課官是如此否今以其不貪酷也而容之以其善賓緣也而進之國一無所賴民一無所裨而俾之竊位貪祿此人何足責用人者無辭矣。

聖人只有一種才千通萬貫隨事合宜譬如富者只積一種錢貿易百貨都得衆人之才如貨輕殺雖美不可禦寒輕裘雖溫不可當暑故養才要有根本則隨遇不窮運才要有機括故隨感不滯持才要有涵蓄故隨事不敗。

品第大臣率有六等上焉者寬厚深沉遠識兼照造福于無形消禍于未然無智名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其次剛明任事慷慨敢言愛國如家憂時如病而不免太露鋒鋦得失相半其次恬靜逐時動循故事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其次持祿養望保身固寵國家

經世名言

卷十二 用人篇

安危畧不介懷其次貪功啓釁怙寵張威復是任情撓亂國政其次奸險凶淫煽虐肆毒賊傷善類蠱惑君心斷國家命脉失四海人望。

極寬過厚足恭曲謹之人亂世可以保身治世可以敦俗若草昧經綸倉卒籌畫荷天下之重襄四海之難永百世之休旋乾轉坤安民阜物自有一等英雄豪傑渠輩當束之高閣。

棄此身操執之常而以圓軟沽俗譽忘國家遠大之患而以寬厚市私恩巧趨人所未見之利善避人所未識之害立身于百禍不侵之地事成而我有功事



敗而我無咎。此智巧士也。嗚呼。國家奚賴焉。

古者招隱逸。今也獎恬退。吾黨可以愧矣。古者隱逸養道。不得已而後出。今也恬退養望。邀虛名以干進。吾黨可以戒矣。

養民之政。孟子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韓子云。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養也。教民之道。孟子云。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洪範云。無偏無陂。遵王之法。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經世名言

卷十二 用人篇

三

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予每三復斯言。汗輒浹背。三嘆斯語。淚欲交頤。嗟夫。今之民。非古之民乎。今之道。非古之道乎。抑世變若江河。若斯也。

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不弊之身。用揀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今也不然。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弊。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才如能之人。情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苦。至大

壞極弊。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爲哉。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周慎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晦。宜駕馭之才。

善用人底。是箇人都用得。不善用人底。是箇人都用不得。

古之官人也。擇而後用。故其考課也常恕。何也。不以

經世名言

卷十二 用人篇

四

小過棄所擇也。今之官人也。用之而後擇。却又息行之。是無擇也。是容保奸回也。豈不渾厚。哀哉。萬姓矣。

世無全才久矣。用人者各因其長可也。夫目不能聽。耳不能視。鼻不能臭。口不能食。勢也。今之用人。不顧其才之所堪。資格所及。雖然授之。方司會計。輒理刑名。既典文銓。又操兵務。養之不得其道。用之不得其才。受者但悅美秩。而不自量。以此而求濟事。豈不難哉。夫公綽但宜爲老。而裨諶不可爲邑。今之人才。豈能倍徙古昔。愚以爲學養士科目進人。便當分爲數

科。使各學其才之所近。而質性英發。能脩眾長者。特設全才一科。及其授官。各任所長。夫資有所近。習有所通。施之政事。必有可觀。蓋古者以仕學爲一事。今日分體用爲兩截。窮居草澤。止事詞章。一入廟廊。方學政事。雖有明敏之才。英達之識。豈能親政數月。便得每事盡善。不免鹵莽施設。鵲笑支吾。苟不大敗。輒得遷陞。以此用人。雖堯舜不治。

駝負百鈞。蟻負一粒。各盡其力也。象飲數石。鼯飲一勺。各克其量也。君子之用人。不必其效之同。各盡所長而已。

經世名言

卷十二 用人篇

五

君子有君子之長。小人有小人之長。用君子易。用小人難。惟聖人能用人。用君子。在當其才。用小人。在制其毒。

只用人得其當。委任而責成之。不思天下不治。二帝三王。急親賢。作當務之急第一事。

小廉曲謹之士。循塗守轍之人。當太平時。使治一方。理一事。儘能奉職。若定難決疑。應卒陷險。寧用破綻人。不用尋常人。雖豪悍之魁。任俠之雄。駕馭有方。更足以建奇功大務。噫。難與曲局者道。

賢者只是一味。聖人備五味。一味之人。其性執。其見

偏。自有用其一味處。但當因材器使耳。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雖賢何補。

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

用人之道。貴當其才。理財之道。貴去其蠹。人君以識深慮遠者謀社稷。以老成持重者養國脉。以振勵明作者起頹敝。以通時達變者調治化。以秉公持正者寄鈞衡。以燭奸嫉邪者爲按察。以厚下愛民者爲守牧。以智深勇沉者典兵戎。以平恕明允者治刑獄。以

經世名言

卷十二 用人篇

六

蕭靜綜核者掌會計。以惜耻養德者司教化。則用人當其才矣。官妾無慢棄之帛。殿庭無金珠之玩。近侍絕賄絡之通。寵幸無不貲之賞。臣工嚴貪墨之誅。工商重淫巧之罰。衆庶謹僭奢之戒。游惰杜倖食之門。綽黃示誑誘之罪。倡優就耕織之業。則理財得其道矣。

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半咒。動得千金。文士剽精鉢心。不博人一笑。呼士也賤。何利在哉。携魚上砧。送蟹入筵。無不惻然。及坑才陷藝。惟恐不深。是不忍于細而于大。

龍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爲靈。玉有石之一脉。不害其爲寶。士有百行。一行偶違。不害其爲君子。

燕處文梁。壘深難煖。鳩棲弱葦。巢折身危。蕭曹得其託。勳成烈就。慶衍後人。直增失其托。義破忠殘。餒胎先世。然則劉季。豪傑之文梁。項羽。英雄之弱葦也。

做天下大事業。小人不可與共事。庸人不可與共事。有君子之德。而無才無志。不可與共事。有才有志。而識見偏執。不可與共事。才識德性。堪濟世艱。而不能脫榮辱利害心。不可與共事。然則王道傾頽。萬事苟且。而攘臂抵掌之無人者。豈世無豪傑之士哉。嗚呼。

經世名言

卷十二 用人篇

蓋難言之矣。

宇宙要大家撐持。便是掀天揭地。也還做得。何者。人力齊而人心奮也。不則擎天之八柱。而委任之亦能整頓乾坤。奠安民物。若以一木支大厦。工師方極力。而羣工袖手旁觀。有笑其迂濶者。有譏其喜事者。有幸其敗者。有掣其肘者。有妬其成功。以形己之短而害之者。甚者不俟羣工而誅工師。嗚呼。誰復肯作工師哉。推奸避事者無罪。顧享安靜之榮。慮患扶危者盡忠。反獲羣擠之禍。自古及今。一半小人尚不能容一半君子。況小人衆而君子獨哉。富貴利達。全軀保

妻子。人所甚欲也。而又有以驅之冒險任怨。勞心殫力。人所甚不欲也。而又有以摧之。天下事不知所終矣。

或問君子小人辨之最難。曰。君子而近小人之迹。小人而爲君子之態。此誠難辨。若其大都。則如皂白。不可掩也。君子容貌敦大老成。小人容貌浮薄瑣屑。君子之心正直光明。小人之心邪曲微暖。君子之言雅淡質直。惟以達意。小人之言鮮穠柔澤。務欲可人。君子與人真誠。而不養其過。小人與人諛悅。而多濟其非。君子處事。可以盟天質日。雖骨肉而不阿。小人處

經世名言

卷十二 用人篇

事。低昂世態。人情雖昧。理而不顧。君子臨義慷慨當先。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病。其禍福毀譽。漠不關心。小人臨義。則觀望顧忌。先慮爵祿。身家妻子之便否。視社稷蒼生。漫不厲已。君子事上。禮不敢不恭。難使枉道。小人事上。身不知爲我。側意隨人。君子御下。防其邪而體其必至之情。小人御下。遂吾欲而忘彼同然之顧。君子自奉。節儉恬雅。小人自奉。汰侈彌文。如此類者。色色頓殊。孔子曰。患不知人。吾以爲終日相與。可定平生。雖善矜持。自有不可掩者在也。人只是怕昏。其聰明才辨者。爲尤昏。神惺惺而意沉

沉平日不露寸長而當機一發便中事會及收功之日依爾藏鋒若木若石此是極精明極淵遠第一人品。

後世無人才病本只是學政不脩而今把作萬分不急之務纔振舉這個題目便喚倒人官之無良國家不受其福蒼生且被其禍不知當何如處。

古人事業專精志向果確一到手便做故孔子治魯三月而教化大行今世居官奔走奉承簿書期會不緊要的虛文先占了大半工夫况平日又無脩政立事之心急君愛民之志蹉跎因循但以符泛之精神

經世名言

卷十二 用人篇

予目前之俗事卽有志者亦不過將正經職業帶脩一二足矣誰始此風誰甚此風誰當責任而不易此風此三人之罪不止于罷黜矣。

父母在難盜能爲我抹之感乎曰此不世之恩也何以弗感設當用人之權此人求用可薦之乎曰何可薦也天命有德帝王之公典也我何敢以私恩好之設當理刑之職此人在獄可縱之乎曰何可縱也天討有罪天下之公法也我何敢以私恩誅之曰何以報之曰用吾家時爲之破可也。

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

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君臣不然青萍結綠非不良劍也烏號繁弱非不良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資敵予觀放賑平糶檢災均地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不肖有司放流有餘罪矣秦西巴侍孟孫獵得麋俾秦西巴持而歸其母隨麋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載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秦西巴以一麋而不忍又能忍吾子乎人之處心不可以不仁也人之所以爲人者由其有此仁也秦西巴不忍于一麋豈非仁乎。

經世名言

卷十二 用人篇

仁者可以託國可以爲友可以共患難可以共安樂况使爲太子傅哉孟孫可謂用得其人矣。

擘書覆瓿裂史黏窓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冤寃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仇腹中之文哀哉。

呂氏春秋列精子曰孰可當而鏡其唯士乎人皆欲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此唐太宗所以有以人爲鏡之說進貴舉才而自以爲恩此斯世之大惑也退不肖之怨誰其當之失賢之罪誰其當之奉君之命盡已之

職而公法盡為私恩。蓋自唐人迷到如今。都不肯破。亦可悲矣。

昏暗難喻之識。優柔不斷之性。剛愎自是之心。皆不可與謀。是謂獨敗。成天下之事。智者一見即透。練者觸類而通。困者熟思而得。三者之所長。謀事之資也。奈之何其自用也。

有憂世之實心。我願為曳屨執轡。若聚談紙上微言。不開國家治忽。爭走塵中衆轍。不知黎庶死生。即品格有清濁。均于宇宙無補也。

十分識見人。與九分者說。便不能了悟。况愚智相去經世名言。

不啻倍蓰而百一。不當意輒怒而棄之。則臯陶稷契伊傳周召。棄人多矣。所貴乎有識而居人上者。正以其能就無識之人。因其微長而善用之也。

謀天下後世事。最不可草草。當深思遠慮。衆人之識。天下所同也。淺末而狃於目前。其次有衆人看得一半者。其次豪傑之士。與練達之人。得其大槩者。其次精識之人。有曠世獨得之見者。其次經綸措置。置當時不動聲色。後世不能變易者。至此則精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此之謂大智。此之謂真才。若偶得之見。借聽之言。翹然自喜。而攘臂直言天下事。此老成者之所

原缺

經世名言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蘇宏祖撰。宏祖字光啟。湯陰人。順治丙戌進士。官知縣。是編多採宋人格言及明人語錄。分志學、明倫、修己、窒欲、慎言、待人、涉世、治家、訓後、治道、當官、用人十二類。其曰經世名言者。自序謂關乎身心之學。所謂名言。裨乎出處之微。所謂經世云。



21181000445814